蒙古及蒙古人

第二卷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 著
张梦玲 郑德林 刘汉明 译
卢龙 孟苏荣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呼和浩特

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ЕЗДКИ В МОНГОЛИЮ В 1892—1893 ГГ.

А. ПОЗДНЕЕВЫМ.

ТОМ II

дневник и маршрут 1893 года.

ИЗД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898.

责任编辑：王挺栋
封面装帧设计：刘嵩柏

蒙古及蒙古人

Menggu ji mengguren

第二卷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 著

刘汉明 等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75 字数：461千 插页：4
1983年5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 7-204-00373-X/K·17 印数：2,501-7,500册

统一书号：11089·50 每册：4.85元

《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

汉译本序言

早年，我开始从事蒙古史研究的时候，曾阅读过日文版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日文版的第二卷书名为《东部蒙古》）。读后，深感该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对研究当时蒙古地区的史地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研究当时我国的蒙古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更是一部难得的参考资料。

前几年，由于撰写书稿的需要，我又查阅了由日文版译成汉文的《蒙古及蒙古人》的第一卷，以及该书俄文原版的第二卷，颇感我们对这部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但遗憾的是，第一卷译本很不理想，错漏较多，而第二卷还无人译过。

随着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外文资料也不断地被译成汉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外语系刘汉明等同志翻译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的第二卷，也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十分可喜的。今受出版社和译者的嘱托，在此书出版之际，为之写上一点文字，以表我对这一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沙皇俄国早从十七世纪就开始了对我国的考察和研

究，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之后，俄国的“旅行家”、“考察队”更是蜂拥而来。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竟有三四十支有案可查的俄国考察队，来到我国当时的蒙古和青海、新疆、西藏等地，进行有目的的考察。其中1876年，1889年和1899年，每年竟有四五支俄国考察队同时在这些地区活动。如果把他们所走过的路线绘在一张地图上，简直密如蛛网，几无插笔之地。其中主要旅行家就有：彼·彼·谢苗诺夫、格·尼·波塔宁、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米·瓦·彼夫佐夫、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彼·库·科兹洛夫、弗·伊·罗鲍罗夫斯基、弗·阿·奥勃鲁切夫、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兄弟、德·亚·克列缅茨，等等。这些人都曾多次来到我国长城以北和甘肃、四川以西地区，波塔宁和普尔热瓦尔斯基竟来过五次之多。他们来“考察”时，有的拉帮结伙，荷枪实弹；有的携妻带口，走门串户；有的乔装打扮，重金收买。总之，通过各种手段搜集我国各方面的情报和资料，然后写成各种专著和文章，有的著作竟达千页之多。在科兹洛夫所写的《蒙古与喀木》一书的附录中，列举了他从1895—1941年所发表的六十余部著作和文章的目录。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写的《蒙古和唐古特地方》一书的附录中，列举了他所写的一百一十多部著作和文章的目录。据奥勃鲁切夫统

计，波塔宁一人就发表了二百三十五部专著和文章。他在注释自己的材料时，引用了三十三种方言来作比较。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出面，但实际上是由外交部、陆军总参谋部和沙皇本人支持的。他们完全是根据沙皇俄国侵略的需要，而进行资料搜集工作的。这些资料，我国大部分尚未翻译。

1892年，俄国外交部奉沙皇之命，又一次派遣人员，前往我国蒙古地区调查蒙古的行政制度和现状，并同时研究俄国对中国的贸易关系。这次受外交部派遣的是一位蒙古学学者，即阿·马·波兹德涅耶夫（1851—1920）。

波兹德涅耶夫出生在奥廖尔省一个世袭贵族的家庭，从童年起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于1872年考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1876年毕业后，随即受教育部的派遣，加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所装备的蒙古考察队，前往蒙古进行考察。波兹德涅耶夫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整整住了三年，专学蒙语。他返回俄国时，带回手抄本和印刷的蒙文文献一百五十七部，共九百七十二册。回国后，他被派到彼得堡大学为获得教授学衔进行准备，并于1881年通过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因而获得了蒙古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又获得蒙古文学额内副教授的职称。1883年，他提交了以《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附解释，其中包括1636—1736年的喀尔喀史料）为题的博士论文，因此被授予蒙

古文学博士学位。1884年又获得蒙古文学额外教授职称。1886年晋为额内教授。他从1888年起担任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秘书。1889年他除讲授蒙古语文课外，还受聘教授满语，直到1892年被选派赴蒙古考察。

1892年6月—1893年10月，波兹德涅耶夫来我国蒙古地区考察，历时十五个月，行程二万二千俄里。这次旅行考察由他的妻子伴随，并协助他搜集资料等。他们把这次搜集的资料整理为七卷，因出版困难等原因，只出版了两卷日记，名为《蒙古及蒙古人》。该书第一卷记述他1892年6月—12月在外蒙古的旅行考察活动。他先由恰克图进入蒙古，对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以及它们之间的道路进行了详细考察，对哲布尊丹巴的身世专门写了一章。最后写由库伦经张家口到北京一线的情况，并对张家口专门写了一章。第二卷记述他1893年3月—10月在内蒙古的旅行考察活动。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译本。1983年初，波兹德涅耶夫在北京调查了京师同文馆和俄国东正教堂，写成了该书的前言部分。接着由北京出发，再经张家口来到归化城（呼和浩特），沿途所经地区均做了详细记述。特别是作者对归化城和土默特颇感兴趣，写了十余万字。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外国人记述这一地区最为详细的材料。他从归化城返回时，又特地到多伦、上都故城、承德、应昌故镇、克什克腾旗、巴林旗、乌珠穆沁旗查访、考

察，然后渡克鲁伦河到库伦，返回俄国。作者对沿途各寺院、庙宇及喇嘛状况调查得十分详细，并引用了一定的蒙、满文资料，对其所见到的重要碑文石刻也均有记载。他于1893年10月回国时，还带回汉、蒙、满文的手抄本和刊印本文献资料一百三十八部，共七百二十七册。

根据彼得堡大学校刊介绍，波兹德涅耶夫在本书出版之前，共发表了各种著作和论文六十八部。由于他精通蒙古族口语和书面语，并在蒙古逗留了三年，回国后又讲授蒙古文学、历史十余年，这样就使他对蒙古历史和文学具有渊博的知识，所以他的第二次蒙古考察所写的资料性日记，就比较充实和具有学术价值。它是研究当时我国蒙古地区近代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作者站在沙皇的立场上，必然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中俄关系上的某些问题持沙俄的观点，因此，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对蒙、汉民族歧视的情绪，有意识无意识地进行一些民族挑拨和诽谤。这些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批判的。由于作者受汉语水平所限，在引文、注音、注字、年代计算等方面都有错误的地方，虽经译者发现的都加以改正和注释，但仍难免有遗漏之处，望引用者注意核对有关中文史料。

据我所知，本书是由华北地区中俄关系研究会推荐翻译出版的，并列为研究会译丛之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地理研究所、内蒙

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蒙古师大历史系和内蒙佛协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由于该书疑点、难点较多，他们曾多方请教，查阅了大量中外文资料，参照了日文版本，并对旅行路线上的一些重要地段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核实，译文又经过多次修改。因此，可以说译者是下了一定功夫，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在该书出版之际，让我再一次表示祝贺，并望今后能更多地出版一些这方面的图书和资料。

特 布 信

1982年11月27日

第 二 卷

前　言

一本书里，尤其是一本篇幅大的书里，作者在一开头总是要写篇前言，用以叙述作品产生过程中的各种情况和想法。在第一卷① 的前言里，对本书的有关情况及结构和概要，都已作了说明，看来我这次本可不必再写任何前言了。但是不然，因为在第一、二卷我的日记中，从1892年12月21日到1893年2月18日有将近两个月的中断，而我又不愿使读者对我在这两个月里所做的事情毫无所知。

这段时间我是在北京度过的，其间包括为期两周的旅行：从北京到天津，并沿着中国铁路继而到达塘沽站，又从塘沽站十分方便地到大沽看了看那里的设防情况。总的说来，这两个月我用来对中国进行了了解。由于中国并不是我专门研究的对象，我就

① 指作者于1892年在外蒙古旅行所写的日记。——译者

没有把有关它的情况写进本书。可是尽管如此，中国的生活是那样地独特，对任何一个欧洲人来说是那样地新奇、怪异，而俄国书籍中对它的记载又是那样地少，以至于在北京哪怕只住上一个月，就可以把所见所闻写出整整一部书来。我这次在北京的逗留已不是第一次了，因此在记述这座城市奇特的风貌和生活时就容易得多；但是我不能不说，当时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欧洲人对中国的影响究竟如何，中国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些影响。为此，我总是尽量首先了解欧洲传教士的生活及他们对中国人的影响，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些传教士毕竟是欧洲文化在中国最主要的传播者。此外，传教士问题对我来说之所以重要，还由于我要收集有关最近于1892年发生在蒙古的一起教案的较为完整的材料，并探求中国历次反基督教暴乱的根由。清朝政府为讲授欧洲科学而设立的若干所学馆，在传播欧洲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远远不能和传教士相比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所学馆设在北京，名为同文馆，我对它也进行了研究。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能有时间把我关于中国的记述全部发表出来，不过，当我把所收集的有关中国人对待基督教及欧洲传教士的态度的一些材料写进本卷（见原书第256—273页）之后，我还想把关于同文馆的一些研究材料在这里介绍一下，这特别是因为在俄国文献中关于这一机构看来连一个字也未曾提到。

1860年的中英战争和随之而开始加强的欧洲列强与中国的交往，逐渐使得整个中国政府，至少是其中一些最有影响的官员们，认识到中国人研究欧洲语言和学习欧洲各种知识的必要性。

总理衙门①这个专门与欧洲列强打交道的政府机构设立之后，中国人处处感到，无论是为正确理解欧洲人的要求，还是为对这些要求作出恰当的答复，都必须要有自己的翻译人员。基于这一认识，于次年——1861年开办了总理衙门附设的学馆，或更确切地说，三所分别学习英、法、俄语的学馆。

下面是恭亲王（当时的总署大臣）和他在总理衙门的几个同僚呈给清帝的会奏摘录，它能使我们对这一学馆产生的经过更加清楚。

"查咸丰十年，"奏折中说，"臣等于通筹善后章程内，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以任选自八旗中之少年所学外国语言文字之教习。 11

"臣等行文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广东回禀无人可派；江苏巡抚则称，彼处倘若有此人选，则自亦急欲用之，是以日久未能举办。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故此不必再于广东、上海寻求，而须径由外国延访教习。

"旋据英国威妥玛言及该国包尔腾堪充英语教习之席。俄、法等国语言文字，亦应一体学习，容俟觅有妥人教授，再行随时

① 总理衙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又称"总署"，是清政府于1861年初（咸丰十年底）设立的主管外交事务的部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改为外务部。——译者

酌办。”①

由于这一奏折得到了皇帝的批准，1862年6月就开办了英文馆，而法文、俄文馆也于1863年春相继开设。

当时这些新设各馆的组织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聘请到各馆来的教习都是经欧洲各国大使馆推荐的当时居住在北京的欧洲人，其中大部分是在那些大使馆供职的人员。各馆的学生都是从满族人、并且是京师特权的军界招收来的；他们
12 只须在二十岁以下，即使尚未获得功名也无妨他们入馆学习。学生在就学期间都在家住宿，每月仅从政府方面领取三两白银（合六个银卢布）的膏火费②。学馆的最高领导是两位校长——“提调”（总署司员的职务）。馆内全部经费都属国库开支，由总理衙门

① 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䜣等摺》的有关段落与波氏的俄译文在词句上略有出入，现将奏折原文摘抄如下：

“……窃查咸丰十年冬间，臣等于通筹善后章程内，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

“臣等行文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习，并行文八旗，挑选学生去后，嗣据各该旗陆续将学生送齐，而所请派委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钜，未便饬令前来，是以日久未能举办。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广东、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旋据英国威妥玛言及该国包尔腾兼通汉文，暂可令充此席。……

“再，俄、法等国语言文字，亦应一体学习，容俟觅有妥人教授，再行随时酌办，合并陈明。谨奏。”（见《洋务运动》，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册，第7页。）——译者

② “膏火费”，旧时书院、学校中给学生的津贴。——译者

支付，馆内经费和财产的所有帐目也均由总署掌管。该馆最初的俄文教习是我国驻北京外交使团的首席翻译А·Ф·波波夫①；最早的英文教习是J·S·包尔腾牧师；最早的法文教习是司默灵神父。

这些学馆主要是根据中国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官员们的倡议而设立的，可是它们却不能达到这些组织者的期望。充满热情的改革者们盼望的是迅速取得卓越的成就，而事情却总在按着自己惯常的、缓慢的步伐进展。在寻求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官员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其中当然不无欧洲人的看法），认为学生成绩不佳是由于他们普遍缺乏学识，因此，学馆必须进行改革，以使其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决定在不取消原有学馆的情况下对它进行一些革新，以达到上述目的。

这样，总理衙门于1866年末，在原有的几馆之外，又增设了一所进行普通教育的学馆②。它除了教授欧洲的几种语言外，还须教授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国际法和医学。这所新馆的办学原则比前几所学馆有所不同：第一，新学馆的教习是总理衙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从欧洲聘请来的；第二，学生不分满人、汉人，都可入馆，但必须是科举出身，因此在新馆就学者，有的已超过了三十岁，甚至四十岁；第三，这些学员，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都必须住在馆内，每人每月可领取膏火费十两银子。新馆校长仍由旧馆的那两位校长（提调）兼 13
任，但此外又增设了两名新学监，这两位学监须和学生一同在馆

① 中国名字为柏林。——译者

② 当时称“科学馆”。——译者

内住宿。不过，时隔不久，总理衙门把原来几馆的学生也交给这两位学监管理了。而新旧学馆的名誉督学则由总署的一位官员——以将世界地理译成汉文而著名的徐继畬担任。

这样安排的结果使这些学馆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首先，在行政方面新旧学馆是统一的：它们有共同的最高领导——恭亲王，有共同的督学，有共同的校长和学监；可是其次，在教学方面它们却又是分离的，因为在旧馆仍保留着原有的教习，而新馆却来了四位由赫德聘请的所谓教授。其中两位很快就开始了同旧馆一样的初级英文和法文的教学；而另外两位只是在学馆里注了册，领取薪俸，却不能讲授自己的专业课程，因为他们不通汉语，而学生又没有学到可以用英语和法语听课的程度。在经济方面，新旧学馆在支付给学生的费用和支付给中国教习的薪俸等方面也是统一的，但在洋教习的待遇方面却产生了差异：由中国人自己聘请的原有教习是从一位校长那里领取总理衙门拨下的薪金，而新来的教授们却是直接从赫德那里领取薪金，而且数额要比原有教习们的薪金多。这里应当指出，从这时起，各馆的一切费用都是同一个来源，即从各欧洲商船所征收的船钞。当时的海关、各港口的灯塔，以及后来中国驻欧洲各国使馆的费用，也均由此船钞开支。由于新教习是由赫德请来的，而且他们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条件也正是与他订立的，他们自然就只承认赫德的管辖；他们又不懂汉语，所以只有通过赫德才能与中国人打交道、办理事务。而原有的教习们则恰恰相反，他们不无理由地认为，只有总理衙门才是自己的上级，他们几乎就没把赫德放在眼里。可是赫德由于新聘请来的教授们与他有上述关系，他在学馆事务

中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上述各种矛盾的直接后果是，无论是学馆还是学生的地位，以至教授和教员本身的地位，都极不明确。原有的英文、法文馆 14
的教习讲授着原来的课程，在教学上付出的是同样的劳动，可是却拿着最低的报酬；而由赫德请来的他们的同胞们讲授的也是基础课程，得到的薪金却要比他们多三倍，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受屈。学馆里充满了明争暗斗和不满，最后终于在1868年初，导致新旧学馆教习地位，继而是学馆本身的一些重大变革。在此以前，英文和法文馆的原有教习已拒绝授课，他们的课由那些已在新学馆任教的教授们承担。在这次变革中总理衙门决定：第一，把原有的英文教习马丁①先生调进新馆任课堂翻译，并使其职位及薪金与新馆教习相同；第二，将旧馆的两名学生调入新馆，为不大懂汉语的教授们当助手，但他们听课却仍在旧馆。这样一来，到1868年初，原有的学馆中，英文、法文两馆在教务方面也与新馆统一了起来，只有俄文馆的情况特殊：它在新馆没有相应的班级，因此中国人对它只有在一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就是把俄语教习的薪金提到与赫德聘请的教授的薪金一样。

我们可以把上述事件归为这所所谓天文馆② 的历史的第一阶段。对这所学馆，人们曾寄予多么美妙的希望！可是取得的结果，看来却令人十分沮丧，至少在最初几年是这样。但它又怎能

① 中国名字为丁韪良。——译者

② 作者在这里及以后几处提到的学馆名称“天文馆”，实际指的是设有天文、算学等课程的新馆——天算馆。——译者

不是这样呢？ 赫德先生和满清官员们 本该物色通晓 汉语的洋教习，或是责成从西洋聘请来的新教习们学会用汉语授课，可是他们却要学生们去学会用外语听课。结果是，年纪已经不轻的（这在前面已提到过）学生大部分要么是干脆退学，要么就只是在每月领膏火费的时候才去听一次课；其余的学生在这两年期间也几乎是一无所获。对新馆一直不满意的总理衙门于次年——1869年终于要想完全撤销这所学馆了。幸好这个学馆里荐来了一位姓李的
15 中国人。这位中国人通晓数学理论，并曾在新教传教士的指导下把好几部欧洲书籍译成汉语。总理衙门派他在馆里讲授数学，并同时决定从天文馆招收的一批老学究中留下六人、从旧馆中抽出四名学生、又新招收三名比较通晓英语的上海人为新馆学员；然后把天文馆的法文、英文课都停止，让这两门外文的教习在旧馆和俄文教习一样讲授自己的课程。总署大臣们从俄文教学中毕竟还是看到了一点效益，因为俄文馆的学生尚能经常为总理衙门翻译一些从边境寄来的俄文文件。从这一变革中不难看出，这时的天文馆几乎已是名存实亡，因为各门学科的教授，除了一名教算术的中国人之外，在馆里几乎都不上课，而外文教习又都被调到旧馆去了。

应当说明，在1868年末和1869年初这段时间里，总理衙门对学馆问题异常焦虑，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总署各大臣重视这些学馆的科学价值，恐怕倒不如说是由于大臣倭仁对这些学馆，尤其是对他们开设的天文馆，进行了攻击。他甚至还上折请求撤销新旧学馆，因而总理衙门不得不为这些学馆进行辩护。彻底取消新馆，或是听任它停留在当前这种可悲的状况中，对总署大臣们

来说看来都是不行的。因为这不仅在外国人面前不好看——在外国人看来这所学馆的存在似乎就是中国政府渴求进步的证明——而且主要的是，这将是倭仁和反对总理衙门的那帮顽固保守的中国人的胜利。此外，赫德先生由于参与学馆事务，也招来了许多不快：一方面，新教习们不时提出种种要求，使他不胜其烦；另一方面，满清政府的官员们又对他请来的教习本身和学生的低劣成绩不满。因此赫德总想找机会摆脱这些累赘。1869年年中，前英语教习马丁博士的返回北京恰好为他提供了这一机会。前面已经说过，马丁博士是在1868年的改革后留在学馆担任课堂翻译的，可是他无事可做，就回他的祖国——美国住了一段时期。马丁精通 16
汉语；在旧馆教授了将近四年英文；他还曾将《万国律例》和《物理》译成汉文，在中国人面前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因而他的译著由总理衙门出资刊行。经他本人、满清官员和赫德三方商议确定，总理衙门任命他为总教习，也就是旧英、法、俄三馆的监督，还委派他一面在天文馆担任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及其他课程的教学，一面负责整顿这所已奄奄一息的学馆。此外还打算设立一个专门培训翻译人员的专业。总理衙门的一名官员董恂在这过程中就曾对马丁说过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清廷宦臣深望于当今学员之中，不乏自己后继之人。"

在马丁的管理下，几所学馆可以说都重新进行了改组，尽管它们的新体制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各个学馆经过不到两年的期间，毕竟有了相当大的起色，并于1871年初出现了如下的局面：

新旧两馆，以及两馆的教习，互相之间都完全平等，并且开

始合为一个学府，名为同文馆。该馆的总管为恭亲王和几位总署大臣，直接领导则仍为两位校长和两位督学。他们之下是总教习马丁，他在和其余教习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负责总管整个教学工作，同时自己也是一名教习。所有新教习的薪金都是从赫德处领取，或更确切地说，是以赫德的名义从官银钱号领取，但须经马丁博士签字；只有俄文教习是直接从总理衙门领取薪金。不过，不久以后赫德先生就完全停止参与学馆事务，他和教习们订的合同也都转由马丁先生负责了。

自1869年以来，同文馆可以说根本不曾有过重大的改革，尽管实际生活早已使它远远偏离了当初为它订立的那些章程。

17 我们已经知道，由于学生学习成绩不佳，总理衙门在1869年精减了不少四十岁以上的学生。被洋教习们说服了的诸大臣不得不承认，人到了这种年龄几乎已不能象小学生那样坐在课堂里学习了。而这一退却随即又导致第二个让步，这就是放弃“入馆者须为科举出身”这一要求。我们知道，在中国取得功名的人，年岁都是相当大的，因此青年人，甚至是有才能的青年人，自然就不能达到这一入学要求。起初，上述变革，也就是挑选天资聪慧的年轻人入馆这一变革，据说对教学的确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可是后来这种打破原来章程的做法引起了许多弊端，以致现在同文馆的学员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勉强接受所讲的课程，其余的学生，由于完全是依仗靠山才进了同文馆，他们都要么是什么也不能干，要么是什么也不愿干。在录取学生入同文馆的过程中，徇私舞弊之风极为盛行，而且既不问学生的年龄，也不看他们的才智。如果某大臣要让他的一个上了岁数的亲戚入同文馆，

他就引用馆章中关于要录取有学识、有功名、读过四书五经的人入馆的条文；同是这位大臣，如果要想安插一个没有上过学、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十六七岁的后生小子，他就指出，招收较能接受各种知识的年轻人是学馆里已经确立的通例。应选者入同文馆几乎不经过任何考试，对他们只是从汉语方面作一次测验——让他们写一篇自己的履历。这些履历一般都被认为是写得合格，并且被学馆留作每个学生的档案。入学考试完毕之后，学生须说明，他希望选择哪一种外文作为自己的专业：英文、法文、俄文还是德文；因为每个学馆都只讲授其中的一种外文，而且任何一个学生都不得同时学习两种外文，而只能学习一种。学生一入学就作出的这种选择在他就学的整个期间都不得改变。

全部学程规定为八年左右，其中头三年以学习外文为主，以便学生以后能借助外文顺利地掌握各门普通学科的知识。同文馆的课程大体是这样安排的：18

第一年：专业外文的阅读、书写和会话。

第二年：阅读、书写、语法、翻译及练习较为快速和复杂的会话。

第三年：学习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外文方面则是练习翻译。

第四年：算术、代数；外文方面则是翻译外交公函。

第五年：自然哲学①，几何、三角（平面三角、球面三角）；

① 自然哲学(натураль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为欧洲对物理学的旧称，即我国清末所谓“格致”。——译者

外文方面为练习翻译。

第六年：理论力学和应用力学，微分学，积分学，航海和造船；外文方面为练习翻译。

第七年：化学，天文学，国际法；译书。

第八年：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政治经济学；外文方面为译书。

除此之外，学生还可选修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到了高年级，学生必须使自己能逐步胜任总理衙门内的翻译工作，并翻译或协助翻译官方文件和政府认为需要了解其内容的一些外文著作。

同文馆的每学年分为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从新年开印之日，即正月十九或廿日开始，到雨季，即七月廿日左右为止。然后有将近五个星期的假期。接着是第二学期：从八月廿五日至三十日之间开始，到腊月廿日或廿一日新年之前结束。在上述学习期间，学生的课程是，每天早晨8点钟开始上中文课，不间断地一直学
19 到11点半。然后从中午1点到下午4点半学习外文和普通学科。每逢星期六，外国教授们都不讲课，同文馆的学生只上中国教授的课；星期日则一律不上课。此外，同文馆的学生在中国人特别重视的民间节日里可放假三天。

对学生学习的检查是通过每月和每年的小考及三年一次的大考来进行的。月考是笔试，年考一般都在学年的最后三天举行，分笔试和口试。届时，总署全体大臣都必定到场，并且亲自主考。也许会有人觉得奇怪，对外语一窍不通的大臣怎样考学生呢？只要看一下考试进行的过程就可以明白这一问题；同时还可以知道，大臣们在考学生的同时，也在对他们的教习进行考试。

考试是这样进行的：主考大臣交给被考学生一份汉文的公文，每个被考者须把它译成自己专修的外语，然后把译文念给大臣们听；而这门外文的练习则须将学生用外语说的或念的逐字逐句给大臣们译成汉语。大臣们根据教习的翻译与所给公文的近似程度来确定学生的成绩，评价他们所掌握的知识。

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大考是最彻底的总测验。

在同文馆行将毕业的学生必须先在汉文方面考上秀才，然后才能参加西洋课程的总考试。在这最后一次的考试中，每人首先必须证明自己对总理衙门、国务院（军机处）及各部的组织机构都非常清楚，然后才接受物理、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海军和陆军战术、国际法、世界通史及中外条约史等课程的考试。

无论是每月、每年的小考，还是三年一次的大考，对学生来说，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高兴的日子，因为在这些时候他们几乎每 20
个人都能得到赏赐。

每次考试，总理衙门都要拨下将近六十两银子作为奖赏分给学生，钱数从二钱到一两不等。不过据教习们说，这种奖赏现在已变得太平常了，不大能达到鼓励学生在学业上继续进步的基本目的。年考完毕后，学生们除了这些赏银之外，还可得到享受公费住宿的权利和各种津贴。在同文馆里，所谓公费住宿就是住一间带有取暖、照明设备和仆役的房屋；而学生的伙食则从来就是自备的。如果学业好，学生在经过几次月考之后也可以得到这种待遇。这样的学生在年考结束之后就可按规定领取最低一级的膏火费，或者说俸银——每月三两；如果学业成绩有进一步提高，次年他的俸银就可以增加一倍，到最后可达每月十两，合二十个

银卢布。比这更高的俸银，学生只有在他被选拔为助教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数额是每月十五两白银。三年一次的考试与其他考试相比有以下的不同：这次考试除了进行全面总考查外，还要评定赏赐学生的品级和顶戴。学生可以得到的最高品级为九品①，但是那些有官职的在馆学员却可以得到更高的、直到二品，即上将级的顶戴。在同文馆修完全部学业的学生可以被分派到广东及上海的学馆任教习和翻译。那些领到毕业文凭后随即在国外得到职位的学生，不管他在同文馆或北京属何种品级，都位列四品，着四品顶戴。这种官员的俸禄，自委任其国外职务之日起，每月计一百两白银（合二百银卢布）；此外每年还另发给他一百两或五十两白银，供他为自己聘用特别助手。如果这种官员被提升为三品翻译官，发给他聘请助手的钱则加到二百两。

21 同文馆的辅助机构有图书馆、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地质研究室和观象台。这些机构就其设备的数量，特别是质量而言，都可以说是最次的。物理实验室是那样地简陋，无论在仪器的完备程度或是仪器的质量方面，连我国最穷的中学里任何一个类似的机构都堪与之相比。化学实验室和地质研究室里的科学资料则多得多，可是任何人仔细一看就会明白，同文馆对于装备这些机构没有一点自主性，因为所有的岩石样品全都是由欧洲运来的，而基本的，也就是中国的资料，这里却一点也没有。在这方

① 当时馆内学生“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优等生中甄录‘助教’二员……”。参阅钱实甫著《清代的外交机关》，三联书店出版，1959，北京，第200页。故此处“九品”应为七品”。——译者

面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在同文馆地质研究室设立的二十五年中，他们连一套中国煤炭的标本都没有收集到，而据我们所知，在北京的周围这些煤炭就有无数种。再说图书馆：图书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藏书是各种初级读物，即教科书，共有中文书籍三百册和外文书籍一千七百册；第二部分可说是基础科学部，中文书籍有一千多册，外文书籍将近五百册。无论教习和学生都可免费使用两部分所藏的书籍，只不过学生借书须出示教习的认可证明。可是，据这些教习说，中国学生除了他们最必要的教科书外，从来不向图书馆借阅任何书籍。图书馆还设有一间阅览室，总理衙门为它订购了近十种各种文字的有声望的殴洲报纸。

供学生学习西洋科学的教材基本上都是由同文馆的教授们编写的。据和我交谈的马丁博士说，其中最好的教材有：

威顿著的《万国公法》——由马丁博士译成汉文；

马拉圭梯著的《化学》——由毕利干教授译为汉文；

《法国律例》——也是由毕利干教授译为汉文；

马尔坦斯著的《星轺指掌》——由学生联芳与庆常译为汉文，经马丁博士校订；

22

沃尔塞著的《公法便览》——由学生汪凤藻与凤仪译为汉文，经马丁博士校订；

科尔著的《英文举隅》——由汪凤藻译为汉文；

法塞特著的《富国策》——由汪凤藻译，马丁博士校订；

《俄国史略》（好象是里加中学过去的课本）——由贵荣先生与塔克申纳先生译，夏干教授校订；

泰特勒著的《世界历史》——由商、杨两先生翻译，经科尔

教授校订；

《化学分析》——由毕利干教授及沈、林二先生缩编为汉文本；

《格物测算》——由马丁博士在涂、李等学生参与下缩写为汉文本；

《人体解剖》——由德贞教授编写；

根据航海日历所编的《1878—1888年的中西合历》——由海灵敦、费理饬、骆三畏三位教授在石、舒及其他学生参与下用中文编写；

勃朗提里著的《公法会通》——由马丁博士在联芳、庆常及其他先生参与下译为汉文；

《新加坡律例》——由王凤藻译成汉文，由马丁博士校订；

《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由马丁博士用英语出版，汪凤藻译成汉语；

鲁秘斯著的《实用天文学》——由骆三畏教授在石、王、焦诸先生的参与下将手稿译成中文；

《算学课艺》——由席淦先生用中文编写，经李善兰教授校订；

毕利干教授编的《汉法字汇》。

这些就是同文馆在研究外语和西洋科学中所采用的基本教学用书。从这一短短的书目里，我们没有看到一本从俄语译过来的教材，或者是供中国人学习俄语之用的参考书。实际上这种参考书也根本没有，因为那时俄国人在帮助中国人了解俄国方面，尚未采取过任何措施。从俄语译过来的仅有的几本著作——且不说

23

译得好坏——还是我们东正教①传教士团的教士们译的。为了研究这个传教士团的状况和活动情形，我在北京期间曾不止一次地专程去拜访它；后来，从1893年1月16日到21日，我还在传教士团那里住了六天，没有外出一步。因此我可以说一说有关它的一些情况。

目前归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管辖的有三所教堂和属于这些教堂的基督徒。第一所教堂是“圣母升天节”修道院（乌斯宾斯基修道院），东正教传教士团的成员就住在这里；第二所教堂叫作“奉献节”教堂，离修道院有七八俄里，在城市中心我国外交使团的大院内；第三所教堂在离北京五十俄里的东定安村，叫作圣徒伊尔库茨基·英诺肯齐教堂。过去，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住在两个地方：南面的奉献节教堂大院（南馆）和北边的圣母升天节修道院（北馆）；但是现在南边的奉献节教堂大院已移交给外交使团了。在移交期间，即1863——1866年，我国外交部在北馆——圣母升天节修道院内为东正教传教士团盖了一些房屋作为交换。现在这里又用东正教传教士团的专门经费扩建了不少房屋。

据1892年的教徒名册统计，北京的中国基督教徒一共有四百五十九人，其中俄国雅克萨人的后裔有一百四十九名，中国人有三百一十名。在这三百一十人中，大部分（约有二百五十人）住在北京，其余的（约有六十人）住在东定安村。

---

① 东正教亦称希腊正教，公元四至五世纪出现于拜占庭帝国。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西部的天主教和东部的东正教，标志着东正教的最终形成。东正教后来成为俄国的“国教”。——译者

有关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的传教活动和生活的历史资料，读者在修士大司祭尼古拉·阿多拉茨基神父详细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不过我们还是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谈一谈这个传教士团历史中最主要的几件事情。

北京的老住户中，最早信奉东正教的人就是1686年被中国军队从黑龙江畔的雅克萨俘虏来的俄国哥萨克。他们被押送到北京之后，在这里的满洲八旗中编成一个单独连队，住在城市的东北
24 角。他们还得到当局的允许，可以自由信奉东正教。那时给他们举行圣礼和礼拜的是一位和他们一起来到这里的鳏居神父基米特里，据说他在北京共住了十三年。他死后（约在1700年），根据雅克萨人的请求，派了另一位神父（好象是一位修士司祭）来接替他，随同这个神父而来的还有一些教堂的低级服务人员。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在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之后，就开始向北京派遣一批一批的东正教传教士团，每批有十个人。俄国政府派遣这些传教士团始终抱有两个目的：第一，在被俘的哥萨克人中保持东正教的信仰；第二，从各方面研究中国，并培养在两国交往中必不可少的汉、满两种语言的译员。在那段时期里我国政府禁止在中国人中进行任何东正教的宣传，这一禁令一直延续到1861年①，也就是到普提雅廷伯爵签订天津条约为止。这样，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的传教士团只是我国政府借以和中国进行交往的唯一的政治代理机构。这一点可由下述情况证明：无论是过去每十年向北京派遣一次的历届传教士团，还是1857年最后一届的

①此处原文有误，天津条约订于1858年。——译者

传教士团，外交部都要向他们作指示；此外，传教士团中有一部分成员，甚至大部分成员，是和东正教毫不相干的人，他们是：三名学生，一位天文学家，一位画家和一位大夫，由此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北京传教士团的真正传教活动，也就是在中国传播福音经义的活动，只能从1861年算起。在此以前，从1686到1861年（一百七十五年）的工作应该主要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的活动。我在这里说明这个看法的目的，就是力图多少消除一些对北京传教士团不公正的指责：说它令人吃惊地无所作为——比如，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一百七十五年的时间里连一个中国人也没能吸收到东正教堂里来。"目前东正教传教士团的状况和活动情形是这样的：

传教士团的建筑物包括：一、用砖瓦建造得非常坚固、设备完善的圣母升天节教堂。可容纳将近二百人。里面圣障的金色是由中国匠人涂饰的，而圣像则大部分是传教士团的画家、科学院院士列夫·伊戈列夫在1864年画的。这些圣像都画在画布上，它们的装饰富于艺术性，色调柔和。下列几幅圣像尤为出色，如：救世主像、圣母像、圣母升天图、圣尼古拉像、圣障中门上方的《最后的晚餐》图和直接画在圣障中门上的《圣母报喜》图及四福音书的作者①像。1880年初，北京传教士团的一个成员又把其中几幅圣像加以描饰，遗憾的是这一描饰使伊戈列夫原来极为优美的作品失去了它所特有的柔和色调。教堂里的各种用具也十分完备；

25

① 基督教称《新约》四福音书分别为圣徒马可、马太、路加和约翰所写。——译者

有各种祭服近三十件，其中一些俄国皇帝和女皇们赏赐的祭服可列为珍品；还有足够数量的器皿、十字架、福音书、修士大司祭的金冠、十字架及其他用品；二、修士大司祭的居室，是五个虽不太大，但也相当宽敞的房间。居室在西头经过大厅与传教士团图书馆相通。图书馆有西方和东方语言的各种书籍一万多册，其中不少书籍非常古老，已是绝版的珍本；三、修士司祭们的住宅，也是单独的一幢房屋，每套住宅有三个小房间；四、一排厨房和与其相连的一块块耕地，分属各家住宅；五、仆人们的屋子，现在已无人居住；六、天文馆；七、天文学家的住宅；八、1881年为一位中国教士新建的房屋，如今在帕尔加切夫斯基教会传教士团工作的学生就住在这里；九、教会使团附设的男子学校校舍；十、澡堂；十一、与修道院隔一道院墙、为当地基督教徒的子女开设的女子学校。所有这些房屋里都保持着令人十分满意的状况，内外环境可说是极度地清洁和整齐。传教士团之所以能保持这样的状况，除由于领导者管理得法之外，当然还由于它有充分的经费。

拨给传教士团的经费每年为一万五千六百银卢布。外加拨给其附属女子学校的经费二千卢布。传教士团这些经费最主要的开支当然还是其成员的薪金。其中修士大司祭的薪俸为五千卢布；三名修士司祭的薪俸为五千四百卢布，每人一千八百卢布。这些数
26 目在俄国人听来也许会觉得很大，可是我们应该说，对于北京的生活来讲，特别是在物价昂贵的现在，这样的收入只是刚够维持生活而已。其余的五千二百卢布供教堂、男子学校、传教士团的全部房舍及其服务人员开支。在这笔不太富裕的款项之外，还

有从教堂的土地、房屋和几处店铺中得到的收入，这些收入已由神教堂①允许传教士团作为自己的经费。[1]不过 应当指出，这些过去颇有收益的来源在目前能给修道院带来的盈利却是微乎其微的了。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教堂出租的一些房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处的地租都降低了，而且店铺和房屋又都已相当破旧，以致它们的租金收来之后只能勉强够用来对它们进行维修。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子是造得极不牢固的。

但是传教士团的主要困难却在于从事传教活动的人员——无论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极度缺乏。按照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编制，这里应该有一位修士大司祭、三位修士司祭、一位当地人教士和一位也是由中国人担任的教义问答教士，共六人。可是传教士团的缺员却常常得不到补足，有时只有修士大司祭一人留守在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在北京的两所俄国教堂里轮流做礼拜。为了使这两所教堂的教友们在礼拜日或节日里都能举行祈

① 神教院（синод）为1721—1917年俄罗斯管理正教会的最高机关，在彼得一世时代因废除了大教长的职务而设。——译者

1（凡此种“1、2、3……”符号，为原书注释顺序号）在北京，一个修士司祭吃最简单的伙食每月也须付给厨师三十个银卢布；厨房的炉火费九卢布；房间取暖五卢布；雇用仆人十二卢布；七点五俄磅蜡烛需二卢布五十戈比；肥皂一卢布；白糖三卢布；茶一卢布五十戈比；办公用品一卢布；邮费二卢布；洗衣费三卢布；传教士每次从传教士团到南馆的车费一卢布，假定这个传教士只是每星期日到南馆去举行一次礼拜，又每月只去南馆举行一次圣礼，那么车费就需五卢布；付给中国教员和司书的薪金二十五卢布，共计一百银卢布。因而在一百五十银卢布的月薪中只剩下五十卢布用来购置衣服、汇寄家属、购买书籍、赠送仆人礼物等等。

祷仪式，每次总是当一所教堂里在领圣餐时，另一所教堂里就让大家做祈祷。很清楚，在连举行祈祷仪式的人手都如此缺乏的情况下，又怎能谈得上传教呢？固然，传教士团里仅剩下修士大司祭一个人的情况是特殊的，通常都是在他身边有一名或两名修士司祭。不过这些修士司祭常常都是新到北京的，不会说中国话，因
27 此只能在南馆举行一些祈祷仪式。在传教士团里，能够进行传教活动的，从来就没有超过一人，而且只能在一处地方——北馆——进行传教，另外两个点——南馆和东定安的基督教徒们就听不到布道演说。毫无疑问，三个人勉强才能完成的事情让一个人去完成，是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的。不过传教士团也有它自己的一套办法：我们的传教士们只是没有可能去走访东定安村的教友，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工作，而且还颇有成效——他们特别辛勤地从事着翻译和出版圣经的工作，并且已经翻译和出版了下面这些书向北京传教士团的教友们传道：

1、《新约》，前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古里翻译。据英国传教士们反映及我个人的对照阅读，这一汉译本原来是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及传教士莫里逊汉译本的抄本。修士大司祭古里对莫里逊译本显然是进行了校阅，改变了专有名词的英语读音，使汉语音译接近俄语读音，并将译文作了几处修改；但是尽管作了这些修改，译文在不少地方仍然不准确，还需要仔细地修改，而且需由一些精通汉语的人来修改。由于没有更好的译本，传教士团只好在呈请神教院的批准之后，采用了这一汉译本。

2、《福音义解》，是修士大司祭弗拉维安在我国著名汉学家修士大司祭帕拉第指导下编写的。福音箴言的注释是从修士大

司祭米哈伊尔著名的《福音书》中摘录的。

3、《赞美诗集》，由修士大司祭帕拉第翻译。

4、《简明旧约圣史》，由修士大司祭古里编写。

5、《主耶稣基督的尘世生活》，根据天主教出版的该书汉文版本，仍用汉文改写后出版。

6、《新旧约简明圣史》，是著名的《总主教费拉列特基督教义初阶》的译本，由修士司祭伊萨伊雅翻译。

7、基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神父的《东教宗鉴》，从使团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出，这本书系由修士司祭（后又升为修士大司祭）丹尼尔于1830年译成汉文。

8、《教理问答》，它是修士大司祭亚金甫神父根据天主教 28
出版的该书汉文版本改写的，后来于1866年又经修士司祭伊萨伊雅修改并重新出版。

9、《论四功——斋戒、祈祷、忏悔和圣餐礼》，修士大司祭古里汉译。

10、《关于圣号及神父的降福仪式》，古里主教译。

11、英诺肯提乙总主教著《天路指南》，修士大司祭弗拉维安译。

12、《六训：洗礼，忏悔，上教堂，娱乐，父子之道，择友》，教师刘先生编写。

13、《东正教仪式通释》，修士大司祭弗拉维安编写。

14、《雅克萨俘虏移居北京之前的信教和礼拜史》，由修士大司祭古里编写；它和许多部使徒行传的译本一样，都尚未付印。

上述十三部书都是按中国方法用雕版印刷的，这些雕版保存在传教士团里。直到现在，随时都能印出所需的数量。我们的传教士神父们最突出而独特的功绩就是翻译了上帝和圣母十二节日的《仪式程序》，其中包括斋戒日和灰星期的三重颂歌、全年日颂经文程序和八重赞美诗集。

我不想在这里一一列举所有这些译著，我只想指出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我国的教会杂志《基督教读物》和《东正教教义问答须知》中找到这些书的详细目录。

我观察中国人本身的生活情况所得的资料，想留待以后更为合适的时间再发表。现在我来谈一谈本卷的内容。本卷的特点和第一卷没有什么不同。它包括我在蒙古所走的详细路线，还包括了我在本书第三卷才开始写的对蒙古之行所作的系统描述中所安插不进去的一些考察笔记。例如，本卷就包括了我对土默特蒙古人的考察材料。现在这些土默特蒙古人的生活与其他蒙古人的生活已毫无相似之处了。察哈尔人与其他蒙古人在生活习惯上也相差很
19 远（见《评修士大司祭帕拉第的〈蒙古游记〉》一书，圣彼得堡，1892年版）。遗憾的是，在这次旅行中，我对察哈尔人生活情况所作的补充记载很少，不过，这完全是由于任何一个旅行家都可能碰到的偶然原因所造成的——我没有遇到一个熟悉情况的人，提出来的许多问题都得不到解答。此外，读者无疑还会发现，我最后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旅行日记比以前的日记要短得多，这完全是由于疲劳——一年半的紧张工作使我在临近俄国国境的时候，可以说是再也无力继续工作了。

最后，我认为我应当说明，当我在蒙古东南部旅行时，有几

张已经拍好的照片底版被打碎了①，这些底片是《棒槌山全景》，《热河六合塔》和《察罕-苏布尔嘎遗址的宝塔》。彼得堡的摄影师们已尽可能地为我挽回损失，可是尽管如此，用上述打碎的底版已很难再制作锌版了。幸好我从我国著名旅行家А·Д·普提亚塔将军的相册中恰好发现了这几个地方的照片。承蒙他慨然允诺，我才得以用他的这几幅照片订制了所需的锌版，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谢意。

阿·波兹德涅耶夫

①以前的照片底版是玻璃的，因此易碎。——译者

目　录

第　二　卷

《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汉译本序言……（1）
前言……（1）
第一章　从北京到张家口……（1）
从北京出发。中国人的墓地。中国农村中纪念家族祖先的村庄名称。关沟峡谷及其名胜古迹。岔道镇以北的道路。土木城。鸡鸣驿和关于这一地区火山迹象的记载。翻越老龙背和鹞儿梁。宣化府。宣化府谷地的光荣历史传说和它的凄凉现状。到达张家口。
第二章　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28）
准备出发。洋河谷地。渡河。柴沟堡村。长城新平口。店子村的客店。张皋。山西北部的饥荒及其悲惨后果。隆盛庄。饿殍。丰镇及其对蒙古的贸易。天成及从天成到归化城官道的情况。岱海滩谷地。移民落户及垦殖荒地需要通过的途径。厂不浪。窑洞。初次看到石人和白塔。到达归化城。
第三章　归化城……（63）
关于归化城起源的历史记载。归化城的喇嘛召：伊克召、巴嘎召和它的石碑、席力图召、绰尔济召、朋苏克召、和硕乃召、额木齐召、塔奔-苏布尔嘎召。归化城的地理位置。市容。茶和布匹贸易。归化城的运输工具。主要的几家商号。牲畜贸易。马衣制造业。皮毛和木材贸易。归化城市场的衰落及其原因。参观

归化城城堡。固山衙门。昂邦衙门。巡警署。粮仓。孔庙。旗学堂及其经费。土默特军队的校场。军火库。归化城的养老院。食品市场及归化城的乞丐。归化城的近郊：昭君坟（青冢）及其石碑。归化城不久前的贸易情况及其命运。

第四章 从归化城经张家口到承德府……(138)

从归化城出发。新城。大青山和关于元朝皇帝墓地的传闻。近看白塔。鸦片的需求和它的等级。石人。对呼和浩特土默特人的考察：游牧地的大致边界和土默特人口的调查；土默特人的土地状况和他们的土地逐渐被垦殖的情况；土默特人的徭役和社会义务；大青山诸煤窑的情况；土默特军队的经费；宗教及慈善事业费用；归化城土默特人游牧区的主要召庙。沿着归化城至张家口的北道行走。察哈尔人的游牧地。关于四子王旗的资料。栖霞村及车轴的更换。南壕堑天主教堂；晤见比利时传教士。继续向张家口进发。雇大车前往承德府之不易。张家口峡谷的自然现象及风景。张家口僧机图达坂山口的通商大道。兴和城杂记。中国盐商。板升图村天花的流行。土匪的首级。和亲王的牧群。二十里鄂博。察哈尔地区的汉族居民。进入承德府境。承德府建制变革的历史记载。沟门子。滦河上的一座桥及有关滦河流向的资料。窑洞。燕子窑村及白音沟峡谷。小滦河。官地营房。承德府北部车马客店的营业情况。温泉。郭家屯。牲畜贸易。丰宁县城。当地衙役差事的油水。丰宁县的商业。丰宁县居民的缠扰。继续向承德府行进。

第五章 承德府（热河）……(245)

该城的历史及其衰落的原因。城市的外貌。城郊及城内的公共建筑物。承德府的商业。当地的丝绸及喀喇沁旗的养蚕业。离宫及苑囿。热河的喇嘛寺。普乐

寺。热河郊外：棒槌山及山上的石幢。

第六章　从承德府到多伦诺尔……(272)

东南蒙古之行告吹。踏上归程。广仁岭山口。元宝山和双塔山诸峰。滦平县城。王家营子。知县赴任。为过路人开设的小饭店。途遇向蒙古迁徙的汉人。气瘴脖子病的流行。俄国煤油及中国人对它的看法。去丰宁县途中。1890—1892年承德府地区汉人反蒙古人及反基督徒的暴乱。承德府地区居民的成分及其相互关系。1891年骚乱的爆发。对基督教徒的攻击。暴民袭扰几个城市的四乡。各会党首领任军事头目。暴乱者对敖汉旗和土默特旗所采取的行动。官军的活动。叶志超出兵和他的报告。暴动的结局。造成反基督徒暴乱的复杂原因及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考察。天津条约对传播基督教的意义。中国地方官员对欧洲人和传教士的看法。1870年的天津惨案。中国官员向欧洲几国政府提出的“八条”。最近一次的中国反基督教暴动。仇恨外国人和传教士的原因何在？何以延续至今？中国人对神灵的污渎。皇帝的大臣们对骚乱的起因一清二楚。我们到达多伦诺尔。雇车难。

第七章　多伦诺尔……(329)

城市的位置。多伦诺尔的官府及政府机关。新建立的旗军管理机构。几条商业街道：马市街、牛市街及东盛街。长盛街。兴隆街及其街名由来的传说。三官庙。制作马衣的作坊。多伦诺尔的各项关税。城市的土地状况。茶叶和粮食贸易。牲畜和畜产品的输出情况。多伦诺尔的拉运行业。多伦诺尔的寺庙。锡拉苏默的碑记。锡拉苏默的管理者及该庙的几位格根。呼和苏默。多伦诺尔喇嘛的名额及他们的给养情况。壮丽的敕建庙。

第八章　从多伦诺尔到经棚……(357)

选择道路和从多伦诺尔启程。向上都河谷行进。兆奈

曼苏默城。这座城市的概况以及有关该城在元朝末年遭遇的记述。详细观察这座城市的遗址。石碑。很难确定各处废墟是忽必烈都城的哪一部分。访问乌兰巴尔嘎苏城以及有关这座故城遗址的民间传说。我们继续经沙土地带向沙巴尔台寺行进。什贝寺。进入克什克腾旗境内时景色的变换。进抵达尔罕乌拉寺。古代洞窟与元代石碑。汉人与蒙人的气质。达里诺尔。访问应昌。应昌石碑。有关达尔罕乌拉寺的起源和现状的史话。众多的流浪汉以及中国政府为保护旅客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乌松图龙山谷。我到经棚引起中国当局不安。有关经棚的起源和现状的资料。克什克腾旗主庙及其长老席力图喇嘛沙布伦。本地官员关于克什克腾旗的谈话以及他们为选择新的札萨克而奔波。

第九章 从经棚到库伦……(421)

从经棚出发。噶勒达苏台矿泉。遇到汉人车队（这个车队曾遭到流浪汉的袭击）。刘家营子村。进入巴林旗。对巴林人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的观察。从古北口通往巴林北部边境的驿道。察罕苏布尔嘎城及其遗址。详细打听巴林人前往北京的路线。察罕苏布尔嘎寺状况。在古城遗址发现的石碑。巴林人的生活习惯。进入乌珠穆沁旗。见到西藏的化缘者以及中国皇帝给噶勒丹锡埒图的几份诏书。额吉达布苏诺尔。浩齐特左翼旗的五台山。喀尔喀游牧地的边境。额札萨克王的家庭纠纷。尧加查利喇嘛寺及其格根。有关甘丹札萨克旗的资料以及我们在该旗土地上行进。蒙古人养子习惯法的特点。进入达赉贝子旗。蒙古人有关戈壁的概念。车臣汗旗土地的特色。车臣汗府邸。沿克鲁伦河两岸行进。遇见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的侍者以及这位侍者关于这位格根的谈话。赫拉公旗以及喀尔喀人对车臣汗的评论。托诺山。公嘎鲁台草原与损

失一匹马。蒙古人执行公务一例。最近五年库伦办事大臣的马群牧地的状况。抵达库伦。

第十章　从库伦到乌勒混卡伦……(532)

从库伦出发，捨纳来哈河谷地前进。旗札萨克去参加节日庆祝。又到戈壁边上。来到宗呼勒寺。宗呼勒寺建立的情形。寺院现在的外观和主要建筑。宗呼勒寺的管理。旗札萨克们对宗呼勒寺的征调。过克鲁伦河的方法。沿克鲁伦河兜圈子。巴彦乌拉山和山里黄晶的采集。渡过克鲁伦河。在古老的桑沽儿河边听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蒙古牲畜惨死的景象。呼亨呼图克图寺和布里亚特霍林人迁往俄罗斯的传说。对因牲畜大批倒毙而受灾的居民征税的特别措施。喀尔喀人吃瘟死的牲畜。沿辉屯郭勒河河谷前进。访达拉图苏默。有关呼亨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的情况。最后一次午休。来到敖嫩河。回到俄国境内。

附　　录

俄汉地名对照表……（579）
俄汉人名和其他名称对照表……（625）
蒙语辞汇表……（681）
俄汉度量衡对照表……（686）
《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作者）旅行路线示意图

日　　记

1893年

第一章　从北京到张家口

从北京出发。中国人的墓地。中国农村中纪念家族祖先的村庄名称。关沟峡谷及其名胜古迹。岔道镇以北的道路。土木城。鸡鸣驿和关于这一地区火山迹象的记载。翻越老龙背和鹞儿梁。宣化府。宣化府谷地的光荣历史传说和它的凄凉现状。到达张家口。

2月19日　　星期五

今天我们离开北京。为了去张家口，我们雇了一乘轿子和两辆用来拉行李和仆从的大车。我的仆从临时增到两人，因为承我国公使卡西尼伯爵的盛情，从使团给我派了一位哥萨克人以帮助我在居庸关进行工作。从北京到张家口的脚钱一般是：轿子——九两银子；大车——六两；骡子——二两五十分；毛驴——二两。

从北京去张家口和蒙古地方，通常从两座城门出去，德胜门、

和安定门。第一座城门的意思是“胜利之门”，它位于北京城墙的北部，通往蒙古的大道就由此开始。北京因在抗击蒙古人方面具有战略意义①，于明朝时就定为京都。因此可以认为，这座城门的名称有其特殊的意义；北城墙的另一城门叫作安定门，即“平安或安宁之门”，更说明了“德胜门”这一名称的意义。

我们于1点30分在同胞们送行的祝福声中离开了我国外交使团的住处之后，却没有从上述第一座城门或第二座城门走。车夫们考虑到在城里走路不方便，就拉着我们从前门走了。这样一
2 来，八分钟之后我们走出了满洲人居住的内城。出了平则门②，我们就离开了汉人居住的外城。从这座城门开始，有一条用大石板铺成的通向万寿山的大道。这条路过去可能是很好走的，可是现在走起来却苦不堪言。有些石板已被辗碎，有些石板则干脆被撬走了。大车在这些石板上颠簸，不时向两边急剧地倾侧，双手必须使劲抓住大车的两侧才能坐稳，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赶车的人一般都尽量避免在这条路上走，而宁愿走它两边黄土地上开出来的小道。可是在车辆多的情况下就不能总走小道了，有时尽管你不愿意，也得走到这条“御道”上去。在所有往北去的行人中，很容易看得出哪些人是远道前往蒙古去的，我们遇到了一位在北京过了冬的苏尼特右旗的喇嘛。他原来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曾到西藏去过好几次，对中国南方也很熟悉，对北京郊外的

①作者的观点和看法与历史是不符的，是谬误而不全面的。——译者
②今阜成门。——译者

一切名胜古迹也似乎是无所不晓。他把清河对岸的一座不太高的山岗指给我看，说在这座山前，人们每年都要用一只羊和一只猪来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向西北方继续走了一段路之后，我们在3点40分到了一个有座大石桥的小村庄，叫西河马。这里到处都是坟地，还有许多塔。其实从北京几乎一直到南口都有许多坟地。差不多每户人家在这里都有一块坟地，坟地占的地方要比居住的院宅大一倍。有钱人家的坟地周围都种着一排排的树——靠坟墓近些种的是云杉和松树，远一些种的是柏树，四周种的是柳树。很大一部分坟地的四周都挖有壕沟，并有越过这些壕沟的入口，入口近旁立着墓碑。另一些坟墓的周围是墙，离墙不远就是墓守的住房和专供坟地主人一年三次前来上坟时用的相当好的房屋。坟地四周的边界上立着界标，上面写着某氏坟地北界或南界。和我同路的喇嘛对我说，在中国南方就完全没有这样的坟地。我们听了不禁产生疑问：难道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加尊敬祖先吗？没有见过中国南方的生活，当然是难以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多半应是否定的。诚然，在南方是没有气派这样大的坟地，但这大概是土地少的缘故；而且据喇嘛说，那里有所谓的“祠堂”，也就是宗祠。在北京，凡是大户人家都有一个专门的房间，里面供着祖宗的牌位、画像或甚至相片，这是我在一户人家见到过的，在南方，一个宗族有一座祠堂，里面按辈份供着祖宗的牌位，但是当过大官的，有功名和有家财的，或者买田起屋的祖先，则供在殊特的位置。一个宗族的子孙后代总是以祠堂为中心，居住在它附近，并由祠堂所体现的血缘关系、对祖先的回忆、有关祖先的传说、以至物质利益结合

3

在一起。在祠堂里有着他们的亲谊、他们的一切心愿、他们的一切道德观念和全部的宗教信仰。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在北方，人们关心的是祖先的坟地和遗骸；在南方，人们关心的则是祠堂和祖先的阴魂，这些阴魂的栖身之处就是祠堂，而牌位则是它们的标记。我深信，在南方，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和对祖先祭祀的形式要比在北方高深和讲究得多。因此，我国的汉学家们应该到南方去研究汉学。

我们一面议论着这些事，一面在中国人狭窄的田间小道上继续前进，不时地遇到或大或小的村庄。有意思的是这一带的村庄往往叫张家庄、王家庄等等。这使人想到，这里的居民中仍然保留着家族的因素。不过由于流浪者和异乡人——蒙古人、满人、鞑靼人及迁移到这里来做生意、搞手艺的外省人纷至沓来，这种家族因素已失去了意义。因此在“张家”、“王家”的姓氏下又加了个相当重要的“庄”字，或“村”字，而实际上村里有时连一户姓张或姓王的居民也没有了。他们已经被排挤出去，而且把地盘让给众多的异姓人了。

4点30分我们在王家庄停留，因为我想给这里一块保存得极好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石碑拍摄照片。由于我的视力不好，尤其是时间不够，我未能阅读碑文，但是我仍对这块石碑感到极大的兴趣。它是由这几部分组成的：南边有两根石柱，算是入口；进去是一块竖立在龟趺上、高约四俄尺的白色大理石板；
4 由此向北约十俄丈处有一张石供桌，上面有五件也是用石头凿成的供器；这些东西的后面，再向北，是一个土丘，可能是坟墓。要

是我们现在在古代喀拉和林①遗址发现有石碑断片和瓦屑碎块的话，那它们从前无疑就是与此完全相似的石碑了。

5点20分我们经过了万寿山。靠近这座山的几个村镇里有很多砖瓦窑。显然，时隔三十年，中国人又想在这里修复被英国人野蛮烧毁的宫苑②了，因为御道上有些地方已在起造牌楼等建筑。

我们离开北京时就遇上大风，到了傍晚，开始刮得更加猛烈。它扬起的漫天尘土使人很难看到十俄丈以外的东西。我们继续在田间行走，将近9点钟我们来到贯市。这是当地赶车的离开北京后第一个惯常的住宿之地，也是到北京以前最后的一个住宿之地，这个镇子里住的几乎全是回民，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清真寺，这也是周围所有回民唯一的清真寺。天今是正月十四，这里正在欢庆“灯节”，中国人又称之为“上元节”。这个节日在这里从十三日到十五日要庆祝三个夜晚；而在国外，例如在库伦③，这个灯节则只是在十五日的夜晚庆祝。现在成群的人堵塞了街道，每条巷子里都有辉煌的彩灯和焰火在迎送着我们的车马，沿途见到的各个寺庙的大门简直是挂满了灯笼。街道两边的房子互相拉起绳子，上面也挂着各色各样的彩灯。这一切都赋予这个镇

① 又称哈拉和林，或简称和林。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建都于此，故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16世纪由于迁都至大都（北京）而荒芜。现已成为被沙掩覆的废墟。——译者

② 指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劫掠并纵火焚毁的圆明园。——译者

② 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当时属中国管辖。——译者

子以异常美丽的景象。一队队兴高彩烈的人群簇拥着挂在长竿子上、罩有华盖的太乙神像，不止一次地和我们碰面。喧天的锣鼓声以及笛子和其他乐器的声音从老远就使人知道他们的到来；鞭炮之声不绝于耳，使我们的骡子没少受惊吓。到了旅店之后，我们还久久地听到人们欢闹的声音，直到将近夜里1点钟时外面才安静下来。

2月20日　　星期六

我们离开贯市是早晨7点钟，天气晴朗 无风，温度是列氏①零下二度。走出村镇，我们眼前就是辽阔的南口平原。道路仍是原来那种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始终是那样地单调；可是周围秀丽的山峦却使我们感到美不胜收。8点钟时车夫们指着小道右侧约五俄里远的一小片树林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以建筑和装饰而著名的明陵，现在北京的外国人常常到这一带建造别野。离这些陵墓再远一些还有一片同样的树林，那就是昌平州州府所在地。听说这个州府里的建筑一点也不比农村好。在周围的山峦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圆顶、高耸的老爷山，山南有一座村庄，叫龙虎台。据史书记载，1211年成吉思汗曾在这里驻营，并从这里派兵攻打北京及中国其他地区。1231年窝阔台也是在这里扎下营寨，并且也是从这里派出军队。和这道山平行的山谷里以及我们在这条山谷所走的道路上，石头越来越多。到了接近南口时，在我们殴洲人看来

① 本书所使用的温度计量均为列氏温标，列氏1°＝摄氏1.25°。——译者

道路已变得几乎无法通行车马了。路上遍地都是高约四分之三俄尺的大圆石，也只有中国人的大车能经得住在这些大石头上行驶时的颠簸。在这种地带坐大车真是受罪。一路上直到南口都是如此。南口是一个热闹的要塞，它座落在关沟的缓坡上，扼守着关沟山口。这儿好象是过路人惯常歇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费许多口舌说服车夫再走十里路到居庸关去，因为我们想在那里拍几幅城门上的题词的照片。经过相当长久的争执，我们的车夫才终于又动身赶路。早晨10点40分，我们进入了关沟峡谷。这条峡谷中的道路在不久之前还是和通往南口的道路一样地难以行走，只因李鸿章的关注，才于六年前把这条路修好。李鸿章特地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章，禀称这条总长只有四十五里、对通商极为重要的关沟通道已有二百年未曾得到官府的修整，因此车辆完全无法通行。鉴于公款不足，他在奏折中提出如下建议：一、向过往的行人及其驱赶的牲畜征收捐税，用以支付修复该路的经费，征收的期限为五年；二、为能立即施工，向中国私人银号借款。这一奏折得到皇帝批准后开始执行，于是在1886年关沟新道通车了。经 6
计算，修路一共用去一万五千两白银。这笔款项到规定的征税期限结束时未能收足，因此于1891年规定继续征收捐税，期限不定，直到收足此款为止。这样一来，这项捐税直到现在仍在征收。收钱的关卡设在居庸关。我在和此处官员们交谈中得知，只有运载商品的车辆和牲口，以及赶去贩卖的牲畜，才缴纳路捐；每辆大车须缴一百五十文，每匹驮货的骆驼缴一百文，每头驮货的马或骡子缴五十文，每只羊缴两文。

居庸关自古就一直受到中国人的赞叹，并被他们看作是一座

坚不可摧的要塞。《水经注》的作者曾诗情洋溢地对它进行描述。他说："居庸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因山为城，环关六重，叠石绝巘，烟岚相罩，高与云齐。"①在九大谷口，或者说长城的九大关口中，居庸关向来被认为是首要的和最难攻克的关口。蒙古人只是在用计把中国军队从关内诱到宣化府谷地之后，才得以占领居庸关。他们一旦占领了中国之后，反过来也开始把居庸关看作是自己的屏障。为了加强这里的防御，他们不仅派人修复它的城墙，而且还想求助于天神之力。中国的通史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1326年五月，蒙古皇帝曾派了一名指挥使把藏文符咒刻在居庸关的岩壁上。明朝时期居庸关又得到了加固，其周围山峦经过砍凿之后，层层山岩形成城堡周围一道天然的城墙。中国当今的统治者满人对居庸关似乎不很重视，不过他们却翻造了城门，而且主要的是，在上面挂了一块"天下第一关"的横匾。这大概充分地表达了满人对居庸关的看法。现在要通过这座城堡须得走过南北两座城门。在这两座城门之间和在一个普通的
7 中国乡村里一样，一点也感觉不到这一地点的军事性。居庸关里最值得一看的建筑物当然是蒙古人于公元1345年建造的那座有名的城门。它占据了陡壁当中的整个豁口。这陡壁就象是由两边向这里靠拢过来，仅留下一条宽度不超过十至十二俄丈的狭窄通

① 查《水经注》中并无此段文字，而张鹏翮在《奉使俄罗斯日记》中有如下一段描述："按《水经注》云：居庸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更始遣使者入上谷，……明更加修葺，因山为城，环关六重，叠石绝巘，烟岚相罩，高与云齐……"见《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三帙，《奉使俄罗斯日记》，第260页。——译者

道。整个城门就象一堵墙一样，闭锁着这条通道。城头是水平的，极为平直，上面装饰着象矮柱般的高脚深盆和祭器。城门的通道是一座带有五边形拱门的拱洞。城门的建筑材料全是粗糙的



居庸关

花岗石。拱门的两侧和门楣的花岗石上雕刻着花卉和神仙。使人更感兴趣的是拱洞里刻满了各种各样雕像的墙壁：拱顶和墙檐上全是佛像，门楣上刻的是一些中国神仙，墙壁的正当中则是梵文、藏文、蒙文、维吾尔文、女真文和汉文的题词。前两种文字横写在上面，后四种文字竖写在它们的下面。刻有这些题词的石块与拱门的花岗石墙壁迥然不同。这些石块是黑页岩，或是黑页岩之类的石头。这种石头质地酥软，易于雕刻，但更主要的是容易被整层地敲落和剥离下来。在建造拱门时，在拱门花岗石的墙壁上显然是留下了壁龛，然后把用黑页岩做成的一块块每边长约

8

十四俄寸的正方形石板嵌在两面墙上的壁龛里。毫无疑义，就在雕凿题词的过程中，石块的坚实程度已被大大地减弱了。由于它们易于整层地剥落，有好些石块在它们存在的五百五十年期间已经脱落或毁坏，因此，到了如今，这一古迹已破损不堪了。这自然会更加使人想要了解它，并为了将来而保全它，哪怕是留下它几张清晰的照片也好。这事我差一点没能做成。我们在旅店稍停之后，刚走到拱门想要拍照，就遇上了在关卡工作的中国官员。他们问我想干什么。我回答说，我对墙上的字感兴趣，想把它们拍摄下来，以后好阅读这些题词。官员们起先什么也没说，可是当我打算在拍摄之前把墙壁洗一洗，并拿来了梯子和水的时候，官员们却又走了出来，并问我“是不是要用洋办法拓印，是不是要在墙上敲打”。他们告诉我说，两年前有个西洋人经过这里（在这段时期到这里来过的旅行家有罗克希尔、布舍尔和拉德洛夫），他想把这些题词拓印下来，就将麻布覆在墙上，用几把又大又沉的刷子在上面敲打。结果是题词倒没有被他拓下来，好几块黑页岩在刷子的重击之下却剥落了，刻在上面的几行题词也随之被一起毁掉。我对官员们说，我不是拓印，只是拍照片，使他们放了心。他们就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操作。我凑近去仔细察看了这一古迹之后确信，由于它的石块易于整层剥落，要想对它采用不久前在我国介绍的拓印办法，即把用阿拉伯树胶浸透的麻布贴
9 在石头上捶打，以使石块上所有凹陷的地方全都印在麻布上——是完全行不通的，这种办法对于花岗石或其他坚硬的石头完全适用，而对于比较酥软、特别是层片结构的石头，则是太粗暴了。

拱门的照片拍完之后，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赶路，这使我们

的车夫大为高兴。可怜他们在这段时间里不但一直是饿着肚子，就连一口水也没能喝上。因为在居庸关居住的是一般的汉人，他们似乎都不信奉某一种宗教，只是奉守那些在中国普遍遵循的条规；而我们的车夫却是虔信伊斯兰教的回民，他们连用异教徒的茶碗喝水都认为是罪过。完全是同一民族的汉人，在这方面的差异竟如此之大；但是有一点非常好，就是被回教徒看不起的汉人并不因此对回教徒抱有丝毫敌意，而只把他们看作是遵循自己教规的人。当我们从旅店的院子离开时，店主向我们要了一块大洋的歇脚钱，尽管除了一壶开水之外，我们没有用过旅店的任何东西。在这里，要是到了路人惯常歇脚的地方，所有东西都比较便宜，要是你不是在人们惯常歇脚的地方歇了脚，要了一个不是人们惯常所要的菜，那么你就得付出吓人的大价钱。

居庸关城堡外的峡谷仍然保留着原来的特点：它还是沿着那条因李鸿章的关怀而修整得极好的道路逐渐向山口升高。现在那种要命的颠簸只有在城镇里才会遇上，因为那里的石板路令人想起尧舜时代的道路。一路上我们见到不少直接埋在地上的石碑，上面刻的碑文看来都是我们难以认读的中国草体字。乘车走了四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又看到了古老的长城及同样有着一块“居庸关”横匾的城门。

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居庸关城堡的范围大概就到此为止。这一城门与我们走过的那座城门所不同的是，它又叫作“上关”。傍晚5点钟时，我们在弹琴山下到达峡谷的中段。两边的山峦在这里又重新互相靠拢，但已不象在居庸关那里那么靠近；在它们之间有两条小溪在流淌，往下流不多远就汇合到一起了。热爱大

10 自然之美的人们别出心裁地在这里一块笔陡的阶坡上盖起了一座小庙来奉祀关帝，在它对面的峭壁顶上则盖了一座小亭子，这亭子当初一定是美丽的，但如今已经破旧了。小庙下面的陡壁上用藏文、梵文和蒙文写着《摩尼》经言①。中国人把这座庙叫作"五桂头庙"。这一带之所以被统称为"弹琴山"，是因为小溪在石缝间潺潺流过，发出如同弹奏古琴的声音。从五桂头庙开始，峡谷向右拐去，在这里的一面峭壁上有个不大的石窟，里面有一尊石头凿成的弥勒佛像。拐弯后驱车再走十分钟，就有一个和这里的一座寺庙同名的小村庄——石佛寺。在这寺庙附近也有一个开在峭壁中的石窟，石窟里有十尊石雕佛像。5点35分，在离八达岭已经不远的地方，我们看见在一面陡立的峭壁上约二十俄丈的高处，凿有一座佛像。它好象还没有凿完，至少它下半部分的线条是很不清晰的；但尽管如此，这一工程要花费何等惊人的劳动，已是难以想象的了。过了佛像之后，峡谷变得越来越窄。我们很快来到一道向上直到长城的陡坡。这道陡坡中国人称为八达岭，它并不长，十五分钟就可以走完。为了避免坡度过陡，坡上的道路筑成了折线形状。我们走到这段道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时，完全意想不到地突然看到了长城的一座城门。长城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要完好得多，但也是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这里是我国旅行家们通常拍摄长城景色的地方。在科瓦列夫斯基②、皮谢茨

① 即六字真言咒："南无阿弥陀佛"。——译者

② 科瓦列夫斯基（1811—1868年），俄国旅行家。著有《蒙古和中国游记》。——译者

基①、图曼斯基等人那里都有这里的照片。过了城门是一道往下直到岔道镇的缓坡。道路由此开始就没有被清理过了，因此比较难走。二十五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岔道镇，并在这里落脚过夜。

2月21日　星期日

岔道镇是个相当大，但却不甚美观的镇子。这里的居民几乎全是回教徒。镇子分布在太行山山坡上一块七沟八壑的地方，因此它没有一条直的街道，就连它本身也不是一个连成一片的镇子，而只是分散的几群中国房子而已。由北京来的或者是一般由南向北去的商道，到岔道镇就分为两条：一条向西通往山西；另一条向北，通往张家口。岔道镇是重要商道的会合点，它的这一作用也就决定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岔道镇不能说是个通商点——它连店铺也比其他类似的镇子少得多；可是这里的每一座住房都 11
同时又是客栈。经营旅店和客栈几乎成了当地居民的唯一生计。处于中间的一群房屋看来应是镇子的主要部分了，因为它周围有围墙，出入围墙有南北两座大门。不过，围墙和门都已倾圮，只剩下残垣断壁，好象不久前这里曾进行过一场战斗似的。

我们离开岔道镇是清晨6点45分。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温度指着列氏零下四度。过了岔道镇，路上的景色就大不一样了。下了太行山，眼前是一片八十俄里开外的辽阔平原，只是在它的北部和西部才隐约可见山峦的轮廓。在狭窄的关沟峡谷走了一天之后，岔道镇北边立即展现出来的这片广阔天地令人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我想起了，就是在这里，在岔道镇近旁的山

① 皮谢茨基为俄国旅行家。著有《1874—1875年在中国不成功的考察》。——译者

12 谷中，明朝的永乐皇帝曾带领军队驻扎营盘。一切有关中国连年向北方征伐时期的回忆，至此不禁油然而生，因为周围的一切都能使人想起这些事情来。从太行山脚下和岔道镇开始，就有了一些瞭望塔和烽火台——墩台，其中有不少已经倒塌，其余的尚完整地保留着。它们是用烧砖砌成的四方形建筑物，又有点象截头圆锥体。这些墩台在岔道镇附近一带彼此离得很近，不超过半俄里的距离。报警时这些墩台上燃起一堆堆烽火，想必是一幅奇异的景象。再往北，它们之间的距离大概就有五里远了。墩台是早在明朝时期的古迹；但是这里也还有一些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近的古迹，只是由于它们本身建造得不够牢固，保存得不如墩台完好。这是一些小土屋，是供保护这条道路不受盗贼骚扰的士兵们居住的哨所。这些哨所不难与其他的建筑物区分开来，因为它们都刷上了白色，写满了字。如今这些哨所已经不住人了。它们都已残破不堪，但却还能为路人效劳：根据写在哨所上的字可以知道它离最近的城市有多远，而且还很容易知道该地的行政区划，因为每座哨所都标明了它是属于哪一州，或是哪一县的。岔道镇附近的哨所都标明是属于延庆州，但乘车走了一小时之后就是怀来县了。从岔道镇向西北去的道路上，正如前面已说到的那样，是一片平原风光，只是这平原上布满了许多不很深的凹地。在较高的地方，道路陷在黄土里，好象是在深沟里开辟出来的一样；在凹地里有许多黄沙和一堆堆的石头。坐着大车在这样的地方行走实在是难受。很难想象，这竟是每天有数百辆载货大车经过的通商大道！数百年来过往行人在这里耗费气力、死伤牲畜、折损车辆、毁坏货物，而中国人竟熟视无睹，不采取任何措施来

修整这些道路，这种麻木不仁和因循苟且的态度简直使人不能理解。此外，有多少时间要被耗费在这些道路上?!载货的大车在这样的路上走，比在平坦的大道上无疑要慢一倍，甚至两倍。不过 13
中国人根本就不懂得时间的宝贵，做事情总是慢慢吞吞的。他们在前人走出来的窄狭的车道上走着。人也好，牲畜也好，都是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行，没有竞争，也不想超过别人，对任何处境一概逆来顺受，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静待其自行消除。在路上，十来个完全互不相干、素不相识的人赶着各自的车子，在自己不得不加入的行列中一辆接一辆地走着，谁也不能超过别人而先行。要是前面的牲口停了下来，那么其余的牲口就老老实实地等着，直到那头牲口重又行走。这有时使人感到好笑；有时使人不但为自己，而且也为人们感到可悲和痛心；有时却简直使人感到无法忍受的恼恨！

早晨9点20分，我们来到一座不很大的城镇——榆林。从前，它周围有过一道土堤和泥砌的城墙，可是如今二者已混在一起，成了一道土围子了，它那不规则的形状就象沟壑的边沿一样。道路已贴近这座城镇的土围子，但是并没有进入城镇，而是从它东边擦了过去。榆林镇位于一条小河旁边，但河水十分混浊，据说根本不能饮用；居民们都喝井水，在极端缺水时就到附近小山脚下的泉眼那里去挑运洁净的泉水。沿着这条四面都是庄户人家耕地的大道又走了一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张家堡，这个村子只有六户人家，但它周围全是树木，环境十分清幽。11点40分，我们在一座大石桥旁边结冰的河面上过河之后，来到相当大

的怀来县城①，并在此歇脚。怀来县有坚固的石头城墙。根据地理书籍的记载，这道城墙早在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年）就已开始建筑。[3] 县城看来相当穷困，与四郊的乡村相差无几。

1点45分，我们从怀来出发。2点30分走过石旺子村。3点50分来到了土木城，俗称大土木。和在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大道并未进入城里，而是从西城墙外绕行而过。土木城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因为明朝正统皇帝曾在此蒙难，被蒙古人俘虏。关于这件
14 事，明史有这样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占领了大同。大臣们劝说皇帝亲自征讨。皇帝就带了五十多万人马出征。可是尚未到达大同时，由于粮草不足，士兵们就已大批地饿死，尸体横满道路。到大同后，出现了天象变异：火星进了南斗星座。正是在这时，前锋宋瑛等人打了败仗。八月十六日皇帝来到土木。被也先四面追击的中国士兵争先恐后地逃跑，互相践踏而死。皇帝骑上马时，已被四面包围，无路可逃。也先把他赶到北方。那时蒙古人想把这位君主杀掉，可是伯颜帖木儿对也先喊道："难道你睁眼不见他乃是万世美名的大明天子吗？在他近旁成千上万的士兵纷纷战死，而他却镞矢不沾，寸兵不染，我看这是天意；再说我们还领受过他赐给的九龙蟒衣，这蟒衣现在还在我们这里。怎么能杀掉他呢？"十七日，这一消息传到了北京，人心因此大震。次年八月十六日，被俘的英宗得到了释放。也先派了五百骑兵将他护送到北京。从土木到京师是二百

① 当时的怀来县城今已被官厅水库所占，今怀来县城已移至沙城。——译者

里，明帝真是“蒙尘”了！①——明史的记述到此为止，而我们则认为有责任补充一点：如果明帝在什么地方可能“蒙尘”的话，那么这正是在土木城一带。因为土木城附近的道路是从深深的黄土沟里通过的。这里最薄的尘土也有四分之一俄尺厚，甚至更厚些。至于马匹扬起的尘土，被夹在高高的沟壁当中，那真是“尘烟如柱”了。土木城本身是个小城镇，四周围着用土坯砌成的残破城墙，城墙四角也有矮矮的角楼。由这座城有一条商道直通多伦诺尔②。过了土木城，经过一座掩映在树林中的小村庄——土木口子，又经过太平庄、二台子两座村庄之后，我们顺着小山坡向下走，来到了沙城，这是我们预定要过夜的地方。在靠近城门处，我们经过了好几堆山积的煤碴。这是从城里，或更

① 查此段摘引与明史中有关段落颇有出入。作者此段俄译文极可能仍是以张鹏翮所著《奉使俄罗斯日记》为据，其中张有如下记述：“按明纪正统十四年，岁在己巳，也先陷大同。王振挟天子亲征，率五十余万人出居庸关。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至大同，象纬示警，荧惑入南斗。会前军宋瑛等败绩，乃班师。八月十六日，驾至土木，也先四面追之；兵士争先奔走，相踏藉死。上乘马突围不得出，也先遂拥之北去。众欲害之，伯颜帖木儿呼也先为那颜：‘只欲留万世美名。大明天子，万众死亡之中，镞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尝受其赐，九龙蟒衣犹在，安得害之！’十七日，北狩。报至，京师大震……越庚午八月十六日，英宗还，也先遣五百骑送归京。夫土木距京师二百里，明帝且蒙尘矣……”（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奉使俄罗斯日记》，第260—261页。）——译者

②“多伦诺尔”，蒙语，“多伦”意为“七”，“诺尔”意为“湖”，即“七湖”之意。汉名为“七星潭”，今名“多伦”。——译者

15 确切地说，从城里的酒厂拉到这里来的。沙城以酿酒出名，只是酒的质量相当差。从今天早晨开始，我们换了一种折算制钱的办法：在北京，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一个铜钱当十文钱，因此，一两银子值一千五百文；从北京到岔道镇，一文钱当两文钱用，一两银子就值三千文；而从岔道镇到张家口，一两银子既可当一两银子用，又可当一千五百文用。

2月22日 星期一

早晨6点整，我们乘车驶出沙城城门。这座城市有两道城门：北门和南门；两门又各有关厢。在北关的尽头有一座学官的坟墓，墓前孤零零地立着一方石碑，上面写着："皇命文林郎宗公神道"。过了沙城以后是一条平坦宽阔的大道，尽管路上小石子很多，但毕竟不象前几天的道路那样崎岖不平了。这里的行政区域也变了。在此以前的地区属于怀来县，过了沙城以后，哨所上开始标明是属于保安州①地区。早晨很冷，6点钟时温度计指着列氏零下六度。不过太阳出来后就越来越暖和了。在我们眼前，在围成半圆形的起伏的山岗之外，耸立着雄伟的鸡鸣山。山顶上飘着一片灰色的浮云，完全遮没了山巅。早晨7点钟我们走过了大通，大通城四周围着古老的泥土城墙，城墙两侧都长着高大的树木。从这里再走十五分钟就到了东八里镇，这里的泥土城墙看来比大通的城墙更加古老。镇子里只有一条笔直的街道，街道的每一边约有二十来座矮小的房屋，其中有几家四周种着树的小铺

① 今涿鹿。——译者

子和两家戏院。8点零5分，我们来到了新保安城，它取这个名字是为了与作为州府的旧保安区别开来。新保安四周也是围着城墙，并有两座城门。按面积来说，城市并不很大，但街道看来却颇为繁华。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几家画铺，这是我们在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见到过的。据说新保安要比旧保安州好得多，正因如此，州府才从旧保安州迁到新保安来的。在新保安的北门外，有一片属于该城的坟地和一口极好的大井。道路由此又象一条宽带子一样蜿蜒而去，直到鸡鸣驿。但是散布在路上的石子却慢慢地多起来，道路也更不平了。这里的郊区显得更加富有生气，而且土地耕作方式也似乎比较多样化。特别富庶的地方要数西面的，16
也就是往旧保安州方向去的那一带地方。从前，那一带是入主中国的历代蒙古皇帝最喜爱的地方。据元史记述："脱脱扈从上都还，至鸡鸣山之浑河，顺帝将畋于保安州。马蹶。脱脱谏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至于飞鹰走狗，非其事也。'帝纳其言，后北还，其山忽崩，有声如雷。"①如今这里已全被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住上了人，打猎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越接近鸡鸣驿和鸡鸣山，地上的石头也就越多。

① 查此段作者仍摘自《奉使俄罗斯日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奉使俄罗斯日记》，第261页），而《元史》中该段记载为："扈从上都还，至鸡鸣山之浑河，帝将畋于保安州。马蹶，脱脱谏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至于飞鹰走狗，非其事也。'帝纳其言，授金紫光禄大夫，兼绍熙宣抚使。"而并无"后北还，其山忽崩，有声如雷"之说（见《元史》，第11册，卷138，列传第25，第3341页，中华书局版）。——译者

道路右侧的地势开始起伏不平。而左侧却是一大片相当深的凹地，好象不久前它还是一个什么湖泊的底一样。除了地形以外，导致这个结论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这片有些地方已被开垦出来的凹地上，可以看见许多水洼和小池塘。总而言之，这里很多迹象都使人想到，这一地带的形成过程曾受过火山力量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历史记载中也可以得知。《续通鉴》有记载：1334年间，“京师地震，鸡鸣山崩，陷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众。”我未能问明我在路上见到的这片凹地是否就是那个“池”的底部，但这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鸡鸣山”的意思是“公鸡啼鸣的山”。永乐出征日志①中记载说：“鸡鸣山起于唐太宗征高丽至此，登山鸡鸣，由是得名。”鸡鸣山究竟有多高，看来无人知晓。它的顶峰有一座美丽的寺庙和几所和尚居住的小房子，从山下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通向那里，中国人就是用这条路的长度来测量山高的。只是这样测量的结果相差极大，有的人说是十里（将近五俄里）有的人却说三十里（将近十五俄里）。在秀丽的山坡上和山谷里，有些地方错杂地长着白杨树和爆竹柳丛。中国人每说起鸡鸣山之美，总是兴致勃勃。下面是康熙皇帝在登上这座山时所赋的诗句：

17 鸟道盘空近塞垣，
　　鲜河如带绕山根。

① 实为《北征录》。——译者

当然，这种兴致只有那些生活富足的文人墨客才会有；而大多数当地居民之所以称道鸡鸣山，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座山上挖到煤炭，借以糊口。不过鸡鸣山除了煤炭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矿物资源。《续通鉴》记载说，1323年，根据皇帝禁令，已停止在鸡鸣山开采金银。我们从西南方绕过鸡鸣山，来到了鸡鸣驿，又称鸡鸣城。这座城市有一道相当整齐的石头城墙，但是总的看来它却极为贫穷。居民主要以采煤和卖煤为生。我们中午就在这里休息。

12点20分，我们离开了鸡鸣驿。起初路上的石头极多，但不久它就在名为黑风口的小村庄附近伸向浑河① 左岸，变成了沙土路。从这里到洋河右岸横跨着一座建造得相当好的桥梁。过了黑风口是从北京到张家口整个路途中最艰险的地带。洋河的左岸在此紧挨着河谷东北方的群山，一座座巉峻的陡壁高高地矗立在河面上。行车的小道就在峭壁中开辟出来，极为险恶。在这里，两辆大车是无法错车的，因此路人往往不得不在这些地方久久地等着轮到自己通过。走完这些可怕的峭壁之后，我们又重新来到洋河多沙的河谷。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村旁，这条河和我们最后告别而去，这个小村落叫上花园。在夏季，这个村落想必是一片浓密的绿荫，因为即使现在，得些脱尽树叶的枝条还一面俯视浑浊的洋河；另一面则覆盖着当地村民的房屋。“上花园”的意思就是。“上方的，或高处的花园”。据史书记载，这里曾是辽代萧后种花的地方。从这里起，我们的道路开始略向北方偏去，伸向洋河河谷与宣

① 疑为“洋河”。——译者

18 化府平原之间的群山。要翻越这重重的山峦，我们必须攀登两道又长又陡的险坡。第一道叫老龙背，就是老龙的肋骨①。道路在这里从半山腰通过，一路上露出地面的巨大岩石确实很象一根根大得可怕的肋骨。这第一道山口的北面有一座小村落，叫响水堡。我们在3点25分到了那里。街道上正有许多人在来回溜达，车夫告诉我们说："这是在等着看戏呢。"果真不错，尽管这个村子不大，它却有一座戏院，吸引着附近的农民。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它，响水堡才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走过响水堡不久就是第二道山口——鹞儿梁了。这里的道路是从危崖峭壁之间开劈出来的。在中国现有的工程技术条件下，修筑这条道路时看来是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巨劳动了。这里容道路通过的缝隙是那样的狭窄，以至大车的车轴常常要被卡在石壁上；而且车夫们总要先跑到前面去告诉从对方来的车辆，说路上已有车子，以免狭路相遇。鹞儿梁山口直通宣化府平原。我们在宣化府平原经过台铺子及米和达两个村子之后，于6点20分来到宣化府，并在这里过夜。宣化府平原，尤其是我们所走过的这一部分，显然也是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墓地和坟丘。在道路两侧的近旁和远处许多地方立着刻石和碑碣。其中大部分都是明朝的，大概是明朝皇帝多次征讨蒙古和蒙古人的遗迹。

2月23日　　星期二

宣化府城大概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宣化附近地区的历

② 这里作者将"背"字误译为"肋骨"。——译者

史可以追溯到禹王[1]时代，那时它属于九洲中的冀洲。根据天文测定，它位于北部边境，尾星之下。在纪元前的列国时期，宣化起初属于燕国，后来属于秦国；汉朝时期又被划归上谷郡；唐朝时 19
期曾被称为武州，后又称为毅州；辽代为德州；金代称为宣化；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时期叫宣德；明朝时期则改名为万金①，连同它的全部要塞都归都司（三品武官）统辖。宣化东北有个地方叫上谷。元朝之初在此建立开平府，成为京都，称上都，即上方的、或北方的京都。那时候皇帝的车驾每年都要来这里一次。蒙古人至今仍记得宣化曾是他们皇帝的京都。明朝初年，宣化由开平府改名为开平卫，并将八个军驿划入它的范围。开平卫的范围东至大宁，西至独石。明朝永乐皇帝三次到北方狩猎，每次都从开平及兴和经过。后来，开平要塞逐渐失去了它的意义。到明朝时，它的守卫军也调到独石去了②。而到当今的清朝，宣化似乎

1　禹王为尧舜之后的中国第三个皇帝。

①　应为万全。——译者

②　以上有关宣化府的一段历史。似仍是作者从《奉使俄罗斯日记》中摘译的。“元朝之初在此……”一句中，“此”字本应指上谷，而波氏却用以指宣化，并随意加上“蒙古人至今仍记得宣化曾是他们皇帝的京都”一句；其他一些地方亦有出入。现将张鹏翮日记中有关宣化府一段摘抄如下：“按《广舆记》：宣府，《禹贡》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战国属燕、秦；汉属上谷郡；唐曰武州，曰毅州；辽曰德州；金曰宣化；元曰宣德；明曰万金都司，领宣府等卫。宣府之东北本上谷地，元初置开平府，号上都，岁一驻跸。明初改开平卫，置八驿。东接大宁，西接独石。永乐三犁北庭，皆自开平、兴和出入。宣德中，兴和废，移卫于独石。”（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奉使俄罗斯日记》，第261页。）——译者

并未发挥过特别的作用。但是中国人意识到它确实是京师后方的一个重镇，而且在整个北方边境也是一个重要的防御地点，因此他们始终在这里驻兵设防。这里的石头城墙既高且厚，四角各有一座三层的角楼，也都十分高大厚实。我没有进入这座气势雄伟的城池，但据当地的中国人说，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地方都是没有住房的空地。宣化府城边的关厢，是往来于张家口和北京的人通常歇脚之处，也围有城墙，里面几乎只有一些客店。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回教徒，约有五万人。蒙古人把宣化府叫作“巴彦苏默”①。

我们从宣化府的客店出来时是早晨6点40分。道路一开始是顺着西城墙延伸，然后拐弯，沿着北城墙走到一半，就进入一块好象是一小片榆树林的地方。据传说，当宣化府还是元朝皇帝的京都时，它四周是一座花园，这片树林就是那座花园遗留下来的。在这片树林中间有一条小河，它似乎连名字也没有，可是一到春天却河水横溢。因此，为了通行，在这个地方筑起了一道很高、但却十分狭窄的堤坝。走完这道堤坝，道路进入一片开阔的黄土谷地，这里几乎全都种满了小麦和土豆。宣化府以北十里的地方有一座村庄叫作柳河川。相传明朝洪武皇帝的名将常开平②

① “巴彦”，蒙语，意为“富饶”；也有译成“白云”“白音”“巴音”“宝音”的，现在规范的译法为“巴彦”。“苏默”，蒙语，意为“庙”。——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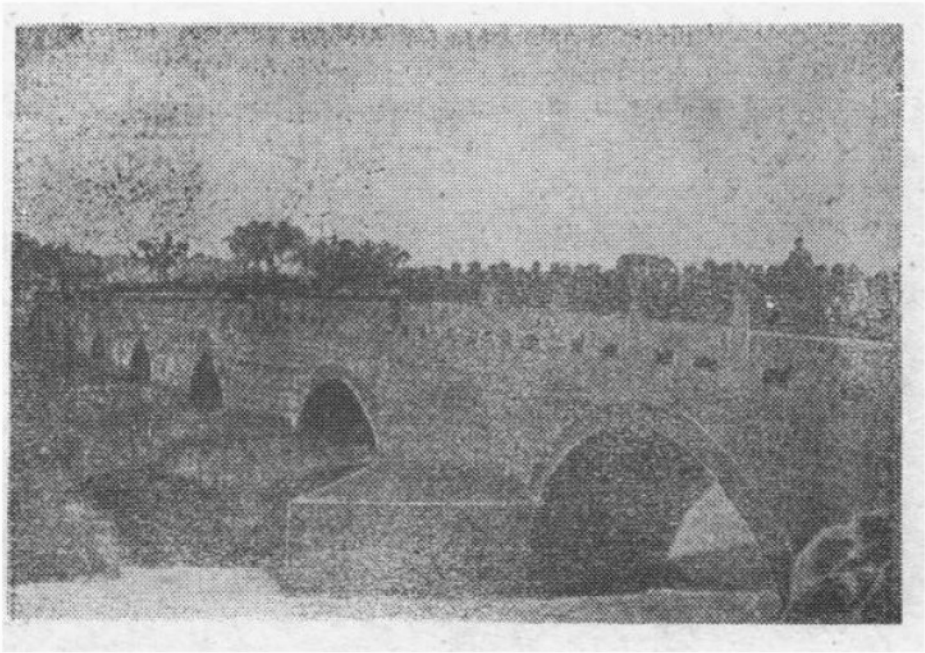
② 即常遇春，封开平王。——译者

曾在这里打过仗。这一传说被康熙手下的将军张鹏翮[1]记载了下来，但他也指出，在他那时已没有一条记载能判别这一传说的真伪。我们继续沿着田间狭窄的小路走着，8点20分经过遍地黄沙的八里庄，道路从这个村庄开始也变成了沙土路，它周围都是寸草不生的谷地。我们在这样的地方走了几乎一小时，9点10分来到一座山石嶙峋的隘口，道路在这里成为仅能容一辆大车通过的狭窄小道。从前这里无疑曾有过一条石块铺成的大道，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走了，因为它已彻底毁坏。由于道路狭窄，容不下两辆大车错行，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停留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从对方比我们先进入隘口的车子通过。过了隘口，张家口平原展现在我们眼前。它平坦、辽阔，其富饶是宣化府平原所无法相比的。我想起了，正是在这里的某一个地方，在宣化府和张家口之间的这片平原上，哲别把中国（金代）的军队诱出居庸关，一举击溃了他们的四十万大军。9点30分我们在这块平原上经过一个位于路旁黄土沟边的小村落石河子，它总共只有五户人家。由此又行驶一小时之后，右方就是著名的榆林堡的城墙，如今它已成为一道土墙了。其实这里也是有很多古代光荣历史的传说的，只是在近代，尤其是到了当今的清朝，这里已是那样地微不足道和平庸无奇，以至大清的游客们在写到这些地方的现状时，除了称颂大清朝廷治理英明而国泰民安之处，就再也找不到什么可写的了。譬如上面提到过的张鹏翮在经过张家口平原时，就曾这样写道：

---

① 张鹏翮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任河道总督。后擢刑部尚书。——译者

"（其他）皆号沿边扼要，历代防守糜费金钱，而人法不能兼
21 善。我朝威治广被，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如月日之无不照临。凡大荒绝域，戴发含齿之伦，莫不来享来王。幅员之广，亘古未有，九塞悉属内地。班固云：'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何幸于今日遘之矣。"可是我觉得，这位博学的中国旅行家对祖国的赞叹与实际却不太相符。这里的村庄少，因此哨所就显得十分重要，可是这些哨所如今却是人迹阒然，这情景无疑会使得路人有时产生凄凉之感。张家口平原也并非始终都是太平无事。山西省屡年灾荒造成的结果就是大批饥民纷纷逃至通商大道，他们有的是来行乞，有的则干脆是来抢劫。在整个平原上，我们一路遇到无数乞丐，他们甚至在村里已无处安身，而索性坐在路上，以连连叩头向行人表示自己苦难的境遇。他们污垢、枯槁、带病的面容使人看了感到可怕；而一当想到他们都将被迫成为在这个帝国制造暴动和骚乱的人，则更是使人毛骨悚然。11点零5分，我们走过了有十多户人家的姚家庄，它离张家口总共只有二十里，即十俄里的路程了。从这里开始，村庄就不再有自己的名称，而是按距离来相互区别，如"十三里庙"，就是十三里远的庙；"七里茶坊"，就是七里远的客栈，等等。就在七里茶坊村旁，我们见到了中国当局执法的可怕遗迹：在一座哨所旁不太高的木桩上，有一只笼子在来回晃荡，里面是一个强盗的首级。这强盗在两星期以前被斩首，他也是我们到处都可见到的那些饥民中的一员。怀着这种沉重的心情，我们不知不觉地在中午1点钟来到了张家口，走到用石头建成的永通桥。张家口人为这座桥感到非常自豪。这确实是



张家口永通桥

一座墩实而又美丽的建筑物。当我们的车马过桥时，我走到河岸 22
上去，想给石桥拍张照片。就在这不过两分钟的工夫里却引来了约莫两千来人。他们把我团团围住，有的就待在桥上。不过所好的是，我一和他们说明我要照像，他们马上就让开，使我能够从容地把照片拍了下来。只是由于下起霏霏细雨的老天十分沉阴，照片拍得不太成功。我们从这里很顺利地进了下堡，然后又进入上堡。最后车辆终于通过张家口的城门，来到俄国人的村庄元宝山。在这里，巴图耶夫一家以俄国人素有的热情接待了我们。

第二章　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

准备出发。洋河谷地。渡河。柴沟堡村。长城新平口。店子村的客店。张皋。山西北部的饥荒及其悲惨后果。隆盛庄。饿殍。丰镇及其对蒙古的贸易。天成及从天成到归化城官道的情况。岱海滩谷地。移民落户及垦殖荒地需要通过的途径。厂不浪。窑洞。初次看到石人和白塔。到达归化城。

3月1日　　星期一

为去呼和浩特①，我雇了两辆大车。每辆车套两匹骡子。伴我同行的有两位向导。每辆大车讲定的价钱是张家口铜钱一万三千文，也就是十七又三分之一两银子，相当于我们的三十五个银
23 卢布。下午1点钟，我们为自己做了祈福祷告之后就出发了。天气十分暖和，温度计指着列氏十四度。走过了路面破碎不堪的上堡街道之后，我们向西往城门驶去。在这里，我们的大车好不容

① “呼和浩特”为蒙古语，意为“青城”。蒙古人历来习惯称明朝所建的归化城为呼和浩特，译成满语为库库和屯和库克和屯。清朝建绥远城。1913年归化、绥远两城合并为归绥县。1928年建绥远省，归绥县改为归绥市。解放后，1954年改为呼和浩特市。本书称“呼和浩特”系据原文所译。——译者

易才从衣着褴褛、吵吵嚷嚷的乞丐群中穿过去。他们都聚集在一座房子前面，等待领取政府的救济——这个当地机关他们叫做“地方”，又叫做“老家”。按照惯例，每日二十五日万全县官长（知县）给张家口拨来一笔钱发给穷人，每人可领三十三文钱。今天乞丐们聚集在这里正是为了领钱。出城时，我们见到了第一座哨所，它和我们在由北京到张家口的途中所见到的那些哨所完全相同。每天夜里都有三个士兵到这个哨所来守护道路。以防盗贼骚扰。据说，这些士兵都是从宣化府调来轮流值勤的。不过应当指出，我们所见到的这第一座哨所，同时也是最后的一座，因为警戒哨所不是设在去归化城的路上，而是设在去万全县的路上。要到归化城去，首先得翻越张家口峡谷和洋河河谷之间的山岭。我们是沿永丰堡沟谷翻过山去的，这道沟谷因沟北有一个叫永丰堡的地方而得名。永丰堡沟谷靠张家口一侧的整个缓坡上布满了坟地，其中有几处坟墓造得十分讲究，这大多是满洲官吏的。沟谷两边的山坡上，有很多地方都已开为耕地，一层层的梯田几乎直达山顶。这里的作物主要是糜子。每年播种期在三月末或四月初；成熟期在九月上旬。如果年成好，一般可得到十倍于种子的收获。路面上全是细小的石块，但是大体而言，就连大车行驶起来也可说是相当平稳的。1点45分我们到了四周围着高高土墙的永丰堡，据说里面住有一百来户人家。由此开始，峡谷虽然还是原来的宽度，但道路却窄了许多，因为它进入了一条黄土沟。在这条很深的路沟里，连峡谷两侧的山都看不见，只能看见北边山脊上曲折的古老长城和高高的城台。2点10分，我们到了永丰堡的顶点，从这里开始了和上山时同样平缓的下坡路。越往

山下去，路面越宽。当我们最后到达山下时，发现这里有一座占地很大的村落，叫五墩村。道路由此分为两条：一条径直向西，通向万全县城；另一条则是我们继续往前走的道路，伸向西南。我们走不多久，在2点15分又开始了一段登上第二条支脉的上坡路，它比去永丰堡的上坡路还要窄。这第二条上坡路叫青龙沟。在它的山顶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庙，由一个叫石庄的村子经营。这个村子坐落在通往洋河河谷的青龙沟峡谷的出口处。在我们面前无疑应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但是大风卷起的浮尘却使人无法看出它的大小。这块平原起先有许多石头，但尽管如此，只要是可以耕种的地方都已被开垦出来，成了田地。3点20分，我们走过了一共只有几座土房子的宣平堡。离此二十里左右，靠近阴山支脉的山脚下就是万全县城。据说它的城墙是用砖砌的，很高，而且保存得相当完好。这座小城市只有地方性的零售小商业，但它却是个县的行政中心，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连张家口都隶属于它。过了宣平堡，在洋河河谷的道路近旁和远处都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落。所有的土地都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农田，农田四周种着杨树、柳树或其他树木。据说当地农民用这些树的枝条编制非常适用而结实的篮筐，从而得到很好的收入。到了4点10分我们才见到一片约两俄里宽、覆盖着沙土的荒地，我们在这里跨过一条约有一百五十俄丈宽的干河床。每当农历六月的多雨时节，紧靠河床北边的山上流下来的山水在这里形成一条可怕的洪流，使车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通行。一般说来，这一带地方道路都很不好走，尤其对当地的居民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尽管每辆大车上都套着三四匹牲口，但车上却都装载得很重。为了帮助把

一辆陷在沙地里的大车拉出去，我们在这里耽搁了十来分钟，但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我们在4点40分走过了一座叫赵家庄的村子。这个村里有一座庙建在高高的黄土山上，我们在离村子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村里没有街道，只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矮小房屋。由此开始，我们又在田间道路上趱行。5点25分越过一条洪 25
水流过的河床。它虽然只有六俄丈左右宽，但却布满了沟坎坑洼，这显然是洪水冲出来的。这时我眼前的半空中呈现出一幅对我来说是十分奇异的景象：天空是灰朦朦的，空中飘浮着一片微带淡黄和粉红色的尘埃；太阳完全象乳白色球形灯罩里面点着的一盏电灯。6点钟我们来到了邹家庄。它比前一个村子要大得多，并且还有好几家客栈，但我们的车夫认为这些客栈不好，因此我们就穿过这个村子和它的坟地（这从地面上竖立着的一块块石碑可以看出），重新走上了耕地中间狭窄的黄土路。十五分钟后，我们经过一座最多只有十五户人家的村子——贾贤庄。我们在村外遇到一群群从桃李庄看戏回来的农民。6点30分来到桃李庄后，我们就在这里落脚过夜。村里的这座客栈一点也不象从北京到张家口一路上的那些客栈。这里的院子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六辆以上的大车。供过路人住宿的地方只有一间房子，它同时又是客栈的厨房。这所客栈里根本没有茶叶和肉，所能供给旅客的只有白开水，再就是糜米粥和白面糊糊——都是当地农民通常所吃的饭食。所有的旅客都并排睡在一铺大炕上，使人觉得又脏又恶嫌。但我又累又困，到11点钟已睡得象死人一般了。

3月2日 星期二

6时+2°；9时+7°；12时+5°；3时+3.5°；6时-1°；9时-4°。

早晨和店主算帐，我们付给他六十文房钱和一百五十文烧茶做饭的费用，也就是柴火钱。这里烧的煤是从洗马林村附近的煤窑里挖出来的，每斤四文钱。

我们于6点45分出发上路，道路还是原来那样，是从一片接一片的田地间走出来的一车之宽的道路。这些田地只是偶尔才被一条沟洼隔开；山水流下来时就把这一条条沟洼作为河床，沉积下密密一层细石子。二十分钟之后，我们走过了於家梁村，这个村子的小庙也是象我们昨天在赵家庄见到的那座庙一样，建在一座桌子形高高的黄土山包上。7点55分我们来到郭磊庄。这里有二十来座房屋，其中一半是客栈。我们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洋河蜿蜒在河谷周围的群山脚下。这里的河谷明显地向西南方向倾斜，尤其是从周家河村开始，倾斜度更大。我们是8点40分到达周家河村的。这已是个相当大的村子了，它有一道土墙和一座石头城门，城门上还有一座小庙。在这道土墙外面的空地上有一家小铺子，出售当地居民需要的日用品，其中主要是成袋的糜米、瓶装酒、砖茶和一扎一扎的烟草。9点5分我们到了一座比周家河可能更大一些的村子，叫姚家屯。它四周也是一道土墙，并且也有一座石头城门，但土墙外的客店却要多得多。从墙外可以看见村子里几家店铺的招牌和庙宇的匾额，甚至还有一座楼阁，上面写着“望远楼”三个大字。9点15分刮起了狂风，卷起

26

的尘土使人有时都看不清路上十俄丈以外的东西。二十五分钟以后，我们到了北沙城，顾名思义，这是一座城；可是它比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两个村子要穷得多，而且里面的居民又全是农民。走过北沙城，我们在这条商道上第一次见到了两大车的烟叶，这是从大同运到张家口去的。就在这里，9点55分的时候我们见到了一座哨所，里面是从北沙城派来的哨兵。这座哨所几乎就在东洋河的河岸上。在走到河边之前，我们的车子在一片布满散沙的洼地上走了半俄里的路程。河道里有很多石头，落差又相当大，因此尽管河水已分成了好几条支流，水势仍很湍急而且汹涌。这条河的主干最多不过有十俄丈宽，但要不是这里有临时搭起的一座桥，车辆在冬天根本就无法过去。这是因为洋河水流很急，靠岸的两边河水结上了冰，可以形成一俄尺多厚的冰层，但河面中间却几乎结不上冰，所以大车毫无办法过去——它在岸边的冰面上可以安然行驶，但到了河道中间一定会掉进水里去。在这种情况下，北沙城和柴沟堡① 这两个在这条商道上获益最大的村子，每 27
当九月河水刚开始结冰的时候，就在河上搭起一座临时的桥来。他们把不很粗的木桩子往河底稍微打进一些，铺上一层木板，再盖上一些土，桥就搭好了。到暮春三月再把这座桥拆掉，搭桥用的木料则保存在北沙城，准备下半年再用。过了这座桥，也就进了怀安县，因为洋河就是一条分界线，它的右岸是万全县，左岸就是怀安县。我们从这里再往前走，在10点35分渡过了西洋河。

① 今怀安。——译者

这条河的河床比东洋河略宽一些，但水流却平缓得多。它的河水还在封冻中，我们从冰面上驶过河去。登上洋河高高的右岸之后，我们看到它也是和左岸一样地多沙，因此到柴沟堡总共不过四俄里左右的距离，我们却走了将近五十分钟。到了柴沟堡，我们就在这里打尖。

柴沟堡比起我们到现在所见到的村子来，大得无法相比。它四周围着高高的土墙。这土墙从前还砌有砖面，现在这层砖面仅在南面城墙上尚完整地保留着。城墙的门洞有两重城门，上面还有炮眼和岗楼。村里的街道很宽。主要的一条街道上有一百五十多家店铺，很容易看出其中有几家是染坊。除这些店铺外，还有许多摆在露天的小摊子，卖的是铁皮、钉子、烟袋、火柴、烟草之类的东西及许多木制品，如木桶、大木勺、筐子和耙子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三百里外的蔚州① 运来的。街道上农民们熙来攘往，十分热闹，村子南头的马市更是如此。我们在马市上看到有上百头被赶到这里来卖的马、驴、骡子和牛。据说，今年卖出的牲畜特别多，因为草长得不好，没有东西喂它们。虽然，柴沟堡对它周围的居民来说，是一个出售手工业品和粮食的重要商业中心。对于柴沟堡来说，在手工业品贸易中占有相当位置的，是用高粱秆皮编织的席子。这种席子每年仅给张家口一个地方就运去三四万张，每张价钱是一百五十文到二百文。若是零售，每张席子值
28 二百五十文到三百文。中国农民把这种席子用来铺炕；而在张家

① 今蔚县。——译者

口，当夏天用牛车载运茶叶时，这种席子被用来盖茶叶；此外，它们还被用来作大车的车围子，装运从蒙古到张家口和丰镇去的古吉尔①。

我们喂过牲口之后，12点50分从柴沟堡出发。狂风卷起的沙土，使我们的骡子行走十分艰难。特别是走在前头的那匹骡子，因为有较多的自由，而且又只套了一根缰绳，经常转过身来，使我们的两辆车子都不能前进。道路在这里通过洋河右岸一片多沙的、几乎是寸草不生的山丘地带。2点15分我们走到一座只有四户人家的小村落——四家屯。这四户人家看来都极其贫穷，不过要是再看看这里的耕种条件，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里不仅土地贫瘠，大风对作物的危害也十分严重。田地靠河的一面几乎都有高高的土墙和树木挡着，但这也很难保护田地免受流沙的侵袭。在不少地方都从河里引出了灌溉水渠。2点35分，我们走过约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旺丁庙村之后，向下朝洋河河谷走去。此后我们的道路就一直在离洋河不远的地方延伸。这里的河道比我们在柴沟堡附近见到的可能要浅一些，但却宽多了。这是由于河水在这里还没有分支，它要在更下游一些的地方才分成东洋河和西洋河。东洋河是这条河的干流，这可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这条河在分汊以前不仅它本身已被叫做东洋河，而且它左岸的一个村庄也被叫做东洋河。我们于3点30分走过东洋河村。站在河对岸只能看见这个村子的围墙和高出围墙的大门，村子里什么也看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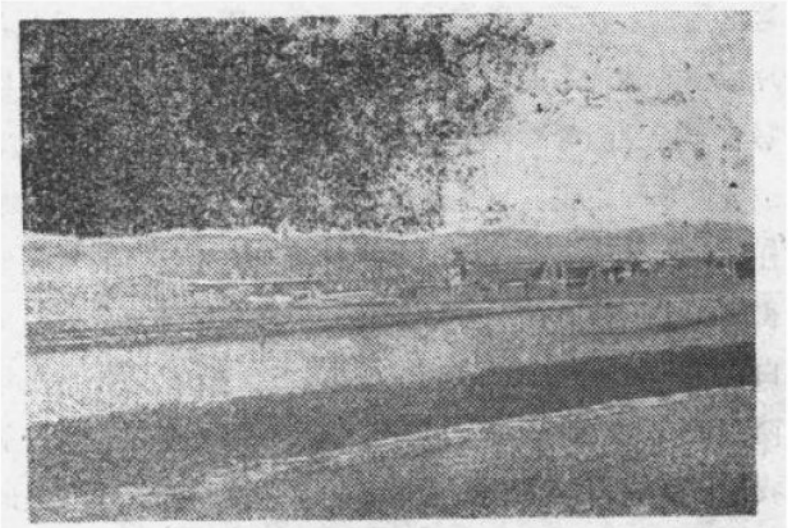
① “古吉尔”为蒙语，意为天然碱。——译者

在东洋河村上游不远的地方，我们又从冰面上渡河到了左岸，冰面上的水至少有四分之一俄尺深。这里的村民正忙于修整自己的耕地。由于秋季多雨，洋河每到秋天就要在这一带泛滥，在田里冲出一个个相当深的大坑。现在村民们正在附近的土丘上挖黄土，用筐子背到耕地上去填平这些大坑。5点45分，我们穿过了
29 四周围着高高土墙的西洋堡村。这座村子很大，有好几家店铺，不过它的居民都是普通的庄稼人，而且村子里也不制造任何产品。6点25分我们又开始渡河到右岸去，河谷约有一百俄丈宽，但河水通常流过的河道却最多不过有七八俄丈宽。这里的河水已经解冻了，我们必须涉水而过，涉水渡河十分困难，耽搁了我们将近一个小时，而且我们在这里亲身经历了在柴沟堡只是听说的那种情况，河水在河中间开了冻，在两边却结着一俄尺或更厚的冰层。下水时，必须拽住轮子，免得整个大车一下子掉下去；等到从河里上来时，则要把轮子抬起来，因为车轮被一俄尺多高的冰层阻挡着，牲口怎么也不能把大车拉上来。最讨厌的是，这时天色也黑了下来。我们到达宿夜的地方——窟窿店村时，已是晚上8点钟了。

3月3日　　星期三

6时－3°；9时＋1°；12时＋4°；3时＋5°；6时＋3°；9时－4°。

我们于清晨6点45分出发。早晨平静无风，空气相当清新，灿烂的太阳照耀着我们的道路蜿蜒穿过的田野。在我们前方清晰
30 地呈现出在群山之间曲折而上的古老的长城。它在洋河左岸沿着



新平口的长城

山麓延伸，只是在有些地方仅剩下了依稀可辨的土垣，原来的城台也只有土垒还算完好。7点45分我们来到一个叫新平口的小地方，在这里拍了这座城堡和长城的照片。新平口的四周围着不高的砖面城墙，上面有炮眼。城墙的四角还有四座角楼。实际上这是个极为贫苦的小地方，人口很少，唯一的特产是用白羊毛制作的毡子。但新平口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曾经是一个关卡和出入长城的孔道。如今在这一关口，长城连一点遗迹也没有了。8点20分，我们通过了一座石头城门，城门上方写的是“币祥门”。城门近旁有一座官庙，官庙后面就是关卡了。据说几年以前这座关卡还只是两根插在地上的木橛子和横在当中的一根竿子。每当车辆驶到跟前，值班的士兵如果没有发现乘车者有什么可疑之处，就把竿子拿开，放他们过去。那时这里放着两门古老的、生铁铸的小炮，小炮的药室是一个带有木塞的后身。到了1889

年，这里用粗木做了一道栅栏门，尽管周围连一堵墙也没有，只有一片污秽的荒地，人们也必须从这道门过去。在这道栅栏门的上方写着“威锁境界”四个引人注目的大字。依照上面所说的规矩，或者说章程，我们也从这座大门过去，尽管谁也没有强迫我们这样做，而且我们在这里也没有见到任何哨兵。我从人们的讲述中得知：中国政府在新平口派驻了一百名绿营兵，由一个帽子上有白顶珠的官员——“府爷”统率。这些士兵的年饷是每人二十四两银子，此处每人发给糜米三十六斗作为口粮。“府爷”的俸禄我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武官都是从北京派来的，每人在此工作的期限仅三年。这支队伍的职责是防止在这条路上私运货物，因为政府规定商道应从东边的得胜口通过，运输的商品在那里征税。因此新平口这条路商人们都
31 不能通行，只有小商贩才可以在这条路上运输货物。实际上小商贩也确实是在这条路上运货，但只是些家庭用品之类的东西。例如，茶就只能运不成筐的散装茶；大布、搭连布和其他种类的布匹都不能整捆地运，只能成匹地运。总之，这条路上只能运一些我们在许多农村里见到的那种小铺子里卖的东西。至于从天津运往归化城的茶和布匹，则是从通州① 运到保定府②、大同，然后再运往西口③。

我们驱车驶出城门，告别了长城以南的中国之后，立即从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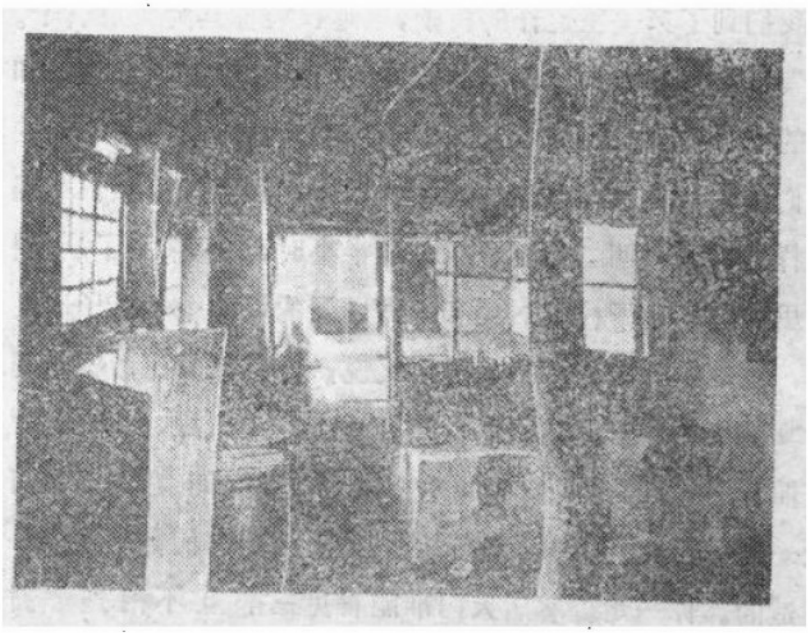
① 今通县。——译者
② 今保定。——译者
③ 指归化城。——译者

上渡河，到了洋河的左岸，然后，一直沿着河边荒凉的沙岸行进。这里连耕地都比较少见，它们大都在村子的近旁。这里的村子也不一样了，他们都比关内的小，十几户人家的村子已极为罕见。9点35分我们到了第一座这样的村子，当地汉人称其为头道营子。这“营子”二字好象给人以军人居住区的印象，但实际上这里和军事有关的东西一点也没有。这种村子里住的都是老实敦厚的农民，他们恐怕从来也没有当过兵，打过仗。10点20分我们又遇到一座这样的村子，叫二道营子。再过半小时，我们来到了店子村，并在这里歇脚。店子村的居民和前面说到的那两个“营子”的居民一样，也都是外来户。据当地居民说，他们都是在嘉庆年间从太原府①的忻州②来到这里的。趁着今天的天气好，我在这里拍了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我们在此地客店里住的房间。它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路上所有其他客店房间的典型。因为它们都是按照一个式样建造的。你一走进客店大门准能看见三排互不相连、排成“Ⅱ”形的平房。每排平房按其大小不同，各有两间到六间互相隔开的房间，每个房间又都有单独的门。这些门通常都是用薄木板钉起来的，根本关不严，所以冬天刮到房间里来的雪往往都能积成一大堆。房子是用土坯砌的，没有地板，只是泥地。屋顶的房梁 32
由四根柱子支撑着，其中有两根靠墙；两根在屋子中间，离屋子中心各有一俄丈左右，柱子彼此相距两俄丈左右。这样，不管你走进客店的哪个房间，你看到的都是被隔成约两俄丈宽的单间，

① 今太原。——译者

② 今山西忻县。——译者

而且就在你跟前，离房门最多只有一俄丈的地方，就是一座也是用土坯砌成的象我国厨房炉灶那样的锅台，里面嵌着两口锅，一口



店子村客店内景

是烧开水的，一口是做饭的。锅台两边直到朝院子的外墙，各有一铺炕，约六、七平方俄尺大小，也是用土坯砌的，冬天从下面把它们烧热。炕上铺着席子，这就是旅客们坐歇和睡觉的地方。白天炕上放一张小矮桌，旅客们可在桌旁盘腿而坐；晚上把小桌子
33 搬走，炕就成为一张公用的大床，上面有时并排睡二十几个人。这些床铺和房间有多整洁那就根本不用说了。房间里的泥土地常常成为泥浆，人人都踩着这泥浆穿着鞋子上炕；这还不算，在旅客不多的情况下，这些房间还常常成为牲口圈。我们曾不止一次

见到把我们招徕到自己客店里歇脚的店主在领我们走进房间之前，先把里面的牛或马牵出来，再把它们的粪便扫掉，这就是他向我们提供的栖身之所。在长城以外的途中，中国人开的客店里房间全都是这个样子，无一例外。

12点40分我们离开了休息的地方，顺着一条又窄又深的沟壑继续前进，直到白家营子村。这条沟壑是由路上一条条汇流槽冲蚀而成的。白家营子位于一条峡区口附近的山脚下。走过这条峡谷我们登上了一条相当陡的翻山道路。我们在2点25分开始爬这道坡，走到坡顶已是3点零5分。这里有一座小小的关帝庙，从关帝庙起，我们开始沿着一条深沟下坡。深沟很短，3点30分我们已走到平缓的坡地上了。这里有一个只有两座房子的小村落，叫黄土窟子。它似乎是因其最先的居民住在这里黄土坡的窑洞里而得名的。在这片坡地再往下一点的地方开始有了耕地。我们进入平川时（3点50分），甚至还见到一座四户人家的小村子，叫头道沟。4点35分我们又经过一座这样的村子，叫三道沟。晚上6点钟，我们来到过夜的地方张皋城。

3月4日　　星期四

6时－7°；9时＋5°；12时＋8°；3时＋11°；6时＋4°；9时－5°。

张皋是个小市镇，位于回子河畔，不过三百户人家，由一位巡检治理。被派来担任巡检这种职务的都是帽顶上缀着白珠子或甚至铜珠子的小官；但张皋对边区来说却有着突出的意义，因为它是边区粮食贸易的中心。这带地区的居民全是农民，他们售出的粮食都集中到张皋，然后再运往宣化府、大同府，尤其是张家

口。张家口的商人经常到张皋来收购谷物，而付款时，为了避免风险，通常都是用汇总的办法。因此在张皋竟有三四家与上述三个城市有往来的银号。此外还有一些当铺，它们都是专为穷人开设的，但它们生财有道，竟比银号赚的钱要多得多。乘车往归化城和山西去的旅客须在张皋更换大车的车轴。因为从张皋往西去的道路上，不知何故，车辙要比往东去的路上宽。这样，从东边来的大车就得把轮距窄的车轴换成宽的；反之，从西边来的大车则须把宽的车轴换成窄的。从张皋到归化城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通往蒙古，到察哈尔正黄旗游牧区的察罕鄂博①；另一条路在南边，沿途是汉人居住区，经过隆盛庄和丰镇。

早晨7点钟我们动身走上经过汉人居住区的那条路。过了张皋之后，路上已是一片蒙古平原的风光了：不时地出现一些低低的土丘，耕地显著地少了，居民也较少集中住在村子里，而是分散住在各自田间的小房子里。直到走了一小时之后，我们才见到一个只有六座小土房的村庄，叫冯字号。由此继续往前行驶了二十分钟，我们遇到一座倒塌了的龙王庙。根据门廊里两块石碑上所刻的碑文来看，这座庙建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道光十一年（1831年）进行过修缮。此外，石碑上还刻有捐款建造此庙者的

① “察罕”，蒙语，意为“白色的”，亦有译为“察汉”、“查汗”的，清代多译为“察罕”，现规范化译法为“查干”；“鄂博”，蒙语，意为“山”、“山头”，此外，做路标和界标的石堆或被当作神灵的住地来祭祀的石堆也称“鄂博”（清代译法），现有译为“脑包”的，规范的译法为“敖包”。——译者

姓名。从数字来看，最多的捐款没有超过三两。这座庙的窗格和门扇都已被拆去，神像都露在外面，只有房檐替它们遮挡雨雪。9点10分我们走过了上述通往归化城的两条路分岔之处。由此开始，我们不时地见到一座座破败不堪的村庄。其中有些房屋的泥土墙壁还完整地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但无论是门窗还是房顶，都已经没有了。一个同路的农民向我们解释了这一现象。原来最近连续三年的歉收把人们逼到了绝境。他们既无粮食，又无木柴，只得烧掉房屋里所有的木料；然后有的人卖掉土地，有的人则抛弃了土地，纷纷奔走他乡。这些村子是逐渐走空的：一个破了产并决定离开自己住处的人家，一般都是先找个买主，卖掉自己的 35
土地，然后搬到邻近的另一户极穷的人家去住，把自己原来房子里的木料全都拆下，供自己和临时的主人作为燃料。等到房子里的东西都拆光用尽，他们就出外逃荒。一个星期以后，同样的命运又落到了他们不久之前的主人头上。几百座村庄就是这样走空拆光了的。我们见到的那座既无门、又无窗户的破庙，遭到的就是这样的命运，只不过这是路过的强徒干的罢了。10点50分，我们来到六十二号村，这个村子只有一半还是完好的。我对这个村名的由来感到兴趣。原来官府在把土地分给来到这里定居的移民时，先把土地分成一个个地段；这些地段的编号往往也就成为当地村子的名称。11点10分，我们在九道沟停下来休息、喂骡子，一直停留到12点半。

过了九道沟，我们的道路进入一条峡谷，两旁是低矮的山梁，然后是垄岗地带。这里有些地方是多石的，在不少峡谷中还能见到小村庄和一座座单独造在田边的小房子。1点零5分，我

们在路上又遇到一座破落荒凉的村庄——六十号村。过了六十号村，起先是平缓的上坡，后来到1点55分，我们就走上一条越过脑包山的陡峭多石的翻山道。山口上有一座庙，庙旁有几块石碑，碑文说明这里的道路是由张皋、隆盛庄和泉酒庄的居民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集资铺修的。从脑包山下来后，道路几乎立即又向一道我不知其名的山口上升。这里的路很难走，因为沙子很多。在这一带，不仅我们路过的那些山峦，就连它们周围的山，也都是多沙的。我们从这片沙地出来后，又在平川上走了将近十里路，于3点15分来到了隆盛庄。

隆盛庄是从张家口到归化城的这条大道上最大的居民区之一，位于南碧河① 的两侧，有许多互不相连的山丘，这使它具有一种独特的风光。这里的房屋大部分都有非常高大的院墙，好象
36 是一座座仓库。镇子西端除集中了许多小店铺外，还有几家大烟馆和一个专为卖杂货的摊贩开辟的市场，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此地小商品贸易的发达。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隆盛庄一方面由于离察哈尔游牧区不远，另一方面又是从蒙古到五台山必经之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朝山进香的人从这条路上走，他们在路上不论短缺什么东西，都习惯于到隆盛庄来添置，正因如此，这里的小买卖才十分兴旺。但是隆盛庄的意义不限于此。察哈尔人和蒙古人常常把成群的牛马，特别是羊群，赶到这里来，卖给这里的牲口贩子，而这些牲口贩子则和内地，尤其是北京，做买卖。北京的肉商可以说是每星期都从这里赶出数千头羊，而且终年不断。我刚

① Нань-би-хэ，音译。今隆庄河。——译者

进村庄时使我感到惊奇的大院墙，就是这些牲口贩子的宅院。赶着小群牲畜来的蒙古人则只是用这些牲畜换一些粮食、茶叶和布匹之类的东西。因此，隆盛庄成了周围农民出售粮食的地方，而且它的整个商业也因此而甚为发达和多样化。当地的汉人把隆盛庄叫做“隆盛卓儿”，而蒙古人则把它叫做“隆兴浩特”。

到归化城的道路从隆盛庄开始向北，绕汗海子湖而去。这片湖位于群山环抱的一个盆地里，方圆不少于十俄里，湖水苦咸，不能饮用，湖底全是淤泥。3点50分，当我们向湖边的山脚和山坡上走去时，我们在一个山谷里看到了这里饥荒造成的更为可怕的景象——一具饿殍[1]。死者显然还年轻，最多不过三十岁。他饿着肚子，赤身露体，到处行乞而一无所得，最后筋疲力尽地倒毙在这里。死者的姿势明显地描述了这一情景。他身体干瘪得几乎连一俄磅的肉也没有，完全是名副其实的“皮包骨头”了。那些从当地的主人那里并不比这个乞丐得到更多食物的狗，扑向这具尸体，但是也没有从这里得到一顿饱餐，只是咬破了他的肚子，其他部分都碰也未碰。对于那些建议我们向中国生活哲理吸取教益 37
的汉学家来说，这是一幅可怕的，但同时也是大有好处的图景。在这以后，我们一路几乎都是在山丘地带穿行，沿途的居民，对中国而言，可说是极为稀少。我们只见到两座残破不堪的村庄：4点15分见到的是三号村；5点35分见到的是公道庄。晚上6点钟，我们来到后道窑，就在此落脚过夜。这里客店的房间都已客

① 原书中第37、42、48页共附有三幅饿殍照片，本译本全部省略。——译者

满，店主给我们腾了一间不住人的房子。从房间看，其实干脆就是从炕上，扒走了堆在那里准备烘干的一堆牲口粪。

3月5日　　星期五

6时－5°；9时＋3.5°；12时＋9°；3时＋10°；6时＋2°；9时－4.5°。

7点钟乘车出发。早晨天气阴沉。东升的太阳好不容易才把光线从灰白色的云层里穿透出来。道路沿着断断续续的、难看的黄土垄岗延伸着，不时被多石的谷地所代替。周围的土地都已被开垦，但其中有不少显然已被逃荒者遗弃了。二十五分钟以后，我们经过了一座已毁掉一半的村庄，也是叫做后道。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们说，这里和我们过夜的那个村子本是一个村，后来之所以又有了这个村，完全是为了方便，因为它离耕地近。确实，以
38 前，也许就在不久之前，这里的农民曾力图住得离耕地近一些，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地里。在耕地的近旁和紧靠路边的地方有一堆堆约六俄丈长、两俄丈高，或更高一些的石块，这都是勤恳的农民从地里清除出来堆在这里的，但就这样也未能使他们免于饥饿。9点零5分我们走过了艾蒿洼村，这个村里有七户人家，其中三户是车马大店，一户是行人客店。10点钟到了永善庄，我们在这里打尖，一直停留到11点40分。

过了永善庄，一路上还是山丘和沙土地带，人烟相当稀少，只偶尔在远离道路的地方看到有很小的村落，而在路上只是在2点20分才遇到第一座村子，叫阮家庄。过了这个村子是一些巨石嶙峋的大山。翻越这些山的道路很象北京大道上的老龙背，巨

大的漂石挡在路上，道路被车轮辗得如同春天融化了的冻土地一样。没有人想到要修整这条道路，而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却因找不到任何工作而饿死！从这条翻山道的最高处望去，前面是一条大河的河谷，当地农民把这条河叫做大河。我们如继续沿着现在走的这条路走下去，是无法渡过这条河的，因为河中间已开冻了，而岸边却还盖着厚厚的冰层。所以我们必须沿河而上，走到尚未开冻的地方去。在离我们走的大道约一俄里半的地方，我们从冰上驶到河的右岸，这里到丰镇最多只有八里路了。这段路我们一直是靠着河岸，沿着勉强凑合（也只能说是凑合）的道路走的。3点35分，我们见到一块石碑，上面说这条灵河① 岸边的道路是丰镇的商人于咸丰十年（1860年）修整的。由此可见，这条河的正式名称不是大河，而是灵河。从这里再走过城郊的村庄泽洛沟，我们于下午4点钟来到了丰镇，并在此休息过夜，因为这个地方值得多停留一些时候。

39

无论从居民人数，还是从本地贸易和转口贸易量来说，丰镇都算是张家口与归化城之间最大的一座城市。它周围是矮矮的土城墙，城里大部分街道是用石板铺的，而这些石板又照例都被大车辗得破碎不堪，因此在这种路上乘车实在是受罪。城里有不少石头砌的房屋、庙宇和戏台，它们都是一部分用烧砖，一部分用加工粗糙的石块砌成，但都肮脏之极，十分难看。从外表来看，店铺都是又小又穷，但里面的买卖却象街上的景象那样，十分兴

①Лин-ха，音译。今饮马河，俗称东大河。——译者

旺。市场上做小生意的非常多。剃头匠、鞋匠和裁缝就在市场上干活。只是乞丐很多，男女老少都有，使人看了难受。

在张家口和归化城之间的整个地区，甚至直到北方的蒙古，丰镇所谓的“老倌”①之多是很出名的。“老倌”就是山西人开的一种专门用牛车给人拉货的商行里赶车的人。从这方面说来，丰镇与俄国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俄国每年至少有一万二千箱茶叶是由“老倌”从张家口运到库伦去的。根据我收集的材料来看，“老倌”的情况是这样的：现在专门从事运茶的主要有十家商行，其中最可靠的要数：1）复合成——有三百辆大车；2）福兴永——三百辆大车；3）复元店——三百辆大车；4）广盛店——也是三百辆大车；其余的商行则是：5）崇和合，6）天合胜，7）天泰永，8）崇和泰，9）恒庆店及10）复合永——它们每家各有一百五十辆大车。因此所有的老倌目前在丰镇就有大车二千一百辆左右，而且全都是运茶的。大车的数量如此整齐划一，乍一看来是很奇怪的。原来，中国人按照历来的规矩，给他们的每个代理人一律是一百五十头牛和同样数量的大车；因此一家商行有几个办茶叶的代理人，它就有几个一百五十辆的大车。这些代理人出行蒙古时乘坐的车子都有帐幕，亦即“麦罕”②，

---

①“老倌”即车老倌，当地人又叫“走草地的”。——译者

②“麦罕”，蒙语，意即“帐篷”。据向当地汉人调查，他们把这样的一顶帐篷又叫做“一顶房子”，每顶“房子”里一般住十二人，负责一百五十辆牛车的运输。——译者

蒙古人看得习惯了，就把这些概念混淆起来：他们说某某商行来了一个“麦罕”，意思就是说来了一个代理人。这种混淆竟得到了如此的公认，使“麦罕”一词居然成了商业上的术语，连订立合同的法律用语也使用这个词了：向某商行租一个“麦罕”，就是雇一百五十辆牛车的意思。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每一家商行 40
本来都可以派出两倍或三倍于此的大车，人们也本可找一些不属于这些商行的老倌。但中国人如果说某家商行可以提供一个或两个“麦罕”，这就是说，这家商行不仅能运送一定数量的茶叶，而且也能负责运到目的地。因此，如果说复合成商行可以派出两个“麦罕”，即三百辆大车，去运送一千二百箱茶叶的话，那就是说，它有力量保证这些茶叶完好无损地运到；如果茶叶的数量短缺或完全变质，它有力量照价赔偿。从张家口承运茶叶到库伦的丰镇老倌，回来时总是在库伦采办建筑用的木材或木制品运到丰镇。因此他们为运茶叶而索取的运费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蒙古和中国的木材价格。中国人在雇老倌运送茶叶时，必然要考虑到这些价格。如果库伦的木材便宜，他们付的茶叶运费就低；老倌们也同意这样低的价钱，因为他们在运送茶叶方面受到的损失可以在购买木材时找补回来。如果茶叶的运费低，而木材的价格高，丰镇的老倌们就不去库伦，而是运天然碱到张家口去，或是自己到苏尼特右旗牧区的鄂连诺尔（汉人称之为二连诺尔）湖去买盐。他们一般都是在每年六月从丰镇装上蒙古人所需要的粮食、茶叶和布匹，运到苏尼特人那里去换盐；如果用钱来计算，每斗盐的价格不超过七十文。他们把盐运到丰镇之后卖给专门的盐商。在丰镇，专门做盐业生意的商行共有六七家，但它们的贸

易额并不很大，每年收进的盐约有两千大车，共合一百二十万斤左右。丰镇的食盐售价为六百文一斗，每斗合四十斤，因此这里盐业的总贸易额不超过二十五万银卢布。

除了食盐贸易和货物运输外，丰镇还从蒙古收购羊毛、皮张和熟羊皮，转销大同府、天津及中国其他地方。不过这一项贸易
41 对于此地的商人可说只是副业，特别是近几年他们与蒙古的贸易往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至于与蒙古贸易往来减少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山西省的连年歉收。由于歉收，丰镇商人经营的最主要商品之一——粮食——就不可能再运到蒙古去了。去年从丰镇到蒙古去做生意的只有两家商行——复合成和天合胜，它们去的是苏尼特左翼旗、苏尼特右翼旗和阿巴嘎旗。他们一般都在三月去蒙古，九月或十月回来。每家商行都要派出七至十名伙计，运去的货物主要是布匹、铁器和茶叶。丰镇商人的茶叶不是从汉口订购，而是从设在大同府的张家口商行进货。茶叶在得胜口缴过厘金税[1]之后就不须再缴任何捐税了，而且丰镇商人在把茶叶运到蒙古去的时候也不需为此携带什么特别的证件，或所谓的“票”。

在丰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相当高的：面粉每斤六十四文；糜米每斗（二十八斤）一千四百文；羊肉每斤六十文；葱每斤三十文；当地产的挂面每斤一百文。

这里铜钱的换算也与别处不同，每一百文钱只合八十四个制

---

①“厘金税”亦称“厘捐”或“厘金”，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后已不限于商业)，税率为百分之一。——译者

钱。蒙古人把丰镇叫做“衙门口”。

3月6日　　星期六

6时－4°；9时－2.5°；12时＋4°；3时＋9.5°；6时＋1°；9时－5°。

从夜里2点钟左右开始，直到整个早晨，都刮着东北偏东的狂风。我们于7点15分从丰镇出发，几乎是朝正西驶去。道路两边看上去好象是一大片没有开垦过的草原，不过走近了仔细一看，就能发现这里的土地是种过庄稼的，而且无疑都是两三年前才荒废掉的耕地。看来，人们劳动的痕迹在黄土壤上比在黑土壤上消失得要快得多。路上的景色总的说来极为单调，因为道路两旁都是这些被遗弃了的田地，只偶尔在远方才能见到一些住房。9点40分，我们又见到一具饿尸。我的车夫是丰镇人，他说大约 42
一个半月以前他还在丰镇的街道上见过这个人，他有时讨饭，有时给人做些杂活。这幅惨景我们是在靠近河岸的地方见到的，这条河被当地人称为小河子，可能它还有个正式名称①，就象被称为大河的那条河实际上是叫灵河一样。小河子是一条不超过三俄丈宽的小河，在离丰镇不远的地方流入灵河。在这段路上有座小桥跨过小河子，这是离此不远的二道墙村的农民搭起来的。我们过桥时每辆大车付了五文钱。从河岸开始，是一段逐渐升高的山路，半路上有座小村庄，叫分开路。10点30分，我们走过了离山

① 这条小河子的正式名称为黑河。——译者

口更近的一座小村子，叫二道沟，这是少数几座保持着富裕景象的村子之一。这里有四十来家农户，一座石头砌的庙和戏台都十分完好；有一家房屋的门上方还挑着一个幌子，表明这里是店铺，但它卖的只是过路人吃的干粮。将近11点钟时，风开始小
43 了，气温计开始迅速上升，一小时之内就升了五度。11点10分我们终于登上了这道又缓又长、但却不太高的翻山道的山口，它叫小坝。我们眼前又展现出小河子的谷地，这条小河显然是从北面绕着小坝过去的。谷地中有五六座为树木环抱的村庄，村边的树长得十分茂密，因而这些村子就好象隐没在小林子里一样。夏天从这道山口的最高处看去，风景想必是极为优美的。我们见到的这些村子中，第一个村子叫马厂梁，有十六户人家。离它约两俄里的地方，在樊家圈圄村的正对面，有一个到小河子左岸去的渡口，然后道路就沿河而上。樊家圈圄这个村名是由汉语和蒙语奇特地混合而成的。据说它的来历是这样的：过去这里有一户姓樊的人家，他们的住房都造在一个大围墙里；而当地的察哈尔人把围墙叫做圈圄。12点45分我们来到马王庙村，就在这里歇脚。

马王庙是个穷苦而破烂的小村子，这里唯一的一座巨大而又确实漂亮的建筑物，就是村子因之而得名的马王庙。这座庙有三座独立的殿宇：一座在正中，是关帝庙，一座在左边，是龙王庙；一座在右边，是马王庙。我们参观了这几座庙之后，于2点10分上路，开始向一个山口走去。在山口的最高处，我们发现一个很久未见的蒙古鄂博。下了这道山口，是几条漫长、多沙而单调的山谷。仅在两小时之内，我们在山谷里不同的地方就见到了八具死尸，不过都是不完整的：有的地方是腿，有的地方是身躯，

有的地方是其他部分——他们都是当地饥荒的受害者。4点25分，我们经过庆乐庄的六座小破房。由此又走了一小时零一刻钟到了天成村。这里有一百多户人家，还有不少店铺；但却没有什么特产，因此这些店铺也只是做些小生意，而且显然仅仅是为了满足附近居民的需要才开设的。从天成往归化城方面去有两条路：南路和北路。商人和载货多的大车都不走南路，因为这条路上的石头和山岭特别多。它由天成开始，通过没有汉族居民的察哈尔地区，并经过双古城和弓坝庙两个村子。从弓坝庙开始，经香火地①，直到宁远县②为止，一路上的石头多极了。宁远县 44
于一道深隘的山沟里，四周是高耸的悬崖峭壁。这纯粹是一座古老的中国城市，但由于它离归化城已经不远，因此除了地方性小买卖以外，在贸易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经过宁远有一条通往中国内地和北京的大官道。至于往呼和浩特方面去的路，它一出宁远县城就上了一道很陡的山坡，直抵高高的山脊。从这道山脊到一条深谷的下坡路是在半山腰利用陡壁上的阶状地形开出来的。从陡壁到谷底的垂直高度有二十至三十俄丈，有些地方的道路干脆就是从峭壁上凿出来的。这条下坡路几乎有十里长，然后道路沿着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谷延伸三十来里，直到河谷出口处一个叫西沟门的小地方。由此开始，道路向西北拐去，沿着这一方向走

① 香火地，今凉城县西厢。——译者
② 今凉城县永兴镇。——译者

过最后一站——羊盖板，就到达归化城了。这样，从天成到归化城共有下面几个落脚点：香火地——七十五里；宁远——四十里；阳坡窑——三十五里；羊盖板——五十里；归化城——五十里。

我考虑到这条路荒凉，没有走这条路，而是在打听到上述情况之后，从北面的那条路走了。我听说北面的这条路一方面人烟比较稠密，另一方面这条路上的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接触要密切得多，这使我特别感兴趣。从天成出去，道路两旁是一片未曾开垦过的、不断向西北方升高的草原。走在高地的途中，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出在我们前方山上有五座高台。它们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我未能问明，但它们肯定与长城无关。7点40分，我们开始从上面说到的那座高地沿着很陡的坡面下去。为了和缓坡度，下坡路在山上筑成了“之”字形。整个这条翻山的道路叫韩庆坝。下了山坡，我们来到一片很大的谷地，叫岱海滩。这里有两片相连的湖泊，一在东北，一在西南。在西南面那个湖的北岸，有个小村子，村名也叫岱海。我们就在这个村里落脚过夜。

45 **3月7日　　星期日**

6时－8°；9时－1°；12时＋7°；3时＋7°；6时＋1°；9时－4°。

7点钟出发。岱海滩谷地被蒙古人叫做岱根塔拉，不久以前还是察哈尔人的游牧区。大约在十年前，汉人见这些土地适于种粮食，就请求政府取消这里察哈尔人的牧场，并允许把它们开垦出来。这一请求得到北京的批准之后，许多从山西忻州迁来的汉

人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最先迁来的人正是在我们过夜的那个村子里落户的，这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他们以每亩地仅九百文的价格向丰镇的衙门买下了这些地。据他们说，东北湖畔的土地要比西南湖畔的土地好，因为第一，西南湖畔的碱地多；第二，西南湖的湖岸平缓，每到夏天雨季湖水泛滥时，田地常常被淹没。

西南湖方圆至少有六十俄里，8点零5分我们走过了它的北岸。东北湖我们根本就没有见到，因为它被高高的湖岸遮住，而且藏在一个深谷中。在这片岱海滩谷地中又继续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我们在9点钟来到了麦胡图村。这个村子占地面积很大，但却只有五十来户人家，不过房子排列得很整齐，形成几条宽大的街道。麦胡图村大约在十五年前建立，居民的土地都是从一个叫余卧龙的汉人手中买下的。这个人住在村子北面的察罕圐圙。在村民谈到余卧龙这个人时，我了解到这里的一个特殊阶层，以及它的一些情况。这个阶层就是在中国政府与移民之间活动的中间人，他们专为移民办理在那些曾属于蒙古人的牧场上落户及耕种土地等方面的事务。蒙古人把这个阶层的人叫做"黍人"。他们通常都是有官衔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手段为自己弄到帽顶子的人。他们很有钱，至少拥有一万五或两万两银子的家财。此外他们又都善于钻营，不但办事精明，而且在社会上又有声望，在官府里、在衙门的官员中都有熟人。他们摸清当地蒙古人牧场的情况，选中一片合适的土地之后，就提出申请，要求开垦这些土地。通常他们都是先向最近的地方衙门提出申请，说是某某官员因想致力于某某地方的开发，使政府能从如今这片荒地上得到地租，特此请求将某某地段若干亩从蒙古人游牧区的管辖范围内划分出来。

申请者愿为每亩地付出若干代价，此外每年还为每亩地缴纳地租若干。申请提出之后，通常是一级级地呈报上去，直到北京。为使这项申请在每级政府机关都能通过，提出申请的官员必须使用种种手段。倘若结果能如愿以偿，这一地段被允许划分出来，那么这个官员就成了这一地段的“黍人”。他首先是向公家付出分得此地段应付的钱，然后把得到的地段分成三四十亩大小的地块，并在全县或全州内召租。来承租的都是些小农户，按照黍人的规定，他们为取得土地耕种权，应付出一笔钱；然后，每年还须向他缴地租。当然，黍人在转手之间是不会吃亏的。假设他一次付给政府的钱是照每亩九百文计算，他规定农户应交给他的钱就可能是每亩一千二百文或一千五百文，甚至两千文；如果他每年向政府缴纳的地租是每亩四分厘金，他就可能规定农户每年应向他缴付每亩五分厘金的租子，等等。不过这里还应说明一点，就是黍人接受下某一片土地之后，他就须为这片土地向政府负责；如果他未能把这片地段分给农户，或者只分了一部分，他仍须为整片地段缴付地租。有相当多的黍人就是乘穷人之难，勒索盘剥，发了大财；但也有些黍人，一方面固然不忘为自己谋取利益，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只限于收取一点微薄的租息，却为穷人真正做了一番好事，因为穷人是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去官府中打通重重关节租到土地的。

我们仍继续在岱海的敖莫诺谷地中行驶了一段路程，将近11点钟时来到了另一个村子，叫三道沟。它坐落在一条与它同名的山谷的出口附近。我们在这里见到一块石碑，这是当地农民在
47 几年前为感谢他们的黍人而立的。他们在碑文里颂扬了他的美德

和他对穷人的善行。石碑的反面刻着捐资立碑者的姓名，并记载着他们每人为此捐了五百文。

我们在三道沟休息之后，12点35分，刚走出这个村子不远，就进入三道沟峡谷。这是一个极其荒凉的峡谷，里面没有一寸耕地，也没有一户人家。我们在这荒无人烟而又十分平缓的山坡向上走了三个半小时，直到几乎走到这条翻山路的坡顶时，才见到一座属于镶红旗察哈尔人的小村庄。这里的察哈尔人是种田的，但他们的田地是那样少，他们指点了好久，我们才看出来。我们现在要翻越的山口，察哈尔人叫做尚哈音达坂，汉人则把它叫做小坝子。4点35分，我们登上了它的顶点。这个顶点唯一值得注意之处大概就是在行政上它是察哈尔镶红旗和镶蓝旗的分界线了。这道山口的下坡路也是同样地平缓，但却很短，不到5点钟，我们就走到了谷地。显然，这片山谷的地势要比岱根塔拉高多了。从这里起，道路折向正西。周围群山的北坡都覆盖着皑皑白雪。5点55分，我们来到一座相当大，但却很残破的村庄，叫大村。大村的居民原来也是从忻州迁来的。他们告诉我们说，忻州是一片平原，大部分土地都很肥沃，但他们穷得根本买不起一点土地，只得远走他乡。总的说来，在忻州平原，农业的收益非常大，因此那里一年两熟的水浇地每亩卖到七十两银子；而那些收成全看雨水大小、一年最多收获一次的黄土旱地，每亩只能卖十两银子。水浇地几乎全都种蔬菜和大烟，收益很大。烟土每两卖五百四十文，不向任何地方输出，因为生产的数量只能勉强满足当地的需要。我们和大村的一个农民一路走，一路谈了如上一些话。6点35分，我们走到五里坝村。这村子很小，但听说却有一

家很好的客店。7点15分，我们从这里翻过一道小山岗，来到一
48 座分布得很长的汉人村庄——厂不浪，这个名字无疑是汉人从蒙语的察罕布拉克① 音译过来的。我们就在这里投宿。

3月8日 星期一

6时－7.5°；9时0°；12时＋5°；3时＋3°；6时＋1°；9时0°。

早晨天气阴沉。7点30分出发。我们的道路沿着一条峡谷延伸，地势向着我们前进的西方逐渐下降。这条峡谷最多不过三百俄丈宽，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在布满砾石的两岸间奔流，这就是察罕布拉克河。小河两边有一片狭窄的耕地，有些地方的耕地一直开到山坡上。我们从厂不浪出来走了十五分钟又见到一个饿死的乞丐。据说这个人不久前还和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妹妹住在厂不浪。饥饿和贫困先是迫使这家人卖掉两个姑娘：一个十四岁，卖了五两银子；一个九岁，卖了二两银子。后来老太婆也饿死了。大约两个月以前，这个不幸者的妻子又跟察哈尔一个臭名昭著的喇嘛跑了。从此他就赤身露体地到处行乞。大约一个星期以前，人们发现他已死在这里了。大概谁也未曾给他一个过夜的地方，因此他就在饥寒交迫下死去。厂不浪峡谷中的居民看来十分稀少，我们在8点25分才在路边遇到一个可怜的小村子，它叫小不浪，即小泉的意思，由一条从峡谷侧面一个山沟里流出来并注入察罕布拉克河的小溪而得名。这种小溪在这里很多。它

① “布拉克”蒙语，意为“泉”、“水泉”。 ——译者

们流向我们所走的这条峡谷，与察罕布拉克汇合，使察罕布拉克越来越宽，在往下不远的地方几乎浸漫了整个峡谷，只勉强给人们留下耕种和走路的地方。这里根本见不到一座由土坯房或泥草房组成的村庄。从这里开始，人们住的都是窑洞。我们最先见到的这种村子是红沙坝村。我们于9点10分走到这个村子后，立即给它拍了一张照片。9点50分，峡谷突然开阔起来，形成一片很大的草甸子。当地居民利用这一地形，在这里建起一座很好的村庄，叫做大榆树。这个村里有将近六十户人家住的是泥草房，此外也有一些窑洞。我们数了这里的店铺，一共有十二家。村子两头各有一座带有戏台的石砌古庙。想当初，这两座庙和戏台显然是造得很有气派的，可是现在却已十分破旧了。从这里起，道路 50
上的石头显著地增多起来，但山谷本身却仍然还是被开垦得很好，地里的石块也清除得很干净。11点30分，我们来到三座小村子，它们都叫一个名字——合老儿，互相间的距离最多不过一百五十俄丈。我们离开第三座村子后，又行驶了半个小时，在水磨村停下来打尖。

休息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又继续赶路。三十分钟之后，我们走过一个叫代州窑子的大村庄。从这里开始，道路向下倾斜得很厉害。尽管天气不好，四周田地里的农民仍在忙碌地干活：他们都在耙地，并用一种叫做“砘子”的工具在碾碎板结的土块。砘子就是装在长方形的轴架里和铁轴一起转动的石头碾子。下午2点钟开始下起大雪，尽管已有了春意，空气中仍使人感到有点潮湿和寒冷。半小时后我们走过了庙沟门村，村子里全是窑洞。一路上，直到落脚的地点，始终下着棉絮般的大片雪

花，简直就看不见道路附近的地方。这样行路真是沉闷极了，你只能看见车前的骡子和路上那些隔一会就被你的车轮压着一块的石头。雪下得那样大，连路边的村子看起来也好象是隔着一层浓雾似的。3点40分我们走过圈图村，这里至少有四十来户人家，有的是土屋，有的是窑洞。4点30分走到一座十分残破的村庄，叫朱家湾。最后，在5点30分终于来到我盼望已久的石人湾村。其实我对这座总共不超过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本身并不感兴趣，但是我听说，这个村子的名字来自离此不远的两个古代石人。从一清早我就想拍摄这个古迹的照片，催着车夫快赶车子；可是现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你能拿它怎么办呢？石人原来在村子的南边，我们过了村子之后看见它们立在道路右侧的田地上。我们看了一下，这原来是两个石刻的道士，他们面对面地站着，
51 就好象是在道观里一样。我们没有能够仔细地察看它们，因为鹅毛大雪把我们和石人的身上都落满了。从石人湾开始，河流向它右方的峭壁靠拢。因此，为了避免艰难的上坡，道路也就照例跨到河的左岸。但现在河水几乎漫溢到整个山谷，要想涉水过河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因为左岸的道路已被淹没，并不比右岸的道路好走。因此我们只好登上山坡，沿着山崖上至多两俄尺宽、将近二十俄丈高的道路行驶。这段道路一共只有三俄里左右，接着是下坡路，直到平地。我们在平地上走了半小时，就到了预定宿夜的美岱村。不过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进入这块“宝地”的。在村边的一座小庙旁，有一片不大的洼地。现在，正如每次化雪时那样，洼地里积满了水，成了一个大水坑，车子据说是无法过去的。水坑的周长不超过三十俄丈，我们从田地里绕着

它却走了四十五分钟，结果是从村子的另一端才进了村。我问道："那为什么不把这片洼地填平呢？那样不是就没有水洼了，无论是村子里的人，还是过路的人，不是就不用走这样的弯路了吗？"——"可是谁来填呢？这块地又不是哪一个人的。各人都有自己的地要种呀！"——这就是回答，它十分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

3月9日　　星期二

6时 −2°；　9时 +3.5°；　12时 + 4°；　3时 + 4°；　9时 −2°。

早晨7点30分出发。外面一片晦暗，天空阴沉沉的。雪下了整整一夜，积雪至少有四分之一俄尺厚。车夫们告诉我说，离美俗不远的东南方有一条大黑河，它在呼和浩特以南十来里的地方流过，然后在河口镇附近流入黄河。我们的道路看来是在田间通过的，可是在纷飞的大雪之中已无法看清稍远一些的地方。我们在8点45分走过一座虽不算大，但看来却相当富庶的村子——添密滩。这里的客店几乎整座房子都是用石头砌成的，而且还有高大的围墙。在这个村子北面约二十里的地方，我们发现有一座高塔，汉人把它叫做白塔。我们从张鹏翮的旅行日记中可以知道这座塔的历史。张鹏翮曾于1687年参观此塔，并作如下记述："塔有七层，高二十丈，台基为莲花形，上面塑有人和动物的各种形象，此塔比北京天宁寺的那座塔还要高。墙上刻着万部华严经中的名言。沿着塔内阶梯可一直登上最高层。阶梯两侧刻着审阅所刻经文者的姓名。这是金代世宗（1161——1190年）时的事情。

52

此外，我们还见到这里有堆成约一寸高的几个土堆，但把它们掰开一看，里面却是小麦或谷子。这些都是拜佛的人们献给神佛的供品。”①由于天气不好，我想等我回来时再到这里来参观这座塔，因此就继续赶路。一路所见全是农田，直到中午11点钟才见到一座小村庄，叫道高隆，我们的车夫就在这里停下来打尖。

中午12点40分，我们离开了客店，又行进在辽阔平坦的耕地间。我们在途中见到远处有好几座村庄，其中值得注意的较大的村庄是把栅村（1点35分经过）和弥庙（2点50分经过）。而在路边，除了两座孤零零的、相距有十五里远、四周有围墙的石头“板升”②之外，却没有任何村庄。据说这两座房屋是为过路的官员们休息而建造的。直到下午3点钟，沿途才开始出现几乎是一座挨着一座的客店，但这里已可算是呼和浩特的城郊了。这些客店现在都是空的，它们主要的繁忙季节是冬天，那时来到归化城的赶大车的蒙古人一般都宁愿住在城郊，而不愿住在城里。3点15分，在我们的北边出现了呼和浩特的新城，或者说呼和浩特城堡。我们没有进入这座城堡，而是直接驶进了旧城。这时是下午4点整。

---

① 此段引文与张鹏翮的原文略有出入，现将张之原文摘引如下：“有浮屠七级，高二十丈，莲花为台，砌人物。斗拱较中国天宁寺塔更巍然。篆书‘万卷华严经塔’。拾级而上，可以登顶。嵌金世宗时阅经人姓氏，……土塔寸许者数枚。剖视之，或糜或麦，云是念佛所积供。”（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第262页）。——译者

② “板升”，亦作“拜中”，为蒙语，意为“房子”。——译者

第三章　归　化　城

关于归化城起源的历史记载。归化城的喇嘛召：伊克召、巴嘎召和它的石碑、席力图召、绰尔济召、朋苏克召、和硕乃召、额木齐召、塔奔-苏布尔嘎召。归化城的地理位置。市容。茶和布匹贸易。归化城的运输工具。主要的几家商号。牲畜贸易。马衣制造业。皮毛和木材贸易。归化城市场的衰落及其原因。参观归化城城堡。固山衙门。昂邦衙门。巡警署。粮仓。孔庙。旗学堂及其经费。土默特军队的校场。军火库。归化城的养老院。食品市场及归化城的乞丐。归化城的近郊：昭君坟（青冢）及其石碑。归化城不久前的贸易情况及其命运。

归化城建城的准确时间我不太清楚。根据神父亚金甫的考察我们得知，拓跋魏时一个名叫力微的首领从达里诺尔迁移到张家口和鄂尔多斯之间这片土地上来，占据了盛乐这块地方。据亚金甫神父说，这块地方有很好的牧场，很早以来就是一些实力强大的蒙古汗居住的地方，如今这里已是呼和浩特城，或者按汉语叫法——归化城[1]。但是，当时在现在呼和浩特这个地方是否存在过什么城市，还找不到证据。不过从拓跋魏以来这里大概建立过很多大小城镇，宋朝时在呼和浩特这块地方就曾有过一个城市叫甸

1　亚金甫：《关于各民族的传说》，第1卷，第188页。

城。元朝时，归化城成了丰州[1]，丰州当时在宁夏东北，离归化城不远。《元和志》中讲："从丰州往西南九百里到灵州"；而灵州就是今天的宁夏。当时在丰州设有一名知州和两名佐吏，他们属大同府（在山西）知府管辖。中国元朝诸皇帝大概都非常喜欢丰州，并经常到这里巡游。

如果蒙古编年史中的全部记载是可靠的，那么如今这个归化城建立的时间则应当是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那时在蒙古历史上享有盛名的阿勒坦汗① 曾率领他的土默特人占据了丰州这块地方，并为了在此定居而建立了一座城市，更准确点说，是为自己建起了一座四周有围墙的宫殿，因为这座城市当时用的蒙语名字"拜申"，就是"石头房子"的意思。其实很可能与阿勒坦汗宫殿建成的同时，这里还建起了一些其他房屋，使得中国人有理由把阿勒坦汗的大本营称为城。明史还把它的名字改为"板升"，但是无庸置疑，这只不过是其蒙语名字单纯的译音而已。我们知道，阿勒坦汗一生几乎就没有中断过同明朝的战争，所以毫无疑问，当时蒙古人对明朝几乎每次的进犯都是在板升这里酝酿并发动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570年，那时明朝同阿勒坦汗订立了和约，封他为"顺义王"，并赐给他金印；他居住的板升城则改名为归化城，直译过来即"归还的花"②。

正像人们知道的那样，阿勒坦汗同明朝订立和约以后，就成

---

1 唐朝时丰州位于黄河岸边。

① 阿勒坦汗，在我国史籍中亦作"谙达"或"俺答"。——译者

② 此处作者对"归化"二字的理解是错误的，可能他把"化"和"花"两字混同了。但历史上民间确曾把"归化"谑称为"桂花"。——译者

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于1578年请来了达赖喇嘛，并向他许愿要在呼和浩特用黄金、白银和宝石建造一尊佛像。

阿勒坦汗的后继者们已经不那么强大了。早在他的儿子僧格 54
时期，土默特人就开始遭受察哈尔人的压迫。到僧格杜陵汗的儿子噶尔图时期，他们为了免受察哈尔人的侵袭，不得不离开归化城，向东迁到喀喇沁边界一带地方。一部分没有迁徙的土默特人则留在原地，由继续住在呼和浩特的阿勒坦汗的孙子俄木布珲台吉①统辖。俄木布珲台吉约在1633年从这里向满清皇帝提出归顺的请求。满洲人当然接纳了土默特人，但就在第二年却又给俄木布珲台吉加上了叛变的罪名，并于1636年用自己的统治取代了土默特人的世袭统治。从这时起，历代满洲皇帝就始终安抚土默特人，并对他们似乎是特别信任。归化城的许多寺召常常提到皇帝慷慨的赏赐，归化城的喇嘛也常常被满洲人派去执行重要的外交使命。康熙时常巡幸归化，并从这里发动对蒙古的多次讨伐。我们有参加这些讨伐的一位将军张鹏翮的日记，他于1687年到过归化城，并对它作了如下记述。“城方圆约三里，只有粮库、金库和军队首领的衙署是用砖瓦盖成的，他人皆住土房，房屋很少

① 清政府分封蒙古封建阶层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内分一、二、三、四等)、塔布囊（也分四等）、子爵、男爵、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都尉等爵位，以代替济农、珲台吉、大夫、丞相、知院、千户长、百户长。——译者

……”①。现在这里设有一名蒙古都统和他的副手，他们管辖着八千名士兵。“城南有一座奉祀关老爷的庙宇，里边有这位英雄的传记两卷。这部传记保存在这里是为了训导异乡人忠诚老实、严于职守、崇仰真理……”城外有城关，那里的房子是土坯建成的，更远的四郊则是军人和老百姓的耕地。这里经常同外国人进行贸易，因此，这个城市就成了汉人和外国人存放货物的地方……“进城以后，我们看到了一块叫做‘甸城记碑’的石碑。碑文是：‘丰州成为一个州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个地方曾叫九原云，以前这里连同四周广阔的土地都由三位最高大臣统辖。金朝时，这里曾由天德军节度使（边防军司令）所管辖。这里的风气习俗象原始时代那样淳朴和粗野，居民很不文明，他们的生活非常接近原始状态。土地并不肥沃，稍带盐碱性，在产量方面属于三级二等[1]。地势为山地平原。军队和老百姓的农田和耕地混在一起，正如这两个阶层的人杂居的情况一样。城南有黑河和青冢遗址；城北约三十里远的地方有山呈弧形，叫做祁连山②，通过这座山有

① 据张鹏翮于《奉使俄罗斯日记》中所写，此处城方圆应为二里，现将波兹德涅耶夫于此段中所引张鹏翮之原文摘抄如下：“城周围可二里，唯仓库及副都统府瓦屋，余寥寥土屋数间而已。城南有关夫子庙，留帝志二册，欲使远人知忠义也。……”（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3帙，第263页）——译者。

1 早在禹王（尧、舜之后的第三个皇帝）时期，就按土壤好坏把各地区分成了等级。共分成三级：好、中、坏；每一级又分成三等，上、中、下。也就是说共分成九等，而归化城的土地属于第八等，换句话说，是不好的，但还不是最坏。

② 原碑上称祁连。——译者

一条极短的古道。甸城的各个山口和银瓮的山口一样长，和渔阳一样险要，而且后来变得更加险要了。甸城离天平城有七十里[1]。古时这里曾有军队数次通过，然而泛滥的山水阻隔了车辆交通，天气忽冷忽热，变化剧烈，使人难以适应。几年前这里曾有监郡杰烈、知州郭承务和他的两名佐官伦忠勇等几位行政长官。他们召集了民众，使他们劳动，由于指挥得法、精打细算，用了不长的时间就把几乎无法通行的地方变成了平坦的道路，使得所有乘驿马的人、赶车的人、运送货物的人都非常感激。同时，在三岔路口和最险要的地方还设置了巡兵，这使强盗畏惧，商旅安全，路不拾遗，行人不再遭到不幸。延祐（元朝）七年十一月裕斋的后人李文焕撰书。'"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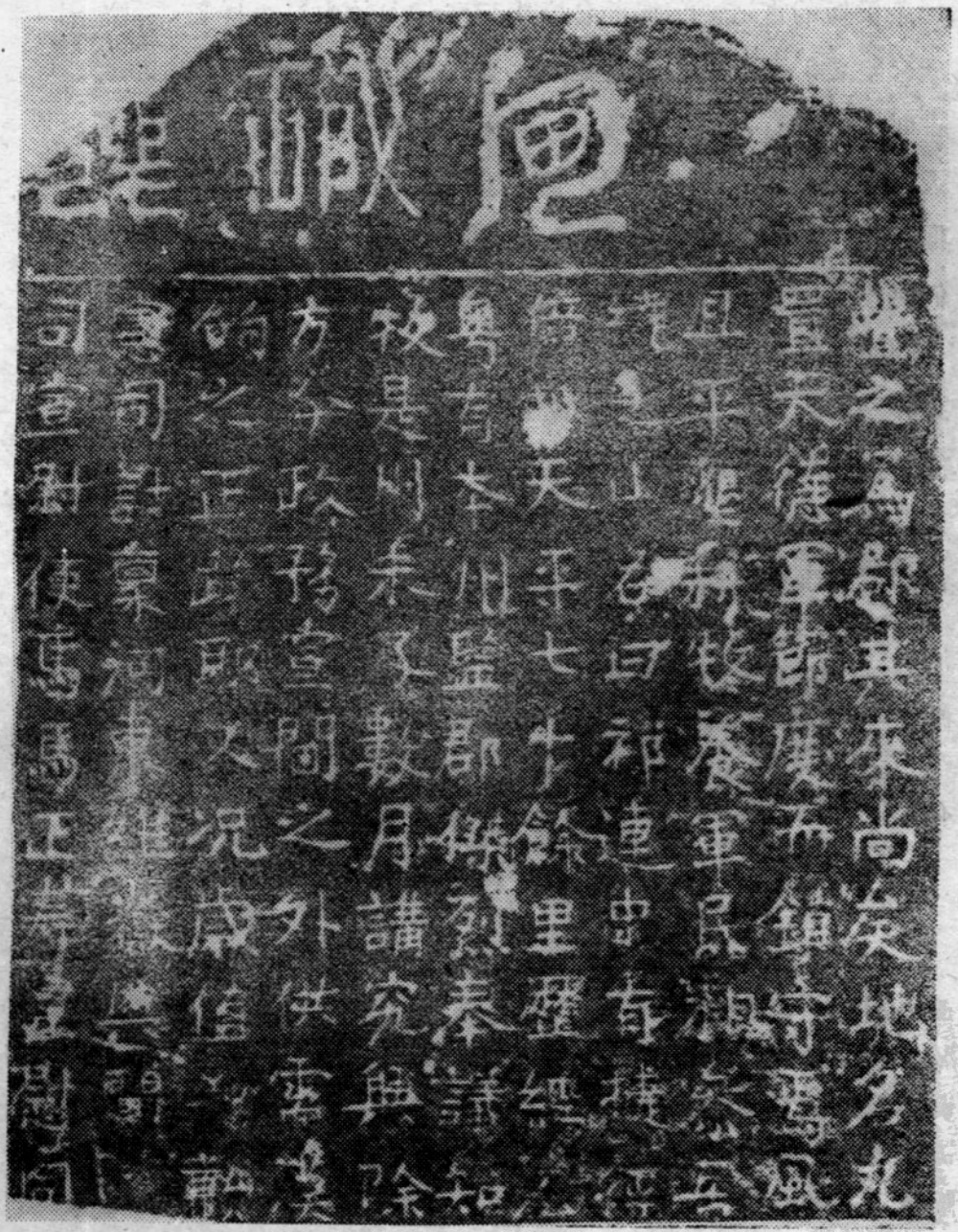
---

1 银瓮位于甘肃省；渔阳位于山西省西部（渔阳应在河北省密云县西南——译者）；而天平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个古代地方。

① 延祐为元朝仁宗皇帝的年元。延祐七年为公元1320年，因此甸城石碑距今已有六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该碑现存放在内蒙古博物馆院内。

波兹德涅耶夫于此处所译之甸城记碑碑文与原文有出入。现将原碑文（部分）抄录于下（拓片为译者增补，见68页）：

"丰之为郡，其来尚矣。地名九原、云朔、三辅。控御□□方面之剧，金源世熏戚里，置天德军节度而镇守焉。风俗惟淳，居物尚朴；厥土惟瘠卤，厥田惟下中。原高且平，垦耕牧养，军民相参居止。郡南负郭黑河，青冢古迹仍存。郡北一舍，有环绕之山，名曰祁连，中有捷径故道。甸城山谷，比之银瓮迢遥，渔阳险阻，近倍一倍，抵天平七十余里。历经沿革，山水泛涨，阻妨车两经行，寒暑迭迁，人无举履。粤有本州监郡杰烈、奉议知州郭、承务同知哈剌不花、承务判官伦忠勇等……鸠集丁役，蜂聚



奇怪的是，对中国的所有的古迹都很重视的张鹏翮关于归化城的喇嘛召却只字未提，尽管这座城市，尤其在当时，主要是以 56
佛教庙宇而著称的。这些庙宇使得当时所有的东方作家都赞叹不已，就是一些西方的旅行家，包括丘克和加贝① 在内，对它们也都很重视。我们可以说，这些寺庙直到如今在全城人的生活中仍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是消极的作用。我到呼和浩特后之所以第一天就开始考察寺庙，这还因为同喇嘛结识要比同社会上任何其他阶层的人结识更为方便。

呼和浩特的喇嘛庙没有通常的蒙语名字“呼勒”、“苏默”、“希特”，这里的人把它们不加区别地统统称作“召”。根据呼和浩特喇嘛统计，在呼和浩特有七大召和八小召。他们这样划分好象不是取决于召庙的大小和里面喇嘛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政府是否承认他们。此外，应当指出，喇嘛统计呼和浩特有十五个召，这个数字是不大准确的，因为这个数字不仅包括城里的，而且还包括那些从城里召庙分立出去、建在呼和浩特北部山中的那

平治，经之营之，不日而就。以致险夷之地，遂成平坦之途，奔驺驾车，引重至远，过者无不忻怿……于三岔山路，深重峡隘之处，设置巡兵警捕一所。盗贼畏伏，商旅通行；路不拾遗，民无病涉……廷祐七年十一月建，斋裕后人李文焕撰书。”

参看《归绥县志》原石碑拓片。——译者

① 丘克和加贝为法国传教士和旅行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由我国满洲和蒙古到四川和拉萨作过长途旅行，在拉萨逗留数月。后又从拉萨经华南到广州。——译者

些召庙。呼和浩特的大召有：大召、巴噶召①、席力图召、朋苏克召、额莫气召、拉布济召及和硕乃召；这些召庙都是中国政府承认的，里边的喇嘛都按定员领取给养。呼和浩特的小召有：塔奔-苏布尔嘎召(汉语称五塔寺)、绰尔济②召和由章嘉格根③管理的广福寺。此外，在北部山中的班第达格根召、额尔德尼喇嘛召、察哈尔喇嘛召、察罕喇嘛召和席力图喇嘛召也都是小召。

1）**大召**，或者按照人们更加常用的蒙语名字——伊克④召，也许就是阿勒坦汗向达赖喇嘛许愿建立的那座召。在我同当地喇嘛们的私人谈话中，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这个问题。除了立在正殿门前一对铸有题词的铁狮子外，召内什么古迹也没有保存下来。这段题词是："天启叁年九月吉日大同北草场金火匠人陈
57 二一人成 适舆温布黄台吉许愿住帖俐子一对"⑤。历史上只记载这座召曾于崇德年间（1636—1662年）进行修复，并被赐予"察格拉什-乌盖苏默"⑥之名；这个召名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直到现在还保存在召庙大门的上方。历史上还记载着，康

① 即小召。"巴噶"（或译成巴嘎），蒙语，意为"小"。——译者

② "绰尔济"，藏语，意为"法王"。是主管教仪的喇嘛职称。俗称为"巧尔气"。——译者

③ 活佛（化身）分格根、呼毕勒罕、沙布伦三等，格根最高，呼毕勒罕次之，沙布伦第三。他们年满十八岁后，有一部分经理藩院册封，为呼图克图。——译者

④ "伊克"，蒙语，意为"大"。——译者

⑤ 原著中，作者用汉文抄录的题词有误，故未照录。译文中所记题词系按铁狮（现保存在大召院内）上所铸字样写出，其中"住帖俐"三字为"铸铁狮"之错别字。——译者

⑥ 即无量寺。——译者

熙三十六年（1697年），当札萨克①达喇嘛②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在世时，根据皇帝的圣旨，这座召被允许盖上黄瓦屋顶，也就是成了钦定寺。

伊克召大殿内的一切都显得古老而富丽堂皇。靠北边正面立着高大的铸像，首先是三位佛祖③之像，其次是第四世和第五世达赖喇嘛像；东西两侧也是同样高大的佛像，它们是：八个菩萨和哈音基尔瓦及奥齐尔瓦尼两位凶神。这样，每侧就各有五尊佛像。许多祭祀用的器具加工精巧，引人注目。但最使人惊奇的是大殿内佛祖像前的那些木漆圆柱。这些柱子特别粗大，上面盘着不同姿态的蛟龙，这些龙虽然粗大，但却雕刻得极其精细。“布尔罕乃鄂尔果”④和“呼鲁伦苏默”⑤之间只有一墙之隔。在呼鲁伦苏默靠北墙的正位放着一只大宝座，据说很早以前这是满清皇帝的御座。现在，在举行呼拉尔⑥时，总管全呼和浩特召庙的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就坐在这个座位上。

伊克召是呼和浩特所有召庙中最主要的一座。总管全呼和浩

---

①“札萨克”（亦作“扎萨克”），蒙语，意为执政者，掌有政权者，行政上相当于旗长。——译者

② “达喇嘛”（亦作“大喇嘛”）为一庙之最高行政首领，综理庙内一切事务，如有活佛则秉承活佛旨意办事。——译者

③ 三位佛祖：指过去佛迦叶（寺院塑像中一般特指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未来佛弥勒。——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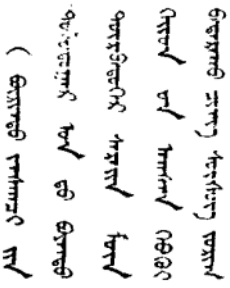
④ 蒙语，“佛室”之意。——译者

⑤ 蒙语，“法轮殿”之意。——译者

⑥ “呼拉尔”，蒙语，意为“会”、“会议”，此处为“会经”“法会”之意。——译者

特的寺召、并有皇帝为此专门赐予大印的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住在这里。召里为首的是两个札萨克喇嘛和两个达喇嘛。伊克召的喇嘛不算太多，仅百余人，但据说其中只有八十人算是定额之内的，并由中国政府供给薪俸。召内除了这座供奉佛祖的正殿外，院内还有供奉桑都伊、德木楚克、阿尤希和章来赛克等佛像① 的殿堂。

这里还有一座庙，叫藏康庙。它属于伊克召，但却不在伊克召院内，是用来敬奉护庙神的。无论是伊克召的喇嘛，还是属于宗喀巴② 教派的归化城市民，对这座庙都十分虔诚。从这座庙门上的题词可以知道，1869年这座庙的格布珲③ 想在这座庙前建一
58 对索伦④；但由于经费不足，就在门前种了两棵柳树，现在它们已经长成两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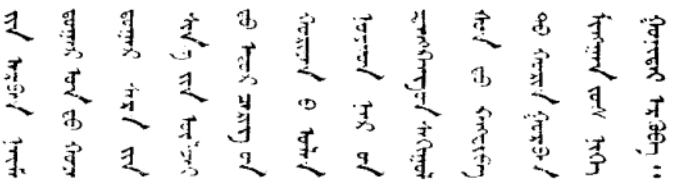
① “桑都伊”为集密金刚；“德木楚克”为胜乐佛；“阿尤希”为长寿佛；“章来赛克”为观音菩萨。——译者

② 宗喀巴（1357—1419），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本名罗桑扎巴，青海湟中人。——译者

③ “格布珲”，蒙语，意为掌堂师，纠察僧众者；藏语为“格斯贵”。——译者

④ “索伦”，蒙语，意指在皇宫和王府门前立起的红色和黑色的木桩。——译者

从上层社会的人、尤其是这个城堡的武官们的其他题词中可以看出，他们每年都在这里举行呼拉尔，并为此要拿出专门捐款。作为这些题词的例子，我把去年（1892年）的一段题词抄了下来，这段题词中就记载着城堡官员们为这里的萨库逊① 捐赠二千三千文钱和一只羊的事情：



不过，尽管人们对伊克召非常崇敬，但这座召内的设施并不十分完美，所有好的东西都是年代久远的，而近年来，这座召可以说只是日趋破落。召里的喇嘛说，这是由于当地的土默特人受汉人的影响，完全忘记了圣庙，对宗教越来越不虔诚了。确实，中国在这里的影响是相当强烈的，看来就连非常注重自己信仰之纯洁的喇嘛也受到了这种可怕的融和的影响。大约在十五年前，他们曾把伊克召的外墙修饰了一下，画上佛陀生活中一些生动的场面。这些画都取材于汉文的佛陀传记，因此都具有纯粹的中国风格；这些图画的说明用的也是汉文，作画的也是汉人画匠。这些画都是在湿底子上画的湿壁画，所以其中很多都已残缺不全。以前伊克召的外墙上本来一幅画也没有，只是一堵用土坯砌成的墙。现在喇嘛们都因这堵墙原有的简朴遭到了破坏而感到十分惋惜。他们的这座召在修缮后十五年的今天，看来也确实是比修缮前的三百来年的状况更加糟糕。

① “萨库逊”是藏康庙里的守护之神。——译者

2）巴噶召，由内齐托音呼图克图①建于康熙丁卯年夏(1687年)，内齐托音当时把修建这座召庙的事情上奏皇帝，皇帝就给这个召赐名“布雅尼-温都尔哈克齐苏默”（满语：ᡦᡠᠶᠠᠨᡳ ᡩᡠᠮᡩᡠᡵ ᡥᠠᡴᠴᡳᠰᡠᠮᡝᠨ），即“崇福寺”。巴噶召位于买卖城②东侧，离席力图召不远。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就住在这里。与伊克召相比，巴噶召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非常穷，至少从外表看是这样，因为现在它已经相当破败了。这里的喇嘛说这个召处于这种状态是由于召内没有呼毕勒罕③，吸引不来信徒。确实，管理这座召的内齐托音五年前已经死去了。据说他在死后，于某地的哈喇沁人之中已找到了他的呼毕勒罕，可是后来这个新生婴儿也死了。现在巴噶召的喇嘛还没有打算寻找新的转世者，而且也未必会很快去办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这个宗教团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有进取心和精明强干的人。巴噶召的喇嘛总共才六十人，但在呼和浩特住的并不很多。他们大都分散在草原和农村。留在呼和浩特的那些人也不住在召内，而是住城里自己的房子或租用的房子，因为召内喇嘛住的房子都已经坍塌了。在这种生活条件下，这些喇嘛一点也不象一般佛教团体的僧侣，这是不言而喻的。巴噶召内的呼拉尔一年举行四次，即每年正月、四月、六月和九月各举行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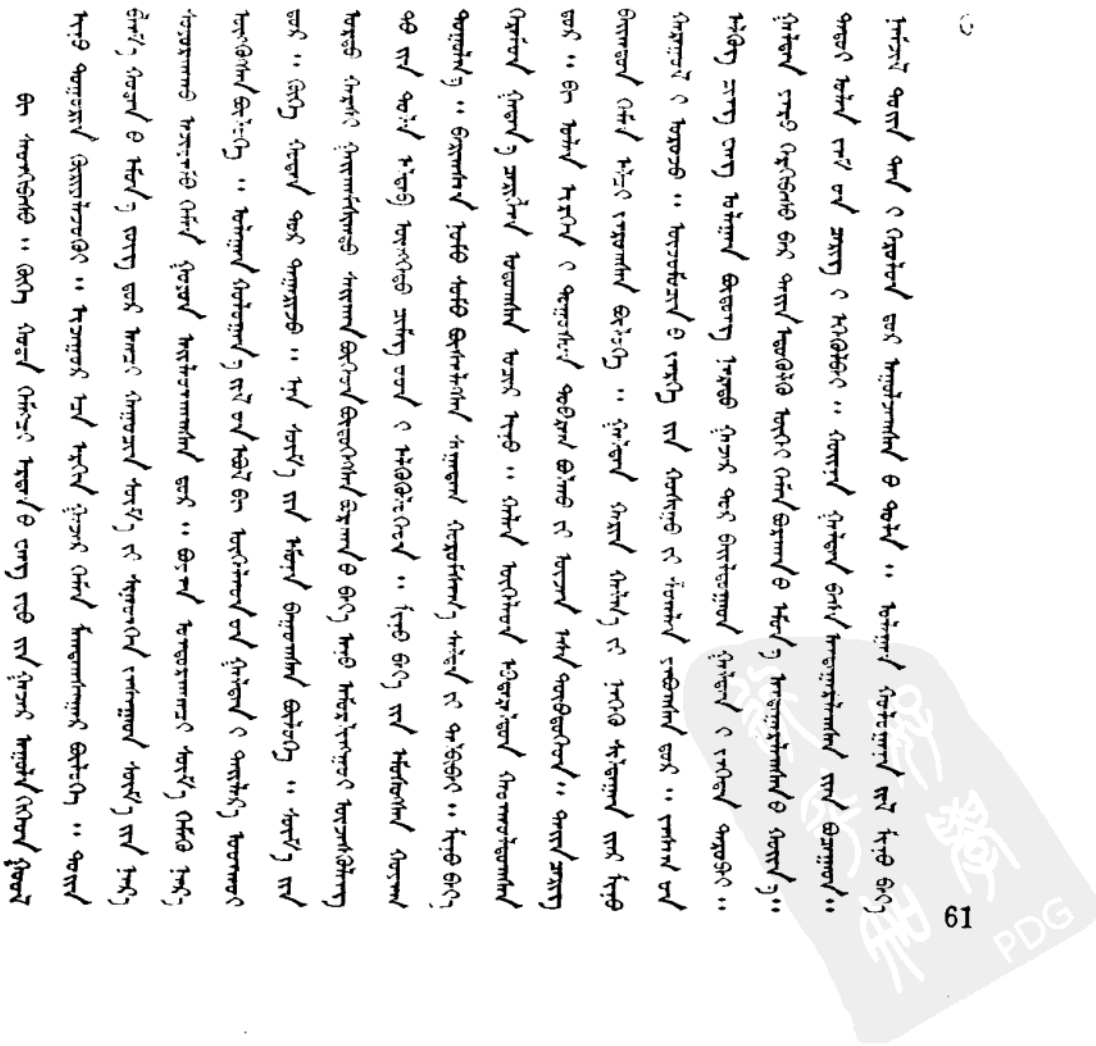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巴噶召从前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而且

① “呼图克图”为清朝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蒙语意为“有寿的人”。——译者

② 指商业区。呼和浩特的买卖城位于归化城堡之南。——译者

③ “呼毕勒罕”，蒙语，意为“再生”或“转世者”。——译者

还得到过满清皇帝的垂青。康熙曾经数次到过呼和浩特，每次都要到这个召来，后来他在召内立了两块石碑，记载他同噶尔丹的战争。这两块石碑立在院中，在巴噶召正殿两侧，并各有一座碑亭。这两座亭子都是八根柱子，上面是弯翘的中国式屋顶。石碑的碑文用四种文字镌刻：在第一块，即右边的一块石碑上写的是汉文和满文；在第二块，即左边的一块石碑上写的是藏文和蒙文。因为这些碑文内容相同，我只抄下蒙文的碑文，全文如下：



译文是：

呼和浩特被古代丰州的土地、山脉和河流所环抱。它自古以来就被称颂为好地方。托音喇嘛重修了城南的古庙，请求赐予庙名，我就赐名为“崇福寺”。丙子年（1696年）冬，我出发去同厄鲁特的噶尔丹作战时，来到呼和浩特，驻营在这座召前。这座寺庙的殿宇异常美观，（殿里）佛像的形态恬泰而美妙，因此我

命令（在召内）挂起各种采饰，把我穿戴的头盔和铠甲、随身携带的弓箭、箭筒和弓盒放在这里。我率军出塞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喀尔喀人和厄鲁特人争吵起来并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不能坐视百姓遭受屠杀，故派去使臣，命令他们停止厮杀和战争。然而，噶尔丹为了追击喀尔喀人，竟越过我卡伦，骚扰乌珠穆沁等旗。和亲王在乌兰布通出战，给噶尔丹以迎头痛击。当噶尔丹在佛像前起誓永不发动战争之后，我立即调回各路大军。但是，后来噶尔丹又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并向克鲁伦进发以与纳木查尔拖音相遇。鉴于这种情况，我于丙子年（1696年）调集大军，出了长城，由中路进军。当我们到了克鲁伦，厄鲁特人放火烧了自己军队的大批储备逃跑了。我特意派遣的西路大军在昭木多地区和他们相 62
遇，把他们打得大败。丹木把、哈什哈和其他人率领部众前来投降，而噶尔丹却逃走了。冬天，我又调集军队出征鄂尔多斯，并要求他们停止叛乱，向我归顺。噶尔丹的部下都相继投降，而噶尔丹却拒不归降。因此我于丁丑年（1697年）率军向狼居胥山进发。当我命令各路大军追击时，噶尔丹走投无路而自杀。他的妻子、儿女及部下都全部归顺。

现在长城内外的百姓都已平静。因边疆人民现已生活在和平和安宁之中，拖音和喇嘛们向我奏请立碑，作为这一事件的永久纪念。因此，我写成此文，并镌刻在石碑上，以使子孙后代知道我不避寒暑，三次出塞，为民除害的用意。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年仲夏月①。

① 作者的俄文译文与汉文碑文略有出入，现在直接从原石碑抄录汉文碑文如下。此碑石现保存在内蒙古博物馆院内，汉、满文碑石已断裂。

据说，上述康熙皇帝作战的盔甲至今还都保存在巴噶召内，每当六月十二日巴噶召举行特别隆重的呼拉尔时，就陈列出来。

还有一些附属巴噶召的召庙：第一座是以皇帝的赐名而著称的“赛音-巴利尔杜尔噶苏默”①（满语：ᡧᡳᠶᠠᠨ ᠪᠠᡵᡳᠶᠠᠨ ᡩᡠᡵᡤᠠᠰᡠ）。

蒙、藏文碑石尚完好。——译者

圣祖御制崇福寺碑

朕惟归化城为古丰州地，山环水互，夙称胜境。城南旧有佛刹，喇嘛拖音葺而新之，奏请寺额，因赐名崇福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鲁特噶尔丹，师次归化城，于寺前驻跸。见其殿宇弘丽，法相壮严，命悬设宝旛，并以朕所御甲胄、弓矢、橐鞬留置寺中。夫朕之亲有事于塞外，非无故也。往者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相攻，朕悯念生民涂炭，遣使谕解。而噶尔丹追击喀尔喀，竟入掠我乌朱穆秦。爰命和硕裕亲王声讨，大败贼于乌兰布通。时噶尔丹盟誓佛前，永不入犯，乃班师而还。后噶尔丹蔑弃誓言，复掠纳木查尔拖音于克鲁伦之地。丙子春，朕亲总六师，由中路进剿。至克鲁伦河，贼众望见军容，宵遁。适朕所期。会西路官兵遇于昭木多，大败之，俘斩无算。丹木把、哈什哈等率众来归，噶尔丹跳身走。是冬，朕复驻师鄂尔多斯，剿抚并用。厄鲁特人众络绎归命，而噶尔丹仍未向顺。丁丑，率师驻狼居胥山麓，官兵分道进。噶尔丹计穷自毙，子女就获，余党悉平。方今中外恬熙，边境生灵咸得宴然安堵。喇嘛拖音请建碑垂永久。因书此勒石，俾后之览者知朕不惮寒暑，三临绝塞，为民除残之意。时

康熙四十二年岁次癸未 月

① 即善缘寺。——译者

这个庙位于呼和浩特东南的登努素台山下，至于它是何时修建和怎样奏请得到这一钦定寺名的，却无任何资料保存下来。

第二座庙位于呼和浩特的一条主要街道，离巴噶召有五百来步远。人们都知道它是由一位土默特人札兰章京的妻子张太太资助建立，并献给了章嘉呼图克图的。这位章嘉呼图克图于乾隆三十年请皇帝为这座庙颁赐了“布雅尼-德勒格日古鲁克齐苏默”①（满语：ᡠᡵᡤᡳᠶᠠᠨ ᡩᡝᡵᡳᡥᡝᡴᡳ ᡨᡠᠮᡝᠨᡳᠨ ）这样一个尊号。可是，这也没有能使它免于毁灭，现在这座庙已经完全倒塌了。 63

3）席力图召。现在无论是从召内喇嘛的数量，还是从召内建筑物的数量来说，它都无可争辩地是呼和浩特所有召庙中最大的一座。这座召最初建于何时，好象已完全被人遗忘了，人们只知道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席力图② 呼图克图修复了这里的一座旧庙，并奏请皇帝赐给它一个名字叫“延寿寺”（ᡨᡝᡳᠴᡳᠨ ᡳ ᡨᡠᠮᡝᠨ ᡤᡳᠶᡠᠨᠴᡳ ᡨᡝᡳᠰᡳ ）。席力图召位于呼和浩特城的南面，几乎同伊克召相邻——在它的东面最多不过一百步远。现在第十九世③ 的席力图呼图克图就住在这里。他今年十七岁，四年前曾到塔尔寺学习过参尼④。席力图格根有一千个沙比纳尔⑤。

---

① 即广福寺。——译者

② “席力图”为喇嘛封号。——译者

③ 此处可能是“九世”之误，因为席力图呼图克图直到解放后才排到第十一世。——译者

④ 当时塔尔寺设有四大学院：1.参尼扎仓（显宗学院），2.居巴扎仓（密宗学院），3.丁科扎仓（时轮学院），4.曼巴扎仓（医学院）。——译者

⑤ “沙比纳尔”，蒙语，意即寺院封建主的牧奴，奴隶牧民。——译者

很早以前，席力图召也和在它之前建立的巴噶召一样，受到满清皇帝的恩宠：院内也有两块康熙皇帝在位时立的石碑。这两块石碑和巴噶召内的石碑是同一个时期，即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年仲夏月建立的。这两块石碑和那两块石碑的形状完全一样，碑上也分别刻着汉、满、藏、蒙四种文字。甚至这些碑文的内容，除对召的建造者的名字和召名作了相应的更改之外，也都相同。
64 当然，康熙皇帝赐给巴噶召的珍贵物品在这里没有提到。现在席力图召装饰得金碧辉煌，但是我在听喇嘛们追述往事时，不由得想起了法穆索夫的一句话：

“大火燃烧，使它格外美丽。”①

据说1887年以前，席力图召同其他召没有什么区别，可是那年发生了一场火灾，使格根的住房和庙仓的全部房屋都化为灰烬，召庙受到了严重的损坏。因此，两年前，这座召和它的正殿都被重新整修。现在，这座召的整个正面墙壁都是用一种象深绿色方形瓷砖那样的琉璃砖砌成的，两边墙上的圆框内各有一条黄色琉璃瓦的蟠龙，召门两边也是用这种瓦砌成了方框，一边框内嵌的是“散萨楞-呼尔德”图②，另一边框子里嵌的是浩托-满达勒-布尔哈纳-阿尤希图③。召内很宽敞，然而却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① 法穆索夫是俄国作家格利鲍耶陀夫所著《聪明误》一书中的主人公。但这句引语乃书中斯卡洛茹布所说。——译者

② 六道轮回图。——译者

③ 无量寿佛之坛场图。——译者

席力图召共有二百名喇嘛，其中属于定额之内的有四十人，为首的管理者有两名札萨克喇嘛和两名达喇嘛。席力图召也有一座自己供奉守护神的“藏康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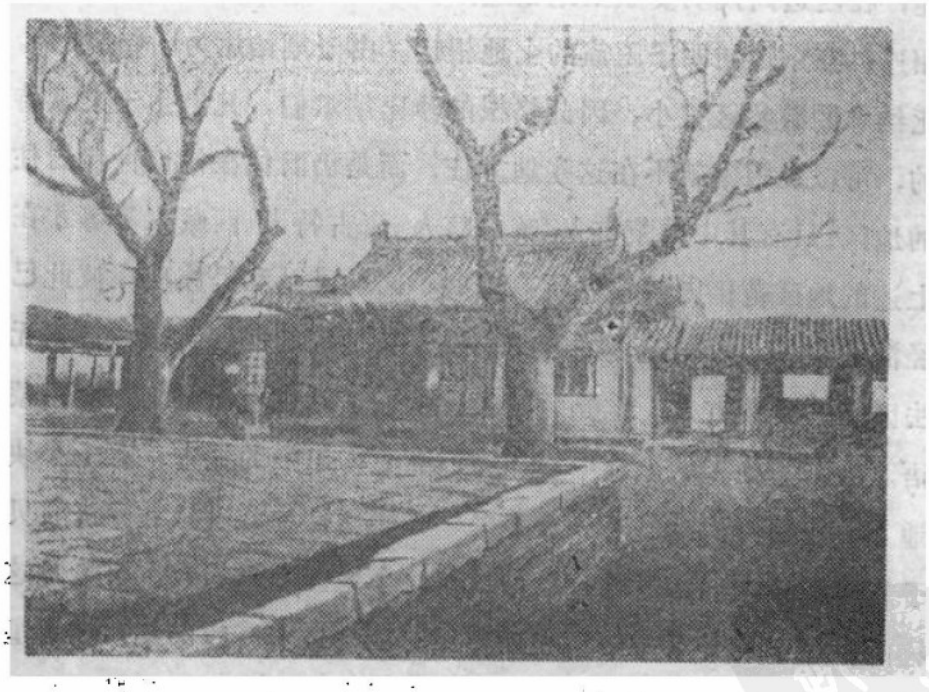
席力图格根的沙比纳尔，正如上面已经说到的，有一千人，属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当然，他们大都是土默特人，然而也有一些是蒙古族其他支系的人，甚至还有唐古特、藏族等其他民族的人。席力图格根有自己的土地供这些沙比纳尔造屋居住，这些土地由克克伊尔根① 城向北伸展出去：在南边与此城郊区的耕地毗连；在西边同茂明安旗土地相连；在北边同喀尔喀达尔罕贝勒旗相连；在东边同四子王旗的土地相接。由于划给席力图格根的沙比纳尔的游牧区很小，因此格根的沙比纳尔们，凡出生于土默特的，可以说根本就不在这些地方住，而是仍旧住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地区；只有其中的蒙古人、喀尔喀人、唐古特人、西藏人等等才在上述的地区范围内游牧。所有这些不同的支系和民族现在彼此已经混杂在一起。据这里的喇嘛们说，从他们的面貌看来，简直无法区别谁是蒙古人，谁是西藏人；他们说话也毫无区别，全用蒙 65
语。席力图格根的土地中，在靠近克克伊尔根的地方，有一小块地方一直住着从喀尔喀来的移民——确切地说，是从达赖济农贝子旗（正象人们知道的，库伦就在这个地区）来的人。事情是这样的，这个贝子有一个祖先在雍正时期（1724—1736年）娶了皇帝的女儿为妻，据说这位公主不能忍受库伦的气候，就搬到呼和浩特这块地方居住。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她的后代也就

① 即武川，又译作“克克伊力更”。——译者

在这里定居下来。达赖贝子把这支后代仍旧看作是自己的亲族，并定期派遣本族的贡民去为他们服役，每次派十户人家，服役期限为两年。

由于席力图召是呼和浩特周围许多其他喇嘛召庙的本源，它在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顺便说一句，在呼和浩特本市就有一座从席力图召分出来的召庙，俗称绰尔济召。

绰尔济召。这个召位于席力图东南不超过半俄里的地方。据
66 说席力图呼图克图的一个弟子达尔罕绰尔济喇嘛早在康熙年间就



绰尔济召庙院的内景

用自己的资财建立了这座召。起先这个召没有自己的僧团，而是由席力图召的喇嘛在这里念经，后来在它附近集中了四十个格

隆①，于是这个召就有了自己的僧员。其实这个召还是在绰尔济格根这位曾经荣耀一时的喇嘛去世，并有了自己的呼毕勒罕之后，才开始有了名气的。嘉庆六年（1801年），绰尔济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被委任为呼和浩特所有寺召的札萨克达喇嘛，这种地位使他有可能向皇帝呈报自己召庙的情形。嘉庆赐给这个召一个名字"乌尼德-巴雅斯呼朗图苏默"②（满语为：ᡠᠨᡩᡝ ᠪᠠᡳᠶᠠᠰᡥᡠ ᡥᡠᠯᠠᠨᡨᡠ ᠰᡠᠮᡝ），并确定了一名专职的达喇嘛来管理这座召庙。这种情况使绰尔济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有了勇气去作进一步的努力：他请求允许他在完全独立于席力图召的情况下为皇帝的幸福祈祷。此事在北京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呼毕勒罕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在绰尔济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担任全呼和浩特寺召的札萨克达喇嘛期间，情况一直是如此。可是当他死了以后，席力图呼图克图立即就向当地都统控告绰尔济召达喇嘛索诺木博，说他在两个同属于一个单位的召内制造了分裂。因为绰尔济召是由席力图召的喇嘛建造的，它所有的喇嘛都来自席力图的沙比纳尔，所以这个召只能被看成是从席力图召分出去的一个召。绰尔济喇嘛的呼毕勒罕就这件事指出了反驳，说明自己是独立的。这件事情在北京拖了两年，最后是这样裁决的：绰尔济喇嘛的呼毕勒罕就算作是席力图呼图克图的弟子，而两个召的喇嘛无论在接受管理方面，还是在举行呼拉尔时，彼此之间都完全独立自主。这一状况一直维持至今。

---

① "格隆"为藏语，即寺院中完成练习阶段后，被任命为最高级的佛教僧侣，他必须遵守二百五十三条戒。俗称受过戒的喇嘛。——译者

② 即延禧寺。——译者

4）在呼和浩特人的传说中，呼和浩特的另一座通常被称为朋苏克召的大召庙也与巴噶召有着紧密的联系。朋苏克召是城外的一座召庙，在城西大西河的右岸。这座召现在已完全倒塌和荒废。我去参观时，没有遇到一个喇嘛。召的正门已经毁坏，任何
67 人都可以自由进出。这座召曾经有过一堵红色的石墙，现在市郊的汉人在这堵石头围墙外面已经安装了纺毛线的机器。康熙年间的一个传说把朋苏克召同巴噶召联系了起来。据说，康熙在讨伐噶尔丹时，来到呼和浩特，他曾顺便也参观了朋苏克召，当时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就住在这里。康熙在大批随行武官的陪同下来见呼图克图，向他施了常礼，而呼图克图却连站也没想站起来。康熙的一个随行武官白将军见他对皇帝如此不恭，大怒，立即拔出自己的宝剑杀死了呼图克图。这一行为引起了呼图克图的沙比纳尔们可怕的暴动。有些故事说，他们立刻就抓住了白将军，将他杀死，并撕成了碎块；另一些故事说，白将军不愿落到蒙古人人手中，就自杀了。而康熙则跑回城里，躲进巴噶召。后来骚乱很快就波及到城里，康熙又不得不从这里逃走。据说为了不被狂怒的人群认出，他把自己打仗用的盔甲都留在巴噶召，然后穿上普通喇嘛的衣服，出了城门，顺着通往张家口的道路走去。呼和浩特东边有一个地方长满了茂密的河柳，那地方叫榆树林。据传说，康熙逃跑时这里只长着一棵树。康熙一边向它走去一边想，如果这里不是一棵树，而是一片树林，他就能在这里躲避了。就在这一瞬间，出现了一大片丛林，使逃跑的皇帝在这里得到了藏身之处。至于说到白将军，汉人把他神化了，并给他盖了一座祠堂。

5）拉布济召也是个大召，但是它处于几乎与朋苏克召同样破落的状态。这个召由宁宁呼图克图喇嘛于康熙六年（1667年）建立，并由他将此事上奏皇帝。皇帝赐给这座新建的召以“宏庆寺”（ᠣᠷᠪᠣ ᠥᠨᠳᠥᠷᠯᠢᠭ᠎ᠠ ᠬᠢᠶᠠᠨ）之名。拉布济召位于城的南端，离旗学堂不远。按照定额，召内应有两名札萨克喇嘛和两名达喇嘛；此外，这里还应有宁宁呼图克图的住处。可是现在召内却总共不过十五名喇嘛。宁宁呼图克图十年前就已去世，他的转世者尚无人去寻找。无论是札萨克喇嘛还是达喇嘛，都不在这里居住，只有一个因 68
吸鸦片过多而几乎失去知觉的喇嘛在看守着这座召内唯一的一座半倒塌的佛殿。据这个喇嘛说，这个召一个月只举行一次呼拉尔。

剩下的两座大召：6）和硕乃召① 和7）额木齐召，我未能亲自去看。根据我收集的材料来看，和硕乃召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康熙十六年（1677年），从土默特两旗的六十个苏木② 中招集了六十个喇嘛，并给他们派了达喇嘛。他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住在伊克召内，并为皇帝祈福。康熙六十年间，在原规定的喇嘛人数外又增加了二十人。到了第二年，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土默特两旗官兵在城的西北边开始给他们建造一座单独的寺召。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这个召的东北边又建了一座塔。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旗署请求皇帝赐给这座召一个名称，于是皇帝

① 即“庙庙”之意。——译者

② “苏木”，蒙语，原意为“箭”；后作为行政单位的名称，一“苏木”又称一“佐”。每佐有一百五十户人家，由佐领管辖。“苏木”又有“骑兵连”之意，每苏木（骑兵连）有一百五十名箭丁。——译者

赐名为：ᠪᠣᠷᠣ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ᠬᠡᠪᠴᠢᠭ ①。从那时起，就有两名达喇嘛被派到这里来管理这座召。

额木齐召始建于康熙八年（1669年），原是一个名叫达赖的绰尔济喇嘛所建。他在建成后请求皇帝允许他的弟子迁入，并举行呼拉尔。于是，按照圣旨，绰尔济喇嘛就被指派为该召的札萨克喇嘛，并委托他管理沙比纳尔。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额木齐召第二次重修，竣工后，皇帝赐给它一个名字叫“隆寿寺”（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ᠨᠢ ᠪᠤᠶᠠᠨ ᠬᠡᠪᠴᠢᠭ），用蒙、满、汉三种文字书写的寺额，至今还悬挂在大门上方。额木齐召坐落在城的西南方。据说嘉庆十年它曾被大火全部烧掉，后又重新兴建起来。因此，从建筑来看，它比其他召庙新些，自然也比其他召庙坚固。不过当我们在这个召的几座佛殿旁边走过时，却看到一些窗户已经坏了，大门上的屋檐也因年久而破损了。

69 被呼和浩特人认为是小召的庙宇之中，最大的一座就是俗称“巴隆召”②的召庙。它坐落在西城外，离呼和浩特城约一俄里。这座召是由锡尔巴喇嘛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兴建的。据说当时常住在这里的有一百五十多名喇嘛，锡尔巴为住持。锡尔巴死后，他的弟子札萨克达喇嘛修葺并扩建了这座召庙，于康熙三十四年奏明皇帝。康熙当时赐予此召的名称为：“乌勒泽吉-额尔合木-博勒噶赫齐苏默”（满语为：ᡠᠯᡤᡳᠶᠠᠨ ᡩᡝᡵᡤᡳ ᡥᠣᡥᡳᠨ ᡳᠯᡳᠩᡤᠠ），并指定一名札萨克喇嘛和一名达喇嘛为这座召庙的住持。直到现

① 即宁祺寺，又名太平召。——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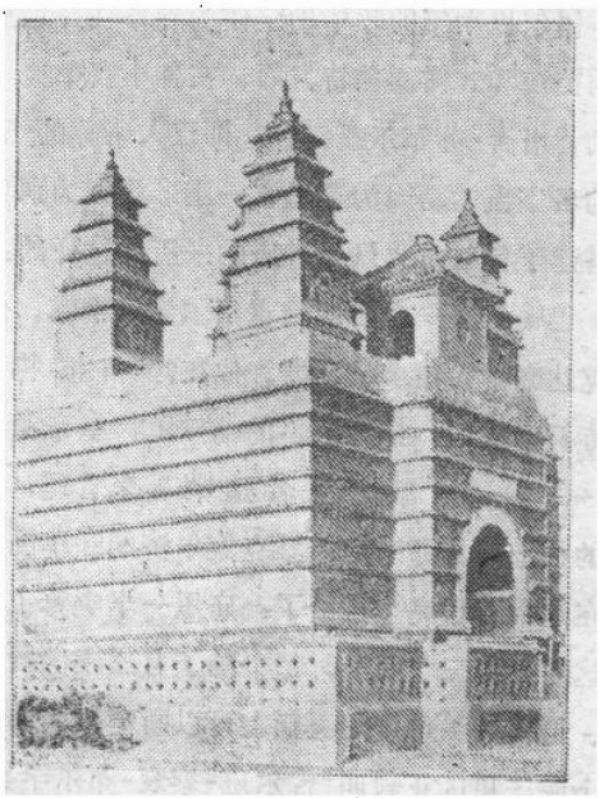
② “巴隆”为蒙语，意为“西”。所以也叫“西召”。它的另外名字还叫“朋苏召”和“崇寿寺”。——译者

在，还有一个锡尔巴喇嘛的呼毕勒罕作为寺首住在这里。

在建筑的美观和式样的独特方面，在各小召中首屈一指的无疑应是著名的“塔奔-苏布尔嘎召”，即汉人所称的“五塔寺”。这个召叫这样的名字当然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形状极为别致的塔。我不知道这座塔建于何时，我只知道庙的来历是这样的：乾隆五年（1740年），巴噶召有一个名叫雅克察尔济的喇嘛，他在北京担任年班札萨克达喇嘛时请求皇帝准许他在呼和浩特建造一座寺召。1746年寺召落成时，根据他的请求，皇帝给这座召赐名[illegible]①，指派了两名达喇嘛来管理，并把它定为雅克察尔济的住地。从那时起，雅克察尔济的呼毕勒罕已经转世了三次。现在这个召已完全荒废了：庙里一个喇嘛也没有，佛殿也都倾圮。这庙原有三个院子，每个院子有三座佛殿。从门上那些已经剥落、但仍依稀可辨的匾额上可以断定这些佛殿所供奉的神佛。第一个院子里的正殿叫“古尔班-察衮-布尔罕努苏默”（三世佛殿），旁边的两座佛殿是：“伊克－尼古勒苏赫齐苏默”和“达拉额赫苏默”；“达拉额赫苏默”里面至今还有二十一个达拉额赫②的塑像（不过已经打破了）。第二个院子里的正殿是：“瓦齐尔-达拉苏默”，两旁是：“阿毕达-布尔罕努苏默”和“阿摩果西德丁苏默”。第三个院子里的正殿是：“毗卢遮那-布尔罕努 70

① 即慈灯寺。——译者

② “达拉额赫”为救度佛母。——译者



五 塔 寺

苏默”,两旁是“阿克硕毕-布尔罕努苏默”和“剌特纳-萨姆巴瓦-布尔罕努苏默”。至于说到那座极为独特的塔,也就是被丘克宣扬为呼和浩特诸召中最主要的,其当中的一座塔峰”高入云霄”[1]的那座塔,它紧靠着这座召的北墙。全塔有五座峰,除了台基以外,整个塔都是用琉璃砖砌成,象一座磁砖贴面的炉子,每块
71 琉璃砖上都有一座佛像。无论是佛像的外形,还是塔门旁的墨笔题词,都可证明这些佛像以前是贴过金的。题词中说,这座塔上

1 丘克:《鞑靼旅行的回忆》,圣彼得堡,1860年,第184页。

的佛像由本地士绅捐资贴金，有的出钱贴了两座佛像，有的贴了三座。以前这里住有一位叫雅克察尔济的呼毕勒罕，但是后来他不再住在这里，因为他已无法维持这座召了。这位格根约在七年前去世，而他的呼毕勒罕却再也无人去寻找。塔奔-苏布尔嘎召里的喇嘛们大概又都搬回巴噶召去了。

呼和浩特的其它小召我没有能够详细地参观，但可以说，它们全都破落不堪。在打听寺召的经费和喇嘛生活费用的来源时，一些喇嘛告诉我，中国政府承认的那些大召能得到政府按员额发给的固定生活费；而另一些喇嘛却说，从来就没领过这种生活费，他们甚至不知道寺召是否真的有什么定额和俸银；还有一些喇嘛则肯定地说，朝廷现在赋予寺召以呼和浩特土地的所有权，并允许把这些土地出租给市民，以此来代替以前拨给寺召的生活费。同时，管理土默特人的民政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这种权利。这倒是真的。呼和浩特城的地皮分成许多地段，有的属于各个召庙，有的属于当地都统和土默特管理当局的办事机构。这些地段的占有者有权出租这些土地，而租金相差很大，这取决于很多情况：热闹地段的租金当然就高，城边地区就低；此外还要看这些地方是盖了房屋的，还是空地，靠水远近及其他等等。几乎所有的寺召都在自己的地皮上盖了房屋，并用围墙围起来，成为栈房，用来租给当地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租金当然昂贵，因为他不仅包括地租，而且还包括房租。喇嘛在收租时只用“满钱”，也就是用分量十足的制钱，一文顶一文来计算；而不是按呼和浩特现行的钱币来算钱。因为按现行的钱币，文钱只是票面单位，一百文钱有时只顶五十个制钱，有时甚至只顶四十五个制钱。如此

72 算来，在盖有房屋的地方，根据地段的不同，每方丈土地的月租在三百文到二千文之间。空地的地租就便宜得多，约为七十五文到五百文，而且租者还有权在他租赁的地皮上随时建造房子。地租交给召里的尼尔巴①，交租和收租的各一方都必须有两位中人。一年的租期满了之后，喇嘛就提前收下一年的租金，这时租约或者继续有效，或者要重订。不过重订租约时，很少有不争吵的，因为喇嘛自然总是想尽量提高租金，并千方百计地要达到这一目的。当他们看到商人的生意兴隆，盖起了又大又漂亮的房子时，那就更是如此，他们甚至会拒绝订立新的租约，要求商人腾出地盘，而且情愿负担拆房子的费用。当然，事情最后总是以每丈土地增加几十文钱而告终，然后大家都相安无事，直到下一次收租为止。这样各个召可以得到的租金有三千五百两到一万或一万五千两。当然，这就更加使人感到奇怪：这些召庙有这么多的钱，怎么还会破落不堪呢？

在同喇嘛坦率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现在寺召的金库根本就看不到这些钱。整个道光年间和咸丰初年，大约相当于我们的1820年到1850年底，在呼和浩特喇嘛的生活中是最荒唐的年代了。格根、呼毕勒罕、召庙的掌权者和高级僧侣们为了能够晋位升职，每年都往北京跑，在那里用巨款购买礼物，以使自己的宝座增加一块奥勒博克②。他们在家里吃喝玩乐，根本不顾寺召的管理。

---

①“尼尔巴”，藏语，意为召庙里的总管或管家，相当于监寺长。——译者

②“奥勒博克”，蒙语，意思是“坐垫”。喇嘛座位上的坐垫，因其职位高低而数量不同，职位高者坐垫多。——译者

在这种情况下，寺召的收入当然很快就被挥霍一空，为了填补这笔款项，他们不得不借债，用以后的收入作抵。1860年发生了东干人①的暴动，结束了呼和浩特喇嘛生活中的这一黄金时代。到1870年，山西的生活及各方面都开始繁荣起来时，破产的汉人首先就要求归还旧债。这样一来，各寺召的全部租金收入就都转到汉人银号业主的手中去了。现在租金收入都在他们手中，大 73
概将来还会长久地掌握在他们手中，因为在这些数字庞大的债款上，汉人照例又加上了百分之三十六的年利，这笔利息也是必须偿付的。当然，喇嘛在唯利是图方面是不次于汉人的——正如上面说过的那样，他们总是抓住每座新盖的房屋和每一扇新开的门窗为借口，一年年地提高租金，虽然他们这样做并不能增加多少财富，而只能是加深在这里已普遍存在的蒙人和汉人之间的不和。

上述这种城市土地归属蒙古喇嘛阶层和寺召所有的状况，对整个城市的外貌产生了特别的影响。首先是，一心想从城市的土地中尽量榨取钱财的喇嘛们极不愿意辟出空地来作为街道和巷子。因此，归化城实际上只有三条从北到南的大街——大南街、大召街和席力图街，以及一条从城中一直伸到城西端的大街——朋苏克街。其它所有的街道、巷子很少有超过一俄丈宽的，有些街巷比这还要窄。两辆大车在这里根本无法错车，因此，从一头进了巷子的赶车人总是喊叫，让人不要从另一头把车子赶进巷子来。如果两头的车子碰到一起，那就会吵骂得不可开交。另一方

① “东干人”，俄罗斯和突厥文献中对中国回民的通称。——译者

面，汉族商人，即归化城的房产主，知道喇嘛对建造得宽大而美丽的房子在征收地租时要敲竹杠，他们就很少建造这种房子，而总是尽量用小房子将就凑合。这样一来，整个归化城都是一条条狭窄的街道，两边几乎全是简陋的小房。总的说来，它似乎远比张家口贫穷。此外还要补充一点：所有这些街道都非常肮脏。把各种废物和垃圾往街上扔，这固然是中国人普遍的习惯；可是这里还有个习惯，就是把秽水坑和茅坑挖在院墙下面。结果坑的一半在院内，另一半则通到街上；而街道又都比院子低，因此，什么东西都被冲到街上，条条巷子都是臭气熏天。

不过归化城这种异常肮脏和贫穷的景象，并不仅仅是由于中国人普遍地不爱干净，或者是吝啬，不想多付几个租钱。近年来
74 归化城总的说来是变穷了。它的贸易额，尤其是近十年来，至少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甚至是百分之三十。中国人自己都说，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商品变了，呼和浩特的商品出入的路线变了，商品的价格变了，经商的人变了，几乎一切都变了样。而归化城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来就并非由于本地的贸易，而是由于这个城市对中国与其塞外的各个领地进行贸易的所有商品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转运站和存放货物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想就无须在此多说了。

呼和浩特的商业中，自古以来最主要的项目就是茶叶，而茶叶之中又以砖茶，尤其是二十四块一箱的砖茶为主。这种茶叶几乎总是专门供给当地的汉族居民和土默特居民用的。奇怪的是，在归化城和归化城周围地区，除了这种二十四块一箱的砖茶，可以说从来就不饮用其他的茶叶；再富有的商人和人家也都不喝白毫

茶和花茶，而只喝这种砖茶。由于这种风俗，或者说习惯，就在最多不过十年以前，这种砖茶在归化城的销售量竟达四万箱。可是去年这种茶运来的数量却连三万箱也不到了。销售量在逐渐减少，这无疑是由于连年歉收，居民贫困而造成的。在这十年之内，这种茶的价格由十二两提高到十五两，甚至十六两，也就是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从前运到归化城，并再从这里主要运往古城的七十二块一箱的砖茶，现在根本就不往这里运，而被另一种茶叶所代替，这就是一百一十块一箱，重量为一百二十斤的纯茶。这种茶叶的价格是十六两五钱，而前一种茶叶的价格却最多只不过九两。在对比这两种茶叶的价格时，应当指出，就连这后一种茶叶的价格也提高了，其结果自然就是需求的减少。

木墩茶①（尤其是与贡尖茶同属一个品种的“千两”茶）的输入也同样减少了。因为这几种只有土耳其斯坦②人需要的茶以前都是从归化城运往东土耳其斯坦各城市的，而现在它们已没有出口的地区了。据说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著名的总督左宗 75
棠为了整顿他所管辖的、已遭东干人破坏的东土耳其斯坦地区，并使其富裕起来，曾向政府提出请求，要把运往西部地区的商品，

① 即被压制成木墩状的茶，分一百两装和一千两装的两种，以百两装的又叫“百两”茶，以千两装的又叫“千两”茶。——译者

② “土耳其斯坦”，又作“土尔克斯坦”，为欧洲人对中亚细亚一个宽广地区的假定旧称，它包括中国西部省份（中国土耳其斯坦，或东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北部（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和俄罗斯中亚细亚领域（俄罗斯土耳其斯坦，或西土耳其斯坦）。——译者

尤其是茶叶，不经过归化城，而经过甘肃省运往西部。他显然是想用这种办法使他管辖的地区得到更多的收入，并发展那里的工业。结果政府就明令禁止把茶叶通过归化城运往哈密和喀什噶尔地区。从那时起，这些地区所需要的茶叶就只能走兰州。至于在这种条件下古城却又是怎样仍留在归化城的运输区内的，我未能弄清楚。一种叫作“百两”的木墩茶在归化城的输入量看来也保持了下来，不过实际上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种茶的输入量始终也没有超过一千五百箱。

据当地汉族商人说，白毫茶的运输路线可说是已完全不再经过归化城了。这类茶可分为各种红茶和绿茶，以前从归化城运出的数量达三万到三万五千箱，不但满足东土耳其斯坦和伊犁地区的需要，而且主要是满足俄国境内的维尔年斯克、塔什干、塞米巴拉金斯克、鄂木斯克、甚至托木斯克省等各地区的需要；所有这些地方都充满了从归化城运来的白毫茶。可是，从1886年起，由于俄国人自己也开始向这些地区运销茶叶，中国商人因俄国人的竞争而在这些茶叶的贸易上年年赔本。现在归化城人人都知道俄国西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的名字，据说他的营业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商人破了产。

这样一来，归化城所运输和经理的只剩下一种三十九块一箱、主要是运往蒙古、尤其是乌里雅苏台地区的砖茶。这种茶叶的输入量也许还比以前增加了——现在运到归化城的这种砖茶也达到了三万箱。然而就是这样，茶商的盈利也不及从前，因为茶叶的价格没有变，而运费和雇工的工钱却大大地提高了。

现在，呼和浩特销售和运出的棉布及纺织品几乎全是外国

货，近年来价格也有所上涨。把现在的价格和我国商人Н·М·沃洛萨托夫在归化城所搜集的1885年价格资料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 76

		1885年	1893年
花旗人头粗洋布	匹	约3两20分	3两60分
杂牌粗洋布	匹	约3两	3两20分
花旗飞龙斜纹布	匹	约3两30分	3两40分
杂牌斜纹布	匹	约2两90分	3两10分
细洋布	重6.5斤一匹	约1两80分	2两20分
杂牌细洋布	重5.5斤一匹	约1两50分	1两80分
白洋标布	宽29寸一匹	约1两70分	2两10分
白洋标布	宽26寸一匹	约1两40分	1两90分
象城羽毛(红色的)	匹	约12两50分	15两
象城羽毛	匹	约12两	13两
太和羽绫(黑色的)	匹	约11两	16两
虎牌哔叽	匹	约5两60分	7两

红毛细斜纹布和红毛粗布已经过时，现在已不运到归化城来。要想准确地说出上述各种商品的输入量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数字一定十分庞大。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现在归化城出售的布匹全都是外国货；中国生产的只有丝织品，棉布只有大布一种。尽管如此，运到归化城的外国布匹还是减少了，因为和茶叶一样，运往东土耳其斯坦的外国布匹也找到了取道兰州的新途径。 77

绝大多数的麻布和棉布运到呼和浩特时都是没有染过的白坯，到这里以后才染色，多半是染成蓝色、红色和褐色。因此呼

和浩特有不少染坊，不过营业额大的只有三家。

中国与其塞外领地进行贸易的茶叶和布匹这两种基本商品，主要是由蒙古的骆驼来运输；但除此之外，呼和浩特也有人专门从事这些商品的运输。现在在呼和浩特自行畜养骆驼从事运输的，既有合伙经营的商行，又有独资的商人。根据我搜索的资料，此地从事这一行业的主要有十二家，他们使用的骆驼数字如下：

双兴德	700峰骆驼
天兴恒	300峰骆驼
徐　德	240峰骆驼
徐　财	300峰骆驼
丁　宽	200峰骆驼
王茂华	200峰骆驼
邵　宗	200峰骆驼
陈万银	90 峰骆驼
化　柱	100峰骆驼
富盛永	100峰骆驼
元德魁	500峰骆驼
天聚德	400峰骆驼

这些商号中的前十家专去蒙古和东土耳其斯坦各地，甚至去张家口把销往俄国的茶叶运往库伦；而后两家则专派自己的骆驼队走归化城到古城一线。可是，从归化城运往蒙古的茶叶和商品很少，因此天聚德商号去年也改变了自己的常规，把骆驼队派到张家口给俄国人运茶叶去了。除这几家大商号外，在归化城大概还
78 可以找到上百家有三四十峰骆驼从事运输的商号。所以归化城仅

汉人可供出租的骆驼总数就有七千至七千五百峰，可运输货物十万普特。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这些骆驼来往于蒙古各地，但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还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古城。这当然是由于呼和浩特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是在蒙古西部，因而从事运输的呼和浩特人也就能够承包上述路线的运输业务，并且完全可以同熟悉的和经常见面的这些客户在本地结算帐目。

但是应当指出，呼和浩特运输商在本地能够承接到的运输业务一年比一年少了。虽然这里有好几十家商人需要把自己的货物往北运到蒙古去，因为他们在那里有店铺，专以同蒙古人做生意为生；但是其中有钱的商号全都是自己畜养骆驼，而不太富裕的商号又宁愿雇用蒙古人，因为蒙古人运货比较快，能够承运较重的驮物，而且运费虽不比汉人的便宜，却可部分用货物支付，而同汉人驼商结算却只能用白银。

呼和浩特在蒙古经商的最主要商号有下面几家：

1）大盛魁：关于这个商号的材料，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章里我们已谈到[1]过，这里只指出一点：这家商号单是同蒙古的贸易额就不下九百万两或一千万两白银。为了运输货物，该店有一千五百峰自备的骆驼经常往来于归化城与乌里雅苏台之间。

2）元盛德：在叙述科布多时我同样也谈到过它[2]。据说它在蒙古和中国的贸易额近八百万两。这家商号经常往来于归化城和乌里雅苏台之间的骆驼就有九百峰左右。

---

1 见第1卷，第275页，第318页。

2 见第1卷，第318—319页。

3）天义德[1]：一年贸易额也近七百万两，同样也有九百峰骆驼运输货物。

4）义和敦：在中国、蒙古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年贸易额为五六百万两。为自己运输贸易货物的骆驼总数近七百峰。

79 归化城商人在蒙古拥有殷实的商号者还有：5）永德魁；6）一善堂，7）三合元，8）庆中长，9）天裕德，10）大庆昌和11）元升永。不过这些商号每家的年贸易额都不超过十万到二十五万两白银。除第一家永德魁和最后一家元升永是向呼和浩特当地的驼商或向过路的蒙古人租用骆驼运输货物外，其余每家商号自己都有一百五十到二百峰骆驼运货；每年只在冬天向蒙古运送一次。这里应该指出，几乎所有上述商号在呼和浩特本地经营的商业与它们在蒙古经营的商业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开在蒙古的店铺里货品繁多，应有尽有，如茶叶、绸缎、布匹、皮货、铁器，还有木器和其他货物；在呼和浩特，他们的经营项目却极其单一。例如，永德魁商号在呼和浩特仅经营鞋业，并附设有皮靴作坊，经常有四十至六十名鞋匠在里边做工；一善堂经营的是瓷器和器皿；庆中长是药房，等等。

归化城商人用输出的商品从蒙古换回的首先是骆驼、马、牛和羊，这些牲畜都在呼和浩特卖出。向他们购买骆驼的是专门从事运输的中国内地和长城以外的一些商号；马匹被运往长城以南，直到上海和广东；牛的数量不大，几乎全部供呼和浩特本地需要；在来自蒙古的牲畜中占大多数的羊则供北京、河南、山西

1 见第1卷，第275页，第318页。

及其他各地的需要。我指出这几个地方，是因为这些地方在呼和浩特设有专门的代办处，它们受委托代办收购羊，并把它们运送到指定的地点。这些办事处在归化城叫做“贩子”，其中最富有 80
的是北京的贩子，他们的商号是夏盛和、夏和义、天和德及三和成。单是这几家商号从归化城赶走的羊就不下五十万头。牲畜并不直接赶进呼和浩特城内。在蒙古做买卖的中国商人把换来的牲畜赶来以后，就把它们留在离呼和浩特城五十俄里以外的蒙古草原上，并通知一家贩子。贩子就派伙计去讲价钱。这里应当指出，购买牲畜只能用纹银支付。但是，近十几年以来，呼和浩特的牲畜交易已比过去减少了一半以上。这是因为不仅在购买牲畜方面，而且在购买蒙古的各种原料方面，归化城的作用都已让位于包头和克克伊尔根。目前，来自蒙古的牲畜和原料主要是运往后两个地方。现在呼和浩特之所以参与这类贸易，只是因为这里有许多家银号，支付货款比较方便。换句话说，现在原料是在包头或克克伊尔根买卖，而货款则在归化城结算。除了赶往内地的牲畜外，归化城本身每年购买和消费的羊不下二十万只，牛近四万头。

从呼和浩特所消费的牛羊身上剥下的皮几乎不往外运，而是就地在城北和城西的皮革厂加工。据说，这种大小作坊共约三十五家，可是我只参观了三家。所有这些工厂的鞣革槽都是在地面挖坑，用砖砌成的。皮上的毛用石灰去除，而不是用灰烬去除；为了使皮子柔软，在鞣制时放少量的面粉和碱(完全不用鞣料)，然后把皮革放一段时间，等到碱从皮革里渗出来以后，皮革就变白了。呼和浩特制作的皮革只有白色和棕褐色的，这里根本看不

到其他颜色的皮革。

制革时去除的毛在呼和浩特加工成各种产品。例如，用牛
81 毛——有时也掺一些驼毛和羊毛下脚料——制作马衣用的毛毡。它们通常可分为三等。其中最差的一种毡子织得相当稀松，宽为一尺一寸；二等毡子叫十样锦，因为这种毡子毡面上有十种不同的颜色，织得也结实得多，宽为一尺三寸；最后一种是头等毡子，织得就更密了，宽也是一尺三寸，全都染成一色的深棕色，它的名称叫金相玉。呼和浩特这种做马衣用的毛毡制造业可以说是一种家庭手工业，虽然家数不多。今年最多只剩下二三十家了，每家有四个，八个，甚至十个帮工。织工把织好的单幅毛毡整幅地出售给专门卖马衣的店铺，这些店铺又把毛毡裁成几段，再把它们缝成三幅宽的马衣。在上述几种毛毡中，最差的那一种用来缝制成五尺长的马衣，主要是运往张家口；在那里无论是俄国人或中国人运往恰克图的茶叶，都是用这种马衣包装的。这种马衣每条的价钱通常为六百呼和浩特兆苏①左右，约合白银二钱三分，相当于我国的五十银戈比；二等马衣做成各种尺寸，供呼和浩特本地的商业和家庭之需；一等马衣裁成六尺长，缝成三幅宽，主要是卖给中国人包装运往西北蒙古和东土耳其斯坦的货物。这种马衣的价钱为五钱银子，或大约一千五百呼和浩特兆苏。一等马衣生产得很少，每年的出售量不超过一千条。这种马衣在张家口包装茶叶完全不合适。因为缝成两幅的不够包茶叶箱，而缝成三幅的又嫌太大。呼和浩特的一等毛毡相当结实，它其实是很适

① “兆苏”，蒙语，意为钱，此处是一文钱的意思。——译者

合我国商人用的，可是中国人硬是不肯改变他们织毡子所习惯的宽度。

呼和浩特出售马衣的铺子主要有四家：1）义兴魁，年销售量约九千条；2）德盛长，销售量约为三千条；3）永盛长，年销售量约为二千条；4）永长成，销售量也是二千条左右。这四家铺子中，前三家和张家口做生意，最后一家只在呼和浩特做生 82
意。在同这些马衣商人谈话中，我又进一步得知，在现时条件下，呼和浩特是很难制出更多的马衣了。因为一方面毛不足，另一方面制作这种产品的匠人近年来已大大减少。六七年以前，由于生活费用暴涨，工匠就少收徒弟。这样一来，学会这门手艺的新手就少了，而老匠人中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则因为年老或有病也不能干活了。

与牲畜输入减少的同时，归化城从蒙古获得的其他种类的原料也减少了，因为它们同样也有了更有利的销售地点——包头和克克伊尔根。这些商品的价格近来也上涨了许多，例如：

1）现在驼毛在呼和浩特的出售量不超过一万斤。每一百斤的价钱是六两至七两半。

2）羊毛的输入量同驼毛接近。每一百斤是四两五钱至七两。

3）从前运到呼和浩特的山羊绒毛，现在几乎全部运往包头销售。价钱是每一百斤十一两。

4）熟绵羊皮每张售价为九百文归化钱，也就是将近三钱四分银子。

5）熟山羊皮今年的价格是每张一千三百文，约合四钱八分

白银。由于通过上海出口需要的增加，这种羊皮在呼和浩特的价格和输入量都提高了。

6）牛皮价钱每张四千文，约合一两五钱银子。

7）羊羔皮平均每张值三钱二分。

8）马尾价钱每一千斤为三百到四百两；零售价钱每一百斤
83 至少是四十五两。

我们在呼和浩特时，牲畜的价钱是：骆驼——二十两到三十两；普通马——七两到九两；公牛约八两；母牛——六两到七两；羊——一两到一两三钱。一般说来，除骆驼以外，牲畜最便宜的时候是在九月和十月，也就是蒙古的牲口贩子在蒙古收购了牲畜赶往中国内地出卖的时候。

至于一般蒙古人则全年都有牲畜赶到归化城，只是平时赶来的牲畜数量很少而已。大批的牲畜主要是来自土谢图汗部的戈壁土谢公旗和墨尔根王旗，其次是由四子王旗和阿拉善王旗的所谓内蒙古人赶来的。

北部蒙古人从库伦运往呼和浩特的各种木材中，主要是锯成方木和板子的松木。但是，把这种木材运往这里的还是以当地专门经营木材的商人居多，他们都特地去喀尔喀采购这种木材。这里木材的价钱完全取决于方木的粗细，因为它的长度都一律是六尺长，约合三俄尺。在库伦，方木的价钱每寸厚约值十八沙拉采①，约合三十六个银戈比；在呼和浩特，八寸厚的方木每寸价值三百六十兆苏，若按现今的行价折算，则合我国的货币五十六

① “沙拉采”为北喀尔喀货币单位，约两个戈比。——译者

个银戈比。

三音诺颜部的蒙古人往呼和浩特运送的主要是油脂、皮和毛，到货当然是零星的、小批的。但是应当指出，现在他们已很少把货物一直运到呼和浩特，而是少走四十五俄里路，在克克伊尔根就出售了。这个小城是个非常繁荣的地方，汉人在这里做各种小生意，把面粉、糜子、茶叶、麻布、皮货等商品卖给蒙古人。

虽然我不止一次地说到近年来呼和浩特的衰落，但是读者还是应该看到，这是一个聚集着不少巨贾富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做着百万巨额的生意，总共卖出十万多箱茶叶、将近一百万匹布及其他物品。这一切可能会使读者以为呼和浩特有很阔气的铺子和陈设得很好的商店，等等。然而，这完全是错误的。做批发生意的商人和商号在呼和浩特根本就没有店铺，而只有帐房和库房。因此，它们朝街那一面除了用泥和草砌成的围墙和两扇通到院内的大门外，什么也没有。院子里通常三面都是住房和客房。在归化城开设的店铺只做些零售小买卖，并且不管是在主要街道上还是在次要街道上，这些店铺看起来都是相当寒伧。归化城最好的街道要算是大南街了，它的北端抵达归化城的城堡，南端一 84
直通到城的尽头。这条街上集中了最好的铺子，但是它们也同样是做小买卖，在其中任何一家也不会买到一整匹呢子，有的店铺里就连一整匹搭连布也买不到。这是因为，这些铺子都是对市民做生意，而市民们一方面手头总是有着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另一方面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买整匹布的习惯。他们更多地是买些诸如从天津和北京运来的斜纹布和毛料之类的东西，一次买半匹，或

者买直接剪下做长袍、皮袄和其他衣服用的零块布。象这样零块出售的多半都是曲绸、洋绉和其他丝绸。我在此停留时的价格如下：

搭连布	长袍料	八钱
大　布	长袍料	五钱至七钱
土　布	长袍料	四钱五分至五钱五分
曲　绸	长袍料	一两七钱五分至二两五钱
洋　绉	长袍料	约四两
宁　绸	长袍料	八两至九两

整箱的砖茶在任何一家店铺，甚至整个呼和浩特也买不到；不过好茶却可以成俄磅地买到，价格是五钱到五钱五分一斤。

在呼和浩特的店铺里，中国产的奢侈品不太多。从欧洲来的商品中最常见的是：座钟、灯、自动玩具、一些小盒子和在我国属于妇女梳妆用品的梳妆盒。在中国货中可以看到瓷花瓶，但是没有见到有珐琅花瓶。其次是镜子、瓷花、玻璃画和将这种画嵌在黑木中的托盘。其中无论是装饰房间的画，还是绘在托盘上的画，有许多是极不雅观和下流得难以形容的。然而这些画都公然陈列着，过路人和买主一点也不因此感到害臊。鞋类、皮制品，以及木器、铁器、铜器和银器，还有药材和器皿，通常都是由专门的店铺出售，而且这些店铺几乎总是和制造这些物品的作坊相连。
85 大部分店铺都是一间门面，两间门面的较少，而三间门面的在全呼和浩特也找不到十家。在两俄丈宽的主要街道大南街上是这样的店铺；在更窄的席力图街和朋苏克街上也是这样的店铺；而其他街道上的店铺就更穷更脏了。

大南街北端通向呼和浩特城堡，也就是叫做旧城的地方。这个城堡极小，据中国人的计算，它的周围只有三里，约八百俄丈。

为了能够很方便和切实地了解这座城市的官衙所在地，以及呼和浩特所有其他的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我进城的第一天晚上就向当地的道台① 投送了名片，并去访晤了二府② 和两位土默特的嘎兰达③ ——直接负责管理土默特人的最高官员。我很希望从后面这两位官员那里得到我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于是就和他们接近，几次同他们交换礼物，送给他们表、望远镜和长袍等。这样，我就能每天晚上在他们那里聊天，了解到很多极为重要的情况；而且其中一个嘎兰达还答应让他的儿子给我做向导，领我去参观城里的官府和公共设施。我没有急于请求他实行自己的诺言，而是把在呼和浩特的最初几天作了这样的安排：早上6点多钟我出外游览城市——参观寺院，看看店铺、旅店、市场，结识商人和喇嘛。下午3点多钟去找嘎兰达，同他们聊天、喝茶，一直坐到6点半左右。晚上，约7点钟开始，在自己的住处接待那些向我出售书、佛像或其他物品的喇嘛和其他人。夜里看书，或从各种卷宗和官方文件中摘录资料，这些文件是嘎兰达为使我得到更准确的资料而向我提供的。直到12日那天，当我去嘎兰达家里未见

---

①“道台”又称“道员”，清朝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译者

②“二府”——明清时对府同知的别称。——译者

③“嘎兰达”——满语，即“翼长”。——译者

到他，听说他到固山衙门①办公去了，我才请人领我到这个土默特当局的最高衙门里去找他。一进衙门的大厅，我就看见这里的一块石碑，上面用满文写着呼和浩特建城的历史，或更恰当地说，重建的历史。我立即就抄写这个碑文，同时提醒嘎兰达说，现在我需要了解呼和浩特的各个机关了。他回答说，明天就吩咐他的儿子领我到各处游览。

呼和浩特固山衙门大厅里的碑文如下：（见107—108页）

其译文为：

86 库克和屯即是丰州，在唐代所辖大楼市②境内。城里只有一些土屋。丰州城从明朝起称为归化城。本朝初，归化城汉名译为满文时，称作库库和屯。库库和屯向来是塞外重镇，但是经过许多年代之后，城市已显破旧。因此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土默特左右两翼及六召喇嘛和台吉管辖的三个苏木的缙庶人等上书给部，请求准予他们自行鸠资在古城周围修筑城壕，四城各建一座城门和一座两楹城楼，并派驻兵卒巡守。经部商议之后，呈请圣裁，蒙皇上御批："准如所议"。本城官民谨遵圣旨，破土动工。工程完成之后，将南城门称为"归化门"，东城门称为"承恩门"，西门称为"柔远门"，北门称为"律武门"③，而城中的鼓

① "固山"，满语，即清代的行政单位"旗"。"固山衙门"即"旗署"，在今呼市旧城议事厅巷内。——译者

② 《古丰识略》上称丰州为唐娄师德所建。——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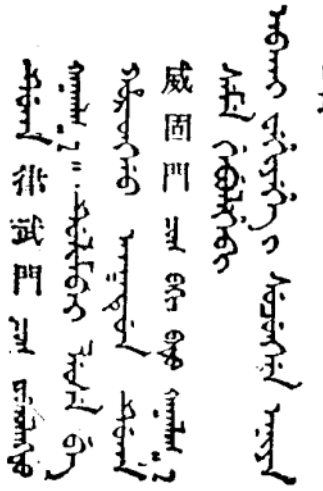
③ 《古丰识略》上称为"建威门"。——译者

柔遠門 承恩門 歸化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88

楼则名为“威固门”①。乾隆五年（1740年），奏请上谕，初次对城垣进行修葺。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上降旨说：“库库和屯这一名称和字义完全不相符，今后应称为‘库克和屯’。”敬谨遵旨，（城名）因而改为库克和屯。

第二天，当嘎兰达三十二岁的儿子多尔济章京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碑文上所记载的时间以后，呼和浩特城堡修缮过没有？可是他不能肯定地回答我这个问

①《归绥县志》上称为“固威门”，而《古丰识略》上称为“威固门”。——译者

②“章京”，满语，官名。清代军职多称章京，如参领称甲喇章京，佐领称牛录章京。——译者

题，而只能推测说，即使曾经修缮过，那也是小小的修补，大规模的修缮也许根本就不曾有过。否则人们就会说起这件事，他也就会知道了；而且城墙也不至于会破败到这种地步。确实如此，现在的呼和浩特城堡有些地方已经倒塌。外层用土坯砌成，当初是很宽阔漂亮的城墙，现在已经破烂不堪；很多地方的土坯都坍塌了，土坯当中夯实的粘土在这些地方都成了一堆堆的垃圾。城墙上面木结构的城楼也已完全毁坏：城楼拐角上的圆木已露了出来，顶棚的梁材也朽烂倒塌了。城堡里面是归化城和归化地区最主要的一些民政管理机构。这里有道台衙门、二府衙门、十二个土默特嘎兰达的衙署和关税总署。关税总署的专门办事处或分署大多设在商业区。它的征税分署有：1）征收食盐和鸦片输入税的；2）征收木材输入税的；3）征收马匹和其他牲畜输入税的；4）征收茶叶输入和输出税的；5）征收纺织品税的；6）征收蒙古生产的半成品税的，等等。

我同章京出去游览呼和浩特旧城，从它南面的正门进城。在通过城门时，章京对我说，在城里自古以来就保持着这样一种风俗：每年阴历二月十五日和八月初一至十五日，要在这座城门的城楼里吹喇叭。

进入城堡以后，我们首先就去城里最大的机关——固山衙门，89
也称土默特旗署。这个机关距离城的北门比南门近，位于纵贯全城南北的大道右侧，也就是东侧。固山衙门的房屋同呼和浩特所有其他官府的建筑物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这是一般的、最典型的中国官署：用土坯砌成的平房，正面是照例应有的红色圆柱，大大的窗户占了半截墙壁，图案形的窗格上糊着纸；

房顶上盖着瓦，它们像一条条小圆柱从带花纹的屋脊上倾斜下来。整个固山衙门大院砌成基座状的地基，比它周围的地面要高出四分之三俄尺，所以进固山衙门的大院就要上三层台阶。这个基座从东到西有七丈二尺宽，从南到北有三十丈长。基座的南面照例有一面石制的照壁，绕过它登上前面说过的那三层台阶，就是旗署的三楹大门。从这里写的题词中可以知道，这大门是在道光四年（1823或1824年）才挪到固山衙门南面来的。我的同伴告诉我说，在这以前，这门原在西边，因此衙门的正门是朝城里的主要街道开的。走进固山衙门的院子，可以看见院子深处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五楹正房。这就是嘎兰达全体会议的议事厅。这个议事厅仅占当中的三楹，两端的两间都各有墙壁与议事厅隔开，并有单独另开的门。东边那间存放银子；西边那间存放武器和部分弹药。

从这个衙门的正房起，在院子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完全一样
90 的五楹厢房伸向南边的大门。朝东的西厢房是兵司署，东厢房是户司署。在这两座厢房以北：院子的西边没有房子；在东边，同户司署并排，有一栋三楹的房屋。这是财库事务管理所，其实只不过是发放白银的地方。它恰好对着上面说到的正房东端那间存放银子的房屋。同这三间房屋并排，紧靠它的北边还有三间房屋，这是固山衙门的印务处。它当然是整个衙门里人员最多的地方，因为在一年中，平时所有的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各种问题都在这里处理。这里还存放着衙门的大印，因此在这所房子的门上悬挂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凸出的满文大字：  。由印务处再稍稍向北，又横着一排朝南的二层楼房，这是存放固山衙门全

部公文档案的地方。据说这里保存的档案都是雍正初年（1723年）以后的。在上面说过的户司署和兵司署的两排五楹厢房以南，大致在衙门院子的正中，有一座朝南的一楹两层牌楼，它两旁各有一小门。这座牌楼以北的院内部分专门叫做“衙署”部分，门楼以南则是“辅佐”部分。除了这座门楼构成的假想界线外，这两部分之间没有任何东西隔开。因此，院子南半部分的房子好像就是北半部分房子的延续。在东边，与户司衙署相连，有一座朝西的三间房屋。这里现在住着前锋营（ᠮᠣᠭᠣᠯᠴᠢᠳ），共有二百名兵士，其中有二十个管理他们的什长。他们专供将军和副都统差遣，担任这两个衙门的守卫：为将军衙门守卫的是一百二十人，有十二名什长；为副都统衙门守卫的有八十名兵士，八名什长。他们轮流值勤，每十五天换班一次；每次两个衙门分派的兵士各为十名。在西边，前锋营房屋的对面，与兵司衙署相连接的 91
是同样的一座三间房屋。这是地方机关的文书和办公人员的住房。上述这两座房屋都有不太高的砖墙围着，并各有一个小门进出；房屋都与南面的大门相连。以上就是固山衙门里所有的建筑物。

我们从这里出去后，就去参观当地人所称的“昂邦”①衙门。它几乎就在固山衙门的对面，只是离北城墙更近一些。它位于城堡中心大街的左侧，也就是西侧。当我们走过这段不太远的距离时，章京对我说，从前，在康熙和雍正年间，呼和浩特的官

①“昂邦”，满语，意为“大臣”、“大官”，又译作“按班”。清初，专用于亲近重臣。入关后，用于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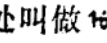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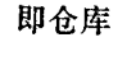
署要多得多。那时呼和浩特有两个固山昂邦（都统），他们都各有自己的衙门，每个衙门有四十二间房屋。两个固山昂邦又各有四名梅伦章京（副都统），他们的衙门是四个单独的大院，每个大院有三十八间房屋。后来，由于两个固山昂邦和三个梅伦章京都被认为是额外人员，他们办公的地方也就被陆续卖到私人手中；到乾隆初年，呼和浩特只剩下了一所昂邦衙门，它位于呼和浩特城的西南角。乾隆二十八年（1763），工部遵照当时皇帝颁下的圣旨，下令把这个衙门迁到别处去，重新修建房舍。从那时起，昂邦衙门就坐落在旗署的对面，即现在的位置上。这项工程结束之后，看来朝廷就再也不准备为它花费财力了。嘉庆末年，昂邦衙门已破损不堪，当地的长官几次呈请修缮都遭拒绝。直至道光二年（1822年），当时的将军禄成和副都统年德上了奏折，请求允许他们从土默特旗财库中借支一千五百两白银来修缮这些房屋。这笔债款将每年从副都统的薪俸中扣出七十五两银子，逐
92 年偿还；全部债款在十二年内向财库还清。这个办法得到了北京的赞许，而且修建计划也被北京加以修改，因为大臣们发现当时面对城内大街的昂邦衙门的大门朝东，就下令把大门按常规移到南面去。可是这样一来，当然就使交通极不方便，而且又破坏了市容。因为现在昂邦衙门的大门也和固山衙门的大门一样，都不是朝大街开，而是朝通往大街的那条小巷子开了。近年来，昂邦衙门的房屋又变得破旧了。据说要修缮它大概还得采取上面说过的老办法。快到昂邦衙门时，我们看见它的大门外停着轿子、大车和二十来匹备了鞍的马。原来是将军在随员们的陪同下来到了衙门。这就影响了我们参观衙门的院舍。不过据章京说，它同固山

衙门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比它略大一些，因为固山衙门有三十四间房舍，而昂邦衙门有三十八间。不过昂邦衙门的房屋盖得比固山衙门的房屋密集，因此固山衙门的院子比昂邦衙门的要大得多。

我们从这里沿着小巷朝城的西北角走去，想看看那里当做粮仓和军火库的宅院。可是顺路又走进了一个政府机关，门楣上方挂着一块引人注目的匾额，上面用满文写着 ᠴᡳᡤᠣᠯᡳᠨ ᡳᠯᡳᡥᠠᡵᡳ ᡴᡡᡵᡤᡝᠨ，即“巡警署”。从外表看来，这是一所三开间大的普通中国房子，甚至连院子也没有，房子正面对着大街。看了它的内部以后，我感到最奇怪的是把这所房子叫做政府机关。进了这个巡警署，除了在极肮脏的小屋子里住着的一些轮流站岗的兵士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这些兵士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夜间巡逻，白天极少用到他们。因此他们现在有的在补衣服，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吸大烟……。在我看来，这个机关唯一的、也是不寻常的财产就是挂在墙上的一只沙漏计时器。它的形状是底部有个小孔的漏斗形的铁箱子，铁箱里的沙子就从那个小孔漏出来。箱子和小孔的大小配合起来正好使一箱沙子从孔里漏完的时间等于一班的巡逻时间。据说这个巡警署是雍正年间建立的，当时每月要从土默特旗 93
轮流调来两名军官和二十名兵士在这里值勤。乾隆三十九年，巡警兵士又增加了二十人，因此现在巡警署就有四十名巡警，不过军官人数仍为两名。

到了粮仓及官物库大院后，我们首先就到我的向导章京认识的仓库看守那里去，他的官级也是章京。他请我们喝茶，并说，这个仓库早在康熙年间，或雍正初年就有了。这里本来纯粹是中

国人的机关。中国人在这里储存的物品主要是粮食——这是采购来专供常驻在这里的中国官兵食用的；其次，他们在这里还建立了一座存放官用武器的仓库，这些武器是用来武装当时刚被征来当兵的土默特人的，因为他们往往似乎是由于没有武器而不肯去报到服役。中国政府为了更便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时就盖起了这些仓库，甚至盖了两处：在托克托盖了三十间，在呼和浩特盖了四十二间。后来蒙古平定了，准噶尔战争结束了，中国军队就从这里撤走，驻防任务主要由当地的土默特部队来承担。就在那个时期前后，曾明文规定土默特军队须每年在呼和浩特集中两次，进行训练；而主管集训事务的机关就设在这些粮仓的近旁。前来受训的人从这个机关领取武器。这些武器是由社会上的公众出钱购置的。训练期满后武器仍留下由这个机关保管。这样一来，这些仓库就不再由中国人管理，而转由土默特的地方机关使用。至于这一移交的经过情况如何，这一官方财产又是如何落到土默特的私人手中的，因时间过久，人们已全然不知，而且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文件也没有。

94 我们从紧靠院子大门的仓库看守人的屋里出来参观院内。首先走进了集训事务处，这里共有两幢房屋：一幢在院子正当中，有三开间，是办公处；另一幢紧靠它的东边，两开间，是集训营的兵士存放武器的库房——在这两幢房屋前面有一座不大的大门。这个集训事务处叫做  。绕过它的办公处，进入院子的第二部分，即仓库，叫做  。这里，在院子的东北角，有一所三开间的房屋，这是存放公家武器的库房。很早以前，这些武器是供一般土默特兵士用的。现在它们在那些被专门

召来轮训的兵士手中已用了一百五十多年，当然，其间根据需要，这些武器也得到了修理和补充。这座军需仓库中的每一物件都有详细的登记，存放在这里的武器也是如此。军需仓库前面有一座大门，朝东开。大门两边横列着一座座当做粮仓的单间小房屋。这些粮仓共有三十八间，也就是三十八座单独的房屋；不过并非所有的房屋都始终是存放粮食的，有时其中的空房也被用来存放火药和其他物品。这就是呼和浩特城粮仓的全貌。

此外，位于城堡中心的广场也可算是一个公共场所。它宽阔的空地如今是卖骆驼的市场。城堡的其余部分和街道上都是一些出售零碎商品、本小利薄的小铺子，还有很多木匠铺、棺材铺、铜匠铺等等。有相当一部分建造成店铺的房屋如今已是空空荡荡。当我们走过其中的一所房屋时，看到屋里地上躺着一具乞丐的尸体，据说是六七天前死掉的。中国人互相间漠不关心的程度是令人难以想像的！离城墙更近的地方没有房屋，这些空地就成了居民倾倒垃圾的地方。

由于其他主要的呼和浩特官署和社会机关都不在城堡，而在买卖城，我的向导建议我重新回到买卖城。在那里，他首先想给 95
我介绍城里主要的一座庙——孔庙和与其相连的土默特官学。我们仍从进来时所走的南门出了城堡，沿着城市的主要街道——大南街走去。走了不过半俄里光景，我们向右拐进了一条巷子，并很快看见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尽管呼和浩特人认为这是两所单独的院子，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一个大院隔成两半罢了。中国人建造房舍时，地基总要比周围地面高一些。按照这一习惯，这个院落的地面比城市街道约高出四分之三俄尺，并砌成基座的形

状。它的总面积据说是由东到西有八俄丈二英尺① 宽，由北到南有三十俄丈五英尺长。这片地基的位置与街上的建筑物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稍微后退，更靠北一些；和街道其他建筑物在一条线上的，一个是校场——它就在庙院的前面；再就是校场中央立着的一面石照壁——它正好对着庙院的正门。这个校场本身可分为三部分：两边的地方给普通人走，是平坦的空地；对着庙院正门的中间地方则是一些举行仪式时用的建筑物。要进入这部分必须经过两道圆木的栅门，一道在石照壁的东侧，一道在西侧，两门相对而立。经过这两道木栅门进入校场中间部分，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是在一个小院子里：南面是照壁；北面是一道三楹宽的木栅大门；东、西两面则是前面说到的那两道圆木栅门，它们的一端到照壁为止，另一端到木栅大门为止。要是把这道木栅大门打开，就可以看到面前有一个人造水池，直径大约有八至十俄丈；水池上有一座桥，直通庙院的围墙和三楹宽的石头正门。这条通向庙院正门的路只有举行仪式时才走，我们当然是不能走
96 的。因此，要进入庙院，我们只好从校场靠边的空地走到庙院石头围墙的南墙。这道围墙的出入口有三处：正面的大门——就是上面说到的三楹宽的石门，它几乎始终是关着的，只有当达官贵人光临时才打开；正门的东西两侧还有两个小门。我们从东边那个小门走进庙院，实际上是走进了庙院的东半部分。这部分共有六座单独的房屋。第一座是三楹朝南的正殿；正殿两侧的南面有两座配殿，也都是三楹，一座朝东，一座朝西。绕过正殿，它后

① 一英尺合30.5厘米。——译者

面又有三座房屋：第一座叫“北殿”，大小完全和正殿一样；其次是北殿两侧的两座房子，东边那座象个六角形的亭子，里面有一幅八卦图，西边的那所房子只有一间大小，是庙里的库房。前面说到的那四座大殿里祭供的圣物是：在正殿的当中，也就是最显要的地方，立着一个牌位，上面写着孔夫子的名号。牌位前照例有一张供桌，供桌上方挂着两块匾额，上面刻着皇帝赐给该庙的题词。在这张供桌的两旁，即另外两间里，也各有一张供桌，上面供着颜子的牌位和孔夫子其他几个亲密弟子的牌位。前面提到的位于正殿后面的那座北殿里供着的是当今统治中国的大清朝的几个开国元勋及名王的牌位。正殿南面两侧的配殿里供着几位理学家和文人的牌位。除了院里的这几座大殿之外，围墙外面还有两座同样是三间大小的殿堂，它们分别位于通往庙院的两个小旁门的东、西两侧。这两座殿堂都朝南。东旁门东侧的那座殿堂是祠堂，用以纪念英勇、著名的大臣，其中居首位的是从前的一位阿里哈昂邦①屯阿的 牌位；西旁门西侧的殿堂是纪念当地有声望的市民和受人尊敬、获得荣誉的乡贤的。 97

当我们离开这里去参观官学堂那部分时，我们首先要提醒一下，它实际上就是这座庙院的西半部分，尽管它是与庙院隔开的。在孔庙正殿的西墙有一道上方挂着匾额的小门，通过它可以一直走进官学堂的院子。学堂里房舍的布局和孔庙里的情况完全一样，它包括：（1）三间朝南的正房；（2）东西两侧各一厢房，也都是三间，一座朝西，一座朝东，它们就是学堂的教室和

① “阿里哈昂邦”，满语，意为“尚书”。——译者

宿舍。其次，同西厢房并排的有三间房，是箭房；与东厢房并排的有两间房，是烹调祭品的厨房。除此之外，学堂的院子里还有一座两层的小门楼和一道一楹宽的大门。

现在来谈谈这所学堂的历史和内部的日常生活情况。它大概建于雍正年间，至少学堂的看管人说它是从那时起才有的。雍正十三年，根据当地阿里哈昂邦屯济的奏请，决定从土默特的六十个苏木中，各选出两名聪慧的男童到呼和浩特上学；并命令抽调四名有尉官官衔、但等级是苏木的下级军官的官员去充任教习。这所土默特官学的基础就这样奠定了。

至于学堂的经费，起先学堂每天拨给学生的伙食费是十二文钱。在乾隆年间这个标准有所提高：教习在任教期间，每月拨给他们每人的伙食费是一千二百文，拨给学生每人每日十六文。从那时起这个标准就没有再变动。这些钱每月初十由旗的财库支出，不需向部里报告。学生共有六十人，至今没有变动过；然而
98 关于每个苏木须抽出两人的规定却早就不执行了。现在有的苏木派一名男童，有的派两名男童，有的派来的男童已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数字，有的苏木则连一个也不派。这大多是由于旗里的土默特人的游牧点离城太远，此外还由于他们的极端贫困。据看守人反映，无论是教习还是学生，尽管他们得到的膳宿费比规定的标准多得多，他们还是不能靠发给的钱维持在呼和浩特的生活。因此，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需用自己的钱来贴补。这就使得那些家贫如洗的人根本无法上学。我想了解一个问题：学堂的成员是用什么办法得到高于规定标准的膳宿费的呢？我问清楚了以后，连带把另一个问题——整个学堂的经费来源问题也解决了。

原来，为了解决学堂的经费问题，在属于学堂的地皮上很早以前就盖了一些官房和铺子，这些房屋的租金收入就用以供养学堂的人员。乾隆年间，在规定人员定额的同时，也确定了租赁章程。每年的租金款额规定为三十二万余文。每间房子的租期不少于一年。如果商人关闭所租的店铺，打算迁到其他城市，或者只是不想再住下去了，他仍应继续支付租金，直到有了另一个租赁者按照规定条件来承租时为止。临时来到此地的商人也可以租用这些房舍，但是他们必须提前一个月支付店铺的租金，而不得拖欠。由于租金定得低，这些铺面不仅任何时候都不会空着，而且总是带来比规定的数量更多的收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这些铺子的出息比预定的数目多至两三倍；现在是多一倍，有时略有上下。由于某些店铺的租金全部充作学堂人员的膳宿费，所以发给学生和教习的膳费也就时多时少，视当年所收的房租总数而定。除此而外，学校人员的经费的另一个来源是每年的地租收入。按 99
规定，这笔租金总数应为三十八两白银，而实际得到的也比规定的数目至少多一半。官学里的课程同我们在科布多通译学堂（见第1卷，第310页）见到的一样，只是除了那里谈到的识字课以外，这里每天还有一门射箭的课程。

参观了官学的校舍后，我们沿着买卖城的街道向呼和浩特城堡的东边走去，在离东城墙一俄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座神农庙。这已是纯粹汉族的庙宇，就连看起来已经汉化的土默特农民也不来祭拜。然而这座庙正如大门上方题词中所说的那样，却是根据土默特的固山昂邦——丹钦的奏请，于雍正五年（1727年）建立的。庙院的规模与呼和浩特所有其他官家的建筑物都不一样。它

的地基从西到东有十五俄丈宽，从南到北有三十俄丈长。可能正是由于它有如此大的面积，院子里才显得相当空旷。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沿着北墙，照例是一座大殿，有三开间，里面供着发明农业的神农皇帝的牌位和他的画像。大殿的东西两旁各有一座一开间的厢房相对而立，是庙里烹调供品的厨房。再往前，有一所坐东朝西的三楹大厅。与这座大厅相对，在西面一座平台上有一个朝东的凉亭，在举行隆重祭典时用来放食物供品；其次是一所一开间的鼓乐房。院子中央设有一座大祭坛，祭坛上当然少不了有一些烛台、香炉等物。这座神农庙的大门只有一楹宽。

我们从这里一路往城堡北面走去。在离北城墙大约也是一俄里或略远的地方，有一座操练土默特兵士的校场。这座校场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它是一片夯得十分平整、不长一根杂草
100 的操场。兵士在这里能够很方便地进行各种操演。但是除了校场以外，这里还有一些特殊的房屋。它们都在靠近城堡的那一边，即校场的南边。当你从城市向校场走去时，你首先会看到一堵中国习见的照壁，尽管不知道它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因为房子四周并没有围墙。照壁后面是校场的主要房屋，共三间，是办事房，在这里专门办理有关检阅和军事操练的全部事项。在这座主要建筑物的东北方有一座两间大小的亭子，在兵士操练时军官们就坐在这里观看军事活动进行的情况。在西边，即这座亭子的对面，也有一所两开间的房屋，这是存放火药的地方。此外，离校场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所单独的小房子，这是守卫室，里面住着守护校场及其建筑物的兵士。以上是校场平时的情景。根据规定，兵士每年应在这里集训两次——春秋两季各一个月。每次从土默特两

旗征召一千人。到了集训的日期，无论是军官还是上述那一千名兵丁都必须集合到呼和浩特兵营里来。他们在兵营里住宿，在校场上操练。在呼和浩特进行军事训练一事是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确定的，那时作出了对土默特兵士进行军训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总共应征集八百名兵丁，其中三百名须自带火枪，五百自带弓箭。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根据绥远城将军① 嵩椿的启奏，将带火枪的人数再增加二百人。从那时起，每次召来集训的人数就是一千人：五百名带火枪，五百名带弓箭。据说，在一个月的期间内，日复一日地总是进行着同一种训练，而且每天都是在上午6点至9点进行。火枪手们总是先开始操练，他们做完三种不同形式的队列和三次齐射之后就退到后列。接替他们的是弓箭手。弓箭手的训练项目是每人向箭靶立姿射发三次和练 101
习从马上瞄准、射发。弓箭手练习射箭时，火枪手就练习筑土埂。此外，火枪手每隔九天也要进行一次单独的打靶射击；打靶射击的这几天，弓箭手们就不练射箭，因为坐在亭子里的教官们不能同时观察射击和射箭的成绩。训练结束后，每名兵丁可以拿到每日应得的伙食费——五分银子。这笔钱是从运进呼和浩特的商品所抽的税款中拨出的。

校场的军火库只储存火药和子弹。在平日，里面的军火很少，因为它们主要是在兵丁集训期间才运来。关于火药和子弹的来源，人们告诉我说，起先，这些火药和子弹是从北京买的，每次不超过六百七十五斤。根据这项军需的消耗量，每次都须向兵部

① “绥远城将军”的全称应为“镇守绥远城等处将军”，即镇守绥远、归化、阿拉善等地的将军。——译者

提出专门的报告，并派专人去北京购买火药。后来情况有所改变，规定子弹根据消耗和需要不定期地发给，火药则按一年的需要量一次发给。关于供子弹的问题是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决定的。当时兵部向皇帝禀奏说，呼和浩特受火器战斗训练的五百名土默特兵丁在一个月的训练期间须有三个打靶日，每个打靶日发给每名打靶的兵丁三发子弹，因此每次训练期间兵丁们共需四千五百发子弹。由于这些子弹的十分之三，即一千三百五十发，射出后将无法找回，而十分之七，即三千一百五十发，尚可找回重新上缴，因此土默特兵署官员可以根据这一估计向兵部申报自己所需的子弹数量。关于火药的决定似乎要晚得多。据统计，呼和浩特训练土默特士兵和每天开关城门时放火炮共需火药三千五百四十斤；此外还需四十斤放在火枪的火药池上引爆的上等火药。这也就是每年规定发给呼和浩特的火药数量，不过已不是从北京，
102 而是从山西首府太原府领取了。

当我们离开校场，准备去参观章京所说的呼和浩特值得一看的公共设施中的最后一所——当地的养济院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这个养济院在城西，准确点说就是在城外，距城堡的西墙大约为一俄里半。当我们乘车来到这里时（为了节省时间，我在校场就已雇了一辆车子。从校场到养济院约两俄里半，付了二百文车钱，合四十戈比），我觉得这个养济院极像在彼得堡附近去华沙铁路线上为残废者建造的那些小房舍。这里也有三十来间房屋，里面住着被收养的人。只是他们没有菜园，也没有果园，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生活上的储备。这所养济院是在乾隆元年（1736年）建立的。乾隆五年（1740年）规定可收容的定员为一百人。

当地的副都统按每日每人十抄粮食的标准，从粮库发给他们每年的口粮为三百五十库里[1]。肉、蔬菜和其他食品都一律不供给实物，而代之以每年发给每个被收养者七两一钱银子（合十四卢布二十戈比）。此外，每年秋天发给每个被收养者一块大布做衣裳；为这笔款项拨出的银子共为九十两。从九月至二月底还发给被收养者专款以买煤取暖，这项开销共约四十两银子。

在城堡北边，紧靠着城墙有一个出售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这里出售的有：

羊肉(去骨)	每斤	60文
猪肉	每斤	120文
生鸡	每只	150文
鸡蛋	10个	50文
下等面粉	每斤	25文
上等面粉	每斤	35文
小米	每斤	30文
马铃薯	每斤	12文
葱	每斤	20文
劈柴（一小捆树枝，重1.75俄磅）		90文①
煤	每斤	30文
干草	（每捆重1.5斤）	8—25文
莜麦秸	（每捆重1.5斤）	6—12文

103

这些价格都须用“满钱”，即十足分量的铜钱支付，一千三

1 “库里”，满语，1库里可容一百二十斤谷物。

① 原文如此。——译者

百八十文合一两白银，五文约合我国一戈比。这个食品市场是呼和浩特所有乞丐聚集的地方，不论什么时候都能看到这里有好几百个乞丐。从外表看，他们同北京的乞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比北京乞丐可能更脏、更褴褛罢了。如果仔细观察他们，就能很容易地把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极穷，肥腿裤子和上衣打满了补钉。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全家（夫妻二人带着孩子）一起出来流浪的。使他们沦落到如此地步的是饥饿和近来的连年歉收。他们在农村实在走投无路，只好背井离乡，来到工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设法挣钱糊口或是靠乞讨为生。另一类是心甘情愿的职业乞丐。他们大部分人光着身子，或者用些破布、碎毡片、烂羊皮和没人要的皮子裹在身上，用这些破烂东西遮住身体，再用绳子缠在身上。这就是职业乞丐的外貌。这种人在道德上已彻底毁灭，他们已经不可能摆脱这种行乞的生活，而且也不想寻找这样的出路。他们不仅靠施舍过活，而且更多的是靠偷窃过活。他们即使用什么法子得到了几文钱，也从不派正当用途，而是立刻拿去掷骰子，这是在呼和浩特乞丐中极为流行的一种赌博。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呼和浩特有十来家赌场，而且它们都同时又是最肮脏的卖淫窟。

从食品市场过去，在呼和浩特城堡以北更远一点的地方，有
104 几条街道一直通到大西河，这条河的左岸就是归化城的尽头。城的西北角有一座石桥① 通过大西河，这座桥是用凿成长条形、加工粗糙的花岗石砌成的，有三个桥孔。它沟通着呼和浩特及其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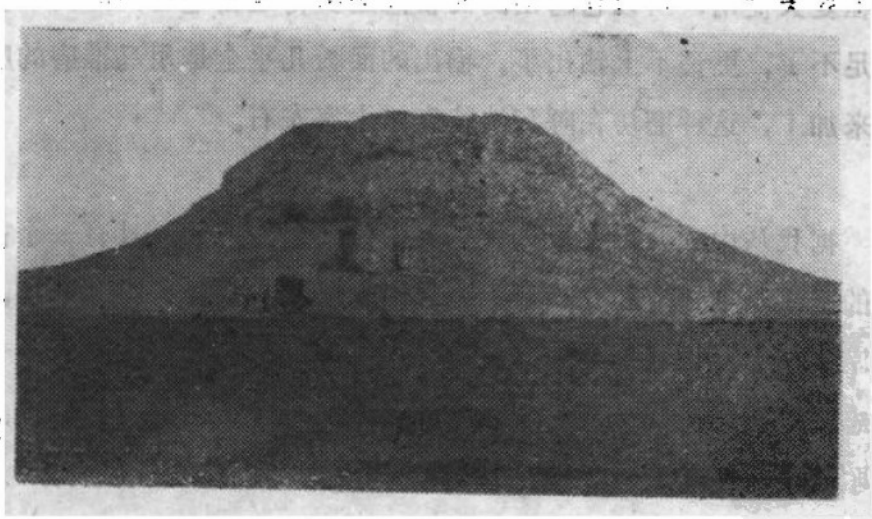
① 即旧城的牛桥，1959年被洪水冲毁。——译者

区。大西河右岸的城郊是所有到蒙古去的商队通常经过的地方。这座桥的上游不远，在河的右岸，有两座邻近的天主教传教士的住宅大院。建造这些宅院的土地是传教士们花了二千两银子从汉人手中买下的。这两座宅院里除了看门的汉人以外，通常没有人居住。不过据说在其中一个宅院里倒有一个专门为举行礼拜而布置的房间。礼拜的次数很少，只是在传教士从周围地区来到呼和浩特购买生活必需品时才举行。

在往这两座宅院去的路上，我见到了呼和浩特唯一的一座水磨房。不过它只在夏天使用。大概是由于大西河本身的水量不大，而且又不能象在山中的小河那样在上面筑起一道坝，水磨用的水是由沟渠引进来的。建了三个支架，下面是三个大轮子，水就冲击这些轮子。支架上面还安装了一个带有几个铁凸轮的轮子，推动磨盘的就是这个轮子，完全不用齿轮。由于这座磨房只能在夏天使用，所以它磨出的面粉总是少得连当地居民的需求也满足不了，更谈不上输出了。输出的面粉几乎全是用马推磨的磨坊来加工，这种磨坊在呼和浩特有二十家左右。

据我从中国文献中所知，呼和浩特郊区的名胜，只有一个古老的王昭君墓地，如今当地人叫做“昭君坟”。据张鹏翮考证，这座墓在十七世纪末称为“青冢”，意即“绿色之墓”。在《一统志》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名称的由来。这一文献写道：著名的 105
“昭君墓在丰州西三十里。地多白草，此冢独青，故名‘青冢’。”现在这一名称已完全不用了，但这座坟墓本身却是归化城的每个汉族居民都知道的。3月14日清晨，我雇了一辆马车，带着照相

机和捶拓用的工具，就去参观这座古墓。出了城我们一直向南驶去。大约过了五六分钟，我的车夫就把这座墓指给我看了。我们从远处看去，那个地方好象是一座孤零零的黑色大山丘。我们大约还需走十俄里才能到那里。走过城市的建筑物以后，紧接着就是田野，我们的道路就在这些田野之间通过。这里的土壤并不肥沃，但开垦的田地面积却非常之大。相比之下，住房十分稀少，而坟墓却几乎连续不断，可能都是安葬城里人的。田野和坟墓，——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劳动和死亡之谷！ 在离城约五俄里的地方，我们越过了从东边流来的黑河，到了它的左岸。由此开始，土地的盐碱更重了，而且越接近昭君坟，土地表面的盐碱就越明显。无疑地，正是由于这种土壤结构，古人才有“地多白草，此
109 冢独青”之说。当我们从北面驶近昭君坟时，我们看见面前是一座高大的土丘，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1687年见到这座坟墓的张



呼和浩特郊区的青冢

鹏翮是这样描述的："（青冢）高二十丈，面积有好几十亩。坟顶有一间小土屋，四壁无门无窗，里面摆着一些坛子。坟墓正前方还有一对老虎，而狮子却只剩下一只。根据它们的雕刻之精细和光洁来看，它们显然是中国产品，而且是某位皇帝赐予明妃墓的。坟上有一处堆着砖块，周围散落着一些绿色碎瓦片。这里以前大概就是享殿了。遗憾的是这里连一片可供考证的碑碣也没有留下。"①

从张鹏翮写这段话起，到如今已过去了二百多年。现在，当我们来到这座在我看来约有三十俄丈高的山丘跟前时，我们用目光寻找了上面所说的那座小土房，但却没有看见。爬上山丘的顶端后，我们只能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所小屋现在已一点痕迹也没有了。当我们从山上下来，走到山丘南面，即正面时，又同样是既没有见到老虎，也没有找到狮子，所有这一切都随着时间而消逝了。现在要想确定从前享殿究竟在什么位置也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在山丘的各个地方都见到很多古时绿瓦的碎片，然而却没有一处地方是成堆的。我们惊奇地在这里见到了三块汉文石碑，不过仔细一看，发现它们都是非常近期——道光十三年

①张鹏翮日记原文："（青冢）高二十丈，阔数十亩。顶有土屋一间，四壁累砌，藏以瓦瓮。……冢前有石虎双列，白石狮子仅存其一，光莹精工，必中国所制，以赐明妃者也。绿琉璃瓦砾狼藉，似享殿遗址，惜无片碣可考。"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3帙，《奉使俄罗斯日记四》，第263页。——译者

（1833年）的产物[1]。它们是大同知府立的，而且也很容易看
107 懂。其中第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石碑是花岗石的，它嵌在一垛砌得相当光洁的砖壁里，上面有很雅致的瓦顶。我没有把它拓印下来，而只是拍了那张附在这里的照片，上面写的是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认读的汉文题词："汉明妃冢"，以及蒙文题词："汉乌鲁斯乌恩王昭君努黑古尔"，也就是"汉朝王昭君之墓"。

---

1 在我国旅行家之中，最后一个参观这座坟丘的大概是波塔宁先生〔Г·Н·波塔宁(1835—1920年)，俄国旅行家，中央亚细亚考察家，1863—99年数次到中国和蒙古旅行，收集了有关植物学、地理学、特别是人种学的珍贵资料。——译者〕，他是1884年参观昭君坟的。我在来蒙古之前并未读过他记叙昭君坟的文章，现在读了之后，倒使我产生了许多疑惑不解之处。例如，波塔宁先生认为，整个土丘的方圆有三百七十米，高约六俄丈。不知波塔宁先生是用什么方法测量的。在这方面我们倒是比较倾向于中国人张鹏翮的描述：昭君坟高二十丈（1丈＝1俄丈4英尺9英寸），方圆数十亩（1亩＝159平方俄丈46.5平方英寸）。波塔宁先生还说，中国人的"铁犁甚至会犁平这座山丘，使它成为和周围的谷地一样的平地"。而我们认为，只要看一看这里所提供的图片，就可以断定：把这座存在了近一千九百二十年之久的古迹犁为平地的危险还非常之遥远呢！波塔宁先生还记载了几段有关这座坟墓来历的传说。其一说，这里埋葬着一位溺死的公主，她已被奉为神灵；其二说，这里安葬着一位嫁到蒙古来的汉朝皇后；其三说，这里埋葬着成吉思汗的妻子，她阉割了丈夫之后，就跳进了黄河。我们连一个这样的传说也没有听到；相反，无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都完全正确地告诉我们，这座山丘叫做王昭君墓。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关于这一点他们可以在这里的碑文中看到。波塔宁先生看到了这些碑碣，但他大概并没重视它们，而只以为这些石碑可能是近些年来附近村庄里的一些汉人死后葬在这里时建立的。我想，波塔宁先生并未向汉人或蒙古人问过这些碑文的内容，否则他们一定会给他念一念的。



汉明妃冢石碑

另一座石碑较小，是用普通石头做的，有一俄丈四俄尺高，基座也是同样的普通石头。这座石碑外部没有任何东西保护，任凭风吹雨打。因此，比起第一块石碑来说，这块石碑上所刻的文字受到的损坏就大些。不过它的碑文是用正楷汉字凿刻的，很好认，我就直接将它抄写下来。碑文如下： 108

阎阎堪垂世，明妃冠汉宫。
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
若以功名论，几于霍、卫同。
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
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

至今青冢在，绝胜赋《秋风》。

镇守绥远等处将军兼管右卫归化城土默特官兵调遣

宣大二镇官兵世袭云骑尉彦德题

将军号亦菴，满州正黄旗人。嘉庆癸卯乡科捷后承袭世职。历擢参赞大臣，定边左副将军，理藩院侍郎，镶红旗汉军都统。今简镇斯土，盖儒雅而兼将略者也。澜护道篆来此，路经黑河，见所谓青冢者，因思前人颇有歌咏，皆未著明妃之功，不足为后世劝。及见将军作，喜曰："妃无憾矣！此诗之后，不必有续咏矣。"故谨为之序而请勒诸石。

署理分巡归绥兵备道大同府知府长白珠澜书

道光十三年岁次癸巳五月吉立①

109 它的译文是：

"在汉朝的历史上，著名女子中首屈一指的是一个妃子[1]，叫做明[2]妃。因她来到北方草原，而使战争停息了数代之久。若论她的

---

① 俄文原著所刊作者抄件稍有讹误，现据原碑转录如上。该碑现保存在呼和浩特市昭君坟管理处。——译者

1 皇帝的妃子分为五等：（1）皇贵妃，（2）贵妃，（3）妃，（4）嫔，（5）贵人。

2 "明"是皇帝给自己一个姓王的妃子昭君（即昭阳宫之君）起的名字。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她是小说《昭君出塞》的女主人公。据传说，她是因元帝（纪元前48年）闻知她美貌非凡而被选进元帝后宫的。但大臣毛延寿因没有从昭君的父亲那里得到贿赂，就用一张极普通的女子的画像代替昭君的画像呈给皇帝观看。由于这一阴谋，昭君就是在后宫也被长期埋没。有一次皇帝偶然见到了她，并为她的美貌所倾倒。于是毛延寿跑到匈奴单于那里，向他展示了昭君的画像，使他起了娶昭君为妻的念头。匈奴单于就入侵

功绩，她可以同霍[1]、卫相提并论。她嫁到远离故乡的地方，人们都怜悯她。唯独我却对她的境遇感到高兴，因为即使她在汉宫能得 110
到皇帝的恩宠，她能把这恩宠始终保持下去吗？如今她的青冢依旧，这比《秋风辞》还要美好万分。

这首诗是绥远的军事长官（将军）兼管右卫归化城土默特官兵、调遣宣化、大同二镇官兵的世袭八品贵族（云骑尉）彦德所作。将军号（即他在熟人中所用的名字）乃蒙，满州正黄旗人，于嘉庆十三年中举，后又继承了世袭称号。曾相继任参赞大臣、定边左副将军[2]、理藩院①侍郎和镶红旗汉军都统等职，现任此地将军。当我，澜（即珠澜），被任命为道台，来到黑河之岸，见到所谓的青冢之后，我想，尽管以前有过许多诗人，但却无一人对明妃的功绩加以歌颂，不能激发后人去仿效她。看了将军的诗后，我不禁高兴地叹道，'妃子不必难过了！有了此诗，对你就无须再有更多的赞颂了！'因此写了这篇序言，并请求将军将它与诗一同刻在石碑上。

代理归绥道台职务指挥军队的大同府知府，长白山珠澜题。

中国，直到皇帝将昭君嫁给他，才同意返回自己的游牧之乡。昭君跟随她的君主来到了黑河岸边，却纵身投入黑河。史书《通鉴纲目》中说，中国皇帝于公元前33年同匈奴单于订立了和约，并将妃子王嫱（昭君的名字）嫁给了他。王嫱随同单于来到他的游牧地区，并被封为"宁胡阏氏"。

1 霍去病（死于公元前117年）汉朝名将，汉武帝时与卫青屡次战胜匈奴。

2 定边左副将军为省级军事将领的称号，其下设两名助手，即参赞大臣。

①理藩院——清朝政府为管理蒙古、新疆、西藏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所设的中央机构。——译者

道光十三年（癸巳）五月立”

第三块石碑① 是这几块石碑中最矮的、也是位于中间的一块，它也保存得很好。但是我必须将它拓印下来，因为它上面写的都是我不认识的草体字。现在我把碑文原迹的拓片刊载于此，以供比我更有经验的汉学家阅读。

除了上述几篇碑文之外，这座墓丘现在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了，它就象前面已说过的那样，只不过是一座高约三十俄丈，方圆五百俄丈的大土丘而已。坟丘的土是黄土，因此上面长的草一定是绿色的。它是为纪念明妃王昭君——汉朝天子元帝（纪元前48—33年）之妃而建的。在与胡人进行的不幸战争之后，由于订立了条约，这位妃子被派遣到匈奴与单于为妻。她到匈奴不久就死去②，被埋葬在这座墓中。尽管土丘前还立着石碑，

① 昭君墓第三块石碑现存呼和浩特市昭君坟管理处。兹将碑文转录于下。——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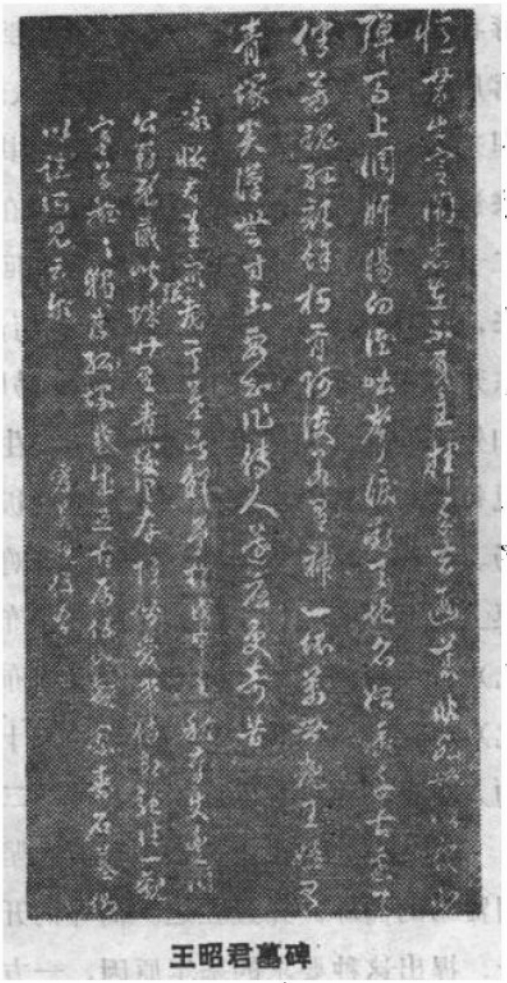
忆昔出宫闱，志在不负主。
挥手去遐荒，非死无以处。
悲弹马上调，肝肠向谁吐？
声泪动天地，名妃垂千古。
边草伴芳魂，红颜余朽骨。
阿使若有神，一坏（pēi）万世睹。
王墉有青冢，炎汉无寸土。
要知作传人，还应受奇苦。

咏昭君墓者众，睹其墓者鲜。予于戊申之秋，奉使丰州。公务既蔽，以距城廿里青冢具存，随偕爱堂侍郎驰往一观。塞草离离，独存孤冢，感成五古。属伍山观察寿石墓侧，以志所见云尔。

雪英题并书

② 与史实不符。——译者

但现在这里已很少有人记得或知道这些事情的详细情况了。



王昭君墓碑

在我即将结束对归化城的描述时，我还应提一下，这座城还是一个买卖鹿茸的主要市场之一。这些鹿茸有的来自俄国的维尔年斯克、比斯克、米努辛斯克，有的来自恰克图，有的则是来自中国的属地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古城、哈密、宁夏及其他地区。关于这种商品的贸易情况已由我国的沃洛萨托夫先生作了十分详细的描述，我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以补充。我只想说明一点，就是近年来呼和浩特的这种贸易已大大地衰落了。衰落的第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在于三四年前鹿茸价格的下跌。其次，由于把鹿茸运到归化城已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一些商人就不再收购它了；另一些商人即使收购，也不再将它们运到归化城去，而是在张家口就卖掉。因此这种商品的市场就逐渐分散。但尽管如此，归化城的这种贸易仍然继续

112

存在。与它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供到此做这行生意的商人住宿的客店。当然，它们并不只是鹿茸商人进行交易和住宿的场所，到这里来的还有从中国中部和南部贩运其他商品来的商人，只是近年来这样的商人来得少多了。因此现在只能听到关于呼和浩特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结束了的黄金时代的回忆。那时，由于客商的大批到来，呼和浩特开设了许多旅馆和客店，其中最有名气的是同顺店、东升店和昌泰店，它们都是一种交易所性质的旅店，每天都有当地和外来的商人到这里来吃晚饭、谈生意。在冬季，这三家旅店据说每天每家都至少有五百人来吃晚饭。这里一切都应有尽有：鸡汤、羊肉、猪肉、烤鸭、野鸡、家鸡、野兔及其他各种野味。一桌上等酒席每人计一两银子（二卢布三十戈比至二卢布五十戈比），中等酒席每人计五钱（一卢布十五戈比至一卢布二十五戈比），三等酒席每人计二钱（约五十戈比）。现在到这些客店来的人少了，菜价也上涨了约百分之二十五。

不久以前，在我们俄国曾有人坚决要求开放呼和浩特为对俄国贸易的商埠，并且在这一商埠的开设条件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提出这种要求的基本原因，一方面是认识到呼和浩特在商业方面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实际情况的一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认为呼和浩特也可以和张家口一样，成为转运我国茶叶的地方，使我国茶叶也照中国茶叶的运输路线，从我国运到归化
113 城，再转运到中国内地。他们预料呼和浩特甚至能够成为比张家口更有利的地点，尤其当我国的茶叶由此通过乌里雅苏台或科布多，进而转运西北蒙古时，更是如此。除此之外，这里又总是掺杂着一种希望把我国商品推销出去的心理。在他们的想象中，在

呼和浩特这样一个重要的通商点，销路一定很广。他们还把归化城看作是一个可供我国自由地进行免税贸易的地方，这就更加有利可图了。关于免税这一点也是有根据的：呼和浩特位于土默特地区，从地理位置上说，它直接属于蒙古，按中国国家地图的画法，它的南部以长城为界。位于塞外的归化城地区与其周围的蒙古各盟之间没有任何关卡。因此，即使承认它是中国的内地，也很难确定：到什么地方为止是归化城地区，从哪些地方开始是与其相邻的蒙古各盟。

当我在呼和浩特逗留，并研究它的现状时，所有这些理由都在我的脑海中回旋。把全部情况都加以考虑之后，我认识到，甚至就在我国进行上述那场辩论的时候(1885—1886年)，谈论呼和浩特在贸易上的重要意义也已经为时过晚了。当归化城对整个蒙古、整个东土耳其斯坦，对伊犁及塔尔巴哈台地区，甚至对我国的土耳其斯坦地区和西西伯利亚来说都是一个转运点的时候，它在贸易上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它就已经失去这一意义，并开始逐渐趋于衰落。诚然，时运不佳的呼和浩特商人们直到现在还期望着：在他们的努力下，政府迟早会撤销禁止通过归化城往东土耳其斯坦运输茶叶的命令，那时归化城将重新获得昔日的繁荣。可是，这种期望未必能实现。相反，中国政府铺设兰州铁路的意图是无庸置疑的，而且这一意图可能很快就要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更为符合实际的是：归化城的作用已经发挥完毕，现在要想抬高它的地位，除非等到有朝一日发生什么新的、完全意外的事件；而在这以前，俄国货物就只能沿上述铁路线运往中国内地，正如中

114 国内地对塞外的贸易无疑将沿着这条铁路线发展一样。同样，认为将本应沿中国茶商开辟的道路从长江两岸运往中国内地去的俄国茶叶通过归化城转运可以获利，这种看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条路不适用，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如今中国人自己也不用这条路，而是改由水路把茶叶从汉口运往天津。这正是俄国人自古以来运送自己茶叶的那条路。而中国人从天津运往呼和浩特的茶叶则是经过保定府、易州、浑源州、大同府，然后经杀虎口或得胜口运出长城。至于归化城归属蒙古的问题，依我看来也同样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摸清中国人对归化城归属问题的真正的看法，我曾尽量和汉族官员及土默特人官员谈论这个问题，当然，在交谈中我并不说出自己的意图。从他们的随便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都知道归化城所在的地区以前曾属于蒙古，然而现在他们已不认为这块土地是蒙古的了。这里早已建立起纯粹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一机构的最高代表就是道台。这里整个地区都设有地方长官，他们全都从属于山西巡抚。在商业方面，中国在内地所收的各种关税，在呼和浩特也全都照样向汉人征收。汉人如要从归化城往蒙古运货物，也必须按规定税率缴纳国家关税。我曾故作不知地向一个中国官员试探：中国内地是怎样扩展到长城以外来的？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说，归化城及其周围地区本来就是中国内地的边境。“当然，我们不能把长城上的石头搬到这儿来，”他说。“但是，自从在归化城规定了税收章程，它就成了中国的内地，成为和现在的张家口同样的城市了。因此在官方语言中，我们不仅用它在明朝时期的旧称‘归化’，或者用它的满语名称‘库克和屯’，而且还给了它一个新名称‘西口’，也就是

(进入中国内地的)'西大门'；就象我们把张家口叫做'东口',即'东大门'一样。”确实此如，我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同样也出现在当地 115
驻军的号衣上。显然，归化城现在正在改变它以前的名称。

关于归化城的一般情况还应再补充一点，就是它的居民对欧洲人了解得很少。每当我一上街，就到处都响起喊叫声。我每次出去闲逛都有上百人将我团团围住，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照相根本就不用想，每次都是被墙一样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连城里所有的建筑物和市容都被遮得看不见了。仅有的几张照片是我在五塔寺和伊拉古克散格根召拍下的。但这也只是由于这两座庙位于城边，而且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在夜间来到这里，清晨再拍照。呼和浩特新城的外景也是在清晨拍下的，因此这张照片洗出后完全是灰蒙蒙的一片。

在呼和浩特期间，我观测的当地气温如下：

10日：晨6时－5°；午12时＋4°；晚9时0°

11日：〃〃〃～3°；〃〃〃＋3°；〃〃〃＋2°

12日：〃〃〃－4°；〃〃〃＋6°；〃〃〃－5°

13日：〃〃〃－5°；〃〃〃＋9°；〃〃〃＋2°

14日：〃〃〃－3°；〃〃〃＋7°；〃〃〃＋1°

15日：〃〃〃－3°；〃〃〃＋6.5°；〃〃〃0°

第四章　从归化城经张家口到承德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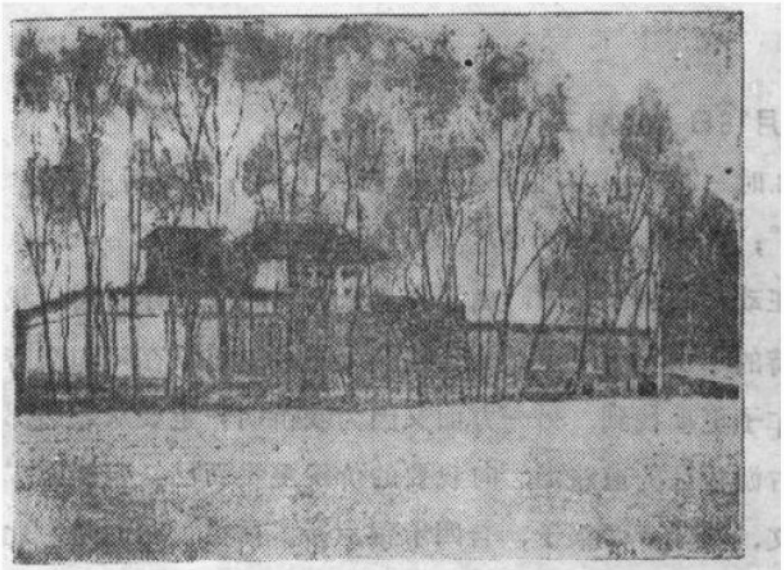
从归化城出发。新城。大青山和关于元朝皇帝墓地的传闻。近看白塔。鸦片的需求和它的等级。石人。对呼和浩特土默特人的考察：游牧地的大致边界和土默特人口的调查；土默特人的土地状况和他们的土地逐渐被垦殖的情况；土默特人的徭役和社会义务；大青山诸煤窑的情况；土默特军队的经费；宗教及慈善事业费用；归化城土默特人游牧区的主要召庙。沿着归化城至张家口的北道行走。察哈尔人的游牧地。关于四子王旗的资料。栖霞村及车轴的更换。南壕堑天主教堂；晤见比利时传教士。继续向张家口进发。雇大车前往承德府之不易。张家口峡谷的自然现象及风景。张家口僧机图达坂山口的通商大道。兴和城杂记。中国盐商。板升图村天花的流行。土匪的首级。和亲王的牧群。二十里鄂博。察哈尔地区的汉族居民。进入承德府境。承德府建制变革的历史记载。沟门子。滦河上的一座桥及有关滦河流向的资料。窑洞。燕子窑村及白音沟峡谷。小滦河。官地营房。承德府北部车马客店的营业情况。温泉。郭家屯。牲畜贸易。丰宁县城。当地衙役差事的油水。丰宁县的商业。丰宁县居民的缠扰。继续向承德府行进。

3月16日　星期二

6时－2.5°；　9 时＋6°；　12时＋12°；　3 时＋15°；　6时＋7.5°；　9时＋2°。

在动身回张家口时，由于和在张家口时的同样原因，我从呼和浩特的车马大店里也是雇了两辆大车；不过只在呼和浩特一方面因车子更难找到，另一方面又因为我讲明一定要从北边那条经过蒙古游牧区的道路走，向我要的价钱更贵而已：每辆大车一万五千文，即二十两银子，合四十银卢布。需要说明的是，北边的这条路在归化城和张家口之间不仅应算作是最平坦的道路之一，
116
而且甚至还是更常走的一条路，因为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所有用骆驼或用牛载运货物的商队走的都是这条路。可是当我刚一说我想从这条路走时，车夫们立即就把价钱抬高了。他们说，这条路上的客店不好，在蒙古人那里又弄不到喂骡子的草料，而且道路还更难走。总之，所有的情况都说明应该交的车费不是一万三千文，而是一万五千文，也就是贵了将近四个卢布。

我们从住宿的旅店出来时是早晨8点45分，走过旧城城堡区，于9点零5分出了城，向呼和浩特的新城走去。关于这座新城堡的历史，我只知道它建于乾隆四年，即公元1739年。我在归化城逗留期间只到过新城一次，因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座大兵营而已，并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中国人民在正式场合称为“绥远城”的这座新城，位于旧城东北方大约两俄里远的地方。这两座城之间几乎全都是耕地。新城方圆至少有六俄里。城墙的墙基由
117
四层约一俄尺厚的粗糙石板砌成，新城城墙本身则是青砖砌的。



新 城

城堡有南、西、东三座城门①，每座城门不算城楼有十二俄尺高。城堡四周挖了沟渠。里面是活水，两旁种的是杨树和白杨。城里有两条大街，一条由南到北，一条由东到西。两条街的十字路口立着四座牌楼②。除这两条大街外，还有二十来条小巷子，新城的中心部分全是十分简陋的小房子，住着旗军的士兵。他们都是汉化了的满族人，在这里实际上是代表着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中国在呼和浩特的驻防部队，这些旗军的总数是五千人，按兵种分为马甲和步甲。在当地居民的眼中看来，这些士兵都是一些最坏的无赖之徒，因为他们什么事情也不干，成天只是吸鸦片、酗

① 绥远城：即现在“新城”，它有四门，各门上筑有城楼。东门叫做“迎旭”，南门叫做“承熏”，西门叫做“阜安”，北门叫做“镇宁”。——译者

② 绥远城内两条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应是“鼓楼”。——译者

酒，常常喝得醉醺醺地到居民中来闹事，至于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经常吵架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从官家领取军饷，步兵每人每月三两，骑兵每人每月九两。他们住的大多是官房，这些官房由于无人关照，已经快要倒塌了。在这些小破房子之中有十来家小铺子和三家专供外来官吏住宿的客房，几乎全是中国的回民开设的。这些回民都自称为“回回”，认为自己不是汉族人。他们讥笑、甚至可说是蔑视汉族人，认为他们唯利是图，为了物质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他们尤其看不起汉人的懦弱，而把自己则看作是好汉。据传说，这些回回早在唐朝时期就已来到现在居住的各个地方。他们总是到大同府去研究伊斯兰教，并在那里学习阿拉伯语，但究竟精通到了何种程度，我未能得知。新城最好的建筑物当然要数坐落在东城门附近的将军府和将军衙门了；不过这些建筑物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却不太好说，因为从街上看去，除了大门 118
和院墙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所有的武器弹药库，根据挂在紧闭着的大门上方的木牌来看，都集中在城堡中心牌楼的西面。

我们的车子缓缓地从城堡的西门走到东门，共用了二十五分钟，走出新城时正好是10点钟。新城东边几乎从城墙根起就是一片满族人的墓地，安葬着城堡的英勇将士。武官们的墓冢四周一般都有围墙和大门，墓前有大石碑为标志，有的石碑立在趺上，就象我们在北京郊区见到的那样；而兵士的坟丘则只是一个个简单的土堆。墓地过去以后又是一片辽阔的耕地。对于看惯了一般耕地的人来说，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任何住户：既没有房屋，也没有草棚，甚至连一座矮矮的坟堆也没有。这是因为这些耕地不是私有的，而是清朝政府划给土默特的嘎兰达经营的，

嘎兰达们又将它们租给各个农户。这些平坦的耕地由西向东约三俄里长，但是在这以后接着还是这样的平原，因此眼前就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原野。在它四周是起伏的山峦，北面的山峦离道路约二十俄里，东面的山峦则离得更远。北面的这些山，古时叫做祁连山，如今叫大青山。从远处看上去，它们有的地方山势坦荡，有的地方却山岩嶙峋，峰石累累。这后一种情况似乎多半是出现在山沟的入口处，而这些山沟又都是逐渐平缓地向山丛深处升高的，至少从远处看去是如此。据当地和归化城的蒙古人说，元朝所有皇帝和皇后都是葬在这些山中的，只是没有专门为他们建造陵墓。当年张鹏翮就听到过这样的传说，并认为这有很大的可能性；不过他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元朝的陵墓，并且谁也不知道元朝皇帝都埋葬在什么地方。向我讲述大青山掌故的人当
119 中，有不少都是归化城的老住户。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们似乎更加津津乐道、而且讲得有声有色的，是最近一次东干人的暴动。他们讲述了成群结伙的蒙古暴动者是怎样聚居在这些山沟里的；他们在缠头将军和博罗库助的领导下打得是怎样地勇猛；缠头将军又是怎样被擒，并在归化城被处死的。

我们沿着道路走过土默特嘎兰达的官田之后，于10点40分来到一座汉人和土默特人杂居的村庄沙梁儿，这名字在当地汉人的方言中就是“沙丘”的意思。果然不错，离这个村子不远，土壤中的沙土就多了起来，田地离道路也远多了。11点钟，我们经过一座土默特人的村子黑兰不塔（它得名于一种植物，这种植物以前曾长满了这片地方。汉人把这个村子叫作巴台营子）。这里有一座小庙，是为供奉四手阿里雅宝洛而建的。这位菩萨的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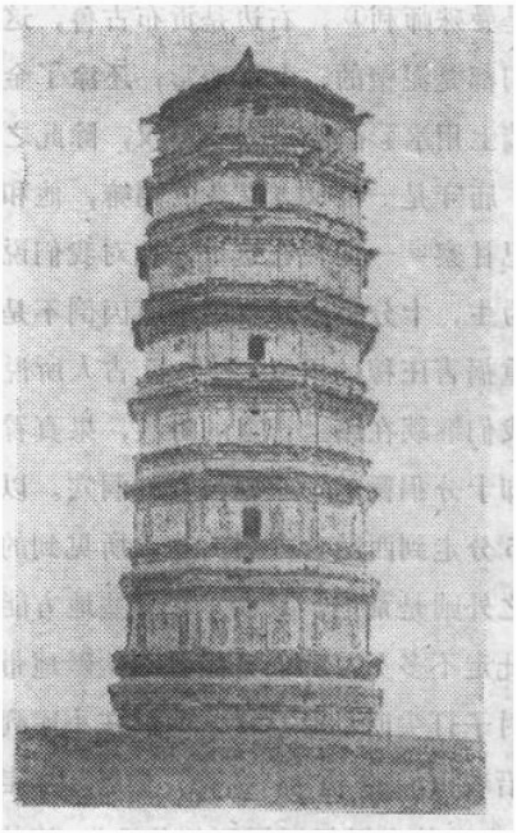
立在中间，左边是曼殊师利①，右边是贡布古鲁，这就是小庙里的全部佛像。它们都是泥塑的，上了油彩，还涂了金，但看上去还是极其寒伧。墙上用水彩画着十六个罗汉，除此之外，庙里再没有任何图像了。庙守是一位又老又聋的喇嘛，他和自己的一位女伴——哑巴希巴甘察②一同住在这里。他对我们说，附近的土默特人都靠种地为生，十分穷困。穷困的原因倒不是土地的产量低，而是这里严重祸害庄稼的田鼠，即蒙古人所说的“奥果特诺”。确实，当我们继续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果真看见了许多这种虽然很小，但却十分猖獗的“小强盗”的洞穴。以后的路上，直到我们于12点5分走到西兰台③村为止，所见到的都是零星的小块耕地；除此之外则是荒地。只偶尔在一些地方能发现从前耕种过的痕迹。由此走不多久，我们开始看到盐碱地带，直到12点30分走到小库列村子打尖时都是这样。我们在小库列村休息到1点45分，又继续沿着田间的道路走去。2点20分走过察罕板升村，这里的汉人和土默特人已经混居到如此地步，连他们的庙殿也都在同一个院子里。看来他们过得都挺富裕，至少他们的房屋都特别干净整齐。从察罕板升开始，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耕地。我对 120
这里所以观察得特别仔细，是因为据张鹏翮的日记说，就在这里，在离宋朝著名的宝塔④不远的地方，曾有过一座方圆约五里

① “曼殊师利”（亦译文殊师利，即文殊菩萨），梵语，意为“妙吉祥”，“妙德”。——译者

② “希巴甘察”，蒙语，意为“尼姑”。——译者

③ 今什兰岱。——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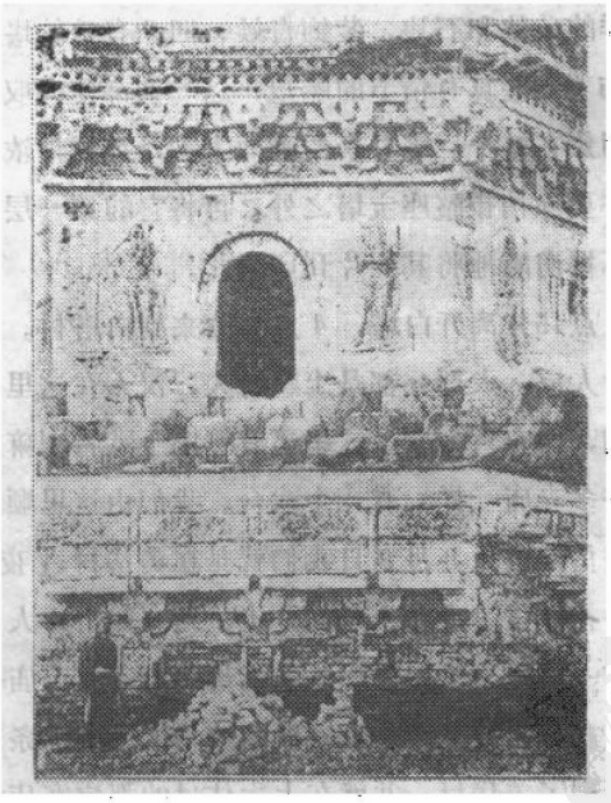
④ 指白塔。该塔为辽代所建。——译者



白塔的西侧

的土城。可是从张鹏翮那时起，已过去二百多年了。现在这一切都被耕地掩埋得无影无踪，不仅谁也不能给我们指出这座城的地点，就连这里从前是不是有过一些土墙也无人知晓。关于在耕地时是否发现过什么东西这个问题也同样是无人告知片言只语。下午3点整，我们来到了白塔。这还是宋朝时期保留下来的一座巨塔。这座远看就已十分高大的建筑物，当人走到它的近旁时更加显得庞大无比。它的高度尤其令人惊叹，据我估计，它可能有四十俄丈高。它各层的高度是一样的，全塔共分为：第一，塔基；

第二，由一层层塔檐分隔开的七层塔身；第三，塔顶。塔的基座是圆的，形同古时佛像身下的莲台；每层塔身都是八面体，而与塔身高度相比之下显得似乎有点扁平的瓦盖塔顶则又是圆形的。 121
根据入口来看，塔的正面朝南，下面两层塔身各塑有十六尊坐着的佛像和立着的金刚。第一层的南面是正门，正门上方的白色大理石板上刻着六个篆字①。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有能清楚地拍下这几个字的照片，因此只好把它们摹写下来。不过我的视力不



白塔底部的进入口部分

①即“万部华严经塔”。——译者

好，又无法走到上面去接近这些字（因为这个正门开在离地面大约有四俄丈高的位置），所以不能保证每一笔都写得正确。昔日正门前曾有过用砖头和花岗石石板砌的台阶，现在这些台阶都已倒塌，砖头和石板也都被附近的农民陆续拿光，因此现在没有任何办法能进入塔内，从而也就无法看到塔里曾被张鹏翮提到过的那些题词了。

122 从外面看，这座塔异常美丽。巨大、精美的浮雕，颜色不同、砌法多样的砖块和石块，装饰奇妙、凹凸有致的塔檐，宽阔的腰线上装饰着一些具有情节的雕塑，这一切都使人叹为观止，而且它们的阴影在整个巨塔朴素的画面上又是那样地浓淡适宜，使我感到有必要除拍摄整座宝塔之外，再将它的第一层单独拍摄下来，并且不揣谫陋地将其照片刊印于此。

我们于3点45分离开白塔，4点5分来到白塔村。这个村里有将近七十户人家，大部分都是土默特人，汉人在这里主要是开设一些小店铺，约有六七家。这里还有一座土默特喇嘛庙，但它也和汉人的许多寺庙一样，有一个戏台。我们由这里顺着乡村的田间小道向美岱走去。3月8日我们就是在美岱村过夜的，现在我们还准备在那里过夜。4点30分走过约有四十户人家的黑沙兔村，这里有一座供奉千手阿里雅宝洛佛的庙，这个庙也是有一座戏台。5点15分我们又走上添密滩到美岱之间的那条老路。将近6点钟，来到了美岱村，并就在上次住过的那家客店里过夜。

由于客店里的地方不够，我只好和一位汉族老头儿住在一个房间里。他是个专门贩卖鸦片的商人，刚去过周围几个县，向农民订购了明年收获的鸦片，现在正返回呼和浩特。据这位老人

说，山西人染上吸鸦片的习惯最多不过是四十到四十五年前的事，而这里开始种植鸦片却只有二十五到三十年的历史。从那时以来，山西人无论是吸鸦片的还是种鸦片的都增加了很多。和我谈话的这位老人对此倒是十分不满。据他说，当地人种鸦片用的都是最好的地，而且对鸦片又需要象对果木那样细心管理。他说："如果把这些土地和劳力都用来种小麦的话，那我们也不会挨饿了。"现在全山西消耗的鸦片几乎都是当地熬制的。只有有钱的人还是吸外国的或广东的鸦片，认为它们要比中国的好；而一般 123
不太富裕的中国人却都认为印度鸦片① 的质量不如他们自己熬制的好。这是由于广东商人把大量的中国烟土都仿制成英国鸦片拿到普通老百姓中去推销，而中国烟土经这一仿制，质量不仅没有提高，反倒降低了。

各地鸦片按其质量分以下几等：

1）印度或广东产品；2）甘肃产品；3）陕西产品；4）河南和山西产品；5）四川和贵州产品。

据这位老人说，全中国都一致认为甘肃和陕西产的鸦片最好，最次的是四川和贵州的。鸦片的价格也与此有相应的差别：四川产的最便宜，因此也是普通百姓吸用得较多的，每两售价约四百到五百文；湖北、河南和山西产的每两为六七百文；陕西产的每两为八百文；甘肃产的每两为九百到一千文；外国产的每两为八百到一千六百文。

①此处"印度鸦片"实指下文的"英国鸦片"，因当时英国卖的鸦片都是在印度种植的。——译者

以上是熬制好的鸦片的价格。此外，关于中国的北方几省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外国鸦片在这里的市场上几乎已完全绝迹，只有那些能买得起非仿制品的富人才仍旧吸用这种鸦片。外国鸦片输入锐减的原因，无疑是由于中国人增加了这种鸦片的仿制品，但另一方面，即使是真正的、上好的印度鸦片，在当地也碰到了危险的竞争者。

3月17日 星期三

6时－2°；9时＋8°；12时＋15°；3时＋15°；6时＋8°；9时－1.5°。

7点10分出发。美岱东边的那个水洼还没有干，我们必须再一次地绕道而行，所不同的只是现在要绕得更远一些。因为一些农户已犁好了自己的耕地，准备播种，他们事先已把从他们地上通过的道路堵住了，大车不得不绕着水洼另走新的、更远的弯路。直到将近8点钟时，我们才好不容易走到真正的路上来，离
124 美岱最多不过是二百俄丈左右。然后，我们沿着原来的路，也许就是沿着原来的车辙行进，于9点15分来到石人湾，并拍下这里两座石人（参看第50页）的照片。那些跑过来好奇地看着我们工作的农民，都相当乐意地向我们讲述石人的故事。当地人都说这两个石人是一座古墓的遗物。还说，一些到过这里的有学问的人都肯定地说，明朝时期，达官贵人的墓前都有这样的石人。从前这里的石人有四个。当地人尽管从未祭过他们，但却发现这些石人对他们的田地十分庇佑，因为不管别的地方遇到什么灾荒，石人附近的地方粮食总是打得很多。有一次，也是很久以前，这四



石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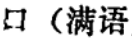
个石人突然在一夜之间少了两个。农民们早晨醒来之后，都确信这两个石人是跑掉了。他们都为自己的土地失去了庇佑者而伤心，但他们更担心剩下的两个石人再跑掉。因此，为了保住他们起见，决定砍下他们的脑袋，结果他们的性命。这两个石人至今还在那里，砍下的脑袋仍旧装在脖子上。至于那两个失踪了的石人，很久也无人知道他们是怎样跑掉的，躲到哪里去了。直到 125
过了许多年之后，当地有个农民去包头，半路上经过西白塔的时候，才见到这两个跑掉的偶像原来立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人们已经忘掉石人对田地的庇佑作用，从而对石人的敬意也淡薄了。山

水年复一年地带着石头冲到地里，把石人越埋越深，当地的农民只知把石头从地里清除掉，却全然没有想到要去给石人清除石头。结果在十年前，突然有一次可怕的灾荒降临到石人湾地区。这时人们才醒悟过来，又把石人刨了出来。那时还可以看到，这两个石雕的道士和石羊都是立在石板上的，但现在这些石板又都被土盖住了。如今还有这么一个传闻：每年正月初一，也就是过新年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骑着白马来到这里，在石人面前点几根香烛，烧一些纸钱，然后就走了。这个人从未和任何人说过话，而且也只有极少的几个老人看见过他；但这里的农民对这一传闻却都深信不疑，并且认为这个人就是埋在这里的人的后代，因而也就是这块墓地的所有者。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问一问这个人是谁，这块墓地是否真的就是他的。人们回答我说，骑马来的这个人并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到的，他只让那些已年满八十的有福之人看见他。可是现在石人湾的住户中却没有一个这样有福气的人了。

石人湾是土默特地区的东北边界。我们于10点20分离开它之后，开始顺着前面说到的那条峡谷往上走。在这条峡谷里，我除发现上次从这里走过时由于下雪竟没有被我看到的整整一座村子之外，并未发现有什么值得一提之处。这个村子叫胡家窑子，有六户人家。这次我们是11点25分经过它的，它离朱家湾村有十二分钟的路程。12点钟时我们来到圈圄村，并在这里打尖。1点45分，我们离开这里，3点10分走过了庙沟门村。这个村子正如前面说到过的那样，住房全是窑洞，唯一的建筑物就是建造在高高山崖上的一座小庙。这座山崖挡住了峡谷，不用说，地名中的

“门”字就是由此而得的。我们在4点钟走过了水磨村，然后是大榆树村。这次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村子之所以惊人地富足，是 126
因为这里有制做耙子的手工业。这里的耙子运到呼和浩特的销售量至少有三千两的金额。因此，每户人家除了农田收入外，至少还可以得到二十到二十五两银子的收入。这在中国人来说已可算是一笔大财了。以后的路程都是黑天走的，晚上9点钟，我们来到了厂不浪。

因为我今天已离开了土默特地区，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到这些地方来了，今夜休息时我想把我对土默特人的所有考察资料和笔记再重新看一遍，并稍加整理。这些资料和笔记，一部分是来自和我交谈的土默特人的口述；但更多的一部分则得自于呼和浩特嘎兰达向我提供的土默特固山衙门的官方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当今对土默特人进行管辖所依据的资料，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是可靠的，因此就放心大胆地根据它们写出了下面这篇《呼和浩特土默特简介》。

当今朝廷划归呼和浩特土默特人居住的土地，据土默特人自己说，方圆有一千多里。北部与喀尔喀达尔罕贝勒旗土地交界；东北以岱沁察罕和朔、巴彦鄂博与四子王旗交界；东部与察哈尔镶蓝旗接壤；东南与察哈尔镶红旗及属宁远厅管辖的官地接壤；南至长城杀虎口（满语为  ），西南以黄河与鄂尔多斯旗交界；西与乌拉特东公旗毗连；西北部，在白浑格尔和克轴两山之间，则与茂明安旗接壤。更细地划分这些界线就困难得多了。土默特人把呼和浩特看作是自己地区的中心，这当然不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而只是由于这个城市作为治理中心在

行政上的意义。他们总是根据呼和浩特来计算所有分布在土默特地区的卡伦①的远近距离，而且他们所有用来专门传送官方文件的和各级行政官吏因公出差所走的驿道也都是由呼和浩特开始。
127 关于这些卡伦的各种资料使我得以进一步确定土默特地区的范围，尽管它还不十分精确，因为土默特卡伦并不是在整个边界上都有；这是由于这些卡伦在最初都是临时性的设施，后来似乎被人遗忘了，因此一直留存到如今。它们都是乾隆十九年间建立的。与准噶尔人的战争和当地的赤贫，使这里产生了许多流浪者和小偷，他们啸聚于大青山中，经常抢劫和袭击地方居民及官家车辆。因此当地的巡检包楚帆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在大青山的十一条峡谷中设立卡伦，每所卡伦设五名兵士，由领催指挥。这些兵士都由土默特各旗抽调，每次值勤一个月。每年夏历十一月，绥远城将军须派一些满族官员去视察各卡伦的情况。随着准噶尔战争的结束，大青山里的抢劫现象也消除了；但卡伦却仍然存在，尽管它们已没有任何用处。不过，据说它们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最近一次东干人暴动期间，竟又发挥了一些作用。

土默特地区的全部卡伦共有十一处，它们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

鞔滚卡伦——在呼和浩特正北二十里之处。

哈喇沁——在鞔滚以东二十里处，距呼和浩特三十里。

---

① “卡伦”，满语，意为防守处。这是清代政府在边防及需要防护的地区所设的哨所。——译者

鄂奇特——距哈喇沁二十里，在呼和浩特东北四十里处。

乌里雅苏台——距鄂奇特三十里，在呼和浩特东七十里处。

和林格尔——距乌里雅苏台三十里，在呼和浩特东南八十里处。

珂呼库卡伦——距鞔滚八十五里，在呼和浩特西北八十里处。其余卡伦都由它开始，向鞔滚卡伦的西边分布。

特门库珠——在珂呼库以西六十里处，距呼和浩特一百四十里。

嘎鲁第——在特门库珠以西一百二十里处，距呼和浩特二百里。

苏勒哲——在嘎鲁第以西五十里处，距呼和浩特二百五十里。

乌达——在苏勒哲以西五十里处，距呼和浩特三百里。

察罕鄂博——在乌达以西四十里处，距呼和浩特三百四十里。

和林格尔以南就没有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的卡伦了，因此我们没有任何资料来确定土默特地区在这块地方的边界，而只能根 128
据一些说明从呼和浩特起始的各条驿道去向的材料来确定了。由于这些驿道的终点肯定都在土默特的边界线上，所以指明这些终点，对我们来说也就等于指明了土默特的边界。由呼和浩特通向四面八方的官道有以下这些：往南至杀虎口——一百二十里；往西至乌拉特旗界包头察罕鄂博——三百四十里；往北至喀尔喀达尔罕贝勒旗界哈达玛勒乌拉山——二百二十里；往东至察哈尔镶蓝旗界哲尔德察罕呼凌——百二十里；往东南至察哈尔镶红旗界宁

远厅——一百二十里；往西南至黄河岸边长城的城堡——三百二十里；往西北至茂明安旗界白浑格尔鄂博——三百里；往东北至四子王旗界岱沁察罕鄂博——一百里。

无疑，上述边界以内的地区。早在土默特归顺满人之前很久就已是土默特人的了；在他们归顺满人以后，他们的地域不但丝毫没有扩大，反因容许汉人的迁入，而使自己的土地受到了挤缩。

今日土默特居民的确切人数我未能了解到，我们只有以下的一些资料供对此进行大致的估计。如今全体土默特居民共分为四个主要阶层：1）旗兵；2）担负非战斗勤务工作的在军平民；3）喇嘛；4）沙比纳尔，即编入各寺召和呼图克图名下的平民。土默特行政机构所保存的比较准确和肯定的人丁资料只有应征参加军训、检阅或其他活动的旗人的数字。根据这些资料可知，全体土默特人共分六十个苏木，分属两翼，每翼为三十苏木。计有：

左翼：

各札兰管辖的苏木	户　数	人　口
由第一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337	1572
由第二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287	1311
由第三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475	2595
由第四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267	1229
由第五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361	1573
由第六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226	988

右翼：

由第一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304	1449
由第二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441	801
由第三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397	1614
由第四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292	1321
由第五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289	1227
由第六札兰管辖的五个苏木	420	1900

总计左翼的三十个苏木有一千九百五十三户，九千二百六十八人，右翼的三十个苏木有二千一百四十三户，九千三百零八人①。

① 清时乌、伊两盟盟旗组织系统：盟设盟长和副盟长各一人（综理盟务，并监督所属各旗）；土默特设将军和都统（满语为固山、昂邦），分左、右两翼，设翼长（满语为嘎兰达）；旗设札萨克一人（即旗长，综理旗务，监督所属官吏，系世袭职），下设东、西协理台吉各一人（亦称图萨拉克齐，均系札萨克之亲属，辅佐札萨克处理旗务），闲散公台吉（多系札萨克之亲属，无行使政治之权，各旗数目不等，有二三人者，有五六人者。细分为镇国公、辅国公、一等至四等台吉）；管旗章京一人（亦称扎黑拉克齐，承札萨克、协理台吉之命办理旗务，主管军事）；东、西梅伦（又译作梅勒、梅林）各一人（亦称东、西管旗章京，或梅伦章京，即副官，承协理台吉和管旗章京之命办理旗务，专管财政）；笔帖式（即文书）；参领（亦称札兰、甲喇或札兰章京、甲喇章京，承管旗章京和梅伦之命督饬佐领办理地方事务，各旗数目不等，视佐之多少而定，每六佐设一参领，掌管兵事）；佐（亦称苏木或箭）设佐领一人（亦称牛录，承参领之命直接办理地方事务，管军事、民政，各旗数目不等，视佐之多少而定，每佐定额为一百五十人，即十五个十户，每十户设一十家长即什长，为旗内最低一级单位）；骁骑校（亦称昆都，满语为分得拨什库，每佐一人，承佐领之命办理佐务，专管军事、治安）；领催（满语为拨什库，每佐六人，承佐领和骁骑校之命分管所属兵丁）；兵（即民，分归领催节制）。参阅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上册，第150—166页。——译者

呼和浩特土默特旗人总数为四千零九十六户，一万八千五百七十六人。

现在这些居民大多是在农村或乡屯种田，过着定居的生活。象这样的乡村和官屯在左翼三十个苏木管辖下的总共有二百九十个，在右翼三十个苏木管辖下的总共有二百二十六个。在这五百二十二个乡屯里住的全是土默特人。较大的乡屯设两名乡长（ᠰᠢᠶᠠᠩᠭᠢ ᠪᠠᠶᠢ），小的则设一名。

过游牧生活的土默特人主要是住在大青山以北的三个苏木，一般来说，他们都在靠近茂明安边界的呼雅克图鄂博周围放牧。至于具体的放牧地点，我没作记载。在所有这些游牧地区，无论旗兵、平民或属于各寺召的沙比纳尔都混居在他们游牧的草地上，或是定居在乡屯里。如今又经常有一些汉族商人和农户来到这些土默特游牧区安家落户，而且据说人数每年都在剧增。

上述的人口数字——一万八千五百七十六人——是所有土默特旗民的数字，无论是定居的还是游牧的，男女老幼都包括在内。这个数字是我从关于1887年人口调查的官方档案中摘出的，但这并不是最近一次的调查数字，因为在这以后，1890年又进行了一
130 次调查。由于时间不够，我没有能看到这后一次的调查材料，也没有能够把各次的调查材料，哪怕是两三次的也好，拿来对比一下，以便对它们加以研究，并作出应有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土默特的人口登记工作每三年进行一次，每次都是由固山衙门在得到副都统关于办理户口登记的特别通知后，派出两名官员去执行。这两名官员须走遍左、右两翼所有的乡屯、村庄和游牧区，对它们的全体住户和人口进行统计，只有发生暴动的地区或暴动者

控制着的地区除外。与喀尔喀人的做法相反，这些登记册不是直接交给理藩院，而是交给呼和浩特的都统，都统再专门对汉人进行户口登记后，才把这两种登记册一同交给山西的昂邦。

至于应服现役的土默特人，每期服役的人数规定为五千名披甲兵，他们分以下几种："嘎布什盖"，即前锋，出征时被编入前锋轻骑兵，共二百人；领催（拨什库）三百六十人；其余的四千四百四十人则作为列兵在军中服役①。这后一种人中，每年须轮流有一千人在春秋二季前往呼和浩特接受一个月的检阅和军事训练（见第100页），其余的则按月轮班在各衙署、岗哨、渡口等处值勤。

关于那些虽被编入军籍，但却从未被动员或服过兵役的土默特平民及沙比纳尔，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根据1887年的调查结果，他们的总人数为五万二千八百四十三人。这是我根据嘎兰达的谈话记下的数据，由于调查规模庞大，嘎兰达没有能把这一调查的经过情形告诉我。

由于上述这些人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军人，我想，要是把他们说成是普通农民倒是更为正确，因此，在有关他们的问题上，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们的土地状况。我甚至还了解到这方面的一点历史。呼和浩特土默特人在归顺中国的那个时期，过的几乎完全 131
是游牧生活，只是到清朝以后才有些人开始在自己游牧地带最合适的地方开垦出一些土地从事耕种。到了康熙和雍正年间，由于迁居到这里来的汉人增多，土默特人开始把适于耕种的土地出租

① 当时土默特兵丁共五千人，其中前锋二百名，领催三百六十名，披甲四千四百四十名。见《土默特旗志》，第31页。——译者

给汉人；可是土默特人对土地的面积数量毫无所知，因而在土默特人和汉人之间不久就产生了一些争执和讼诉，一直告到官府去审理。满清政府为了不再发生这类争执，开始教土默特人丈量土地，并把满洲通用的土地计量单位传授给他们。这种计量的最大单位为“德力亨”，即三百俄丈宽、一千八百俄丈长的一块地，最小单位为“伊玛里”①，等于三俄丈宽，十八俄丈长的一块地。可是这门学问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后来不仅与汉人，就是在土默特人自己相互之间也因土地争吵起来时，绥远城的智②将军不得不在乾隆八年（1743年）启奏皇上，陈述在土默特人占有土地的问题上实行某种条例的必要性。为此首先须确切知道土默特旗民的总数和属于他们的耕地及游牧地的面积。根据所作的调查得知，土默特人的耕地为七万五千零四十九德力亨，土默特旗民当时的人数是四万三千五百五十九人。对这些居民的物质福利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在土地的使用方面是极不平衡的，而且竟有十分之一的人几乎完全没有土地。具体的数字是：二千一百五十六户人家一共只种三百三十四德力亨八十八伊玛里的土地；另有二千八百一十二户人家却连一寸土地也没有。这样一来，需要土地的人口总数就是四千九百六十八户人家。为了使他们能有土地，朝廷特规定从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一人耕种的七万四千七百一十四德力亨十二伊玛里土地的总数中划出四千六百三十三德力亨十二伊玛里，把它们和那些土地不够的人耕种的三百三十

① “德力亨”和“伊玛里”均为满语，意为“顷”和“亩”。——译者

② Чжи，音译。——译者

四德力亨八十八伊玛里土地一起分给上面说到的那四千九千六十八户人家，使每户能得到一德力亨的土地。

经过这次重新划分之后，所有土默特土地中，没有被开垦的还剩下一万三千二百九十五德力亨十四伊玛里，它们是专供全体 132
土默特旗民公用的牧场。可是在这以后还没到三十年，土默特未被开垦的土地又缩减了。乾隆三十七年间，政府又从这些牧场中占去了二千二百四十四德力亨八十伊玛里的土地，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来作为公家的耕地，另一部分则用来分给那些在此不久之前已失去牲畜，再也无法继续以放牧为生的赤贫的土默特人。与此同时，又从一些土默特人的私有耕地中收回每年汛期都要被黄河淹没的草地二百二十九德力亨八十伊玛里。这次从土默特人手中分割土地是在政府的主持和要求下对牧区的最后一次开垦，而私自垦牧为田的现象在此以后仍继续存在。嘉庆五年(1800年)呼和浩特官员又呈上一份奏折，禀称在乾隆后半期，富裕的土默特人为了贪图暴利，又开垦了一些草地，把以前已划为牧区的土地共耕种了一千四百五十德力亨七十八伊玛里。这些官员禀明这一事实之后，向皇上请旨从这些土地上征收租金，以便把收来的钱款分给那些不富裕的土默特人，他们共为九百人。当这一奏折获得皇帝的批准后，那些开垦了这些土地的富裕的土默特人见耕种这些土地还须把自己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分给那些什么也不干的穷人，自己却无利可图，从而很快就完全放弃了这些土地。因此，在五年之后（1805年），嘉庆皇帝又下了一道谕旨，命令从放弃土地的土默特人手中将这些土地收回，分给那九百个原拟领取这些土地的租金作为补助的穷苦人。从那时起，土默特人游牧

区的耕地总共有七万八千九百七十四德力亨三十八伊玛里，而不适于耕种，因而被划为牧场的土地则为九千三百六十九德力亨七十六伊玛里。据说现在这后一种土地中也有一部分被开垦了，不过这部分为数极少，大概连一千德力亨也不到，因为所有的好地在一开始就已被开垦为耕地了。

沙比纳尔阶层也是属于土默特平民总数之内的，因此也和其他土默特人一样地拥有土地；而来自土默特各个阶层的喇嘛，即
133 土默特的僧侣们，则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靠从自己的平民信徒那里得来的钱过活。

土默特人在政府的许可下使用上述这些土地，并从中得到生活的主要来源，而他们为此对政府应服的公役和应尽的社会义务则是承担若干种徭役和交纳某些税金。

土默特人的徭役和社会义务绝大部分都是轮流履行，为期一个月。下面是我在考察中得知的土默特人承担的一些徭役形式：

1）在从鞠滚开始的上述十一处卡伦，土默特人每月必须对每个卡伦派出五名兵士和一名监督他们的领催或甚至尉一级的武官。

2）每月须有两名官员和四十名兵士前往呼和浩特巡警署值勤。

3）每月须派出一名官员和十名兵士到呼和浩特各银库站岗放哨。

4）每月须派二名兵士为上述各银库当差役。

5）每月须有一名官员和五名兵士守卫各武器库。

6）固山衙门的大门每月须有一名官员和五名兵士轮流

看守。

7）每月须有一名官员和五名兵士看管和清扫呼和浩特校场。

8）呼和浩特城堡的四座城门每月各需一名官员和九名兵士值勤。

9）每月须派一名官员和六名兵士守卫托克托的仓库。

10）每月须派十名兵士为呼和浩特的大召从事各种杂役。

11）孔庙每月须有四名兵士看守和两名兵士当差役。

12）每月须派三名兵士看守神农庙。

13）每月须有五名兵士为固山衙门的印务处当差役和守护 134
官印。

14）兵司衙署每月需有五名兵士当传令兵，十名兵士执行出差任务。

15）户司衙署每月需有五名兵士当传令兵，十名兵士执行出差任务。

16）前锋营每月需有六名兵士当差役。

17）经营集训练兵的机构每月须有六名兵士当传令兵。

所有这些人员的服役地点始终都是在城里；属于草原上的差役还有如下几项：

18）固山衙门需有三十二名兵士为各种事务出差去草原。

19）十二位札兰章京每人各需传令官一名，传令兵二名。

20）六十位统管苏木的武官，每人需有传令官一名，传令兵二名。

21）土默特人还有一项特殊形式的义务，就是在黄河渡口的

劳役。这种渡口在土默特人的游牧区有两个：一是哈坦和硕①渡口，在呼和浩特西南方一百八十里的地方；一是毛台②渡口，在哈坦和硕的西北方，离呼和浩特二百四十里。土默特人须在每个渡口保持三只船，三十名兵士摆渡，和一名章京、一名昆都对他们进行监督。这些人员都没有任何俸禄，执行这一差役所需的经费都由自己出。据说他们很少换班，因为摆渡需要一定的技能，甚至机敏，而这又只能在实践中获得。土默特人都非常重视这些摆渡的人，并给予他们以种种优待。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为过河的行人摆渡。如果船旧了、漏了或者坏了，就由管理沿河土默特居民的官员们负责修复更新。这些官员须为此从他们管辖的居民
135 中筹集资金，并把收到的钱交给船夫们作为补助，船夫们则自己将船只修好或重新建造他们需用的船只[1]。

最后一种，可能是由全体土默特人承担的一项徭役，那就是：

22）大车运输役。需要指出的是，土默特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一些官道，但正如我们在喀尔喀见到的那样，他们却没有建立设备周全的驿站。据说，从前如果一名官员奉派到某地出差，他

---

① 亦作“湖滩河朔”（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第16—17页，中国地图学社，1974年出版）。——译者

② 亦作“毛代”（同上书）。——译者

1 格·波塔宁于1884年曾在哈坦和硕渡过黄河，但关于这里摆渡的情况对我们却只字未提，不过他倒是谈到他是由两只船摆渡过去的，其中一只船一次能载运十六只骆驼（见《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第1卷，第57页）。

骑着公家的马一出了城，或说得更确切些，一离开自己办公的衙署之后，只要遇上老百姓的马，他就立即把它截下，骑上它继续赶路。有时他得走上十里，或甚至十五里，直到遇到另一个老百姓的马，就又如法炮制，再换一匹。后来，当土默特地区已定居下大批汉族移民时，土默特的执政官员们开始申诉说，汉人和土默特人的生活条件完全一样，而运输的差役却只落在土默特人的身上。这些申诉一直转达到皇帝那里，皇帝就下了一道特旨，使运输役的承担情况得到很大的整顿。官员们被禁止截取行人的马匹，否则将受到严厉查办。每个官员如因紧急公务出差，须从呼和浩特昂邦和固山衙门那里领取专门的公开的证书，持有这种证明的人方可从汉人或土默特人的村庄征用马匹。这道圣旨是嘉庆八年发出的，从那时起，凡因公出差的人都按这种办法征用马匹。

关于对土默特人税金的征收情况，我未能收集到十分完整、确凿的资料。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这里是征收土地税的，不过各种土地税率的差异极大。这有的取决于土质；有的取决于土地的位置，主要是它们离城市的远近程度；有的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有的则取决于耕种时间的长短——总之，决定税金数目的条件繁多。我由于时间不够，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未能做到十分 136
详尽，在此姑举出此类税金的一个例子：土默特固山衙门现在从大青山各个山谷（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哈尔吉力山谷）汉人耕种的土地上征收的税金约为三百七十两。在这些谷地中，从甘珠尔巴·墨尔根诺们汗的沙比纳尔耕种的土地以及归禁卫军所有的土地上又征收一百四十八两五钱六分四厘的税金。此外我还可以提供的情况是，固山衙门还以国税的名目每年征收下列几项税金：

1）对呼和浩特及其周围的官庄和店铺，以及沿翁公达坂方向、位于大青山两侧的官庄及店铺，征收的田租为五百两以上。

2）对与翁公达坂、呼鲁图、诺莫洪、阿苏特、布木巴、呼吉尔托海及其他一些村庄毗连的官田所征的税银为九十余两。

3）对在呼和浩特开设的小当铺和钱庄所征收的税银为一千余两。

4）在土默特人买卖房屋或店铺所付的钱款中，每两白银抽税一分（即百分之一）；此外，对字据上所盖的每个印须抽税八钱。

5）从大青山各煤窑所抽的税款总共为两千吊（每吊为一千文），即二百万文。有关此项税款的征收，我了解到的情况如下：根据乾隆三十三年绥远城将军付良的禀奏，皇帝当即颁下圣谕，允许土默特人在下述原则基础上对这些煤窑进行开采：甲）为对大青山谷地的哈玛尔、阿力玛图、清水河及哈喇乌海尔图煤窑征收税款，须对此四处煤窑各派一名相当于骑兵连长一级（牛录章京）、分得拨什库或禁卫军十人长一级的官员；在他们之上还须
137 指派一名札兰章京为总管。乙）上述四处煤窑的官员每月须把按他们各处的规定所收的税金上缴给札兰章京，札兰章京再将它们解缴固山衙门。丙）由各私人煤窑应收税额的变动和确定，每年进行一次。丁）税金总额如前所述，应为二百万文。戊）该项金额的十分之三作为监督各煤窑的官员的兵士的俸禄，其余的十分之七则送缴固山衙门金库。己）如有新业主要开采煤窑，则向他们颁发探矿证状，并派一名官员查明，有无适于开采的地方；一俟得知某地宜于开采，就发给业主以盖印的证书，允许他

进行挖掘。庚）如果真的发现有煤，则另行授予开发该矿的证书，并饬附近煤窑的官员负责监督新开的煤窑，征收应有的税金。辛）多年以后，旧煤窑逐渐采掘枯尽，所掘之煤已不足以缴纳税金，但原先确定的税金数额却规定不得减少；与此相适应，还规定一条：即使新开采的煤窑增多了，税金的总额仍不得增加。

除上述税捐外，固山衙门其他项目的收入我不大清楚。至于固山衙门必须支付的开销和费用，最主要和最经常的有下述几项：

1）固山衙门每月须支白银六两四钱供固山衙门本身，户、兵两司署及稽察厅购买笔墨纸张等办公用品。此项开支的依据为理藩院于雍正十三年三月间发出的命令。

2）在冬季的三个月期间，固山衙门须拨出二十余两供上述机关购买木炭取暖。

3）每年春秋二季固山衙门须支出八十余两白银为祭祀孔庙之费用。此祭祀活动须按雍正十三年八月礼部所传授的礼仪进行。

4）前面已经提到，大青山诸煤窑每年所纳税款为二百万 138
文，其中十分之七须缴固山衙门。这些钱在固山衙门首先是用来补助远道出差的官员，其定额是：军官——每人三千二百文；兵士——每人一千六百文。此外，每到年终还从此项款额中抽取五十万文作为对下述三等有功官员的奖赏：校官为一等；尉官为二等，兵士为三等。剩余的钱都兑换成白银，以便在需要时用来为土默特军队修整武器。

5）每年支出二百九十两白银购买火药，供军事检阅、土默

特的火枪兵练习射击及呼和浩特城头每到夜晚鸣炮时使用。

6）我在对一些旧时的、如今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乾隆二十六年间固山衙门从汉人在大青山山谷中耕种的土地上所收的税金约为五百九十两白银；后来这宗款项逐年减少，如今从这些土地上所得的税金最多只有三百七十两。如果再加上从甘珠尔巴格根的沙比纳尔及皇帝的禁卫军的土地上所收的税金，则总共只有五百一十八两五钱六分四厘。从这笔款项中首先须抽出一百两供固山衙门用于公益事业；此外还须由这笔款项支付远道出差人员的口粮钱——军官每人四两，兵士每人二两。除满足此类需用外，余下的钱也是在年终分为三等，按前面所说的办法奖给最勤奋的官员。

7）祭祀神农庙的费用则是由官田收下的粮食中和以此粮食卖得的钱中各扣除一部分来提供。此项开支每五年须向礼部将五年的总数一次报清。在研究上述各项开支时不能不注意到，土默特当局对武装自己军队所拨的款额相比之下是很少的。原来这是因
139 为这项开支已另有一笔专门的资金来支付。我们已经知道，从煤窑收得的一部分税款须兑换成白银以用于武器装备。这项决定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就已作出。后来在嘉庆十九年查明，这笔钱用得十分俭省，因此在过去的四十三年中积下了一千二百两白银的一大笔资金。另一方面，在乾隆四十八年，因人们对准噶尔人的经常侵袭记忆犹新，绥远城将军嵩椿向所有的六十个土默特苏木发出号召，要他们捐款以购买马匹和骆驼，从而保证土默特人始终有作战的准备。土默特人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献出了一千匹马以供军用，并向将军提供了一万两白银以供其他需用。嵩椿将军用这

笔钱买了五百匹骆驼，并将此事及时禀奏了皇上。可是嵩椿将军的许多继任者[1]对此却不以为然，一再向皇帝奏称，饲养这些牲畜纯属徒劳。终于在乾隆六十年，其中一位名叫永琨的将军获准处理这批骆驼。他就在那一年把全部五百只骆驼又按原价卖了一万两银子，并将这笔钱以每两银子一分的月利，即十二分的年利，借给了呼和浩特一些大小当铺的店主。这些利息须按季送缴固山衙门，存入金库。嘉庆四年，永①将军呈上一份奏折，要求在大青山以北的策克哼木台及布尔噶苏台设立两站，并向此二站派 140
驻土默特官员，以迎接和护卫那些前来呼和浩特为乌里雅苏台城垦购买粮食和茶叶的乌里雅苏台武官；被派官员的伙食及其他需用的开销则由上述卖骆驼钱的利息支出，这就是从这笔利息支付的唯一开销。因此不难理解，这笔利息在二十年之后又生出了一万两白银。嘉庆十九年，新任绥远城将军果勒丰阿向皇上禀奏，请求只用二千两白银的生息来维持上述两站的费用，因为这些钱已足够需用；剩下的八千两则与被派作充实和修整土默特武装的

1　绥远城将军的职务是乾隆二年才开始设置的，这里的将军更换得惊人之快。为了不使读者感到乏味，我不想按照我记下的名单将历任将军在此一一赘述，而只列出上述时期内的将军，以证实我的话。上面提到的嵩椿将军是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上任的。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乌尔图纳逊接替了他的职务。同年十月，积福又受命接替了乌尔图纳逊。到乾隆五十一年二月，积福又被另一位嵩椿所更替。五十四年二月兴肇将军接任；而五十八年十月，担任绥远城将军职务的却已是满人图桑阿。六十年二月被派来接替他职务的是汉人永琨；而后者只掌权九个月就于六十年十月被调离。十四年之内换了七位将军！

① 永庆。——译者

一万二千两合在一起，以每两银子一分的月利贷放出去。这笔利钱本来是准备全部用来武装土默特人的，可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又从中抽出了一部分作为固山衙门刑司署专门侦缉和看守刑事罪犯的四名官员和六十名兵士的俸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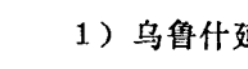
在固山衙门的帐目一览表中列出的最后几项开支都是用于慈善事业和宗教方面的开支。其中第一项是发给土默特孤儿寡妇的救济，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设立。那时规定，在官地中拨出一百九十三德力亨四十二伊玛里交土默特当局出租给私人，由此得到不下于三百零一两白银的租金则分发给隶属于六十个苏木的贫苦孤寡。据说现在收取到的这笔钱比以前多得多了，但仍远远不够满足全部土默特的贫民之需，在荒年就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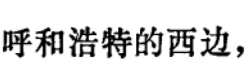
至于宗教方面的开支，固山衙门对土默特的当地寺庙是毫不关心的，它只关心那些敕建寺庙，首先是多伦诺尔的敕建寺庙。

土默特人是从乾隆皇帝登基时才被要求分摊这些寺庙的费用
141 的，因为那时理藩院命令土默特各苏木共派四名喇嘛到多伦诺尔的锡拉苏默①去。从那以后就有四名土默特喇嘛长期住在多伦诺尔。如果其中某位喇嘛去世，或是出现了空额，多伦诺尔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就向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要求从土默特的全体僧人中重新选派一名喇嘛前去。固山衙门每年拨给这四名喇嘛的俸金为一百九十二两白银，每年秋季由一位尼尔巴从多伦诺尔到呼和浩特来领取。尼尔巴从固山衙门领到钱返回时，总有四名由当局派遣的披甲兵护送。

① “锡拉”，蒙语，意为“黄色的”。“锡拉苏默”即“黄庙”。“锡拉”亦有的译成“西拉”、“西喇”及“沙拉”等。——译者

至于土默特当地的寺庙，据我收集的资料来看，除前面已列举的那些呼和浩特寺庙以外，土默特人认为下列一些寺庙也是属于他们的。

1）乌鲁什延-阿布剌克齐苏默(满语为 )①。此寺坐落在戈壁滩上的托力布拉克，靠近阿尔泰路军台的托力驿站。它建于雍正十年(1732年)，直到如今仍是一座完整的寺院。它的正殿是三开间，东西两侧各有一幢二十开间的房屋，供喇嘛们举行呼拉尔使用。北边的房屋是达喇嘛及其弟子们的住处，有五间僧舍。正殿的大门为三楹，两边各有一扇小门。乾隆二十年七月规定发给这座寺院的经费有以下几项：甲）购买香烛和祭祀用的食品及水果一项，每年白银四十七两；乙）发给从土默特各旗之中抽调来的一名达喇嘛以每月十两的膳费；丙）发给达喇嘛的六名弟子以每人每月五钱的膳费；丁）发给参加呼拉尔的二十名喇嘛共三百两白银，按每人每月发给一两计算；戊）每年还发给二十七名喇嘛以七十九库里大米作为口粮。若一年中有闰月，整个寺庙的经费另增拨白银二十五两，大米六库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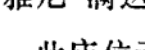
2）纳苏达-阿萨拉勒图苏默②（满语： )。此寺位于呼和浩特的西边，在山南，离城六十里。它始建于顺治年间，由察罕达彦齐①呼图克图主持。当大殿于康熙年间落成时，他启奏皇上，乞赐圣眷。康熙即赐予此寺以尊号。御赐的寺名就写在寺庙大门和祭坛的上方。察罕达彦齐呼图克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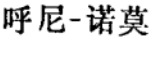
① 即慈荫寺。——译者

② 即慈寿寺，参阅《归绥县志》第2卷，神教志，第7页。——译者

③ “达彦齐”，蒙语，意为“坐禅者”。——译者

图为该庙的第一位住持。他死于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如今此庙已由一位达喇嘛管理。

3）布雅尼-满达古鲁赫齐苏默①（满语：  ）。此庙位于呼和浩特东北，坐落在大青山南麓的鄂奇特山谷，离城约六十里。此庙是额尔德尼达彦齐呼图克图于顺治年间建立的。康熙五十二年②，皇帝应该寺之请，赐予它以尊号。此庙的住持在名义上为额尔德尼达彦齐呼图克图，但实际上寺院事务是由一名专职达喇嘛主持。我们有理由这样推测：当时这座寺庙发展得是相当快的，因为它居然有数座分庙，每座分庙都各有自己的住持。至少有一点是我们所知道的：在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根据理藩院的决定，曾将管理第二分庙的住持席力图绰尔济的副札萨克达喇嘛的职务予以免除。道光十八年，这座寺院曾遭火灾，从那以后，它就再也没有能够恢复昔日的盛况。

4）布呼尼-诺莫哈特嘎克齐苏默④（满语：  ）。此庙位于上面谈到的纳苏达-阿萨拉勒图苏默以西二十里的山里，附近是一条从东固哈达山多岩的山顶上流下来的小河的发源地。关于这座庙的建立有许多传说。据说早在明朝万历年间，那时土默特人刚开始信奉喇嘛教，有一位著名的苦行僧，叫拉什·扎木卓察罕喇嘛，不知从何处来到了呼和浩特。后来他到

① 即崇禧寺，俗称东喇嘛洞。参阅《归绥县志》，第3卷，神教志，第6页。——译者

② 应为康熙四十三年。——译者

③ 即广化寺，俗称喇嘛洞寺，在毕克齐北二十里处。参阅上书第7页。——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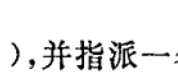
了城西约八十里处的山里，在东固哈达峰附近住了下来，进行苦修，每日念经、修行、研究佛教戒律，整个一生都在合掌习静，为众生祈福。他死于丁卯年，大约就是1627年。就在那一年，托博·达彦齐普林赖·札木卓喇嘛开始代替拉什·扎木卓察罕喇嘛 143
教导他的弟子们，并在巴敖拜巴达拉呼山旁的东固锡拉哈达山谷里，乌素图河的发源地附近，建起了一座五开间的寺庙①，自己则隐居在东固山的岩洞中达七年之久，苦练功行，习诵佛教法规和经义，为喇嘛、呼瓦拉克② 和众生灵求福。他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圆寂，共修行了约三十年。由于他的几个主要弟子——察罕达彦齐、察哈尔达彦齐和额尔德尼达彦齐——在他们原来的师父察罕喇嘛逝世不久就各自另造了寺庙，因此，留在东固寺中最老的格隆——吹萨嘎巴就代替达彦齐喇嘛管理寺庙。他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在那座东固山的山脚下另建了一座九开间的大殿，并派了使团到班禅·额尔德尼那里去请求为该庙赐名。西藏活佛把这座寺庙称之为“广安寺”③（ᠪᠣᠶᠠᠨᠲᠤᠭᠠᠨ ᠬᠢᠶᠠᠨ）。从此，吹萨嘎巴·达彦齐喇嘛就为超度众呼瓦拉克和生灵坐禅修行了将近三十年，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去世。第二年，康熙二十四年，这位喇嘛的呼毕勒罕转世了，他名叫纳旺·确伊木

① 即庆缘寺。参阅上书，第6页。——译者
② “呼瓦拉克”，意即“出家之人”、“僧侣”，——译者
③ 此处“广安寺”为意译。——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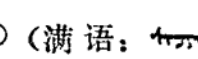
佩勒，于康熙三十三年开始在庙里坐床。两年之后（即1696年）纳旺·确伊木佩勒奉献给皇帝五条哈达、一尊佛像和四匹马，康熙对此大为嘉许，于康熙五十九年特从国库拨下一笔专款，以供重修此庙。这座寺院就搬到河源下面一点的地方，并重新修整了所有的殿堂。雍正二年，皇帝得知此事后，为此寺钦定了四十名喇嘛的名额，并指定一名专职喇嘛管理他们；而呼毕勒罕则已没有什么行政上的意义，而只有宗教方面的意义了。纳旺·确伊木佩勒于乾隆二年（1737年）去世，他的呼毕勒罕在两年以后才转世，于乾隆十一年坐床。乾隆四十四年，喇嘛们在寺中采取了一些新措施，然后通过理藩院呈报给皇帝，并请求皇帝赐予该寺以
144 尊号。乾隆皇帝俯允所请，给此庙取了现在的这个名称“布呼尼－诺莫哈特嘎克齐苏默”，并在原有的喇嘛名额外增加了两名格斯贵、两名达德木齐① 和二十名呼瓦拉克。从那时起直到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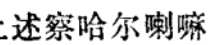
① 内蒙古的喇嘛大体上可分四类：佛爷喇嘛（呼图克图及呼毕勒罕，前者有封号印信，后者没有）；札萨克喇嘛（掌政、教二权，有自己的旗下，一般都冠有达喇嘛称号）；寺庙喇嘛（德木齐以下）；在家喇嘛（善男信女在家修行，着喇嘛服者）。内蒙古喇嘛教的最高领袖是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他常驻多伦诺尔的汇宗寺（康熙年间建造），往来于北京及五台山，掌管内蒙古的寺庙事宜。在内蒙古境内，凡喇嘛道行崇高的，称为呼图克图，有些呼图克图由清廷赐与国师及禅师名号；次为札萨克达喇嘛，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又次为：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其下为：德木齐（管理庙内庶务及会计），格斯贵（管理教务，执行戒律），尼尔巴（管理财政），格隆（喇嘛中之受戒者），班第（小喇嘛、司役使者）等。喇嘛群众（普通喇嘛）为“沙比”。参看余元盦：《内蒙古历史概要》，第125页。——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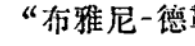
在，这座庙的状况就没有再变动过，一直都由达喇嘛管理，他在宗教上的最高身份就是吹萨嘎巴达彦齐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

5)俗称为“察哈尔喇嘛召”的寺庙位于山南，在呼和浩特西北边约二十里的地方。关于此庙最初的建立据说是这样的：从前，当察哈尔人还过着和平生活的时期，有一位苦行僧来到了呼和浩特西边的山中。虽然人们都知道他的真名叫阿弥，姓仓巴，但是都称他为察哈尔达彦齐呼图克图。他修行了多年之后，于明朝万历三十四年（约1607年）在纳拉苏台山南面靠近西乌素图河的发源处造了一座庙。过了许多年，这座庙破旧了，当地僧众又在乾隆四十七年把它修缮一新，并通过管辖呼和浩特全体喇嘛的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将此情况禀告皇帝。乾隆就为该庙赐名“巴雅斯呼朗-巴里勒杜勒嘎苏默”（满语为  ），并指派一名专职达喇嘛管理此庙，而察哈尔达彦齐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仍相继为该庙教务方面的首脑。不过这些呼毕勒罕中也有几人是担任过行政职务的，例如，嘉庆二十三年察哈尔达彦齐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就曾被任命为统管所有呼和浩特寺庙的副札萨克达喇嘛，直到道光年间他才因病被解除了这个职务。

6)俗称“巴伦乌素图苏默”的寺庙似乎是上面说到的那座庙的分庙。察哈尔喇嘛召僧团里的玛哈兰巴·绰尔济罗布桑·旺扎勒在那条乌素图河上自己另建了一座寺庙，离呼和浩特也是二十里，只是比察哈尔喇嘛召稍偏东北一些。他将此庙的建立通过呼和浩特的札萨克达喇嘛禀报理藩院，理藩院转奏皇帝，于是乾隆 145
就在自己统治的第五十年赐予这座新庙以“沙信-巴雅斯呼朗图

苏默”①（满语：  ）之尊号。这座寺庙的管理者直到如今始终是玛哈兰巴绰尔济的呼毕勒罕。

7)上述察哈尔喇嘛召的另一名弟子，巴雅斯呼朗格隆，于康熙三十五年在里素村建造了一座寺庙，现在仍旧保留着最初御赐的寺名：“布雅尼-德勒格日古鲁克齐苏默”②（满语：  ）。至于此名是何时及如何得到的，看来却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座庙位于呼和浩特西南方一百三十里之处，巴雅斯呼朗格隆的呼毕勒罕在庙内至今还有自己的府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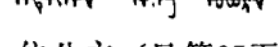
8)在呼和浩特西北那片山地里，在乌素图西拉河谷旁的南山坡，离城不超过二十五里，还有一座俗名叫“乌素图苏默”的寺庙。康熙年间，有一位阿旺·丹木佩勒喇嘛，因在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任绰尔济职务，人们便都叫他钦绰尔济喇嘛。他曾奉皇帝之命十分成功地办了几件事，到各地出了几次差，皇帝赏了他一笔钱。阿旺·丹木佩勒就在1690年用这笔钱特地造了一座召庙。此事上奏皇帝之后，康熙给此庙赐名为“乌里泽伊吉-巴达拉古鲁克齐苏默”③（满语：  ）。后来由于没能再找到绰尔济喇嘛的呼毕勒罕，加之住在乌素图苏默的喇嘛一向很少，因此就把这座庙归并到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去了——前

① 即庆元寺。参阅《归绥县志》，第2卷，神教志，第6页。——译者

② 汉名增福寺。——译者

③ 即广寿寺，俗称乌素图召。参阅《归绥县志》，第2卷，神教志，第6页。——译者

面已经说过，这座庙的建立者本人原来就是席力图召的。

9)与这座席力图召有关的还有一座庙，俗名叫“察罕哈达召”。不知是在康熙年间，还是在雍正年间（这一点我未能确切断定），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呼图克图鉴于自己的沙比纳尔很多，为了方便他们，决定在呼和浩特的这座召庙之外再另建一座。他在呼和浩特的正北方，乌兰察布山谷①中选了一处地方。当召庙建成以后，皇帝赐予它以“鄂古里德-恩克-包勒嘎克齐苏默”② 146
（满语：  ）的尊号。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有一位公主（见第65页）从喀尔喀来到呼和浩特草原，她在城北的山谷里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宫殿，住了下来。这座宫殿北边不远之处就是乌兰察布山谷，席力图呼图克图的那座宏伟的召庙正好造在那里。可是在佛教徒的观念里，让寺庙坐落在住宅的后面是造孽的，于是公主就想让那座庙挪到别的地方去。为此，她赐给席力图呼图克图这座庙一万两银子，庙里的喇嘛们就在乌素图河东边的山谷中，察罕哈达山的南侧选了一块地方，把庙迁了过去。从此这座庙就得到它现在的名称“察罕哈达苏默”，它位于呼和浩特城的西北约二十五里之处。

10）俗称之为“西拉木伦召”③的召庙也是席力图呼图克图兴建的，它位于呼和浩特山北一个叫作西拉木伦的地方，这个地名是从当地的一条小河得来的。席力图呼图克图于乾隆三十四年

① 即呼市北的红山口。——译者

② 即永安寺，俗名哈达召。参阅《归绥县志》，第2卷，神教志，第6页。——译者

③ 即普会寺。——译者

建成此庙，并将此事奏明皇帝，皇帝给这座新建的召庙赐名“呼塔拉—内勒古勒苏克齐苏默”（满语：ᡥᡠᡨᡝᡵᠠ ᠨᡳᡵᡤᡠᠯᡠᡴᠴᡳ ᡳᡧᡠᡵᡠᠮᠪᡳ）。此召位于呼和浩特城正北一百五十里之处。

11）名叫“吉特库苏默”的召庙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由札萨克达喇嘛朋楚克建造的，此庙由它的所在地而得名，位于呼和浩特西面的群山南侧，离城二百里。它未曾得过御赐庙名，甚至连它本身的存在大概也从未向皇帝禀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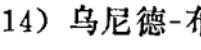
12）通常被呼和浩特人称为“班第达召”的召庙，据传说是从喀尔喀来的移民建立的。据说康熙元年扎牙班第达呼图克图带了一百多名徒弟，从喀尔喀的札萨克图汗统辖的各地到北京去朝见皇帝。据说康熙在召见他们时，建议扎牙班第达向南迁移
147 到呼和浩特去。扎牙班第达遵照御旨，在哈拉克沁河谷的上游、吉尔嘎朗图山的山脚下建造了一座召庙，并于康熙三十六年将此事禀明皇帝，康熙赐予此庙以“塞尼-额尔黑勒克齐苏默”①（满语：ᠰᡝᠨᡳ ᡝᠯᡥᡝ ᡳᡧᡠᡵᡠᠮᠪᡳ）的尊号。此庙位于呼和浩特东北一百余里之处[1]。

① 即尊胜寺。——译者

1 这一传说是我按所有呼和浩特人向我讲述的原话记下来的，不过我在这里对扎牙班第达其人感到困惑。据历史上记载，准噶尔人的最高喇嘛，卡尔梅克文字的发明者——著名的扎牙·班第达呼图克图于虎年（1662年，正好是康熙元年）八月二十日逝世。扎牙班第达在这年的年初正在准噶尔；四月出发去西藏，途中曾到过裕勒都斯。在塔里木河的荒漠里他得了瘫痪症，病了一个月左右就死了。显然，这位扎牙班第达在康熙元年去朝见皇帝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的下一位呼毕勒罕最初是住在西

13）另一座据呼和浩特人说是由“外来的”呼图克图修建的召庙，就是所谓的“都古因苏默”①。据说它位于呼和浩特的西南，托克托城的东南方。人们认为这座庙是章嘉呼图克图建造的。直到如今，尽管“都古因苏默”召里已另有自己的呼毕勒罕，此庙仍归章嘉呼图克图管辖。

与此情况相类似，在呼和浩特西北约五十俄里的地方，甘珠尔巴·墨尔根诺门汗的呼毕勒罕为自己修建了两座召庙。这两座庙都在阿鲁板升山岭的谷地中，并有御赐之名。其一为：

14）乌尼德-布延图苏默（满语：  ）。其二为：

15）沙信尼-巴达拉古鲁克齐苏默（满语：  ）。

尽管它们是各自独立的两座庙，但它们仍同属一位达喇嘛管理，而甘珠尔巴诺门汗的呼毕勒罕则据说是随己所愿，有时住在这座庙里，有时住在那座庙里。

呼和浩特附近最古老的喇嘛庙有：

16）位于呼和浩特西二百余里的迈达里苏默②。据说这座庙的大门旁有座石碑，上面刻有古老的汉字碑文，其内容大致如

藏，后来迁居到喀尔喀（见第1卷，第42页）。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呼和浩特人讲述的传说是确有其事，那么在蒙古无疑就有了两位扎牙班第达。这个问题有待未来的研究者们去解决。

① 钦赐庙名蒙名为“宝音尼-德勒格日古鲁克齐苏默”，汉名为广福寺。——译者

② 即美岱召。——译者

下：

148 大明马祯① 丁？年顺义王之孙大成台吉之夫人为迈达里庙奠基，并为其取名为灵照寺② 。

17）另一座被认为同样古老的召庙坐落在呼和浩特西边山中的呼泽伊村，御赐庙名为“布雅尼-伊勒特格克齐苏默”③ （满语为 ᠪᠣᠶᠠᠨᡳ ᡳᠯᡳᡨᡤᡝᡴᡳ ᠴᡳᠰᡠᠮᡝᡳ ）；但是关于它是在何年由何人建成的，又是如何得到御赐尊号的，现在既无任何书面资料，也无任何传说。

呼和浩特周围及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所有的召庙据计算共有二十八座，而我的记载中却是三十余座，并且呼和浩特的喇嘛们不仅在呼和浩特周围有自己的召庙，为了使他们的地区在周围一带地方具有喇嘛教发祥地的地位，他们还把下面一些召庙也列入自己的召庙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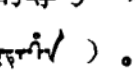
岱嘎召：据说这座庙的来历是这样的：在乾隆三十八年雅克察尔济呼毕勒罕（我们已知道，他是住在呼和浩特的五塔寺里的）在岱嘎为自己建了一座庙，岱嘎这地方在察哈尔牧区，位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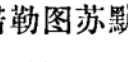
---

① “Мачжинь”之音译，疑为崇祯。——译者

② 据荣祥著《呼和浩特市沿革纪要稿》（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1979年5月刊印）中记载为“灵觉寺”（第226页）；并记述该寺山门正上方镶有刻石，镌有如下几句话：“皇图巩固，帝道咸宁，万民乐业，四海澄清”，上款刻“大明金国丙午”，下款刻“森格都棱汗与妻大成比吉同修”。森格都棱汗为顺义王阿勒坦汗之孙(229页)。——译者

③ 即彰庆寺。参阅《归绥县志》，第2卷，神教志，第7页。——译者

呼和浩特东边约二百里处①。当将此庙禀奏了皇帝之后，它得到乾隆御赐的尊号“呼达拉-吉尔 嘎 朗 图苏默”（满语为  ）。

与此情况相类似，呼和浩特人还把位于乌拉特东公旗境内乌-德谷地的一座庙也认为是自己的。这座庙也有御赐之名“阿归伊克-鄂诺勒图苏默”②（满语为  ）。但是它在民间被称为“吉布呼朗图召”。东果尔·班第达呼图克图住在这座庙里。吉布呼朗图召由于离呼和浩特有三百多里远，它对呼和浩特的各个召庙及呼毕勒罕们已没有任何依附关系。它之所以归属于呼和浩特，唯一的理由大概就在于，根据皇帝的特谕，此庙对北京的所有禀奏都须通过呼和浩特将军③。

3月18日　　星期四

6时－5°；9时＋9°；12时＋15°；3时＋13°；6时＋7°；149
9时＋2°。

我们于7点10分走出村子。登上了厂不浪和五里坝之间的垅岗之后，我们在不到五里坝的地方离开了老路向左拐去，取北边的归化城——张家口大道向张家口进发。正如我在前面已说过

① 即现在凉城县小召大队所在地，位于呼市东南。——译者

② 汉名广觉寺，即五当召。——译者

③ 并非如此，而是由于广觉寺所在地原归土默特旗管辖（后属乌拉特旗），——译者

的，这条路是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往来的商队最常走的一条路。7点45分，在离开这个岔路口约一百五十俄丈的地方，我们走到了二道洼村，即第二道山洼的意思。可是这里什么山洼也没有，道路通过的地方完全是一片被开垦出来的坦平的田野。当我问起这个村子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不副其实的名称时，我的车夫们回答说，到这一带落户的移民都喜欢把他们新落户的地方取上他们以前所住村庄的名字，很可能这里的庄户人是从某一个叫作二道洼的地方迁来的。现在我们的道路正沿着我们于3月8日翻过尚哈音达坂之后所走的谷地延伸着。这条山谷的北面是连绵的群山，群山后面还有一条呼和浩特至张家口的商道，那是最北边的一条路了。据说它比我们走的这条路还要方便，因为它更平坦，草也比这边多；但由于它过于绕远，除非是在我们走的这条路上一点草料也没有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走那条路。关于最北边的那条大道，人们对我说，它穿过一个叫德布森的山地；那里有一条向北流的特别清澈的河，还有许多从近旁山中流出的泉水。据传说，德布森是窝阔台汗喜爱的地方，他常常到这里来避暑。我们离开二道洼后所走的这条山谷，基本上始终都保持着约二俄里的宽度。这里是察哈尔镶红旗，不过它的西部现在全是汉人的耕地和村庄。这条山谷里没有什么固定的水源，全靠雨季从近处山上流下的
150 山水来浇灌土地。这些水流为自己冲出了许多相互之间距离不等的沟壑。根据这些沟壑中坑凹之深和沟底石滩数量之多，可以推测到，在发大水时这里的山水一定是向东北方奔腾得异常迅猛。8点45分，我们经过了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九龙湾，这是我们在这条山谷中所遇到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村庄，因为这里

其他汉人住的都是分散的房屋，过了九龙湾就不再有耕地了，山谷是一片未曾开垦的草地，上面牧放的已是察哈尔人的牛群或羊群。我们走到9点25分时，山谷向北拐去，而我们仍须继续往东，翻越一道平缓而不太高的阴山支脉。翻过这道山又是一条山谷，我们仍向前横穿过这条山谷，又翻越第二道阴山支脉，然后就是只有一些零星小块耕地的孔岱沟，这片沟地一直延伸到孔岱村。我们于11点50分来到这个村，并就在此打尖。孔岱村共有四座察哈尔人的“板升”和一家汉人开设的客店，我们就是在这家客店里休息的。这里的察哈尔人仍属于镶红旗，从事农业，完全不搞畜牧业。我们于1点20分离开孔岱村，十分钟后，开始走上一条将孔岱沟与五犋垓平川分隔开来的底矮的阿达根-果楞-呼图力[1]垅岗。五犋垓平川已完全是一片蒙古草原的风光了。这里有许多单独的小丘和山包；但从整体看来，它仍是一片辽阔的平原，上面有一群群的牛在吃草，但其他种类的牲畜我们却一只也没有看见。3点10分走过了五犋垓平川，接着就是好几座不太高的垅岗。从这些垅岗地带走出来后，我们来到了穆盖图[2]河谷。穆盖图是条向北流的小河，我们涉水渡河时发现它约有半俄尺深，不超过一俄丈半宽。在河岸上我们看见了一支一百二十辆牛车的大车队，装的都是羊毛，正从包头运往张家口。估计一辆大车约装一百五十斤，那么总共运载的就有一万八万斤羊毛。我们从这里翻过了托洛归图呼图力，于4点钟进入不很宽的哈拉盖图

① “呼图力”，蒙语，意为“山坡”，岗阜。——译者

② 又作“马盖图”。——译者

山谷，它是镶红旗的东界，也是正红旗的西界。离开这里二十分钟后，来到了十八台谷地；再走半个小时，又越过一道垅岗之后就是孔堆谷地。在进入这片谷地时，我们见到了一户察哈尔人家，他们有一座“板升”和一座我们已经很久未见的蒙古包。孔
151 堆谷地的东边部分叫巴彦布拉克；接着是一个山口，也是叫这个名字，山口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鄂博。我们在上述这些地方一直走到6点20分，始终未见一座房舍，甚至连一个活物也未见到。从巴彦布拉克山口下来以后，是一条窄窄的山谷，叫呼鲁苏台。晚上7点30分我们在这里一座察哈尔人的村庄落脚过夜。这里的察哈尔人住的都是“板升”，但他们也有蒙古包。由于土地出产少，他们都不种地，而是从事畜牧业或某种手工业；而后者对他们更合适，因为他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可以从官府领到饷银，生活多少有些保障。我的房主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察哈尔人，他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和一个两岁的孙子。他们都已被编入伍，当了兵，每年领取二十四两饷银。除了这笔主要收入外，此地住在大道旁的察哈尔人还经营客店来贴补生活；但他们自己却不伺候顾客或做饭，而是从汉人中雇佣仆人和厨子来做这些事。

3月19日　　星期五

6时0°；9时+4°；12时+14.5°；3时+14°；6时+7°；9时+2°。

早晨是阴晦的，天空布满了乌云，透不出一丝阳光。7点30分出发。我们登上了一座不太高的山岗——呼鲁苏台鄂博后，就下山进入一片由西向东延伸的大谷地。8点55分我们横穿了苏集

河的干河床，它的东边是察哈尔正黄旗的游牧区；而这片河谷叫作苏集塔拉。我们在苏集河岸赶上了一位从杜尔本厚和特旗① 来的喇嘛，他正和他的妻子，或不如说是姘妇，一同步行到北京去朝拜旃檀佛祖像，我一路上也大都是徒步而行，所以很方便地就和喇嘛攀谈起来。他对我说了他们那个旗的这样一些情况：

杜尔本厚和特旗人通常都把自己称为杜尔伯特人。他们的旗由二十个苏木——即作战骑兵连——组成。不过这些苏木的披甲兵人数却远远不足，根本就没有一个苏木的披甲兵人数达到应有的一百五十人；有的苏木连一百户披甲兵及家属都不到，只有很少的苏木是超过一百二三十户的。因此四子王旗的杜尔伯特兵丁总数应为两千户或稍多一些。此外还须加上台吉的哈木济尔噶② 及 152
呼图克图的沙比纳尔。四子王旗的寺庙共有三十来座，主要的格根有两位——格隆达瓦格根和西拉木伦格根。格隆达瓦格根至今已有过三十二位转世者，其中在四子王旗死去的有十二位，这从庙里的塔数可以看出。从转世的次数来说，格隆达瓦格根应算是蒙古最老的格根之一了，因此他在宗教界受到应有的崇敬。三年前他曾被喀尔喀的一位格根邀请去举行呼拉尔，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一个月，然后满载而归。后一情况使格隆达瓦产生了于今年再去一次喀尔喀的念头。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庙里有许多事情要办，而经费却一点也没有。在这方面，他和西拉木伦格根就无法相比了。他在宗教上虽然威信很高，但在财富方面却远远不如西拉木

① 即四子王旗。——译者

② “哈木济尔噶”为蒙语，即“牧奴”、“随丁”。——译者

伦格根。在政界，这两位格根的地位倒不相上下，他们都是朝廷熟知的人物，都受有理藩院所赐的管理沙比纳尔的大印。格隆达瓦格根的沙比纳尔约达八百人，而西拉木伦格根手下却有二千来名沙比纳尔。旗的最高管理权，不用说，是集中在继承郡王爵位的世袭札萨克手里的，此外还有两位图萨拉克齐（协理）作他的助手；一员昂邦（四子王旗人称札黑拉克齐——即管旗章京为昂邦）；四员梅伦，每人各管五个苏木的军事；最后是直接管理各个苏木的长官——章京和拨什库。四子王旗人基本上过着游牧生活，住在蒙古包里，只从事畜牧业。他们到处都养着羊、牛、马，只在旗的东北部与墨尔根王的游牧地① 毗接的地区才畜养骆驼。四子王旗人几乎不从事农业，主要靠用牲畜从呼和浩特和克克伊尔根换取粮食。旗里也没有什么专门的行业。可以说，甚至连拉运货物这样的行业也从来无人去干。大约两年前，格隆达瓦格根曾派四五十只骆驼从张家口往库伦拉过一次货物，可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做过这种营生了；想必是它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平民老百姓中有些人，而且是极少数，大概只有十几个人，
153 有时也到苏尼特右翼旗的伊林达布苏诺尔② 去拉盐。他们在那里买上几袋子盐，拉到克克伊尔根去卖；今年的出售价格是每斗四钱。因此，四子王旗人的钱都是靠出售牲畜得来的。一只上等成羊在他们当地的售价是一两二钱；一匹中等的马，售价将近七

① 指苏尼特右翼旗。——译者

② “达布苏”为蒙语，意为“盐”；“达布苏诺尔”即“盐湖”、“盐池”。“伊林”在今二连浩特附近。——译者

两；一头牛卖五至七两。四子王旗的汉人很多，最近几年更是如此；可以说，旗的整个西南部现在都是汉人的了。他们从当地旗署租地耕种，每年交付的地租，根据土质的好坏，每亩为三分至五分。旗署收的租金多达四千两（？！），由此可见出租土地数量之多。这笔钱分为两半，一半归王爷所有，另一半供本旗和旗署之需。住在四子王旗的除汉人之外，还有些欧洲人。他们都集中住在乌托洛归一带的乌尔图沟边，从旗署租了约十五顷（将近一千五百亩，合十万平方俄丈）的土地，雇佣汉人为他们耕种。至于这些欧洲人都在干些什么工作，喇嘛却未能肯定地告诉我，不过他们可能都是传教士。

我们在单调而平坦的苏集塔拉谷地上行走之间，不知不觉地于11点20分来到了一座察哈尔人的小村庄，叫栖霞①，我们在这里打尖。这个小村子只有四户人家，都是正黄旗察哈尔人。它南面有一片未经开采的大盐湖，叫黑林诺尔②。行路人到了栖霞都要更换自己的车轴，就像我们在张皋见到的那样。我们也得把自己宽轮距的车轴换成窄的。从栖霞有一条往南经察罕鄂博镇，再经张皋，通过中国内地到张家口去的路。这条大道可能是最近便的路了。但我们并不走这条路，而是于中午1点整走上北面那条经过蒙古的路。我们的这条路仍在那片苏集塔拉谷地延伸着，不过这里的苏集塔拉已完全是一片草原上的戈壁景象了：一片布满

① Цися，音译，在今集宁市南面平地泉一带。——译者

② 今黄旗海。“黑林”来自满语“黑黑力”，意为“旗帜”。——译者

小卵石的硬沙土地，上面长着一些低矮的植物——这就是我们周围在目光所及的三四十俄里距离内所能看到的一切。我们细察土地表面时，发现有许多白色小贝壳，这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片地方在不很久以前曾处于水下。很可能如今的黑林诺尔正是这片泽国的一个小小的残余；而栖霞附近颇为深陷的凹地则是这片泽国的底部。我们于2点15分渡过了不太宽的纳林河①，汉人称之为二道河。它的宽度不超过一俄丈半，但淤泥却非常厚，我们的骡子在河里一直陷到膝盖，好不容易才到了对岸。接着又是在同样平坦的草原上行走，直到3点40分才走到一条小河。它叫塔玛嘎河②，因为河边就是正黄旗衙署③；旗署旁有座庙，汉人称它为楼子庙，蒙古人则称它为塔玛嘎苏默。我们在5点钟走到一条峡谷，在它的入口处有一座小村庄，叫沙蓬口。我们在这里的一位察哈尔人家中落脚过夜。他是当地旗署里的一个笔帖式。这个笔帖式和几个汉人整整喝了一夜的酒，后者是来调查当地一些察哈尔人从他们那里偷走马匹的事件的。

154

3月20日　　星期六

6时+1°；9时+8°；12时+13°；3时+13°；6时+9°；9时+7°。

我们在7点15分出发，在沙蓬口峡谷里整整走了一个小时。

① 今泉玉林河。——译者

② 今磨子山河。——译者

③ 蒙语称“旗署”为“塔玛嘎”。——译者

峡谷两旁有时是巨石嶙峋的峭壁，有时又是绵延平缓的岗坡，上面长满了细小的青草；而道路本身则大部分都是沙石地。我们走出这条峡谷之后，来到了一片狭长的湖滩，叫霍伊尔诺尔塔拉①。在这片湖滩上走到8点45分，我们看见了一片察哈尔札兰的游牧地，叫札兰乌尔果。这里的全部建筑物就是札兰自己住的一间土屋和他牧场上的三四间“板升”。他的这片领地离湖滩上的第一个湖不远。这湖叫巴嘎诺尔，又叫巴隆诺尔②，方圆不超过三俄里，湖水咸苦，连牲畜也不能喝。9点20分，走过这片湖之后，在一片既不高、也不陡的山岗下，有一个六户人家的察哈尔小村子。翻过这道山岗后就看见了第二个湖，它叫准诺尔，或叫伊克诺尔③，即“东湖”和“大湖”的意思，虽然它未必见得比第一个湖大。我们在10点10分走过了这个湖。它的水也是又咸又苦，但它现在也是和第一个湖一样，上面结着冰，只是靠近湖岸已融化了几片不大的地方，有几只白鹤和大雁正在那里徘徊。在整个 155
这片湖滩地中，有时也能见到一些小块耕地，一般不超过两三亩大。11点15分我们来到一座有十二户人家的汉人村庄，叫七盖台，并在这里歇脚。

我们在12点55分离开了这座村庄之后，继续行进在这片总的来说是开阔而平坦的湖滩上，尽管有时也出现一些小小的山岗。大风卷着一阵阵的尘土向我们扑来。我们从七盖台的右边绕过了

① 即两湖的湖滩地。——译者

② “巴嘎诺尔”为“小湖”，即今小淖海；“巴隆诺尔”为“西湖”。——译者

③ 今大淖海，——译者

一座小山岗的山角，于1点25分来到另一座汉人的村庄水泉子。村子东边的土地大部分都已垦为耕地。在离道路两边约三五俄里的地方，还有好几座汉人的小村庄；而紧靠着路边的，就是我们于2点40分走到的黄茂营村和3点30分走到的皂火口村，后者位于一条与它同名的小河旁。我们由此再向前走，于4点35分到了一片洼地中的湖泊——贡诺尔，湖里的鸟儿简直多极了，但它们显然都很怕人，连一百步远的距离都不让人们接近。离此不超过二俄里的地方有一座察哈尔人的村庄，叫甘察呼都克①，这里有一个专为呼和浩特和张家口之间传递官方文件的小道驿站。再走一个半小时，又有另一个察哈尔人的村庄和一座寺庙，都叫绰尔济庙。这座村庄总共只有三户人家，每家都是客店；那座庙我们却未能见到，因为它被挡在山后，7点30分我们来到了一座村庄，叫四村地，我们就在这里落脚过夜。

3月21日　　星期日

6时＋3°；9时＋2°；12时＋1°；3时0°；6时－2°；9时－5.5°。

从早晨开始就是雨雪交加，但看来还是雪的成分多一些，因为四野很快就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我们于上午7点30分出发，起先走的仍是那片谷地，后来到8点45分进入了平缓的山地。这里的山岗上有许多地方都已被开垦为田地。离道路最近的一条山梁叫哈丹和朔。这里有一座察哈尔人的小村子，里面也有一个和甘

① “呼都克”，蒙语，意为“水井”。——译者

察呼都克村一样的驿站。我们走出这片山地后，于9点15分进入了南壕堑河谷，这里有一座与此同名的村庄①，有一百多户人家。村里的一个土岗上还有一座很大的天主教堂。在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中国人的矮小房屋中间，这座教堂显得分外雄伟和惊人 156
地壮丽。连教堂四周传教士们住的小房子也不知为何使人感到亲切，尽管它们与中国人的房屋唯一不同之处仅在于窗户上不是糊着纸，而是嵌着玻璃，屋顶上不是盖着瓦，而是也和教堂一样地盖着铁皮。南壕堑的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他们显然都是到教堂去的。对这里的基督教徒们说来，今天只是一个寻常的礼拜日而已，但对我来说，它却又是个圣枝礼仪周。多少忧伤的哀思在这时就像在去年变容节②的夜晚那样，都一起涌上了我的心头。我脑海中又浮现出父亲祈祷的情景……唉！他现在已经长眠地下，我再也听不到他的祈祷了。可是就在去年8月6日的白天我还满怀着希望，以为还能再见到他呢！……当我想到回到故乡后只能拜谒他的坟墓时，我的心是多么沉重啊！走近教堂时，我本想把这座异常美丽的建筑物拍摄下来；但这却根本不可能，因为纷纷落下的大雪如同棉絮一般。虽然物镜的玻璃尚能设法挡一挡，不让雪片落上去，可是从暗箱的毛玻璃上却可以看到，那上面是什么像也显不出来了。我收起了照相机向教堂走去。刚一开门走进教堂，我就被听到和看到的一切惊呆了。

教堂里面陈设简陋，但就其高大来说却是气派宏伟。墙是用

① 南壕堑村今为尚义。——译者

② 8月6日。——译者

中国通常的土坯砌成的，连油漆也没有上过；地是用石块和砖头砌的；顶棚的中央是扁圆的拱形，两侧平直，都是薄板覆面；从门口到祭坛有两行圆柱，每行七根，也都是用薄板覆面；最后，祭坛上的壁龛和壁龛上方的半圆形尖拱也同样是用薄板做成。入口处也和一般天主教堂里一样，开在南面，有三扇门：当中是高高的双扉正门；两旁是较矮的单扉侧门，供人门平时出入，有包着皮的木闩。在这几扇门的上方，也就是祭坛的正对面，有一排上敞廊，它上面是与大厅的柱子相接的拱顶，下面还有圆柱支承。一支蹩脚的教堂乐队安置在这个上敞廊里。当我走进大厅时，弥撒还没有开始，但人已满了——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都跪在地上，在杂乱的乐队伴奏下正唱着赞美诗，等候弥撒的开始。对于没有听惯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合唱和音
157 乐：中国人尖声尖气的嗓音和二胡、三弦、响板及锣鼓等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这个异乎寻常的场面使我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直愣了好一会才开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这当儿，神父们已听说有我这样一个人到来，因此我进门不到五分钟，就有人被差来请我去见他们。当我走到圣坛侧面的门廊时，看到他们都已穿好祭衣，准备出来做弥撒了。德·巴克斯主教① 以法国人素有的热情态度和我寒暄之后说，他们非常难得遇见欧洲人，因此请我在做完弥撒后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来，哪怕只待上一个小时也好。我见盛情难却，等弥撒全部结束之后就留了下来。做弥撒时，教堂里中国乐队的伴奏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被一架风琴的声音所取代，

① De Bax主教。比利时人，中国名字为巴耆贤。——译者

弹奏风琴的是个中国人；辅祭的是几个中国男孩；领圣体的有十一人；信徒们做祷告都十分虔诚。仪式的进行，甚至经文的宣读，完全都用拉丁语。没有布道演说。尽管这后一项程序已被省 158
略，弥撒也是直到12点钟才结束；然后我们就来到神父们的小厅子里。他们又以同样的热情重新向我表示了欢迎，并对我提出的询问一一作了答复。他们说，这座教堂是德·沃斯主教① 于1873年建成的。这位主教已于1889年在鄂尔多斯逝世。从那以后有六位圣芳济会的神父在南壕堑常年居住；至于巴克斯主教，我是碰巧才在这里遇到他的，因为他通常都在西湾营子村。现在这些圣芳济会教士在南壕堑及其附近已有近三千名教友，在西湾营子村则有一千七百多。这些教徒全是当地的汉族居民；在蒙古人中传教士们却连一个教徒也没有吸收到。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在蒙古人中根本就不传教，因为要想和佛教及喇嘛教竞争几乎是不可能的。蒙古人的宗教感情在佛教仪式中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基督教在这方面已根本无法再向他们灌输一点什么新的或更多的东西了。至于说到基督的教义，为了说明基督的道德学说比佛陀的德行更为高超，就必须对这一学说作极为详尽的讲解，如果只是泛泛地解说，蒙古人就会觉得这两种学说都完全一样。德·巴克斯主教讲到最后说："我们是发誓只回到天上的祖国去的，但我们来到这里时一般都已经有二十二三岁了，这对于研究一种你要与之竞争的宗教来说，未免已为时太晚了！"起先我还不明白，"只回到天上的祖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问他们此话怎讲。

① De Vos主教，比利时人，中国名字为德玉明。——译者

当然，这指的就是天主教徒的一条大家都已熟知的规矩：天主教的传教士若去远东传教，就必须在远东终此一生，永远也不再回到尘世的祖国，而只能回到“天上的祖国”。这条规矩对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全部活动无疑是有着巨大影响的。基督教所有其他教派的传教士们对中国并不眷恋，他们到中国来往往是由于在国内找不到出路，或者是由于想来看看东方，或者干脆就是出于物质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许多人对履行自己的职责是毫无热情，对
159 中国人是看不起，他们日夜盼望的是一旦期满就回祖国。天主教传教士们则不然。他们一来到中国，每个人都不难意识到一句俄国谚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此每个天主教神父所时刻关心的事，莫过于尽可能地增加自己心灵上的孩子，和他们打成一片，以自己的品格来打动他们的心，使自己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人；他们不仅像美以美教士那样地教信徒们文化，以影响他们的智力，而且还进一步去影响他们的心灵，因为心才是使人们互相亲近的根源。因此毫无疑问，天主教传教士们对中国人来说，比所有其他的欧洲人都更为可亲；他们为中国所作的贡献之大，恐怕也是很少有人能及得上的。他们生活在民众之中，随之把更为方便的欧洲用品带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使中国人习惯于使用玻璃和煤油；他们在自己的耕地上向中国人介绍如何使用机器；在自己的果园里教给中国人改良植物品种……此类事情不胜枚举。但天主教徒们自己对这样的接近却还是不满意。他们说中国人仍然把他们看作是外来人，是自己的老爷，是自己的长官；而且无论用什么办法也改变不了他们的这种看法，尽管他们完全明白：这些长官把庇护他们作为自己的唯一职责，这些老爷往往和雇工没

有什么区别，这些外来人要在他们这里一直住下去，直到老死，连尸骨也要埋在他们这里。这显然是由于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在精神上很少有相近之处，其原因既在中国人这一方，也同样在天主教神父这一方。实际上，无论天主教徒们立过多少回誓愿，决意不再回归祖国，他们的整个脑海、整个心田都在思念着自己的故土。我问及中国教友及传教士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时，好不容易才得到他们的回答；因为他们急于向我提出一大堆有关欧洲的问题，如法国的雷赛布案件①，法国内阁的倒台②，威廉的演说③，卡普里维的施政④，卡尔诺基关于德国与俄国对于奥地利人的意义的声明，俄国与法国的联系，俄国对中国的行动，西伯利亚铁路的铺设，等等。每个传教士向我提出这些问题时，声音都由于激动而颤抖，包括现在已达七十二岁高龄、离开欧洲几有五十年之久的德·巴克斯主教在内。不管怎么说，这些人的心

① 费迪南·雷赛布（又作累塞普斯）（1805—1894），法国企业家，曾在外交界服务。1854年自埃及取得开凿苏伊士运河权，1869年运河凿成。1879年又组成“巴拿马运河公司”，从哥伦比亚政府取得巴拿马运河开凿权，但因贪污舞弊等原因，资金发生困难，公司负责人赂贿政府，进行公司股票债券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运河工程停止。公司股票债券持有人受害者达五十万人。1892年贿赂事被揭发，雷赛布受审。受贿者有政府部长、议员、官吏等多人。反对派利用这事进行反政府活动，引起法国政治风潮，此即为著名的雷赛布案件，亦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法国著名的“巴拿马丑闻”。——译者

② 殆指1885年费里内阁的倒台。——译者

③ 当为德皇威廉二世1890年关于“改革”的诺言，——译者

④ 卡普里维原为普鲁士将军。于1890年继俾斯麦任德意志帝国宰相，执政四年，于1894年去职。——译者

160 还是在欧洲——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都向往着祖国。在和传教士们的日常接触中，中国人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从而本能地意识到，神父们对他们来说毕竟还是外人。中午1点钟，我们共进午餐。所有的传教士，从主教到普通的教士都吃同样的膳食。他们所吃的一切——面包、炖肉、烤肉——全都是传教士们自己劳动的果实。吃饭中间，我们喝了传教士们自己酿制的醇美的葡萄酒，吃了教堂果园里的水果作为甜食，最后还请我抽了雪茄烟，也是他们用自己园内种的烟叶制成的。

下午2点，我离开了这座殷勤好客的欧洲人的栖身之所继续赶路。暴风雪狂呼怒吼，漫天大雪把我的大车简直给埋住了。过了四十分钟，我们来到了毛忽庆村。比我们更多受到风雪之苦的车夫们本想就此歇脚，可是这里根本就找不到一间空“板升”，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还得继续走路。4点20分，我们看到在道路右侧三俄里的地方有一座汉人村庄，叫察罕营子；道路右侧还有一座察哈尔人的村子，叫岱沁，村里有个便道驿站。过了这两个村子又走了一小时，我们来到汉人村庄黄恼包，并在此住宿。这里单独为我腾出了一间屋子——从里面牵出了两头躲避风雪的牛。鹅毛大雪仍在下个不停。

3月22日　　星期一

6时－4.5°；9时－4°；12时－1°；3时＋1°；6时－3°；9时－6.5°。

7点40分出发。猛烈的北风驱散了天上的乌云，使天空逐渐变得明朗起来。田野覆盖着皑皑白雪，我们已无法看出道路两旁

的土地是什么情况。不过周围有些地方能看到有汉人的房屋，这可以说明那里是有耕地的；路面上则是一座座半俄尺多高被风刮成的雪堆。将近9点钟时，太阳从云中露了出来。但它并未带来多少温暖，而在大地上席卷着积雪的刺骨寒风所带来的冷气似乎却要比它大得多。

9点15分，我们经过了有八户人家的汉人村庄汗海子，但我们在这里却连一个人也未曾见到。据说这个村子附近有一眼泉水，它把周围都变成了泥沼地，因此这里农民的耕地离住处都相当远。10点钟和10点10分，我们经过了两家车马客店，它们分别建在两座都是名叫搜吉的石岗上。这两家客店的特点就在于它们 161
都是张家口中俄两国运输办事处常驻的地方，因为每当这两个办事处的运输工具不足时，就要把自己的代办派到这里来向察哈尔人租用骆驼，签订合同。从这里开始，一路上是接连不断的山岗。山脊上全是露在外面的大圆石，圆石下面，直到半山腰，都布满了小卵石，只有山的下部和山脚才是肥沃的沙质粘土。我们时而回转在这些山岗之间，时而翻越它们而过，于12点钟走到一座察哈尔人的村庄，叫奎腾；12点30分走到客店沟几家汉人的车马客店，并在此休息。

2点20分出发，道路继续在垅岗地带蜿蜒。3点钟经过一座只有三户人家的破落小村，叫三岔口；又走了四十分钟后，见到一个坐落在一片洼地之中的察哈尔人村子，只有两座带有蒙古包的“板升”。这是一个便道驿站，叫哈盖，或按汉人的叫法——汉淖台。我们的向导说，离此不远有一座相当大的汉人村庄，也是叫哈盖，或简称为哈克；而且整个这一带地区都是叫这个名

字，因为这里有个湖叫哈克诺尔，又叫哈盖诺尔或哈根诺尔。在那座汉人村庄里住着一位昂邦，他经管皇家的一半牛群，并管理着镶黄乌呼尔沁旗①，亦称东乌呼尔沁旗。为了抄近路，我的车夫们从刚才说的哈盖驿站起，就把车子赶到田间道路上去；但这条路已被大雪埋住了，我们后来在田里绕来绕去，直到5点10分快要走到一条向北流去的小河时才找到路。这条河叫大河，分成两条河汊，共约三俄丈宽；岸边是沼泽地；河底淤泥很厚。我们从这里走到5点40分，来到一个坐落在小河边的村庄，河名及村名都叫小阙，可是我竟没有发现这条小河，它很可能是一条小小的河沟，而且现在正是没有水的时候。又开始飘起了雪花，我们继续在黄昏中行路。由于天气不好，天色显得更加阴暗。据说这里已是贝金苏鲁克②的放牧区，也就是朝廷封给一位满族宗室贝亲
162 王放养牲畜的地方。这块地方北面好象是一直到哈柳台驿站为止；可是他的牲畜，据当地察哈尔人说，却少得十分可怜。其唯一的财产就是牛和羊；马和骆驼连一匹也没有。放牧和看守贝金苏鲁克牲畜的人一共不超过十户，他们都是察哈尔人。从贝金苏鲁克再往东去则是另一位王爷——和亲王更为辽阔的游牧地区。据说和亲王的牲畜较之贝金苏鲁克的牲畜多得简直无法相比；为

① “乌呼尔沁”为蒙语“牛倌”的意思；当时政府从察哈尔各旗抽壮丁牧放官家畜群，“镶黄乌呼尔沁”即从镶黄旗抽出的牧放牛群的人。——译者

② “苏鲁克”为蒙语“畜群”的意思；“贝金苏鲁克”即“贝的畜群”。此外“苏鲁克”还可表示旧时相当于“旗”的行政单位。——译者

他看守牲畜的察哈尔人至少有五六十户。我们不停地赶路，直到7点40分才来到多尔济花的一家客店，并在这里落脚过夜。从小河到多尔济花有八里路，这就是说，在这段黄昏时刻我们每小时只走了二俄里的路程。

3月23日　　星期二

6时-8°；9时-2.5°；12时+1°；3时+1.5°；6时+2°；9时0°。

我们于6点50分出发。几乎一出客店就进入了一条小河的河谷，这条河叫雅岱河，流入布尔嘎苏台。在雅岱河两岸放牧的都是察哈尔人，所放牧的牲畜都属太仆寺管理。我们于7点35分走到了他们的村庄，叫格格台巴伊尔，即光明、欢乐的意思。看到这座村庄我们果真感到了晴空的可喜。我们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灿烂的太阳了。尽管由于刮着猛烈的北风，天气不会太暖和，但它一定会是个晴朗的日子。8点30分，我们在有着许多山岗的草原上走过了一座察哈尔人的村庄，叫丘伦翁果卓，汉人称之为马连渠。这里有六个供归化城—张家口大道上的驿差使用的哈沙①。由此又走了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布尔嘎苏台河。河岸上有一座阿尔泰路军台的驿站，我们就在这座驿站上游不远的地方坐在车上渡过了河。现在布尔嘎苏台河在这里的宽度不超过一俄丈，而且在我们沿着它的右岸行驶，直到抵达布尔嘎苏台札兰的村庄的整个过程中，它都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宽度。10点15分，我们来到库伦

① “哈沙”，蒙语，意为“畜圈”、“院子”。——译者

一张家口商道的谷地，它正对着哈剌巴勒嘎苏鄂博。我们的道路由此开始折向东南，一路上都是平坦的草原。11点30分，我们来到玻璃采①。

我不打算再来重述由此到张家口这段路程的情况，只想说一
163 说。我们于3月23日翻越了张家口山岭之后，在土井子过夜，第二天早晨将近9点钟时到达张家口。在这最后的一个昼夜里，我得了重感冒，也许在这以前就已经感冒，只不过现在又加重了而已。

4月8日　　星期四

从3月24日到4月8日的这段时间我是这样度过的：一部分时间用来研究这座城市和俄国人在这里的活动；但更多的时间还是用来治病了。起先我是周身不适、然后是严重的支气管炎和接二连三随之而来的咳嗽、流鼻涕、嗓子哑及其他种种症状和痛苦来折磨我。我的这些病痛在张家口始终未能消除，而前往东南部蒙古去的准备工作也许反而更增加了病痛拖延的时间。需要张罗奔走的事情确实不少。我已立意要取道蒙古前往热河，可是张家口与承德府之间没有任何贸易往来，因此张家口人对承德府是一无所知。一些车马客店干脆拒绝和我商谈雇车的事，说是那个地方他们不认识，不能让车马去那儿。另一些客店也是推说他们不熟悉那个地方，但同时却又肯定地说，到承德府除了从中国内地先到古北口，再直抵承德府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路好走。他们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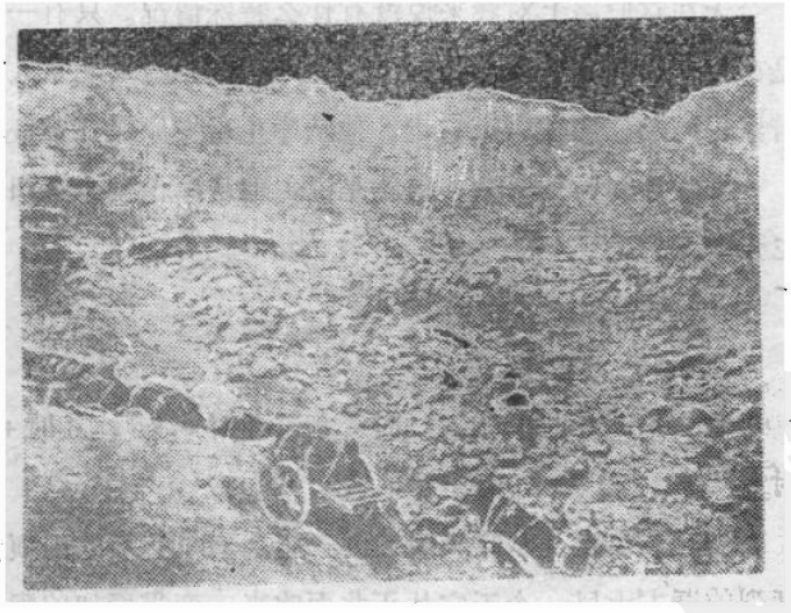
① 今八一。——译者

张家口和承德府之间没有从蒙古走的路，因为那边足有一半的地带是险恶的山岭和无法通过的密林。还有些车马客店说。虽然他们没有去过承德府，但却曾听说有路可以通到那里，甚至从蒙古走也是可以走通的；只是蒙古那个地方现在局势很不太平，从那里走很危险；但如肯多给车钱的话，他们也愿意接下这笔生意，去冒一次风险。他们原来每辆大车的车钱是四十两，即八十个银卢布，可是我雇的这两辆大车却要一百五十两。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哪个赶大车的敢到那个既不熟悉，又不太平的地方去。即使有那么大胆的车夫，那光是付给他们的钱每人至少也得十五两，车子和牲口说不定还会被人偷走，这又该算多少钱？我们的大车来回至少得走一个月，这么长时间的账又该怎么算？每辆车上得套两匹骡子，至少得花二十两银子来喂它们；还有大车呢？……" 164
总之，这些店主算的结果是，这一百五十两银子最多只能勉强给他们剩下十两。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决定不说明自己要去的地方，只雇车到蒙古的东南部。这样我们也许能走到承德府，也许还能走到别的什么地方；但不管怎么走，大车必须把我们拉到多伦诺尔。我们按这条方案找好了车夫，他们决定给我们两辆大车：一辆给我用，套两匹骡子，一辆拉行李和费多罗夫，套三匹骡子。车钱是不论赶路还是途中停留，每天付给每辆大车各一两银子，即一个月共付给他们六十两。讲妥这些条件后我们就从张家口出发，沿着已经熟悉的道路来到了玻璃采，途中又第三次越过了僧机达坂。今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张家口峡谷中行走。这里的自然情况和风光在我们去年12月5日由此第一次走过之后很少有什么

变化，这无疑是因为今年春天来得特别迟缓的缘故。已经是4月8日了，大自然却仍在沉睡之中。白天的太阳固然是晒得暖洋洋的，使峡谷中的积雪开始融化；但一到傍晚就冷起来了，夜里的温度竟达零下六七度，使峡谷中沿着宽阔的河床流淌着的一股股山水都冻结成冰。因此现在整个峡谷都处于冰层覆盖之下；在它平滑光亮的表层上突出着一块块大小不一的漂石，这种漂石在这一带的道路上遍地都是。在张家口近郊，也就是在峡谷的下游，两边的山峦不太高，形状和轮廓也多种多样。峡谷西侧有古老的长城；这一边的山峦大都有着平缓的山坡，并且覆盖着很厚的黄土层。这样的外形和结构给勤劳的中国人民在这里垦殖耕地创造了条件。他们在这里所有的山上都开出了一块块峡窄的梯田，有的地方竟开了八层，甚至十层。据说特别是在夏天，当层层梯田上长满了不同颜色的庄稼时，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奇特而又异常美丽的图景。曾经起伏在这一带山巅之上的万里长城，现在可以说已完全不存在了，只有少数地方还残留着破落的城台。峡谷东侧
165 的群山都大大地高于西侧的山岗；而且与西侧全然相反，这一侧有不少秀丽的悬崖和嵯峨的峭壁巍然突起。这些被风化了的山崖，其形状有的好象是倾圮的城堡，有的则象是动物或动物身上的某些部分。在离张家口约一俄里半的地方有一座山崖叫“骆驼掌”，空闲无事的蒙古人为它编了一段传说，说是从前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曾从这里走过，他骑的那只骆驼用蹄子踢了一下这座山崖，崖石上就留下了一个直径约一俄丈的不规整的圆形。汉人则讲求实际，不耽于幻想，他们对这种奇谈并不感兴趣；但对这些山却十分重视，因为他们从中可以采到供建筑用的上好石料，

并为此在这里开辟了好几处采石场。张家口峡谷的居民大都集居在这些采石场周围的六七个村子里，其中以离张家口最近的三个村子为最大，它们之间的距离最多不过一俄里或一俄里半远。过了这些村子之后，在谷口处变窄了的峡谷又宽阔起来。这里的特 166
点是，在峡谷两侧又分出了许多小的峡谷和山沟；它们大部分都好象是一条条峡窄的走廊，两壁几乎寸草不生，成为光秃秃的、兀立的峭壁。这些地方看来可为地质学者们提供极为丰富的研究资料，上述这种山势在峡谷中延续了约四俄里之长。再往前走，离开有着许多客店和车马大店的土井子村不远之处，开始有一道进入山中的陡坡。这里的地形又是几乎在顷刻之间就变了样：山谷又变窄了；两边的山也变高了，成为荒凉的濯濯童山；而山谷里



张家口僧机达坂山口的通商大道

的坡道上则全是大小不等的玄武岩石块，其中也夹杂着斑岩、花岗岩、片麻岩以及其他岩石的石块。这里已是一片不毛之地；而从这里开辟出来通往山口去的道路更是可怕之极：路面窄得几乎和蒙古大车的宽度一样，两辆车在此错车几乎不可能，至少是极
167 为困难。这道山坡陡峭异常（见第1卷，第643页），因此道路盘旋曲折，几乎每一百俄丈就有一个拐弯。这样的陡度给道路的维修也造成了困难。因为每次下雨都是山洪从山口冲下来，这些洪水不仅冲毁路面，而且还把石头也带下来，布满整个道路。由于道路每年都要受到好几次这样的破坏，地方当局也就从不考虑要去维修它。每次都是行人自己来修复道路，用自己的双手把路面上妨碍他们大车行进的石头抛开，或者是用它们把路上被水冲成的坑凹填平。

今天在这段路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只有一件事，就是在山上遇到了一位和我相识的在库伦做生意的北京人。他正带着蒙古产的原料往张家口走。他从库伦出发原已住宿过四十夜，今天他还得再住一宿，这就是说，他从库伦到张家口得走四十二天。

4月9日　　星期五

6时-4°；9时+2°；12时+6°；3时+6°；6时+3°；9时0°。

6点40分出发。从昨天我们刚一走上僧机达坂的山顶就遇上了猛烈的蒙古大风。今天它从正北面吹来，变得更加凶猛了。有时一阵风刮来，其风力几乎竟达到飓风的程度，至少我们的骡子

有好几次曾因不能顶着这样的风前进而停了下来。我们顺着田间道路朝兴和城①走去。我很想看看这座城镇，也许还要给它拍几张照片。从玻璃采到兴和的土城墙，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我在拙作《评帕拉第神父的日记》中对兴和城废墟曾作过描述，现在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补充。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以往的十五年里，对考古研究来说，这里有很多东西都已完全毁灭了。不错，城墙现在仍旧保留着原来的特点，但是城墙里面在这段时期中却已建成了一个很大的中国村庄，包括几座寺庙和一座戏台。这样一来，有许多古墓都被刨掉，在上面造起了房屋或开垦出耕地。城的西北角原有一座蒙古鄂博，如今建起了一座小庙，里面供着土地老爷——当地的保护神——的牌位。只有城中心的那座古墓遭 168
到的破坏比较小，它上面还是象以前那样，残留着黄色和绿色的古代琉璃瓦的碎片。尽管刮着可怕的狂风，我还是在这里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新建起来的村庄；另一张是还保留着几座古墓的城的西北角。照得如何很难说，但多半是不会好的，因此，或至少是因天气极端恶劣，我没敢再化时间到察罕巴勒嘎苏②去拍照了[1]。由此再往东，在兴和城的城脚下，又有一座新建的小村庄，叫五乡庄。这里有一部分居民以每亩五千文的价钱把土地买为私有；另一部分人则是从张家口理事府租地耕种，每年夏天每亩地交租五百文。这样的租金应算是比较高的了，因为兴和城一带的土地

① 今张北。——译者

② “察罕巴勒嘎苏”，蒙语，意为“白城”。——译者

1 这两张照片果然拍得十分糟糕，使我不敢在此印出。

土质不好，而且有很多盐碱地。离开兴和城只走了约三俄里远，我们于9点50分来到韩努坝。由此开始，土地就都是沙壤土了。道路两侧散布着许多村落，居民全是汉人。10点15分，我们走过了巴嘎浑格尔盆地，盆地当中有一大湖泊。10点45分我们来到东壕堑村，并在此打尖。东壕堑村建在一片湖盆高高的岸上，这个湖也叫东壕堑，方圆有四俄里。住在张家口的俄国人对这一带地方是十分熟悉的，因为他们在春夏两季几乎每天都要到这里来猎取水禽。尽管猎人们大量捕杀，还是有无数的雁、野鸭以及天鹅在这里栖息。我们于12点15分离开了东壕堑。翻过一道不太高的垅岗之后，又来到一个盐湖盆地，这个盐湖叫大碛，位于道路左侧约两俄里的地方。湖四周的岸上有在此游牧的察哈尔人的帐幕。整个这片湖滩纯粹是一派草原风光：土壤稍带些盐碱性，植物相当稀少，耕地则全然没有。

3点40分，在我们眼前清晰地显现出一条南北走向的高高的山岗；在远方，好象就紧靠着这条山岗的脚下，有一片黑糊糊的村庄，叫白庙子滩①，里面住的是汉族盐商，都是张家口人。他们的主要盐栈都在张家口，白庙子滩只不过是他们的分栈。他们在
169 这里从那些过路的，或很难抽出好几天时间进一趟城的穷苦的蒙古人手里廉价收购食盐。象这样的分栈在白庙子滩共有七家，是由张家口的七家盐栈分设在这里的。这些分栈都是用土墙围成的大院子，里面有十来栋住房和堆盐的栈房。由于白庙子滩在张家口的盐业贸易中是个重要的货栈集中地，张家口与多伦诺尔之间

① 今光明村。——译者

经什巴尔台及玻璃采的大道都在此汇集。尽管在我们看来白庙子滩离上面说到的那条山岗好象很近，实际上当我们走近这座村庄时才发现它却一直扩展到离山岗不下五俄里的地方，至少我们是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才穿过它的。这里的大部分土壤都含有碱分，因此当地的汉族农户们在这里不仅从事农业，而且还从事畜牧业，主要是牧养羊群。他们种的主要是莜麦和土豆；黍子和高粱在这里被认为是不能种的，因为气候冷，这些粮食作物来不及成熟。5点30分我们走过了约有二十户人家的大梁棣村，并从这里开始上山，翻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条山岗，原来它也叫大梁棣。将近6点钟我们翻过这条山岗以后，在它东北面的山脚下看见有一个村庄，叫兴隆台，约有四十户人家；然后进入一片多丘的洼地，这里有很多土地都已被开垦，在一些土丘或山岗近旁可以看到有十来个三四户人家的小村落。这片洼地的东西距离，车马以最徐缓的速度只需四十五分钟就可以走完；由南向北可能要略长一些。离开洼地后，我们开始沿着一条缓坡登上板申图山岗。从这条山岗下去，我们就进入一座也是叫做板申图的汉人村庄，并在此落脚过夜。在和这里的汉人谈话时，我听到他们诉苦说，他们的村子里已连续三年流行天花了，八户人家有三户已经死绝。起先还有人去照看生病的人，可是后来这种病的传染，使人们害怕得连走近有天花病人的房屋都不敢了。去年秋天，和我们住的车马客店相隔三家人家，住着兄弟二人，年纪有二十三到二十五岁，都已娶了媳妇，而且各有一个小孩。一开始是两个孩子病了；最先被他们传染上的是当家的老大，然后是他的兄弟，接着是弟媳，最后是他自己的女人。两个孩子被埋了；老大也被 170

当时已染病在身的弟弟在她俩二人的帮助之下埋葬了。在这以后的第三天，这家就只有老大的女人还露面。又过了几天只听见她在呼唤邻居们，说她的小叔子死了，弟媳已经病危，她自己的腿也不能动弹，因此请求邻居们把她的小叔子埋掉。可是对她的呼唤谁也没有应答。此后这个不幸的女人再也没有出来过，大家都料想她最后也是病死了。直到严冬来临，人们才敢走近那座屋子，只见里面是三具已经腐烂的尸体。谁也没有去碰一碰他们，甚至连屋子也没进。大家按照老人们的吩咐，用砖头把门窗都堵严，又抹上了泥；直到现在，那房屋还是一座封得死死的大坟墓。

4月10日　　星期六

6时-1.5°；9时+8°；12时+9°；3时0°；6时-1°；9时-5°。

6点15分出发。我们向那座很能说明中国人“仁爱”的凶宅投了最后的一瞥就径直向东走去。我们眼前展现了一片辽阔的草原，它的南面是阴山，北面一直伸向遥远的地平线；不过它的东边又被一些矮矮的垅岗所阻隔，而且在这些垅岗中还都看到二道洼垭口。总的来说，这片草原是完全没有开垦过的。土壤是松软的沙土，但并不是散沙，草木稀少；因此从夜里开始刮起来的猛烈的西南风在这里扬起了很大的尘土。我们于9点钟登上了二道洼垭口，并在这个山口的顶部看见柱子上挂着一个笼子，里面是一个在这里被处死的中国罪犯的首级。笼子上引人注目地写着这几个字：“斩枭盗犯一名阿尔彬桑即刘洛四首级示众”。这个中国人是去年被处决的，因为他一贯偷盗，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在

1891年著名的蒙古东南部的暴动期间数次拦路抢劫。这颗挂在荒漠草原上的首级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因为它必定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能使每个人吃惊地看到：即使在这里，政府的眼睛也在警惕地注视着犯罪行为。我很想有一张这幅情景的照片，于是试着拍了一张，但可能没有照好。大风卷起的尘土使人看不到草原 171
的远方，而这一背景在照片里却相当重要；首级和笼子摇摆得又十分厉害，使我不得不两度把暗箱打开了又闭上，也就是一张照片拍了两次，因为第一次拍的时候，一阵风刮来，把笼子吹得晃来晃去，没有照成。10点15分我们在察哈尔人的村庄二道洼歇脚。这个村子只有两座板升和它们近旁的几个蒙古包。

村里住的察哈尔人属镶黄旗管辖，他们都是沙纳嘎卡伦的岗哨。这个卡伦位于察哈尔正黄旗和察哈尔镶黄旗的交界处——西面是正黄旗，东北及东边的一部分是镶黄旗。不过紧靠卡伦的东面还有一片地方不是旗里的，而是从旗里划出去作为所谓“王金苏鲁克”①牧场的一片领地。这位王爷是满族人，通常住在北京，蒙古人都叫他和亲王。他在这一带地方有三个苏鲁克的马，六个苏鲁克的牛和两个苏鲁克的羊，都由察哈尔人放牧；总的条件是每种牲畜每年须增长百分之二十。这位亲王总是每隔三年从北京到这里来一次；每次来都根据自己的意思规定要卖掉多少数量的牲畜。他在这里住的时间总是很短，至少是在他逗留期间内无法切实办完出卖牲畜的事务，于是他就给每种牲畜规定好价格：一匹马合六两四钱；牛合四两四钱；羊合六钱。牧丁们必须

① 即“王的畜群”。——译者

按这样的价格及亲王规定卖出的牲口数量向亲王缴纳银钱。假定亲王来到后决定从某苏鲁克中卖出一百匹马，那么这个苏鲁克的牧丁们就应缴给亲王六百四十两白银。亲王拿到银钱，把出售的马匹数量从清单中勾销，然后就走了；牧丁们则可按自己想要的价格来随意卖掉这些马匹；而以后牲畜的增长率则已是按扣除卖出牲畜后的余数来计算了。察哈尔人说，亲王的牧丁们都在大发其财，因为不仅超出百分之二十的全部仔畜都归他们，而且他们还可在实际出售牲畜的过程中赚到一大笔钱——一匹马有时可卖十两银子，有时还卖到十五两银子，此外，牧场的土地还能给他们带来一笔收入：由于这些土地已完全由牧丁做主，上面又没有
172 人来监督，张家口的汉族牲口贩子们就把自己成千头的羊群赶到这里来放牧，同时给牧丁们一笔报酬——尽管只是很少的一点钱或粮食；而牧场的土地则受到很大的糟蹋。最后，除了这些收入外，亲王的牧丁们每年还能得到份内的十六两银子的工钱。

11点20分离开沙纳嘎卡伦后，我们仍继续在那片洼地上行进，直到一座察哈尔村庄，叫登乌苏台。然后，于11点20分进入山地，并开始登上一条极其漫长、但很平缓的垅岗。这条垅岗足有二十里长，察哈尔人称之为和林嘎扎楞鄂博①。这道山坡在行政上颇为重要，因为它正位于分界线上：它的西边是和亲王的牧场，东边则是太仆寺牧场，也就是太仆寺左翼牧场。从外表看来，这一带山地是一块布满了一座座小山包的台地。在整个这道

① 蒙语，意为“二十里长的鄂博”；此处汉语名称为“二十里脑包。”——译者

二十里长的山坡上既没有水，也没有人家，因此它就成了有名的强盗窝。2点钟下起了大雪，在这前后气温一度一度地急遽下降了九度（12点为＋9°；2点为＋4°；3点为0°）。2点30分，我们登上了山口，在这里果然看见一座鄂博。它和普通的一大堆石头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但却被此地所有的过路行人当作护身神灵的所在而受到崇敬。鄂博的南面还立着一座象牌坊一样的建筑物，上方有一块木板写着汉字，大意是：多伦诺尔的两家商行在强盗们于此向他们袭击时幸免于难，故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吉日特备羊一只、哈达及香烛以敬祭此鄂博。过了山口的下坡路也和上坡时的道路完全一样：徐缓、平坦而又宽阔。我们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于3点40分到了山下，来到一片同样也是十分宽广的平原——小碱滩，镶黄旗的察哈尔人在这里游牧。4点55分，我们翻过一道平缓的垅岗来到一片多岗丘的平原地带，叫张麻井，因为这里有一眼泉水，人们用它开了一口很好的井。从这口井又流出一条小溪，这条溪水也是叫张麻井。我们在溪旁的一个村里落脚过夜。

4月11日　星期日

6时-9°；9时-6°；12时-4°；3时-2°；6时0°；9时-7°。

整夜下雪不止，大地上覆盖着一层四分之一俄尺厚的白雪。我们于6点40分上路。沿途是一片多岗丘、但却因缺水而荒无人烟的草原。走到黑土洼时已是11点50分，我们在这里午休。1点30分离开它又继续行路。北风漫卷着雪花——暴风雪仍在呼啸。

我们在3点钟走过一座八户人家的村庄，名为二梁；半小时后又经过一座村庄，但它叫什么名字，我们却未能得知，因为我们在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碰到——居民们都因大雪纷飞而躲在家中。过了这座村庄是一片延伸到远处的耕地。到4点30分时暴风雪竟成了一种可怕的景象：一团团吓人的尘土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上升起，形成一堵直抵云天的黄色墙壁。5点45分，我们驶过了两俄丈宽、半俄尺深的闪电河。它的东边是闪电河谷地，是一片布满了小卵石的硬沙土地。我们在这片河谷走到6点30分，在一座也是叫作闪电河的村子里的一家客店落脚过夜。

这家车马客店里停满了张家口商人的大车，这些商人正从多伦诺尔回张家口去。他们是二月初从张家口带着货物到多伦诺尔去的，在那里做完生意后，现在又把胡麻油（[illegible]）、盐、皮张和面粉带到张家口去卖。他们在两天前来到闪电河客店，一直因天气不好、风大而没有继续赶路。他们的这些时间，不用说，都是在吃喝和蒙头大睡中消磨掉的；我的到来又为他们带来了新的乐趣。我只有一点不明白：他们在对经营的商业采取如此态度的情况下，又将如何去计算营业资金的周转率呢？

4月12日　　星期一

6时－7°；9时－1.5°；12时＋2°；3时＋4°；6时＋4°；9时－1°。

不久前才由多伦诺尔的移民建立起来的闪电河小村子及其居民，也和这一带地方的所有中国居民一样，都属多伦诺尔的二府管辖。整夜都在刮着大风，有时还下雪；快天亮时风才逐渐平

息。6点25分出发。我们走的道路过了闪电河就分成了两条：一条由此向东北至多伦诺尔；一条向东南至承德府。我们走的是后一条路。它四周是一片多岗丘的草原，没有任何农作物，也没有人去耕种。这里禁止汉人居住，因为这一带土地已被划为察哈尔 174
人的游牧区；不过据闪电河的人说，察哈尔人只有夏天才在这里放牧。因此现在我们在这里没有见到一个察哈尔人的村落。草原上的荒无人烟使大群黄羊能在这里悠然自得地吃着草，我们在道路两旁总能看到它们。有的羊群竟有二百余只之多，我们于9点钟走过闪电河草原以后，进入广阔的、呈椭圆形的图和盆地。这是供汉人耕种和居住的地区，这里的各个村子里都种满了爆竹柳（布尔嘎苏）①，它们都已长成繁茂的大树，这大概是我们从张家口出来后第一次见到的树了。图和盆地过去之后又是一些汉人的村落。10点30分我们走过了二十五号村；11点45分来到一座大村子，叫地字二号。这个坐落在高丘山坡上的村庄是早在嘉庆年间建立的，现在已有二百八十来户人家。这些住户全都是从山东和山西迁来的移民。他们在这里只从事农业，并把多余的劳动果实拿到多伦诺尔去卖。我们于1点15分离开地字二号后，开始行进在一片一望无际的、已被开垦成耕地的辽阔原野上，这里的地势平缓，然而却显著地向东方逐渐升高。狭窄的大车道象一条细长的带子蜿蜒在田野之间。我们沿着它一直走到3点钟才看见一座村庄，叫十八号。它有三十来户人家，房屋都建造得相当好。由此又行驶了两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一条向南流的小河，叫头道

① “布尔嘎苏”，蒙语，即“河柳”、“杞柳”。——译者

河。在它左岸约六七俄里的地方巍然屹立着两座山崖，其中之一是一座长方形的陡峭绝壁——它叫喇嘛山；另一座山体如圆桶，由五六个圆锥形的山头组成，远远望去象是古代城堡上几座城楼的残迹，当地的汉人把它叫作炉子山。5点45分，我们在道路右侧约一俄里的地方看见有一座村庄，叫三九营，据说这里有一家很好的客店，是过路人通常歇脚的地方，但我们没有进去。后来我们又经过一座四户人家的小村子——坝头，于6点20分在一座同样大小的村庄——小水村歇脚。

4月13日　　星期二

6时－2°；9时＋11°；12时＋15°；3时＋16°；6时＋14°；9时＋8°。

175 风停了，看来今天即使不是晴天，也将会是暖和的。我们于6点5分出发。起先仍在盆地里行走，这还是我们昨天从地字二号出来后开始进入的盆地。走了一段低低的上坡路后，我们于6时45分来到一座名叫坝沟的小村子。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它坐落在一道山沟里，或更确切地说，靠近山沟的坡顶处。早就开始逐渐升高的盆地，到了这里就变窄了，它四周的山峦从两旁向这里紧紧靠拢。当我们沿着刚才提到的那段低低的山坡走到山脊时，看到前面是一道峡谷，顺着峡谷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溪。这条山溪名叫大河，现在它已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正欢快地向前潺潺奔流，尽管有些地方水面上还覆盖着一层冰雪的外壳。在溪流岸边行走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河床在逐渐变宽，水量也由于沿途泉水的注入而愈来愈大；我们走到将近8点钟时，

它已成为一条相当大的河流，基本河床的宽度至少有二俄丈。峡谷在这里形成了一片不大的阶地，几道山泉在阶地上构成了一个方圆五十来俄丈的大水潭，大河就流入这个水潭中。当它再从潭中流出去时，它的名字就叫乌素图隆了。我们在9点钟经过一座巍峨的大山，叫乌兰① 山，位于乌素图隆的左岸。这座山的红色山石裸露在外，乌兰山之名无疑由此而得。远远望去，此山好象是马鞍形的，但走近一看却是一座巨大无比的悬崖。10点50分，我们来到一座叫九神庙的小村庄，就在这里休息。这座小村子只有七户一贫如洗的庄户人家，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却有一座建造得很好的官庙，看来好象是为当作丰宁县和多伦诺尔厅的分界标记而建造的。这就是说，我们从此已进入了承德府的丰宁县，也就是进入了在行政方面与中国内地一样的地区了。

我认为在这里说明这样一点是合适的：承德府管辖区及其界线是早在康熙年间确立的，只是那时确定它们所依据的原则与现在略有不同。那时这里的行政单位是按厅来划分的：位于中心的是热河厅；西南是喀喇河屯厅；西北是四旗厅；东边是八沟厅；再往东去，在边缘地区是塔子沟厅。稍后又由八沟厅的北部划出一个专区，叫乌兰哈达；由塔子沟厅的东部划出一个专区，叫三 176
座塔。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变了上述行政区域的划分办法，从此这个地区的行政管理制度就和内地各省一样了；与此同时还给各行政点确定了新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热河厅被选定为这一行政区的中心，设置为“府”；其余的六个厅都属它管

① “乌兰”，蒙语，意为“红色的”。——译者

辖。八沟厅改为第二级的“州”，其行政中心设在平泉州①；其余的五个厅被列为第三级的行政区，叫作“县”；它们的行政中心被选定在：1）滦平县②，即过去的喀喇河屯；2）丰宁县③，即过去的四旗；3）赤峰县，即过去的乌兰哈达；4）建昌县④，即过去的塔子沟；5）朝阳县，即过去的三座塔。

所以我们在12点5分离开九神庙之后，在名义上（而不是在实际上）就算是进入了中国的内地。我们仍继续沿着那条峡谷前进。1点25分来到一共只有两户人家的张平营子村。由这里开始，我们在峡谷中不时地见到一棵棵孤零零的树木；我们在此拍下了这条峡谷的景致。再往下走不多远，我们见到一幅奇异的景象：河床变窄了，两岸变高了，就在这条只有四分之一俄尺深的淙淙而流的小河上面，覆盖着的冰层有的地方竟达四俄尺十一俄寸之厚。可以想象，如此之厚的冰壳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形成！我们于4点50分走到峡谷的尽头，这里有两座极为秀美的山崖，它们既高又大，看起来十分匀称。汉人把这里叫作沟门子。出了沟门子，道路进入滦河河谷。沿着河谷驱车缓行二十分钟就到达僧机图⑤村。这个村名也被汉人改叫作沟门子，村子不大，最多不过四十五户人家，全都是汉族人，从事农业，但也做生意。按照已形成的老传统，他们几乎只到一个地方——达里罕噶——去做生

① 今平泉。——译者
② 今滦河。——译者
③ 今兴州河左岸之凤山。——译者
④ 今凌源。——译者
⑤ 今森吉图。——译者

意。所销售的茶叶、布匹及一些铁器和木器等货物都是从离沟门子不超过九十里远的多伦诺尔采购的。尽管沟门子农商并行，它仍和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经过的那些村子一样，穷得连肉也买不 177
到。因此我们只得又照例买鸡吃了，花二百五十文买了一只，合我们的钱约四十戈比。

我们在沟门子最感兴趣的事是到滦河岸边去。众所周知，这条很少被人研究过的河流是蒙古东南部唯一的一条向南流到北京平原的河；所有向这个方向流去的小河小溪都属于滦河水系。从我们这方面来说，由于没有可能仔细研究这条河流的情况，只好就力求从关于承德府的最好的一部中国史地著作《热河志略》所提供的材料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料。

这部著作载称："滦河起源于长城独石口东北一百三十里蒙古游牧区的巴颜屯图古尔山。起初在独石口厅辖区内向西北流出一百五十里到上都店，然后进入多伦诺尔厅辖区的北部，并由此转向东北。它从南面流过古老的开平城，从这里开始叫上都河；然后折向东南，流至柳条沟。在独石口和多伦诺尔境内共四百七十余里之长。然后进入丰宁县（属四旗管辖），亦即进入察哈尔镶黄旗辖区的南部。出此境后，从东面流经僧机图村，向南至大庙，又转而向东，而后向西南，再向东南，然后又向东流至韭菜梁桥。过桥后仍继续向东，流入正白旗境内，再向东，经五峰山流至军屯镇子郭家屯。它从东北绕过这座村镇，在离镇不远的地方与小滦河汇合后，这条河的主干才得到滦河之名。滦河由此向南流至大对山。然后向东，再向南流至北店村。然后进入镶 178
白旗境内，向南流至兴隆庄。这条河在丰宁县境内共流四百一十

八里。出丰宁县后，滦河进入滦平县南部境内，流了一段距离后又转向西南，然后又转向东南，在张博湾之北有兴州河由西注入。滦河由此向东，与从北面流来的伊玛图及伊逊两河的总河道汇合，继而绕喀喇河屯行宫之北，又向东，再向东南，流至石门子。此河于滦平县行二百一十八里后进入承德府境东部边缘地带，流至下营子后与从东北流来的热河汇合。由此汇合处开始，滦河转而向南，经上板城流至白河河口。这时由西面流来的前白河也在此与它汇合，后又与从东北方流来的老牛河汇合。此后，滦河向东南流去，经下板城后又有柳河自西注入，后又有车河也是自西注入，然后流至平泉州边界的门子哨。滦河在直接属承德府管辖的地区内共行二百二十里。而后于永平府迁安县的长城以外流了很短的一段距离，进入平泉州的西部，并于此相继与黄花川、清河、豹河汇合。然后流至长城的潘家口，进入中国本土。由此至滦河口的一段就很短了。”①

① 此段与《热河志》原文略有出入，现将《热河志》中相应段落摘抄如下：

“滦河自独石口外东北一百三十里牧厂界内之巴颜屯图古尔山发源。初西北流，径独石口厅界内一百五十余里，至上都店，入多伦诺尔厅界。北流，复折而东北流，径旧开平城南，亦名上都河。又折而东南，流至柳条沟。共行四百七十余里，始入丰宁县（即四旗厅），属察哈尔镶黄旗境。南流至僧机图汛之东，又南至大庙湾。折而东，又折而西南，复折而东南，仍折而东，径韭菜梁。又东流，径正白旗境，又东径凤凰山。至郭家屯之东北，小滦河自北来会之，始名滦河。折而南流，径大对山之侧，又折而东，仍折而南，至北店子。径镶白旗境，南流至兴隆庄。共行县境四百十

知道上面所说的这些之后，我就能很容易地确定我在什么地方应该能看到滦河，这样多少也能检验一下《热河志略》的作者是否正确。结果证明，关于这条河的流向，他说得果然十分正确，并无漏洞。滦河确实是从东边流到僧机图村，并又沿着它的谷地几乎是径直向西流去的；后因有沟门子两座山崖的阻挡而折向南去。只有一点不太确切，就是关于此河的名称问题：凡是和我交谈过的人都说这条河叫滦河，而不是叫上都河，因此这条河远在小滦河的汇口之上就已被称作滦河了；而《热河志》却说是 179
在小滦河的汇口之下。不过很可能是这条河只是在最近时期因受从南方大量迁移至此的汉人的影响才被叫作滦河的，因为这些汉人只知道这条河叫滦河。而在写《热河志》这部书的时期，这里还是察哈尔人游牧的地方，那时与北方有着密切联系的察哈尔人一向把这条河叫作上都河，这和多伦诺尔以北的人至今对此河的叫法是一致的。

八里。入滦平县（即喀喇河屯厅）境，南流，又折而西南，复折而东南。至张博湾之北，兴州河自西来会之。折而东流，至小营子，伊逊河与伊玛图河合流，自北来会之；遂绕喀喇河屯行宫之北而东。又东南流，至石门子。共行县境二百十八里。入承德府（即热河厅）境，东流至下营子，热河自东北来会之。折而南流，径上板城，至白河口，前白河自西来会之，又老牛河自东北来会之。又东南流，径下板城，至柳河口，柳河自西来会之，又车河自西来会之。又东南流，至门子哨，接平泉州，即八沟厅西境。共行府境二百二十里。入永平府迁安县边外界，沿平泉州之西，复会黄花川、清河、豹河，至潘家口入边，即古濡水也。”见《热河志》，第69卷，第6—7页。
——译者

4月14日 星期三

6时±1°； 9时+13°； 12时+18°； 3时+16.5°；6时+15°； 9时+7.5°。

6点20分出发。我们在距僧机图村约二百俄丈的地方由一座建造得十分独特的桥上过去，到了滦河对岸。这桥是这样建造的：用柳条编成一个长约一俄丈半、直径约一又四分之一俄尺的筐子后，放入水中，装满石头，这就成了桥墩；在它们上面铺上一排圆木，再放一层树枝，然后把牲畜粪便和沙土混合起来往上一铺——桥就成了。这是按丰宁知县的命令，专门为中国内地与多伦诺尔之间的公事往来而建造的一座官桥，不过人人都可从它上面通过，而且分文不付。在我们渡河的地方，滦河约有二十俄丈宽，水势也和所有的山间河流一样，十分湍急，并有很多旋涡。显然，这些旋涡下面都有巨石。总的说来，这条河并不深——很少有深达一俄尺的地方，但水下却有许多深坑，尤其是在靠近左岸的地方。这些坑里有鱼，不过都很小，就连最穷的汉族居民也很少去捉它；只有那些以垂钓为乐的有钱人才常到这里来消闲。驶到滦河左岸，沿河而上。走了大约半俄里光景，我们径直向南拐去，来到一条山溪的溪谷。这条山溪流入滦河，名叫三岔河。我们顺着它向上，一直走到7点15分，来到三岔河的发源地；原来它起源于这条溪谷最高处一眼山下的泉水。我们由此下坡，于7点45分又来到了另一条溪谷，它延伸的方向是东南偏东。人们告诉我说，沿这条山谷奔流的小溪叫小河子。溪水在谷地里漫流得很宽，现在水面还结着冰；已经苏醒了的河水时而在

冰面下，时而在冰面上流淌着。不过我们的道路却丝毫也没有因为有了这层冰壳而变得好走些，因为它并没把那些布满整个溪谷的石块封在底下。在这里根本谈不上种田，我们在这里见到的耕 180
地很少，它们都是些在山坡上开垦出来的细长条，有的耕地竟开到相当高的地方；但大多数的山都是石山，而且几乎都很陡峭。其中我们在8点20分见到的一座山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在离地将近有十五俄丈高的半山腰，有一个平滑的、好象是特意凿成半圆形的窟窿，它一直穿透了这座山岩。这个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它的蒙古名称“翁果尔霍伊哈达”①。我们向山下行驶了十分钟后见到一座汉人村庄，叫刘家峪。这个村子里的人住的全是窑洞，而且这些窑洞造得都是一个样子，和我在去呼和浩特的路上见到的那些窑洞一样。不过那时我没有对它们作详细的描述，现在想回过头来说一下：窑洞里通常都是三个同样大小的房间，当中的那间算是外间，两边的是两间卧房。窑洞一般都是三俄尺半到四俄尺高，室内的天棚都是拱形的，每个房间的门或窗子都开在砌墙那一面的正中。中国窑洞里的陈设与普通房屋里的陈设没有什么差别——也是同样的炕，同样的炉灶；其他的一切就取决于主人的富裕程度了。据说，好的窑洞在秋天甚至能比泥土盖的房屋还要暖和，而在夏天则是更为凉快，因而这种住所要比普通的中国住房更好；可是在中国却只有穷到极点的人家才住窑洞。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人家穷得连通常铺在炕上的

① “翁果尔霍伊”，蒙语，意为“有窟窿的”；“哈达”意为“岩石”、“高岩”。——译者

炕席都没有。他们没有田地可耕，只是靠拾柴为生。他们把拾得的柴禾挑到附近一些村庄去卖。以换取一天的口粮。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里就是种田的人，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也许倒还更加劳累。我们于上午9点钟离开了刘家峪，将近10点钟到了青石砬村。这个村里的居民就是种田的，可是他们的田地竟在离峡谷约五十俄丈高的崖顶上。这时全村的人都正在耕地，我拍了一张他们干活时的照片。从10点半开始，又刮起风来，加之路上石头又多，我们行路简直是艰难极了，使你根本就没有观察的可能，
181 而只有骂天的份。一路上见到的耕地全都在崖顶上。令人咋舌的是，耕种这里的土地如此不便和艰苦，居然还要将收成的十分之一缴给官府作为地税，另外还须向公家或私人缴纳租金。此地农户自己的土地很少，都是向官府租种土地，向丰宁县衙门缴纳钱款。最多不过一百年前，这里还是察哈尔人到处游牧的地方。那时他们出于对宗教的虔诚，把这里的一些地段献给了章嘉格根，因此这里又有了章嘉格根的领地，这些领地是由这位格根在多伦诺尔的金库出租给汉人耕种的。12点20分，我们来到一座有二十六户人家的汉人村庄燕子窑，并在这里打尖。这座村庄的房子都散布在谷地的山坡上，谷底布满了巨大的漂石。这里的和尚就借此向路人收钱来维持自己的寺庙：根据不同情况，对一辆大车要收十文到五十文钱。要是不给钱，他们就不让你从村子里过去，而请你从谷底过去。所有的人当然只得支付这笔擅自私立而又无人限制的税捐，只有中国官员们例外。官员们对这种向人民非法勒索的现象都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也许还因此从和尚那里得到一些孝敬。

燕子窑的村民自己没有土地，而是以每年每亩二百文的租金向章嘉格根的金库租地耕种。我们在1点45分上路后，赶过了一支有二十五只骆驼的驮运队，这支驮运队正驮着盐到丰宁县去。和尚们也向他们要了五十文钱，也就是每只骆驼收两文。几乎一出了燕子窑就是一条又高又陡又难走的翻山路，上面的山口叫燕子窑坝。我们直到3点钟才登上这条山路的坝顶。由此开始，我们的道路是一条沿着巴彦沟峡谷的下坡路。这条峡谷很窄，两边尽是高耸陡峭、奇石突兀的玄武岩。这里的景致惊人地美丽；但峡谷中的道路却完全没有经过清理，因此对车辆来说是一条极难行走的道路。峡谷里有一条小溪，它在源头的宽度最多有半俄尺。这条小溪叫巧靠塘子，它沿着巴彦沟流了约三俄里（我们行驶了一个小时的路程）的光景，注入小滦河。我们是4点整走出巴彦 182
沟，来到这条奔流着小滦河的山谷的。

关于小滦河的流向，在《热河志》中有一些资料。这本书说，小滦河又名库尔奇勒河。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它很可能是这条河的古名，而现在人们已经一点也不知道了。据《热河志》记载，小滦河发源于围场的兴安岭，初流出时与许多细小河流汇集，基本流向是西南，然后折向南方，进入海拉苏台栅，经半壁山入四旗（丰宁县）管辖的正白旗境内。然后仍继续南流，经热水沟峡谷与温泉汇合后，在郭家屯的东北注入滦河[1]——根据这段叙述看来，我们所到的小滦河岸边离它的发源 183
地并不太远，只是它在这里的流向已不是西南，而是东南。至于

1　见《热河志》，卷69，第24页。

它周围的群山是否有一个总称叫兴安岭，这在当地的居民中没有一个人能对我说明，因为他们只知道一些各别的名称，其中大部分还不是山名，而是把这些山分隔开来的一些沟谷的名称。小滦河流经的这条山谷一开始约有三百俄丈宽，往下走去就略微宽了起来。它两边的山峦也有陡峭的，但总的说来已不能与巴彦沟的群山相比，因为这里大部分的山都是山势平缓的。我们在这里见到一个十分新奇的景象：在这些山坡上竟开始出现了一些白桦树林，不过现在它们还是光秃秃的[1]。4点50分，我们来到一座有六户人家的小村子，叫土城子，它座落在一座土丘上。从这地名来看，这土丘大概就是昔日古城的土城墙了。沿着峡谷向下走十五分钟，有一座小村庄叫鸡爪子，它比土城子要大得多，更主要的是富得多。这里有十一户十分富裕的人家，其中有四户是很好的车马客店。由此再沿河而下，我们在小滦河流经的这条山谷中见到的村庄大部分都坐落在一条条山沟通向这条山谷的出口处，因此它们的名字几乎全都是叫作“沟门”。例如，我们在6点15分见到的村子就叫六道沟门，有四户人家；6点40分见到的叫三道沟门，有七户人家；7点10分见到的叫破嘴碰子沟门，有两户人家。几乎就在这座村子的近旁，这条山谷连同小滦河一起向正南拐去。由此又行驶了半小时之后，我们在8点零5分来到官地村，并在此过夜。

1 我应说一说这些树叶生长的惊人之快：当我5月1日往回走到这里时，见到这里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碧树浓荫了。

4月15日　　星期四

6时＋5°；　9时＋14.5°；　12时＋18°；　3时＋18°；6时＋15°；　9时＋4°。

官地可说是一座军屯。这里共有五十六户人家，其中将近五十户是镶蓝旗兵士的家庭。他们的任务是守卫皇帝的围场。据当地的汉人说，这围场是一块每边各四百里长的正方形地段。为了守卫围场，特地设立了一个由满旗兵组成的守备队，直属于驻在唐三营的两位嘎兰达统辖。守备队共有一千二百人，每人年饷为二十四两白银。他们都被分派在围场四周的各个军屯执行任务。由于现在皇帝已不再打猎，对野兽的守护就放松得多了。兵士们更多地是护卫森林中多年的古树，防止人们对森林的砍伐；这些森林全都在山上。至于谷地，现在它已不再受到护卫了，因为这些属于旗人的土地一部分已由兵士们垦为耕地，另一部分已租给普通农民，所收的租金上缴北京。官地的地租是每亩耕地收小麦一斗。在官地，除了兵士和农户，没有其他的居民；而且尽管这是个比较大的村子，村里却连一家店铺也没有，而车马大店倒是有二十几家。 184

6点30分，我们离开了官地，仍沿着那条峡谷在小滦河岸上向南行驶。小滦河在这里的宽度约有八俄丈，但深度却不超过半俄尺。还在官地时，我们远远看到一座巨大、陡直，而且平整得象被人研磨过的石壁。7点30分我们来到这座山岩的近旁，并得知它正是《热河志》中说到的位于小滦河岸上的那座半壁山。小滦河从半壁山脚下流过，这里的河水在巨石累累的河床里奔流得

十分湍急。我们的道路蜿蜒在半壁山上，窄得只能容一辆大车勉强通行。从官地村开始到半壁山，甚至在小滦河更下游的地方，山谷明显地越来越宽，一路上有许多耕地。不过这一作物地带延续得并不长，我们走了半小时后，从小洼子村开始，耕地逐渐减少；到了8点30分，谷地终于成了很厚的沙土地。我们在这样的沙地上行驶到9点30分，来到一座小村庄，叫燕子沟门。山谷在这里被从左侧突出的窟窿山挤得变窄了。这座山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有一个穿透的窟窿，这很象我们昨天见到的翁果尔霍伊乌拉①。这个窟窿离地面约有三十俄丈高；洞宽约一俄丈，高
185 约三俄丈。不知这些窟窿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汉人和蒙古人对它们的来由倒都是一个说法：这些洞都是古时的勇士们用箭射穿的。我们要在窟窿山这里渡到小滦河的左岸。小滦河在这里的深度约十二俄寸；它分成了两条河汊，每条河汊约四俄丈宽。10点45分，我们来到了半拉沟门的一家客店歇脚。这家客店是山谷中唯一的一座房屋，店主是两年前由天津来的回民。他们已把这片地买为私有。原来在这片沙石地带买卖土地竟不是按中国人丈量耕地时通常所用的“亩”，而是干脆按“里”买卖的。我们这家店主就是用八万文铜钱，即将近五十两银子，买了三里地；而在缴纳地税时，这里三地则是按十亩地缴。因此，这位大片土地的所有者每年所缴的地税总共是四两五钱。地税都缴给丰宁县署，由县署派出的一位专门官员征收。看来全县欠缴的税款一定是很多的，因为据我们的店主说，他在这里住的两年期间内还没有缴

①即“翁果尔霍伊哈达”。——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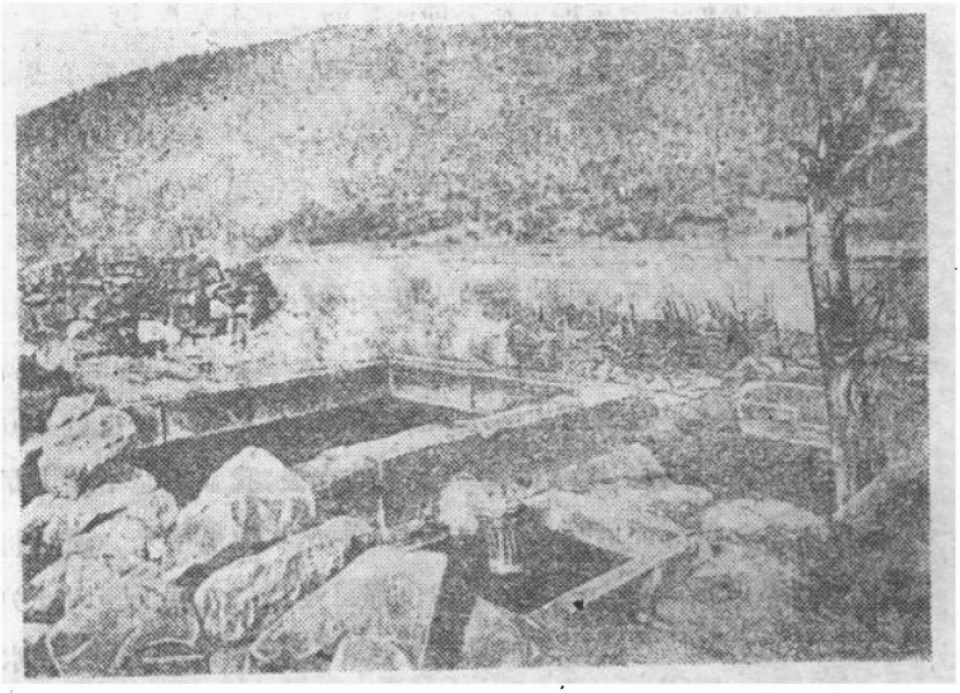
过一次税，而只是给收税官塞了一些贿赂：第一次给了两千兆苏，第二次给了三千兆苏；收税官则向县署报告说，缴税的人无力缴纳税金。可是要偷漏客店的营业税就不这么容易了。这一带给所有车马客店的店主都发了一个册子。店主们必须在上面记上客人的姓名，并写明是何身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所乘何车。中国人从来不敢漏记过路的客人，也不敢记错，因为万一出了什么事情——譬如偷窃、抢劫或者杀人等等——必然会被牵连进去，不是被当作同伙，就是被加上窝藏罪犯的罪名。因此一切都要老老实实地登记上去；而所登记的每辆大车都得缴五兆苏，每辆小车缴三兆苏，每匹骆驼缴二兆苏，每匹马缴一兆苏。要是缴不出这笔钱，客店马上就得关门。根据前引《热河志》的记载，我知道在离此不远的热水沟峡谷中应该有温泉。经过仔细打听之后我了解到，要想到这个温泉去，须在半拉沟门下面八里远的地方由这条道上拐出去。我现在正是打算到这个温泉去。 186

我们在12点15分离开半拉沟门的客店后，沿着一条还算好走的道路于1点整来到了热水沟。但现在人们都不知道它叫这个名字，而只叫它汤泉沟。从拐进热水沟峡谷的地方到温泉的泉眼有十里路，可这十里路我们却走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这里的十里路的距离肯定没有夸大，因此可想而知，通往这眼能够治病的泉水的道路该是何等难走了。耸立在峡谷两旁的山崖几乎都是陡直的峭壁。谷底满是一块块巨大的漂石，大车在上面行驶时象皮球似地跳跃着。温泉的泉水蜿蜒曲折地流过整个峡谷，它的宽度就是到汇入小滦河时也没有超过一俄尺。峡谷中几乎没有居民，在整个十里长的路途上，我们只见到两座汉人的极其简陋的小农

舍。最后我们终于看见了几座房屋，这就是用泉水给人治病的处所。

这个温泉是何时、何人发现的？这里的一座庙和这医疗所（如果现在还可以称其为医疗所的话）是何人建立的？这一切属于何人，又为何属于他？——所有这些问题现在从任何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答案。如今这里的一切都由一个名叫昭阳的中国和尚作主经管。他今年三十四岁，自称是正白旗的察哈尔蒙古人。据他说，他是被父母送来给这里的一个和尚当徒弟的。这个和尚死后，他所管理的庙和温泉就都转到他这个徒弟的手中。至于这里的一切是什么时候兴建起来的，他也不知道；他只能肯定一点，就是这都是早一百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温泉的房屋包括：那幢破旧的庙宇；一座坚固的板升，供和尚自己和有钱有势的病人居住；两座不太坚固的板升，供一般不太富有的病人居住；以及两座各设有两个浴盆的板升，一个浴盆供妇女用，另三个浴盆供男子用；此外，在这些房屋近旁还住着为病人服务的一家察哈尔人和一家土默特人，他们在这里同时还种着庄稼。最后，那个和尚还告诉我，在很久以前章嘉格根曾到这里治过病，当时专门为他在此盖了一座板升，尽管后来里面再也无人居住，但直到如今它仍比其他房屋好得多。

187 在参观整个温泉区的过程中，最吸引人的当然还是温泉本身了。温泉离庙约十五俄丈远，四周用花岗石块砌成一个四俄尺七俄寸长，三俄尺九俄寸宽的水池。这水池有中国尺五尺深，约相当于我们的二俄尺三俄寸。和这大水池相连的还有一个小水池，从小水池通出一个不大的排水洞，它的形状是一个张着嘴巴



温泉的热水池

的龙头①。从这个洞中排出的水沿着狭窄的（五俄寸宽）、也是用花岗石砌成的斜槽一直流到上面说到的那两座与寺庙的围墙并排，里面各有两个浴盆的板升里去。这两座板升是砖坯砌的，每座板升又都用土墙隔成两个房间。每个房间里有一条土凳，可以坐在上面脱衣服，并把衣服放在上面；还有一个单独的浴盆，这浴盆是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在坑里嵌进一只木箱而做成的。要是把堵在浴盆上方洞孔的木塞拔掉，从外面水池顺着斜槽流来的水 188

① 据书中所附照片看来，此龙头应是由大水池通到小水池的排水洞。——译者

就会把浴盆灌满；要是把浴盆底部同样的一个木塞拔掉，水就会顺着埋在地下的排水管从浴盆里流出去。整个温泉的简单设备就是如此。我没有带专门测量水温的温度计，但为了哪怕只知道个大概，我就使用了随身带着的一个装在木框里的列氏温度计。我把温度计放进刚刚注满浴盆的水中，一分钟后，上面指示的温度是三十九度。不用说，这样的水里病人是无法下去的。因此早晨就浴（约4点钟左右）使用的水在头一天晚上将近10点钟时就得放进浴盆；晚上就浴使用的水则在晨浴刚一结束时，也就是6点钟左右，就得放满。至于外面水池里的水温，我显然是不能去量的，因为我的温度计最高只有四十度，而从水池里出来、通过将近十五俄丈长的斜槽流进浴盆的水，都已是三十九度了。因此关于水池里的水温，我所能说的只有一点，就是它十分烫手。就水的质地来说，它含有铁质；人们都用它来治疗关节炎、腰背痛、肾脏病，以及各种皮肤病和疮疥。从外表看来水是很洁净的；但要是向池底看去，那你就看不到从地里向外涌水的泉眼，而只能在快到水面的地方看见因水向上涌而产生的水泡。

到这里来治病的主要是蒙古人，通常都是在二月的下半月到四月初，以及七月十五日到九月十五日这两段时间。大多数人都能就浴四十至六十次。每年就浴的总人数有二百至二百五十人。据说从前到这里来的人要多得多；但是自从发生几次死亡事件后，当地的病人就不敢再来了；而这几次死亡实际上只不过是因洗澡时得了感冒而造成的。事实上，在这里洗澡要想不感冒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几间浴室已破烂得可以从墙外透进光来；门儿跟没有差不多；通常都是用中国麻纸糊住的窗户又是七穿八孔，风

嗖嗖地往屋里吹。病人因此而发高烧、死去，这是不足为奇的。由于浴池及包括寺庙在内的整个温泉如此破败，这里的管理者，也就是那个当家的和尚，在三年前曾派人出去化缘。据他自己说，现在已为重修房舍募到了两千多两银子；但病人们说的数字却要比这多得多。今年准备把所有的地方，从寺庙到浴盆及病人 189
的住房都加以修理，据说连工人都已经雇好了。可是在和病人们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一切未必能使这里有什么起色，因为这里的衰落与其说是由于这里发生的几起死亡事件，还不如说是由于管理温泉的和尚品德不好。据人们反映，他简直就是个骗子；蒙古人甚至因他自称是察哈尔人而憎恨他，都说他不是蒙古人，而且还指责他盗用别人的钱款、敲竹杠——每个病人来治病时通常都是尽自己的力量付钱，可是这个和尚却巧立名目，使病人总是向他付出对蒙古人说来是很大的一笔钱。最令蒙古人痛恨的是，他们在这里常常被灌得大醉。

在参观寺庙时，我发现它也是破烂不堪，唯一完好无损的是庙里的石墙，而窗户和门，甚至连纸糊的天花板都已没有了；泥塑的佛像当然是积满了污垢和灰尘；除了院子当中立着的一座生铁香炉外，什么器具也没有。香炉上还有几行字，说明这座香炉是道光八年（1828年）为古北口外承德府丰宁县正白旗境内郭家屯所辖汤泉沟的涌泉寺关帝庙而铸造的。

4月16日　　星期五

6时＋8°；9时＋12°；12时＋17°；3时＋14°；6时＋12°；9时＋9°。

我们于6点45分开始沿着峡谷往回走，我一路上都在想，我所看到的温泉果真就是《热河志》中说的那条“热水”吗？《热河志》的第六十九卷第二十五页中是这样说的：热水沟温泉发源于丰宁县正白旗境内郭家屯营房北三十五里之燕山。在土城子北一百三十里处有一小河与温泉汇合后一并向南流入小滦河。这里所说的只有一点完全正确，就是温泉发源于郭家屯北三十五里处；可是在我参观的温泉附近却并没有什么山叫“燕山”，而且
190 也没有任何小河与温泉汇合。这里唯一有名的热矿泉就是在《热河志》中也提到的所谓“瓜地温泉”，除此而外这一带地方就再也没有其他温泉了。对这两条温泉的记载有几点是雷同的（后一条温泉也是发源于同一个县，同一个旗，而且主要的是，也是与一条由土城子北一百三十里处流来的小河汇合），这使人不由得产生一种想法：莫非《热河志》的作者把这两条温泉有些混淆起来了？莫非他给我所看到的那条温泉凭空添上了一条与之汇合的河水？

8点5分我们又重新走进了小滦河河谷。我们在汤泉沟的一路颠簸之后，现在在这里坐车行驶的半小时中得以稍事休息。小滦河河谷两边原先是峥嵘险峻的山崖，到了这里，山势却变得十分平缓了[1]。我们是8点40分来到三道营子的，在走到这座村庄之前，河谷中就有不少石头了。三道营子有二十二户人家和一座寺庙。这是小滦河河谷中的最后一座村庄了；再往下去河水就开始流

1 4月30日，在我们回来的路上，这里的群山已全是一片盛开的野桃花，而且整个小滦河的河谷也都开着很多这种花。

得满河谷都是，因此一些零星住家或小村落都坐落在几条山沟里，而道路则从西坡石崖上通过。当然，河水并没有把将近一俄里宽的整个河谷都淹没，但这里的河水总是改道，今天在这条河道里流，明天又在那条河道里流；因此这里的整个河谷都被冲得坑坑洼洼，而且布满了石头。9点40分我们走到一座大村庄，叫二道营子，约有四十户人家，还有一座美丽的寺庙。这里的土地属北京八旗所有，土地的租金通过丰宁县缴到北京。村里的这座庙叫财神庙，也就是供奉财神的庙。这样的神灵在中国有两位——比干和赵公明，他们纯属和尚信奉的神祇，可是这庙里住的却是一位察哈尔喇嘛，也就是黄教的信徒。重视农事与家庭的汉人是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当和尚的；既然没有和尚，就只好雇喇嘛了。这些喇嘛在庙里居住，举行祭祀；而且在行祭礼时还按他们自己的教规来举行各种仪式和念诵经文。见到这种情况之后，你对东方人的宗教概念难道能不感到惊诧吗?!这个喇嘛在庙里有一座单独的房屋，是汉人给他的；他所需要的粮食和每年五十两银 191
子也都从汉人那里领取。将近11点钟时，谷地的宽度增加到一俄里半，道路向它左面的南坡拐去。小滦河却仍在右边，它从耸立在两旁的群山中流出去之后注入了大滦河（简称滦河）。走出河谷时我们经过一座村庄，叫两尺地营房，是旗署所在地。我们的道路由此开始可算是进入滦河河谷了。河谷中沙层很厚，而且从河岸开始，甚至直到河谷两边的半山腰都是沙土。滦河在这里的宽度是二十五俄丈，水势尽管不如在沟门子那样汹涌，但也是非常湍急的。我们从一座建在木桩上的桥上过了河，于11点25分来到郭家屯。

郭家屯这座村庄相对说来是很大的，村里共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属于地方上的建筑有四座中国式的孔庙和佛寺，以及一座住着一个阿訇的清真寺。这位阿訇是天津人，去年才来到这里，可是这里伊斯兰教的“正统信徒”很少，使他牢骚满腹。郭家屯村内的伊斯兰教徒只有十六户，其余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家都散居在四郊的田间。这里的行政管理机构只有一个巡检司。巡检是管理民政的官吏，处理汉人的小纠纷，比较重要的案件则转到丰宁县办理。至于旗署，它不在郭家屯，而在离此约两俄里的两尺地营房。这里的商店大小都算在内共约四十家，其中象样一点的店铺只能说有十一家。最富有的一家是专门卖酒的店铺，但这家店主同时还做其他种种生意。其余的店铺都只有一间门面——它们经营的货物有木器、铁器、皮货等，而且这些铺子同时也是作坊；其次是一些零售的布店；再就是一些卖烟叶、鸦片和小吃之类的小铺子。这些小吃铺的经营情况我无法说明。这里出售的烟叶主要是多伦诺尔的，很象我国的马合烟，每斤售价是四十文。
192 鸦片烟也是以当地的产品为主，价钱是每两四百到五百文。在出售棉麻布匹的店铺里，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大布。经营这一行业的所有十一家店铺都是到产地饶阳县去进货——饶阳县属保定府，几乎在北京的正南约八百五十里的地方。不过店主们自己从来不去办货。按照这里的惯例，一向是饶阳县的商店派伙计到他们这里来问明谁需要多少货，然后再按他们所说的需要量发货。这些货物一般都是先到通州，然后经牛栏山、怀柔县、杨各庄、密云县、古北口、丰宁县，最后从丰宁县运到郭家屯。西洋货，例如洋布和细洋布，这里很少，因为它们毕竟比大布贵，当地的居民

几乎都不买。可是在上面提到的那家酒店里却可以看到这些西洋货。那里甚至还摆着曲绸和几匹其他的丝绸，只是它们的销路很差，有时一年连两匹都卖不了。在郭家屯，利润最大的货物要算木材了。木材由周围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一般都是送到木行去，因此这些木行就成了货栈。这些货物往北销到多伦诺尔，往南销到丰宁县。这里五寸方木值三百文一根，如果方木超过七寸粗，购货时就以每寸一百文论价。农民们从未往郭家屯运过十分粗大的圆木，因为生长多年的树木都有旗兵守护，禁止砍伐。但有一点应当指出：尽管做木材生意十分赚钱，这里干这一行的店铺只有四家。这主要是因为当地人的资金不足——从农民那里收购木材一定要付现款，而所有的其他商品，如茶叶、陶瓷器皿、食品、杂货和布匹等都可以赊购一年或甚至更长的期限。在和当地商人们私下交谈中可以推断，在郭家屯出售的各种商品，一般都要比其他地方，如丰宁县，贵出将近百分之十到十五。价格提高的原因除了是由于提供的商品数量很少之外，还由 193
于当地生活费用的昂贵。郭家屯的居民中谁也没有自己的土地，因为郭家屯及其周围的土地都属于北京的旗军，而且是由他们出租的。这一带耕地的租金一般都在一两到一两二钱，而郭家屯村内的地租却是二两，甚至二两五钱。可以免纳这种租金的只有官家和地方上的建筑物，其中包括我在前面忘了提到的一座石牌楼，这也是郭家屯村里的一座建筑物。它是两根由砖头砌成的立柱，上面搭着一道横架，横架上有用同样的砖头砌成的十字形的边饰。

我们于1点整离开郭家屯以后，没有继续沿着滦河河谷走下

去，而是径直向南拐进了一条通向大北坝山口的峡谷。这条峡谷起先是相当宽的，而且还住着一这人家：例如，1点35分我们经过一座有四户人家的小村子，叫小沙沟；1点50分经过的是亚麻沟门，有三户人家；2点40分经过小水沟，有四户人家；最后是3点10分见到的村子，叫岭底下，有两户人家。这些村子都穷得使人惊讶，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不足，而且耕种又很不方便的缘故。出了岭底下村，峡谷变得十分狭窄。我们行驶了十分钟之后走上了通向山口的陡坡。翻越这道山口是艰巨的，主要是因为上山要穿过三条冲沟，一共要走三次下坡和三次上坡，而且越往上去坡度当然是越陡。3点35分我们登上了山口的最高处。就在这时出现了三个人，把我的车夫们吓得魂不附体。这三个人显然是强盗——这里一向是有很多强盗出没的。据说这一带经常发生抢劫事件，而这里的狭谷曲折幽深，居民又比较少，就更便于强盗行劫。却我们跑过来的这几个衣着褴褛的歹徒见我们是外国人，就直截了当地问我们有没有武器，可是——当我向他们亮出自己的拉佛舍式手枪，他们就吓得立即溜进旁边的山沟里去了。大北坝山口南面上下山的道路很陡，而且石头更多。我们于4点25分才在这里见到一座小村子。这村子有五户人家，全都是木匠；这里的条件很方便，因为峡谷两旁的山上有不少零星生长的
194 树木。离开这里后，5点25分我们又见到一座有四户人家的村子，叫榆树地；5点45分见到的是三户人家的葫芦沟[1]；在这两座

1 4月29日我们回来路过这里时，已见不到一朵鲜花了；但那时这里却是一片翠绿，这是第一次走过时所没有的景象。

村旁已经有小片的耕地了。从榆树地开始，山峦变得险峻起来，山上唯一的植物是正在盛开的野樱桃灌木丛。6点钟，我们来到一座村庄，叫大北沟门子，并在这里歇脚过夜。

4月17日　　星期六

6时＋6°；9时＋14°；12时＋18°；3时＋18°；6时＋14°；9时＋9°。

早晨寂静、阴沉而温暖；周围的群山上横卧着浓密的乌云，把山巅全都遮没了。我们于6点35分出发后，朝东南偏南方向继续沿着一条总称为樱桃沟的峡谷行进。走了十五分钟之后有一个小村子叫沈庄，只有两户人家，都是不久前才从山西省迁来的。7点15分走到的牛圈子村已是十一户人家的村庄了。这里的人家都不但富裕，而且十分清洁，使人看了感到愉快；在这方面特别突出的是回民的房屋和客店。这些客店无论是从大门上方的阿拉伯字上，还是从汉字的招牌上都不难辨认出来，因为这些招牌都写明客店是属于清真教的。由此在峡谷里再往前走，一路上石头多极了。8点20分我们走过了头道营子，这里有四十户人家和两座分别建在村子北头和南头的寺庙。村南头的那座寺庙，据立在它旁边的石碑上的记载，是乾隆三年（1738年）建立的。在这个村里我们还见到一座破损的宝塔，从它的建筑形式和里面供着的佛像看来，这是一座黄教风格的宝塔。今天可说是我们整个行程中特殊的一天，因为我们在今天以前几乎没有遇到过一个行人，见到的只是一些在自己的田里或屋旁做着一般日常活计的当地居民。而今天我们却先是赶上两辆牛车，上面装的是拉到丰宁县去

195 卖的干柴，都是一俄尺半到两俄尺长的白桦树枝，每二十五根捆成一小捆。这样的一捆在丰宁县要卖十文钱，整个一车的树枝值五六百文。后来我们又遇到两个农民，他们正赶着三头驮着东西的小毛驴，显然是出远门的。从和他们的交谈中我们得知，他们是丰宁县的庄户人，现在要到多伦诺尔买马去。不久前他们从古北口买了一批多伦诺尔人常喝的白毫茶，叫做“香片”，现在准备把这批茶叶运到多伦诺尔去卖，再用卖得的钱给自己买两匹母马。这是当地庄户人买役畜时普遍采取的办法。多伦诺尔人总是很乐意买他们的香片的，因为他们卖的香片每斤要比商店里卖的便宜一百到一百五十文；而农民们虽然茶叶卖得便宜些，也还是能赚到几个钱，这样买牲口的开销就要省一些了。据他们说，一百个人当中至多会有两三个人是带着现钱去买马的，其他的人都带茶叶去；别的货物是没有人带的，因为它们不象茶叶那样好卖而又赚钱。9点25分，当我们走近二道营子时，老远就看见那里有一群农民，男的穿得都很整齐，女的更是穿得花花绿绿。村子当中搭起了一个芦席棚遮顶的戏台子。戏子们已经在唱戏了，台下衣冠整洁的人们正在观看。我们的到来引起了他们的轰动：所有的观众都不看戏了，一齐朝我们的大车涌来；穿着戏服、也没有卸装的戏子们也都跳过戏台的栅栏，跑过来看“外国人”。我们被人群四面围住，大车几乎停了下来。看样子人们显然是准备陪我们走完整个这座村庄了。可是他们未能如愿，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村庄包括三个小村，第一个小村有九户人家，第二个小村有七户人家，第三个小村有六户人家。我们走到第二和第三个小村之间时撵上了一群被赶往北京去的绵羊，有三百六十只。它

们扬起了一团团浓雾般的尘土，使伴送我们的人群不得不止步，留在第二个小村，于是我们才能畅行无阻。我们撵上的这群羊是北京一个肉商在多伦诺尔以一两九钱一头的价格买来的。我对这个价钱，尤其它还是批发价钱，感到吃惊。可是后来才知道，这些羊不是草原上的羊，而是人工喂养的羊，是从多伦诺尔的牲畜贩子那里买的。这群羊一赶到北京，就要值二两四钱到二两五钱一头。这些牲畜在路上有专门的客店供它们过夜。这种客店里都 196
设有很大的牲畜栏和院子，赶进去的每头羊须付半文钱左右。这笔钱总是由赶牲畜的人在把牲畜赶进栏时立即付清。至于牲畜的饲料钱，赶牲畜的人根本不去过问，因为店主们总是根据牲畜的头数按规定的数量把草料交给赶牲畜的人，草料费则记在牲畜的主人、即肉商的账上——这些肉商个个都和这类客店熟识，并且有账目来往。由此向前走不多远，我们恰巧遇到了两个这样的肉商，他们正从北京前往多伦诺尔去买牲口。两个人骑着马，除了鞍子后面的褡裢里放着的一套必不可少的换洗衣服，他们什么也没带。这些人身边是从来不带钱的，他们买牲畜都是从北京寄钱付款。这时，我们所走的山谷越来越窄了，石头也越来越多。到10点30分，当我们快走到蓝家营子时，这个村子附近的耕地已经只能开在山坡上了。由此又走了半小时后，我们来到宽阔的丰宁县盆地。它由西北伸向东南，长约十五俄里，或略多一些。盆地西边有一条河　当地的人把它叫作大西河，由西北流入盆地。几乎就在由山谷到这片盆地的出口处有一座小村子，叫上沟营子。我们于11点钟来到这里，并在此歇脚。12点30分从这里动身，继续向丰宁县进发。丰宁县郊外全是开垦出来的耕地，因此从上

沟到丰宁县我们只见到两座小村子，其中一座还是在离道路约三俄里远的地方。这座村子叫西沟，在周围地区以产陶器而闻名。据说在这一带地区，最好的罐子、盆子和碗都是西沟制造的。坐落在路边的村子我们只是在1点15分才见到一座，它叫千佛寺，有十二户人家和一座大庙。这村子正是因此庙而出名的，因为丰宁县的人对这座庙十分崇敬，时常到这里来。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千佛寺和丰宁县之间的田野里铺筑了一条又宽又平的大路。我们沿着它走，于2点20分来到了丰宁县县城。

丰宁县城很小。前面已说过，它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197 才成为县城的。在那以前，如今已是丰宁县城的这片居民区有一个更为人惯用的名字，叫土城子，也就是用土墙围起来作为旗兵军屯的小城镇。如今这一切在此地的居民中只留下极为淡薄的记忆了；土城子之名也只有很少人才记得或知道。现在的丰宁县位于盆地的正中，在大西河的左岸，离岸边约一俄里远。由于县城离河边这样远，城里的居民根本不用河水，而用井水；他们几乎每家都有井。据我们客店老板的儿子，一个衙役告诉我说，县城里共有一千六百来户人家，其中包括县城关厢的住户。地方上的主要建筑是四座庙——格萨尔苏默、九神庙、文昌庙和佛爷庙；每座庙都有戏台子，它们看来都相当完好。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知县衙门，它旁边是座巨大的粮仓。县里所有的土地都要向官府缴纳粮税，数量因土地质量而异，每亩耕地缴一至二斗。在紧靠丰宁县的盆地中，每亩地一般都能打十二斗左右的小麦，从这样的收入中农民须向官府缴纳二斗。这些征收到当地粮仓中的粮食，日后在需要时就向承德输送。在知县衙门的另一边是此地所谓“师

爷”——即典狱官的衙门，典狱官就是掌管监狱的官吏。此外，在丰宁县城内与这两个机构离得较远的还有一个可说是当地驻防军的机构，里面有二十四名旗兵。统管这些机构的知县、师爷和千总都是这个城里的最高长官。在他们的衙门里有一大批下级官员。例如知县下面编制内和编制外的所谓“衙役”就有五百人左右，他们的任务是警卫县城、递送文件、对被告人施行刑罚、护卫知县巡察等等；师爷手下也有不下四十五名的差役，只有千总手下是二十四名旗兵。所有这些当差的都摆出一付官老爷的架子，不管到哪家人家或店铺，人们都得给他们行跪礼，这个场面我 198
是亲眼见到过的；至于衙门里的那些书吏，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简直趾高气扬到极点；而且所有的人，从知县直到最下级的衙役，全都收受贿赂。比如这里的知县就有这么一个规矩：他的全体下属人员在每年的四大节日、他的生日、他到任的周年纪念日，以及每当有什么人补缺或调任时，都得向他送礼。其他的官员也都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照此办理。我们的店主还告诉我说，为了让他的儿子当一个编外的衙役，他就向知县付了三十两银子；后来为把他划入编内，又给知县送了一百两银子，并给知县夫人送了一匹细薄棉布做衣料。不过这位当父亲的可算是心满意足了，因为据他说，他儿子现在每年的收入不下三百到三百五十两银子，而作为一个低级差役，他每年送给知县的礼物最多只需五十两。他说，当官的这种勒索成了他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可是别人因他儿子的勒索也不胜其苦，店主人就不去想它了）。捐税也是不轻的：城里主要街道的地税是每亩二十两；非主要街道的地税是十五两；关厢的地税是十两。此外还有其他的杂税，如维

持庙宇、供养更夫戍卒、收容贫苦孤儿等等，都要派捐。在丰宁县盖房屋是既难又贵，盖一间房屋至少要二十五两银子，这主要是由于木料缺乏，而木料缺乏的原因并非是县城周围没有树林，而是这里没有人做木材生意，都认为这是郭家屯人干的行当。这样，丰宁县的居民几乎连一块木板也要到郭家屯去买，结果他们买的木料至少要贵百分之二十五，而丰宁县周围的农民却几乎人人都是砍伐、加工和贩卖木材的；但他们的木材全都运到郭家屯去，而不是运到丰宁县来。我的店主说，这种情况是人们的习惯造成的。但农民们自己却说，他们认为把木材运到郭家屯去上算，因为那里的木材商人总是会收购这些木材的，而且价格也是固定
199 的；而在丰宁县，即使是需要木材的人也都装作是不买木材也行的样子，结果在衙役和买主们的压力下你最后总是亏本卖给他们。

丰宁县是个很小的城镇，它的居民不超过九千到一万人。整个城镇可以说就在一条极长的街道上，两侧的胡同尽管有不少，但都很短，只有五六家人家。主要的那条街上几乎全是客店、车马店和店铺。这里的店铺有一百一十四家，它们全都应算作是小铺子，因为其中没有一家是专干一行、做大生意的，每家铺子都是卖些杂货。据说这里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买卖。丰宁县的位置离长城不远，有钱的人都是到长城以内去购买大批物品；而对一些难得才买的贵重物品，所需毕竟极少。因此这里的大部分店铺都是既卖布匹、服饰用品，又卖金属器具、茶叶、糖果等等。这些商品的价格我知道得不太多，但它们总的来说不仅比呼和浩特、甚至比张家口都要低得多。这里能见到的外国棉纺织品有：

花旗人头粗洋布——每匹价格不超过三两，次等粗洋布低到每匹二两。

花旗飞龙细纹布——每匹三两三十分，次等的每匹三两。

白漂布，二尺九寸宽，每匹卖五两四十分。这种商品为何贵得如此出奇，我尚未弄清楚。

其他纺织品，如毛纺品，以及毛线和粗毛织品，卖得就很少，不少店铺里压根就没有这些品种。店里的伙计们常常不知道整匹布的价钱，而只知道每块长衫布料或每尺布的价钱，由此可见买卖小到何种地步。尽管如此，这些商品仍比张家口和呼和浩特的要便宜，如一块搭连布（斜纹布）的长衫布料，在丰宁县的价格是七钱，合当地的钱一千一百文，细洋布每尺六十文（约合我国八戈比半）。规模大到可以买到长衫料子的店铺在丰宁县约有二十 200
家。它们的货物来自天津、通州，但主要还是来自北京。通常每年只在深秋季节才去办一次货，因为那时农民们都打下了粮食，可以从他们那里零星地收购到相当数量的谷物和面粉。丰宁县的商人们把这些粮食带到北京去，在东坝或东直门卖掉，再将卖得的钱在北京买进布匹。由于货物的批发价总是要便宜些，因此丰宁县的商人一般都是两三个人合成一伙，合资购买一批货物。每伙商人从北京运出的货物约有一百个骆驼驮子①。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是如此进货的。据大家说，只有一家属于北江兴商号的店铺不是和当地商人们合伙经营；而是带着现钱从丰宁县出去买货。

① 此处及下文所有作为驮运单位的“骆驼驮子”皆指一只骆驼的驮运量，每驮子约有五百斤重。——译者

人们都认为它是最富有的店铺之一，可是当我走进这家店铺时却并未发现它有多少特殊的地方。它所属的商号同时也在天津营业，因此它的商品花色品种就比较多些，存货也可能充足一些；但要说起这家店铺所有商品的数量来，那么应当指出，它每年买进的布匹及各种其他零售杂货最多有一百二十个骆驼驮子。即将近一千七百到一千八百普特，其中还包括用来架锅的三脚铁架、铁钵、铜器、瓷器和石头器皿等这类重量大的物品。北江兴店铺在丰宁县主要是做茶叶生意，其中进货最多的是香片，因为当地汉人饮用的就是这种茶。北江兴店铺一年所进的茶叶总共不超过三十个骆驼驮子，即一百二十箱左右，而在这里卖出时则总是以斤为单位。根据茶叶的质量，每斤的价格由四百五十文到八百文不等，约合我国钱币七十戈比到一卢布二十戈比。这就是说，丰宁县最富有的店铺每年的进货量总共不过是一百五六十骆驼驮子，而且据说多进货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丰宁县没有任何转口贸易，而当地的消费量又有限，商品再多就卖不出去了。货物从中国内地到古北口的运输路线在谈到郭家屯时就已经说过。从这里
201 到古北口的路程是：清晨从丰宁县赶车动身，一般都是第一天到波罗诺儿① 打尖，晚上到兴州过夜；第二天中午到十八盘梁，晚上到三岔口宿夜，第三天将近中午时就可到达古北口了。丰宁县与中国内地的来往几乎没有其他道路。这里的商人在极少的情况

① 波罗诺儿（原文作Боро-нур）距丰宁为六十四里，而距兴州则只有十里，故疑此处应为Бороно（波罗诺）。波罗诺距丰宁为五十四里，距兴州为二十里。——译者

下偶尔也到独石口去贩卖丰宁县产的鸦片，但最远也就是到独石口了，由于往这边走的都是轻装而行，因此到独石口也是只需两天半，很少是用三整天的。沿途的落脚地为王家营（三十里）、洋井子（四十里）、大阁儿①（四十五里）、西新（四十里）独石口（六十里）。丰宁县的鸦片都种植在城关及其附近地区。它在商界的专门名称为“黄姑屯”，成色很次，每两价格四百到四百八十文。

除了向独石口销出的鸦片和向北京及华北地区销出的粮食以外，丰宁县再也没有输出的东西了。在本县牲畜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毛皮在当地就全部售尽，而其他物产这里又没有。至于粮食贸易则还应当说明一点：除了那些小商人把谷物和面粉直接运到北京去换取他们需要的货物外，还有四家专门做粮食生意的大商号。我甚至连这些商号在城里有没有店铺都不知道，因为它们主要是做批发生意，向外地输出粮食，它们的主要活动因此都在城外的办事处和栈房。这几家商号在丰宁县算是第一流的巨贾了。在贸易额的大小方面堪与其相比的仅有六家批发酒商，他们也都是开设栈房，而不是开设店铺。在中国人的概念中，还有兑换铺和钱庄也总是被看作是有钱人开的，在丰宁县共有两家。但它们在这里的业务很有限，几乎只是把银子兑换成铜钱，即制钱，我在丰宁县时，这里的制钱行情比张家口的低，每两银子是一千五百五十文；张家口是一千五百一十四文。

在丰宁县也和在每个中国城市一样，店铺同时又是作坊，如

①今河北省丰宁县。——译者。

做棺材的、做木器的、做铜器的，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据说这
202 里最吃香的是染坊，它们在城里只有三家，而几乎所有的外国棉布运到这里来时都是没有染过的，因此染坊里的活很忙。

丰宁县的居民十分使人厌烦，并且不懂礼貌。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整个期间，人群都始终拥挤在我们客店的院子里想看我们。我们房间的窗户简直被统统撕破了，因为每个人都想往里看，每个人都在代替玻璃的窗户纸上为自己捅一个窟窿。店主人对这一损失十分心痛自不必说，就是我们对这种死乞百赖的纠缠也并不感到特别愉快。最倒霉的是，冷风往我房间的破窗户里嗖嗖地吹了一夜，害得我的眼睛受了风，害起眼来。第二天，眼皮上都糊着干眼屎，我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眼睛里则疼痛难忍，烧得很厉害。我动身赶路时只得扎上手帕，一路上我成了个半瞎子，18日、19日和20日的日记几乎就没写。每次一到客店，我就把含铅的药水敷在眼睛上，一直躺着。20日下午5点15分，我们到了热河。

第五章　承德府（热河）

该城的历史及其衰落的原因。城市的外貌。城郊及城内的公共建筑物。承德府的商业。当地的丝绸及喀喇沁旗的养蚕业。离宫及苑囿。热河的喇嘛寺。普乐寺。热河郊外：棒槌山及山上的石幢。

承德府及其所辖政区蒙古人称之为“额尔德米-达噶噶克森府”，在当代的中国人看来它建立得并不久，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如今统治着中国的满清皇朝入主之前，现在的承德府所辖的土地并不在中国政权管辖之下，而完全由喀喇沁①各部落的蒙古人所占据。只是在喀喇沁人归顺了满族，并且后者建立了当今的大清帝国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向这里移民。当然，如果我们查一下历史，那就会知道，这些土地在古代曾多次属于中国统辖，又多次脱离过它的统辖。散布在本地区的许多古

① 本章译文所用的“喀喇沁”，原文均为“科尔沁”。——译者

迹直到现在也还是中国文化曾在这里传播和繁荣的明证。然而，即使同有文化的中国人交谈，也不会听到一点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相反地，他们会十分肯定地对你说，承德府地区从来没有象在当今朝代这样受到中国人的注意；中国人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象
203 在本朝这样来垦殖它，这样来美化它。确实如此，承德府的地位只是从康熙朝起才有所提高；并且这还不是因为它得到了厅一级的行政地位，而是因为它被定为供皇帝夏季休息、打猎和游乐的离宫。从那时起，中国和欧洲都开始对它注意起来：中国学者们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史地考察，其成果就是对这一地区作了极为详尽的描述；诗人们在诗赋中对承德府大加赞扬；画家们极力在画卷中表现承德府地区的美景，等等。承德府的黄金时代是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乾隆最终地使承德府成为一座中国城市，并且提高了它的行政地位，使它成为这一行政区的首府；但尽管如此，从那以后这个城市还是日渐衰落了——如果我们这样说，那大概是不会错的。诚然，乾隆以后的几个皇帝还是到这里来避暑；但是从中国人的口中根本不会听到，在这些后继者中有谁曾为这座城市做过一点事情。自从他们之中的第三个皇帝——咸丰不幸死在承德之后，中国皇帝们怕遭到同样的命运，就不再到承德府来避暑了。尽管空无一人的宫殿仍有专门的宫廷侍卫守护，但已不再进行修缮，所以变得破旧了；收藏在这些宫殿中的财物和珠宝也不断地被看守者窃走。据当地中国人说，城里简直是所有的一切都一年一年地损坏得越来越厉害。

这也并不奇怪。承德府和它的辖境，包括一个州和几个县，并不是中国本土。尽管建立了中国的治理制度，这个府的辖境在当

地人的心目中仍被认为是异族的土地，是属于蒙古各盟的；它只让那些人多地穷、民生凋敝的省份的汉人向这里迁移定居。这种观点很可能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形成和加强了，即迁到这里来的人确实都是中国内地的穷人。他们既不能投亲靠友，就连在自己家中也不能安身，有的干脆就是孤独一身的游民。对这些人来说，发家致富当然是很困难的。他们在这里大概也是同在家乡一样，勉强地维持着十分悲惨的生活。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最近一次的社会政治动乱①。这次动乱从去年起算是停止了，但是它 204
的余波至今尚未平息。承德府城里的居民也同样是一些赤贫的汉人，这样的贫民当然是不可能促进这个城市的繁荣和发展的。就承德府的自然条件来说，它也没有发展成为一个通都大邑的可能。承德府四周环绕着连绵的崇山峻岭，好象是一道一百四五十俄里厚的围墙，这当然就使它很少有进出方便的商路。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期望在通商方面有所作为。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中国与东北蒙古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都取道于比较直捷而方便的通过多伦诺尔的大路。至于满洲东南边隅地区，则运到那里去的商品又同样是利用比较快捷（尤其是从轮船航运事业发展以来）和方便的通往牛庄和山海关的海路。可以肯定地说，只是在有历代皇帝前来巡幸的时候，承德府才是兴旺和发展的；皇帝一走，它就成了一个几乎是不值一提的地方，就是提高它的行政地位也只能赋与它以微弱的生气。

承德府首先可以说是一个官僚城市。作为行政管辖区的中心，

① 见第六章。——译者

这里集中着一大批人员冗多、尤其是低级胥吏众多的政府机关。这里的都统手下有二千二百名满人旗兵和八百名绿营汉人。守卫离宫的是一个由各种头衔的人员组成的专门机构。其中一部分人是从当地居民中征集的，另一部分人则是由北京内务府①派来的，这后一部分人或者是一些已不适合在北京服现役的老兵；或者是曾在北京皇宫里服务过的人员；或者就是一些有亲戚在政府和宫廷里当大官，而自己一无所能的半白痴。所有这些人干脆就是被派到这里来“吃白饭”的，而他们的人数总共有五百人以上。除了这些做官当差的以外，还须再加上靠政府养活的约二千名喇嘛和将近三百名和尚。正如每个行政管理中心那样，承德府总是有
205 很多外地来客，还有不少到各个寺庙来拜佛的人；而所有这些外来的和经常流动的人口，要求这个城市为他们提供大量服务，这些事情都落到了当地居民的身上。这一部分居民就足以说明我们现在所要描述的城市面貌。

如果你是从城西进来的话，那么，当你走过城里的“天光地日”牌楼时，你立刻就会对城市建筑的分散和占地之大而感到惊奇，这在中国内地几乎是见不到的。你会感到，在这离宫御苑之都中，所有的人不是过着城市生活，而是在过着别墅的生活。但这第一个印象只是个假象。因为这一带恐怕还不是城市。你在这里会注意到有三大建筑：（1）城市最边上的建筑物——考棚，这是一个为获得功名和官职而进行考试的政府机关。考生们一年

① “内务府”是一个直接为宫廷服务的机构，掌管宫内财政、宴飨、冠服、祭祀等各方面事务。——译者

一度地按规定的日期从承德府所辖各地集中到这里来。这座建筑物平常总是空荡荡的；可是现在正是考期，所以在经过考棚时，我看到在照壁和大门前有一百多个青年人。他们三五成群地聚集着、谈论着，并可能已是上百次地反复阅读着贴在考棚围墙上的告示。但是，这个庄严场所却是大门紧闭。据说，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弊端，直到开考之前是绝对不放人进入场内的。究竟何时开考，谁也说不准，只知道是在本月25日之前。而现在人们都在等候着从北京来的主考大人。到今天为止，想参加考试的人已来了近四百五十名。不过据人们推测说，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到承德府参加科举考试的通常总有六百来人。（2）与考棚并排的是另一个与学术有关的建筑物，这就是所谓的老师衙门①，它是承德府教授兼主考人的衙署。（3）最后，第三座建筑物是比前两座建筑物几乎要大一倍的府衙门，也就是总管承德府政区的机关。离它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监狱和城里的一座主要庙宇——供奉关帝的城隍庙。在这些政府机关的街道对面则全是一些为外地人开设的旅店和许多小铺兼低级饭馆和小酒馆。从这些酒饭馆的外貌可以看出，它们是为最贫困低贱的人开设的：被府衙传来的 206
庄稼汉们在这里吃饭充饥；村妇们为了同被关押的丈夫或亲属会面，在这里请狱卒们吃饭；这些狱卒从被押者及其亲属那里骗来或偷来的东西也是在这里变卖。至于那些为外地人开设的旅店，据说在里面住宿的都是应考的考生，或到承德府办事、只住一二天就走的人。那些在这儿呆得久一些的人通常都是住在城里

① 在清代，府的学官称教授，通称老师。——译者

的旅馆里，那儿离店铺近，人又多，各种消遣游玩的地方也多。

在承德府人的概念中，只有在“九功惟叙”① 牌楼以内才算是承德府城。这个门是城内商业区和上面所说的官衙区的分界线。整个承德府的商业区可以看作是由从城西伸向城东的三条大街组成的：第一条是横穿城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叫“西大街”；第二条街在它的左边，叫“粮市街”；第三条街在主要街道的右边，它同时又是旱河堤岸，所以叫旱河头街；它东南头的末段已离开了堤岸，这个地方得到了一个新的名称，叫“二仙居”。这些街道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一条街能称得上是直的和十分整齐的。不知是由于对街道美观抱无所谓的态度，还是由于中国人对自由有独特的理解。每个房主在造房子时，除了自己的方便，什么也不考虑。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座房子在路边退缩得很后，另一座却突出到马路中间。不消说，在这种情况下，街道本身也就忽宽忽窄；有时是直的，有时却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地鼓出大肚子。除了这种因人们缺乏美感而造成的弯曲以外，承德府的街道之所以不整齐，还由于它们本身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城市所在的峡谷从西边开始是平直的，到接近东头时就向东南拐去。当然，峡谷这样一拐弯，城市所有的街道也就拐了弯。除了上述三条主要街道外，城里还有二三十条大大小小的巷子，它们也同主要街道
207 一样，都紧紧地造满了房子。这些巷子都很脏，而且很窄，有不少巷子连大车也无法通行。

① “九功惟叙”、“天光地日”均为作者所注的汉字，据承德博物馆同志调查，应为“九宫为旭”、“天光化日”。原牌楼现已无存。——译者

在记叙一个城市时，我们总是十分注意它的水利情况。然而，从承德府的水源和供水情况来说，这个城市所处的位置是极其不利的。承德府谷地的水源可以说是很丰富的，可是它们都在城外，而承德府城内却根本没有活水，居民饮用的水都是从井里打的。水量不大的热河流经城市的东南角；从东边和东北边绕城而过的是一条相当大的河流，当地俗称“东大河”，又叫做“清龙河”和“武烈河”，不过它离城至少有二俄里远，承德府人可以说是不用它的。此外，在城的西南边和南边还有一条旱河，它流自城市南面的群山中，这些山叫南山。这条河常常是干涸的；然而到了冰雪消融的正月和二月以及多雨的六、七月间，它就成了一条水量大而且水流湍急的河流，居民们不得不在约十二俄丈宽的河床两边筑起石坝。水流情况和旱河一样的还有一条由北面山中几股山水汇集而成的河流，只是这条河不超过四俄丈宽，它叫流水沟子，流经城市的中心。不过这条河里的水即使是在水旺的季节也不能用，甚至连牲口也不能饮。这完全是由于居民们把所有的脏东西都往河里扔的缘故；这里甚至还有这样的习惯：大家趁着雨季冲刷所有的庭院、秽水坑和肮脏的地方，使脏东西更容易被水从城里带走。

在观察城市上述每条街道时，应当指出，承德府的主要街道西大街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城市西端的府衙门和牌楼开始，到横跨流水沟子的虹桥为止。这条街道是城市商业区的精华，它一共有一百二十四家最富有和最漂亮的铺子，尽管它们的漂亮应理解为完全是相对的。这里大多数铺子都是出售服饰用品和纺织品的。开这些铺子的主要是天津人和北京人，他们的中国和 208

欧洲制造的小商品都是自运自销的。在这里能看到的中国货有各种花瓶、瓷碗和木碗、吸鸦片的用具、烟斗、烟袋、烟盒、筷子、串珠、手镯和其他坠挂的小物件、腰带、巾帕、丝线和棉线、顶针、玻璃画、用以标志官吏品级的帽顶子，等等。欧洲货最多的是玩具，其次是各种怀表、挂钟和座钟、白铜羹匙和碟子、各种吸墨器和小盒子、照片、烟卷，等等。所有这些在这里出售的价钱都比较便宜。例如，一只九俄寸高的西洋煤油灯（带毛玻璃的底座和蓄油瓶，铜灯头、玻璃灯罩，但不带灯伞）售价六百文，约合八十戈比；一种畅销的白铁矮吊灯，没有灯座，但也是有铜灯头和玻璃罩，要价是三百五十文钱，也就是四十五戈比，其实用二百八十文至二百七十文钱也能买到。纺织品在上述这些铺子里几乎见不到，它们在山西商人的铺子里出售。这些山西商人大都是从汾州府来的。据说，他们都是从家乡沿着大道来到保定府，然后再到北京或天津，在那里采办欧洲纺织品（参看第六卷路线图）；他们从家乡带来的则是大布，搭连布和中国人生产的其他棉织品。除了这些卖纺织品的店铺以外，西大街上还有几家鞋铺、将近三十家药房和药铺、食品店、银楼、陶器店、出售和制做酒篓和油篓的铺子和作坊，此外还有一家毛毡铺子。承德府的特产是一种桌腿可以折叠的小桌子，桌面和四周都有油漆花纹。这种桌子的售价从四百文到一千五百文不等，看桌子的大小和手工的精细程度而定。在承德府主要街道上出售这种
209 桌子的店铺有十来家。在这些铺子里还能见到一些独特的、稀奇古怪的木制品，例如，用树根雕成的精巧别致的小盒子、花瓶、碗、模样古怪的中国小人像和供孩子们玩耍的狮子、猴子及其他

动物的雕像等。用来制作上述这些东西的树根是中国人称之为冬青树的树根。据说它是常绿树，也就是属于松柏类的。此外，在西大街和它的延续部分——牌楼街还有七八十家估衣铺。这些铺子几乎全都是从北京进货，它们的存货中有大批绸衫和许多绣着金色的龙、虎等图案，一度是很贵重的缎子补服和其他衣物。这些都是中国内廷大臣和其他京官的旧衣服，现在准备转卖给热河行宫中他们的同僚。这些同僚不如他们富有家财，然而在迂腐和摆阔气方面却不次于他们。

从那座只有十六步长，也就是不超过五俄丈长的虹桥开始，西大街就分成了两路。其中第一条街略微向右并稍稍朝北偏斜，可算是西大街的延续。几乎就在这条街的起点，有一座“八表同风”牌楼，因此这条街也就叫做“牌楼街”。离这座牌楼几步远有一座火神庙。这里的火神塑像是一个火红的脸、站在火红的大车上的力士。他有一个专门名字，叫万灵官，他还是宇庙间所有神灵之首。从火神庙开始，牌楼街更加偏向北方，并在右侧分出一条狭窄的巷子，叫火神庙街。从这里再往东，牌楼街越来越狭窄、肮脏和弯曲，成了一条破败不堪的小巷子。这条街上最好的建筑物是武庙，里面供奉着关帝，也就是蒙古人的格萨尔。武庙位于街道的最东头，紧靠着离宫的围墙。庙四周的红色围墙说明它是属于政府的。果然，据我的向导说，它属离宫经管。然而 210
现在庙内所有建筑物都已荒废；门前的垃圾和各种脏东西堆积如山，我们连大门都无法靠近。牌楼街上总共有三十九家铺子，其中足有一半是卖肉的；此外，这里还有许多旅馆、小饭馆、茶馆和大烟馆等。这条街东至皇帝山庄的围墙，几乎直抵这座离宫的正

门——丽正门。从街尽头到离宫的正门有一条石板路，叫宫门口。这条路经过正门后，沿着离宫围墙一直延伸到东宫门——德汇门。

从牌楼街东端向右拐，沿着一条无名小巷可走到管辖热河地区的都统衙门。它座落在离宫正门南面不超过一百俄丈的地方，并且是上面说过的火神庙街最末尾的一座建筑，除都统衙门外，在公共建筑中还有一座奉祀关帝的小庙和一座近天禅院。

上面说过的那条从虹桥开始向左斜，与牌楼街相反，略向南偏去的那条街叫半平街。它沿着流水沟子右边的堤岸延伸。这里有许多民房，它们全都盖在街道的南半边；而在北半边，即河的左岸，是两座庙：一座是财神庙，另一座是龙王庙。半平街正是那种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的贫穷与巨富相邻为伍的地方。这里既有摇摇欲坠的房屋，里边住着卖烧饼的人，他们一天最多只有二钱银子的生意，并且就靠这点买卖来维持他们实在悲惨的生活；这里同时也有城里最大的店铺。据一般人的看法，这些店铺中资金最充足的是经营日用百货的“永聚隆”商号；而最大的店铺则
211 是“金成永”商号，属于一家由山西商人合伙开办的商行。他们的主要活动在北京，在承德府开设的这家店铺只是北京总号的一个小小分店而已。金成永是承德府唯一出售成匹丝绸的店铺，只是丝绸的品种很少，并且比张家口至少要贵百分之二十。承德府丝绸商业的特点是在这里能买到本地产品，它们主要是用八沟附近的喀喇沁各旗的蒙古人所供应的丝和蚕茧在八沟纺织的。据我所了解，此地养蚕业的历史和现状大致如下。喀喇沁各旗的养蚕业至少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它是山东来的移民传入的。最初，迁入东南蒙古的汉人发现当地的气候和土壤与山东几乎没有

区别，从而认为这里也能够培植他们山东的那些植物品种。除了各种蔬菜、谷类和灌木之外，他们还移植了栎罗树①，它属于柞树(*Quercus obovata*)的一种，人们最初把这种树种在塔子沟附近，现在这种栎罗树已生长在喀喇沁各旗的很多地区——有的长在高山地带，有的长在石子很少的旱地上。它的叶子有手掌大小，可以饲养山蚕。山东人决定在蒙古栽种这种树后，就把蚕种也带到这里来，开始从事养蚕。当地蒙古人向他们学会了这门行业，也养起蚕来了。他们从茧子抽出蚕丝，缫成生丝，卖给汉人；汉人则把蚕丝织成三种丝织品。第一种叫“搭连绢”。这是极粗糙的一种丝织品，我在热河买了一块，有二十五俄尺，花了一两九钱，第二种叫“茧绸”，可裁两件长衫那样大的一块，价值四两二钱；第三种是最高级的，叫“绢缎”，同上面一样大小的一块价值四两五钱。至于这些丝织品的质量，可以说它们都象是一种次等的曲绸，只是比曲绸粗糙得多。还应当指出，直到如今，蒙古人的养蚕业还必须在汉人的指点下进行，并须从制出的加工品中拿出十分之一作为赋税，交给官府。承德府第三个最富的商号是“魁义永”，它也是山西人开的。这个商号有时也卖些 212
丝织品，但主要还是做棉布生意。这两种商品主要通过两条道路运来：其一是用骆驼将土布经过牛栏山驮到这里，完全不用大车，其二是用船把这些商品沿着滦河运到承德府南五十里的下板城，然后也是用驮运的办法将它们从这里输送到目的地。

与承德府主要街道西大街平行。同样也是从城西头开始、并

① 当地居民俗称为“玻璃棵子”，原书所注汉字为“波罗”。——译者

穿过城市北部的一条街叫粮市街。同西大街一样，它也是只通到流水沟子为止，但它比别的街道都宽，而且清洁。粮市街上值得注意的公共建筑物有：（1）红庙，它是街西头的第一座建筑物，靠近红庙山；（2）北马神庙，与红庙并排，只是比红庙靠北一些；（3）老爷庙，或叫格萨尔庙，在街的东头。正如粮市街这个名称所表示的那样，这条街是承德府粮食商业集中的地方。几乎整个一条街全都是面粉店，它们的外表毫不吸引人，但是房子造得又大又牢固。这里的粮食商店大约有三十家左右。它们的粮食都是从周围乡村的农民那里收购的，只有大米来自长城以南的中国。市区以西的粮市街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子，好象是个极穷的旧货市场，只卖一些吃食，并有许多简陋肮脏的小酒馆。

与承德府北头的粮市街相对，这个府城南头的街道是旱河头街，其东段叫二仙居，它沿着旱河的左侧延伸。这条河每到雨季就要泛滥，承德府人不得不砌起石垣来阻挡它，这就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堤坝。旱河头街在旱河的左侧，它有几座横跨旱河通向城外的桥，其中最好的一座就是大石桥，约二十俄丈长。河的右
213 岸，就是这座桥的正对面，有一座三官庙，供奉着三个神通广大的神仙。这三个神仙是：给人降福的天神；分辨罪孽行为的地神和救苦救难的水神①。二仙居街东头还有一座土地祠。整条旱河头街也全是商业建筑，但已不是店铺，而是一些木材、砖石和其他物品的仓库。二仙居可以说完全是承德府的旧货市场。

以上这些街道代表了整个承德府；其余的小巷子虽然很多，

① “三官”即赐福的天官，赦罪的地官，解厄的水官。——译者

但是都狭仄卑陋，不值一提。

现在来谈谈承德府的最主要部分——离宫和它的山庄。这座离宫位于城外东北方，它的正门——丽正门是承德府东边尽头的一座建筑物。在这座门前，照例也立着一面巨大的、刷成红色的照壁；照壁两旁立着一对石狮和两大块石板，上面用三种文字写着告示：所有的人，包括最高的亲王，在这里都须下马，步行通过①。离宫本身从外边是无法看见的，因为它在宫墙里边很深的地方，甚至连它的屋顶也看不见。至于外面的宫墙，它不仅围住了离宫，连离宫周围的整个山庄也被它围了进去。围墙各段都造得各不相同：南边的围墙是用沙岩砌成的，连墙上的雉堞在内，高有四俄丈；东南面的几垛墙用粗花岗石垒成，这段围墙的墙基有几个拱洞，热河的水就是从这里引进山庄的；东边的墙则是用烧砖砌成，它造在一道高坝上，这道坝无疑是为保护离宫和山庄免受武烈河泛滥之害而修的。除了这条坝以外，为了同样的目的，在离宫和山庄的东边紧靠沟岸的地方又筑了一道宽约一俄丈、高至少有二俄丈的石墙。因此在绕着离宫围墙从这里通过时，就得在两道高墙之间行走。从外面眺望御苑，应该说这里看到的景致是最优美的了，许多照片都是在这里拍的。再向北去，宫墙蜿蜒上山，沿着山脊一直延伸到向西的拐弯处，然后又顺着山坡逐渐 214
下降。最后，同上面说过的离宫南面的正门相连接。当地居民们说，离宫围墙每面有十里。但应该指出，整个山庄并不是正方形

① 即下马石，上面刻有，“诸王以下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字样。——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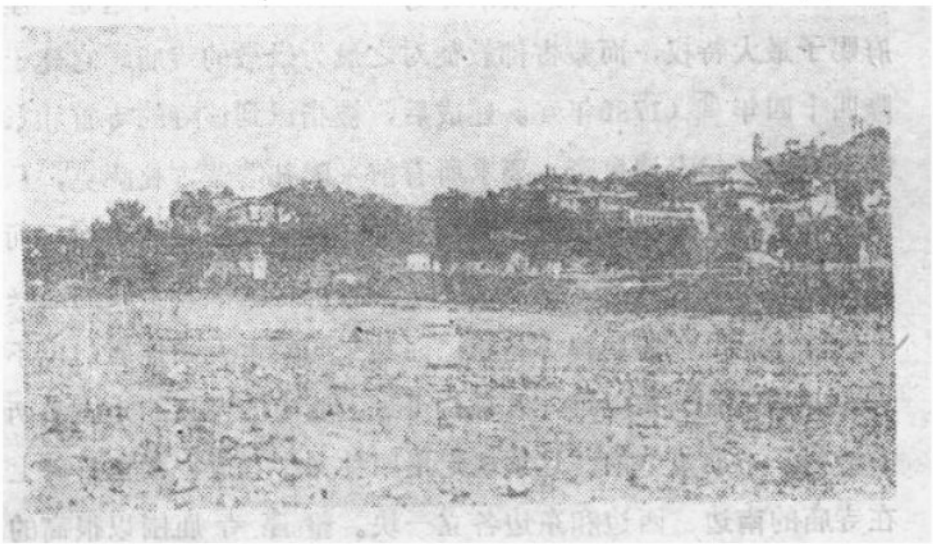
的。只能说整个围墙的四周有四十里长①。从东边围墙的外面可以看到一些寺刹、亭阁的上端和屋顶，以及山庄中那些建筑在山上的整个亭子。其中最突出的应数永佑寺的那座俗称六合塔的九层高塔。这座塔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它是热河最高的一座建筑物。人们对我说，这座塔每一层的墙壁上都写满了题字，其中有很多是乾隆的手笔。塔旁有一座三间大小的厅堂，在顶楼上保存着一幅逼肖的康熙像，走进这个房间的人都须向此像跪拜；在另一个房间里则是乾隆的像。永佑寺这座塔是仿照那座被欧洲人毁掉的南京瓷塔和被火烧掉的武昌塔建筑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在最
215 初建造这座塔时，刚建起一半就被火烧掉了。当时乾隆曾下令停止建筑，拆除所有不是按照南京塔建造的部分。以后又过了十年，在甲申年，这座建筑才告完成。中国人认为这座塔比京师所有的塔都漂亮。据他们说，尽管皇帝早就不到离宫来了，山庄里的一切仍旧保持着昔日的壮丽、清洁和整齐。到现在，山庄里仍旧有鹿、麋、野山羊及凶猛的狼、虎豹和熊，这些都是旧日皇帝的猎物。然而这些话可靠到什么程度，当然很难判断。过去这座离宫是绝对不许参观的，从十来年以前起，却可以参观了，但要预先从北京内务府得到参观券，把它交给本地的道台，再由道台派出官员引导参观离宫。遗憾的是，我在北京时不知道这一情况，没有请求我国大使给我弄到一张这样的参观券。

皇帝别墅中最美丽的地方毫无疑问地是建造在宫苑北面和东面的那些喇嘛庙了。它们错落地散布在浓荫覆盖的山上，各种颜

① 实际上大约为二十里（约9701米）。——译者

色的琉璃瓦屋顶闪烁着美丽的光彩；造型奇特的寺刹、亭台、宝塔、牌楼等建筑物隐现在丛林之中。这里一共有十二座主要庙 216
宇，由西向东依次是：

1）罗汉堂，蒙古人称为阿伦宗苏默（ᠠᠷᠪᠠᠨ ᠵᠤᠭᠰᠤᠮᠠᠯ），它是一座两层楼的汉式建筑。现在这座殿宇完全空着，里边已不再举行



热河敖建庙的外观

呼拉尔，也没有喇嘛，连大门也被钉死了。

2）戒台——这是一座比较小的庙宇，它有两座颇有气派的殿堂：一在西南角，藏式建筑；一在庙的东北面，是三层楼的汉式建筑。

3）殊像寺，蒙古人称之为曼殊师利苏默（ᠮᠠᠨᠵᠤᠰᠢᠷᠢ ᠪᠣᠳᠢᠰᠠᠲᠪᠠ ᠵᠤᠭᠰᠤᠮᠠᠯ）。这里的喇嘛照例只从察哈尔人中招收，并必须用满语举

行呼拉尔。掌管这座寺庙的是一名达喇嘛。

4）崇善寺①，蒙古人称之为布达拉苏默（ᠪᠤᠳᠠᠯᠠ ᠰᠦᠮᠡ），因此，布达拉这个名字也就被中国官方所采用。它是热河寺庙中最大的一座。现在里面约有二百名喇嘛，并设有热河唯一的一所
217 参尼学院。这座寺院的正殿是藏式建筑，据说它同达赖喇嘛在布达拉的宫殿是完全一样的。它由一名专设的堪布②喇嘛掌管。

5）须弥福寿之庙，蒙语称为 ᠰᠦᠮᠡᠨ ᠡᠵᠡᠮᠳᠦ ᠰᠦᠮᠡ 。这是一座政府赐予最大特权，而蒙古佛教徒对之最为崇敬的寺庙。它建于乾隆四十四年③（1780年）。建成后，被指派到该寺的寺首和章嘉呼图克图一起奏请皇帝，要求所有前来瞻礼的蒙古札萨克，从王到一等台吉，都必须在这座庙里礼拜，他们不能走近佛像，而只能在殿前大红台（ ᠲᠡᠭᠦᠮ ）上跪拜；随同这些王公贵族们前来的其他官员只可在琉璃牌坊瞻叩；而其余的蒙古人则连庙门也不准进。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凡被许可进入庙内的人只能走左右两边的掖门，不准走中门。这项规定用四种文字写成，刻在石碑上；在寺庙的南边、西边和东边各立一块。整座寺庙围以很高的墙垣，墙内除了这座庙以外，还有一座很高的宝塔十分引人注目，这座宝塔里也有一座佛殿。现在这座庙里的喇嘛已不住在寺院内，他们的僧舍都在寺庙的围墙以外，照例由官家出钱建造。这

---

① 即普陀宗乘之庙。——译者

② “堪布”为藏语音译，喇嘛教寺院僧职名。堪布喇嘛为大寺院的扎仓（僧学院）和中小寺院的最高主持人。——译者

③ 应为四十五年。——译者

座庙里总共有一百五十名在册喇嘛，总管所有热河寺庙的堪布喇嘛也住在这里。这个寺的俗名为扎什伦布。道光末年，在这座庙旁边兴建了一座殿，俗称行宫①。

6）普宁寺，蒙语名称为 ᠵᠣᠭᠴᠢᠨ ᠬᠠᠢᠷᠬᠠᠨ ᠬᠢᠶᠠᠨ，乾隆二十年（1755年）建成。据说，当皇帝这一年夏天巡幸热河时，当时归顺清朝的卫拉特人在这里初次谒见皇帝。为了纪念这件事，皇帝命令兴建这座“普天安宁”之寺。现在这座寺也有一百五十名在册的喇嘛，它与其他寺院所不同的是，这里是热河举行禅木②的 218
唯一地方。为了这一目的，这个寺庙的外面分成两个院子。第一个院子里种满了树木，并为举行禅木设有板台；第二个院子里是这座寺庙的主殿③，中国式的建筑。这座寺庙也是由一名达喇嘛主管。

7）普佑寺，蒙语叫做 ᠵᠣᠭᠴᠢᠨ ᠬᠥᠭᠡᠷᠡᠯ ᠬᠢᠶᠠᠨ。这座寺庙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仿照西藏寺庙建成，寺里的佛像也全都是从西藏运来的。从外表看来这座寺不算大，现在也完全被废弃了。

8）广缘寺，蒙古人称之为 ᠬᠥᠭᠡᠷᠡᠯ ᠪᠣᠯᠪᠠᠰᠤᠷᠠᠯᠲᠤ ᠬᠢᠶᠠᠨ。里边有三十名员额的喇嘛，此外这里也是诺们汗的主管机关和金库所在地。

上面所说的寺院都座落在山庄的北面；在它们东边，武烈河的对岸还有：

---

① 即吉详法喜殿，供班禅六世居住的行宫。——译者

② “禅木”，藏语，意为“跳鬼”。——译者

③ 即大乘之阁，俗称大佛寺。——译者

9）安远庙，蒙古人叫作 ᠪᠣᠶᠣᠨᠲᠣ ᠮᠣᠨᠭᠭᠣᠯ ᠬᠢᠶᠠᠨ ᠰᠡᠮᠶᠡ。此庙是乾隆于准噶尔人归顺时期建造的。原来在乾隆二十四年，准噶尔王达什达瓦部下被俘的披甲兵移居热河，乾隆于二十九年（1764年）命令为他们建造此庙。后来赐名为安远庙。最初这座庙是按所谓的“固勒扎庙”样式建造的。据说，从前在伊犁河的北岸有一座准噶尔庙，叫固勒扎都纲①。在噶尔丹·策凌汗时代被看作是准噶尔最主要的一座庙，前来拜佛的人很多。但是后来战乱时期这座庙被破坏了。乾隆为了使准噶尔人始终不忘记它，就专为他们在热河建造了一座完全一样的寺庙。现在的安远庙是全热河所有庙院中唯一的一座新建筑，因为这座庙大约在三十年前曾被火烧掉，它的墙壁都已倒塌，但在它的旁边又建起了一座三层楼的新庙。据说，这座新庙里的房舍比旧庙里的要少得多。

10）普乐寺，满语称为ᡤᡝᡥᡝᠨ ᡥᡳᠶᠠᠨᡤᡳᠨ ᡳᡵᡤᡝᠨᡳ，蒙语为ᠡᠷᠳᠡᠨᡳ
219 ᠰᠠᠮᠪᠠᠯᠠ ᠰᠡᠮᠶᠡ，而喇嘛们通常称之为“德木楚克苏默”。现在寺内没有喇嘛，只有两名汉人看守。普乐寺是乾隆三十二年②在国师章嘉呼图克图的主持下，专为准噶尔的杜尔伯特人建造的。它的特点是模仿北京天坛的建筑式样。庙宇建为三层，下面两层都是正方形的；上面一层是圆形的，全部是格扇窗。屋顶是黄色琉璃瓦。在正方形平台上，顺着每边的柱形栏杆，各有三座也是用琉璃砖建成的塔。庙里的佛像很少。但整座庙宇却几乎被一座巨大的德木楚克的浩托曼荼罗所占，其方圆将近二十俄丈，是用石头砌

① “都纲”，藏语，意为“经堂”、“大殿”、“教堂”。——译者

② 应为三十一年。——译者



热河普乐寺

成的，共有六层，每层有一又四分之一俄尺高。这里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举行一次呼拉尔，附近寺院的喇嘛都来参加。

11）溥善寺，蒙古人俗称“呼和苏默”。它只有一座中国式的大殿，并且从外表看去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却受到佛教徒们极大的崇敬，因为这里保存着达赖喇嘛五世和六世呼毕勒罕的圣骸、达赖喇嘛六世的剩餐和用这位佛祖遗体火化的骨灰做成的三尊佛像。 220

12）溥仁寺，蒙古人俗称“锡拉苏默”。它有三座中国式的佛殿。锡拉苏默是热河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据传说，这座寺是在明朝末年由一位喀喇沁台吉兴建的。后来蒙古人在归顺清朝之后，把这座寺献给了康熙。康熙敕令将它修缮一新，并给他规定了一百名员额的喇嘛，每个喇嘛五十两银子的年俸。到了乾隆年

间这里的喇嘛员额被压缩到四十人，年俸则被减到二十四两。锡拉苏默的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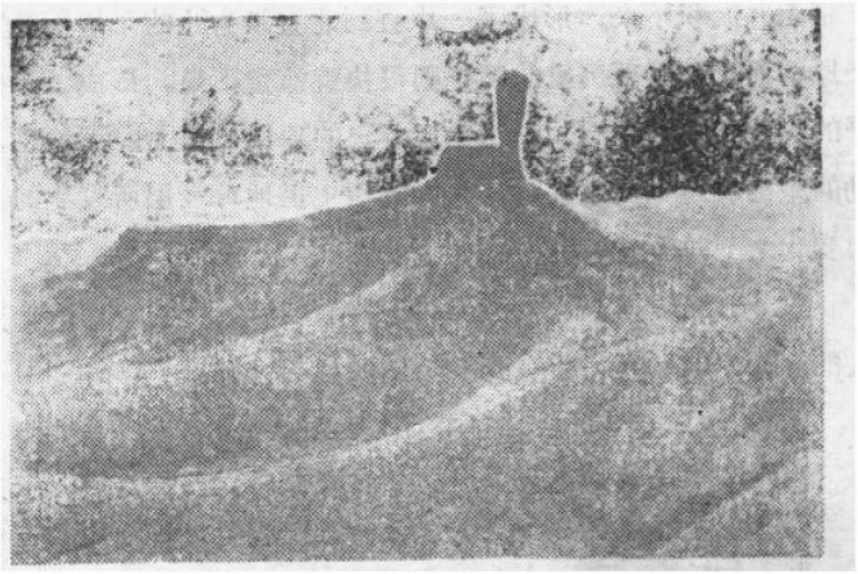
城市与这些庙宇之间约四俄里的地段上，分布着东一座西一座的满族八旗兵的房子，他们集中居住的地区在山庄的北部，扎什伦布寺和普宁寺之间，以及普宁寺的东边。据说，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在热河设立了满洲军的常驻卫戍部队，共有八百名士兵，大小军官除外；到雍正二年，他们的饷银和给养确定为二万九千五百六十八两银子和一万七千七百六十库里[1]谷物。

我在热河的时候，战列八旗兵人数为二千二百人，此外还有约二千五百名值勤守卫离宫的卫戍部队。所有这些士兵在城里都享有特权：他们免交任何捐税；不仅领取饷银，还可以从赏给他们的热河四郊的土地上收取地租。

参观了城市和热河各寺院富丽堂皇的建筑之后，我开始游览
221 热河的郊区。我首先去观赏的是一种非人工所造，而纯属强大自然力量所形成的特殊景象。当然，我指的是有名的棒槌峰，或按当地人实际的叫法——棒槌山。这座山最先由马嘎尔尼① 勋爵于1793年考察过，自那以后好象再也没有什么欧洲人对它作过详细的考察和描述。关于这座山峰马嘎尔尼勋爵作了如下记述，逐字译成俄语就是："在英国人从北京赴热河的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旅途上，山脉与道路并行。这条山脉的山脊平直，全是大

1 库里，满语，意思是装谷物的袋子，所装重量为一百二十市斤。

① 马嘎尔尼（今译马卡特尼）为英国特使，1793年乾隆皇帝曾在离宫"万树园"内接见过他，——译者



棒槌山

小不一的巨大花岗岩，排列得好象是一个四足兽的脊椎形状。这些山岩的顶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草土；而两侧却是光光的，因为原有的泥土都已坍落。在其中的一座山上矗立着一峰几乎与此山同样高的、笔直的石岩，或者是古代的遗迹——它的形状使英国人推测它既可能是前者，也可能是后者。它的高度有二百余英尺、形状不规整，顶端比底部要粗得多，上面长着一大丛灌木。因为山岩的位置与旅行者们有相当一段距离，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离开道路去仔细观察。他看到，这不是什么建筑物的遗迹，而 222
是一个由粘土与大量沙子凝结而成的庞然大物。这一倒置的锥体无疑要比从前它周围的土地坚硬得多。后来周围的土地被水流冲走了，而这锥体则成了此处古风化壳高度的标记。这一标记的底部表明，大地被冲印了多么厚的一层。其中松软的土壤被从山脚

下带走并淤积下来，形成了一片直到北直隶为止的平坦而肥沃的平原；而比较坚硬沉重的颗粒则很快就滞留下来，形成了起伏不平的鞑靼谷地的表层。厚达二百英尺的地层从山上向下移动，移动的距离又是如此之大，这是人类历史上地球表层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之一。”

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欧洲人关于棒槌山所了解的一切。从中国人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对上面所说的一些补充，例如《热河志》的作者说：



“在热河行宫以东八里，承德府东十六里处，有一座磬锤峰（形如钟舌的石岩）。其下部细，上部粗，俗称为棒槌峰，也就是形如棒槌的山岩；而磬锤峰之名是乾隆① 皇帝所赐。那时皇帝还为此峰写了一首诗：

夕阳正向西天倾斜，
河渠上飘荡着蓝色的轻烟，
巨峰峻奇秀丽如昔，
峰顶高举在群山之上，
好象是要直刺苍天。

“乾隆把这座奇特的山峰列为热河郊区三十六景中的一景。

“在棒槌峰的山坡上有一座小砖

①应为康熙——译者

塔①，上面刻着四个汉字。”（中国作者们似乎从未在书籍中复印过这一难以猜认的题字，所以我就把这四个字都拓印下来，现将其真迹刊印于此。）

“这座小砖塔不知属于哪个朝代，”——《热河志》的作者继续说，——“但砖塔上的字是非常古老的。研究过它的中国学者们肯定地说，第一个字，正象《说文》中所讲的那样，是‘户’ 223
字的古体。关于第四个字，曾有一个叫武曌的人研究过，并在一把锥子上发现了这个字，这把锥子是一位叫郭忠恕的人带在腰上用来解结子的。这个字在锥子上是‘日’的意思。其余的两个字‘幅’和‘浻’却无论怎样探索也还是不认识。在奉诏编纂的中国《康熙字典》中，这两个字也都找不到。”②

无疑地，这座山岩还在很早以前就已引起了中国著作家们的注意。例如，成书于北魏（386—558年）的《水经注》载称：“武烈水东南有一座石岩，岩下群山簇立，一峰高似一峰。那座山岩的孤峰则高耸入云。向峰顶攀登是极其危险的。它的高度可能有一百多仞。有一位管辖游牧区的官员，身体强健，气力过人，而且善于射箭，他曾试图登上这座山峰，但却没有能够达到顶

① 即石幢，现已无存。——译者

② 作者征引《热河志》颇有出入，特别是有很多误解之处。现将《热河志》卷六该段原文转录如下：“磬锤峰在热河行宫东八里，承德府治东北十六里。下锐上丰，俗称棒锤峰，圣祖仁皇帝赐今名。每夕阳欲暝，万壑苍然，一峰秀矗，亭亭倚天。御题山庄三十六景中，有“锤峰落照”。峰侧石幢一，不知何时所建，‘㠯悱浻㊀四字’，案“㠯”为古“户”字，见许慎《说文》。“㊀”为武曌所造‘日’字，见郭忠恕《佩觿》。余二字无考。”“曌”字是唐朝武则天为自己名字造的字。——译者

点。”①

我于4月23日早晨8点钟骑马出承德府去参观棒槌山。我们经过热河行宫，又经过左面的寺刹殿宇，涉水渡过了武烈河，开始在山谷间行进，将近10点钟时我们来到了棒槌山西侧山麓。从这里起已不能骑马，因此我们就把马留在山下，开始步行前进。从这个地方看这座山峰的全貌，正如从上面那张照片所见到的那样，是极其秀丽的。从外表看去，整个山可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此山平缓的山坡；第二部分是在这山坡上端的山岩；第三部分则是矗立在山岩之上的峰顶。我们以相当快的速度走到山坡顶部，用了四十五分钟。在西坡，从山脚到半山腰全是耕地，再
224 往上就开始有稀稀落落的卵石，而且山坡也越来越陡了，坡顶的西侧几乎是垂直的，要想上去必须脱掉在陡坡上易滑的靴子，赤着脚，同时还要用手抓住突出的山石，有时干脆就得爬行。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山岩下的东坡要平缓得多，从那里登山较之西侧简直是无比地容易。登上山岩脚下的坡顶后，我们绕着山岩行走，走得十分艰难，尤其是在山岩的南侧，这里从岩脚到岩顶几乎全是垂直的峭壁；而我们所不得不爬行而过的突出部分还不到半俄尺宽。什么小路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因此我确信，这里从来就不曾有过人的足迹。我们绕到山岩的东侧，发现可以从这儿

① 作者此段译文有误。《水经注》第3册，第14卷，“濡水”一节中的原文是：“（三藏水又东南流，与龙刍水合，西出于龙刍之溪，东流入三藏水。）又东南流，经武烈溪，谓之武烈水。东南历石挺下。挺在层峦之上。孤石云举，临崖危峻，高可百余仞。牧夸所经，命选练之士，弯张弧矢，无能届其崇标者。”——译者

登上山岩；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道草草凿成的石阶，从石阶上去就容易得多了。只不过有一个地方的台阶很高，无法抬脚登上，而只能靠膝盖爬上去。山岩的顶部约有十二俄丈长，将近三俄丈宽。它由一层层巨大的角砾碎石层构成。上面有的地方还有裂纹，



棒槌山的山岩和峰顶

在这些裂纹中生长着纤弱的小草。在这块山岩中间有一条小沟，我们发现那里面满满地都是水，无疑是一天前下的雨水。在峰顶 225
的脚下，在它的东北面，有一个小坑，好象是一个山洞，里边全是白纸的碎片、羊的头骨和胛骨。显然，现在中国人和此地的蒙

古喇嘛偶尔也爬到这座棒槌山的山岩上来。他们当然都是从东边上来的。至于登上峰顶，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们从山岩顶上下来后，在离这儿约二百俄丈的正北方。在棒槌山对面一座山岗顶上，看见山洞里有一座旧庙的遗迹。这个地方叫“喇嘛洞”。庙里的六尊佛像（宗喀巴和他的两位弟子、释迦牟尼、弥勒和青身阿尤希）① 因为是直接在山岩上雕凿的，还完好无缺；而庙的屋檐及整个屋顶则已全都倾圮。昔日的庄严景象如今只剩下了这六尊佛像。

在此庙东边低一点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座小砖塔，它已处于残损状态，看来毫无吸引人的地方，然而没想到它竟是我此行的最大收获。这座砖塔是一个六棱柱体，高约二俄丈，通体砌砖，没有门，也没有窗子，每面墙上都有雕刻：北面和南面雕的是龙；而东北、东南和西北、西南四面各有一块镶在框子里的大理石板；每块石板上刻着一个篆字，分别为：

东北  　东南  　西北  　西南 

关于这些字的存在，中国人在记述棒槌山的著作中竟连提也没有提到。而他们特别注意到的、我在前面已作了介绍的那四个字，

① 据承德博物馆的同志们辨认，应为：吉祥天女、米拉日巴、不动金刚、五世班禅、宗喀巴、七世达赖和弥勒。——译者

就竖着刻在这六棱柱体的南面。所有这些铭刻我都拓印了下来。看来，它们的写法同饱学的满清官员所摹写的有所不同。我把我的拓片请我们欧洲汉学家们过目后，他们也认为我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凡研究过这一地区地理的人无疑都曾对棒槌山很感兴趣，所以我才在这里对它作了如此冗长的描述。我的观察距马嘎尔尼勋爵的考察已整整一百年了。山的基本形状和情况好象仍同当年英国使者们所观察的完全一样，但是山岩和峰顶看来却略微有点降低。过去在峰顶上端长着的灌木丛消失了，由于大量雨水的冲刷和风化，整个山体似乎大为裸露。“棒槌山”这个名字无疑是由于它的形状很象一根棒槌或粗木棍而取的。棒槌山峰顶的来历已由马戛尔尼勋爵作了言之成理的解释。应当认为，这座山峰奇异形状的产生条件，也同样是许多其他这类由砂岩和圆砾岩组成的山岭形成的条件，例如，在勃朗峰西北麓附近北热尔瓦谷地的仙女峰（Colonnes de fecs）就是这样。

我在热河期间所记录的这个城市的气温如下：

日期	时间					
	晨6时	上午9时	中午12时	下午3时	晚6时	夜9时
21日	+9°	——	+20°	+20°	+16°	+14°
22日	+8°	+15°	+22°	+24°	+17°	+11°
23日	+9°	+16°	+20°	+25°	+14°	+8°
	（这一天从晚上5点开始下雨，并且雷声隆隆。）					
24日	+7°	+17°	+17.5°	+20°	+15°	+10°
25日	+8°	+13°	+17°	+15°	+14°	+9.5°

第六章　从承德府到多伦诺尔

东南蒙古之行告吹。踏上归程。广仁岭山口，元宝山和双塔山诸峰。滦平县城。王家营子。知县赴任。为过路人开设的小饭店。途遇向蒙古迁徙的汉人。气瘭脖子病的流行。俄国煤油及中国人对它的看法。去丰宁县途中。1890——1892年承德府地区汉人反蒙古人及反基督徒的暴乱。承德府地区居民的成分及其相互关系。1891年骚乱的爆发。对基督教徒的攻击。暴民袭扰几个城市的四乡。各会党首领任军事头目。暴乱者对敖汉旗和土默特旗所采取的行动，官军的活动。叶志超出兵和他的报告。暴动的结局。造成反基督徒暴乱的复杂原因及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考察。天津条约对传播基督教的意义。中国地方官员对欧洲人和传教士的看法。1870年的天津惨案。中国官员向欧洲几国政府提出的“八条”。最近一次的中国反基督教暴动。仇恨外国人和传教士的原因何在？何以延续至今？中国人对神灵的污渎。皇帝的大臣们对骚乱的起因一清二楚。我们到达多伦诺尔。雇车难。

4月26日　星期一

6时＋8°；　9时＋10.5°；　12时＋14°；　3时＋15°；　6时＋11°；　9时＋9°。

从承德府往回走时，我打算先到平泉州，在那里收集1891——1892年蒙古起义的真实情况。为此目的，我还在北京时就预先请相熟的中国官员为我开了一封致平泉州长官的介绍信，又蒙樊国梁神父① 写了一封给八沟天主堂主教的亲启函，热情地将我介绍给他。我想从平泉州去建昌县，再往北沿老河② 岸到赤峰县 227
(乌兰哈达)。我打算在一路上更好地了解喀喇沁人、敖汉人、翁牛特人和土默特人的情况；而在那一带的自然现象中，我特别想见见老河瀑布。据我所知，这瀑布就在敖汉王府东北约四十俄里。中国人把这瀑布叫做玉瀑。据说流水从高峻的峭壁上飞泻而下，载着驮包的骆驼从瀑布和崖壁之间穿过，甚至可以不被水溅湿。瀑布倾泻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因此当地人又把它叫做“响水”。这瀑布一定是十分好看的。乾隆皇帝曾经来过多次，每次都留下观赏的纪念。例如1744年八月那一次，他就给瀑布赐名为“玉瀑”，其后又曾几次写诗赞颂它。但是我竟无缘亲临其地，因为中国人坚执不肯替我赶车到那里去。他们说，这一带地方由于战乱频仍，已经荒无人烟，路上没有客栈，既找不到栖身之所，又找不到骡子的草料。骑骆驼是可以去的，但是热河地方谁家也没有这种牲口，即使有，也没人敢送我去。如果有大队人马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白天里既安全得多，夜里也可以分派人按时守夜。现在只有两个人赶牲口，不是第一天晚上就是

① 本书原文中作Pere Favier。——译者

② 即老哈河的简称。——译者

第二天晚上，一定会遭人抢劫，到那时丢了牲口怎么走路呢？——这是把我从张家口送到这里的车夫说的；而热河的车夫则一言不发，只是在听了我所说的路线以后，回过身去，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个地方我们不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毫无办法，只好打原路回去，更何况从承德府到丰宁县这段路我还没有来得及作旅行记录，甚至于还没有进行仔细考察。

4月26日早晨下起密密的小雨。到10点钟，雨停了，我们就在10点45分离开客栈，踏上归途。我们走过城里最后的一座建筑物——万富寺以后，就进入一条挺宽的山谷。在山谷里我们看到
228 一些孤零零的房子，彼此相距五十到一百俄丈，每座房子旁边都有菜园。走了一个钟头光景，山谷比以前狭窄多了。12点钟，我们经过了一座小巧可爱的召庙。这座小庙是热河锡拉苏默（即溥仁寺）的德木齐喇嘛张老爷在十年前造的。小庙内部分成三间，把宗喀巴佛像和古老的红教佛像古怪地混合供奉在一起。这座庙奉祀的是刘备，他是关帝的结义兄弟。过了张老爷庙，就是一道陡坡，爬上陡坡到山口的顶部，可以看到绝佳的风景，刚才走过的峡谷和热河的近郊尽收眼底，只是热河城本身已看不到了。在这一带风景的中部可以看到远处棒槌山的顶峰，象一座黑塔屹立在山岩上。离山口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庙，旁边小亭子里有一块保存得很好的乾隆时代的石碑。在山口的最高处，道路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有三四俄尺深，路边的岩壁上有"丞德府交界"
229 这样五个醒目的大字。在这一行字上方的岩石顶部竖着一块石板上面写着"旨广仁岭康熙五十年岁次戊仲秋穀旦"，意思就是"奉旨名此岭为广仁岭。康熙五十年戊（1711年）八月吉日立"。

从广仁岭山口下山往滦河方向去的山路异常峻急。无论是马还是骡子，都顶不住大车，就是使上闸也几乎同样地不顶事。因此从广仁岭山口下山时，中国人就采用这样一个办法：他们把套索都结在车轴上，再拉到后面去，然后把骡子都套在大车的后面。赶车的自己走在这些骡子前面，鞭子始终举在骡子嘴脸的前方。骡子的腿使劲蹬着地，这才使大车不至于往下滑得太快，要不这样，它就一定飞快地冲下去了。有时候有的行人只有一头骡子拉大车，骡子抗不住大车的重量，就会滑倒而从广仁岭上滚下去，牲口当然往往摔伤，大车和车上货物的损坏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在下山的陡坡上折腾了足有二十分钟，直到1点20分才走到山脚下一个由六户人家构成的名叫“岭底下”的小村子。从这里往滦河方向去的下坡路在一条相当宽的山谷里通过，坡度平缓，但是很长，而且路上石子很多。连接天津和满洲的电报线路也在这里通过，因此这条路上有着一根根的电线杆，这在蒙古是很罕见的景象，教人看了觉得惊奇。越往下走，山谷就越宽，道路左侧的山岭也越高。1点50分，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村子，叫杜家店。从这里远眺南面的山峰，形状千奇百怪，很是有趣。其中一个就是元宝山，山顶横卧着一块黑色岩石，其下部比顶端细窄，形状就象一锭五十两的银子，它的名字当然由此而来。又走了半个小时，我们见到有几座小型的名副其实的棒槌山。它们是一些风化的岩石，其中有两座特别大。这些岩石也和棒槌山一样，顶部很宽。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块并排而立的岩石中，有一块岩石上面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一座石头小庙，据当地的中国人说，小庙里有一尊也是石雕的佛像。小庙在那么高的地方，现 230

在当地的居民已经根本上不去了，正因如此，他们就相信小庙是天生的，更确切地说，是菩萨造的。这些迷信和传说且不去说它，我们看着这座庙就可以明白，这里的地质变化发生得很快。许多象棒槌山那样的山峰都完完全全是在有史时期形成的。这些山峰所在的几座山总称为双塔山，因而这些山峰也都叫做双塔峰。如果我们能够爬上峰顶详细考察上面的那座小庙，我们就能考证出它的建造年份，从而也就能够确定从前在什么时候人们可以随意上山，到小庙那里去，因为那时候山上还有松软的土壤可以行走，而现在，这种土壤由于风吹雨淋早已不存在了。

双塔山下的山谷已经有五俄里宽，而且几乎都已耕种。这些耕地妨碍我走近双塔山，因此我只在四俄里以外的团瓢儿村拍摄这些山峰的照片，同时我也向村子里的居民打听双塔山的情况。据他们说，双塔峰现在高出山头约有四俄丈，要爬上去是完全不
231 可能的。团瓢儿村只有五户人家，是个穷村子；房子都已残破不堪，围墙都是一半用石头、一半用麦秸围成的，房顶也一律用麦秸盖成。这个村子的寺庙在四五俄里以外的一个小镇上。小镇叫茶棚，只有四户人家，据说比团瓢儿村古老得多。下午3点，我们走出了山谷，进入滦河河谷。滦河从西北方向流到这里后，因为受到双塔山的阻挡而急剧转向西南偏西。我们的道路是伸向滦河上游方向的，因此也向西北偏北急拐。滦河河谷在这一带的宽度不小于十俄里。在靠近山脚的地方，土壤是粘土，由于前几天下过雨，已经变得泥泞一片，难以行走，往下靠近河床的地方是一片沙滩，现在本该是很好走的，但是却布满大大小小的坑洼，都积了水，反而更不好走，迫使我们往上去傍山而行。我们走了

三俄里光景便看到了滦平县县城，滦河渡口就在它对面。滦河在这里分为两条河汊，水势都很缓慢，每条河汊都宽达三十俄丈，一般深度不超过半俄尺。滦河的这两条河汊都各有一座十分独特的编索桥。人们先把桦树枝编成一些圆筒，其圆周大概不小于五 232
俄丈或甚至六俄丈。把圆筒沉入水中后就往里面投掷石块、沙子和其他重物；这样一来，这些圆筒就成了一种独特的桥墩。上面的桥面板有的是由圆木构成，有的是由桦树条编成，在桥面板上堆上大的石头、泥土和干树枝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样的桥面就算路面了。桥墩间的桦树条桥面在车马的重压下早已下垂，整座桥满是沟坎，大车过桥时接连不断地陷在沟坎里。在这种原始的交通设施上牲口得化多少力气，实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从滦河桥到滦平县城只有二十分钟步行路程，其间是一片很厚的黄沙铺满了滦河右岸。

滦平县比丰宁县大得多，但是却比丰宁县穷得多。它甚至还比不上一个象郭家屯那样小康局面的中国村镇。它只是一些建在已经干涸的冲沟两岸的小屋，这些冲沟就是滦河涨水时由它的河水冲出来的河床。在不涨水的季节，这些冲沟就是全城的街道了。滦平县一共有七百多户人家，可是就是按照中国的标准，也找不出十座象样的房子。滦平县坐落在天津、北京、热河和多伦诺尔的贸易大道上，这就决定了居民的谋生之道：这里每一座房子都是一家客店，只不过这种客店是最低级的。大家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出门赶路时，中午歇脚和晚上投宿都有一定的地点；而且，好一点的客店只是在宿夜的地方才有，而在中午歇脚的地方，客商只停留三刻钟，最多也不过一个钟头，同时又几乎

不需要特别为他们张罗吃的。此外，如果赶车的头天晚上是在大城市过夜的，走了半天之后觉得他们的牲口还不很累，可以一直走到宿夜地点，那么他们往往就径直通过中午歇脚的地方而不停留。这种地方的客栈自然就更赚不到什么钱了，而滦平县就正是这样的地方。除了滦河涨水的季节以外，滦平县在平时是根本没
233 有活水的，百姓用的全是井水。城里的买卖集中在八家大铺子，另外有将近四十家小铺子和他们联号；这些小铺子或者是卖旧货的，或者是替当地商人代售新商品的。最大的几家商号是“大吉全”、“大吉盛”和“大盛永”。在这些店铺里，茶叶的花色品种只能见到一种，就是当地人饮用的“香片”，是从热河运来的；布匹来自天津和北京；食盐是从多伦诺尔用骆驼运来的，每年不超过三十骆驼驮子。绸缎在城里根本买不到。上面提到的那三家商号除了卖贵重商品和茶叶以外，还兼营银钱兑换；在滦平县没有专门的钱庄，甚至连兑钱的小铺子也没有。城西是满洲八旗兵的居住区。他们在这里一共有四百人，隶属于正白旗、正蓝旗、镶蓝旗和正红旗，每旗一百人。他们也和当地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以务农为主，很少摆弄弓箭；如果射箭，那也是如一个汉族人对我说的，只是“玩玩”而已。

出了滦平县，道路往西方不远的群山徐缓上升，但是路面很平，因为它正好是在山水冲出来的一条河床里。这一带地方已经全部垦殖，由于这些田地是城里的百姓耕种的，所以从县城到山下这段路上看不到一座房子。我们走完滦平县沟谷里那段路以后，于4点35分进入一道峡谷。开头一段很宽，已经开成田地；农民的房子都盖在谷中狭窄的地方，紧挨着崖壁。过了二十分钟，

我们经过了一个只有十一户人家的很贫穷的小村子，名字叫做八里庄。5点20分，我们来到肖家店村，从这里起，山谷里的石块多起来了；5点35分到黄家店村（九户人家），路上石块更多了；最后，在5点45分来到两户人家的苇子峪村时，道路简直无法通行。一块块大石头横在路上，大车在石头上直蹦，颠得人根本坐不住。5点55分，我们这才到了垭口山脚，这里又有一个八户人家的村落，而且根据习惯也叫做岭底下。从远处看上去，这个地方十分美丽幽静，绿树成荫。村子靠山口的那一面有大堆的石头屏蔽着，这些石头是清除山路时堆积在那里的。这个山口 234
名叫虎头岭。山脚的一段路平缓，只是石块很多，虽说经过了清理。过了半山以后，整个道路变陡了，此外，路上还有几处小丘岗，车马老是上去下来，更增加了上山的困难。将近山顶时，虎头岭更形陡峭，上山也更觉困难。翻过山梁以后，北面的山坡也大致一样，只是山势略为平缓，可以傍山绕行，大大减低了山路的坡度。我们弯弯曲曲走了不少路之后，于6点30分来到老爷庙，庙旁只有一个孤老和尚住的独户人家。从小庙下去，山路就平缓了，过了十五分钟，我们到达红石峦。这是一个十户人家的村子，其中有两家客栈，一家铺子。从这一村子往南，有一条大路通往古北口。两家客栈的掌柜听说我的车夫在这条路上没有相熟的人家，都招徕我们去过夜，但是我的中国车夫们决定还是到上次来时住过的人家去投宿；因此，我们在晚上7点钟经过三河峪庄，出了虎头岭，在7点30分到达王家营过夜。

4月27日　星期二

6点+6°；　9点+16°；　12点+19°；　3点+18°；　6点+14°；　9点+12°。

王家营是一个大的商业集镇，有六十户人家，十家铺子。据说从前这里有皇帝的行宫，天子到这一带地方来狩猎时就驻跸于此。现在这座行宫已经荡然无存，不留片瓦。我们于6点30分从王家营出发，继续赶路。道路通过一个山谷，这里石块极多，山谷又异常狭窄，谷底全被一条山溪的河床占去了。这条山溪叫小河子，有的地方宽约一俄丈，有的地方宽约两俄丈。这个沟谷景色荒凉。两旁的山上，有时危崖耸峙，露出光秃秃的峭壁，有时乱七八糟地堆积着奇形怪状的大块漂石。这个山谷叫做靳家沟。
235 7点10分，我们到达只有六户贫苦人家的羊草沟。我们在这个村子里耽搁了十来分钟，让丰宁县知县的车队先过前面的山谷，虽然我们先到这里，并且我的一个向导已经跑到前面去通知人家说，我们已经进了这个山谷了。这次的遭遇是至堪发噱的。知县的车队我们在刚出王家营子不久就遇上了，一路上彼此的马车经常碰碰撞撞的。这位知县被调到老河口（在汉口西面不远的长江岸边）担任新职，现在正在赴任途中。车队最前面是十八辆大车，装载各种驮包和箱笼，每辆大车上各有一名兵丁护送。接着是十名骑马的官吏，他们的帽顶子有水晶的，有白玉的，也有铜的。再往后是两前两后共四匹骡马拉的窄长的大板车，上面坐着知县的八名轿夫。在大板车后面才是知县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夫在羊草沟换班：原来抬轿的八人坐到上面所说的大板车上去，原来坐车的八个下来接下去抬知县大人。县官老爷轿子后面走着一

十六个夫役，有手里捧东西的，有挑东西的，也有头上顶东西的。有一个夫役捧着一个合子，里面大概是知县大人的帽子，另外一个夫役拿的是他的武器，第三个拿的好象是文房四宝，其余的夫役挑着各种零星物件。我大为庆幸的是，知县的车队只使我们耽搁了十来分钟，而据我的车夫们说，我们本来很可能在羊草沟等上两个多钟头的。过后在路上我才明白他们说的话不假。从羊草沟向西走了四俄里左右，靳家沟山谷就很象一个顶点朝下的角，这个角的两条边已经相当平缓，但是对于开辟一条大车道来说坡度还嫌大了点。这一带地方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山谷右侧的山坡形成三个梯级：靠近山顶的一个梯级有十五俄丈宽；稍往下是第二个梯级，有八九俄丈宽；第三个梯级挨着山脚，最多只有一俄丈宽，在狭窄的地方只有半俄丈多一点。上面两个梯级完全开成梯田，最窄的第三个梯级作了车马通行的道路。两辆四轮大车要想在这条路上交车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每一个商队或者车队快到山谷入口处时，总要派人急急赶到山谷的另一头 236
去，告诉对面来的人说，山谷里已经有车马，请他们暂缓进来。因此我能在山谷的入口处跟上知县的大队人马的尾梢，是很走运的；不然的话，我可能遇上刚刚走进山谷的一二百辆牛车，那就得两个来钟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走完。只有在高度文明的中国才能见到这种很能说明社会生活发展程度的车马商运道路。我们在8点20分走进了靳家沟门村。这个村子有七户人家，都在山谷出口的东北角。这些人家全是饭店，据说赶路的和等候对面车子过去的车夫大都在这里打尖，因此这些饭店的生意都很不错。村子里有一座挺好看的小庙，我们路过的时候，小庙对面正在为一个

江湖戏班子搭芦席棚准备演戏。从村子出去，山谷变得宽起来了，道路可以说是在山沟里通过，虽然年久失修，路上的石块却大大地少了。我们又走了整整一个小时之后，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子，叫四道梁，这里至少有七十户人家，有大车店、客栈和小饭店。这里的小饭店很别致，我在华北和长城以北各地从未见过。掌柜的在自己家大门口打四根桩，盖上一张芦席，就成了一个棚子。棚子里砌有炉灶，放着几张不能搬动的长桌和条凳，它们有的是木板做的，但是更多见到的则是泥砌的。赶路的人不用进屋，就可以在这棚子里坐下，喝几杯茶，或者吃些饼子，再继续赶路。这种饭店卖的吃食价格都比较便宜。小饭店旁边都有小贩的货摊，零卖烟草、火柴、烟袋、面粉和土布之类的东西。9点55分，我们经过三道沟村，这里有二十五户人家，两家饭店和一家酒店。10点30分，经过蕨菜沟；前面是上坡路，山口不高，山路很好走。山口上竖着一块石碑，上面有“鞍子岭”三个大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说明石碑是乾隆五年（1740年）立的。过了山口，在北面有一个小村子，也叫鞍子岭，二十户人
237 家，房屋十分简陋。我们在这里看到骆驼山的奇观，这座山真的就象伏在地上的骆驼。离那山脚不远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大村庄，叫常山峪，我们在11点25分到达那里歇息。

1点零5分，我们离开常山峪，这时我们要和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分手了。这个标志就是电线杆，从滦平县开始，一路上都有它，现在它要往东去满洲，而我们的道路却是转向西北。走了二十分钟，我们经过西营子，这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十四户人家。这个村子又叫朝阳洞，据说得名于一个岩洞，那岩洞是和尚

修行的地方。过了西营子，我们又进入一个山谷；山谷虽然相当宽，但是石子极多，很不好走。山谷约有八俄里长，却只有一个村子，叫牛营子，它是这一带地方的中国村庄的典型代表。山谷两侧的山岭把它夹在兀立的崖壁之间，我们在这里举目上望，看到三十几俄丈的高处有一座小庙，两旁各有一个岩洞。我们沿着令人心悸目眩的陡坡手脚并用地爬到了小庙的高度，然后还得通 238
过宽不过半俄尺的小路才能到达小庙那里。我的向导们管这座庙叫做“娘娘庙”，他们说这庙是孩子、年轻姑娘和已婚女人的神庙[1]。我不由得想，中国的姑娘和妇女一定得有非常坚强的神经，才能到达这里来拜佛。娘娘庙是在岩石上开凿出来的，可以说是个岩洞，而且连门也没有。佛像身子下面的台座、祭桌和供器全是石头雕成的。佛像大多是泥塑的，都漆上了恰当的油漆。正殿里只供奉一尊观音像，在右侧的殿里供奉的是如来佛像，在它周围还有许多小孩子的雕像。从这座庙再步行一刻钟就有一个四户人家的小村落，叫岔道口。从这里起，山谷变得较宽，石子较少，道路也更平坦了。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批从山东向蒙古迁徙的汉族人。他们一共有八辆四轮大马车，每辆套着三头骡子。这些大车有四俄尺长，一俄尺半宽，一辆大车就是一户人家。这些移民除了皮袄、破烂衣服和锅、瓢以外，旁的什么物品也没有。这些东西都胡乱地塞在大车上，母亲和孩子也坐在车上，当家的

1　“娘娘庙”照字面来说就是“女神庙”，但是娘娘庙这个名称实际上并不确切。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子孙娘娘庙。子孙娘娘是孩子的保护神，是佛教鬼子母的化身。

男人都是步行。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因为老家土地不够才往蒙古迁移的，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去的是什么地方，他们将在什么地方住下来。“蒙古有的是地，”他们说，但是他们立刻又接着说，他们想不到出了长城还要走这么多路。我们在4点20分又经过了一个名叫柴市口的五户人家的村子。由此往前是一条平缓的、然而石子极多的下坡路；走完这段下坡路，面前就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到处都是耕地。这里的地都种小麦，每年阴历六月成熟。我们在耕地之间走了半小时，就上了大路，直向西北拐去。这里大概就是丰宁县大道的岔路口了：往东南方向去的道路通往滦平，往西南方向去的道路通向古北口，直达中国本土。这几条道路的交叉点几乎就在鞍匠屯①村旁。鞍匠屯是一个很大、
239 很繁荣的村镇，至少有七十户人家，有很多铺子和大车客店，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这在中国的乡村里是很少见的。出了村镇，我们走上一条很好的平坦松软的道路，两边都是耕地。过了半小时，我们不知不觉地走过了一个叫做小道沟门的破败不堪的小村子。过了这个村子以后，耕地就没有了，道路进入了山谷。走完山谷，就是王家沟镇。这个镇子比鞍匠屯大，但是情况却完全不同。王家沟的居民全是制造皮革制品的手工业者，每户人家都是一所皮件作坊。镇上有一百一十二户人家，却只有三四家铺子，实在奇怪。但是最为奇特的是，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生气瘰脖的。在滦平县和丰宁县，气瘰脖是十分普遍的，

①今滦平。——译者

但是在王家沟却达到惊人的地步，据说这是当地的饮水所造成的。从王家沟再往前走两俄里光景，就是军屯镇子营房。我们在晚上7点10分到达那里，就停下来过夜。

4月28日　星期三

6点+6°；　9点+17°；　12点+24°；　3点+22°；　6点+19°；　9点+14°。

营房是一个军屯镇子，位于兴州河高高的岸边，离河床不过 240
一俄里。镇上有四十多家军屯户，其中一部分是后备役的，另一部分是现役绿营兵。后者是一支二十四人的小队，由把总带领，当前的任务是为丰宁县与热河、滦平县及古北口之间的官家驿传服务。我们投宿的那间客店的主人告诉我们说，这些士兵经常外出当差，大半是去滦平县。从营房走直路去滦平城不过七十里地，可是这条直路是沿着兴州河河岸过去的，它有时在河的左岸，有时又在河的右岸。冬天河流结冰时，这条路是很好走的，可是到了夏天，兴州河河底全是泥浆，涉水过河就很困难而且危险。为了克服这一障碍，至少要造两三座桥，可是这事没有人管；这样一来，士兵们就只好走古北口那条路(我们也是走的这条路)，得多走五十里，因为从营房走这条路去滦平已经不是七十里，而是一百二十里了。从外表看来，营房是个整洁富足的地方。到了晚上，客栈主人给我端来的不是通常那种点大麻油的灯盏，而是煤油灯。他对我说，他们的煤油(他们称为美油，即美国油之意)是从古北口买来的。

我感到十分欣喜的是，这里的中国人也知道俄国的煤油，但

是人们对它的质地的看法却不一致。有的人说它比美国煤油好；有的人则说俄国煤油只有价钱贵的那种才是好的，而价钱便宜的那种一点也不中用。后面这种意见使我想起了我在天津时和商人别洛戈洛维的一次谈话。他把中国人对俄国煤油的看法解释得很透彻。他说，最早把煤油运销到中国的是美国人，直到现在他们仍旧是这一商品的主要供应者。总的来说，输入中国的美国煤油比俄国煤油多三倍到四倍。美国煤油质量差，价格相对而言又比俄国煤油贵，但是销售量却比俄国煤油大，别洛戈洛维先生认为主
241 要原因在于运输便利。他说，除了这个原因以外，经营美国煤油的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对于推销煤油都很重视，而在中国的俄国商人却不重视推销。我们的竞争者就利用这种大意的态度，造谣说俄国煤油点起来不亮，烟却很多。这种无稽之谈将来总会被时间和实践所驳倒，可是在目前，我们的煤油在中国的需求量当然就远远不及美国煤油了。另外还有一大不利之点，那就是，经销俄国煤油的中国商人大多在香港进货，这就要多付一笔佣金。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中国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在出售我国煤油时都掺了水。这就无怪乎中国人说“俄国煤油只有价钱贵的那种才是好的”了。我在和店主人谈话中还发现，俄国煤油运到古北口来的很少，而且价钱还比美国煤油几乎贵一半以上。

营房旁边的这条兴州河蒙古人称之为“锡喇塔拉”。它发源于丰宁县正白旗地区郭家屯以西约八十里的沙尔呼山。这条河的基本流向是朝东南的，它所流经的地方中，主要的有花家营、赫山和波罗诺尔湖。兴州河在离波罗诺尔湖不远的地方进入滦平县境，然后很快地就朝正东流去，在金沟屯附近注入滦河。兴州河

通常在阴历十一月中旬封冻，在二月解冻；洪汛一般发生于阴历六月或七月，水位有时可达十二市尺以上。

我们于早晨5点35分离开营房，沿着河床往下走进一个多沙的盆地。这个盆地在离镇子不远的地方逐渐展开，河谷也变得很宽。我们在7点钟经过了有二十五户人家的小城子村，在7点25分到了兴州，这是一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大村子。村子中部有一道一人半高、一块土砖厚的墙，据说在最近这次蒙古东南部暴动期间，这里的居民打算依靠这道墙来抵御。可是不管暴乱者的力量多么薄弱，他们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打进这个堡垒的，因为这道 242
墙还不如我们俄国农民在自己菜园周围用滑秸泥砌的土墙结实。我们又走了半俄里，经过了十户人家的道地村；再往前走五分钟，我们涉水过了兴州河。这里河面有二十俄丈宽，深却不超过半俄尺；河底全是小鹅卵石。从渡口这里开始，路上沙子很多。8点25分，我们来到两户人家的下窝铺。再过去是一个同样贫穷的四户人家的小村子，名叫蓝家口；这两个小村子之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过了这个村子，地形逐渐变窄，我们在9点钟到达朝梁沟山谷时，道路窄得只能勉强容两辆大车错车，我们沿着山谷走上了很高而又极为陡峭的大岭坝山口。我们的骡子几步一停，好不容易才把大车拉了上来，在山口顶上我们看到一块石碑，正面很精致地刻着这样几个大字："丰宁县南界道光元年十月初一日"。石碑侧面分别刻着两行字："北至土城子五十里"，"南至滦平县九十里"。这么说来，我们在10点30分已经进入丰宁县了。站在山口上可以看到兴州河从西面绕过山口，河谷的风景十分优美。当地的居民只把由此以下的这段河流叫做兴州河，

而在大岭坝山口以北的一段则叫做大西河。从山口下去的山路也象上山的路一样既长且陡。在大岭坝北麓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子，名叫岭底下。我们由此前行，沿着河谷中一条平坦松软的道路到了波罗谐。这时已是11点30分，我们就在一家相当不错的店里歇脚。

我们在下午1点重新上路；道路在田地之间蜿蜒穿行，路面上印着狭窄的车辙。1点35分，我们经过营盘村。2点10分经过十一户人家的哨虎营子。从这里起，大西河河谷的景象有所变化。首先是它变窄了。它周围的山岗有时岩石累累，明显地露出嶙峋的岩体，有时山势平坦，徐缓的山坡覆盖着沙质粘土。在所有这样的地方，山上肥沃的土壤都接近多沙的河谷，河边的一带
243 土地都开垦出来成了耕地。2点55分，我们涉水渡过了大西河；据我的测量，这里的河床宽十四俄丈，深约半俄尺。我们到了岸上发现有四个汉族人在用小抄网捉鱼，他们的桶里只有鲋鱼和一些小鱼。再往前走一刻钟，我们经过了三户人家的小寨村，大西河河谷里较大的田块以此为界限；由此过去，河谷里的土壤已全是沙子了。在沙滩上很不好走，我们在3点50分才到达十五户人家的八里营子。这个村子的周围全种上了树，远远看去就象是这个沙石满目的河谷中一个葱茏的绿洲。再往前走二十分钟路程，我们看到了一个大一些的村子，名叫刘家营子。村里有两家很象样的店，一座大的寺庙，一座古老但是还没有倾圮的塔，塔上有一个藏文字母“OM”①。过了刘家营子，我们开始接近大西河河

① 即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之首字。——译者

床，于4点40分涉水过河。经测量，河水在这里的深度未变，但是河面宽度已只有十俄丈半。就在渡口这里，我们看见在道路左侧的远处高山上有一座高耸的建筑物。据说这是丰宁县的一个知县在他父亲坟茔上造的一座塔。我拍摄了这座塔的照片，就径自骑了牲口上山去实地观察。原来这座塔的规模相当大，不算塔基，它有五层高。塔基由灰色石块砌成，高一俄尺十二俄寸，呈六角形，每边长两俄尺十五俄寸。塔身由青砖砌成，也是六角形，往上渐小。底下一层计两俄尺四俄寸高，整座塔的高度大约有十四到十五俄尺。塔顶盖着瓦，上面装饰着一个小圆球和一个尖顶。塔的正面跟呼和浩特城那座宋朝时所造的白塔的正面几乎一模一样。塔基东西有一小堆石头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石头下面我们发现了未经棺木盛殓的死人骨头。无疑地，这座塔建成的时间还不久，但是塔上没有任何题字或图形保存下来，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刻过文字或图像。我在5点50分回到山下，大车也刚到这里，正在等我。我们就又上路，在6点15分再一次涉水渡过大西河；这里的河面只有六俄丈宽。我们站在河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丰宁县了。在大西河河谷里走了一段坚硬的沙土路以后，我们于晚上7 244
点整到达丰宁县城。

我们到多伦诺尔去的下一段路程，就是我在本月14、15、16和17日日记中已经记叙过的从丰宁县到沟门子的那段路程；因此我对这一带地方的情况毋需赘述，只拟在重游旧地的途中把我在第一次旅行时以及在热河居留期间所收集的关于承德府从1890年到1892年延续了几近三年的汉族人反对蒙族人及基督教徒的暴乱

的情况，加以整理和叙述，必要时还拟作些补充和调查。这一工作正应该现在来做，因为有些疑点如果不趁此机会去澄清的话，以后就没有人可以请问了。我还应该说明，我对研究中国所发生的反基督教徒的暴乱早就感到兴趣，并且早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情况。在北京时，我和德高望重的樊国梁神父曾数次促膝长谈，问清了许多事情；在天津时，我访问了著名的1870年暴动的几个目击者，并曾和布迪莉娜夫人晤谈，她的胞妹是这次骚乱的一个受难者；在浩和浩特，在南壕堑以及在张家口，我曾经遇见很多欧洲人和传教士，他们虽然未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文章，却亲眼看到过许多事情，对于整个事件抱有这样那样的观点和感想。最后，我在这个问题上还得益于和蒙古东南部好几个旗的蒙古人的谈话，这些蒙古人一方面亲身遭受了这次暴乱的祸害，另一方面却又在中国的影响下，对许多事情完全采取纯然中国的观点。正由于以上的原因，我才有发表见解的资格。

关于最近蒙古地区汉族人反蒙族人①、反基督教徒的暴动以及关于中国国内历次反基督教暴动的原因：

蒙古东南部，即1891——1892年汉人举行暴动的地区，系指
245 南抵中国长城，东邻满洲的这块地方。这块面积约有五百平方俄

① 这种提法是片面的，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译者

里①、气候宜人、土壤肥沃的地方为蒙古人所占有不下八个世纪之久，而且自古以来就人口稀少，至少比起相邻的长城以南人烟稠密的中国来是如此。因此，毫不奇怪，中国北部饥寒交迫的百姓一直在向往着这块地方，希望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国政府也看中了这块地方，早在上世纪下半叶就把它作为建造离宫及皇帝夏猎和游乐之地；不久以后，又宣布中国臣民可以向那里移居。但是正如在文化不发达的国家通常发生的那样，最先来自中原地区的这种移民或者是贫穷苦命的人；或者是无亲无靠而又不守本份、希冀闯江湖发横财的光棍；此外还有在本乡本土不能立足，有亲戚不能投靠，甚至于不见容于家庭的十足的无赖。素来不谙稼穑的蒙古人，据说最初对大量涌到的汉人甚至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并无收益的荒地出租给他们，并且还可以便利地和他们进行物物交换。由于他们自己风俗淳朴，这些游牧部落受到了外来者可怕的剥削，但是他们由于蒙昧无知，起先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关于在蒙古生活富足的传闻在中国各地传开了，于是各种反政府团体和宗教会社的成员以及各种社会学说的信徒，由于在本地受到迫害，就此蜂拥而来。使这些信奉五花八门经济理论的驳杂的帮会分子互相联合起来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对中华帝国现行的统治制度的敌意，虽然他们对这个统治制度的正统性各有自己的看法。在上一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这一地区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一百万，由上述各种汉人会社的分子所组成的这种贫民，首先需要的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

① 据《东华录》（光绪朝，第三册，第3038页）所载，起义地区“方圆数千里”。——译者

满足。正在这时候，基督教传教士到这里来了，他们大声疾呼地宣扬博爱，号召所有劳苦的人接受他们的庇护，还献出自己丰足的财物为新入教者谋福利；因此他们的活动自然很快地有了成绩，在短期内，蒙古东南部的基督教信徒达到了几千人之众，与
246 此同时，中国本部的移民继续源源而来，很快就住满了这一带地方。另一方面，清帝政府从1778年起就已认为在这里可以建立和长城以南的统治制度完全一样的行政机构；因此从那时以来，蒙古东南部又增加了一大批中国官吏和他们的贪赃枉法的行政制度，以及不可胜数的功名利禄之徒，他们都是些满脑子儒家思想的汉族无产者，亦即寒士，是最最可恶、最最声名狼藉的阶级。但是新的统治制度在这个地区造成的变化很小。移民对蒙古人的剥削仍在继续，也许还更加厉害了。在和汉人杂居的蒙古人尚未沾染上汉人的习俗、因而尚未针锋相对地和汉人抗争的时候，双方的关系就是这样。后来双方的地位逐渐倒过来了，汉人很快地开始受到蒙古王公们某种程度的排挤和压制了，因为他们需要蒙古人的土地，因而得讨好他们。后来，殖民者之中最机灵、最大胆的人聚合了一批徒众，开始抵制蒙古人。到了这时，汉族居民在人数上已占绝大多数，蒙古人在当地只占百分之十五，因此汉人在斗争中本来很可能占上风，蒙古人似乎会被彻底制服。但是我们从上文已经看到，汉人自己是乌合之众：他们原籍不同，宗教互异，政治信仰又不一致，而且相互之间仇恨极深，根本谈不到合作互助。穷人受富人的欺凌压迫，而无业游民则聚而为匪，横行不法，无恶不作。1891年夏天，承德府有一个生员名叫徐荣，原是金丹道这一宗教及政治会社的一员，嘯聚了这样的一帮匪徒，开

始骚扰建昌县四乡。由于官府的追缉，他逃到建昌县三家子镇，那里有他的很多党羽，他能够依靠他们的力量继续行动。

到了1891年秋天，建昌县田地上的庄稼差不多全都毁了，居 247
民普遍地陷于赤贫的境地。8月初，乡民迫于饥荒，纷纷向官府和富商告贷粮食，并保证偿还。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这种保证的可靠性：如果借债的请求得到满足，还债的保证就会忠实地履行；如果借债遭到拒绝，那么他们就可能动武。官府和商户出于无奈，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并且立即商定了一个出借大米的日期，无论是定居的农民还是新入籍的游民，都可以前来借贷。与此同时，商人们取得徐荣的帮助，雇他站在粮仓门口，指望这个土匪至少能吓唬住一部分农民，使他们不敢进入粮仓。两天之后，一大群男人和女人提着袋子来到县城的粮仓门口时，发现徐荣站在那里，他们犹豫地停住了。但是恐惧敌不过饥饿，他们踟蹰片刻之后，便一拥而上，推倒了这个土匪，把他踩成血肉模糊的一团。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后果很是忧惧，为了预防被害者党羽的报复，便决定将此事嫁祸于基督教信徒。于是很快地街头巷尾都纷纷传说教民是这件人命案子的罪魁祸首。金丹道信徒也不问青红皂白，便大吵大闹起来，扬言要教民抵命。所有的围墙上都贴出了揭帖，号召人们去杀基督教徒；同时还挂出各种石印的采画，有的反映了中国人对救世主基督的渎神的观点，有的气势汹汹地谴责欧洲传教士所犯的滔天罪行，有的形象地教唆人们应该怎样对付教民。对这种骚动感到惶惶不安的传教士们几乎每天都向衙门递送呈文请求保护，但是当地的知县并不理会，他说，他并没有得到差役的任何禀报，还说一切都平安无事，没有什么可以

害怕的。总之，他拒绝采取任何措施，也不肯给基督教徒以帮助。

事情就这么拖着，到了阴历十月十六日(1891年11月4日)，一群暴民冲向三家子镇几个传教士的家，破门而入，揪出了一个姓林的中国教士，见东西就抢，把天主教传教士在这里造的一所教
248 堂、一座房子和一所孤儿院也放火烧了。这些房子里的男人、妇女和孤儿一个也没活下来：有的在房子里被烧死，有的当场被杀死，有的人逃了出来，可是又被追上而杀死在路上。然后，这群人分散开来继续行凶。他们一发现教民的房子，就把屋里的人杀掉，把财物抢光，把房子扒平或者烧掉。

在干出了这第一番壮举，杀死了几百户教民之后，暴民就进入了平泉州城，在此之前，还在最初出现煽动反教民的揭帖和图画的时候，欧洲传教士就已经向平泉州知州文卜年一再交涉，请求保护，然而毫无结果。另一方面，这些从北面来的暴民一时还不敢立即在州城里公然行动，而是先作一些试探和准备，他们派了一个人去见州官，向他报告说，他们的起事并非反对官府，他们只是请求官府允准他们向杀了人、烧了房子的教民报仇。州衙里的官吏和兵勇对这种要求居然不予驳回，反而由于希冀立功，或者由于贪图分享掳获的赃物，不但准许他们搜捕教民，而且还宣布藏匿教民者将与教民同罪。为了在上级面前表白自己，文卜年发文到热河，向直隶提督叶将军禀报说，从北面来的敌民有三万之众，十倍于他们所统辖的官军；他认为和这样的一股势力对抗是危险的，而且是悖逆情理的，因为他确实在本地天主教传教团的地下室里发现过被欧洲蛮夷所吃掉的中国儿童成堆的骨头，以

及大批被剜目剖心的童尸。最令人惊骇的是文卜年一面向上级送去这份报告，一面又立即把它以告示的形式张贴在街头，公之于众。这样一来，民间的无稽之谈在州官的告白里就得到了完全的证实。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叶将军其人据说本身就是入金丹道的，因此他接到上述报告后，也发布了反对基督教徒的告白。于 249
是相信这一诽谤的人就更多了，到处都发生了暴动。这种暴动的目标现在已不单是教民，而且还有形形色色的教派和互相倾轧的帮会，最后还有蒙古人，特别是他们的统治者，因为老百姓认为这些蒙古统治者压迫他们，使他们赤贫如洗。金丹道徒袭击在礼教徒，而在礼教徒一面抵抗，一面却又迫害道教正统信徒。所有这些人在士大夫阶层的引导下又都杀害基督教徒，而普通的老百姓则纷纷抢劫蒙古人和汉族富商。在这些纯宗教和纯经济的暴乱之外，接着又兴起了具有纯粹政治目的的叛乱。在一星期的时间里，一些会党的首领各各组织了几千人的兵马，打出了旗号，自封了堂皇的称号。例如在平泉州东北部作乱的一股叛军，其首领姓崔，僭称皇帝。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把他所杀害的官吏的妻子都占为自己的姬妾。他的助手名叫卫老道，擅长法术，他向部众散发一种可保长生不死的药物。每天早晨他的兵卒吞服这种具有魔力的药丸以后，都勇猛异常。这两个首领的大旗上都有“兴大明灭大清”的字样，另外一面大旗绣着“荣华富贵在咱们”这几个大字。在西部地方活动的一支叛军的首领名叫佟杰，自称“平西王”。在北部地方，蹂躏乌丹城四乡的匪帮的首领自称“扫北武圣人”。其他一些归附他们的小股匪帮的头领也都自称大王，大教师，大法师等等。

虽然这次暴乱最初发生的地方如我们所说过的，是在城市，即在建昌县，但是由于我是在蒙古人中间进行调查，所以我所能
250 收集的主要是叛匪在蒙古人的草原上和旗里的活动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一部分暴动者从建昌县向南到平泉州去。而另有一部分暴动者则是往东北，到朝阳县去。这后一股匪帮在行进途中每天都增加几百人，因此在到达朝阳城外时，总数已不下八千人之众。他们用不了半个钟头就攻下了县城，然后在打开牢狱，放出囚犯之后，就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居民头上。他们大肆抢劫，杀戮无辜平民。富贵人家即使紧闭门户，或者避匿于密室，也难逃厄运。全城和全县幸免于死的人寥寥无几，据说已不止十室九空了。几百里方圆之内，房舍荡然，血流遍野。

朝阳县境内有两个蒙古旗，即敖汉旗和土默特旗，二者都被抢劫一空：大部分居民被杀害，其余的四散逃走，财产被抢劫和焚毁。首先遭到这场浩劫的是敖汉旗。这个旗的境内遍布山脉和丘陵，蒙古族居民早就把河谷地带让给了汉族农民，自己则退居平缓的山坡，把牲畜赶到密布森林的山顶上去放牧。但是汉族殖民者对仅仅占据河谷并不满足，他们还想占有森林，以便永远能够得到绝佳的燃料和优良的建筑用材。蒙古人对这种得寸进尺的要求一直予以拒绝，汉人自然怀恨在心，现在有了泄恨的机会，他们就勾结最狂热的道教派别之一，共同向蒙古人发起袭击。在蒙古草原上进行这种袭击是再容易不过的。游牧部落从不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一个聚落至多不过五六座毡包或者土坯小屋。一二百个马贼疾驰而至，不消半个小时就可以把原来平安宁静的和

屯① 兜底翻过来，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匪徒们掠夺了值钱的东西之后，或者留下来休息，或者再往前走，到另一个和屯去烧杀掳掠。只有王公们的大营，由于那里的蒙古人通常都备有武器，在暴动期间又召集了披甲兵，才能对袭击抵挡一阵。可是这种抵挡算得了什么呢？我可以举我所听说的对土默特王大营的袭击作为 251
一个例子。这座大营在俄历1891年11月20日受到将近一千名匪徒的袭击。蒙古王公率领了他所指挥的二百名披甲兵前往迎敌。但是他当然没有获胜的可能。第一天，他依托自己庙宇的石墙和敌人对射，一天下来损失了六十名士兵。第二天他从自己的旗里得到一些增援，再度和对方开战，但是他被彻底打败，他的全部人马除了三十个蒙古贵族以外，都被射杀。叛乱者受到的抵抗越激烈，他们的烧杀掳掠也就越疯狂。敖汉王大营抵御了五天方被攻陷，乱匪的暴行非笔墨所能形容。据说暴乱者攻入大营以后，不但把这里的男人杀得一个不留，而且肢解他们的尸首，一块一块地挂在木桩上和树上。杀人杀得失去理性的匪兵命令妇女们宰羊做饭，而他们自己则拿红缨枪捅这些妇女的婴孩。还有人说，北部地方的匪帮首领李国珍在敖汉王的王府里吃饭时，叫一个台吉的妻子来伺候。这个女人有着身孕，引起了正在大吃大喝的这帮人的注意。李国珍和一个谈话的人对这个女人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发生了争论，他们打了赌。为了立即见分晓，他们剖开这个可怜的女人的肚子，取出了腹中的胎儿。另外一个怀孕的妇女被他们浇了煤油以后活活烧死。

① “和屯”，蒙语，意为若干户牧民共同游牧时的屯住地。——译者

北京的皇帝政府对于民间各种反洋教暴动和经济暴乱通常都是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因而在接获承德府骚乱的消息以后，就照常例下令以当地驻军弹压，并准许满洲部队的统帅定安和承德府部队的都统在必要时增派支援部队到某一个城市去。不久以后，李鸿章也下令派自己的一部兵力前去支援他们。在此应当说明，所谓当地驻军，通常就是每县一个佐的装备很差而训练得更差的满族旗兵，以及半个营的更加差劲的汉族绿营兵。在最早发生骚
252 乱的地区，这些军队首先在建昌县开始了军事行动。可是，这些由地方官吏集合起来的部队在榆树林和叛军首次交锋时一触即溃，只得请求从承德府赶派援军。但是援军行进的速度有多快，我们只要举一个为官方文件所证实的例子即可说明：承德府和平泉州相距仅六十俄里，援军化了七昼夜时间，于第八天才到达目的地。但是不管怎样，援军总算赶到了；他们平定叛乱的战功从如今已载入军事史册的下列战斗中可见其大概。

11日16日，一支官军在开赴建昌县途中抵达县城南面的瓦房店时，和一股匪军遭遇。匪军投入作战的人数达二千人。其中九百人被击毙，还有一个执剑作法的道士战死。官军的战利品中有三门大炮和叛军的一面五色大纛。

11月18日，官军进抵榆树林，即上面所说的建昌县地方部队溃败的村庄。现在队军从四面包围了这个村庄，经四小时激战，歼灭了村里的全部贼匪，计有二千人之多。从附近几个村子赶来援救的同党也被击败，死一百多人。在这次战斗中有几个贼酋殒命，其中一个是姓李的伪王和术士，还有四个是自加伪号的匪首。

11月21日，官军和盘踞在建昌县以东的叶柏寿的另一股一千余人的匪军遭遇。匪军在大法师卫老道的指挥下投入战斗。卫老道上阵时坐着凤辇，这辆凤辇是康熙皇帝赠给当地关帝庙的，专供节庆日迎关帝塑像游行之用。官军从正面向叛匪发起攻击，而建昌县的地方部队则从背后袭击，于是叛匪被击溃：死四百七十人，生俘一百余人，卫老道本人被击毙，余众沿大路逃往三家 253
子。热河军队乘胜追击，在路上又毙敌近四十人。据探明，金丹道教徒在这次战斗后一共还有一万余人。但是他们虽然在数量上超过官军，他们的武器却非常之差，而且对首领的法术又极其迷信，因此他们很快就失败了，他们的伪帝亦被生俘，并被满洲人处死。

11月22日，官兵击破了隐蔽在毛家窝铺一带的叛军的顽抗，予敌重创。两千多名马贼和道匪中死了一千三百多人，两名伪大王和另外八名匪首亦被击毙，缴获了大量枪支、大炮和马匹。一道教伪王被生擒，并即正法。

11月24日，叛乱的主犯王廷照、宋学智、梁老大在二十家子就擒，并被处死。

此后，从11月25日到12月10日，在建昌县境内又连次获胜。其间在三官庙起获金丹道盟簿符咒等件，生擒匪首于刚及著名贼匪八名，均已正法，并将道士吴广生一股悉数歼除。李鸿章的一支部队擒获伪平西王，并把他押解到建昌县衙审办。

另一路从满洲派来的官军主要在朝阳县行动。这支军队有时单独作战，有时和热河部队协同作战。其重要战斗为：（甲）在三道和屯和两千匪军交锋，毙敌数百；（乙）在照水子沟和六七

百名匪军作战，毙敌百余；（丙）在朝北营子歼敌千余人；（丁）在照树沟俘获并处决一股小匪帮的首领——称为五行（水、土、山、风、火）道大教师的李洛道，毙其党羽五十人；（戊）在离
254 清河边门约五十俄里的黑城子的战斗，以及（己）在大障子的战斗。在前一个地点毙敌千余人，俘获并处死九十余人，在后一个地点全歼了二百人的一股匪帮。该匪帮被俘的一个贼首供称，他因蒙古人不许他砍伐山木而怀恨在心，遂加入教匪齐洛道党内，参与对敖汉贝子府的焚掠和对其领地的洗劫。

李鸿章部队和热河官军最初是在攻打道匪老巢即敖汉王府（在赤峰县即乌兰哈达东北约五十俄里）时协同作战的。据称在第一天的战斗中他们就击溃了两千五百人的一股道匪，可是战斗并未就此结束，因为在离敖汉王府约二十俄里的下长皋集结了更为强大的叛军部队。李鸿章部将叶志超打算在结束敖汉王府战斗后的第二天夺取下长皋，因此率军向该地进发。但是敌军不等他来进攻就向官军猛扑，于是官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和叛军正面相遇，后者的兵力据官方的估计为四万人。叶志超的报告还说到这次战斗中贼军所使用的诈术：他们为了“恐吓”官军，上阵时脸上抹着油烟，鼻子上涂着墨，还贴上红线做的胡须，总之，看上去就象“凶神恶煞”。他们打仗时，口中总是念着咒，不时地把他们的法师们抬起来，而法师们则伸出手保护他们打仗。这场恶仗整整打了一天。到了黄昏时分，官军的弹药耗尽，无奈之下只得向对方堑壕发起冲锋。此举居然奏效，匪徒在伤亡数百人之后被迫向下长皋阵地退却。12月18日，李鸿章军队再度向敌阵进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然后，在1891年12月30日，叶志超向皇帝奏称，敖汉盟已完全恢复平静，因为他在12月20日终于在色力虎金矿粉碎了最后一股贼军，生擒了贼酋杨悦春父子叔侄。杨悦春在审讯时供称，他从 255
江南来到蒙古后，在这里创建了政治性的道教派别金丹道，后来建号“开国府总大教师”。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他在平泉、朝阳、建昌和赤峰四州县散播妖言，蛊惑人心。然后，他出于对蒙古人的忿恚，以灭洋教为口实而大肆烧杀剽掠，死者在一万人以上。

至此，蒙古东南部的暴乱可以说结束了。虽然承德府的动荡局面在整个1892年甚至到1893年的上半年都还在继续，但是这已经不是叛军的劫掠，而是一般居民的抢劫了。四处抢劫的既有官兵，也有家破财尽、无以为生的当地百姓，此外还有新来的流民。1892年主要对引起暴乱的肇事者，首先是对地方长官进行了审判。仅就官吏而言，受审判的就有：（1）平泉知州文卜年，其罪名为：（甲）在报告中夸大进入州府的逆匪人数；（乙）没有采取措施预防捣毁教堂和杀害天主教民；（丙）谎报在天主教传教团的地下室里发现大批被挖目剖心的童尸，以及（丁）发布摇惑人心的告示。（2）朝阳县知县，他被控的罪状是：县城一度失守，不理民事，酗酒。（3）建昌县知县，他被控：（甲）没有采取措施防止三十家子传教团的被捣毁；（乙）听任那里的教民被杀害。公堂的判决是：知州革职，两个知县降级。通过这一判决，清政府自己承认了政府官吏在反对教民和欧洲人的暴乱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一点自不待言了。

暴乱的最后一幕是，1892年5月，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向承德

府派遣了两名官员，办理埋葬两万多具尸首事宜，另有许多尸首早已被亲属埋掉或被野兽吃掉。此举耗银二千两（约合四千卢布），由叶志超捐献。

256 我不怀疑，上面所说的情况一定可以使人们认识到，造成蒙古东南部1891年暴乱的原因是异常复杂的。各种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民族的以及还有政治的问题，在这里都相互纠缠着，冲突着。道教的各派信徒向来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冤家对头，他们又大多各自创立形形色色互相倾轧的政治帮派；造成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饿死、抢劫和血腥屠杀富户的可怕的经济状况，是众所周知的；汉人对蒙古人是看不起的，这不仅从书籍中可以看出，还反映在他们通常对待蒙古人总是称之为“臭鞑子”；最后，中国几乎每年总有一些地方发生反朝廷的密谋，这充分证明百姓多么渴望改朝换代，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以上这些经常在起作用的原因中，任何单独的一个都严重得足以引起骚乱。但是尽管如此，触发这次暴乱的直接诱因却是对教民、当然还有对与教民密切相关的欧洲人的仇恨。显然，教民和欧洲人是最容易引起中国人嫉恨的，年年都发生的虐杀教民和欧洲人的事件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无论是这些反教排欧骚动的直接诱因，还是其根本原因，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最清楚的说明。

史籍中记载得较为详细的到中国来的第一支英国探险队是东印度公司于1647年派出的、由威德尔上校率领的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这支探险队到达珠江口并下了锚以后，就按照中国官员的要求，安静地等待他们所答应给予的关于开放通商的批准。但是

中国人用四十六门铸铁大炮武装了炮台，每门重六百至七百磅，在第四天傍晚突然向英国军舰的舳板开火。英国舰队一面开火还击，一面溯江而入，派水兵登陆占领了炮台。结果，他们很快地就和中国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且获得了所要求的通商权利。

这一事件是有预示意义的。其后欧洲人与中国人的一切交往 257
都可看作是这段历史采取三部曲形式的重演：第一部是欧洲人进行谈判并且等待中国人实践自己的诺言；第二部是中国官吏不履行自己的诺言，而且还公然抗拒欧洲人；第三部是欧洲人对这种抗拒愤然报之以炮轰，于是友好的时期到来了。然后一切又重演一遍。

中国官吏从自己和欧洲人打交道的二百五十年的经验中还没有学会任何其他更好的行动方式。直到不久以前，欧洲人还经常遭受中国人的侮辱。中国方面不许他们把妻子和家属带到中国来；不许他们到内地去或者到城市里去，不许他们学习中国语言，不许他们和官方特别指定的人员以外的任何人往来，等等。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排斥。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事实来充分说明中国官吏从过去直到现在始终不变地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阻止人民和欧洲人发生任何的联系和往来。还在1754年，欧洲人就曾申诉说："清帝政府为了煽动百姓对欧洲人的敌意，每年都张贴颠倒黑白的告示，声称欧洲人犯了骇人的罪行"[1]。直到现在，中国人中间还顽固地流传着关于欧洲人剜眼珠和毁坏妇女儿童面容的流言；这种流言并非如某些人所猜测的那样，是由关于教会

1　见 Davis, The Chinese, Chap. Ⅰ.（德庇时著《中国人》，第二章。）

医院的活动的歪曲真相的传闻所引起的，实际上，它在欧洲根本还没有梦想到要在中国设立教会医院的时候就已存在了。

在1842年所谓鸦片战争和以1858年的天津条约为结束的英法联军之役以后，情况稍有起色。这两次战争在我国常常被看作是欧洲人采取的暴力行动，其目的是强迫中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发展中国所不想要的、而且完全有权利不接受的通商和宗教。但是至少就1858年的英法联军之役而言，这个有争论的问题还有其另一方面。在今日之世，强迫某一个民族接受它所不想要的宗教或者通商，甚至于强迫某一个个人来接受它们，是相当困难的。做买卖要两厢情愿，否则就根本做不成买卖；诚心的传教士必得有
258 同样诚心的听道者，否则就根本不会有人入教。中国人是一个擅长经商、并且在过去和现在都愿意和外国人接触的民族，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同样得到充分证明的是，他们也能尊重基督教。但是傲慢自大、因循守旧的官僚阶级总是力求阻止并且屏绝外国人对本国人民的任何影响，不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且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手段，是没有一个自主的强国所能容忍的。

天津条约第八款是中国基督教徒的“大宪章”①。该款条文称：“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接着，第九款规定欧洲人有权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再往下，第十二款称：“英国民人在各口岸并各地方意欲租地盖房，

① 指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此处意为基督徒从此得到该条约对其宗教信仰的保护。——译者

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基，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措。"这一条款似乎足可使英法传教士不仅获得在中国各口岸和各地方居住的可能，而且还能同时享受某些便利。但是欧洲和中国的相互关系中却有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不列颠政府在谈判中给自己争取到上述权利以后，在条约签订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却不敢把这段条文解释为在中国内地各省定居的权利。这一情况风传到中国人耳朵里，他们当然立即起而反对这一条款。结果是，英国传教士虽然现在早已在中国内地居住并且在当地享有各种权利，但是他们一直是依照最惠国的规定，完全以中法条约的有关条款作为自己权利的法律根据。

到了1868年，天津条约应该重新审订。英国商人和传教士要求于本国政府的只有一点，就是确认业已在谈判中商定的权利——即在中国内地居住的权利。但是，当时两位英国的中国通阿礼国爵士①和威妥玛爵士②却发表意见说，同意这一要求是十 259
分危险的。威妥玛爵士在1868年12月写道，"在中国出现由外国政府的权力和威望所支持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于中国人必然是一种侮辱，正像佛教和儒教在外国支持下侵入我国对于我们也必然是一种侮辱一样。"[1]过了一年，阿礼国爵士认为，"如果听任传教士在口岸以外的地方居住，那么女王政府就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援助他们，即使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它想使用武力时亦复

① 本书原文中为Sir R. Alcock。——译者
② 本书原文中为Sir T. Wade。——译者
1 *Blue Book*, p.432.（《蓝皮书》，第432页。）

如此。”[1] 他们的意见当时占了上风；可是大不列颠政府随后根据这些世界主义的考虑和让步的倾向而采取的行动，可以说却招来了无尽的灾祸。女王政府当然可以因难于向居住在口岸以外地方的传教士提供有效的援助而感到担忧，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它肯定地放弃它从谈判中取得的在中国的权利的理由。传教士不会在障碍面前停止，而是会向中国内地推进：预见到这一点并非难事，因此不向他们提供这些权利也就是不应该的了。中国人很清楚，大不列颠可能要求他们对英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的自由予以确认，无疑地，他们也在等待它提出这一要求；可是他们一旦发觉英国人犹豫不决并且有让步的倾向，他们就振奋起来，想要得到更多的让步了。

在这里要记住一点，即清朝廷在作出一项重大决定之前，总是先要听取重要的地方大臣的意见。在修订天津条约时，它也向当时享有盛名的重臣曾国藩征求过意见。我在此次中国之行期间，购得出版不久的这位大臣的回忆录全书，其中就有他对上述问题给北京当局的答复。这个答复从头至尾充满了对外国人的仇恨。他写道，“外国商业之所以得到容许，只是因为我国不得不让它进入；和夷人的友谊之所以保持下来，只是因为根据我国情
260 况，友谊比交恶较为体面。”接着他告诉政府，如果再要给洋人以任何新的优惠，则他和他的巡抚同僚们将不予承认，并且将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民间的不满。换言之，这位大官向中央政府明确表示他将重演故伎——给老百姓的暴力行动撑腰。因此，在

1 同上，第27页。

英国人方面，而且是在所有欧洲人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疑虑重重，不敢坚持自己的要求；而在中国人方面则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意志坚决，非但寸步不让，而且还想一旦有了说得过去的口实，就连已经给予的优惠也要取消。中国总是中国，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因此我们虽不是先知，也能预见到这样的退让在将来会有什么后果。

1868年秋天，现在任中印传教团团长的戴德生先生当时正和几个同事安宁地住在扬州，这是曾国藩管辖下的省份中最大的城市之一。突然之间涌来了一群暴民，把他们痛打了一顿，烧了他们的房子，他们只好逃到城外去。事后得知，老百姓的暴行是由于他们听信了老一套的关于传教士为了挖目剖心而杀死中国儿童的谣言。他们还了解到，在此之前，小官吏们曾经聚会，议定要赶走洋人。当然，大官们和曾国藩本人对这些属下小吏的行动是不会不知情的。

接着在1869年，英国传教团成员威廉逊先生在离天津三十五英里的一个地方被害。尽管英国人几次发表声明，凶手仍未被逮捕，也没有受到惩罚。后来在山东又发现一些当地衙署的小官员散发煽动百姓、亵渎神圣的小册子，也像别处一样号召杀洋人，而其后果也就很快发生了。就在1870年的春天，彼此相距很远的好几个城市里的百姓被关于欧洲传教士的罪恶行为的谣言煽动起来了。这些谣言还是老一套的捏造，什么诱拐小孩，剜眼睛，阉割生殖腺等等。所缺少的只是能证实这些谣言的真凭实据。忽然，天津知府出了一张告示，宣布对两个被控为欧洲人诱拐孩童的中国人判处“凌迟”（将死囚砍成千段，为中国最重的刑

261 罚）。这么一来，对于流传中的谣言的绝对真实性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当时是6月．在河上没有一条外国兵船。老百姓的狂热情绪行将爆发，这一点已很明显。法国领事和英国领事竭尽全力敦促当地官府采取应有的措施，谁知毫无结果！

6月21日风暴发作了，无辜平民受到了屠杀，其中半数为束手无策的妇女。在这里遇害的外国人共二十人，其中有十个女护士，两位法国妇女，一个仅仅两天前刚过了十六岁生日并同时行了婚礼的俄国姑娘．两个俄国商人，一个法国领事及其秘书，还有别的几个人。当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传到北京，七国大使便联名提出照会，要求立即进行侦缉和审办；但是清政府答称，它根本没有可以依靠的军队，因此不能弹压天津的暴民。于是乎绘声绘影地画着中国人惨无人道地杀害洋人情景的纸扇在街头大肆兜售，连满清官员也摇着这种纸扇，坐在轿子里招摇过市。

由于中国法官们观点分歧，争执不下，法庭对这一案件的审理进行得极为缓慢，一直到四个月以后才作出判决如下：二十名（显然是以遇害的欧洲人的人数为依据，一命抵一命）无业游民处死刑，赔偿法国人生命财产损失四十万两银子（合八十万银卢布）。但是只要和当时住在天津的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谈论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法庭的一幕丑剧。他们都认为，这一事件的祸首首先就是崇厚，他如果要防止这一场杀戮的话是完全办得到的。但是这位将军却大受皇上的宠信，后来还奉旨出使法国。人们认为这次暴乱的最重要的指挥者是另一个将军，即陈国瑞。据说他在屠杀开始前三天来到天津，并且操纵了整个事

件。后来他在北京受到皇帝的召见，然后荣耀煊赫地回到天津。关于被处死的那些人，不能肯定他们真的就是人命案的凶犯，至少我国公使弗兰加里先生是不同意处决其中的四个人的，因为他觉得还不能肯定他们参与了犯罪。据说，政府付了大笔的钱给这 262
些被处决者的家属，并且把他们郑重其事地安葬了。

我之所以较为详细地叙述1869——1870年这场暴乱的前后经过，是因为其后在中国所发生的所有教案都和它如出一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许多著作中可以看到关于这段时期的至为详尽的记叙。卫三畏的《中国总论》，锡恩的《天津大屠杀》，以及《中国实录》，《〈死亡的打击〉译本序》，《致英国长老会传教团的报告书》①等书，都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非常丰富的资料，不能不认为是十分可信的。所有这些著作都明白地告诉我们，天津惨案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根本没有受到惩罚，因为他们正是左右清帝对待外国人政策的人，而中国之所以在各地都发生反洋教的骚乱，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自己希望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的看法，而是提出任何别的假设，那就很难说明那个时期的事件，也很难说明从那时以后直到最近的历次事变了。

在处决十六名天津暴民以后过了四个月，屠杀所引起的惊惶和紧张气氛稍告平息，这时清朝皇帝的大臣文祥和沈桂芬把有名

① 以上各书在本书原文中作：Williams, *Middle Kingdom*; Thin, *Tientsin Massacre*; *Chinese Recorder*;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of "Death Blow"*; *Report to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译者

的关于传教士问题的《八条》通知各外国使节。欧洲人现在似乎对这一重要文件已经淡忘了，但是它却牢牢地保存在中国官员们的记忆里，其后每当发生一次骚乱，他们就一成不变地准确援引他们那声名狼藉的《八条》中的某一点来应付外国人。初看起来，这《八条》似乎是为了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利益而提出来的，因为据说它们是防止反洋教骚乱的最可靠的办法。但是在细察它们的内容以后，可以说，如果借助于它们能够达到所希求的目的的话，那是因为履行这八条必将导致关闭所有的传道机构，歪曲基督教的教义，取消一切布道活动，阻止吸收新的信徒，并让原有的教徒听任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随意处置。对这八条作一番很简略的考察将向我们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第一条要求取缔传教士所办的育婴堂。这一要求从那时以来
263 经常不断地被提出来，因为创办育婴堂被认为是引起老百姓敌意的最主要的原因。有这样一种看法，即洋人一切伤天害理的坏事都是在育婴堂里干的。但是看来毫无疑义的是，如果为了迎合异教徒的这种要求而关闭育婴堂，则传播基督博爱精神的传教士就会至少丧失四分之三的教育活动。成千的儿童被中国人抛弃，任其堕入邪途和自生自灭，他们或毁于罪恶，或死于饥饿；但是欧洲人收容了这些儿童，他们也就在传教士的育婴堂里获得新生。中国官吏对育婴堂里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不但他们审问过在育婴堂里服务的中国人，而且育婴堂本身也是每日大门洞开，任人观看的。每当发生骚乱的时候，育婴堂确实总是首当其冲，但这是因为在育婴堂上做文章最容易挑起老百姓的怀疑和冲动。异教徒的脑子简直不可能相信基督教的思想和外国人关心别人孩子

的教养这种纯洁的用心，以为其中一定有什么狠毒的目的。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儿童被狠心地抛弃，难道他能看得过去吗？当他遇见这类惨事而记起使徒的训诫“毋论时机相宜与否，均须坚持为善”时，他能背弃自己的事业吗？

第二条要求妇女不得进入教堂，也不得参加传教士的聚会以听取宗教教范。不用说，实行这一条就是把“上帝的选民”只限于男性，这与基督教的本义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条要求传教士遵守中国的法律和风俗，服从中国当局，不发表反对儒教的言论。这样一来，传教士就要听中国官吏摆布，不能有任何活动，因为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将是对中国风俗的违反，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解释为反对孔孟之道。

第四条大意是，由于暴乱事实上都发生于社会底层，因此要求欧洲官员和传教士不要对“士大夫”提出指控和追究责任，不要为他们被烧的住宅和被抢的财物等等斤斤计较地要求赔偿损失。此条提出，赔偿应仅限于从实际肇事者没收的财产的范围以内。当然，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为中国对每一次骚乱尽量少赔 26
钱预为地步，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传教团的各种机构现在因有赔款可恃，足可在劫后重建，但是如果按照第四条的要求行事，这些机构就必然会没落下去了。

第五条涉及护照问题，它规定，如果中国官员能够预见到某一地区有骚动的危险，则不得向外国人发放到那里去的护照。明摆着的事实是，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性质的地区。

第六条要求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之前须先调查他曾否犯过罪。此条规定传教士每月，或者至少每季，须向中国当局

报告入教者人数，中国当局则每月或每季到传教士团作一次视察。很明显，传教士团和新信徒们将由于这一条而处于完全从属于官府的地位，中国人即使很想成为基督教徒，也未必会有多少人敢于出头露面，接受官吏的调查等。

第七条要求传教士在中国官员来访时遵行“士大夫”的礼节。这就是说，传教士对最下级的官吏亦须依照中国的一切礼仪予以接待，而对于高级的官员甚至应该行“磕头”下跪之礼和其他东方礼节。

第八条提出传教士购买土地房屋的规定事项。它要求在订立任何契据之前，传教士应和业主共同向官府提出申请。官府则首先应该调查，土地拥有者的改变从“风水”方面来说有没有任何挂碍。如果风水的“形势”对传教士有利，还可根据第二项补充条款来进行这笔交易，此补充条款规定要取得当地居民的一致同意，在取得这一同意以后，土地才可以被宣布属于中国基督教徒；同时，在订立契据时，除了实际上的买主以外，不能写上另
265 外的名字。这些条文要了这么多花招来阻碍传教士购置地产或签订租约，使他们简直就无法达到目的。要求业主在订立契约之前去见官吏，十个人中就会有九个干脆不愿和外国人谈判，而对第十个业主则官吏用几句话就可以把他吓跑。其次，对风水的影响进行调查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能够验证它呢？至于所有当地居民的同意又能用什么办法来取得呢？最后，很明显的，传教士只能用“中国基督教徒”的名字才能买下土地，而卖方却又被绝对禁止把自己的产业转到除实际上的买主即传教士以外的任何人名下。

这就是著名的《八条》。许多人认为它表现了中国政府的善意和它想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巩固传教士团利益的意愿。但是我想，任何人在看了我的评论以后都会同意：中国外交部门从来也没有向欧洲人提出过比这更虚伪、更有凌辱性的文件了。这八条没有为欧洲列强所接受，因此一切依然如故；只有坚忍不拔、始终如一的中国官员牢牢地记着它，一有适当机会就力图实行之。

从那时以来，反洋人、反教民的小规模骚乱年复一年地在不同的地方发生；较大的一次暴乱于1884年秋发生在广州，正值对法战争之时。照我们看来，在这对外作战的时期，理应预期会爆发全中国对洋人的愤恨。但是事情恰好相反。在整个战争期间，除了有官员在竭力煽动的地方以外，就全中国而言，民众是淡漠的，不关心的。应该指出，在以写过反基督教和反欧洲人的文章而出名的彭玉麟赴广东会筹防务以前，广州本来一直是平静的。他到了广州以后，立刻就谣诼四起，说是应该把基督教会赶走。彭玉麟亲自发布疯狂的告示，宣称中国对于百姓破坏洋人房屋概不负责。老百姓把这理解为允许他们抢劫和消灭一切欧洲的事物。在几个星期之内，共有十八座耶稣教堂被捣毁；若干座天主堂和育婴堂被夷为平地；当地的中国基督徒遭受殴打、强奸、抢 266
劫和杀害，不但如此，彭玉麟还奏请皇帝饬谕中国基督教徒在家门口悬挂书有“教民”二字的木牌，穿特别的服装，等等。当然，这一切在北京都遭到驳回；但是现在谁人不知：清帝政府很早以前就已开始对自己的臣僚们发双重指示。其中一些指示简略地登载在报纸上，是供公众包括外国人看的，另外的指示是全文，措词亦与前者不同，它们才是中国朝廷的真正政策。关于以

上这一切，我们有一本极为详细的研究报告（见《关于在华迫害事件的备忘录》，1885年版①），从中可以明确无疑地看到，各省督抚大吏的行动始终可以在北京政府的命令中找到根据。因此，能左右一切的可怕的中国官僚机构发布告白，挑动百姓反对欧洲人，并不是没有北京的旨意在内的。我所以说中国官僚机构能左右一切，是因为不论煽动百姓反对欧洲人，还是平息他们的狂热，事实上都取决于它的意志。中国政府很久以前就已告诉我们：它的权力不足以驾驭桀骜不驯的百姓；但是，如果骚乱的罪魁祸首能够逍遥法外，如果参与抢劫的官兵甚至可以不受训斥，那么我们说他们在制造混乱、抢劫教民时根本没有违反任何命令，这样的推论岂不是更正确些吗？作为一个证明，我可以援引一件事实从反面来说明：一旦官府需要时，这些顽民就十分听话。下面就是1890年住在武昌府的一个研究中国的英国人的叙述。

“我以前一直不相信骚动是官方的运动，后来我亲自看到它们在武昌府怎样平息下去，我的看法才改变。最初，城里到处是针对欧洲人的揭帖、小册子和谣言。民情浮动，一群群的暴民向天主教育婴堂投掷石块。但是官府却说它没有力量阻止。接着，总督和巡抚劝谕人民的告示贴出来了，却被老百姓撕去。后来军
267 队开进城里，对传教士团的房屋也都派驻了力量雄厚的警卫；但是这只是使事情变得更糟。然后，钦奉上谕下来了；但是它也被

① 本书原文中作 *Memorandum on Persecutions in China*, 1885。——译者

撕掉。这样地过了几个月。总督曾经多次劝告传教士们撤走，因为他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保护他们。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坐在火山口上，我许多晚上都在失眠中度过，以为人家向我们警告过的暴动就要发生。但是正当祸乱的爆发眼看已经无法阻止的时候，局势忽然大变。第二天早晨，我刚从家里出来，就看出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人们的神色又变得愉快欢乐了，就连狗也好像和善起来了。我很快地就打听到，原来昨天下午英国领事和刚刚驶抵武昌的'弓弩手号'① 舰长访问了总督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对任何一座传教士的房子放第一把火，就将成为新到的军舰立即采取行动的信号。据说这位大臣起初表示不信，暗示说，这样的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但是总算还好，他终于认识到，对方不是在开玩笑。在这之后，他召集了僚属，向他们发出新的指示，于是一夜之间一切都变过来了。对于这场运动全部是在官方的操纵下进行的这一点，难道还需要别的证据吗？"[1]

在最近的，亦即我在蒙古所观察到的1891——1892年这次暴动中，从头到尾重复了同样的过程。老百姓受到反教民反洋人的小册子和揭帖的煽动。接着，由于官方公开地诬蔑欧洲人，这一骚乱就爆发了。最后，这场暴乱在许多地点也都是一声号令就偃旗息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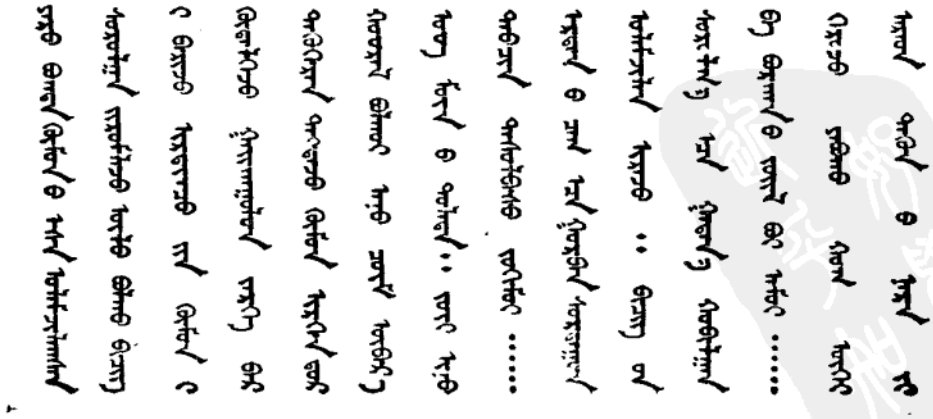
① 本书原文作 Archer。——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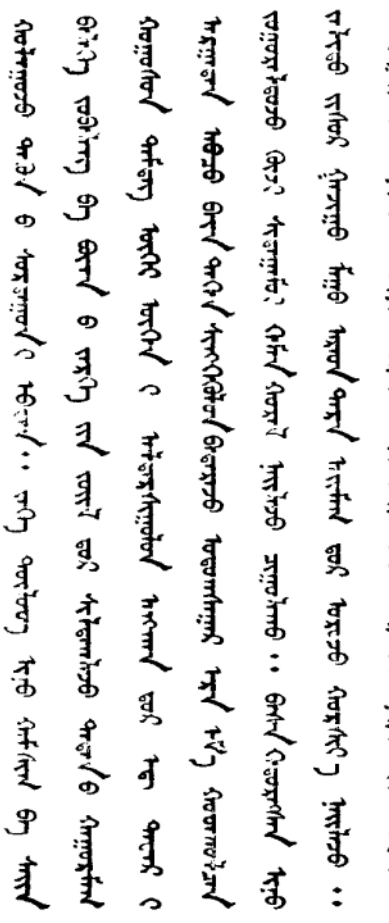
1 *The Cause of the Riots in the Yangtse valley*, Hankow, 1891, p.24.（《长江流域暴动之原因》，汉口，1891年，第24页。）

现在要问：这种对于教民和欧洲人的仇恨究竟有什么原因，有什么理由？为什么在上层的士大夫统治阶层中特别强烈？

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有一些古训记载在《圣谕广训》里。所谓“圣”，就是因为它出于本朝两位圣主的御制。1670年康熙皇帝写了七言十六句的敕谕。1724年他的儿子雍正又对它加以发
268 挥，写成了十六段专门的训诫。康熙的敕谕是主旨，雍正的训诫是对主旨的阐述，二者即构成《圣谕广训》。中国人对这些训谕极为崇敬，可以说，他们的统治者为教育和启蒙他们而出版的大量文章中，没有一篇在中国享有《圣谕广训》那样的尊荣。为了使《圣谕广训》家喻户晓，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称不知，法律规定帝国各地官员于每月初一和十五在专门指定的寺庙里宣读《圣谕广训》，老百姓不但被鼓励，而且被要求到那里去恭听。

《圣谕广训》第七条的主旨是这样一句话：“黜异端以崇正学”。雍正皇帝对这个主题加以阐述和发挥，根据他的阐释，基督教被列为中国人民不得信奉的外国宗教。以下就是从原文中摘录下来的有关段落：





"至于非圣之书，不经之典，惊世骇俗，纷纷藉藉，起而为民 269
物之蠹者，皆为异端，所宜屏绝……自古三教流传，儒宗而外，厥有仙释。自游食无籍之辈阴窃其名，以坏其术，大率假灾祥祸福之事，以售其幻诞无稽之谈。始则诱取赀财以图肥己，渐至男女混淆，聚处为烧香之会。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窜伏其中。树党结盟，夜聚晓散；干名犯义，惑世诬民。如白莲、闻香等教，皆前车之鉴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

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惑众，律所不宥，师巫邪术，邦有常刑。”①

上面所引的这一段足可表明，反基督教的鼓动在《圣谕广训》里得到多么强大的武器。因此，那些写煽动百姓反对教民和欧洲人的小册子的人就自以为是在按照治国安民的《圣谕广训》里所载的先皇遗训行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反基督教的宣传品是怎样的，它们的形式、

---

① 《圣谕广训》第七条全文为：

“朕惟欲厚风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学术。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此伦常日用之道，为智愚之所共由。索隐行怪，圣贤不取。《易》言：蒙以养正，圣功以之。《书》言：无偏无颇，无反无侧，王道以之。圣功王道，悉本正学。至于非圣之书，不经之典，惊世骇俗，纷纷藉藉，起而为民物之蠹者，皆为异端，所宜屏绝。凡尔兵民，愿谨淳朴者固多，间或迷于他歧，以无知而罹罪戾，朕甚悯之。自古三教流传，儒宗而外，厥有仙释。朱子曰：释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会一个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个神气。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释道之本指矣。自游食无籍之辈，阴窃其名，以坏其术，大率假灾祥祸福之事，以售其诞幻无稽之谈。始则诱取赀财以图肥己，渐至男女混淆，聚处为烧香之会；农工废业，相逢多语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窜伏其中。树党结盟，夜聚晓散；千名犯义，惑世诬民。及一旦发觉，征捕株连，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为罪魁，福禄且为祸本。如白莲、闻香等教，皆前车之鉴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惑众，律所不宥，师巫邪术，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无非禁民为非，导民为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尔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无事之日，衣食有赖，俯仰无忧。而顾昧恒性而即匪彝，犯王章而干国宪，不亦愚之甚哉！”（引自《圣谕广训直解》上卷，第7条，第50页。）——译者

起源、发展和内容又如何。

反基督教宣传品的主要发源地是湖南省。它们从这个中心以 270
布告、檄文、漫画、小册子和大大小小的书籍等形式向四面八方传播。为了适应各种对象，这些小书的风格体裁是多种多样的：有典雅的古文和优美的小品，有诗词和散文，有插图的和没有插图的。但是不管它们的形式或者文体如何，它们的内容总是具有同样令人愤慨和亵渎神圣的性质。不过湖南绝非出版这类作品的唯一地方：最流行的反基督教、反欧洲人的小册子往往在帝国的各个地方翻印，而且传播得很远，甚至于在承德府这样长城以北的中国省份（把它叫做南蒙古倒更正确些），我也看到并且购买了这种可恶的小书。

出版和发行这些反外国的小书并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主持其事的通常是一些个人或者某些团体，他们还雇人专门去散发这些书，或者到街头去张贴。办这种事要化大笔钱，钱是由关心此事的官府人士和社会上的中等阶级特别是商人阶级自愿捐献的。

转述这种宣传品的内容对于我来说是难以名状地痛心和困难的。它们充满了对神灵的亵渎，充满了仇恨、侮辱和愚昧无知，实难尽述。我们知道，古罗马人把救世主基督画成钉在十字架上的驴子；中国人走得更远，把他画成站着的猪，或者钉在十字架上的猪。这种画法的缘由是这样的：中国的天主教徒习惯上把“神”称作“天主”，意思就是“天上的君主”；这一称呼亦使用于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在湖南的出版物中，汉字“主”被换成声调完全一样的另一个汉字“猪”，这样一来，“天主”就成了

271 “天猪”。依照同样的方式，欧洲人在这种漫画里被画成绵羊和山羊。中国人在日常谈话里把欧洲人称作“洋人”，意思是“外洋来的人”。在反欧洲人的出版物里，“洋”字换成“羊”字。欧洲人作为外国人，被叫做羊，作为基督徒则被叫做猪。除此之外，他们还被叫做“绿帽”；在中国这是“王八”的象征，中国人把一个人叫做绿帽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国漫画里欧洲人总是头戴绿帽。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反基督教的出版物的正文中，凡是涉及外国人、基督教和新入教的基督教徒的字眼，一律用绿色油墨印刷。最后，欧洲人的另一个同样经常的称呼是“鬼子”，而新入教的中国人则被叫做“死鬼子”，因为他们已被看成死人一样了。一切有关基督教和基督教徒的用语大率如此。关于捏造的欧洲人所干的坏事，以及中国人对这种坏事的看法和议论，就更不用说了：它们的污秽和荒谬是会使任何人毛骨悚然的。

我们不能说中国当局对于在百姓中间散播这样的种子的后果有着错误的估计。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关于长江流域暴乱经过的奏折中率直地说：“查历次起衅之由，皆系匿名者之檄文为其肇始。此类檄文张贴于市井街巷，危言耸听，诳煽莠民，意在寻隙滋事，乘机播乱。”①我们可以在官方的文件中看到同样的承认，例如发表于1891年9月23日北京报纸上的两江总督刘锦棠的奏折，发表于1891年10月9日报纸上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奏折，

① 这段引文系从俄文转译，未经与汉语原文核对。——译者

以及1891年6月13日的上谕。看了中国政府本身的这些承认，我们当然就可深信，首先，这种宣传品是骚乱的主要原因；其次，我们自然还期望中国官员努力制止这种宣传品的流传。但是事实完全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官员曾经在这方面采取过任何行动，而这种态度正是这种咄咄怪事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这种漠然置之的态度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呢？其直接的答案就是下面的事实。1891年6月，由于欧洲人的要求在汉口逮捕了一批散发反基督 272
教书籍和檄文的无业游民。在审讯中查明，这些小册子的编著者和印行者是湖南大官周汉；被逮捕的人当然立刻就释放了。

但是这种逮捕只是在欧洲人的要求下才进行的，在没有欧洲人居住的地方，就根本谈不上中国人去追查反外国人的书籍了。据说，在那些地方反外国人的公檄到处都是，甚至于和查禁这些檄文的钦奉上谕告示并排张贴在一起，当地官员从旁边走过时，就好像没那回事一样。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湖南那些污渎神灵不堪入目的檄文的作者所干的事，实际上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彭玉麟以及清帝国其他大臣的文集中所明言的，相去并不很远。上述诸人的文集从三卷至十卷不等，收入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写的咨文、文告和奏稿。这些著作可以在每一间书肆和每一座公共的或私人的藏书楼中找到，因而人人都可以从中读到历数洋人剜眼睛、取脑髓、挖心脏和毁坏妇女儿童面容等等罪状的文章，重复着湖南檄文中的全部内容。除此以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了一本书，书名为《皇朝经世文编》，意思是“有关治国大计的官方文件集”。其中关于欧洲传教士如何对待新入教的中国人，有如下一段话：“凡我民人受西洋教士之洗礼，便

成奉教之人。日后死时，教士即遣人以白布尸衣裹之。来人将死者之家人尽皆屏退，扃其室，即以白布裹死者，并以膏药二枚贴于目。或谓膏药所以障人耳目，实则死者之双目已被挖去，以备擦拭银器之用。非独死人，即活人之目，夷人亦复挖之云。”①

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官方文件除了表述方式不那么粗鲁以外，加于外国人的罪名不是和那些非法出版物完全一样吗？例如，《鬼
273 叫（教）该死》这本书中就有这样的话：“鬼子有妖术，能采生折割，剜目抽髓。然后他将所得之物售与鬼子商人，或供撮影者调制药剂，或与铅共炼而成银子。由一百斤铅可炼得银子八斤。然炼银须用中国人之眼与铅相杂，夷人之目则不合用也，是以彼等不挖本国人之眼睛。此炼铅成银之法，凡投习彼教者无不知之。”②

如果上述的一切还不足以证明中国统治者之所为与外国的宣传相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此外还需要什么证明了。

我深信，任何人读了以上的叙述以后一定会和我一样地认识到，这种对于上帝和人类的侮辱必须停止。欧洲人应该忘掉任何民族的、国家的和宗教的分歧，在他们一致信奉的基督的名义下联合起来，共同要求中国彻底禁绝这类文章和书籍。

5月2日　　星期日

6时+4°；9时+9°；12时+12.5°；3时+14.5°；6时+8°；

---

①，② 引文由俄语转译，未与汉语原文核对。——译者

9时＋6°。

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们所走的大路、小路和途中歇脚的地方，都和我们在4月14、15、16和17日的那段旅行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们在4月29日一口气走完了两天的路程，到郭家屯宿夜；4月30日我们在官地宿夜，于5月1日到达沟门子。这段时间的温度如下：

4月29日 6时＋7°；9时＋21°；12时＋23°；3时＋23°；6时＋18°；9时＋14.5°。

4月30日 6时＋10°；9时＋18°；12时＋22°；3时＋22°；6时＋18°；9时＋13°。

5月1日 6时＋13°；9时＋13.5°；12时＋8.5°；3时＋8°；6时＋10°；9时＋7°。

今天我们在上午6点零5分从沟门子出发，但是不是像上次那样往西，甚至于稍稍有点偏向西南，而是往西北方向行进，前往多伦诺尔。我们几乎还没有走出村子，就进入了一条也是西北走向的 274
山沟，并且沿着它向上走。这条山沟宽度不超过一百俄丈，石子极多，因此在这里完全不可能开荒种地。幸好覆盖着土地的这层石子虽然很厚，却很细小，因此道路可以说还是相当好走的。我们走了一个钟头，到达一家叫做南店的孤零零的客栈以后，才看到山坡上有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我们继续往上走，走到7点35分，发现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在这里潜入地下。再往上去，这条小溪完全被冰雪所覆盖。7点55分，我们经过由四家客店组成的小村庄茶棚。这几座中国人的房子四周都种了树，但是不仅树叶未绿，连叶芽也未发。又走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道陡峭的山口下面，这里有一

座小村，叫坝底（意为山口底下）。这里唯一的一条街全停满了商队的大车，原来是赶车的让自己的牲口在开始艰巨的路程之前先歇一歇力，他们自己则在这里的酒店里不慌不忙地喝着茶。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大车中间穿过去。这些大车装载着木柴、烧制得很好的木炭和短短的方木，都是中国人从郭家屯运到多伦诺尔去卖的。我们化了足足一个钟头才爬上山口，中间只停了五分钟，因为和在这里设立了某种税卡的多伦诺尔喇嘛发生了一次争执。事情是这样的：这些喇嘛为了弄几个钱维持寺庙，在呈准多伦诺尔同知以后，在这山口向过往的行人募化；后来他们把呈准的募化变成根据贫富向每个过路人征收直接税。他们对每头驮载货物的骆驼收五分银子，对每匹驮载货物的马或者骡子收三分银子，对一头牛收二分银子，对每辆路过的大车看车主有钱与否，最高收到五钱银子。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缴纳二两银子（四个银卢布），于是我就到小庙里去对他们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是没有纳税的义务的，但是作为一个对蒙古人向来友好的俄国人，我把帮助他们看做是我的愉快，因此我现在捐一个银币。喇嘛向我道了谢，虽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并不感到十分满意。我们从这里开始下山，走得很轻快，在9点55分到达一个小村子，叫水泉子，并在此休息。在客店里除了素面和茶水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275 我们在10点55分重新上路，继续往山下走。下山的路下降得并不显著：它通过几个干宽谷，因此时而下降到小洼地，时而又升到似乎是原来的高度。这样一直走到12点10分，我们来到只有十一户人家的三山子（由这里的三座小山包而得名）。从这里起，

土质开始变得多沙，而过了沙坨子（1点35分），道路就在一片黄沙中穿行，两旁是连绵不断的沙山，直到多伦诺尔都是如此。我们于2点45分到达多伦诺尔，投宿在呼和苏默庙，因为我带着苏尼特王爷写给这座庙的住持的介绍信。这封介绍信是我在张家口时因与苏尼特王爷相熟而请他写的，应该说，它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我在这座庙里完全像自己人一样地受到接待。

5月3日至23日

我到了多伦诺尔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为进一步向蒙古北部旅行作准备，并为此而设法找合适的大车。从我的旅行性质和所带装备的情况来说，我最好是租骆驼；但是在多伦诺尔却根本找不到骆驼。这是因为，蒙古人的驼商队经过冬天运输茶叶、日用品和其他货物，骆驼到了春初都已筋疲力尽，完全不能继续使用。它们要休息和养护整整一个夏天，才能在冬天重新走三四千甚至于五千俄里的路程。当然，在某些主人那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在去冬累得不那么厉害，因而夏天似乎可以干活的骆驼；但是这里还要考虑到骆驼的一个生理特点：随着天时的转暖，这种牲口就要脱毛，到了6月初它就全身光秃秃的了。这时候骆驼虚弱无力，容易得病，任何劳役对于它都无疑是有害的。一匹骆驼如果夏天在驼商队里走一千俄里路，那么到了冬天它就走不了五百俄里，虽然它在通常情况下是能够在冬天走四五千俄里的。正由于这个缘故，蒙古人在夏天不愿意骑骆驼出门，他们每到5月就把骆驼赶到草原上去放牧，一直养到8月或更晚。正因如此，此刻我在多伦诺尔连一匹骆驼也找不到。多伦诺尔几座寺庙的监院虽然因

276 为我有苏尼特王爷的特别推荐信而同意拨给我七匹骆驼和两个赶牲口的送我去库伦，但是他们规定旅程的期限为四十五昼夜，索取的代价是四百五十两银子。合九百银卢布。我指出这个价格异乎寻常地昂贵，他们回答说，他们正是由于对我特别优待才这样便宜地租给骆驼。监院告诉我说：按照通常情况，我们的一匹骆驼一个冬天可以挣四十到五十两银子，而且没有任何风险；如果我们现在把骆驼租出去，那么首先，我们得挑选最好最壮的骆驼（因为别的骆驼根本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而这些骆驼到了冬天就不能再干活了，因此它们在冬天就不能给我们挣钱。其次，我们现在出租骆驼要承担风险，因为这些最好的骆驼有累死的可能。由于租骆驼行不通，我转而想雇几头牛，而且我还听说租用黄牛的期限通常是五十五天到六十天。但是不料好的黄牛在多伦诺尔也没有：所有最强壮的公牛都要被赶到张家口去装茶叶运到库伦，再运到恰克图去，留在多伦诺尔的都是些羸弱不好的牛，只能供不做长途贩运的多伦诺尔商人装载货物到二三百俄里的短距离内做买卖，而且途中还得多次宿夜。我把所有这些说法在几家客店里以及在和当地商人的交谈中加以核对以后，最后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他们必须作一次和我相似的旅行，他们怎么走法呢？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夏天是不去外地的；但是如果非去不可，那么可以打发人到张家口去，在那里什么都能雇到。张家口现在有几十万头牛，骆驼大概也不少。手头紧因而愿意出租牲口的蒙古人总是会有的；还有王公们短钱用的时候也会把骆驼从旗地上赶来的。"在这样的局面下，我决计再跑一趟张家口，照中国人的办法在那里租骆驼。从5月6日到18日我都在路上度过。在M.Д.

巴图耶夫的帮助下，我在张家口租了几匹骆驼，讲妥的路线是：多伦诺尔，毕鲁浩特①，克什克腾旗②，巴林旗，顺路拐到兆奈曼苏默城遗址，应昌城遗址，察罕苏布尔嘎城③；由此经乌珠穆沁旗往克鲁伦河方向去车臣汗部，最后到库伦。向我索取的全程租费是二百三十七两三钱银子（四百七十五卢布十戈比），也就是比在多伦诺尔的要价差不多便宜一半，虽然走的路程还要长些。去张家口途中没有新的情况值得记叙。这段时期中的气温观察记录如下。

日期	6时	9时	12时	3时	6时	9时
3	7°	12°	18°	15°	10°	6.5°
4	9°	12°	16.5°	13.5°	9°	6°
5	9°	14°	19°	18°	13.5°	11°
6	8°	11.5°	14.5°	13°	10.5°	10°
7	12°	15°	18°	7°	6°	5°
8	3°	3°	6°	9°	9°	4.5°
9	2.5°	4.5°	10°	9.5°	7°	4°
10	3°	5.5°	11°	14°	12°	9°

277

① 即经棚的蒙语名称。今克什克腾旗。——译者

② 当时的克什克腾旗旗府不在今天的经棚（景峰），而在它的正南偏东，高凉河左岸，乌兰布通峰正东。即今克旗的芝瑞公社永兴大队西。清代末期，当地地名称白岔，又称河洛沟门。——译者

③ 即插汉城。——译者

11	8°	13°	18°	20°	17°	14°
12	10°	14°	18.5°	19°	16°	13.5°
13	9.5°	14°	18°	21°	16°	14°
14	11°	14.5°	19°	21°	17°	14°
15	10.5°	16°	17°	15°	12°	9°
16	8°	15.5°	16°	14°	14°	9°
17	6°	13°	17°	13°	15°	12°
18	9°	16°	19.5°	17.5°	16°	14°

5月18日，我再次来到多伦诺尔，继续对这个城市的生活和状况进行观察。

第七章　多伦诺尔

城市的位置。多伦诺尔的官府及政府机关。新建立的旗军管理机构。几条商业街道：马市街、牛市街及东盛街。长盛街。兴隆街及其街名由来的传说。三官庙。制作马衣的作坊。多伦诺尔的各项关税。城市的土地状况。茶叶和粮食贸易。牲畜和畜产品的输出情况。多伦诺尔的拉运行业。多伦诺尔的寺庙。锡拉苏默的碑记。锡拉苏默的管理者及该庙的几位格根。呼和苏默。多伦诺尔喇嘛的名额及他们的给养情况。壮丽的敕建庙。

多伦诺尔城，或按汉人的叫法——喇嘛庙，位于察哈尔游牧区的东缘。但这一带地方却并不属于察哈尔八旗的游牧区，而是一片被划定供放牧中国皇帝的牲畜和马群之用的牧场。城市所处的地带是一片宽广、多沼泽的沙土平原，几乎不长任何植物；只是在城内西北角才可见到几棵由勤劳的汉人辛勤栽培起来的树木。除此之外，不论在城里还是城外，几乎全都没有什么草木，就是在城市周围的地区也是连草也很少，以至于到这个城市来的蒙古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习惯在郊外的草原上住宿。我从张家口带着租来的骆驼返回多伦诺尔，当我打算要在城里再住上五六天时，我的车夫们决定离开这里，并把自己的牲口赶到城东约七俄里的地方去放牧。

278 多伦诺尔距离北京，如果经古北口走直路，有四百俄里；距张家口有二百四十俄里；距库伦有七百俄里。城的南面和西面是极厚的沙土，并且有一座座的沙山。多伦诺尔平原上的主要河流是汉人所称的西河，蒙古人则称之为额尔腾河。它的基本流向是东南，注入离多伦诺尔约七十俄里的上都河。据说古时候多伦诺尔平原上确实曾有过七个湖，因而这片平原和建在平原上的这座城市也就由此而得名。但是现在这些湖却早已干涸，只在城市四周，主要是南面和西面，留下了一些小水塘。城市在平原上所处的这种地势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从外面看去，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任何景物。当你向它走去，即使是从远处看它，你也无法看到它的建筑物，就连这座城市的大小你也无从估计。因为城里盖在前面的房屋把后面和它们一模一样的房屋都挡住了，只见那里是一片极其贫穷肮脏的小土房子。在这些房子当中耸立着几座高高低低的塔，就像我国消防队的瞭望台一样。

多伦诺尔实际上是由位于额尔腾河左侧的买卖城和河右岸距买卖城两俄里半远的两座庙宇组成的。买卖城是个相当大的市区，南北长度是东西宽度的三倍。据1870年到过多伦诺尔的布金① 兄弟二人说，这座城的四周围着约两俄丈高的城墙。可是，无论是1878年我第一次到多伦诺尔，还是这一次来，我都未见到有什么城墙。据蒙古人说，这里向来就没有城墙，证之以丘克和加贝两位旅行家的记述，我们是相信此说的。很可能是布金兄弟这

① 布金为俄国涅尔琴斯克商人，曾于1871年装备一支商队深入到多伦诺尔等地进行考察。——译者

两位俄国旅行家把城市四周中国住房的院墙或围墙当作了城墙，因为那些围墙相互连接，对于不熟悉中国建筑方式和住房结构的人来说，是很容易搞错的。多伦诺尔也和库伦、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等其他蒙古城市中的买卖城一样，没有城墙。你从草原上直接就可走上城市的街道，这些街道入口处的标志通常是两扇大门，或干脆只是两根对立的木柱，木柱上面有的带遮搭，有的不 279
带遮搭。

这座城市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极度贫穷和简陋；走进城里以后，这一印象不仅没有改变，反而似乎更加强烈了。简直难以想像还会有比多伦诺尔的街道和巷子更脏、更乱的地方。一般说来，中国所有城市里的大街小巷都又窄又脏，而这里的却更窄更脏。这主要是因为城里所有通行车辆的道路都深深地陷在黄土地



长盛街全景

里，就像一条条土沟，两侧的房屋和人行道有时竟在土沟之上约一俄尺半高的地方。一到多雨的季节，这些通车的大沟里就满是污泥浊水，有的街道甚至都不能通行。

多伦诺尔的所有官府及政府机关都集中在城市的北端，因此也可以把它们作为城市北部边缘的标志。在这些机关中，有多伦诺尔政区的最高长官——俗称之为“二府”——的衙门。“二府”的正式官衔的汉语全称是“直隶多伦诺尔抚民同知”；蒙古人则把它叫做 ᠳᠤᠯᠤᠨᠨᠣᠭᠣᠷ ᠬᠣᠲᠠᠨ ᠤ ᠵᠠᠰᠠᠭ ᠵᠠᠯᠠᠮᠵᠢᠯᠠᠭᠴᠢ ᠪᠠᠢᠴᠠᠭᠠᠯ ᠤ ᠶᠠᠮᠤᠨ ᠪᠠᠶᠢᠭᠤᠯᠯᠠ。中国
280 人认为“二府”的官职要比“知县”，即县长的官职更高，这可能是由于他的职权范围更大些，因为他除了专管区内的汉族居民外，同时还与非汉族的行政机构有些关系。多伦诺尔二府由宣化府道台直接管辖；而属多伦诺尔二府管辖的则是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各旗。[1]

在“二府”衙门的左面，即东侧，是统管当地驻防军的武官——“总爷”的官府。这里的驻防军是由五百名汉族绿营兵——蒙语称为“诺贡图克”组成的。他们没有兵营，各自住在家里，分散在城内各处。他们既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也

1 锡林郭勒盟由下列各旗组成：1）大乌珠穆沁旗（又叫车臣亲王旗）；2）小乌珠穆沁旗（额尔德尼贝勒旗）；3）苏尼特右翼旗（多罗都楞郡王旗）；4）苏尼特左翼旗（多罗郡王旗）；5）浩齐特左翼旗（多罗额尔德尼郡王旗）；6）浩齐特右翼旗（多罗郡王旗）；7）阿巴嘎左翼旗（多罗郡王旗）；8）阿巴嘎右翼旗（多罗绰尔格图郡王旗）；9）阿巴哈纳尔左翼旗（和硕贝子旗）；10）阿巴哈纳尔右翼旗（多罗贝勒旗）。

就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只有在执行军务时才穿号衣，在操练时则带上弓箭、大刀和藤牌等兵器。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城市的秩序和安宁，有时也执行递送公文的任务。

二府衙门的右面，即西侧，是管理多伦诺尔监狱的“巡检”的官署。监狱在二府衙门和巡检衙门的中间。多伦诺尔的监牢也和别处一样，有两层木栅栏围着，是一座大板升，板升的地窖里关着在押的罪犯。除了管理监狱，巡检还须负责清除多伦诺尔的流民和乞丐，不过这一职责也仅在于把那些十分无赖的游民抓到他的衙门里，惩罚一通，然后赶出城去而已。

上面说的这三个官府是多伦诺尔早已就有，也可说是历来就有的机关；而在前几年，也就是在1884—1885年左右，这里又有了一个统管八旗军的武官——即所谓“协台”——的衙门，是按照张家口类似的机构建立的。而八旗军的营房不过在十年之前才 281
在多伦诺尔设立，因为那时来到蒙古牧区的汉族移民日益增多；为了保护汉人所占有的土地，为了防止蒙古人和汉人之间可能产生的纠纷和冲突，总之，为了维护城外广大地区的秩序和安宁，才派来了这些军队。他们都是从宣化府派到多伦诺尔来的。共有二千人，其中一千人驻扎在多伦诺尔，五百人被派往毕鲁浩特，其余的则编成二十人、五十人或一百人的队伍，分别派到大小村镇中去。我们在东城子见到的约四十名士兵，在沟门子见到的一百名左右士兵，还有在其他地方见到的，就是这样的驻军。这些士兵所用的武器已是欧洲文柴斯太尔式的短筒枪。他们都是骑兵。他们在多伦诺尔的营房造得像一座城堡，四周是土墙，里面房子很多；士兵都集中住在这里，也带家眷。通常每人每隔三年

可以省亲一次，因此多伦诺尔的士兵实际上不足明文规定的一千名。不过长官准予休假的人通常不多，总是限制在士兵总数的百分之十以内。协台衙门也可说是与二府衙门相邻，只不过它并不紧挨着二府衙门，而是在牛市街，它是这条街的第一栋房屋。

二府、巡检和总爷的衙门都在一条东西向的街道上，叫作头城街；但这些衙门前面的地方很难说是街道，它只是一片大空场，多伦诺尔的马匹和骆驼交易在这里进行。

从这片空场向南有三条大街：马市街、牛市街和东盛街。马市街的街口是向到这里来贩卖牲口的人收税的税务署。与张家口所不同的是，这里每匹骆驼收税四百文，每匹马收税二百文，每头牛
282 收税一百文，每只羊收税十文。马市街通到城市一半的地方为止，它本身又被两扇木栅大门分成了相等的两段。这条街上有五十来家小铺子，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供商人或到多伦诺尔来买牲畜的人住宿的一些客店。

从二府衙门广场向南延伸的第二条街（牛市街）也和前一条街一样，被一道木栅大门分成两段。只是这条街被分成两段后街名也变了，大门南面的叫钟楼后街（又叫钟楼巷）。前一段街上有三十八家店铺，后一段街上有三十九家店铺。在钟楼后街靠近那道木栅大门的地方还有一个税务署，这是专向运进城来的毛皮收税的地方。收税标准是：马皮或牛皮每张缴税二十文，绵羊皮——二文，羊羔皮——一文，山羊皮——一文；兽皮中有规定标准的只有狐皮，每张收税六文，而其他兽皮，如貂皮、山猫皮等，由于来源比较稀少，其税额是由税务官自行规定的。至于毛的税率则是：驼毛和羊毛每斤缴税一文，山羊绒每斤缴税二文。

钟楼后街的街尾则是多伦诺尔的几家铜匠铺，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几家制作佛像的铺子。多伦诺尔的佛像从丘克的中国之行以来就已在欧洲人中享有盛名。可是这一名气未必符合实际，因为它是由蒙古人传出来的：在蒙古，多伦诺尔是最早制造佛像的，蒙古人觉得极为稀罕。可是现在在北京制作的佛像却要比这里的多无数倍，而且从北京销到蒙古——包括准噶尔和青海——以及西藏的佛像也多得多，因为北京佛像的价钱较为便宜。钟楼后街的佛像作坊兼店铺实际上只有两家：一家是兴隆瑞，蒙古人称之为海桑岱；另一家是多伦诺尔最早的，在蒙古最有名气的阿尤希铜匠铺。

马市街和钟楼后街，如前面所说的那样，都是到城市一半的地方为止，垂直于长盛街。长盛街是一条由城西通到城中心的街道，所有其余的佛像作坊和相连的铺面都在这条街上，如翁楚克[①]铜匠铺、翁楚克诺姆图[②]、巴彦台铜匠铺及呼钦[③]诺姆图。在多伦诺尔，制作佛像的作坊共有七家，但现在仍然营业的只有六家。这么几家作坊显然是太少了，不足以使多伦诺尔在这个行业中居于首位。以博学和熟读经书自居的喇嘛们虽然至今仍旧说多伦诺尔的佛像比北京和蒙古其他地方出的佛像都好，说是多伦诺尔的佛像尺寸做得准确，贴的金也比别处的佛像牢固。但这多 283

① “翁楚克”，蒙语，意为“拐角”。此处指街口拐角处。“翁楚克铜匠铺”又称“裕合永”。——译者

② “诺姆图”，蒙语，意为“经卷铺”，即抄写或出售经卷的地方。——译者

③ “呼钦”，蒙语，意为“旧的”、“老的”。——译者

半是照着多伦诺尔匠人的话说的，因为他们都不择手段地想要破坏北京的竞争。长盛街共有三十家产销各种物品的作坊和店铺。

从头城街开始的第三条街道穿过全城，叫东盛街。这条街可说是多伦诺尔的旧货市场，集中了至少有三百家最下等的小铺子。旧衣服、旧鞋和旧靴、锈铁器、断头钉、三条腿的桌子、破破烂烂的橱柜箱笼……总之，各种各样的破烂货都汇集在这条街上，等着那些和它们同样贫穷肮脏的人来买。我无论什么时候到东盛街去，每次看到那里都是挤满了乞丐和在城里找不到零活的匠人。这些人白天通常都聚在几间臭气熏天的下等饭馆附近；到了夜里，据说他们就在这里往地上一躺，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

我们已经知道，马市街和钟楼后街都是到长盛街为止；而从长盛街开始往城南方向去的又有三条街道。其中第一条街叫二城街，这条街几乎没有店铺，全都是多伦诺尔的居民、主要是绿营兵的住房。第二条街叫兴隆街，多伦诺尔人认为这是城里最好的一条街，而且它还具有历史意义。据说康熙皇帝到多伦诺尔来正式接受喀尔喀诸王公归顺时，先曾到过这里的一座和尚庙，叫三官庙。他在庙里礼拜如仪之后，就在城里信步而行。后来他觉得
284 饿了，就走进他见到的第一家客店，吃了一点烙饼。这家客店叫兴隆馆，它的房屋至今还在，不过已破旧不堪了。显然，如今中国人对这个地方和传说都已不太重视了。但是当时的人似乎是郑重其事地对待这一事件的，因为那个故事后来还说，当时居民们曾作出以下几条规定：第一，永远保留这家客店的店名和招牌；第二，规定它永远作为一个卖粮食和食品的店铺；第三，把这家客店所在的街道命名为兴隆街。这一传说有多大的真实性当然很

难说，但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就是所有的多伦诺尔人全都知道这个传说，因此每个到多伦诺尔来的人都认为应当去看一看兴隆馆。至今这个小铺子也确实是在卖面粉和其他食品。它就在离三官庙不远的地方。在今日，三官庙看来是城里最美的建筑物了，因为不久前，就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对它作过一番装修，并在庙旁建起一座塔，成了多伦诺尔最高的一座建筑物。如今兴



三官庙及其宝塔

隆街尽管也和其他所有的街道一样地肮脏，但它却是多伦诺尔最富有的店铺和货栈所在地。这些店铺和货栈几乎不卖零售的货物，而主要是做批发生意。此外，在兴隆街上还集中了许多银号和钱庄，这是公认的最富的行业之一。

由长盛街开始的第三条街叫福盛街。这条街上有六十三家商店，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应当叫做作坊街，因为它主要集中了多伦诺尔制作毛毡、马衣、皮革等等的作坊。工匠们几乎就在外面作业，因为每家这样的作坊总是有一间店铺，这个店铺往往同时又是作坊；尤其是制作马衣、鞋靴或木器之类的行业更是如此。

多伦诺尔制作的毛毡，其质量据说与呼和浩特的一样，但这里的价钱却要贵一些，而且生产得也比呼和浩特少。这里制作毛毡的铺子一共只有二十家左右。他们的畜毛都是从当地的皮革作坊买来的。多伦诺尔的皮革作坊有二十余家。买毛时按一张张毛皮论价，每张皮上没有洗过的毛约值一百文。多伦诺尔的毛毡主要是卖给张家口的汉人；住在张家口的俄国人则已习惯从呼和浩特购买毛毡。

福盛街的南端集中了当地税务机关的几个主要分署，如征收茶叶税、布匹税和粮食税的各分署。多伦诺尔的茶叶税规定如下：每洪子① 砖茶，不论其中块数多少，收税九分二厘；每斤白毫茶，不论什么等级，收税三厘；“汉博”② 茶每一木葫芦子③收税二分八厘。至于对布匹、杂货则是按驮子收税：高档货收三

① “洪子”是由汉语“筐子”借用的蒙语词，意指包装茶叶的方形竹筐。也就是茶叶箱。——译者

② “汉博”，蒙语，意为驮茶用的竹篓子。此处因茶叶装在这种竹篓内，故蒙古人称这种茶为“汉博”茶。——译者

③ 见原文第287页。——译者

两左右，低档货收一两二钱左右；只有陶瓷器皿除外，对这类货物是不论品种，每箱收税一两七钱。粮食则只是对运进的面粉收税，而且装一百二十斤到一百五十斤面的口袋，每袋只收七十 286
文；至于颗粒粮食则根本不须缴税。

上述各条街道都可说是城里的商业区，同时也是多伦诺尔的主要街道；城里还有几十条小一些的街巷，里面主要是住房。

在多伦诺尔的公共建筑物中约有二十五座和尚庙，其中最好的就是上面已提到过的三官庙和位于宁远街的白玉观。白玉观是由多伦诺尔的商人们共同出资建造的，建成的时间不算很久，因此里面的神像和器具都还很洁净、艳丽。城里除和尚庙和孔庙之外，还有六座清真寺；按照中国通常的惯例，这些清真寺都没建造伊斯兰教特有的尖塔，而且外表十分简陋，因此它们和普通的中国式房屋很难区分开来。只有在一个叫礼拜寺的清真寺里，有一座像三官庙里那样的塔，这就被当作清真寺的尖塔了。

多伦诺尔也和归化城一样，有一点既不同于中国内地，也不同于长城以外的地区，这就是市里很少有私人的房屋，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属寺庙所有。每座和尚庙至少有五六座房屋，它就靠这些房屋的收入来维持；清真寺也是这样。但在这方面收入最多的还是呼和苏默和锡拉苏默这两座喇嘛庙，它们总共约有二百座房屋。多伦诺尔的房租通常按十二间来计算——据说这是起码的规格，因为比这再小的房屋这里是不盖的。一座十二间的房屋可有七十两到八十两的收入。因此，如果我们假设所有属于喇嘛庙的房屋都是最小的，那么其中每座喇嘛庙的房金总收入算来至少有七千两到八千两银子。不过这还是与实际收入相距很远的数字，

因为这两座寺庙都有若干座四十间或更大的房屋。

在私人的房屋中，最显眼的是几家供外地人投宿的客店和一些集中了多伦诺尔基本货物的货栈。据当地的商人们反映，在多
287 伦诺尔的所有商号中最多只有四十家是能够、并实际上也确实是自己到中国内地去拉货的；而所有其他商铺实际上都只不过是转销从当地货栈中批发来的货物。这些货栈又可供驮运商队住宿，它们都有行业之分。例如有专门经营茶叶的货栈、经营粮食（其中也包括酒和食油）的货栈、经营布匹和杂货的货栈等等。多伦诺尔的茶栈共有三家。运进的茶叶中数量最多的是砖茶，达两万五千箱到三万箱之多。这种茶全部批发给当地的小茶商，他们主要销往喀尔喀，也就是库伦，特别是车臣汗部；多伦诺尔的商人主要是在那里做生意。一部分茶叶由克鲁伦河岸边一直运往俄国边界，到达敖嫩河① 和额尔古纳河两岸。输入量占第二位的是所谓的“汉博”茶。这种茶也是由那种制作普通砖茶的大片绿茶制作的，只是这种绿茶并不洒水，也不压制成砖形，而是烘干后直接装进芦苇编成的桶状筐里。因此苏尼特人把这种筐子叫做“博尔托果”②，而把这种茶叫做“博尔托果”茶；汉人则把这种筐叫做“木葫芦子”。每筐装茶约有九斤。每三筐装成一大包，蒙古人把这样的一大包“汉博”茶叫做一“乌克萨拉”（ᠤᠭᠤᠭᠰᠠᠯ）③。

---

① 今鄂嫩河。历史上曾叫斡难河。——译者

② “博尔托果”，蒙语，意为木桶。——译者

③ “乌克萨拉”，蒙语，“联串”的意思。因三个筐子一个顶着一个地装在大包里，故称之为“乌克萨拉”。汉人叫“串子茶”。——译者

喝“汉博”茶的主要是喀喇沁人、土默特人、敖汉人、翁牛特人、阿巴嘎人、阿巴哈纳尔人、克什克腾人、东部察哈尔人及一部分苏尼特人。这种茶叶由汉人从多伦诺尔向外运出的却很少，因为诸如像乌珠穆沁、阿巴嘎、克什克腾以及察哈尔这样一些地区的人宁愿自己到多伦诺尔来买“汉博”茶；而且他们更经常的是在运送中国货物时得到这种茶叶作为拉脚钱。白毫茶运到多伦诺尔来的很少，据说还不到三四千箱。

粮店共有十余家，最富的一家是大盛店；其次是维盛店、广泰店、宋益盛及其他粮店。多伦诺尔的粮食来自四面八方：从西面来自隆盛庄、丰镇和张家口；从南面来自乌兰哈达（赤峰）县及其县城；从东面来自毕鲁浩特及所属各部族。由于来源充足，多伦诺尔的粮食都不算太贵，如呼赖布达①，或叫博罗松布达② 288
（大粒的糜米）每斗一千一百文；托黑布达③（小粒的糜米）每斗一千文；面粉每二十八斤至三十斤价为一两银子（约合六戈比一俄磅）。

多伦诺尔不产烧酒；这里酿制的达拉松④酒质量也不大好，每斤最多卖八十文到一百文。因此多伦诺尔人往往都喝张家口运来的白酒，每斤卖一百五十文到一百八十文。这种酒的总输入量为五六十万斤。

---

① “呼赖布达”，蒙语，意为“炒米”。——译者

② “博罗松布达”，蒙语，意为“熟米”。——译者

③ “托黑布达”，蒙语，意为“生米”。此处指小米或糜子米。——译者

④ “达拉松”，蒙语，意为经发酵制成的酒，即黄酒。——译者

经营布匹的大货栈大约有十二家，小栈则难以计数，因为每一家小栈在一年之中要好几次成为外地来的棉布厂商的驻留处，所以每一家小栈都可说与棉布业有关。大部分布匹和杂货当然都是来自中国内地，做这行生意的商人主要都是山西人。他们运到这里来的是中国丝织品、半丝织品和棉布、生熟铁器和铜器、刀子、火镰、旱烟袋、烟盒及蒙古人的其他用品。从南方的天津和其他港口来的汉人，除上述各种中国产品外，还向多伦诺尔运来一些欧洲商品，如斜纹布、府绸、印花布和德国呢，不过这些德国呢往往是俄国呢的仿制品。这些欧洲货，尤其是大批的中国棉布和麻布等，都是从广东运来的，其中一件图丹①（汉语叫素奥②）的长衫料价值一两银子。多伦诺尔的俄国货种类很少，所看到的有丘利亚耶夫和巴布金两家厂商出的呢子，莫罗佐夫厂商出的粗平布和棉绒布，以及黑白两种油性革，但是数量都极少。这是因为多伦诺尔的这些货物只能来自恰克图，而且也只在那些与恰克图有联系的汉商的店铺里才有出售，但这里的这种店铺很少。这里的俄国货仍和以往一样，卖得极贵。我这次到多伦诺尔和1878年到这里来都发现这里的俄国皮革（布里嘎尔③），价格是：最好的卖六七两银子，中等的卖五两左右，四两五钱以下的俄国皮革就没有了。

---

①Тулан，音译。——译者

②Су-о，音译。——译者

③ “布里嘎尔”系中亚一座古城，中世纪时，从这里通过丝绸之路运出的皮革亦称布里嘎尔。现代蒙语叫“香牛皮”，即油性革、软革。——译者

多伦诺尔输出的最大宗的商品，大概也是唯一的商品，要算是牲畜了。在这一方面，多伦诺尔超过了所有其他邻近中国边境的蒙古城市。近两年来，一方面由于牲畜的大批倒毙，一方面由 289
于多伦诺尔附近地区的骚乱，牲畜贸易略有下降；但尽管如此，这两年由此输往中国的马仍有七万匹，牛四万头，羊则有三十五万至四十万只之多。骆驼在这里卖得比较少，近几年来由此输出的骆驼不超过二千五百匹，因为东南部蒙古的骆驼本来就不很多，而库伦以东的北部蒙古人却又比较习惯于把自己的牲畜送往呼和浩特，尽管多伦诺尔离他们要近得多。多伦诺尔的牲畜价格不能说是很低，根据供应和需求的不同情况，这里最普通的好马每匹价值十两至十五两，甚至二十两；牛每头八两至十五两；骆驼每匹是三十五两至四十两。这比库伦的价格正好高出四分之一；比恰克图和乌里雅苏台的价格当然就更贵了，同样的那些牲畜，在后两个城市的价格要低一半。多伦诺尔每年从二月末到十月末卖牲畜，而从十一月到来年二月末则休想买到一只羊；如能买到，那也得付出四倍的价钱。据说有人在年底买羊，每只羊付了六两银子。大部分牲畜都是卖给那些在草原上以货物换取牲畜的汉人，这些牲畜主要来自车臣汗部，其次是乌珠穆沁、阿巴嘎和苏尼特等旗。在多伦诺尔售出的皮毛数量极少，价格是：马皮约一千文；牛皮一千五百文；绵羊皮五百文；山羊皮六百文，有时还要贵些，因为山羊皮上除了羊毛之外，还有绒也是值钱的。驼毛的价格通常是一百二十文一斤；羊毛是八十文一斤。运到多伦诺尔来的畜毛以绵羊毛为主；至于驼毛，则因周围各旗的蒙古人不饲养骆驼，这里收集的驼毛比较少，而且主要还是来自班第达

寺① 以北的北部蒙古。从东南部蒙古各盟运来的驼毛质量最次，因为产毛的骆驼都是用来驮运煤和盐的，所以身上的毛都既短枯又肮脏。

从多伦诺尔把畜毛运往内地的，主要是中国内地的回民，他
290 们用自己的骆驼把茶叶从天津运到多伦诺尔后，又带上在此地收购的畜毛回去。每年九月，当畜毛大量上市的时候，当地的回民也从事畜毛运输，他们用的是套七匹骡马的中国大车。

关于多伦诺尔的贸易情况应该说明一点，由于近几年来毕鲁浩特的竞争加强了，多伦诺尔的贸易已大为缩减。有很多从广东来的货品，如白酒、麻油、烟草等，以及过去从东南部蒙古必须经过多伦诺尔才运到蒙古去的粮食，现在都已不再经过这里，而直接由毕鲁浩特运往喀尔喀去了。另一方面，巴林旗和阿鲁科尔沁旗的蒙古人及东北部的其他蒙古人也都不再把牲畜赶到多伦诺尔来卖，而是也赶到毕鲁浩特去，卖给那些现已住满了克什克腾旗的汉人。

前面已经说过，多伦诺尔除了买卖城外，还有两座有名的大庙，人们都把它们叫做锡拉苏默和呼和苏默，即黄庙和蓝庙。

这两座庙都是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为蒙古人建造的。锡拉苏默大概建于1691年，呼和苏默建于雍正中期②。中国的《圣武

① “班第达寺”即贝子庙的俗称，位于今锡林浩特市。——译者

② 根据译者调查，作者于本章将此两苏默情况互相混淆。实应为：呼和苏默（蓝庙）系康熙三十年（1691年）建，汉名汇宗寺，俗名东大仓；而锡拉苏默（黄庙）系雍正九年（1731年）建，汉名善因寺，俗名西大仓。本章作者所说的锡拉苏默指的是汇宗寺，而呼和苏默指的是善因寺。——译者

记》一书中说，在喀尔喀人归顺时，康熙于1691年经独石口来到多伦诺尔，喀尔喀诸王及台吉都在这里朝见他。在他们的三个部里设了三十七个旗，并按内蒙蒙古人的惯例，为了聚集各旗的喇嘛，建造了一座寺庙，叫汇宗寺（锡拉苏默）。但据蒙文的《章嘉呼图克图传》记载来看，锡拉苏默建造的时间早了两年，那本书上是这样写的："可汗① 于辛巳② 年征服了喀尔喀七旗，并召集他们举行盟会，对各旗首领予以赏赐。他在多伦诺尔建了一座新庙，并在庙中立了三尊佛像。然后可汗、章嘉呼图克图及诸大臣来到多伦诺尔，对这三座佛像举行了盛大的祭祀。当日皇帝垂训说：'我致力为佛门及生灵造福，为天下庶民谋利，尤其是为这一地区的察哈尔八旗、南部的四十九旗及北部的五十旗谋求富足的生活，因而建造此庙，以便众多的内外蒙各旗中都有一名喇嘛住在这里，为世人的幸福诵读经文。喇嘛（他对章嘉呼图克图 291
说），你在冬季寒冷时可去北京居住，夏天炎热时就在这里主持当地的宗教事务。'"传记作者在结束这段叙述时说："于是皇帝从各旗召来了一百八十名喇嘛，将他们连同新建的这座寺庙一并交给章嘉呼图克图管理。"

但从这些记载中仍旧不能明确地肯定这座寺庙的建成时间。当我向当地的喇嘛问及它建造的准确年代时，他们告诉我说，这座庙的全部历史都记在正殿旁的一块石碑上。我付了一两银子，他们不仅让我看了这块石碑，甚至还允许我把碑文抄下来。石碑保存得极好，上面的文字也十分好认。下面就是它的碑文：

① 此处指康熙皇帝。——译者

② 辛巳应为1701年。——译者

ᠪᠣᠯᠪᠠᠰᠤ ᠪᠣᠯᠪᠠᠰᠤ ᠪᠣᠯᠪᠠᠰᠤ

292

ᠪᠣᠯᠪᠠ᠃᠃ ᠪᠣᠯᠪᠠ ᠳᠤ ᠪᠣᠯᠪᠠ ᠪᠣᠯᠪᠠ ᠪᠣᠯᠪᠠ

293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ᠲᠡᠭᠦᠷᠢᠨ ᠪᠠᠶ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ᠶᠡᠬᠡ ᠬᠤᠪᠢᠶᠠᠨ ᠤ ᠲᠡᠮᠳᠡᠭᠯᠡᠯ ᠲᠡᠢ ᠬᠠᠮᠤᠭ ᠤᠯᠤᠰ ᠤ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ᠵᠠᠰᠠᠭ ᠤ

其译文如下：

“我朝秉承天命，以和平之道统一各族，又因仁义播于天下，故长城内外以至四海之民，都来成为我国的宾客和臣民。

太祖、太宗本先圣通好之义，发扬仁爱与国力，遂使蒙古各盟相继臣服。我承受先王之基业，登极至今，以前未曾降服之部，现已无一不思归顺。蒙古各盟部落众多，民性强悍。我以温厚的态度来训育他们，以国威来羁束他们，并对他们行施恩宠，加以感化，逐渐使他们归心。历二十余年之岁月，喀尔喀七旗①各部慑于天威，尽皆输诚，欣喜称臣纳贡。我就是这样地抑制桀骜豪强之人，扶助驯良柔弱之人，颁赐爵位，分赏牧地，而对他们进行治理。恩和·阿木古朗（即康熙）朝庚午年夏天，我到北方巡视时，为了安抚边地，在多伦诺尔召集了盟会，设宴行赏。四十八旗和喀尔喀七旗的所有王公、台吉和世官贵族都会聚一堂。他们隆重谢恩，饮酒行乐，载歌载舞，并举行盛大的朝拜仪式，294
极尽欢娱。这样，边远之地合为一体，内外之民亲如一家。宴会和赏赐之后，众人共同向我请求说：‘此地草原平旷，泉水清净，离皇室的牧场很近，又是东、西、北部蒙古各盟及戈壁大漠居民来往的中心。今日我们参加了盛宴，王公贵族又拜受了恩赏，庶众齐集，都奉陛下为至尊，这是旷古所未有的。请陛下降旨在此建立佛寺，以纪念这一盛事。’我根据他们的请求，下诏兴建一座

① “七旗”是指喀尔喀所有各部。——译者

庙宇，命各札萨克派一僧人来此居住，并指定一名寺主。数年之后，我重来此地时，诸札萨克和诺颜① 都来会聚，并向我述职。如今又过了二十余年，这里的大殿、廊屋、配殿以及钟台鼓阁等房舍都已逐渐修整一新，居民增多，屋宇相连，城市变得又大又美了。寺僧启奏说，此寺未蒙赐名，我就名之为'汇宗寺'，并命四十八旗札萨克、喀尔喀札萨克和厄鲁特札萨克各出一名呼瓦拉克，共一百二十人，居于此寺。佛法无二，统之一宗，所有的蒙古人也如同这一道理而聚于一寺，集于一体，共同遵守教规。从各个遥远的地方都有一人前来聚集于此，正如大小百川汇流到大海。今日情形的基本意义也就在此。因此我写了这篇题词，勒石为碑，以便传之于永久。

恩和·阿木古朗五十三年三月初一日" ②

295 从上面援引的康熙皇帝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言论中显然可以看出，锡拉苏默是由章嘉格根直接管理的；到后来，呼和苏默也由他掌管了。从那时起，这两座寺庙就属一人统管，但两庙的喇嘛却都分居两处，在事务上互不相干，在经济收入上也是互无瓜葛。

---

① "诺颜"，蒙语，又译作"那颜"，意为"领主"。——译者

② 恩和·阿木古朗即康熙。此段碑文系波兹德涅耶夫自蒙文译成俄文，与汉文碑文略有出入。今原碑石下落不明，拓片未能查到；现将我国史书所记碑文抄录如下，供参考。

汇宗寺 在多伦泊。康熙三十年（1691年）外藩各蒙古请建寺。后赐额曰"汇宗"。

我国家承天顺人，统一寰宇，薄海内外，悉宾悉臣。自

不过这两座寺庙只是在名义上由章嘉呼图克图统管，因为章嘉呼图克图一直常住在北京，已将近有五十年没有来过多伦诺尔了。现在实际主管两座寺庙的是四个达喇嘛，每庙二人。他们都由中国政府，或更确切地说，由理藩院委任，并从理藩院领受大印，作为说明其身份和领取俸银的凭证。此外，在锡拉苏默住着

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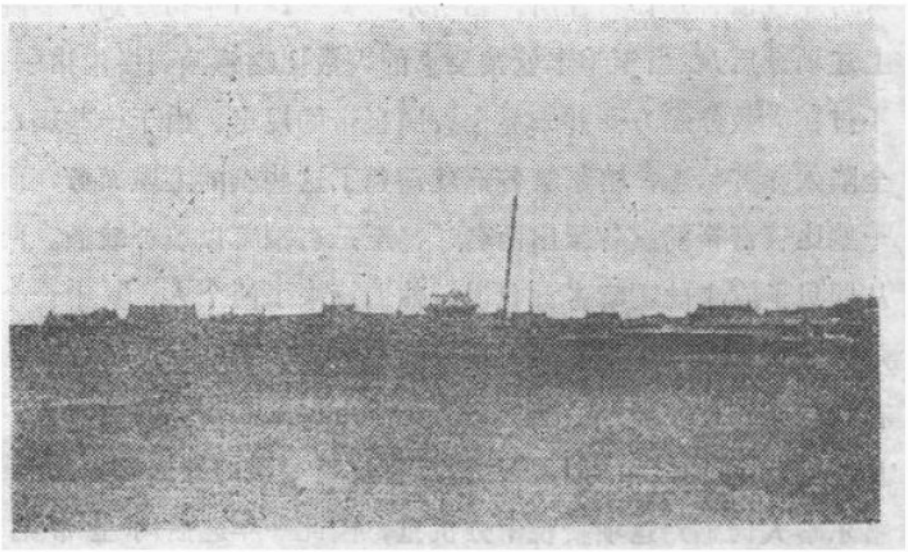
太宗　握枢秉轴，驾驭风云，蒙古诸部，相继效顺。暨于朕躬，克受厥成。前所未格，罔不思服。惟喀尔喀，分部最多，而又强盛。朕绥德辑威，薰陶渐革。二十余载，七家之众，既震且豫，咸来受吏。乃除其顽梗，扶其良弱；锡之封爵，畀以土疆。朕亲北巡以镇抚之。于康熙庚午之秋，大宴赉于多伦诺罗。四十八家名王君长，世官贵族，靡不毕集。拜觞起舞，稽首踊跃。盖至是而要荒混同，中外一家矣。酺赐既毕，合辞请曰："斯地川原平衍，水泉清溢，去天闲刍牧之场甚近。而诸部在瀚海龙堆之东西北者，道里至此，亦适相中。而今日之筵赏敷锡，合万国以事一人，又从古所无也。愿建寺以彰盛典。"朕为之立庙一区，令各部落居一僧以住持。朕或间岁一巡，诸部长于此会同述职焉。至于今又二十余年矣。殿宇廊庑，钟台鼓阁，日就新整。而居民鳞比，屋庐望接，俨然一大都会也。先是寺未有额，兹特允寺僧之请，赐名曰"汇宗"。盖四十八家，家各一僧；佛法无二，统之一宗。而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诸蒙古恪守侯度，奔走来同，犹江汉朝宗于海，其亦有宗之义也。夫是为之记，以垂永久云。康熙五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参看《大清一统志》，第16函，第126册，第8页。碑文的标点为译者所加。——译者

一位有名的额木齐① 喇嘛；在呼和苏默住着席力图格根、甘珠尔格根、阿嘉格根、阿尔哈格根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金库和自己可以支配的沙比纳尔。这种分别属于各个格根的状况使喇嘛们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行政关系上，都按盟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锡拉苏默约有四百多名喇嘛，呼和苏默有五百名喇嘛，因此两座庙的人数相差不多，就连它们的外观看来也基本一样：各庙中心都有一座两层的敖建庙，敖建庙四周都围着高高的红石墙，红石墙周围则是异常拥挤的喇嘛住房。这里大部分街道和巷子都是车辆所无法通行的。除敖建庙外，在呼和苏默还有几座佛殿，它们分别属于在这里住持的几位格根，每座佛殿的四周又各有一些沙比纳尔住的板升，他们属于这座佛殿的格根。喇嘛们住的房舍都十分肮脏杂乱而拥挤，但其中有很多却又是完全空着的，其原因当然在于这些喇嘛各自所属的盟旗和他们的生活条件。上述几位格根的沙比纳尔几乎全都属于察哈尔各旗，但是其余所有的喇嘛却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因为南部蒙古的每个旗都必须派一个喇嘛住在这里。从康熙皇帝写的碑文中我们已知道，喀尔喀四部各旗
296 同样也应有喇嘛代表住在这里，可是这一点似乎早就不实行了。当我于1878年第一次来到多伦诺尔时，我就发现这里的喇嘛主要是车臣汗部的；在锡拉苏默还有两名属于土谢图汗部的喇嘛；而从三音诺颜部来的最后一名喇嘛据说已在两年前死去了，他的位置由一个从南部某旗雇来的喇嘛所替补。这次我见到这里的喀尔

① “额木齐”，蒙语，意为“医生，大夫”。——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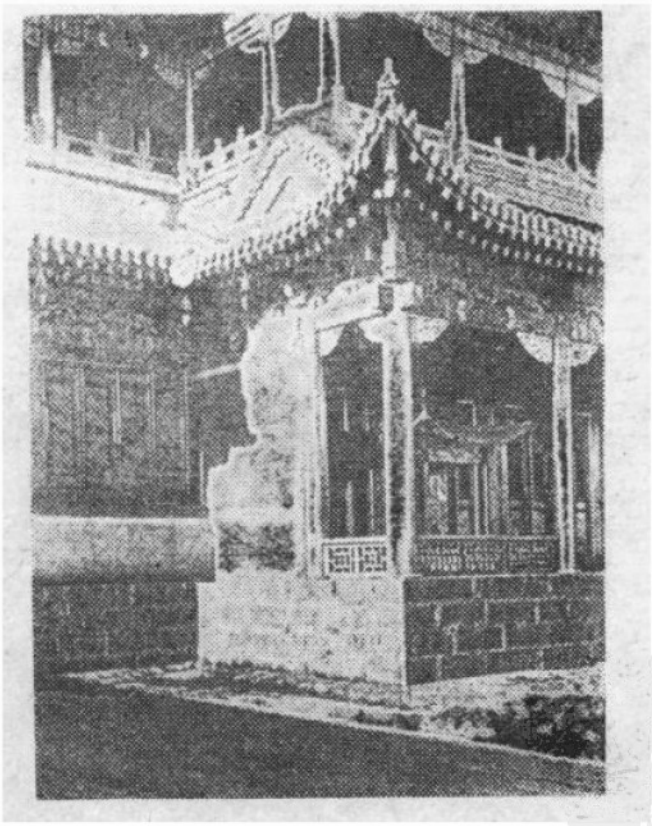


普因寺全景

喀喇嘛只有八十人左右，因此当地的札萨克喇嘛对我说，早在1880—1881年间，理藩院已注意到喀尔喀人不遵行御旨，要求他们立即派喇嘛到多伦诺尔来。可是当地管理寺庙的主事者却说，这些喇嘛所在的各旗必须为喇嘛拿出比以前更多的经费来。根据历来的规章，每个旗在派出喇嘛到多伦诺尔来时，必须拨出一笔钱作为俸银，以维持这个喇嘛的生活。这笔钱的数额完全由各旗自定，因此彼此相差很大，主要取决于各旗的经济状况。据我在1878年从寺庙的簿籍中所了解到的，俸银最高的是当时三音诺颜部的一个喀尔喀旗，年俸多达六十二两银子；其他的，如南部各旗给每 297
个喇嘛六十两银子，太仆寺旗是五十六两，喀喇沁的一个旗，则只有五万文，即将近三十四至三十八两银子。此外，派有喇嘛住在多伦诺尔寺庙的各旗还必须为自己的喇嘛供给一座独院的板升

（房屋或僧舍）作为住所。当喀尔喀人于1881年初接到理藩院的上述训令后，在当年年末就按要求的人数把喇嘛派到多伦诺尔去，不过在人数分配方面并未完全按照皇帝的规定。由于一些旗已完全陷入赤贫状态，喀尔喀各部就豁免了这些旗的上述义务，而让一些比较富裕的旗各派出两名、甚至三名喇嘛以填补缺额。两个从朋贝子旗来的喇嘛告诉我说，他们旗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代替穷困的策札萨克旗的喇嘛来履行义务的；除佛事应用的法衣和一座板升住房外，他们每人每年可得到五十二两的俸银。我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还了解到，尽管这笔经费的开支已十分撙节，喀尔喀人仍感到这项新税十分沉重，因此一年之后向皇帝启奏说，喀尔喀各旗向多伦诺尔喇嘛提供的经费每年共计有一万两以上；除此之外，各旗每隔三年须为多伦诺尔的喇嘛添置僧衣，这又需花费将近四千两；最后，各旗每十年须修缮一次喇嘛们的住房和院墙，这项开支多少不一，但至少也要六千到一万两银子。申诉了自己沉重的经费负担之后，喀尔喀人请求允许他们不再往多伦诺尔的寺庙派遣喇嘛，而完全让南部各旗派喇嘛来补足这些寺庙的员额。可是他们的这一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因此喀尔喀人直到如今仍在继续供养着他们在多伦诺尔的喇嘛；不过，据庙里的司库们说，他们缴钱极不准时。锡拉苏默的主管者每年春天都要向各地派出八至十二名尼尔巴，催促各盟长缴纳这笔经费；但这也并不十分济事，这些尼尔巴有时只能带着一半的款子回来。为了弥补本寺庙喇嘛们生活费的不足，这些寺庙往往从出租
298 房屋、土地以及从所经营的运输业所取得的钱中抽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们，使这些喇嘛免于冻馁，可是他们的住房却大都是很糟糕

的。多伦诺尔的喇嘛们住的板升都是各个旗的财产，可是由于这些旗都不拿钱来修缮，围墙里的板升几乎全都处于半倒塌的状况，其中有不少甚至已不能住人；因此原来住在里面的人都早已搬到蒙古包里去了，这些蒙古包搭在庙内一些单独的小院子里。喇嘛的住处如此困苦，与这里壮丽的敕建庙相形之下简直令人惊诧。我觉得这两座敕建庙的正面和它们的建筑式样都酷似喀尔喀



汇宗寺殿堂梁枋上的飞檐

的阿穆尔-巴雅斯呼朗图寺① 的朝克沁庙，只不过后者是用木料建造的，而多伦诺尔的寺庙是石砌的，并且它们的装饰之精巧、雅致和富丽也是阿穆尔-巴雅斯呼朗图寺的朝克沁庙所无法相比的。尤为精美的是这里梁枋上的装饰。门窗上方完美的飞檐，独具匠心的富丽的雕刻，奇妙的浮雕，琢磨得十分精细的金漆立柱——这一切都以其美丽而使人赞叹不已，并一定会使每一位观赏者不由得感到惊异。

① 即庆宁寺。——译者

第八章　从多伦诺尔到经棚[1]

选择道路和从多伦诺尔启程。向上都河谷行进。兆奈曼苏默城。这座城市的概况以及有关该城在元朝末年遭遇的记述。详细观察这座城市的遗址。石碑。很难确定各处废墟是忽必烈都城的哪一部分。访问乌兰巴尔嘎苏城以及有关这座故城遗址的民间传说。我们继续经沙土地带向沙巴尔台寺行进。什贝寺。进入克什克腾旗境内时景色的变换。进抵达尔罕乌拉寺。古代洞窟与元代石碑。汉人与蒙人的气质。达里诺尔。访问应昌。应昌石碑。有关达尔罕乌拉寺的起源和现状的史话。众多的流浪汉以及中国政府为保护旅客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乌松图龙山谷。我到经棚引起中国当局不安。有关经棚的起源和现状的资料。克什克腾旗主庙及其长老席力图喇嘛沙布伦。本地官员关于克什克腾旗的谈话以及他们为选择新的札萨克而奔波。

5月23日　　星期日

6时+8。；9时+13。；12时+15.5。；3时+14°；6时+10°；9时7°。

今天，我们打算从多伦诺尔启程，去访问蒙古东南部的一些最著名的商业点。总的说来，我们对经棚和察罕苏布尔嘎这两个地方了解得很少。因此，我们的路线就不得不直指东北。从多

① 俄文原版第八、九章为一章。——译者

伦诺尔到经棚有两条路。一条是南路，沿途全是汉人开垦和居住的地方。走这条路较为有利，因为比较安全和方便。这里到处都有中午打尖和晚间歇脚的地方，在所有歇脚的地方都有汉人开设的客栈和旅店，虽然很脏，但毕竟还有。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这条路又非常难走，因为路上砂子很多，而且要翻越多座山隘。另一条是北路，它通过蒙古人的游牧区，沿途有沙巴尔台苏默，什贝苏默和达尔罕乌拉苏默。据说，这条路上的砂子并不比南路少，可是山势却要平缓得多，山隘也较易攀登。由于我们的骆驼已显得力弱体衰，我宁愿走北路。不过北路也有几条。这几条路主要是驮盐大车走出来的，全都通往乌珠穆沁旗，彼此相距有时不超过二三俄里。我把选择哪一条具体路线一事交给车夫们去安排，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一定要访问兆奈曼苏默城的遗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于早晨7时15分离开了多伦诺尔。天色阴晦，乌云蔽空，吹着较强的凉爽的东南风。呼和苏默后面就是一条盐车大道，我们本可以走这条道，但由于我提出的条件——访问兆奈曼苏默城，我们就跨过了这条路，不是直往北，而是往西北，即几乎是沿多伦诺尔通往库伦的那条道进发。多伦诺尔平原的北部和接近边缘山区地带是硬砂土，上面布满小砾石，长着
300 类似地毯的小草。走过多伦诺尔平原，我们于8时40分进入山地，更确切些说是进入微坡的丘陵地带。丘陵山坡平缓，现在上面长着茂盛的青草。这里到处可以见到多伦诺尔的汉族商人从北方赶来的马群，准备到多伦诺尔去出售。再往前走不远，我们就遇见了这样一个马群，有七十匹马，是从车臣汗部比什呼力图贝子旗赶来的，属于在该旗经商的多伦诺尔商号合利鑫。这个马群在途

中走了一个多月，每天显然走不了二十俄里。10时，我们开始攀登又高又陡的山岭莫林达坂。这座山岭把多伦诺尔平原同上都河谷隔开，上下都很困难。我的骆驼上坡时拉不动车子，只好又套上一头骆驼作为外套。我们在费了好大劲翻越了莫林达坂后，来到一处群山环抱的山谷。山谷中间，上都河由西向东蜿蜒流过。1时40分，在离河岸约一俄里半的地方，我们进入沼泽地带。这片沼泽地带分布于上都河两边，总的说来，它的土壤是极不固定的，现在则由于下雨而变成了粘泥，有的地方简直成了泥塘。上都河在这里宽不过八俄丈，深不过十一俄寸，河底是硬砂底。渡过上都河，我们于2时40分抵达兆奈曼苏默城遗址。还没来得及卸下驮载，就下起了全然是秋天的毛毛细雨。

兆奈曼苏默城是一座古老的中国—蒙古城市，起初是元朝皇帝的都城，元朝覆灭后，降为一座普遍的中国要塞和边境据点，中国人从这里监视骚扰中国边境的蒙古部落。兆奈曼苏默直译意为“一百零八庙”。此外，这座遗址今天仍然保持在该城实际存在期间所用过的那些名称。例如，它以中国人所通称的“上都”而为人所知，因为这座城市以前是忽必烈汗的北方首都；后来它又称作开平府。开平府是元朝都城之一——上都的本名。

由于雨下得很大，我根本无法在抵达古城遗址的当天对它进行详细的参观，加之遗址本身的面积又太大，首先应对它有一个 301
总的概念。登上围墙，一眼就可以看见兆奈曼苏默城是由三道城组成的，每道城均有独自的城墙。我从最外层的城市开始游览，骑马傍城墙绕行一周，从下午4时到7时半，化了三个半小时，因此可以推断，这道外城方圆至少有十二俄里。城里似乎没有留

下任何丘阜和沟渠。城墙现在是一道土围墙，有的地方倒塌得很厉害，特别是南面城墙，几乎看不出城墙痕迹。有的地方又明显隆起，特别是西面城墙。而在城的北端，城墙在谷地上空高高耸立。这里的城墙最高处达四俄丈。城墙高度的这种差别是近来出现的还是建城时就有的，不进行专门的调查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毫无疑问，南面城墙大部分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不过我们也有相当把握推测，城墙高度在建造时就不一样。蒙古人以及居住在草原上的汉人在建造房屋围墙时，通常把北墙造得比其他方面的墙高一些，以便更好地抵御风害。有时他们只修北墙，正如我们在多伦诺尔敕建锡拉苏默所见到的那样。至于该城外墙的宽度，即使在城北端城墙基脚处，要准确地予以测定，也未必是可能的，因为城墙在倒塌的情况下底部加厚与上部收缩的程度必然是一样大。在城墙上可以随意骑马，因为城墙顶部的任何地方也没有收缩到一俄丈以下。在另一些地方，现在蒙古人甚至开辟了车道，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无疑是下述情况：与城墙毗连的上都河谷泥泞难行（特别在雨季），而城墙总是硬土路。当然是由于要得到同样的方便，他们在城墙里边修建了冬季用房和牲畜棚圈。我记得，不久前一位旅行家曾报导说，这儿甚至还修建了一座
302 庙宇。不过这并不确实。这里只有一座占地1.5平方俄尺的奔罕①，它的窗口也照例有一尊土地神像，此外这里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建筑了。这道外城墙里面的市区，总的来说，到处都布满了丘阜，不过这些丘阜是否是建筑物的遗迹，特别是要确定它们属

① “奔罕”，蒙语，意为“佛龛”。——译者

于何时代，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很难想象，城墙里面的市区不曾有过任何建筑物。不过这些丘阜是如此低矮，上面长的草又是如此厚密，如果不进行认真的发掘，是很难发表什么看法的。这儿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所生动描写的由忽必烈开辟的那个公园。

我回到帐篷时，全身已被雨水淋透，因而不能再搞什么调查，何况天色已暗。这时只有回忆和思考我所读过的有关上都的一切，以弄清楚它的历史和现状。我不想在这里重复已是人所共知的东西。我只从我们大概还没有出版的《续通鉴》一书上引用一些东西。

据《续通鉴》记载，上都建于1256——1259年间。更确切地说，该书载称，1256年，蒙古忽必烈汗想建造一座城市作为市场和皇宫，从而成为帝国臣民集会的地点。忽必烈将选择合适的城址这件事交给一位僧人叫子聪①的去办理，子聪就挑选了桓州以东、滦水北岸的一块地方龙昌作为城址。这座城市造了三年，取名开平府，后改名为上都（1263年）。

1301年阴历八月，由于连日降雨，夜间水轰然涌向上都城西北角，驻军首领王伯胜率士兵立即打桩，填土、石、毡毯等物，掘城壕排水，天明时一切都安然无恙，居民并不知道夜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1321年派遣三千五百名士兵来上都修建华严寺。该年，上都回回寺（清真寺）被毁，在其原址建一殿以奉帝师（八思巴喇嘛）。与此同时，在上都修了一座金塔——金浮屠，以供奉舍利。同年，对上都城墙进行修复。

---

① 即刘秉忠。——译者

1323年，上都、云州、兴和、宣德、蔚州、奉圣州及鸡鸣山驿停止开采金银。

303 1337年夏，在上都的失剌斡耳朵（黄宫）举行盛宴，以后历代皇帝均举行此种宴会。

1354年，下令往北方的上都铺设石子路。

1358年，关先生由大同奔袭上都，焚毁宫殿，在城中逗留七天，然后移向洛阳①。自上都宫殿被毁，诸汗们就不再来上都了。

自1370年起，上都改为“卫”，下辖八个驿站。东面四个驿站是凉亭、泥河②、赛峰、黄崖，通往大宁和古北口。西面四个驿站是桓州、威虏、明安和隰宁，通往独石口。

5月24日 星期一

6时+7°；9时+8°；12时+13°；3时+14°；6时+11°；9时+8°。

今天照例于早晨5时醒来，发现新的一天并没有令人可以高兴的地方。同昨天一样，仍然下着细而密的毛毛雨；天空布满乌云，看不出这场雨有停止的迹象。只是泥泞更多了，饱含水分的土壤变得更松软了，象沼地似的在脚底下颤抖。9时许，雨开始住了，至少是时下时停了。于是我就出去游览第二道城市。绕第二道城墙一周整整花了一个小时，因此第二道城墙周长约四俄里。第二道城墙比第一道城墙即外城墙保存得要好得多，特别是

① 应为辽阳。——译者

② 按《明史》为沈阿，《大清一统志》为沈河。——译者

西面城墙和东面城墙。有的地方，城墙是如此坚固和完整，使人很难想象这个废墟业已经历了五百年之久，而在这期间，这里的一切都日趋败落了。城墙至少有五俄丈高。从外表看，城墙两面都是用很光的石块砌面；石块大概是用石灰同粘土的混合物粘在一起的。砌面里边填的是石子、砂子和碎砖头。为了加固城墙，每隔三十俄丈给城墙加修附着物。城墙顶部堆放着极多的光滑瓦片，因此可以推断，城墙原来是有瓦顶的。第二道城墙共有六座城门：北面和南面各一座，西面和东面各两座。西面和东面的两座城门相距八百步远，城门都是双重的，挡住城门通道的城墙比 304
内城墙向前突出约十俄丈。城门口向来就不是直通的，而是设在两旁，进出必须走两侧。城墙外面无疑有过一道城濠，城濠有的地方现在有一俄丈深，有的地方还不到一俄丈。在这第二道城墙内，我数了数共有十八座大丘阜，其中有十四座在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在东北角保存得最好也是最高的丘阜之中，有一座当地蒙古人称之为“呼和苏默”（蓝庙）的丘阜。这座丘阜四周有一道专门的土墙，这无疑是从前的围墙，南北长六十步，东西宽四十步。围墙内共有四座丘阜，彼此相距五六步远。围墙东北角，距主丘即最大丘阜不远的地方，在一个不太深的坑里有一座半损坏的石碑，是从元朝时保存下来的。这座石碑现在成了一块倒在地下的大理石板，磨得很光，因上面刻有两条龙而装饰得更加美观。这两条龙头朝下，龙尾向上交缠在一起。两条龙用前爪抓住 305
一块圆牌，圆牌上刻有十五个汉字。从外形看，这块石板是正方形，每边长一俄丈八俄寸。至于那块刻有题词的圆牌，它长十四俄寸，宽七点五俄寸。这块石板原来是立在也是用白色大理石

雕刻成的鼋趺上。这个石鼋趺现在就在那儿，离石板不远，有一半埋在土中。至于碑文本身，它是用中国篆字刻成的。中国人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时期曾用篆体字，现在他们只是在重要的经典著作和学术性著作的标题上，在全国地图的题词上，有时也在特别重要的绘画题词上使用篆体字作为装饰。我们把这个题词的真实拓片附在这里，同时要补充一点，即按照中国人的现代汉字书法，题词形式应为：

306



皇元敕赐大司徒纯轩长老寿公之碑

这个碑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大元朝（皇元）时遵照圣旨（敕赐）为伟大的民众文化传播者（大司徒）筠轩（人名）、正 306
直的老人（长老）寿（本姓）公（可尊敬的）建立此碑"。

因此，这个碑文本身就已证明，这块石板是某个名人墓前的墓碑。此公获得了"大司徒"的称号（我们译作"伟大的民众文化传播者"）。为了解释这一名称，我们再补充一点，即在元朝时，获得这个称号的不乏其人。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元朝皇帝极其关心在中国发展教育和改进农业。为了在民间传播这些知识，设置了一些官员，他们有时就称做大司徒。这些大司徒除负责上述事务外，有时还受托征收租赋。大司徒这个称号大概在元朝以前就已存在。谈到蒙古人，必须注意到，他们一般常赐予人以古代称号，而这种称号却并不赋予其获得者以任何特权。蒙古人有赐予僧俗人士以称号的习惯。这块石碑下面埋葬的大司徒就是一位佛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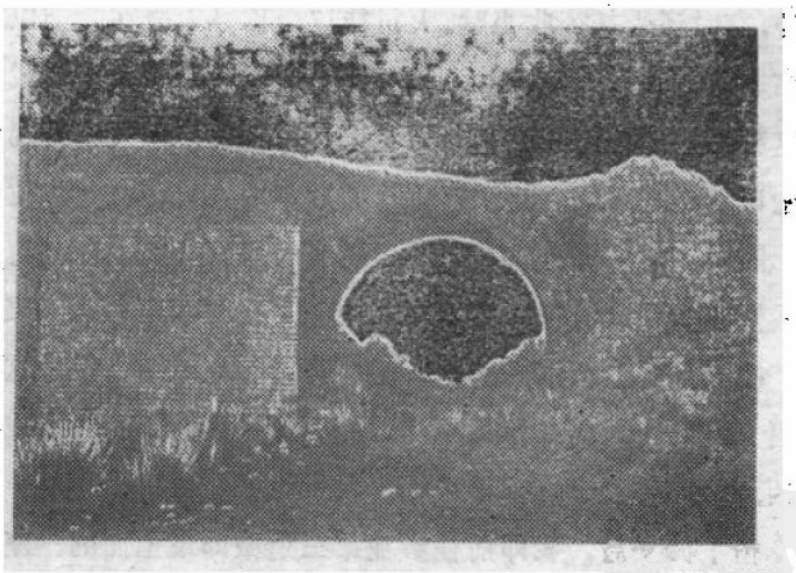
除了这块石碑外，在东北角还有一块石头，上面刻有两顶西藏式帽子的画像，帽顶高而窄，边宽。在城西北角的一座丘阜附近，我见到几盘美国式的厚石碾，其磨纹已破损不堪（这种石碾中国人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这些石碾是元朝、明朝抑或近代的东西，要确定这一点恐怕很难。

拓下碑文后，我即前往参观第三道城即最里面的一座城市，它就是蒙古皇帝们的住处。

这道城也有城墙，城墙每边约长八百八十步（我计算一下，东城墙长八百六十二步，南城墙长八百九十六步，西城墙长八百六十八步），约合三百俄丈。城墙的构造与第二道城墙一样，墙里面的填料也完全一样，只不过墙的砌面不是石块，而是烧

砖。保存得特别好的是南面靠近城门的那段城墙。南城门本身也保存得同样好。城门过道的城墙厚度为七俄丈，其余地方的城墙厚度不超过十俄尺六俄寸。有意思的是：这道城的城墙倒塌的地方相当均匀，似乎在这些倒塌的地方当年曾建造某种不同于城墙的东西。

307 东城门和西城门的上部几乎完全毁坏，不过城门基脚和城墙仍然保存了下来。可以想象，在这些城门上面当年除瓦顶外还有装



克奈曼苏默城南门遗址

饰品。例如，东城门附近堆放着被打碎的和因年久而破败不堪的中国狮子像，蛇或龙的有鳞的身躯等物。这些东西都是用花岗石做

成的，其制作的精巧与今天不相上下。城墙的各个角均建有圆形塔楼，但现在可以证明塔楼形状的只有保存下来的不高于城墙的塔楼骨架以及城东北角的一座塔楼，这座塔楼上保存下来的东西较多。

在第三道城墙内，与前两道城的荒漠景象相反，几乎到处都是丘阜和以前建筑物的遗迹。这些丘阜有许多已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些无定形的土堆，以致很难根据它们来确定在这些土堆下面究竟埋葬多少建筑物。以前皇宫的地址现在也很难指出。可以推测，它的遗址可能就在市中心的那个大丘里，也可能在紧靠北城墙 308
的那座带“耳房”（即厢房）的建筑物里。据陪同我的当地蒙古人说，这堆废墟就是皇宫的遗迹。他们这样想，是因为这个建筑物确实比所有其他的建筑物要宏大，而且附近堆放着极多的装饰物的残迹，如狮子头，龙头，显然为装饰柱子而在石头上雕刻的花卉和其他雕像，两个完整的石狮子像，等等。我说，这些装饰物也可能是属于对面那座也倒塌成大丘阜的建筑物。我的向导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说，那个丘阜下面埋葬着忽必烈主庙的遗迹。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他们先是推断说，忽必烈不可能把自己的宫殿造在前面，而把寺庙造在后面。接着他们又举出一个事实，即当兆奈曼苏默城的土地交给章嘉呼图克图的沙比纳尔经管时，正是在这个丘阜的地方发现了阿里雅宝洛神像，这座神像当即被隆重地献给章嘉呼图克图，至今仍保存在他的北京仓库里。当他们谈这些事时，我不由产生一个想法，即这里是否进行过发掘，而这座神像可能就是在发掘时发现的。不过进一步观察丘阜，我深信这儿没有任何发掘的痕迹，难道这些痕迹是因发掘太久而为岁月所湮没

了吗？

如果从城头或宫殿丘阜眺望这一大片废墟，不难发现，这些废墟的排列都有一定的顺序，共六行，由北向南延伸。因此，应推断城内有五条街由南往北延伸，而由东往西延伸的街道大概有八条。在市中心遇到许多砖砌的圆形坑，直径近一俄尺，大概是水井。我在市中心见到的石头之中，有一块花岗石特别显眼，它大概是最大的一块石头，凿成元宝形，躺在第一个建筑物的院子里，宫殿丘阜的左侧。当地蒙古人认为，这处房子是元朝皇帝们的金库。

至于说到我，我认为，就这些建筑物及其各个部分以及城市各段是何时建造以及这一切在遥远的元代有何用途来发表自己的
309 看法，是徒劳无益的。我觉得，所有这些结论都将成为问题，而我们对不仅这座城市的经历甚至这些废墟的经历了解得越多，这些结论的根据就会越少。毫无疑问，这里的任何一个丘阜现在都不具有它们作为元都建筑物所本应具有的那种形式，因为在这些建筑物的废墟上已经不止一次地修建过新的建筑物，而这些新的建筑物现在也只剩下废墟和杂乱无章的垃圾堆。当地蒙古人根据遗留下来的传说，知道兆奈曼苏默城是忽必烈的都城，他们甚至指出哪儿是他的宫殿所在地。不过，他们会略过兆奈曼苏默城变化最主要的时期，即明朝时期。他们会非常详细地对你叙述康熙时这儿曾驻扎过中国军队，并且会带着天真的惊奇表情让听者相信这些士兵有着非凡的技巧，竟能在城墙里面用城砖为自己建造巨大的营房。他们还会更内行地、兴致勃勃地谈到临时到这里来经商的汉族商人在这里建造房子，谈到这些商人为了圈住赶

到这里上都河水草地抓膘的羊和骆驼而建造的（又是用这些废墟的石头吗？）围墙有多大，甚么形状和多么结实，等等。所有这些建筑物，我再重复一遍，现在也都变成了垃圾堆，下面埋葬着废墟，不过这首先还不是忽必烈都城的废墟，而是明朝时中国要塞的废墟。据明史记载，兆奈曼苏默城早在1369年就不再是蒙古人的都城，而成为一座要塞了。下面是这部中国编年史的本文：

“1368年，大将军徐达率师取元，元主自北平遁出塞，居开平，数遣其将也速等扰北边。”

“1368年，常遇春击败之，（中国）师进开平，俘宗王庆孙平章鼎住。时元主（妥懽贴睦尔）奔应昌，其将王保保据定西为边患。”①

从那时起，蒙古诸汗就不住在开平（兆奈曼苏默城）。他们的故都被明人改为一座普通的中国要塞。换句话说，这座城市遭到与兴和城同样的命运，起着与兴和城同样的作用：中国人从这里监视北方蒙古人的行动。这一事实我们在明史列传中找到了记载。明史列传在1413年项下写道，中国要塞长官向皇帝呈奏如下：（一）马哈木留敕使不遣，复请以甘肃、宁夏归附鞑靼者多 310
其所亲，请给还。（二）马哈木等拥兵饮马河，将入犯，而扬言袭阿鲁台。《明史》在1424年项下记载道：“春，开平守将奏阿鲁台侵塞”，云云②。中国史料以后关于开平的记载，我不清楚，因此我无法准确地指出中国人放弃开平的时间，不过我认为，他

① 见《明史》327卷，《鞑靼传》。——译者

② 见《明史》328卷，《瓦剌传》。——译者

们早在十五世纪上半叶就已放弃了开平，因为那时与蒙古人的斗争以及对蒙古人的监视应更往西移。我提出这些材料，只是为了证实我的下述看法，即根据兆奈曼苏默城的废墟（如果不进行认真发掘的话），要作出关于蒙古都城的任何结论都是困难的。

中午12时许，天色放晴，于是我有可能去照相了，虽然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太大。我带了照相机，在这里照下了：（一）帝城城墙全景三幅；（二）帝城城墙一部分和城门；（三）帝城内部全景；（四）推测中的忽必烈宫殿；（五）第二道城内部全景及其与帝城之关系；（六）一座石碑；（七）第二道城的西门（我选择它拍照，是因为与其他城门比较起来，它保存得最好）；（八）第二道城东城墙的一部分（我挑选的地方又是保存得最好的，以便让人们对城墙本身以及对城墙石头的砌法有一概念）。

下午2时半，在完成这些作业后，我立即命令备鞍，前去参观另一座叫乌兰巴尔嘎苏的古城遗址。这个古城遗址是蒙古人昨天告诉我的。他们说这个地方离兆奈曼苏默城很近。我们向西南方向前进，骑在大步走的骏马背上，在布满不大的坑洼和覆盖着茂密青草的草原上整整走了一小时。根据骑行的速度判断，乌兰巴尔嘎苏离兆奈曼苏默城有十五到十八俄里。称这座古城遗址为乌兰巴尔嘎苏的只有蒙古人，而中国人通常称之为明安驿。明安
311 驿大概也是蒙古名称，因明安蒙语意为千，但驿是什么意思则很难确定。我甚至不能确定它是汉语抑或是某个被歪曲的蒙语词。乌兰巴尔嘎苏离上都河右岸约一千来步远，距张家口土路一里（张家口的汉人沿这条土路前往蒙古北部乌科托力山岭以南一块

不大的谷地经商）。被一道土墙围住的古城遗址是正方形，每边约长八百步。目前，这座城墙与我所见到的所有古城遗址的围墙都不同，它不是连成一条平线的土墙，而是一些单独的土冈，即高低不平的丘阜。这些丘阜是城市建成后由于某种原因而形成的，抑或该城在刚修建时就在四周造了一些塔楼，就像今天我们在喀尔喀的额尔德尼召所见到的那样，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不过根据这些丘阜的位置不对称这一点来判断，第一种假设看来比较可靠。围墙里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上有的地方长满青草，有的地方被放牧的牲畜所踏毁。城门有四个，朝着四个方向。这一点可以根据照壁来判断；照壁的痕迹现在仍然保存着，无论从城里面还是从城外面看它们都是一些不高的墙围子。此外，在东北角，在离北城门一百二十步远的地方，保存下一段土墙，其高度不低于环绕全城的丘阜。[1] 这段土墙的北端与上述的一个丘阜衔接，在城内又往南延伸三百七十步，在这里与从城东面丘阜延伸来的同样的土墙相接。于是，在古城遗址之中，在它的东北角又形成一个四角形，大门在南面，中央有一个不大的丘阜。离这儿八十到八十五步是东城门。在西城门南侧也有一个大丘阜，高一又四分之三俄尺，可以相当清楚地看见里面有成堆的砖头和花岗石。从外形看，这堆废墟就像我们那里毁坏了的建筑物的地基。有一道土墙由此延伸向北城墙，围住西城门。土墙高近一俄尺，宽四十步，长八十步。在城西北角附近，那已经是城外的地方，还有一座圆丘。据蒙古人说，那是忽必烈时代某个勇士曼赖的坟墓。

蒙古人尊敬乌兰巴尔嘎苏这座城市，因为它是忽必烈建造 312

的。他们说，忽必烈把他的女儿（她曾是曼赖巴特尔① 所热恋的对象）安置在这里。曼赖巴特尔由于失恋而早死，他的骨灰据说就埋在城外离城很近的地方。不过这种说法没有为任何历史资料所证实。历史上甚至没有记载在乌兰巴尔嘎苏住过元朝人，而据亚金甫神父发现的资料，乌兰巴尔嘎苏是开平府至北京的第三座驿站。

我把在这里见到的东西记下来，于4时15分重返兆奈曼苏默城，发现我的那几个蒙古人差不多已经整装待发了。剩下要做的只是把我的照相器材收拾好，这些东西我带到乌兰巴尔嘎苏完全没有必要，我在那里没有拍摄下任何东西。

4时35分，我们又上路了，起初是往北。过兆奈曼苏默城时，从这座城市第三道城墙顶上直接可以眺见一块大平原。平原中间，不大的、然而很干净的明达勒格根寺在发出白光。6时20分，我们从这座寺院的墙脚下驶过，由此转向东北。7时20分，我们来到一座叫乌兰敖包的山跟前，它大概是因为山顶上有一堆石头而得名。从这座山起是一道山岭，山岭并不特别陡和高，但很长，因为要翻越几座山岗；同时又很难行，因为山岗上有很深的沙子。我们于晚8时翻过这些山岗后，进入了名叫哈柳台的宽广谷地。这个谷地的西端有一座不大的湖，叫巴嘎诺尔，我们就在湖畔停下来过宿。哈柳台谷地是一条分界线，往南是沙比纳尔的游牧区，往北是正蓝旗察哈尔人的游牧区。据说前者本是划归章嘉呼图克图的，但由于多伦诺尔的所有其余十二个呼毕勒罕都

① “巴特尔”，蒙语，意为“英雄”。——译者

承认自己在宗教上隶属于章嘉，而章嘉的土地又很多，所以除章嘉的沙比纳尔外，所有其他呼图克图的沙比纳尔也在这里放牧。这一夜几乎不断地听到狼嗥声。这里的狼极多，又很大胆，竟敢走到离我们营地一百步以内的地方。只是我们用从张家口带来的火枪放了一枪，才迫使它们不敢过分地靠近我们。

5月25日　星期二　313

6时+9°；9时+12°；12时+14°；3时+15°；6时+13°；9时+11°。

我们于早晨6时45分启程，继续沿哈柳台谷地北行。哈柳台谷地的土壤是硬沙土。我的车夫们的缺陷此刻即已表现得相当充分：对于我们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叫不出名字来。甚至每到一个岔路口，他们自己都不知该走哪条路是好，而这里的岔路口又非常之多。8时，我们走过了哈柳台谷地，进入了名叫哈布奇勒的沙丘地带。人们曾告诉我们说，这个地带很难通行，不过我们通过时倒不太费力，因为前几天下的雨水使沙子变潮而易于通行了。从哈布奇勒沙丘起，旅途变得极其枯燥而单调；翻过斜坡大小不等的一些沙堆，就进入一些不大的仍然是沙子的谷地，其中必有一座或几座小湖。这些小湖通常方圆不过一俄里或一俄里半。毫无疑问，这些湖泊都有自己的名称，但我的向导由于无知而叫不出它们的名字，问别人又不可能，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居民。10时，我们在一处谷地遇见一辆汉族商人的大车，由三匹马拉着，从海拉尔前往多伦诺尔。和我的向导一样，这些汉族商人也不知道走过的地方的名称。从海拉尔到这里，他们走了三

十八天，不知道中午打尖和晚间歇脚地方的名称。同他们分手后，我们于10时45分进入扎嘎苏台湖谷地。这座湖周长不下六七俄里。湖的四周也很荒凉：到处仍然是沙子。这些沙子有的地方象一块平坦的麻布覆盖着草原，有的地方又形成沙丘。沙地里有的地方长着沙柳灌木，有的地方也可以见到较高的榆树，这种榆树由于质地坚固而被蒙古人认为是最好的燃料。从这里起，又翻过一些沙丘，我们来到了屯扎布拉克谷地，这儿有三座不大的湖。走过这块谷地，我们于12时停下来吃午饭，从我们停留地附近的一座不大的湖里取了水。3时15分，我们从这儿动身，一连翻过四座流沙丘，最后来到了沙土较硬的宽广的沙巴尔台谷地。
314 远处，沙巴尔台寺隐约可见，我们现在正朝着这座寺院前进。我看了下我们带的地图，发现地图上标明的这座寺院的位置不太准确。根据我们行进的速度判断，这座寺院距多伦诺尔不下六十俄里，而地图上标明的距离还不到三十俄里。此外，马图索夫斯基绘的地图标明有两座沙巴尔台寺，可是这里只有一座沙巴尔台寺。5时20分，我们来到这座寺院跟前。该寺属察哈尔正蓝旗，外表显得很整洁。寺院四周有砖砌的围墙，围墙抹上灰泥，涂上红色。寺院建筑物有：一座大的“念经堂”，一座“佛像堂”，两座小配殿。实际上这座寺院很穷：佛像堂里只供奉一人高的三尊佛祖像，一人高的宗喀巴像和曼殊师利像，此外，任何其他佛像都没有。在经书方面，该寺院为自己的喇嘛们所能提供的只有两本康熙时译成蒙文的经书以及该书的藏文原版书一本。这几本书都保存在“佛像堂”里，作为供物放在佛像前。至于“念经堂”，在沙巴尔台寺，这个建筑物可以算是新的，因为它在十三年前，

即辛巳年（1881年）才刚刚建成。在那之前，这儿的念经堂是木头房，喇嘛们想要把它造成砖房，可是砖房结果不太坚固，房顶在三年前就已开始漏雨了。喇嘛对我抱怨汉族承包人和泥瓦匠不老实，诉说寺院目前没有任何资金进行修缮，因为上次改建已负债达六百两银子。沙巴尔台寺的喇嘛总数为一百余人，但在庙中常住并举行呼拉尔的不超过十二人（徒僧也计算在内）。他们住在寺院的土房子里。土房计有八处。因此，寺院的全部建筑物，连同谷仓和贮藏室在内，计达十五处。离开这座寺院后，我们又沿沙巴尔台谷地走了二十分钟，然后重新进入沙丘地带。不过这个地带没有专门的名称，而是如喇嘛告诉我的简称为庙北沙地。我们在这里遭到一场大雷雨。7时，我们驶过乌哈鄂博图游牧地，那里有近十顶帐篷。由此沿沙地前进，于8时10分在呼鲁苏台停 315
下来过宿。在呼鲁苏台，水要到路西边一口不大的井中去汲取，井后面约两俄里处有一座不大的湖，湖上现有大群的鸟。在呼鲁苏台，我们遇到近七十辆牛车，是阿巴嘎旗的车夫们的。据他们说，他们早在阴历四月五日（5月8日）就从家乡动身到浩齐特左翼旗和乌珠穆沁旗交界处的额吉诺尔盐湖去。他们在那里买了盐，每车盐付给乌珠穆沁旗四钱银子，外加装车费一钱银子，将盐运至多伦诺尔，在那里以每车一两七钱银子的价钱卖掉盐，然后承包一家汉人商号的货物，由多伦诺尔运至车臣汗部的赫拉贝子旗的克鲁伦。他们运的货物几乎全是砖茶，计五十八车茶，十二车面粉。每包茶，即每箱茶，或每袋面粉（一百二十斤至一百四十斤）付款五钱五分，每车装四箱茶或三袋面粉。

5月26日 星期三

6时+12°；9时+9°；12时+4.5°；6时+6°；9时+4°。

我们于6时35分出发。沿途仍是沙子地带，景色极为单调枯燥，尤其因为见不到湖泊。8时10分，我们赶上了浩齐特左翼旗人的很长的车队（九十辆牛车）。他们也是往多伦诺尔运盐的，以每车一两六钱银子的价钱卖掉盐，买了货，现在正往回运汉博茶。10时半，天空布满乌云。11时，我们抵什贝寺，在这里停下来吃午饭，一方面看看这座寺院，另一方面躲过现在蒙蒙下起来的这场毛毛雨。1时许，使我们惊奇的是这场雨竟变成了鹅毛大雪，不过雪落到地上马上就融化了。什贝寺有三座殿，是在龙年（十四年前）新建的。所有房舍全系砖砌，可是这座寺院却比沙巴尔台寺要穷得多。寺中仅有三尊不大的塑佛像，其余佛像全是绘制的，而寺院内部的建筑物，“念经堂”和“佛像堂”是连在一起
316 的。寺中喇嘛计有一百五十人，常住寺中的不超过五十人或六十人。什贝寺在察哈尔正蓝旗境内，为察哈尔人所有，可是人们只是在每年阴历六月，当这里举行迈达里回转诵经仪式时才聚集到这里来。这个寺院的喇嘛把明达勒格根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并承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班第达苏默，因为他们几乎全在这个寺中获得自己的度牒。明达勒格根本人很少来什贝寺，甚至不是每个格根转世者都来这里，不过他常往这里颁训戒书，这种训戒书通常用藏、蒙两种文字书写，常含有对喇嘛关于善行的训戒。此种训戒书之一在大殿上与佛像并挂在一起，被喇嘛们当作佛像

一样地崇敬。

什贝寺附近一带十分荒凉，除三顶白色帐篷外，没有任何居民。这当然是由于这儿缺少草和牧场。经常性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虽然偶尔有汉人小商贩来这里寺中住上两三天。经过这里的通道只有一条：从多伦诺尔通向东北——盐池和经棚。水是从两口井——紧挨寺院的一口大井和寺北约一俄里半处的一口小井中提取的。下午3时许，雨和雪住了，天气转暖。我们继续上路，经过的地方还是沙地和沟壑。

5时，在我们眼前出现一块黑土平原，上面长着茂密的青草。这个平原叫乌塔拉，意为“广阔的草原”。诚然，这个平原方圆不过一俄里，我们只用十分钟就穿过了，可是我们仍然觉得它很宽广，因为眼睛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辽阔的草原，而只看惯了小的沙丘和一样狭窄的沟壑。5时50分，我们进抵察里勒特塔拉沙土谷地，在这里（正如我们后来所知道的）道路又分了叉：一条路逐渐偏向西北，通往班第达苏默，再向前通往克鲁伦；另一条路是我们要走的，通往达尔罕乌拉苏默，再往前通往经棚。我的车夫们错误地取道西北方向。在这件事情上，我甚至对他们不能加以责备。在这里，偏离路线（这些路线通往完全不同的地点）是如此不易察觉，而道路又是如此之多，以致连熟知者也容易迷路。道路不断分叉，这正是为了绕过沙丘；而为了确定分叉的道路是绕道抑或是形成一条新的单独的道路，就需要对地形了如指掌。317
离开察里勒特塔拉谷地，又经过一些沙丘，我们来到面积与察里勒特塔拉谷地不相上下的呼吉尔图谷地，在这里遇见一个讨乞的流浪妇人，她身边带着一个十岁的儿子。她说，她不知道往何处

去："哪儿给吃的，就到哪儿去；走到阿伊勒①，就在阿伊勒过宿，如果没有阿伊勒，就在草原上过宿"。对于当地的名称以及我们正在走的路线的方向，这个妇女不能对我们提供任何东西。这时，我们走的路越来越明显地向西偏，终于清楚地形成一条线，这条线对我们的目的地来说是三角形的一边。我向我的车夫们指出了这一点。我说，我们的路线应往东北，可是我们现在一直往西北偏北的方向走。他们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们走的路不对。因此，当晚上8时我们遇到一条往东的平坦大道时，我们就拐到这条路上去了。十分钟后，有一个喇嘛赶上了我们，他是去察看他的冬季牧场的。他对我们谈了我们走的这条道的情况。他说，他同我们相遇的地方叫博罗呼吉尔图，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通往巴彦苏默（即马图索夫斯基先生称之为祖姆呼勒寺——应为宗呼勒寺——的地方），而通往达尔罕乌拉苏默（这个地方现在离我们很近）的道路正从他的冬季牧场旁边经过。他陪我们走到这条道上，给我们指明路线，就策马而去了。他劝我们要小心一些，因为这儿有许多强盗，有许多逃亡的汉人，且不说常见的蒙古小偷了。8时半，我们在一处十分荒凉的地方停下来过宿，水是我们自己带来的。

5月27日　　星期四

6时+7°；9时+14°；12时+15°；3时+17°；6时+13°；9时+8°。

早晨4时醒来，我发现草都蒙上一层霜。我们于6时动身，

① "阿伊勒"，蒙语，即蒙古游牧家族群或村落。——译者

沿着人家给我们指的东北偏北的道路行进。博罗呼吉尔图谷地是克什克腾旗的南界，克什克腾旗由此往北延伸，而往南则是察哈尔正蓝旗的土地。在这里，旗界的改变对土壤的变化也明显地产生了影响。克什克腾人在讨论如何妥善地处理自己的游牧地问题时，决定夏季在沙土地带完全不放牧，只是冬天才把牲畜赶到这里来，因为他们深信，牲畜在夏天践踏土壤要比冬天厉害得多， 318
其结果当然是出现流沙，而且日益严重。不能不说群众的这些结论和决定是有深刻意义的。我们进入克什克腾旗境内，土壤全是松软的沙土，而且上面长满了青草。从这里到达尔罕乌拉苏默，我们走了十个小时，一路上没有遇到一户牧民，有的地方（而且也是很稀少地）我们见到几所冬季牧舍连成一排。这些冬季牧舍，根据树枝篱笆和附近堆放的通常在夏天为过冬准备的干粪堆（阿尔嘎勒），很容易识别出来。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经过的地方的名字，因为无人可问。在这个地区根本没有见到河流和湖泊。这里的水一般说来很少，许多冬季牧舍附近没有水井，冬天只好用雪水。1时50分，走了几乎八小时，我们才碰到一口水井。水井深约五俄丈，用木头砌成，但井水很臭，也许是由于年深日久的缘故。我们让牲口休息到5时20分，又继续前进，也没有打听到这口井叫什么名字。当我们在这里停留时，有两个喇嘛从我们身旁策马而过。对于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只是回答说，他们是从经棚来，此后甚至连停也没有停下来说一句话。一般说来，北察哈尔人和克什克腾人在这方面与喀尔喀人大不相同。喀尔喀人一见来人，自己就急忙走上前去，同来人谈一谈，打听一下消息，乐意地向你指明道路，告诉你这些地方的名称，甚至有关这

些地方的传说。察哈尔人和克什克腾人却并非如此。我们有许多次走进阿伊勒去询问道路，没有一个人从帐篷里出来看看来的是什么人，或甚至给来客驱赶一下吠犬。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走近阿伊勒，是在帐篷外面同人们会面的。为了不让骆驼卧倒又站起和不让乘者下来又上去，有一次我叫我的向导(也是察哈尔人)在问路时不必拘这个礼节。我的那位察哈尔人回答我说："人家不会从老远的地方对我们喊叫的，应当面对面地说话"。"那么你把那个人叫到这儿来吧，这儿只有十步路呀！""他不会来的，难道他有这种义务，必得给我们指路吗？"这儿居民的性格就是如此。7时40分，我们驶近位于达尔罕乌拉山南麓的达尔罕乌拉
319 苏默。达尔罕乌拉山是巨大的石岩。寺院附近到处都是很深的沙子和沙丘。这个地方非常贫瘠，几乎寸草不生。我们在一口大井旁边停了下来。井是正方形，每边宽一俄丈。井是用石头砌的，但井水不太好。这时立刻有一群喇嘛跑到我们跟前来。我对这个地方的达里诺尔和应昌遗址很感兴趣。因此，在谈起古城遗址之后，我得知应昌的位置，我听说那儿有一些石碑。此外，在达尔罕乌拉山的北面，在这座寺院出身的一位达彦齐喇嘛住的窑洞附近还有一座石碑。晚9时许，天空布满了乌云。

5月28日　　星期五

6时＋6°；9时＋8°；12时—3时—6时没有进行观测；9时＋6°。

夜间12时25分下起雨来，一直下到第二天早晨7时。9时，天色开始放晴，10时左右，太阳甚至还露了面，不过刮着强烈的

西南风，而且有些冷。我打算在去应昌之前去看看离这儿最近的达尔罕乌拉山上的石碑。因此，一俟太阳露面，我就携带拓印器械和照相机前往达尔罕乌拉山的北侧。山脚下和半山以下是流沙，沙很深，再上去是零散的石头，山顶和山脊到处都是巨大的光光的圆石，每个大圆石足有几俄丈长。在达尔罕山北麓放牧的蒙古人给我们指明达彦齐喇嘛所住窑洞的位置。11时10分，我们来到窑洞跟前。这个窑洞是在达尔罕山的峭壁上开凿出来的。窑洞前面是一块场地，半由天然形成，半由填土而得到扩展。场地四周是土墙，土墙有一便门通往隐居者的住处。便门前面，在山坡上，离山麓约十俄丈的高处就立着那块石碑。关于这个石碑的起源，我从当地蒙古人那里没有能获得确实的资料。一些人说，这个山洞早就有了，年代很久；另一些人则断言，这个山洞是在达尔罕乌拉寺还不是盟寺院时为在该寺修行的喇嘛们开凿的，是由汉人建造的。关于石碑，说法也不同。一些人说，它原来就立在那儿；另一些人说，它是这个达彦齐本人从应昌搬来的。人们所谈的并没有使我对这位达彦齐有特别的了解，而当几分钟后他本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招摇撞骗的家伙。这个人年近五十，身材相当高大，穿着很好，不过身上很脏。我向他 320
表示问候，他发出一种类似哼哼哈哈的声音，起初是对着我，然后是对着陪同他的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立刻对我解释说，喇嘛今天已起誓缄默不语。然后，喇嘛开始观察我带的东西。他看见我的栗色马，咂咂嘴表示赞许，并且举起大姆指，表示这是一匹首屈一指的好马。他摸摸我的裤子、靴子，总之，看了看我的全身，象一个无知的蒙古人所要干的那样。此后，他回去了，过

了大约十分钟，他又走了出来，手里拿着《多尔济·朝特巴》，开始在我眼前转动这本经书。我做出什么也不懂的样子。他于是把书放在怀里，爬上一块岩石，在那里坐了下来，把书又拿出来，开始读了起来。过了三四分钟，他又站了起来，把自己身上的搭布松开，让它被风吹拂，使它变成好象一只鸟，他拍起巴掌来。站在那里的蒙古人见到喇嘛举行这样的宗教仪式，都跪倒在他的脚下。说真的，这套把戏使我讨厌。于是我取出量尺和拓印器械，着手对石碑进行研究。

这座石碑是一块白色的、易于雕刻的大理石板，高四俄尺八俄寸，宽一俄尺六俄寸，厚五俄寸半。石碑上部一又四分之一俄尺的范围内，有一图案，系元朝徽号，即两条龙，龙头向下，龙尾向上交叉。两条龙之间，在一圆框内刻有用十二个篆体字书写的题字，即所谓的碑额，其下是碑文，用普通汉字书写，不过其中有几个汉字我完全不认识，大概目前已不通用。碑文刻得很浅，而时光又使石碑受到磨损，因此有些字显然不能拓印下来，不过肉眼还可以辩认出这些字的线条。因此，在决定将碑文拓印下来之后，我还决定将整个碑文用手工临摹下来。不过此事非我本人力所能及，我打算请一位汉人来做这件事。矗立于地面之上的石碑部分显然不是石
321 碑的全部，它似乎是埋进地下的。我试着把石碑挖出来，发现石碑深入地下不过五俄寸，它是直接安置在地面上的，没有台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它恐怕不是立在原来的地方，而是从原来的地方移过来的，不过不知道原来地方离这儿有多远。接着，我们着手把碑文拓印下来。把碑文拓印在整块画布上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画布没有石碑那么宽，另一方面（这是主要的）是因为我

的作业成功的希望很小。天空中乌云越来越密，看来马上就要下雨。在这种情况下，按部分进行拓印要方便得多。我们把整个石碑分成四部分，刚开始钉上画布，就下起雨来了。雨时下时住。下了十分钟，又停了十分钟。细雨蒙蒙，这样一直延续到下午5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下午5时才勉强钉上一块画布，也就是把石碑的四分之一拓印了下来。作业的主要困难在于：你刚来得及拓印几个字，使画布上的水分减少，下起来的小雨又把画布弄湿了。画布是湿的，刷子是湿的，空气也是湿的。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画布弄干是很困难的。在拓印石碑的第二个四分之一部分时，雨几乎不下了，因此作业进行得快得多。尽管如此，我们到8时才结束作业，于8时30分返回寺院住地。

5月29日　星期六

早6时+7°；晚9时+9°。

5时稍过，艳阳从东山升起，早晨天气极佳。可以预料，今天会是个晴朗的日子。不过我们仍然抓紧时间工作，6时45分就策马前往石碑处。可是，我的运气还是没有转过来。8时许，天空又开始布满乌云，从9时起，又下起雨来，整整下了一天。所不同的是昨天下的是小雨，下的时间较短，重复的次数较多；今天雨点大起来了，一阵下二十来分钟，甚至下半个小时，然后无雨的间歇时间几达一小时。今天的作业比昨天更加困难，因为画布不仅被雨水淋湿，而且从碑顶、特别是从碑两侧流下的雨水渗透到画布下面，把画布泡开，减少了阿拉伯树胶的粘着性，以致要把画布的这些泡开部分再粘到石碑上去已根本不可能。颜

322 料碰到的麻烦也不少。由于天冷，颜料变稠了。颜料又要放到也是很冷的锌板上，用手指在锌板上涂抹颜料，收效也很小，因为这种方法很难把颜料弄匀。把锌板在火上烤一下更有效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到晚上7时50分才得以结束拓印碑文的作业，而碑文的题名终于没有拓印下来。原因有好几个。首先，碑额上端距地面不下四俄尺，没有支架是无法工作的，可是我们连任何支架都没有。梯子也无处可以弄到，而且梯子也无法靠上去。用绳梯也无法工作。绳梯我们倒能很容易地做出来，但由于石碑不稳，吊起绳梯危险，石碑在作业者依托的压力下很可能倒下，因为当我们挖到石碑的基脚并用大刷子敲击石碑时，石碑已经明显地摇动了。最后，今天拓印已经晚了，而明天再来我又不愿意，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样可能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

顺便谈谈，今天发生了两件事，相当生动地说明当地居民的性格。还在昨天，我打算雇一名汉人缮写员把碑文抄下来。我打听到本地一家头等商号里有一名好的缮写员。早晨我到他那里去，见到这位缮写员的字写得确实是好，他显然过去写过很多字。我建议他为我抄录碑文；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拒绝了我的建议。他的理由是抄录碑文很困难，而且他从来也没有抄录过碑文。他说："抄书可以，抄碑文不行！"我说："你从书上抄写比如'皇帝'这两个字，难道和从石碑上抄写这两个字不是一样吗？而且碑文刻得很清楚，很好认嘛！"这个汉人原来也读过这块碑文，但他坚持己见，说什么他抄书抄公文可以，抄碑文不行。于是我从他那里空手而归，后来不得不亲自抄写碑文。不问可知，在雨下抄写碑文是什么情景了：我蹲着，用毡斗篷遮身，把纸盖上，从斗

篷下面往外瞧每一个汉字，有时还不止看一次。时间比本应花的时间至少多两倍。也许有人会说，难道不能把这段时间用到别的上面而把拓印石碑移到明天吗？可有谁能向我担保明天不会下更大的雨呢，因为我自从4月8日离开张家口后仅仅遇到过五天的 323
好天气呀！

另一件事是（根据这件事，我估计当地蒙古人可能对我不满）：今天早晨，当我们刚刚来到石碑跟前时，那个达彦齐就从便门出现，并且威胁性地要陪同我的蒙古人同他见一见。几分钟后，我的那位蒙古人从达彦齐那里回来告诉我说：达彦齐说，不许拓印石碑，他已把我昨天的作业告诉了高级喇嘛，因此我要等高级喇嘛的许可才能拓印。我命令他告诉达彦齐：我从北京来，身边带有公文，知道自己做什么，我知道什么事需要得到喇嘛的允许，什么事不需要，我不会停止自己的作业。我的话当然被准确地传达给喇嘛了。我开始工作，可是喇嘛没有露面。3时左右，当我们坐在岩石下躲雨时，有一个章京到喇嘛这儿来了。达彦齐大概对这位有顶戴的官员的到来很为高兴，就让章京来见我。章京气呼呼地走到我跟前，几乎喊了起来说："你真的曾把马拴在石碑上而且掘过石碑，想把本地人的幸福挖走吗？"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没有作答，而是反问他道：你有什么权利问我，你是什么人？章京马上软了下来。他说，这一切都是达彦齐告诉他的，也是达彦齐派他来问我的，而他本人感兴趣的只是想知道，是否应当真的相信某些人所说这块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他看出我是位圣哲，懂得天上的语言和地上的语言，能读碑文上写的东西。我回答说，这座石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元朝时树

立的，碑上记的东西只有历史价值，对现代人的命运和幸福没有任何影响，碑文谈的是俗事。“至于喇嘛说的话，那么你自己也明白，——我继续说道——是否有这样的拴马绳可以用来把牲口拴到这块石头上。你明白，喇嘛是在撒谎，而且是撒了一个很大的谎。你去，并且把我在早晨就对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我是从北京来的官员，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我应当向谁请问和问些什么。喇嘛应当知道自己的宗教事务，他不应当干预俗事，如果他胆敢妖言惑众，我就要把他的行为报告北京，而在这里，甚
324 至同你们的札萨克谈话我都不愿意！”最后一句话对章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离开我时说：“哦，这可是位大官啦！”此后，他大概因为不愿把令人不快的答复告诉喇嘛，他委托我们那位蒙古人把他听到的话转告喇嘛，而自己却走了。我们那位蒙古人不想再到喇嘛那里去，喇嘛也没有再露面。我们继续工作，并且勉强结束了自己的作业。不过从所发生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喇嘛从昨天起就开始煽动群众，而且要继续这样干下去，而他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我的主要后盾是我来自北京。回到住处后，我同来访的喇嘛们一直谈到11时半。

至于谈到石碑，它无疑是元朝时物，而且正是在1325年树立的。碑文读起来毫不费劲，因此我在这里就不提供它的价值昂贵的珂珰版拓印本，而是将碑文汉字直接复制出来[1]。由于本书幅面有限，碑文各行无法完整地刊印出来，我不得不将其中某些

1 由于此类碑文珍贵，我所有的拓印本，现均由我转交给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愿见者在那里随时可以见到这个碑文的精确的复制品。

行碑文拆开，不过我设法使愿意获得碑文原样的人自己能够毫不费力地将其复制出来。为此，第一，每一行我都标上相应的数字；第二，所有另起行均向上移，如石碑上一样；第三，其余行起首的汉字位置也完全保持原样，因而有些行起首汉字比另起行低一个字，另一些行的起首汉字比另起行低两个字、三个字、甚至四个字；第四，凡是在石碑上认为可以用空格代替另起行的地方，我也准确地保留了这些空格，空格字数与原版相同。在我国著名汉学家、驻北京公使馆翻译П·С·波波夫的友好帮助下，我将碑上汉文逐字逐句译成俄文。下面就是碑文[1]和译文，并附上我认为是必要的一些历史注解和文学注解。

1　　应昌路曼陀山新建龙兴寺记　　325

2皇尊姑大长公主普纳

3鲁王桑哥不剌　　重修布施常住。

承　事　郎

同　知　常　宁　州　事　赵　巖　撰　并　书

集　贤　大

学　士　光　禄　大　夫　赵　世　延　篆　额

4　　至元丁亥

5　世祖皇帝　躬御六师　征征弗庭

6　　驻跸应昌之夕，一佛飞空，现金色身，如影如幻。旦谕近臣，莫知从来。耆诹耋询，俾审厥象。或曰曼陀山石洞，有佛殊相。乃命

① 作者所录汉文碑文与原碑文有出入，现经译者与原碑文拓片核对后，加以改正。——译者

7 帝师，经灯呗螺，凡七昼夜。龛庐积年霜苔露荆。

8 皇妹大长公主，鲁王善根坚深，眷怀

9皇祖，栉风沐雨，勤劳天下。金戈黄钺，壁于应昌。于时乃颜离佛正法，欲以萤火烧须弥山。

10世皇旋乾转坤，有大力量，以一臂指麾一切世界。金刚铁围，
326 碎如微尘。鞭弭所向，怨敌摧伏。梵王帝释，恒随拥卫。如来显现，克相有成。于是镰榛

11 奋土，斧树砌石。殿像观音，东西鹿顶，三门廓宏，面势海广。一夕，石洞金佛，现相如初。

12 主念益坚，闻者信心。乃标刹龙兴，以神至元。若净梵天，水云洞，名皆

13 主所定。福及众生，有眼无睹。主与

14世祖所见，等无差殊。欢喜庄严，得未尝有。岩霏褰开，岚辉月清。洞邃三丈，其穹半之。仍穿其旁，游者投足深探，遐历莫得要领。安知是穴不彻南

15 海到菩萨岸，不彻东海逢娑竭罗，又安知不彻天台、雁荡应真飞行处耶？今

16 主身履贵富，而以寂照师心。以一刹遍一切刹，一佛示现遍一切佛。亿万永年，应佛授记。得大欢喜，得大饶益。将自泰定甲子始，是为龙沙功

17 德林第一说已。

18 主命偈而石焉，其辞曰：

19 如来金色现法身，非因非想而显示。

20世祖皇帝大威德，青莲瞬目降群魔。旻陀洞佛生光明，优

钵昙华此值遇。音声法事七昼夜，亦复土木新龛庐。我 327

21 大长主大栋梁，建观音殿于其所。刹楣龙兴丽云天，洞穴邃窈不能竟。曰净梵天、水云洞，咸奉

22 皇妣之所名。　一佛示现百亿身，百亿身各现一佛。以寿如来寿

23 帝妣　此殿无量福无量　祝

24圣天子万亿年，洪源永永咸满愿。泰定二年，青龙在乙丑，六月既望立石。监造官嘉议大夫、管领本投下诸色人匠役怜口都总管府总管张

译文如下：

应昌路曼陀山新建龙兴寺记（该寺位于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附近）①

这座寺院是由皇姑大长公主普纳[1]和鲁王桑哥不剌出资重修的。

碑文由承事郎（官名）同知常宁州事赵巖撰述并书写，碑额由大学士、光禄大夫赵世延用篆体字书写。

至元丁亥年（1287年），忽必烈汗亲自率领大军征讨叛逆者[2]。他驻军应昌的那天晚上，有一尊佛如幻影似地从空中飞过，现出他的金身。第二天早晨，忽必烈要他的身边臣子们对这

---

① 该碑现存昭盟克什克腾旗文化馆。——译者

1 在元史中，我们遇到提及公主普纳和她的丈夫桑哥不剌的地方是《元史》108卷，第4页；109卷，第2页。

2 叛逆者指的是乃颜、合丹和势都儿诸王的联盟，该联盟由忽必烈的侄子海都率领。

种现象作出解释，但近臣们都不知道这个显灵的佛是从哪里来的。为了弄明白这个征兆，问了一些老人，老人中有人说，在曼陀山石洞里有一尊特殊的佛像。于是忽必烈命令帝师在这个石洞
328 做了七昼夜的佛事。

在这个洞里，神龛面前的香炉因年久而长满了青苔和荆棘。皇姊大长公主和鲁王怀念皇祖备尝艰苦，为天下（中国）操劳，驻军在应昌。当时，乃颜[1]背离佛教，忘记佛法[2]，想用萤火焚毁须弥山[3]，殊不知忽必烈能转动天地，有巨大的力量足以摧毁坚不可拔的堡垒。无论他到哪里，他都能毫不费力地把一切摧毁，把心怀不满的人打垮。梵王和帝释总是伴随着他，保护着他；而如来的出现则是胜利的征兆。忆念及此，公主和王乃铲除杂草，清除土地，凿石盖殿，内设有观音像，殿有东西配

---

1 乃颜，是成吉思汗的弟弟斡赤斤的五世孙，而不是如马可波罗所盲断的是忽必烈的叔父（见朱勒上校所著《马可波罗》一书，1875年伦敦版，第1卷，324页，*The book of Sir Marco polo* by Colonel H. Jule. Lonon, 1875. Vol.1, p.324），而是如多桑所正确指出的是忽必烈的侄孙（见多桑男爵所著：《蒙古史》，1852年版，第2卷，450页。Histoire des Mongols par baron D'Ohsson, 1852. T. Ⅰ, p.450）。乃颜拥有广大封地，包括蒙古东南部和满洲西南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其中住有不少基督教徒，乃颜本人也信基督教。乃颜自恃强盛，遂参加海都领导的反对非法推举忽必烈为帝的诸王联盟。1327年春，忽必烈亲率近五十万大军征讨叛逆者，在辽河两岸攻击疏忽大意的乃颜，击溃了他的三十万军队，俘虏了乃颜本人，并下令将他处死。这就是碑文中所提到的那次远征。

2 这句话证实乃颜是基督教徒。

3 即想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去打垮忽必烈。

殿[1]。这座极其宏大的寺院有三座大门。在一个美好的晚上，有一尊金佛又和从前那样现了相。因此，公主对佛的信仰更加坚定，而听说（这一显灵）的人也为之信服。为了颂扬“至元”年代，公主给寺院起名为龙兴（皇帝兴隆的地方）。寺内各处名称，如净梵天，水云洞，都是公主给起的。有眼的人所看不见的 329
幸福遍及众人。公主所见的幻影和忽必烈所见的完全一样。公主对寺院建筑的异常壮丽甚为欢喜。山中雾散之后，寺院有如明月，在群山环抱中发出异彩。

洞深三丈，洞顶高一丈五。洞侧有一坑，游人投拐杖想探测它的深浅，但均无法确定。安知这个洞不是通到南海的菩萨岸？不是通到东海的逢娑竭罗？又安知不是通到应真飞行的天台山和雁荡山呢？！[2]

现在公主一身富贵，但却默然实现师长的意愿[3]。由于一座寺院连接所有的寺院，一佛的幻影包罗亿万年所有的佛，公主因实现了佛的启示而得到极大的愉快。因此，从泰定甲子年起，佛在功德林首次的布道开始在北部地区得到实施。

（在这个时候）公主命令撰写颂诗，并将其刻在石头上。颂

1　在我手头现有的字典中找不到“鹿顶”一词的解释，从现在居彼得堡的一些中国学者那里也没有得到解答。根据“鹿”（疑为庐——译者）一词有时作谷仓讲，并根据中国寺院建筑的一般特点，我认为可以将其译为“东西配殿”。

2　浙江省温州地区有这两座山。

3　汉文“以寂照师心”译为“默然实现师长的意志”。П.С.波波夫认为还可以译为“以清静为怀”。

诗如下：

如来佛显示他那金色的法身，
他的现相本是无因(自由自在)。
皇帝忽必烈英武盖世，
似如来佛一转眼就把群魔降服。
曼陀洞里佛放光明，
出现一支盛开的青莲。
佛事做了七天七夜，
盖起了新的庙宇，又添置新的香炉、神龛。
大公主是（佛教）大支柱，
在这个地方造了一座观音殿。
观音殿高耸入云，壮丽无比，
有一洞深不见底。
净梵天、水云洞都是公主赐的名。
一佛现相代表了百亿佛，
百亿佛身又各现一佛。
愿帝妙寿与天齐！
此殿无量，帝妙福也无量！
祝圣天子万寿无疆！
祝皇帝一家永远如意！

泰定二年（1325年）阴历三月十六日立石。监造官嘉议大夫、管领本投下诸色人匠役怜口都总管府总管张

5月30日　　星期天

6时＋8°；晚11时＋9°。

今天我决定去应昌。这次旅行运气很好。首先是一整天没有下雨；其次，由于我的车夫蒙古人弄错，不用我多费口舌我们就绕行整个湖一周；要不是车夫弄错的话，这样做必得通过特殊的、往往是不愉快的谈判。应昌遗址正座落在达里诺尔的西南角，由龙兴寺前往应昌遗址应直往南，而我们却往北走，因此我得以观看了整个达里诺尔。

我们于早晨6时50分骑马出发。达里诺尔是蒙古人的称呼，今天汉人称之为捕鱼儿海，而在古时候，它以答儿海子闻名。据中国人写的《蒙古游牧记》记载，湖方圆有二百华里。而根据我的观察，至少有八十俄里，骑马小步跑绕湖一周，我们至少化了不下十三个小时。湖岸有的地方是沙地，有的地方却很泥泞，这很可能是由于整整这一个月不停地下雨因而使这里土壤的水分大大增加了。很明显，湖水现在正在泛滥，因为与湖相通的所有沟渠都涨满了水。湖水呈淡绿色，是淡水。关于湖水有多深，我未能获得确 331
切的资料。我们遇到的汉人只是说湖很深，甚至离岸不远的地方也无法探到底。湖东北岸，在湖的区域附近，即离该湖一俄里半至二俄里的地方，有几座小湖，不过当地居民没有给它们起专门的名字。在这些小湖上，我们见到大群的鸟：天鹅，各种雁，白鸭，野鸭，斑鸭，小水鸭，鹬，海番鸭，以及无数的鸥，鹤和鸬鹚。湖里也有鱼。为了捕鱼，汉人每年都从经棚及其附近地区到这里来。我们在这里遇见捕鱼者的帐篷不下七十座，散在湖边各处，每座帐篷

住六到十五人。走进这样的营地，我们见到捕鱼者所捕的全是鲫鱼和鲩鱼，其他鱼根本没有见到。最大的鲫鱼有时重二斤多，约合三俄磅。捕鱼一般从阴历四月开始，到七月结束，相当于阳历5月半到8月半。捕到的鱼就地醃上、晒干，然后装上六百车到八百车，运往经棚、多伦诺尔和张家口。毫无疑问，运出的鱼本可以多一倍到两倍，但问题在于，到这个渔场来的几乎都是极贫穷的人。他们的鱼网差不多总是租来的，而且用网捕鱼的人很少，大部分人仅用所谓的“鱼篓”，即芦苇和树枝编织的往一边收缩的篮子来捕鱼。准备好这样的篮子后，穷苦的汉人就来捕鱼了。他们足足捕了一个月鱼，把每天捕获的鱼卖给附近的居民，以便用卖鱼得来的钱买盐，然后就开始捕鱼供输出了。据说，有许多人到这里来只不过以捕鱼为名，而实际上在这里纯粹干抢劫和偷盗的勾当。每年在达里诺尔附近都发生大量的劫案。克什克腾旗衙门从此项捕鱼活动中毫无所得，而且从这些每年变换的无产者身上也不可能弄到什么东西。旗衙门认为要禁止人们在湖里擅自捕渔是不可能的，更确切些说，是对整个这件事装着看不见，每年在发生劫案时都叹息一番，然后似乎把发生的一切都忘记了，直到来年夏天，消极地等待同样事情的重演。湖的东
332 北角，离湖岸两俄里，靠近杜尔贝里金山的地方，有两座古城的遗址，有一正方形的土墙围着。土墙高不到一俄丈，每边长二百二十步。土墙上现在长着青草，土墙里面的中心区也是如此。这里既无围墙，也无丘阜，好象这两座古城遗址过去没有任何建筑物，而只有城墙似的。当地居民只保存下一个传说，即这两座城属于过去曾移居这个地区的高丽人，此外，关于这两座城市则

毫无所知。达里诺尔北岸有一条明显可见的土堤，蒙古人称做“穆赫来姆”①，它的外形与库伦至张家口大道上可以见到的土堤毫无二致。达里诺尔西岸土壤的含沙程度比东岸小得多，可以称之为好的沙壤土。

下午4时20分，我们终于来到了应昌。这座古城遗址位于达里诺尔的西南角，也许是往西岸方面稍偏一些。古城遗址离湖岸约两俄里。应该指出，达里诺尔以南地区现在完全被沙子所覆盖，湖西岸直到这块沙地现在是旗界：南边是克什克腾旗，北边是阿巴嘎王前旗。距这块沙地起点不到一百俄丈的地方(因而已是在克什克腾旗境内）坐落着应昌。应昌四周是一道土堤，像是一道小围墙，垂直高度不超过一俄丈。无论城的哪一面目前都没有看见有壕濠。毫无疑问，城当初只有一道城墙，因为这里现在没有任何其他围墙。城墙的上述高度在城的四面都是一样，只是在显然是过去城门的地方城墙显得有些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修建墙基用了大量的材料。城墙的形状是长方形，由北往南延伸的两道墙各长一千二百步，北面城墙和南面城墙仅八百步长。有城门三座，北面城墙没有出口。城内有近三十座丘阜，大部分是四 333
角形，几乎每座丘阜里都保存有白大理石柱脚。在城北部一座建筑物丘阜前，一些台座保存得很好，这些台座上面一般都是树立石碑的，不过台座附近却没有见到石碑。在城中心有一座最大的四角形丘阜，它的无定形的土堆无疑是皇宫。除柱脚外，丘阜里

① 意为“坏的墙”。——译者

还可以见到琉璃瓦片，大批的雕塑装饰物碎块，还有大概是立在皇宫门前的石狮子。这个丘阜周围有一道虽不太高但却是平坦的围墙，这大概是当年的宫墙。这个建筑物西南约一百五十俄丈的地方，我们见到一块被打碎的白色大理石石板（它显然是一块石碑）的上部。它包含，第一，元朝徽号和碑文的标题，与我们在达尔罕乌拉山洞石碑上所见到的完全一样；第二，碑文本身的上部分。石板的另一部分，即下半部，躺在离这里约五十俄丈远的地方，上面只有碑文的下半部，而没有任何不相干的装饰。这两部分无疑是一块整石板。残碑上部高二俄尺四俄寸，宽一俄尺三俄寸；石碑下部高二俄尺一俄寸，宽一俄尺五俄寸。如果我们把这两部分并在一起，那它就与达尔罕乌拉山的石碑完全等同。石碑在被打碎时体积有些缩小是很自然的，在考察石碑的上半部时这一点特别明显，因为石碑边端简直都崩缺了。石碑两部分的碑文磨损得很厉害，以致无法拓印，甚至瞧着石碑也无法读出碑文（字体刻得较大的标题除外）。至于碑文，那么其中勉强可以辨认的是几个符号的线条，而就石碑的整体来说，不仅是个别的字，而且一连好几十个字都由于年代太久而毁坏了，留下的不是一行行字，而是一道道不很深的凹印。在这种情况下，我放弃了拓印作业．只限于拍下石碑两部分的照片。这块石碑从前很可能
334 就是树立在前面提到的某一个台座上，后来被人拆下搬到这里来了。至少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这些石碑曾引起蒙古人的注意。立在另一台座上的石碑在城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当地蒙古人对这座古城遗址没有任何特别的称呼，只不过称其为“浩特”。他们也没有保留下有关这座城市的任何传说，甚至不知道

当初它为哪一个民族所有，并且拒绝回答关于在该城存在期间什么人住在城里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在《蒙古游牧记》中没有找到有关这座古城遗址的专门叙述，要确定这个遗址是很困难的。《蒙古游牧记》作者称："应昌故城在旗西北捕鱼儿海旁。元史薛特禅①传，至元七年（1270年），斡罗陈请于朝，欲在答儿海子旁建一城。帝从之。"该城初名应昌府，后改名应昌路。后来，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妥懽贴睦尔）逃到应昌，并于1369年崩于应昌。因此可见，达里泊，或如今天蒙古人称的达里诺尔，古时叫答儿海子。 335

我们于下午6时20分离开应昌故址，继续赶路，这时已是沿达里诺尔的西岸和南岸走了。8时10分渡过苏尔哈河。该河在注入达里诺尔的地方宽几达十俄丈，而深不过两俄寸。10时45分，我们在漆黑的夜色中返回达尔罕乌拉苏默。

5月31日　　星期一

6时＋10°；9时＋14°；12时＋18°；3时＋18°；6时＋13°；9时＋11°。

现在来谈一谈达尔罕乌拉寺。今天，我们在这里停留已经是第四天了。这座寺院修建的确切年代无人知道，因为喇嘛们把它忘记了。关于它的起源问题，喇嘛们只是说，这座寺院为阿巴嘎王所建，但它是由当今阿巴嘎右翼统治者的祖父还是曾祖父所建，他们则说不上来了。不过据民间传说，修建达尔罕寺的那个

① 按元史应为特薛禅。——译者

王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喜欢收养喇嘛，特别是喜欢收养医家和星相家，而正是那些星相家向王指出达尔罕乌拉山是块宝地，它有一切吉兆，能使在它上面修建的寺院成为当地居民信教的发祥地。不过这块地方处在阿巴嘎游牧区之外，属克什克腾旗。这个情况并没有使这位王爷的热忱冷却下来。他同克什克腾札萨克达成协议，后者答应他：修建寺院和寺院喇嘛的住所需要多大地方，他就可以占据多大地方。作为酬答，阿巴嘎王答应每年付给克什克腾旗一百两银子。后来，在道光中叶，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概阿巴嘎王认为支付这笔钱很不舒服，而且他那时又当上了锡林郭勒盟的盟长，于是他就把这座寺院献给盟里，并呈奏皇帝说，盟里在收到此项礼物后，决定使该寺院成为替皇上和皇朝的幸福祈祷的场所。从那时起，为了在达尔罕乌拉苏默举行呼拉尔，就从锡林郭勒盟各个旗派来四五个以至六个定员喇嘛。这几个旗是：四个阿巴嘎旗（两个阿巴嘎旗和两个阿巴哈纳尔旗），两个浩齐特旗，两个乌珠穆沁旗和两个苏尼特旗。此外，该寺院
336 还有许多定员以外的喇嘛以及从其他旗来的喇嘛，以致住在这儿的僧侣总数竟达三百人。至于定员喇嘛，他们的俸禄由各旗拨给，金额主要取决于各旗的富裕程度：有的旗每年给一个喇嘛拨款三十两，有的拨款五十两。此外，喇嘛当然还有寺院收入，并且还有规定，每个定员喇嘛每年获得此项收入为二十五两银子。从寺院移交给盟里时起，付给克什克腾旗的寺院地皮钱由锡林郭勒盟的十个旗分摊，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实行多久。大概过了十年或十五年，克什克腾旗札萨克拒绝领取这笔钱，而将其交给了寺院。现在，达尔罕乌拉寺所占的地方成为纯属寺院所有的土

地，虽然这个寺院位于克什克腾人游牧地区，属锡林郭勒盟，由阿巴嘎王管理。同时还应当指出，锡林郭勒盟接收了达尔罕乌拉寺而却仍把它交给阿巴嘎王管理，是出于下述考虑：一方面，阿巴嘎游牧地离寺院最近；另一方面，阿巴嘎王是该寺院的创立者，自然会比别人对寺院更加关心，更加爱护。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达尔罕乌拉苏默至今仍是阿巴嘎王的寺院，而在平常谈到该寺院时，你只会听到别人说：这是阿巴嘎寺院。 337

从外表看，位于达尔罕乌拉山南坡和山脚下的达尔罕乌拉苏默是一个并不特别大的寺院，但很干净、美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喇嘛住的土房子全是用白陶土建造的），看起来很整洁。寺院庙宇去年刚刚重修，其中一部分在我到的时候还在装修，因此，这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好看的。寺内庙宇计十二处，但大庙仅两处，即朝克沁庙和却伊拉庙，不过参尼呼拉尔很少在却伊拉庙举行，大多数情况下在朝克沁庙举行，早晨5、6点钟举行朝克沁仪式，10点左右开始举行参尼呼拉尔仪式。寺院内其余庙宇都很小，是由私人修建的，在那里举行呼拉尔一年只有两三次。一般说来，达尔罕乌拉苏默的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呼拉尔每天举行，而且至少举行三次。从阴历四月一日至九月一日，喇嘛应穿着“诺姆图德贝里”①，从九月起，他们才可以穿带袖的衣服。喇嘛们对参尼的知识并不特别广博，不过听这种经的人却获得“剌布扎木巴”的级别，可是要获得“嘎布珠”的称号，则应到班第达格根大仓②那里去。寺院的给养和资财相当可观。这里

① 经服。——译者

② “大仓”，蒙语，意为“寺院”。——译者

每一座庙宇都有专门的金库（吉萨），其中最大的是朝克沁吉萨和参尼吉萨，它们拥有的马群和牛羊群各超过一千头。其余的吉萨不大，但仍有数百头牲畜。喇嘛们受到的最大限制现在是在土地方面。据僧侣们普遍反映，克什克腾人把他们限制到这种程度，以致不让他们出去拣干粪，更不用说去砍树和拣树枝了。几乎喇嘛每一次从寺院外出总要引起摩擦甚至诉讼。因此，喇嘛所需的一切，甚至燃料，不是购买，就是要从家里运来。

达尔罕乌拉苏默附近住有近六十名汉人，住在十一处土房子里。其中有四户经商，其余的人干手艺活。由于这里的土质不
338 好，在达尔罕乌拉附近没有人种田。几个商人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十年。起初，有两个人来自山西的太原府，一个来自多伦诺尔，一个来自经棚。他们的商业规模很小，仅限于出售最劣等的棉布和亚麻布（绸布根本没有）以及日用杂货，如针、纽扣、烟草、鼻烟壶；还有食品杂货，主要是饽饽，即用面粉和油拌冰糖作馅的小面包。砖茶根本不卖，汉博茶只一家铺子中有，而且只论磅出售，而白毫茶甚至一次连一磅也买不到，购买白毫茶和付茶钱都规定以两为单位计算。这还是营业情况较好的铺子，其他铺子连这些货物也没有，只卖些各色旧货。在手艺人中间，最富裕的是在这里从事制革的皮匠。他们用的工料主要也是从这里的店铺获得的（这些店铺做小买卖以换取毛皮）。此外，皮匠还有自己的材料。他们有时从克什克腾人那里接受制革定货，第三张皮就作为工钱，有时甚至直接向当地蒙古人买皮。制成的皮革主要运往经棚，只有一小部分运往多伦诺尔。除皮匠外，此地还有汉人木匠和画匠。在我逗留那里期间，木匠计有二十余人，不过通常

住在那里的不超过五人。画匠只有两人，而且他们只是在修缮这里的庙宇时才从多伦诺尔来到这里，这时木匠的人数也增加了。这些人一来，常住这里的另一些汉人就离开这里到达里诺尔捕鱼去了。他们在一年之中时而做小买卖，时而给附近居民帮工，时而干脆就干偷盗的勾当。这样算来，汉人居民的人数通常为六十人左右。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住在自己在深沙中间盖的土房子里。房子的地皮是他们从旗里买来的，而旗里在出售土地时所注意的主要不是售地面积的大小，而是买主的富裕程度：较富的人付一万文钱，穷人付四千文钱。售地面积通常用一项条件标明，即“商业用房需要多少就占用多少”，此外并不提出任何确切的数字。汉人只承担一项义务：不放牧，不种田。如果他们要放牧和种田，就必须另订合同。这里所有的商人都从经棚进货。最富的一家铺子的年周转额为一千两银子。贸易完全是以货易货，主要货物是毛和皮，有时是牲畜。 339

在参观了达尔罕乌拉苏默及其附近地区之后，我们打算今天继续前行。整夜及清晨，天空无云，阳光灿烂。从早晨6时起天气就很热了。由于昨天长时间地漫游，我们没有能及早动身，因为需要喂牲口，直到10时45分才上路。我们的运气很好，天空开始布满云彩，刮起凉爽的东风，因而我们衰弱的骆驼并没有费多大劲就走过了达尔罕乌拉谷地的沙漠，爬上了达尔罕乌拉山的支脉。从这里起，在我们的眼前展现了名叫公姑尔塔拉的大平原。这块谷地长满了青草，由于前些天下雨，现在几乎变成了沼泽地。在这个谷地，我们向东北偏北方向行进，直到公姑尔河渡口为止，我们是在下午1时25分来到这个渡口的。这条河宽三俄

丈，深一俄尺两俄寸，河底很泥泞。实际上，它甚至不能称做一条河：它原是连接岗更诺尔的两座湖的一个河套子。蒙古人计算这条河全长为五十华里，约合二十五俄里。从公姑尔河渡口起，我们的行进路线越发稍向东偏。2时，我们来到岗更诺尔湖边，湖西岸距我们的道路一俄里（湖在路右边）。我们沿湖西岸走到2时45分。总计，岗更诺尔方圆约十三俄里。湖东岸，更确切些说是湖东南岸，长满了芦苇和苔，而其余的湖岸则全是开阔地。在岗更诺尔湖岸上，我还遇见四座汉人渔民的帐篷。我参观了他们的鱼槽，见其中只有些鲩鱼，没有我国鲔鱼那么大。鲩
340 鱼是这里生长的主要鱼类。据渔民说，岗更诺尔根本没有鲫鱼。在同当地蒙古居民谈话中，我也听到他们诉说这些汉人偷窃和欺负人。据说每一天都有人被盗。不过，岗更诺尔附近的帐篷很多，因为这一带饲草长得很茂盛。我们的牲口死命要挣往牧场去，特别是因为这一天天气不热，宜于放牧。从下午1时起，日光透过云隙照射到我们身上。在我们前面，可以看见山里正下着暴雨，隆隆雷声从那里传到我们的耳中，有时还刮来相当猛烈的阵阵大风。从岗更诺尔起，向东延伸的谷地因公姑尔河而获得了公姑尔塔拉的名称。公姑尔河往我们的道路以北流。据说，中国地方官府曾指示旅人和商队从多伦诺尔到经棚要沿公姑尔河岸走，因为那是比较安全的地带。此外，沿这条路线还派驻五十名巡逻骑兵，以保护旅人免遭袭击。这些士兵直到今天仍住在沿途各地。不过这条路由于太绕道，没人走，旅人及货物也正是走我走的这条道，我是为了考察的目的才这样走的。至于公姑尔河，据《蒙古游牧记》记载，它发源于巴彦朱尔克山，流向西南，注

入达里诺尔。后两点说得对，但据本地蒙古人说，公姑尔河不是发源于巴彦朱尔克山，而是发源于该山以东的一座山。我们沿公姑尔河于5时35分进入沙漠地带，沙子松散而不流动，上面长满青草。这片沙漠叫斑岬沙漠，因为它是由几条从草原方面看好像是五颜六色的岬的垄岗所组成，而岬的颜色的斑驳则是由于沙子本身的颜色各色各样所致：这里有白沙、灰沙、黄沙。不过这片沙漠延伸得并不太长：总共约四俄里。6时45分，我们就已走过了这片沙漠，前面是长满肥美的苜蓿的垄岗。这样的饲草即使在蒙古也很少见到，因此我们于7时15分就在这些垄岗上停下来过宿。

6月1日　星期二

6时+12°；9时+17°；12时+19°；3时+22°；6时+20°；9时+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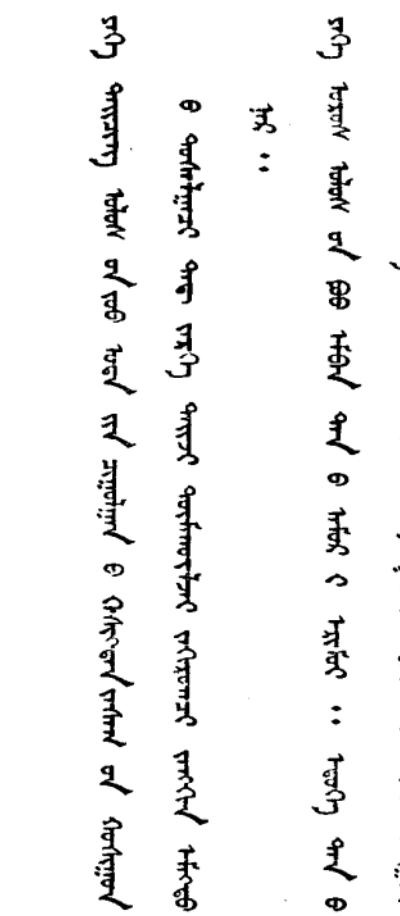
我们于6时10分启程，起先是继续沿上述谷地走，然后于7时25分进入乌松图龙山地。这座山的一部分，特别是右边，多悬岩峭壁，而另一部分，主要是左边，是沙壤土。在前一部分地 341
区，我们见到大群的山地松鸡，在后一部分地区，我们发现有耕地，不过附近没有见到任何居民。山南面的山隘是逐渐地、沿着微斜易走的沙坡向上，而道路好象在寻找这些斜坡并且避开又高又难行的上坡，沿着山沟和狭谷左右曲折地迂回前进。8时30分，我们登上了大概是山岭的最高点，又继续前进，看见了乌松图龙河。这条河发源于西北方向离这里大约九俄里的地方——乌松图龙山，并且由于这条河名，前面的整条山沟也就叫做乌松图龙山沟。经过详细打听得知，在可说是已是经棚西北边境的这一

地区驻扎着绿营士兵，这些士兵是三年前从宣化府派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他们共计七十人，在这里沿乌松图龙河居住。现在，他们全都从当地汉人手中购买田地，并且人人都从事耕种。他们种黍子，尤其是小麦。如果遇上好年成，这里小麦收获量为种子的三十倍。例如去年，同我谈话的一个士兵在一顷地上种了一担小麦，收获小麦三十一担。现在这些士兵正在麦田里除草。这在中国普遍采用的犁后播种法的情况下极易做到。这种播种法产生的结果是，杂草只生长在垄间，用一种特制的铲子一锄，就很容易从田里除去。在士兵的耕田的那一边，即河流下游地方，延伸着居民的耕地。总的说来，整个乌松图龙山沟已开垦到如此程度，以致那里没有一块空地。10时10分，我们首次涉过乌松图龙河。河在这里宽约五俄丈，不过河水并未流经整个河床，刚占河床的三分之一。水深二三俄寸，河底布满小卵石，因此从这里渡河毫无障碍。过河后，又是汉人居民的耕地。汉人居民的单独房子和住所彼此相距一百二十五俄丈，有许多房舍相距一百五十俄丈。在这里的农村，居民聚居在一块的很少，因此除士兵们的住房外，我们在上午10时仅遇到一处村落，名叫沈湾子，有十八户人家。11时15分，有人向我们指出一块不大的
342 没有耕种的林边草地，这儿可以休息一下。但这个地方显然被过往行人践踏得如此厉害，以致我们的牲口只可以在这里躺下来休息，而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为了继续赶路，我们于2时15分动身。过了一小时半，即走了五六俄里以后，在我们的道路上开始出现流沙长丘（这些长丘统称呼赖和硕），走起来极为困难。有的地方，流沙中的车辙深达半俄尺，甚至超过半俄尺。4

时45分，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出这些沙丘，进入沙地平原。平原宽达两俄里，长约八俄里。乌松图龙河在这儿溢出河岸很宽，当我们于5时渡河时，河床竟有五十多俄丈宽，不过河水只是在岸边形成不很深的一道道水流，沿着河床流着，每股水流宽约五俄丈。5时30分，我们从经棚城墙旁边驶过，在由城墙和与城墙毗连的克什克腾主庙的建筑物所形成的一个角落里宿营。

我们刚息下来还不到一小时，当地旗衙门的一个书记官兼副官就来找我了。他以管理该旗的协理和管旗章京的名义问我：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干什么？我吩咐底下人转告他：我是俄国官员，从北京返回祖国，我来这里是要了解当地情况和看看市容。书记官走了。但过了半小时他又来了，并且说，他的长官向我要护照；其次，他们对我来此地很担扰，因为他们城里和附近地区盗窃和抢劫之风很盛，甚至还有杀人的情况发生，我住留此地是不安全的，因此他们认为我有必要将我到来一事通知该城中国当权者和驻军长官。我打发费多罗夫带着护照去，命令他把护照给旗长官看一下并且立即带回。同时我给旗长官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重复了上述有关我身份的一切内容，并且补充说，我没有可以派往中国衙门去的人，因为我的跟班费多罗夫既不会讲汉语，也不会讲蒙语；如果协理认为我有必要通知他所提到的那两个人，那么我请他为此目的从自己身边派一个人去。此后，书记官和费多罗夫走了。在费多罗夫不在的情况下，我收到了协理和管旗章京两人合写的一封信。信是用蒙文写的，现照抄如下：

343



译出来的意思是：

“大清国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札萨克旗协理二等台吉图门乌勒哲暨管旗章京额麦克图等谨向

大俄国副大臣致意。

阁下送来之函，余等已拜读明白。此地虽为我旗游牧地，但因其中住有受另行管理之汉人，而偷盗与抢劫之风又盛，故余等派书记官兼副官苏岱随同阁下派来之人向有关中国文武长官报告阁下来临与滞留此地。关于此一情况，余等现派人通知阁下。”

在这封信中，当地行政长官竟然以书面形式向一个外国人声明他们那里抢劫和盗窃之风盛行。接到这封信后，我发现我的到

来真的要惹出麻烦了。费多罗夫回来后报告我说，他去过三个衙门：旗衙门，中国长官衙门和驻军长官衙门。他根据我的指示转告这些衙门：我不需要任何保护，我们不怕夜间偷盗和抢劫，不过为了防止发生任何误会，我们只希望能做到一点，即白天在我们的营地附近游荡的乞丐要少一点。果然，各色各样身份的人群，从城里最富的商人到半饥不饱的乞丐，一直围住我们的帐篷；一 344
时看看我们，一时看看我们的东西，就自己所见发表看法和猜测。晚9时许，当人群散去，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本地寺院的呼毕勒罕——沙布伦来见我。他坦率地说，他的地位不允许他在这之前当着众人之面来这儿，虽然他很想认识俄国人。当他得知我明天将在此地逗留之后，他亲切地请我明天早晨搬到他那里去住。他坐到11时半走了，于是我马上躺下睡觉。我刚刚合眼，就听见有人又掀起一阵喧嚣声，原来是本城行政长官派他的一名官员来抄写我的护照，而驻军长官则派三名士兵来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我吩咐费多罗夫坐等那位官员抄写护照，而我自己则在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惊奇的心情下坠入梦乡。

6月2日　　星期三

6时+12°；9时+18°；12时+21°；3时+26°；6时+19°；9时+14°。

晨5时醒来，我不得不叫醒自己的仆人和卫兵。我在打发走卫兵时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卢布。跟我的蒙古人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小声地嘟囔说："这些狗一来就要吃晚饭，我们不给他们晚饭吃，他们就躺下睡觉，一直睡到您把他们叫醒。按规矩，应当把

他们好好地痛骂一顿才是，可您倒赏给他们钱！”喝足了茶，我出去到旗衙门拜访协理和管旗章京，然后去拜访席力图喇嘛沙布伦。协理是一位质朴温厚的老人；相反，管旗章京却是一个有架子的人，他受的是汉人教育，为人狡黠，因此他的举止并非总是有分寸的。他所受的汉人教育，他说的一半是汉语，他待人接物的方式，特别是他的服装，都显示他是汉族生活方式的热心拥护者。然而，他却玩弄滑头的政治手腕，竟当着我的面骂起汉人来，并对我表示，满清的统治现在已不会长久了。蒙古官员的此种品格是屡见不鲜的。具有此种品格的人极其令人讨厌，可是他们通常却以聪明人、外交家闻名，而且总是在政界起很大作用。我在旗衙门坐了约半小时，就到呼毕勒罕那里去了。呼毕勒罕又
345 请我搬到他那里去。这一次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人群从早上起就围住我们的住地。回家后我又得知，我们帐篷的所有铁柱都被人盗走，换上了木柱。11时，我搬进呼毕勒罕的院子，随后就出去参观市容。

经棚在中国人那里被称为金棚城。它位于乌松图龙河左岸，在克什克腾旗主庙侧，西喇木伦河以北约三十里处。它是大约八十年前在这里盗掘金子的汉人每年搭窝棚的地方建立起来的。在那以前，这里除旗庙外，没有任何居民点。久而久之，随着克什克腾旗境内汉人移民的增加，城市越来越发展。该城坐落在把满洲（关东本土）与多伦诺尔及张家口连接起来的通商大道上，这大大有助于该城作为一个相当大的商业点的名声的传播。同治年间（1862——1874年），该城居民达八千人，但在光绪初年，由于该城遭灾，人口大大下降了。1876年，乌松图龙河一次不寻常

的突然泛滥，冲走了整整两条街，死亡近一千人，还有两千多人无家可归，离开了城市，到旗内乡村寻找栖身之所。结果是这座城市在一段时间内衰落下去了，但过了几年又开始发展起来。1881年，在克什克腾旗境内的汉人举行有名的暴动和骚乱之后，往这里派来了近五百名绿营兵，常驻这里以监管这个地方。公务人员如此增多，引起汉族小商人更加蜂拥而至。他们这回已不在乌松图龙河岸上建房，而在城的另一方，即北面建房，以致汉人居民点在约摸两年之内就延伸到克什克腾旗庙的跟前，并与后者完全混在一起。目前，这座城市成“上”字形，只不过“上”字的下面一线稍长。总的说来，该城由西往东延伸成一长线，其走向与乌松图龙河走向一致，而由北往南与克什克腾旗庙的房屋相毗连。经棚的外面有一道城墙围着。城墙高两俄丈，厚一砖坯。城墙不是每年、而几乎是每月，不是在这一点上，就是在那 346
一点上遭到破坏，结果弄得城墙现在是百孔千疮，很不雅观。经棚自古以来属多伦诺尔同知管辖。随着城市的扩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有铜顶戴称做“巡检”的专门小官员被派到这里来了。不过据说派遣巡检一事只经多伦诺尔同知和宣化府道台同意，中国的最高政府并不知道。据中央政府提供的材料，这个巡检现在仍在供职，住在一个叫白岔子的小地方，这个地方在西喇木伦河右侧，经棚的西南。经棚城的另一个世俗统治者是税检，即负责征收城内规定的货税的官员。经棚税关从1884年起才建立，也是根据多伦诺尔同知申请并经宣化府道台准许才建立的，但未呈报北京的最高政府。问题在于，多伦诺尔税关过去每年一般征收税款不下一万六千两银子，近年来却大大减少了。为了

挽回税关收入，多伦诺尔同知就想起把设在东沟的税务局迁到经棚。按照他的完全正确的计算，经棚的税收能够完全弥补多伦诺尔税收的缺额。经棚的税收集中在一个衙门，没有设税务分局。货税只向汉人征收，而那些把草原物品运来城里出售的蒙古人则不付任何税款。规定的税率计为：赶来的一头马——征税四钱银子；一头牛——一钱二分；一只羊——十兆苏；一张马皮或牛皮——八兆苏；一张绵羊皮或山羊皮——两兆苏；谷、粟和其他粒谷——每担六十兆苏；一磅酒——四兆苏；一磅面粉——一兆苏；贵重的织物——每匹驮骡三两银子；廉价的织物——每匹驮骡一两二钱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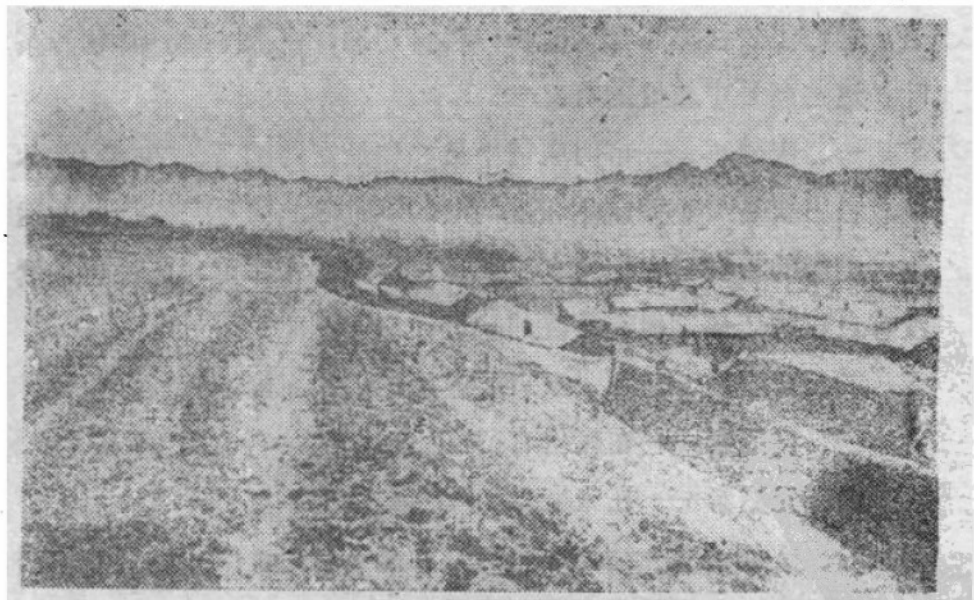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在经棚及其附近地区现在驻扎着一些军队，他们是为保护这带地方而移住这里的。军队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因那时克什克腾旗发生了暴动。后来，这批军队走了又来，因此本地居民中没有一个人能告诉
347 我，目前这里的驻军究竟有多少人。三年前，当蒙古东南部有一些旗重新爆发了汉人暴动，从宣化府的绿营兵中又向多伦诺尔地区派遣了所谓正兵，既有骑兵，又有步兵，其中为保护经棚及其周围地区派来了两营人，每营五百人，一营是骑兵，一营是步兵。他们来到经棚后分配如下：本城留驻一百名骑兵和一百名步兵，其余分驻各区——乌松图龙七十人；沿公姑尔河五十人，公姑尔平原二十人，刘家营子五十人；其余驻土城子，红旗营子，水泉子，沟门子等地。他们要经常在道路上巡逻，跟踪可疑的人，保护和平的旅行者。可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任务执行得很不好。这些士兵不去执行军事任务，而是安然自得地在种庄稼。他们的薪饷计为：骑兵每月七两五钱银子，步兵三两。所有骑

兵都配备有文柴斯太尔式来福短枪，步兵一部分配子弹铳，一部分配火绳铳，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火器，而只有刀和弓箭。由于汉人对这支守备队很不信赖，所以克什克腾旗在自己的纳税人中组织一支三十五人的特别队伍，配备以子弹铳。汉人商人现在在派出自己的商队时（特别是南行时），经常请这些士兵护送，付给微不足道的报酬，如一昼夜付给每人一百文，合十五戈比。

经棚的公共建筑物有位于城外东面的一座汉人庙宇，一家戏院，还有克什克腾旗喇嘛庙。关于这个喇嘛庙，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经棚没有清真寺，虽然城里有不下一千名回民。

经棚人口总数达一万人，据说大部分不是地道的中国人——“汉人”，而是所谓的“蛮子”。他们几乎全部经商，或至少自认为是商人。

总的说来，经棚并不太大，也不太重要，可是名声却很大，



经棚城全景

348 因此有许多人，其中主要是无业游民，大量涌来（这带地方到处都有这样的情形）。可以大胆地说，这里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生计：今天，他们替进城购货的蒙古人充当中介人或担任指导，明天自己就把从这个蒙古人那里获得或偷来的羊皮卖出去，后天又替某个人去抹墙，等等。可是你要问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他们全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你：他们是做买卖的。经棚的实际商业规模并不太大，虽然店铺共有五百多家。最能说明该城情况的是下面一点，即营业面最广和最大的几家店铺是“动产典当铺”，其中最富的是恒裕德。统称为当铺的这种铺子这里共有四家，而这些当铺的所在地——城市的主要街道，因此取名为“当铺街”。这些铺子主要出售典当后过期不赎的旧货。不过，除此而外，这里也有商铺从中国内地运来的新货。按地位和周转
349 额居第二位的是属于与北部蒙古进行较大宗贸易的商号的一些铺子，它们主要往那里贩运面粉，粮食，油，白酒，纺织物和茶叶。这些商号中较好的有：

一、庆德正——市内店铺中最好和最富的铺子。在经棚本城，它主要是买卖铜制品和铁制品。不过除此而外，它也收购运到城里来的粮食。它把粮食主要运往库伦。在库伦，庆德正虽然没有自己的店铺，但有常驻的代理人。

二、合盛裕——在张家口、多伦诺尔和库伦都开设有店铺。

三、良顺泰——在库伦有贸易关系。

四、元盛泰——在张家口和库伦有店铺。

五、咸顺和——经棚最老的一家铺子，它是第一个从多伦诺尔来的铺子，在这里开辟自己的商业活动。

六、广丰隆，七、广和伍，八、四合元，九、尚和成，这几家铺子都与北蒙进行贸易，在库伦有自己的铺子。

十、福宏永①——它被人们认为是一家富商，只是因为它那里经常有绸布，不过它从来不卖整块绸布。

这些商号和店铺出售的最主要的货物是谷物和面粉。这些谷物和面粉来自克什克腾旗，巴林旗，总之可说是来自整个昭乌达盟，也来自赤峰县（乌兰哈达）的汉人那里。从经棚运出的粮食每年不下三万车，在我抵达该城前不到十天之内就往库伦运去约一千车。从关东来的路过经棚的大车有一万辆，装载着白酒、烟草、麻油以及一部分面粉。这些货物随后或运往北方，或运往多伦诺尔。运来经棚的茶叶或来自多伦诺尔，或来自张家口。茶叶一部分供本地人消费，一部分再往北运，不过数量很有限，每年从经棚发出的茶叶总共不超过三千包。经棚的纺织品来自多伦诺尔，但主要是来自乌兰哈达和八沟。纺织品的等级是最次的，但这里的售价却与质地比其不知要好多少的多伦诺尔货相同。经棚的牲口买卖的规模远不如多伦诺尔大，但经棚的牲口买卖有一个特 350
点，即冬天四个月中在多伦诺尔几乎根本买不到羊，而在经棚整年既可以买到马，也可以买到牛和羊，只是骆驼在这里是稀货。据蒙古人说，这是由于在经棚总能找到买主，而且价钱比较合适，更主要的是价钱比较固定，因为附近的汉族农民一直缺乏牲口。在多伦诺尔没有这样的需要，在那里，购买牲口只用于放牧，或为了转售，牲口的价格依有无来自中国内地的买主而变动得很

① 上面所列举的十家店铺名称均为音译。——译者

厉害。由于有上述考虑，蒙古人——不仅是巴林旗、阿鲁科尔沁旗或喀尔喀车臣汗部东南边境各旗的蒙古人，甚至连阿巴嘎旗和苏尼特旗的蒙古人，在不需要出卖一群牲口，而是出卖三只、四只或十只牲口时，大都把牲口赶往经棚，而不是赶往多伦诺尔。

正同任何一个多少有些重要性的地点一样，经棚也有四家兑换铺子。一两银子在这里可以兑换名义上的两千四百文，不过名义上的一百文钱只值实钱六十八文。因此，一两银子实际上值一千六百三十二文钱。

成色不好的铜钱在零付时要打百分之十二的折扣。

在城里，除店铺外还有小型工厂。这里有四家制革厂，制造并出售毡子的作坊有十家，木匠坊和金属工业铁匠坊也有十家，木柴场八家，旅店十二家。所有这些店铺和作坊均位于城里三条主要街道上：当铺街，登平街和大南街。此外，城里有三四条小巷，是最穷的人们居住的地方。经棚经常有大量乞丐，最近增加得更多。经棚人口总数不超过一万人，但当地行政长官今年冬天有一次打算给穷人发点救济时，到他那里去的人一天就有六千二百人，而且这些人并不是想从公家施舍的一块面包中占点便宜的贪心者，而确实是些衣衫褴褛、快要饿死的人。我不仅见到大批这样一些简直是赤身露体的饿得消瘦不堪的人在路旁坐着，而
351 且听说他们就在那儿居住、出生和死去。有人把一个丐妇指给我看，她两天前就在大街上生下一个孩子。有关死人的事就甭提啦。因此可以想象在经棚街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场面了。最近一年这里的乞丐人数之所以增加，是因为在最近一次暴乱中丧失了自己在敖汉旗和翁牛特旗的耕地的大批汉族农民来到了经棚。现在

他们全靠施舍和偷盗过活。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经棚建立在克什克腾主庙附近。这个寺院不大，常住喇嘛不超过六十人。它建立在大概二百年以前，但那时的建筑物一座也没有保存下来。这座寺院现在共有五处庙宇，纯粹是汉式建筑。而且总的说来，这里所有的寺庙建筑物都是按汉族建筑式样建立的。寺院中供奉十世喇嘛的佛像，举行"珠德"祈祷仪式，但没有参尼学院，为了研究参尼，喇嘛们多前往塔尔寺。这座寺院的住持，同时也是克什克腾旗各寺院的首席喇嘛，现在是席力图喇嘛沙布伦，他是第三代转世者。席力图喇嘛一世在旗内以佛的热心信徒和喇嘛生活方式的组织者闻名。他在世时修建了五座旗寺院。他希望每座寺院一定要全年举行呼拉尔。于是他说服当地旗衙门在每座寺院设置喇嘛定额，由旗里规定给这些喇嘛以专门俸禄。由于这些德行，喇嘛们在席力图喇嘛死后宣布他为圣者，并开始寻找他的转世者。第一次寻找的结果是，席力图喇嘛托生为这里的札萨克的儿子。这样一来，在上一代，这个旗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就集中在两兄弟的手中。在席力图格根的第一代转世者死后，他的呼毕勒罕转生在阿巴嘎（官称是阿巴哈纳尔）贝勒旗，为某台吉之子。现在他刚刚二十岁，但已是一位身躯肥硕、发育完全成熟的男子。他过着简朴的开放的生活。几乎每一个汉人到他那里去都不感到拘束，可以随便同他聊天。他对待自己所有侍者的态度也是如此。沙布伦喝酒、抽烟，一句话，他过着完全是世俗的生活。他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却同一个汉人富商的儿子结为兄弟，后者现在供给他一些钱，而从旗里得到十倍的补偿。当今的席力图喇嘛沙布伦被认为 352

是前克什克腾王的最近的亲属，因为他是后者的兄长的转世者。人们对这一点是如此确信不疑，以致当克什克腾王死后没有子女，旗里甚至要申请确立这位沙布伦为旗札萨克。当时曾派一特使去见章嘉呼图克图，但没有得到成功。章嘉呼图克图回答说，第一，沙布伦脱下宗教衣服换上世俗衣服，是不体面的；其次，沙



席力图喇嘛沙布伦

布伦不应以高级的宗教权力去换取低级的世俗权力来贬低自己，

第三，虽然也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在经过特别活动后将会批准沙布伦为札萨克，但这笔活动费用对旗里来说将是很大的。因此他，章嘉呼图克图，劝旗里甚至连提也不要提这件事。这样，旗里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打算搁置起来。目前，旗里的当权者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以解决旗札萨克的权力移交给谁的问题。至于席力图喇嘛沙布伦，他仍然保持自己作为旗宗教统治者和旗所有寺 353
院的首领的原先地位。由于上述称号，他每年从旗里获得一笔专门的俸禄：（一）十只活羊；（二）十只整羊“乌奇”，即整羊的肉，但不带皮、头和内脏；（三）二十斤茶叶，茶叶的品名为“博尔托果”，即“汉博茶”；（四）三十斤蜡烛；（五）二百捆供取火用的柴；（六）三担黍子。这笔俸禄的定额是由第一代席力图喇嘛规定的。他还规定，旗内任何一座寺院的每一个定员喇嘛每年可得三担黍子的俸禄。

我在参观城市回来后，不得不亲自接待来访者。这里我当然不是指席力图喇嘛沙布伦来拜访我，因为他可以说是足不出户，而是指协理和管旗章京来拜访我（他们两人是一同来的，走时却分手了）；最后，还有寺院的某些有职位的喇嘛来访。首先来访的是协理和管旗章京。协理在我这里仍然几乎是缄默无言，而且他所讲的总离不开我的衣服上的东西。管旗章京则相反，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告诉我，我在这里遇到他们是很偶然的。他们常住的地方是旗衙门（塔玛嘎），现在他们到这儿来本是为挑选未来的札萨克一事同人民、而主要是同当权者进行私下商量的。

今天的克什克腾人不得不从当今的克什克腾统治者的父亲起计算克什克腾札萨克的世系。这位札萨克（克什克腾人称之为“诺

彦阿巴”）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当他的父亲在世时就已死去了，他遗下两个儿子。二儿子名叫达瓦·多尔济，被宣布为席力图喇嘛沙布伦。第三个儿子桑伯，由于长兄的去世而获得了旗的管理权。他当上了札萨克，他的两位妻子生了三个女儿，没有生一个儿子。正因为如此，现在选择札萨克就发生了困难。没有嫡系继承人，旗里就不得不为他的侄儿们干旋奔忙，不过在挑选哪一个侄儿上面，旗里的意见又产生了分歧。一些人主张嫡长权，他们声言，在实行这种完全合法和完全正当的札萨克继承的情况下，旗里为谋求批准札萨克而化的钱将会少一些，因此，他们坚持必须为长侄纳姆札勒申请。另一些人，包括管旗章京在内，则指出
354 纳姆札勒目不识丁，因而无法管理像克什克腾旗这样重要的旗。他们拥护第二个侄儿，即小侄儿多尔济，因为他受过应有的教育，又很能干，非常热情，李鸿章本人也知道他。不幸的是，当多尔济有一次练习手枪射击时，手枪爆炸，伤了他的右手。这个情况也被多尔济的反对者们公开提出来了，他们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写道，多尔济现在无法使用蒙古人历来使用的武器，他不能弯弓，既然他不能手执武器，那他会是怎样一个旗首领呢？关于这件事的辩论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的，而且看来任何一方都不打算让步，双方都要去北京进行活动。向北京提出申请当然需要钱。为了借钱，纳姆札勒的拥护者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在沙布伦的率领下去张家口找科科文和巴索夫合开的俄国商号，这家商号以给一般蒙人大批借款而闻名。

由于克什克腾旗境内住有大批汉族居民，所以克什克腾旗以及旗札萨克的职务在克什克腾人的心目中是特别重要而复杂的。

汉人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左右）起就开始移居克什克腾了，那时在这里第一次划出三十块耕地，允许汉人购买这些地块并进行耕种。嘉庆年间（1796——1820年），耕地的块数又增加了十二个。目前，汉人在克什克腾旗完全合法地拥有三千二百八十顷地。种田的并且有家室的汉族移民总数在克什克腾旗计有五万人，另外还有两万五千人是无家的流浪汉，而克什克腾人本身却不超过三千人。很明显，在这里需要多大的才智、机敏和力量，以保卫这群较弱的居民免遭汉人的冲击。汉人在购置自己的一份土地时，付给克什克腾旗一些钱，不过数额很小。常有这样的情形，一顷地用三两银子即可买得，因此，汉人购买了几乎所有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些土地也就是该旗所有适合耕种的土地。目前，想从事耕种的克什克腾人已是向汉人购买土地了，而且每亩地要付一两银子。因此，以三两银子卖出的一顷地，蒙古人现在 355
要付给汉人一百两银子。在克什克腾旗，不是象在喀尔喀和内蒙某些旗征收牲畜税，而是征收耕地税。这种税称做“图列松乌租税” ᠲᠦᠷᠦᠰᠦᠨ ᠥᠭᠡ ᠲᠣᠭᠣᠰ，每亩地纳黍子一升半，每顷地纳黍子一担五斗。此外，每亩耕地还要缴纳所谓的租差 ᠲᠣᠭᠣᠰ 十三零半文钱。从前，用这种方法征集来的粮食，如果不是全部，也是部分地堆集在专门的粮仓里。一遇饥荒，旗里的居民能够从那里得到救济。现在这种粮仓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旗里的开支近来可说是十倍地增加。例如，从确立寺院定员时起，用这些粮食支付的有：（一）四百名定员喇嘛的生活费，每个喇嘛获得三担黍子，即两顷地一年的赋税；（二）在北京钦定寺庙雍和宫供职的喇嘛们的生活费，这笔生活费从前由政府支出，现在转由旗里支出，还是

从那些土地收入中支付；（三）所谓的额林沃尔托①、库通沃尔托和莫林沃尔托三个驿站（古北口到巴林地区）的维持费。此外，根据各个时期的情况，旗里还有一些开销，这些开销仍从上述土地税中支付。例如，在最近蒙古东南部暴乱期间，克什克腾旗不得不建立一支由三十五名士兵组成的特别警卫队，而这些士兵的生活费还是从旗里的土地收入中支付。

使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从理藩院则例中得知，克什克腾旗札萨克似乎被赋予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权利，即他可以在每年阴历八月“进贡”皇帝二十只活羊和在阴历十二月“进贡”二十只整羊(乌奇)。据管旗章京证明，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贡品”。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康熙年间，克什克腾旗札萨克在朝觐皇帝祝贺对噶尔丹的胜利时，以本旗名义献给皇帝一千只羊。这些羊留在原地，成为特殊的、所谓的皇帝羊群。为了放牧这群羊，在本旗境内西喇木伦河的河源附近专门划出一块地方。这些羊产的仔畜每年以四十头计算，并以贡品的形式献给皇帝宫廷。

① “沃尔托”，蒙语，意为“站”，“驿站”，或驿站之间的距离。——译者

第九章　从经棚到库伦

从经棚出发。噶勒达苏台矿泉。遇到汉人车队（这个车队曾遭到流浪汉的袭击）。刘家营子村。进入巴林旗。对巴林人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的观察。从古北口通往巴林北部边境的驿道。察罕苏布尔嘎城及其遗址。详细打听巴林人前往北京的路线。察罕苏布尔嘎寺状况。在古城遗址发现的石碑。巴林人的生活习惯。进入乌珠穆沁旗。见到西藏的化缘者以及中国皇帝给噶勒丹锡埒图的几份诏书。额吉达布苏诺尔。浩齐特左翼旗的五台山。喀尔喀游牧地的边境。额札萨克王的家庭纠纷。尧加查利喇嘛寺及其格根。有关甘丹札萨克旗的资料以及我们在该旗的土地上行进。蒙古人养子习惯法的特点。进入达赉贝子旗。蒙古人有关戈壁的概念。车臣汗旗土地的特色。车臣汗府邸。沿克鲁伦河两岸行进。遇见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的侍者以及这位侍者关于这位格根的谈话。赫拉公旗以及喀尔喀人对车臣汗的评论。托诺山。公嘎鲁台草原与损失一匹马。蒙古人执行公务一例。最近五年库伦办事大臣的马群牧地的状况。抵达库伦。

6月3日　　星期四　　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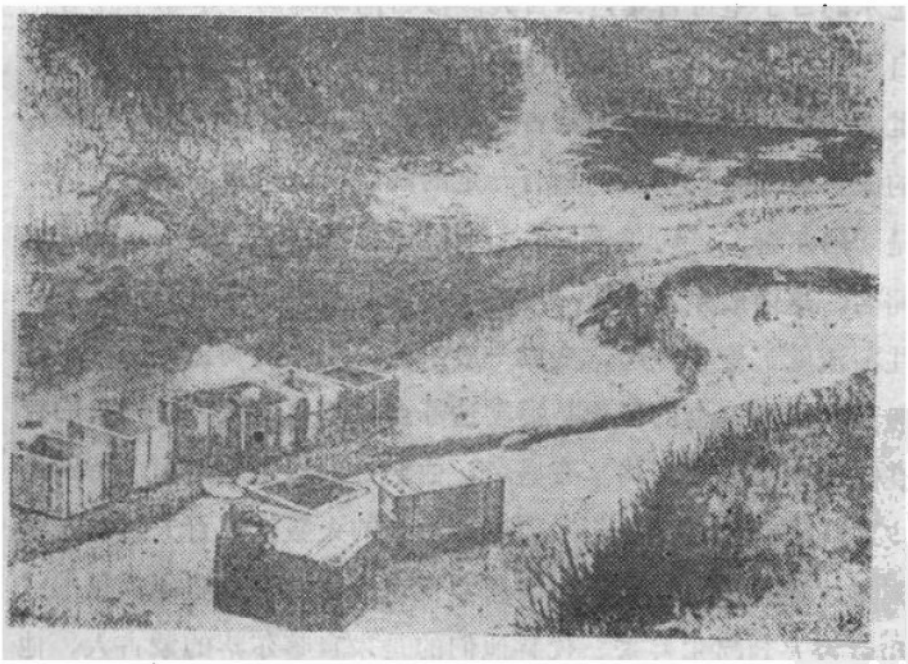
6时＋14°；9时＋20°；12时＋24°；3时＋27°；6时＋18°；9时＋16°。

我于早晨7时40分动身，离开经棚城后，沿乌松图龙河谷地向东北方向进发。城东北部一带是个多石地区，但这个地带不超过两俄里。8时，乌松图龙河向东南拐进一条山沟里，而我们的路线是向东北，开始顺着比里沟向上爬。这个峡谷有一俄里半宽，中间流着一条小溪，名叫比里沟河。小溪两边直到山跟前全是耕地，还有汉族农民盖的疏疏落落的房子。道路是沿小溪的右岸边开辟出来的，如此一直延伸到比里沟山。比里沟山插进峡谷的正中央，把峡谷一分为二。峡谷的左部——西北部分，仍称比里沟，而东北部分则称做米里清沟。在比里沟山的南麓，大约三年前汉人造了一座不大的庙，因此蒙古人近来把这个地方称做“希奈苏默”，意即新庙。我们到了这座庙跟前，于9时20分涉水渡过比里沟河。比里沟河在这里与米里清河汇合，有三俄丈宽，深不过四分之一俄尺，河底多石，水流湍急。从过河的地方起，我们就顺着米里清沟行进。道路沿着米里清河右岸，仍然在耕田中间通过。10时45分，峡谷直拐向东。从这里起，峡谷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周石沟。峡谷的上坡道越来越陡。中午12时，我们来到一座真正的山岭跟前，蒙名叫“阿尔善达坂”。山岭很陡，因此，翻山道路是沿着山的侧面绕道开辟的。可是我们的骆驼还是一再地停下来。车子起初是套两匹牲口，后来套上了三匹牲口。北面斜坡的坡度较大。在北坡的中段，我们于下午1时10分停下来吃午饭，在一条从这个山岭直泻而下的名叫“噶勒达苏台河①”的发源地停留了三小时二十分钟。从我们停留的地

① 亦称作“哈尔达苏台河”。——译者

方起，零散的汉人房子都是盖在很高的、有时还是很宽的围墙里面。例如我们在4时45分就遇到一户人家的围墙每面各有五百二十步长。但不久，零散的房子完全消失了，代之而开始出现了村庄。5时50分，我们经过有八户人家的小村子三店。从三店起，噶勒达苏台河两岸的山越来越陡，山脊越来越尖。6时35分，我 357
们终于在这里见到第一个蒙古人居民点。这里有一座寺院，名叫“阿尔善”，因为它建在阿尔善矿泉附近。这座寺院本身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寺院里建有三处不大的庙宇，庙宇附近盖有五十处供呼瓦拉克居住的土房子。按常规在旗里领取生活费用的呼瓦拉克的定员人数为六十人，但在寺中常住的有三十人，而在举行大呼拉尔的日子里可召集达四百人。沙布伦喇嘛的呼毕勒罕在寺中有自己的住处，但没有担任任何专门的职务。不过正如任何一个转世者一样，他在迷信的蒙古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在附近一带迷信的蒙古人的心目中，仍享有一定的威望。这里最好的风景区无疑是“阿尔善”。阿尔善以有一股热硫磺泉水和一股冷硫磺泉水而闻名。这两股泉水从岩石里流出，彼此相距不超过一俄丈半，再往前流就汇聚在一起，变成一股水流，注入噶勒达苏台河。这两股泉水比较完全的名称是噶勒达苏台阿尔善矿泉。矿泉水的疗效在汉人和蒙人中间均享有盛名，他们都到这里来治病，特别是治皮肤病。有些年，每年来阿尔善治病的人数达五百人，只是最近两年才没有超过三百人，因为蒙古东南部的动乱阻碍那里的汉人和蒙古人到阿尔善来。代替他们的是来自喀尔喀的蒙古人，他们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起来。当地喇嘛不无根据地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他们的阿尔善声名远扬的结果。不过，尽管用泉水治病的人

不少，阿尔善矿泉却全未加以整治。从泉水涌出的地方起挖了一条又小又窄的沟，类似在我们的街道上每天为排除积水而挖的沟一样。在由此往前约十俄丈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坑，深约十二俄寸，水沿沟渠流进这个坑里，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硫磺水的蓄水池，这股水又自动地由此流出，去与噶勒达苏台河汇合。很多来人直接在这个水坑中洗澡，另一些人则在澡盆里面洗澡（如果可以把寺院喇嘛为供病人洗澡而专门安置的器皿称做澡盆的话）。这是一些木制的长方形的箱子（每边一俄尺和一俄尺半长），人在木箱里勉强可以蹲着，而且要佝偻着身子，以免肩膀露出水
358 面。澡盆放在露天，敞开着，旁边既没有更衣设备，也没有避风



噶勒达苏台矿泉和澡盆

雨的设备。盆里洗澡用的水，病人或是自己准备，或是托付给下级喇嘛中自己的亲属或佣仆去准备。澡盆里水的温度当然从来也不测量，每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和适应的程度准备好水：有的人热一些，有的人凉一些。先倒进热泉水，然后再用另一种也含硫磺的冷泉水加以冲淡。把温度计放进热泉水三分钟，温度计的标志为列氏三十七度。

阿尔善东面约半俄里的地方，有一处汉人住的阿尔善村落，共有十二户人家。其中有两户是来自多伦诺尔的富有的店铺和一家通常是很脏的汉人开的客栈。这家客栈的主要收入是来自它附设的白色的小饭馆，在那里可以喝酒，吃薄饼，喝茶，甚至吃午饭。离开这座汉人村庄，我们沿噶勒达苏台河谷地继续前进，于7时45分在离上述村庄不过两俄里的地方碰上了一个车队，这个车队在半小时前刚刚遭到汉人流浪汉的袭击。这个牛车队来自关东，共有六十辆装载着面粉、挂面和油的大车，由六名车夫押送。车队刚到这个地方，就有十二个或十五个衣不蔽体的乞丐从小丘后跳了出来，围住一辆大车，取下三袋面粉，又用同样的方法从另一辆大车上取下盛油的油桶（大约有两桶油），就走了。一开始吓坏了的车夫们后来试图自卫，可是强盗们持刀向他们扑过来，车夫们只好后撤，因为他们一则手无寸铁，二则强盗人数比他们要多一倍。抢走上述东西后，强盗们就往东顺着我们现在要走的那条路去了。我的车夫们听了这段叙述，吓得不愿再往前走了，特别是因为这时太阳已经落山。我勉强说服了他们再往前走半俄里左右，以便在一个好的青草繁茂的草地上停驻。我们于8时20分在离噶勒达苏台河岸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过宿。

359

6月4日 星期五

6时+14°；9时+18°；12时+22°；3时+24°；6时+20°；9时+16°。

我们于早晨5时45分上路。天空多云，但气温很高，似乎有些闷热。我们沿昨天走的山沟于7时45分走到刘家营子。这个村子延伸约两俄里，不过至多有四十户人家，居民全是汉人。村里有六家大的店铺和四家小铺子。在大铺子中，有一家属于多伦诺尔商号，两家属于大约六十年前从太原府（山西）来的汉族商人，其余铺子属于赤峰县商人。这些铺子之所以能叫做大铺子，仅仅是因为在这些铺子里可以找到任何一种适应本地需要的货物：大布，搭连布，汉博茶，铁制农具和餐具，衣服和家庭用具的小的附属品，这就是每个铺子最主要的内容。绸布只按每块一俄尺半和两俄尺出售；质量很次的白毫茶论两卖，一两值八十文钱，即一俄磅白毫茶值九十银戈比。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属于多伦诺尔商号的那个铺子里，这些货物之中的大部分也都是经过
360 张家口运到这里来的。第二个运货地点是乌兰哈达（赤峰），来自中国内地的货物经古北口和八沟运到这里。最后，还有一些货物，特别是生活用品，如油，酒，挂面，冰糖等物品，则来自关东。这些铺子运往中国内地的几乎全是谷物和面粉，它们把这些货物之中的大部分运往张家口。顺便提一下，这也就是为什么刘家营子与张家口的商业往来比与多伦诺尔的商业往来要多。村子里所有的大店铺都坐落在自家大院子的深处，有几家因为怕小偷，甚至用类似尖柱城堡的很高的双层土墙围起来。在小铺子

中，有两家卖肉的。一斤羊肉和一斤猪肉卖同样的价钱——一百八十文钱，其他肉根本没有。有两家卖菜的，供当地人消费，此外也卖烟草，火柴，各种小件旧货，一句话，为过路车夫所需要的货物。刘家营子村后全是汉人的耕地，我们在这些耕地之间弯弯曲曲地走着，于9时10分再一次接近并涉渡了噶勒达苏台河。河在这里有十俄丈宽，四分之三俄尺深。噶勒达苏台河沿岸的这些汉人耕地，成了克什克腾旗与巴林旗的边界。因此，在我们抵达噶勒达苏台河右岸后，我们已进入巴林右翼札萨克王（小巴林札萨克王）旗境内。景色一下子就变了：耕地象是被切掉一样，现在我们周围已不是连绵不断的耕地，而是青草茂密的草原了。这个草原总称噶勒达苏台多伦和硕，这本来是七座不高的丘陵的名称，这些丘陵从北面围住草原，尾部向东，形成一些长长的、椭圆形的岬。我们走近其中最后一个岬时，发现山脚下有条小河，名叫哈拉乌苏，我们就在河岸上停下来吃午饭。哈拉乌苏河再往前流，与噶勒达苏台河汇合，后者现在在我们的南面。

我们于3时30分从停留地动身，半小时后经过苏布杜苏默寺院，这座寺院有供呼瓦拉克住的八十处土房子。4时35分，我们涉过了乌里雅苏台河，过河后开始攀登前面六座垄岗之中的第一座垄岗。这个地方总称古尔奔什力，原意是三座垄岗，这个名称看来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些垄岗之中有三座岗不太高，不过象草原大海中的浅滩而已，而另外三座较大的垄岗则提供了地方的名 361
称。古尔奔什力地区是巴林左翼旗（亦称大巴林旗）与巴林右翼旗（亦称小巴林旗）的分界线。两个旗的人混居在这里，都从事耕种。我们从古尔奔什力的最后一座垄岗下来，于7时10分进入

波罗珲堆山沟，过了这个山沟，又进入察罕木伦河谷地。在这个谷地里，在东面的达尔罕山与北面的吉尔嘎朗图山之间，我们停下来过宿，距察罕木伦河岸大约十俄里。

6月5日 星期六

6时＋14°；9时＋17°；12时＋20°；3时＋21°；6时＋18°；9时＋14°。

早晨天空阴云密布。我们沿群山环抱的山谷前进。这个山谷几乎直朝东，通往察罕木伦河岸。7时25分，我们从位于山谷中的一座不大的寺院甘嘎苏默旁边经过。这座寺院只有一处庙宇建筑，加上四周供呼瓦拉克住的二十处土房子。不过，据说连这些土房子也是空着的，因为平常在庙中居住的喇嘛不超过五六人，其余的喇嘛一年有三次，即在大呼拉尔的日子里——察罕萨拉（正月），迈达里回转诵经日和朱拉萨拉（六月）聚集到这里来，这是沿谷地居住并且全部从事农业的巴林人告诉我们的。毫无疑问，如果在这个谷地停留上两三周，就可以详细了解巴林人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的情景。巴林右翼旗人几乎全已定居，但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巴林人是从毡篷（蒙古包）直接过渡到汉式土房子的。他们是这样过渡的：当毡篷破损时，从事农业的巴林人已经不用新毡来加以更新了，而是在木架子周围造一道芦苇篱笆，用泥抹住。这样，他就有了土房子了，只不过形状象帐篷，天窗和门仍然是毡做的。这时，巴林人在自己的帐篷里仍然保留用铁支架做成的可移动的灶。在过渡的第二阶段，巴林人已不做木架，即作为帐篷的基础和骨架的可移动的格子，而是打下

牢固的木桩，用钉子将横檩牢牢地钉在木桩上。房子这时仍保留其原先的帐篷圆形，不过此种帐篷的不动骨架的四周已围上芦苇篱笆，抹上泥，有时还用石灰刷白。这些房子的屋顶也是搭在檩 362
子上，用芦苇或草覆盖。门口设置帐幔。房子周围一定有围墙，墙内往往栽种树木。帐篷里面仍保持原来的结构，不过灶已固定安装，用砖砌，抹上泥。在第三阶段，巴林人盖的已纯粹是汉式土房子，有炕和炉子，总之与平常汉人住所毫无区别。他们为牲畜盖了专门的棚子，而家畜种类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林人几乎不养马，而且可说是根本不知道骆驼。大牲畜中，他们主要养牛和驴，也养骡子，小牲畜中养的是绵羊和山羊。这里的驴子多得惊人：驴子好几百头一群一群地走着，驴叫声充斥草原。9时30分，我们终于抵达察罕木伦河岸。离我们不远，河右岸是巴彦和硕山，而对面的左岸是伊玛图乌拉山。河在这里宽达五俄丈，深约一又四分之一俄尺。我们涉水过了河，继续溯河上行。陡峭的群山在这里从右面贴近河流；左岸在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内是一条河谷，有些地方长着疏疏落落的榆树，有时榆树一丛一丛，好象小的榆树林。10时25分，我们走的道路分叉了：一 363
条道沿低地河岸向前延伸，另一条道则往东偏，爬上一座丘陵。两条道都通往察罕苏布尔嘎。第一条道路较长，不过比较平坦和容易走。第二条道路较直，但小的上坡道和砂子很多。我们走的是第一条道。道路分叉的地方正好是在察罕木伦河右岸的朝克山南端的对面。骑马走二十分钟后，我们看见在朝克山的山脚下有一座相当大的寺院，名叫巴勒沁苏默，据说很受人们尊敬。我们按常规从12时起就在河岸上午休，不过不是午休到3

点，而是午休到3点40分，这是等雨的缘故。在我们停留期间，天空布满了乌云，北面和西面可以见到正在下大雨，而我们这里只下了几滴雨。接着，我们继续沿察罕木伦河谷前进。在这个河谷里，除了绿草如茵的草地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出色的东西。7时20分，我们从乌尔都塔宾苏默以及该寺院对面的一座山的旁边驶过。这座山的山顶上有很多鄂博，该山也就称做塔宾鄂博。寺院内有三处庙宇和近五十处供呼瓦拉克住的土房子。离寺院不远，紧靠路边有一驿站，名叫哈伊尔察克沃尔托。该驿站所属的驿道是从古北口经围猎地区到巴林旗北境。从前，经过这些驿站的是皇帝打猎队的巡逻兵以及皇帝的宫廷侍从，现在经过这些驿站运送的只是些公文，偶尔也有旗王公经过，他们是前往北京或被召到北京作例行朝觐的。这条驿道共有十一个驿站，每个驿站直到今天仍由各旗派一百五十名呼伊克①供役，每个驿站养马一百匹以供驱使。5时，我们涉水渡到察罕木伦河左岸，水深不超过四分之三俄尺。半小时后，我们在察罕木伦河岸上停下来过宿，没有走到在高度上颇为突出的奥尔乔克乌拉山。

6月6日　　星期日

6时+13°；9时+18°；12时+24°；晚9时+12°。

我们于早晨6时10分动身。道路沿察罕木伦河岸延伸。河岸上有许多沼地土墩，不过道路的土质是硬的。一小时后，我们在往北走的过程中绕过了奥尔乔克乌拉山，在离河岸不远的地方继

① 蒙语，即兵丁。——译者

续前进，于上午9时抵达察罕苏布尔嘎，我们就在这座古老的、被毁坏的城里扎下了营。我们前面是一座不大的寺院，寺院的背 364
后耸立着白塔建筑，它很像呼和浩特的白塔，而且同呼和浩特白塔一样为其周围地区提供了地名。

不过，最使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件事是我们有了邻居，而且是个显然有重要地位的邻居。他们的住处是以红布作天窗镶边的白毡篷，毡篷四周用蓝色大布做幔幕，幔幕拴在打进土中的桩子上。这座可移动的幔幕的门前树立一块也是用蓝布做的布屏。布屏中央有用白布剪贴的装饰。原来这是巴林右翼旗即西巴林旗（亦称小巴林旗）的札萨克贝子的营幕。这个情况我很快就知道了。因为还没有等我们卸下驮载，王爷的仆人就赶忙来问我们：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来这里干什么？等等。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我告诉他们：我是俄国大臣，现在由北京返回祖国。之后，我把我的一张名片送给他们王爷，并说我希望同王爷认识一下。这些仆人反过来也告诉我说，贝子到察罕苏布尔嘎城来是朝圣的，他到本地寺院去参加午间呼拉尔已有三天了，大概等这次呼拉尔结束后他会来看我的。

卸下驮载并且为了接待客人而把帐篷弄得尽可能漂亮一些之后，我命令做午饭，而自己则出去参观旧城的遗址。12时35分，我们看见正在向寺院驶去的王爷的车队。王爷乘的是一辆普通的蓝色的汉式双轮车，有五名或六名王爷的亲信骑马护随。下午2时，他从寺院到我这儿来了。他是个年青人，三十五岁左右，无论从他的性格或从他的种种外部表现来看，他都是一个非常克制的人。他在谈话中谈得最多的是他不久以前的北京之行，但他没

有像其他蒙古人那样赞美这座城市的美景，也没有对汉人表示特别的轻蔑，不过他却禁止汉人移居本旗，因为他认为，巴林人在需要时自己也可以到内地城市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货物。由于有上述规定，本地巴林人和王爷本人不仅经常去经棚或乌兰哈达，而且经常到长城以南的地方去，一直到北京。据王爷说，巴
365 林人在由察罕苏布尔嘎到北京的常行路线上，有自己固定的打尖和歇脚的地方，王爷自己也在这些地方停留。这些地方是：第一天，旅客从察罕苏布尔嘎出发，在科布河畔的科布地区吃午饭，在努尔嘎地区歇宿，那里也有一条小河。第二天，旅客在察罕乌苏河畔吃午饭，过这条河再往前走就是人烟稀少的乌兰哈达草原，旅客们也就在这个草原上过宿，从井里汲水。第三天，旅客们在哈沙图湖畔吃午饭，傍晚抵西喇木伦河。第四天，在渡过西喇木伦河后，旅客们进入翁牛特左翼旗，在锡喇塔拉草原或再稍往前在扎嘎苏台河畔吃午饭，晚抵博罗浩特，这个地方尽管带有“浩特”这个普通名词，其实并不是一座城市，至多是一处村镇，不过这里却有五六家相当大的常设的汉人商号。第五天，旅客们在沙巴克图村吃午饭，这里有一家汉人开设的客栈。水是从一口井里汲取的。由此往南是翁牛特右翼旗的境界。住宿应在汉人村庄四道沟梁，那里有一家客店，离山岭不远，从山岭上流下清澈的泉水。第六天，旅客们在兴隆庄的一家客店吃午饭，傍晚抵乌兰哈达县城，即汉人所称的赤峰县。由此往前，第七天旅客们已经行进在喀喇沁王旗的游牧地上了。在大凉水村吃午饭，这是汉人住的小村子，有十来户人家。在公爷府镇过宿，这里有几家汉人开的店铺，有一座蒙古寺院。第八天，旅客们在瓦房店（它

是一个有二十处房子的小镇）吃午饭，在王营店住宿。第九天，旅客们在达巴木站吃午饭，在多伦格尔[1]过宿。第十天，旅客们在岗沙店吃午饭，在离热河[2]仅四十里的黄土坎过宿。第十一天，中午时分，旅客们抵达热河，而过宿在滦平县。第十二天，旅客们在三道梁吃午饭，在山石沟过宿。第十三天，旅客们于中午时分抵达长城的古北口，在石匣过宿。第十四天，旅客们在密云县吃午饭，在牛栏山过宿。最后，第十五天，旅客们在孙河镇吃午饭，晚抵北京。王爷在我这里吃了午饭，于4时15分离去，并邀请我晚上到他那里去。我肯定地对他说，在到他那儿之前，我要去参观古城的遗址。

察罕苏布尔嘎古城遗址位于宽广的察罕木伦河谷地。察罕木伦河谷地在这里由北往南延伸约十二至十五俄里，由东往西延伸 366
约七至九俄里。察罕木伦河由城北面的一条山沟里流入这块谷地，与东城墙平行地往前流，在谷地南部稍偏向西，然后又弯向南和东南。谷地的西面、北面和东面都是很高的山峦，这些山峦无疑是兴安岭的支脉。总的说来，这座城市所在的地方可说是很肥沃的，因为中央未开垦过的地方长满了茂盛的青草，而在边缘地带，巴林人都种上了庄稼，据巴林人说收成很好。古城位于接近谷地北端的地方，到今天还有一道很高的土墙围住。东面城墙和西面城墙我用步量过，东城墙计一千二百八十步，西城墙计一千三百二十六步。北城墙和南城墙较短：前者八百七十步，后者

① “格尔”，蒙语，意为“蒙古包”。——译者
② 即承德。——译者

八百四十步。城墙外面是一道沟，从前也许注满了水。大概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在城的东北隅，与外城墙相连，还有一处特别的、也是由一道墙围住的城区，也许是牙城。在西北角，与这个牙城相对，有一处保存得最好的古代建筑物——一座很高的白塔，叫察罕苏布尔嘎，现在古城遗址以及周围地区都因此而称为察罕苏布尔嘎。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这座宝塔从外表看一方面很像呼和浩特的白塔，另一方面又很像热河的六合塔。它比第一座塔低得多，但比第二座塔高。这三座塔的建筑式样完全相同。察罕苏布尔嘎修成八棱的、向上收缩的柱形。在最底下一层，棱的每一面长十三俄尺，因而整个宝塔基脚周长三十四俄丈二俄尺。就高度而言，察罕苏布尔嘎的每一层都比白塔明显的低，不过我并没有在这方面作准确的测量。每一层的外面都装饰有浮雕，但比较复杂的神像仅第一层才有，上面几层装饰着普通尖塔的浮雕，
367 而且不是在宝塔的各个面上，而仅仅在宝塔的四个面上饰有此种浮雕，其余四个面则为窗孔所占据。把察罕苏布尔嘎的各层隔开的飞檐以及塔顶，与白塔的区别不大，只是这里还保存下作为塔冠的甘吉尔①，而呼和浩特白塔的甘吉尔则完全倒塌了。现在从南面有一宽大的石梯通往察罕苏布尔嘎的内部。在这里——在塔的第一层，喇嘛们现设有一小庙，每日在此做吉撒。上面几层蒙古人是不去的，而且由于没有梯子，人们根本无法上去。

由察罕苏布尔嘎往南约五十俄丈，在也是用用白砖砌的围墙

① “甘吉尔”，蒙语，意为神殿（庙宇、教堂等）之尖顶，金顶。——译者



察罕苏布尔嘎

内，有一座巴林旗寺院，就其建筑来看大概是乾隆时修建的。围墙里面的寺院建筑物主要有六座：（一）主庙建筑，面朝南，共三间；（二）位于主庙两侧的两所房子，也是各三间，一所朝东，一所朝西，其中也各有庙，供每天举行呼拉尔之用；（三）与主庙平行的位于主庙两面的两座小房子，为寺院附属房舍（寺院厨房、仓库等）；（四）寺院正门，一间。所有这些建筑物都是砖砌墙，瓦作顶。寺院内部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这座寺院有四十名常住喇嘛，他们住的土房子位于院墙西面，形成一单

独村落。

368 要找出察罕苏布尔嘎古城的其他古物也并不困难，因为这些古物虽不像几俄里外就可以看见的宝塔那样大，但仍然相当大，突出在古城的平坦的公共广场上，非常醒目。往这个长满很高青草的广场一瞥，你立刻可以看见广场上有两堆杂乱无章的白石头：一堆几乎是在市中心，另一堆稍靠近西城墙，几乎与上述巴林寺院建筑物平行。当你向第一堆废墟走去时，从老远就可以看见前面是一些精制的大理石，再走近细瞧一下，你就会确信这是一处建筑物的遗迹，而且这些大理石有一些是打碎的大理石柱，另一些似乎是这些柱子的柱脚，其中最大的一个柱脚是用白大理石做的长方形石桌，侧面装饰有花卉和某些景色的雕象。这块石桌长两俄尺十三俄寸，宽一俄尺四俄寸，高一俄尺。它当时是用来放祭祀的器皿，还是作其他用途，现在是很难说了。其余的石头是碎裂的圆柱和八角形柱。将这些石头分类，可以推测出，整个建筑物的基底是一整块白大理石做的带有装饰物的圆形基石。这块大理石基底周长四俄尺五俄寸，竖放柱子的上部直径为一俄尺二俄寸，基石高一俄尺二俄寸半，上面有坑，象一个四角形的洞，这是中国石碑上常有的供安装石板用的。其余大理石块的体积值得注意的只有七块，它们无疑是柱子的残迹，不过它们是一根柱子的残迹抑或几根柱子的残迹，现在要确定这一点几乎已不可能，尤其因为石柱纵横破碎，且有许多块已完全毁灭。与柱子的基石不同，这些石块并非正圆形，而是八角形，而且每边并不相同：四个面较宽，各九俄寸；另四面较窄，各五俄寸半。柱子无疑是拼成的，一些石块上饰有浮雕，另一些石块上则刻有文

字。第一类的石块保存下两个。在这类石块的宽面上可以看见坐佛像，在窄面上可以看见站在这些佛像身旁的他们的弟子的像。至于一些刻有碑文的石块，我读不上来，因为这些石块上刻的文字我不认识。从形状上看，这些文字很像汉字，不过汉字的字形在这里无疑也变了样。这些碑文很可能是我们很少懂得的契丹文字。我把能拓印下来的东西全都拓印了下来，不过遗憾的是，大部分石碑因年深日久而磨损得太厉害，以致在谈到将这些拓本用珂罗版出版问题时，我只能从我现有的四张拓本碑文中选出一张值得复制的拓本。

第二类石碑包括时间要近得多的石碑。碑文是用藏文和蒙文刻写的。刻有碑文的花岗石板断成两截，形成两块几乎是正方形的石板。第一块石板是石碑的上部，高一俄尺二俄寸，宽一俄尺三俄寸，厚七又四分之一俄寸。第二块石板是石碑的下部，比第一块稍大一些，现高一俄尺六俄寸半，宽度和厚度当然与第一块相同。制做这块石碑化费了工匠们的巨大劳动，因为碑文是凸雕的，不过这种无疑是困难的雕刻方法同时也最不牢靠：凸形文字大多数被磨掉了和磨坏了，因此碑文读起来很困难。藏文字体较大，还能辨认，蒙文字体较小，现在可说是几乎完全毁坏了。按惯例推测，蒙文碑文是从藏文碑文逐字翻译过来的。蒙文碑文的个别词还可以猜认出来，但总的说来，不借助于藏文碑文，读蒙文碑文是根本不可能的。6月7日是星期一，我把一整天时间都花在这些石碑上，为拓印蒙藏两种碑文作准备。不过，目前我得放弃把这些拓本用珂罗版或照相锌版准确地复制出来的打算。作为代替，我采用直接抄录碑文的方法将这两种碑文复原如下：

৭৬৪। ।ཆོས་རྣམས་ཀུན་ཐོབ་བའི་ལྷ་ལས་ཀྱང་མའི་ཚེགས་བྱ། ।རྒོད་རྡེ་བཙན་གཡོག་འདས་
370 ཐུབ་མེད་ཐོབ་ནས། ।འབྲི་སྤྲོལ་རྣ་བ་བའི་ཐུབ་མ་སྐྱབས། ।ཆེན་པོ་བཅོད་ནས་སྐྱེ་བ་ཐམས་ཅད་ཀུན་གྱི་
འཇིག་རྟེན་དུ།།

····· ལྷུ་ཆེན་གཅིར་ཐུབ་བའི་ཐུབ་ཅིང་ཤར་ལྷུན་གྲུབ་ཆུལ་ཁྲིམས་བཟང་པོ་ཐོབ་ནས་ཀུན་
བཟང་སྤྱི་ཐུབ་བྱ་ཅན།། འཕགས་མེད་བཅག་བོར་བ་དག་བཤིག་ཐོག་ཐམ་ཅིའི་ཐབ་ཁང་ཁྲིམས་ཀྱི་
འཇིག་རྟེན་ཁྱོད་བཟང་ཁང་ཆེ་བ། ।ཀུན་ཏུ་གཏུག་ཆུན་གྱི་ཁང་ཆེ་བ་དང་ནས་སེང་བའི་ཚེ་ཆུ་
བཟང་བཟང་ཐུབ་ཡི་ལྷུན་གྲུབ་གསལ་བཟང་བྱ།། ཐུབ་རྟེའི་སྐུན་ཏིས་འབྱོ་བའི་ཀྱི་བ་རིད་བྱ་མཐའ་
མཐེ་བཅོམ

འབྲུ་བཙན་ཆོས་ཆོགས་མཆོག་དཀོ་བཟུང་བྱས་བཙན་མཆོད། ।བཀྲ་བས་མི་རྣམས་མཐོ་སྐྱེའི་
རང་བའི་ཐུབ་བཙན་གཉེན་ཏེ་ཀིའི་བཙན་བཟོག་ཆུང་།

।।ཡབ་བས་རྒྱ་ཡུའི་གཙུང་དབྱངས་བཟུག་ཐུ་རྣ་ཁྲོག་ཅི་ཡང་བཙུག་ཅིང་རྟེ་ཆའི་དབྱངས་
ལས་ཐུའི་ཐབ་ཡིན། ।ཐུབ་ཆོགས་མཆེན་བཅུའི་ཚུ་བཙོའི་ཁྲུན་ཐུབ་ཁྲག་ཐོའི་ལས

ཐུག་ཀྱི་རོལ་ཅེད་དང་བའི་གས་རྒྱལ་ཚུ་ཡི་བཅུ་བཙོའི། ।ཐོས་པ་ཅེས་ཐུས་མཁོན་བའི་ཀྱང་
མོལ་བཙན་པའི་བཐུས་ནེས་ཐུགས་པ་རྣམ་མཐོས་གང་རེའི་ནས་ལ་ཐུག་བཐུའོ།།

ཐུབ་བ་གཡོ་ལྷུན་པཀྱི་ཐུའི་བར་ཐུ་ཁུ་བད་ཀྱི་ཐོ་ཆུས་ནི་ཏོག་ཐུའི་ཚུའི་ཚུ་ཐས་ནས་
བཐུའོ།། བཅུ་རྒྱ་ལུ་ཆོའི་ཅུས་ཐུ་ཡིས་ཡིའ་བཐོག་པའུ་ཐུ་ཁུ་བཐུ་བར་བཐུ་ཁྲོག་ཐོ་ལྷུན་ཐོས་
ཐུའི་བ། ।ཐུ་ཁུ་ཀྱི་ལུ་ཐུ་ཐུ་ཐ

ཀོ་སོ་ཅན་གྱིས་ལ་ཐི་ཤ་ཁ་འཚན་ཁྲོད་སྐྱེས་བའི་མཛད་པ་ཅན། །རྒྱལ་པ་ཀུན་དང་རྟག་བཟུང་མཁའ་ཐུབ་མ་མཆོག་ལ་སྐྲོ་གསུམ་བྱས་ཕ་ཆེན་བོས་འབུད་དོ་བཟོ་འདི་སྩལ་ནས། །རྣམ་འཇེན་སྐྱོན་
པ་ཉིད་དང་བསྟན་པ་དེ་འཇིག་སྡུག་མཆོག་དགེ་འབྱུང་དང་། །ཁྱད་པར་འཕགས་དབྱངས་མི་ཡི་ 371
གཅུག་འཇིག་སྡུ་ཐུབ་ཆེན་བརྒྱ་བཅས་ལ། །མཆོད་དང་སྡེ་ཚུ་ལེགས་པར་ཕྱེད་ཚོར་ཆེ་
རིང་གནམ་ཀྱི་ཀོ་མོང་ངམ། །ཉི་ཟི་མིང་ཆིང་གི་ས་ཆེན་རྒྱལ་པོ་ལྟ་བུ་ཐོག་ཏུ་ཐོག་ཏུ་རྒྱལ། །
གང་གི་ཏྲི་གོས་ཡུལ་བྱ་ཤེ། །འཕེན་པས་བཏུད་ཅི་ལྟུང་བས་ན། །འཁོར་བའི་ཚ་
གྲུབ་ཤེ་མཐོ་བ། །འཇིག་པའི་ཀུན་ཡང་ཡང་འབྱུང་། །ཚངས་སྤྱད་འཇོག་པའི་སྐྱ་རགས་རྣམས། །
ཕྱད་ཙམ་ཞིག་མཐོན་སྐྱེས་ཡུན་ལ་གང་། །རྣ་བའི་རྒྱང་དང་འགྲོགས་ཤིང་།། གོངས་བཞི་
ལྷག་པའི་བསྟོད་དབྱངས་སྤྲོགས། །གང་གི་ཞབས་སེང་ཁོར་བྱ་ཡིས། །ལྷ་བཅུའི་ཅོད་པན་མངོས་བྱས་
པ། །སྐྱོབས་བཅུའི་དབང་ཕྱུག་གང་དེ་ལ། །བདག་ནི་བསྟོད་པའི[1]མི་ཏེགས་འཁོར །
དེ་ཕྱི་རབསྟོད་ཚོག་མེ་ཏོག་གིས། །བསོད་ནམས་སྤྱང་ཀྱི་སྟེལ་བ་དང་། །མགས་རྣམས་དགའ་བ་
བསྟེད་པའི་སྒྲ། །དག་གི་མཆོད་སྤྲིན་ཁེབ་བཟེས་འགྱེད། །དེ་ཡང་འཁོར་བ་མ་རིག་པའི་
རབ་རིབ་ཀྱིས་བློ་སྐྱེས་ཀྱི་མིག་ལྷོད་པས། ཡིད་ལ་བརེ་བ་འབའ་ཞིག་འདོད་དེ་བརྟེ་བ་འཚོལ་བ་འཁོར་བའབྱང་བས་ཁོང་ཁྲོ་ཅུང་ཟད་ཀྱང་མཐའ་དག་བྱ་གཅིག་པུ་ཉང་ཆེས་ཆེ་རབ་ཏུ་
བའི་ཀན་དང་བྱ་བྱང་བས། སྐྱེ་སྐྱོས་ཆེན་པོས་བྱང་ཆུབ་ཀྱི་མཆོག་ཏུ་ཐུགས་བསྐྱེད་དེ།
རྟག་ས་ཁ་ཆེའི་བཀྲེན་འགྱས་ཀྱི་ཆོགས་ཀྱི་ཐུང་ཁོ་ཚུང་ཟ་བྱུན་སྐྱ་བར་མཛད་དགས། རི་མ་
མཐའ་དག་དང་ཐབས་བསྟོད་པ་ཀུན་དང་ཀུན་གྱིས་གྲུ་མེད་བའི་ཡེ་ཤེས་རོགཅིག་ཏུ་བཞུགས་
བའི་ཆོས་ཀྱི་ཕྱི་སྐྱ་མཁོན་དུ་མཛད་དེ། དེ་ཀྱི་ལས་ཅམ་ཡང་གཡོ་བ་མི་མངའ་བཞིན་དུ་འཁོར་བ་
མ་སྟོང་བར་དུ་རྒྱུན་མི་ཆད་ཅིང་། ས་བརྒྱ་པའི་རྒྱལ་གྱུས་ཞིང་གཞས་ཅད་ཀྱི་རྒྱལ་ཕྱི་
གདས་དང་མཉམ་པའི་དབྱས་གྱ་ཐེག་པ་ཆེན་པོའི་ཆོས་ཀྱི་ཚུལ་མི་འཆད་པར་བསྐོར་བའི་
ལེའུ་སྟོང་ཕྲག་བའི་ཡེ་ཤེས་ཀྱི་སྐྱང་བཞེངས་ནས་དེ་ཀྱི་ཕྱི་བཀུ་ཁོའི་རྒྱུན་ལས་འཇིག་

1 为 བསྟོད་པ་（赞扬，称颂）的所属格，又作 སྟོད་པ་ 。

372

[1]རྟེན་ཐོ་ཁར་མཐའ་ཡས་བར་མཚམས་ཆོག་གི་སྐུལ་བའི་སྤྱི་མཛེད་པ་བཏོད་བར་མི་ནུས་པ་ནི་ཤིན་ཏུ་ཐལ་བ་ཞིག་བསྟན་བར་མཛད་པའི་བདག་ཉིད་ཆེན་པོ་ཁོ་ནའི་ཆུ་བོ་འདིས།།མི་མཛེད་འཇིག་རྟེན་ཐོ་

ཁམས་འདི་ཉིད་ལ་བྱིང་བའི་བའི་འཇིག་རྟེན་ཁྱེ་བ་ཁག་བཅུ་ཕྲིད་ཀྱི་ཐེག་པ་དག་གི་བྱིང་བཞི་བའི་འཇིག་རྟེན་རྣམས་ཀྱི་ཁམས་ཤིན་ཏུ་བཅུ་ཀྱིས་ཤིན་ཏུ་ཤེས་སྐེ། དེ་ལ་མཛད་པ་བཅུ་ཀྱིས་ཁྱེ་བ་ཁག་བཅུ་བྱས་གཅིག་

ལ་བསྟན་ནས་ཁྱེ་ཆེང་ ་ ་རོལ་པ་དང་། བྱང་བ་དགེ་རྩལ་རྒྱན་སོགས་ལས་ཀུན་བཟང་ཁྱིང་། ཀུན་མཁྱེན་གཅིས་བར་ཁྱིག་ཏུ་ཤེར་བར། བདག་ཉིད་ཆེན་ཐོས་པའོ་ཞེས་

ལྷན་ཐྱི་ཤཀས་པ་རྣམས་ཀྱིས་བྱིང་བའི་བའི་འཇིག་རྟེན་ཁྱི་ཁམས་ཁྱེ་བ་ཁག་བཅུ། ལྷ་ཅོ་སྦྱ་བ་སྐུལ་ཐྱི་བ་ཟག[2]བཅུ། སུས་ཀྱིས་ཀྱི་རོས་བྱས་ཁྱེ་བ་ཁག་བཅུ། བཅུན་མོ་ཁྱག་བཅུ་ཐྱི་ཁྱེ་ཁམས་ཁྱེ་བ་ཁག་བཅུ།

གཅན་འཇིན་དང་ཁྱག་རགས་ཁོ་དང་ཁེས་གསུངས་པ་ལྟར་ཆུ་བོ་ཆེ[3]ཟས་གཅན་ལས་སོགས་

པ་འདི་དག་ཅང་ངེ་དང་དེའི་ཚུན་པ་བསྟན་ནས།

ཐུ་བ་རྣལ་འབྱོར་ཆེན་པོའི་རྒྱུད་ཐྱི་ལུང་སྦྱོར་གསལ་བྱེད་པ།

དཔལ་ལྡན་རྩོ་རྗེ་གྲགས་འཇིག་གོ། རོལ་སེམས་དབང་ནི་སྐྱ་གཅན་འཇིག་གོ། སྐྱིལ་པ་ཐུབས་ཅན་སོལ་པ་ནི་ཤྲ་རིའི་བྱང་།

བཅུ་ཐྱིས་ནི་གནས་བརྟན་ལྷས་ཐྱེས་ཏེ། རྣ་བ་བར་སྣང་ཆེན་པོའི་ཁྱད་པར་ཅན་གྱི་ཡང་ཁྱེ་བ་ཁག་བཅུ་ཐྱི་ཁྱེ་ཁམས་ཁྱེ་བ་ཁག་བཅུ་ཡང་ཁྱེ་བ་ཁག་བཅུ་ཡིན་ནོ། ཞེས་གསུངས་པ་དེ་ཁྱེ་བ་མིང་

བཅུ་ཐྱོག་བཅུ་ཆུང་ཆུང་བའི་མཚན་ཐྱིད་ཀྱི་ཁྱེ་བ་ཁག་བཅུ་ཡིན་ནོ། ཁམས་ཀྱི་ཁྱེ་བ་ཁག་བཅུ་ཡིན་ཏེ

373

1 “ша-чжай-чжал-бо” 这几个字原碑上已漫漶，此处据我猜测补上。

2 བལྟས་བའི་མཚོ་ད། 这几个字缺损，以意拟补。

3 此处缺一字或二字。

4 此处缺数字，并无法补上。

5 同上。

374

ཐུབ་བར་འགྱུར་ཞིང་། དེས་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འི་རིང་བསྲེལ་ཞི་སྐྱིབ་པོ་ཅན་ཞི་མཆོད་རྟེན་ཤྱི་བ་གཅིག་ཏུ་གྱུར་གཅིག་ལ་བཞིས་ཀྱི། ཅོག་ཤོས་ཀྱི་ཆྱིས་བའི་ཡང་གཏོར་སྦྱིན་ཤིང་ཏུ་ཆེན་པོ་ཞེས་བྱ་བར་ཐུབ་སྟངས་ཏེ།

མཆོད་རྟེན་དག་ཤྱེར་བའི་ཁྲོག་ཤ་ཟེར་བ་བཐུབ་རོ་ཞེས་ལྷང་བསྟན་པའི་རྒྱུ་ལས་བཞིན་མའི་ཆོས་སྐྱབ་ཅེས་རྟེན་གདས་མེད་པ་དག་གིས་ངེས་གཏེན་ཤྱི་ཁམས་ཀྱི་ཁ་སྐོང་ལྷག་པར་ཤངས་མཛད་དགས་དགའ་ལྟར་དུ་གཤེགས། དེ་ལོག་ཆོས་རྒྱལ་རྒྱུ་བན་བཟང་བས་ཀྱང་ཆུའི་བདུན་ལྟའི་བར་དུ་མཆོད་རྟེན་ཁོ་ནས་མཆོད་ནས་ཀྱང་ཚུལ་ཁྲིམས་བཞིན་སྲུང་བར་བྱའོ། དེའི་རྗེས་སུ་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ཐུགས་རྗེ་ཆེན་པོས་མཆོད་རྟེན་སྐྱོང་དང་བཅས་ཏེ།

ཞི་བཞེངས་ཤིང་ཚེ་ལོ་སུམ་བཅུ་ཐུབ་ནས་ཀྱང་ཁྲིག་ཅུང་ཟད་ཙམ་ལོག། དེ་བཞིན་དུ་ནུབ་ཕྱོགས་ཤཱཀྱ་ཐུབ་པ་ལ་ཤ་ཀའི་ཡུལ་དུ་ཐུ་ཤའི་རྒྱལ་པོ་ཞེས་བྱ་བ་ཞིག་ཏུ་ཤཱཀྱ་ཐུབ་པ་ཡོངས་སུ་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ནས་ཟླ་བ་ཉི་ཤུ་ཙམ་ལོན་ཏེ། ཤཱཀྱ་ཐུབ་པའི་བསྟན་པ་རིགས་ལྡན་ཆོས་ཀྱི་ཆུ་ཀླུང་ལྟར་རྒྱས་ཤིང་ཁྱབ་ཅིང་ཡོངས་སུ་ཚེགས་ཤིང་ཐུབ་ཏུ་ཆེ་བ་ཞིག་ཏུ་གྱུར་ཏོ། ། ཚུལ་ཁྲིམ་སྲུང་ཐུབ་མཆོད་རྟེན་དུ་མ་མཆོད་པར་དང་།

གཞན་ཡང་ཀུ་གངས་ཀས་ཡུལ་ཁྱི་ཁྱོགས་བཞི་ཤི་ཡུལ་བྱ་སོ་སོ་ན་བསོད་ནམས་དང་ལྡན་པའི་སྐྱེ་རྣམས་ཀྱིས་བསྟན་པ་རིའི་ཚེ་སྐྱེ་བར་མངོན་དུ་བྱེད་ཅིང་། དེ་བཞིན་དུ་ཤེར་ཕྱ་ལྟ་བུའི་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སྡེ་ཁག་ཀྱང་ཤིན་ཏུ་རྒྱས་པར་ཁྱབ་ཅིང་། ཐེག་པ་ཆེན་པོའི་ཆོས་ཀྱི་ཁྲིད་ཡིད་ཆེས་ཤིང་ཤིན་ཏུ་ཟབ་པ་ཉིད་ལ་བསྟེན་ནས་བསོད་ནམས་ཆེན་པོའི་ཚོགས་རྒྱས་པར་བྱེད་ཅིང་ཐེག་པ་ཆེན་པོའི་ཆོས་ཀྱི་ཆུ་ཀླུང་རྒྱུན་ཆད་པ་མེད་པར་བྱེད་པ་ཡིན་ནོ། ། ཐུབ་པ་ཡོངས་སུ་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ནས་ཟླ་བ་ཉི་ཤུ་ཙམ་ལོན་ཏེ། དེ་བཞིན་དུ་ཤེར་ཕྱ་ལྟ་བུའི་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སྡེ་ཁག་ཀྱང་ཤིན་ཏུ་རྒྱས་པར་ཁྱབ་ཅིང་ཡོངས་སུ་ཚེགས་ཤིང་ཐུབ་ཏུ་ཆེ་བ་ཞིག་ཏུ་གྱུར་ཏ

ཐང་སྐོད་ཀསྱམ་རྡམ་རྒྱལ་ཐྱི་རོ་རིར་ཏུབ་ཀོད་ཡོད་པས་དེར་ཀས་ལ་ལ། འདིར་རྡིན་རྡིག་ཞེས་བའི་མཚོད་རྟེན་བའི་སྐོན་ཁགས་མིག་ལས་ཅམ་[1]སྐྱོང་ཡང་། རྡེ་བཙུན་ཁངས་དཔལ་དབྱངས་ཀྱི་གཏམ་ཀྱང་ཡིན་ནོ། 375

ཐུགས་རྡེའི་ཀྱི་བོད་རབ་ཏུ་གསལ་ལོད། རྒྱལ་བའི་བསྟན་པ་མཐའ་དག་ལ་རི་སྐ་མེད་པར་སྐྱོ་ཞུ་བཐྱེད་པོ་ཆོས་རྒྱབ་གོད་མ་ཚེན་པོའི་དང་བའི་ཚུ་ཤེས་ཆོགས་ཀྱི་ཐ་ནས་ཡོངས་སུ་

གང་བའི་མཐུ་གཡོས་པ་ལས། སྔོན་ཏུ་བོད་ཀྱི་ཆོས་རྒྱལ་ཐྱབ་ཚུ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མས་ཀྱི་ཁ་བསྐང་བའི་ཐུགས་ཀྱི་བསྟན་པ་ཚེས་ཚེར་གས་བར་མཛད་པ་ཚེས་ཡོངས་ཀྱི་ཐུགས་རྡེ་ཆེན་པོ་ཉིད་ཀྱི་

སྐྱམ་བའི་འབྲུག་བས་བྱང་ཤྱོགས་ཀྱི་ཡུལ་བའི་རྡོ་སྐྱེ་དུག་ཏ་ལྟས་བའི་བཞ་བའི་ཉི་འབྱང་གནོས་སངས་རྒྱས་ཀྱི་བསྟན་པ་རིན་པོ་བ་དགོངས་ནས་སྤང་ཁྱབ་ཀྱི་ཐུགས་རྡེ་ཆེན་པོ་ཉིད་ཀྱིས། ཞལ་བར་དུབས་

གོང་མ་རྣམས་ཀྱི་བཀའ་རིན་མི་བསྐྱུར་བར་ཐུབ་བའི་ཆེད་དུ་ཀྱིའ་ཀྱི་ཡང་ནེས་སུ་ཐྱུར་བ་གྱུས་ནེས་སྐྱ་ཁྱད་ཀྱི་ཁས་ལེན་ཞུས་ཏེ་ཐུགས་རྡེ་ཆེན་པོ་ཉིད་ཀྱིས་ཀྱི་ཆོས་ཀྱི་ཁོར་ཡུག་ཏུ་ཁྱབ་བའི་རྡེ་ཁྱད་ཙམ་ཞིག་ཏུ་

དང་། ཡུམ་གང་གང་གའི་ཀུའི་དགོངས་རྡོགས་ཀྱི་རིན་དུ་ཐུ་ཁབས་ཀྱི་མཚོད་རྟེན་ཁའི་ཀྱི་ཀྱི་ཀྱི་ཁོ་ས་བའི་རྡེན་དང་བརྡེན་པར་བཅས་པ་རེའི་ཚེ་དུ་མ་བས་བྱབས་བའི་ཆོས་སྐྱའི་རྡེན་མར་ས་མོ་

རྒྱུ་བས་རི་སྐུ་གསུངས་བ་དང་མཐུན་པར་ས་གའི་གཅི་བརྡོ་ཆགས་བའི་འོ་ཁྱི་ཀྱི་ཁྱི་ཁ་བས་ཏེ་ཁྱེ་ཆགས་བ་གོད་ཁའོས་དུ་ཁྱེ་བས་འེགས་ཀྱི་མཆོད་བའི་སྐྱོ་ཁ་ཁས་ཁྱི་བས་བསྐོ་བས་བའོ་

དག། ཆུ་ཡོའི་བགའ་ལུང་བཞིན་ཀྱི་ཐི་ལྷུམ་སྲིད་མ་སུ་བས་ཀྱི་ཐའི་སྐུ་གཏེ་ཀི་ས་ཐྱ་བས་དོ་དམ་བཞིས་ཏེ། སྐོད་བ་ཆོས་དུ་ཁྱེ་བ་སྐུ་ཁྱགས་ནས་ལོ་སྐུ་མ་སྐོང་བའུ་བཅུ་བཅུ་ཁ་བས་[2]བཏབ་བས་ནོ།

མེ་ཕོ་སྐྱག་གི་ཟེ་བྱ་བཞིན་ཐྱེ་བའི་དགར་ཐྱོགས་ཆུལ་བ་དང་ཚོའི་ཆེ་ས་ལ་ལེགས་བར་བཏབ་བའོ། ། དེ་ལྟ་བུའི་མཚོད་བ་རྣམས་ས་ཆེ་ནི་སོ་སྐྱེ་རབ་ཏུ་ཁྱབ་མི་ཤོད་བས་ཆོགས་ཀྱི་སྐོད་དུ་བས་གས་བའི་

འབྲས་བུ་ཡིད་བའི་ཚེ་ཐུགས་རྡེ་ཆེན་པོ་ཉིད་ཀྱི་ཁོ་ནས་ཁོ་ཁོ་ཁོ

དང་འཕེན་ཏེ་ཤེལ་ཐྱི་འཛམ།[1] །རོ་ཡི་སྐྱིར་ཡེའི་མཆོད་རྟེན་གང་གིས་བྱས། །ལེ་བྲ་རྩ་མཆོག་དེ་བཞིན་ཚེན་
376 རྟེ་ལ། །ལ་ལས་ཟུངྷ་ཀ་ཀ་རྩྭས་བྱས། །དེ་དག་གིས་ཀྱང་བྱང་ཆུབ་སྡུག་བསྔལ་བར་འགྱུར། །གང་གི་
མཆོད་རྟེན་རོ་ལས་བྱས་བདང་། །གང་གིས་ཚ་ག་རྩྭདང་ཅན་ཟན་རྣམས། །གང་གིས་ཤིང་མཆོད་
རྟེན་བྱས་བདང་། །ལ་ལས་མིང་མད་གཞན་ལས་བྱས་བདང་། །ས་དང་སོ་ཟག་ལས་ནི་བརྩེགས་
བ་ཡི། །རྒྱལ་བའི་མཆོད་རྟེན་དག་བཞིན་བྱས་བདང་། །དེ་བཞིན་ས་རྡལ་ཐུང་བོ་དག་ལས་ཀྱང་། །
ཐུབ་མཆོག་གོན་བ་དག་དུ་བྱས་བདང་། །ཕྱི་མའི་རྩེ་མོར་དེ་དག་དེ་དག་ཏུ། །གང་གིས་
རྒྱལ་བ་དེ་ཕྱིར་མཆོད་རྟེན་[2]དག །ཕྱེ་མ་ལས་ནི་ཐུབ་བོ་བྱས་བདང་། །དེ་རྣམས་ཀྱིས་ཀྱང་[3]བྱང་ཆུབ་
སྡོམ་བར་འགྱུར། །ཞེས་དང་། ངང་བྱ་བ་རྣམས་བའི་མདོ་ལས།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བའི་སྐུ་
....[4] སྐུ་རྩ་བའི་ཚོག་ཅམ་བཞེས་བའི་བན་ཡོད་བྱས་ཀྱིས་མི་ལངས་ཀས་སོ། །རྟེན་འབྲེལ་
སྐྱེད་པའི་མདོ་ལས། རིགས་ཀྱི་
.....[5] སྐུ་རྩ་བའི་འབྲུ་ཅམ་སོགས་ཤིང་ངས....ཅམ་གྱུགས་ནི།

从此开始碑文刻在碑石的旁侧，而头两行简直不能辨读，它们已被时光所磨灭。从第 3 行起，也就是从总的第73行起碑文继续如下：

དེ་ལྟ་བུའི་དོ་མཚམས་བའི་རིགས་ཆེན་མཆོད་རྟེན་
འཇིག་རྟེན་འདི་དག་གི་བརྟེན་དུ་བྱུང་མཆོད་སོགས་ཀྱིས་བསྟེན་
བར་བྱས་པའིཕན་ཡོན་ནི། དམ་ཆོས་བདུད་ཀྱི་བར། གང་
གིས་མཆོད་རྟེན་དག་ལ་ཐལ་མོ་སྦྱར། ཡོངས...[6]

---

1 དབྱལ་དང་འཕེན་ཏེ་ཤེལ་ཐྱི་འཛམ་ 等字系据当地喇嘛的猜度而补写，原碑第64行末及第65行行首均已残损。

2 རྒྱལ་བ་དེ་ཕྱིར་མཆོད་རྟེན་ 等字在原碑上已看不出，此处根据推测写出。

3 རྣམས་ཀྱིས་ཀྱང་ 等字亦系根据推测写出。

4 此处缺十五个字左右。

5 第70行缺半行。

6 第76行末尾及第77行前半已不可读。

ཡང་ན་མཁྱོ་བོལན་ཏེག་ཁའུད་པ་དང་།

།དེ་ལའིན་ལུས་ཀྱིས་ལན ····· ཅིག་བའུད་པ་དང་།།གང་གིས་རིང་བསྲེལ་ 377

····· དེ་དག་ལ།། ····· སེམས་ཀྱིས་བྱང་ཆུབ་ཚལ་ཤིང་།

ཤེས་དང་།།མདོ་སྡེ་ལས་སྨྲང་ཆེད་ལས།།མཚོད་རྟེན་ ····

····· བན་ཡིག་བཏོ་གཅུད་ནི། ཀུ་ཚེན་ཀྱི་ཤིང་གཅིག་

མེརྡེས་གྱིང·····

ཡང་ཀྱག།།ལྷ་མིས་མཚོད་ཅིང་ཉིའོངས་སྨྲོད་ལྷན།།འོའོངའོས་

བསྒྲུངས་ཤའི་ཀུལ་སྡིད་འབྱུང །།ཚེ་དང་རོ་རྗེའི་བྱས་ལྟར་བཀྲིས།

།མཚན་དཔེ་ལྟ་ཤིད་མཐོ་བའི་དང་།།སྐུ་ངའུ་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ཡང་ཐུབ།

།ཤེས་དང་། དཀྱིན་མཚོག་ཅ་ལ་ཤའི་མཛེས།།ཀུལ་བ་དག་

དང་ཀུལ་བའི་མཚོང་རྟེན་ལ། ཨང་མེཏྲེལ་བས་མིག་སྨྲོའིད་ཤེང་བྱབ།

།ཀུལ་བ་དག་དང་ཀུལ་བའི་མཚོད་རྟེན་ལ། །སིབ་སྟེན་བྱུལ་བས་ནི····

སྨྲོད་འོའི་རིང་བྱབ།།ཀུལ་བ་དག་དང་ཀུལ་བའི་མཚོད་རྟེན་ལ།

།སྨྲོས་རབ་ཐུལ་བས་སྐུ་སྨྲོད་འོའི་རིང་བྱབ། །ཀུལ་བ་དག་དང་ཀུལ་

བའི་མཚོད་རྟེན་ལ། །སྐུ་ག་ཆུགས་རིམོ་སྐུ་ཚོགས་མང་པོ་དང་།།

མཚོད་རྟེན་བཀུབ་བྱས་ག་ཆུགས་སྨྲོད་འོའི་གུབ་པོ། །ཤེས་སོགས་

ཀུས་བརྒལ་བྱའས་ཤོ། །དེ་ལྟའི་རྣམ་དག་རྫོ་རྒྱས་ཚོགས་ཀུ་ཚེན་

འབད་བའི་མཐུ་བས་ཚོས་ཀྱི་ཀུལ་པའི་བསམ་སྨྲོས་ཀྱི་བཤད་ཅིང་ཉན་

བས་ངོ་ཚེ་འཛི་དག་དགོད་མཚོག་གསུམ་ཡི་བའེན་པའི་མཐུས

····· བཞིན་ཆ་མེད་བར་སྐྱ་ཚེ་དང་བསོད་ནམས་ཚལ་སྐྱེད་

ཀྱི་དཔལ་འབྱོར་བཞམས་ཅད་འོངས་དར་ཚེ་ཤིང་། མི་མཐུན་བའི་ཕྱོགས་

བཟམ་ཅད་ལས་རྒལ་བར་བྱའོ། འཇིག་རྟེན་དང་འཇིག་རྟེན་ལས་འདས་

བའི་གྲུ་གཤིས་བའི་དཀའ་ཐུབ་སྐྱ་ཚོགས་བཞམས་ཅད་ཆོས་

ཐབས་ཤེས་ཡིས་བསྡུས་ཏེ་ཐུབ་པའི་ཡེ་ཤེས་ལ་ཞུགས་

ལ་དོར་འོས་བསྒྲུར་བའི་རྒྱལ་བོའི་བསྟན་པ་ལ་ཇི་
378 རིང་སྐྱོལ་བའི་བདག་པོར་ཡང་ནས་ཀྱང་བྱང་ཆུབ་ཏུ།། ཞེས་བར་
དུ་རྒྱ་མི་ནུབ་བྱེད་ཀྱི་ཚེ་ཏེ་སྲས་དགུའི་བར་ཆད་
ཀྱི་ཞིང་། ཆར་ཆུ་དུས་ཐུན་སྐྱེ་ལོ་ཕྱུག་རྒྱ་རྒྱ་ཡེག་པ་
ཤིང་རྩོག་ལྡན་དུས་དང་མཚུངས་བར་བྱའོ།། དག་པ་རྒྱ་ཆོག་
པོ་གཤེགས་བའི་བྱིར་བྱ་བསྟོད་བསྔགས་[1]བྱེད་ཀྱི་ཐུབ་པས་བསྟན་པའི་ཡོན་ཏན་ཡོངས་སུ་རྫོགས་ཏེ།། །།
ཅེས་བཞིའི་ནི་སྐྱེ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སུ་ཁྲུས་ཀྱི་ཚེ་[2]
བཀུས་བཅུ་དང་བྱ་འབས་བཅོ་པོ་སྐྱག་གི་བོ་ཏེ་རྣམ་བཅུ་བའི་
བྱ་ཆ་ཆོས་བཟང་བོར་བྱས་པ་ཤིས་དུ་བྱ་ཤིས་བར་བྱའོ།།[3]
།འདི་བཞག་དགེ་བཅུ་རྣམ་བཀའ་ཁོ་ནས་ཀྱི་
མཐའ་བའི་ཆུ་སྐྱེས་གསར་བསྒྲུབ་མཛད་
ཅིང་།། །མཐུན་རྐྱེན་མ་ལུས་ཆོག་པའི་
གེ་སར་རབ་ཏུ་རྟུས་པའི་དྲི་བསུང་རོ་བཅུད་
ཀྱིས།། ལུས་ཅན་རྣམ་དག་འགའ་བའི་
རོལ་བས་ཚོར་ཞིང་བསྐུ་
ཤ་བཞི་ཐོབ་པ་དང་།། རྣམ་པ་བྱུན་ཏེ་
སྐྱེད་ཕོའི་མ་རྟུལ་ཁམས་ཤིང་རྣམ་སྐྱེས་
ས་མོས་བསེལ་བྱུང་ཚེ།། ཁྱམས་དང་
སྐྱེད་རྟེའི་ལྷུལམ་ཡངས་བར་བྱང་
ཆུབ་སེམས་ཀྱི་མེ་ཤེས་བས་བྱའོ།།

1 由此以下至本行末均据猜测补写。

2 此处石碑边缘损坏，དགོངས་སྐྱེད་等字系以意拟写。

3 以下各行的字体刻得比前面的碑文大一倍，大概完全是为了把碑面都刻满字以保持对称。 —

379

།རབ་དཀར་ཆོས་གསལ་ཀུན་བདེ་རིས་གཏན་
པའི་ཚེ་ཆེར་སྐྱེས་བུ་སྡེ་ལ་བབས་མེད་བས།
།སྐྱེ་དགུའི་ཕྱི་ཤེས་རྒྱུད་པ་བསལ་ཞིང་
བསྟན་བའི་བདེ་བར་ཆེས་ཆེས་ཆེར་རྒྱས་མཛད་
པའི། ། དམ་བཅའ་ནས་ཀུན་བདེ་རྩེར་བྱས་བས་
བདེ་བའི་བདེ་བྱེད་ཀྱི་ཐོག་ནས་ཀྱང་ཆེ་བཀོད་
ཀྱང་ཅིག། བག་ཤིས་བདག་སྐྱེད་
ཅི། ། །

380

第2行末尾和第3行行首因碑石破损，缺数字。

381

5.

6.

7.

8.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ᠲᠡᠭᠦᠭᠡᠷ ᠪᠣᠯᠪᠠᠰᠤ ᠤᠯ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ᠲᠤᠷ ᠤᠨ ᠵᠠᠯᠭᠠᠯᠲᠠ ᠪᠣᠯᠤᠨ ᠡᠷᠬᠡ ᠴᠢᠯᠦᠭᠡ ᠶᠢᠨ ᠲᠣᠭᠲᠠᠮᠵ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ᠵᠠᠰᠠᠭ ᠶᠢᠨ ᠭᠤᠵᠢᠷ ᠪᠣᠯᠤᠨ ᠪᠠᠢᠭᠤᠯᠤᠯᠲᠠ ᠶᠢ

38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ᠪᠠᠭᠠᠰᠤ ᠮᠣᠩᠭᠣᠯ ᠪᠢᠴᠢᠭ) ᠪᠠᠭᠠᠰᠤ ᠮᠣᠩᠭᠣᠯ ᠪᠢᠴᠢᠭ ᠶᠢᠨ ᠪᠢᠴᠢᠭᠴᠢ

384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ᠲᠡᠭᠦᠭᠡᠷᠢᠭ ᠪᠠᠶ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ᠶᠡᠬᠡ ᠬᠤᠪᠢᠯᠭᠠᠭᠠᠨ ᠤ ᠨᠢᠭᠡ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ᠬᠤᠶ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ᠬᠤᠶ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ᠭᠤᠷᠪᠠ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ᠭᠤᠷᠪᠠ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ᠳᠥᠷᠪᠡ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ᠳᠥᠷᠪᠡ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ᠲᠠᠪᠤ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ᠲᠠᠪᠤ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ᠶᠢᠰᠦ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ᠶᠢᠰᠦ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ᠠᠷᠪᠠ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ᠠᠷᠪᠠ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ᠨᠢᠭᠡᠳᠦᠭᠡ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ᠨᠢᠭᠡᠳᠦᠭᠡ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ᠬᠤᠶᠠᠷ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ᠬᠤᠶᠠᠷ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ᠲᠠᠪᠤ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ᠲᠠᠪᠤ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ᠨᠠᠶᠢᠮᠠ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ᠨᠠᠶᠢᠮᠠ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ᠶᠢᠰᠦ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ᠶᠢᠰᠦ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ᠠᠷᠪᠠ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ᠠᠷᠪᠠ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ᠨᠢᠭᠡᠨᠳᠦᠭᠡ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ᠨᠢᠭᠡᠨᠳᠦᠭᠡ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ᠬᠤᠶᠠᠷ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ᠬᠤᠶᠠᠷᠨᠳ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ᠲᠠᠪᠤ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ᠲᠠᠪᠤ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ᠨᠠᠶᠢᠮ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ᠨᠠᠶᠢᠮ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ᠶᠢᠰᠦ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ᠶᠢᠰᠦ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ᠠᠷᠪ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ᠠᠷᠪ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ᠨᠢᠭᠡ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ᠨᠢᠭᠡ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ᠬᠤᠶᠠᠷᠢ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ᠬᠤᠶᠠᠷᠢ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ᠲᠠᠪᠤ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ᠲᠠᠪᠤ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ᠵᠢᠷᠭᠤᠭ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ᠨᠠᠶᠢᠮ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ᠨᠠᠶᠢᠮ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ᠶᠢᠰᠦ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ᠶᠢᠰᠦ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ᠠᠷᠪ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ᠠᠷᠪᠠ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ᠨᠢᠭᠡ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ᠨᠢᠭᠡ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ᠤ ᠬᠤᠶᠠᠷᠢᠨᠨᠤᠭᠠᠷ ᠲᠡᠮᠳᠡᠭ ᠨᠢ ᠬᠠᠷᠠᠭᠤᠯ ᠪᠤᠶᠤ ᠬᠤᠶᠠᠷᠢᠨᠨᠤᠭᠠᠷ

385

26.

ᠨᠠᠢᠮᠠᠨ ᠤᠨ ᠬᠣᠲᠠᠨ ᠤ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ᠲᠠᠯ ᠳᠤ ᠪᠠᠢᠷᠢᠯ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ᠤ ᠳᠤᠷᠠᠯ ᠳᠤ ᠪᠠᠢᠷᠢᠯ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ᠤ ᠵᠠᠭᠠᠭᠤᠨ ᠲ

27.

28.

29.

386

30.

31.

32.

3. .... ᠪᠣᠯᠤᠨ ᠪᠣᠯ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ᠨ

388

.....

6.

.....

5.

.....

4.

藏文碑文，特别是蒙文碑文的字迹非常模糊，这使我无法担保（至少在许多地方）我所复制的碑文是绝对正确的。藏文碑文的模糊字迹在这里尽可能根据蒙文碑文加以复制；反过来，蒙文碑文则根据藏文碑文的情况来还原。在藏文碑文保存下来而蒙文碑文完全磨损的地方，我在当地有学识的喇嘛的指导下，根据猜测提出自己的译文，用括弧标明。最后，在藏文碑文以及与之相应的蒙文碑文都已磨损的地方，我只好打上虚线，而没有作任何猜测和推想。很显然，在由原本所提供的此种材料的情况下，要通过准确的翻译来转述碑文作者所想要说的每一个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却很难放弃哪怕是大致地断定碑文的内容这样的尝试，于是我就把它翻译过来。我把译文刊载在这里，因为我相信，这一方面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满足那些根本不懂蒙文藏文的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将为西藏学的学者们和蒙古学的学者们研究这个碑文提供方便；他们将比我幸运，因为能找出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这块石碑。下面就是我所判定的碑文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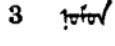
“愿获得至高无上的伐折罗陀罗的神圣地位、成为众生的永恒救主和一切美德的赐与者，揭示万物义蕴者中的唯一荣光的至尊的释迦牟尼保佑这三个世界①。

“我谨顶礼膜拜大腾格里[1]，在金莲中降生者[2]，善射者们[3]，有优美的关节者们[4]，驾着祥云者[5]，披着全知的神的卷发者们[6]，
389 无身躯者们的君王[7]，有白莲眼睛者[8]以及其他扬名于这三道轮回并向世界的庇护者们发过誓愿的彻悟者们。我谨顶礼膜拜以慈悲为良药、为生灵带来安慰的佛祖之师和获得最高佛法者中为首的呼瓦拉克们。

① 即三道轮回，指天上、人间和地狱。——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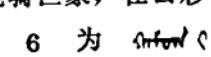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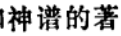
1 藏文 和蒙文 的直译，梵文为mahadeva（摩诃提婆，意为“大天”。——译者）。在所有的腾格里（蒙语，意为神灵，天。——译者）诸神祇中，他的地位被认为是最高的，故名。

2 “在金莲中降生者”——伊什瓦拉的别称(按即莲华生。——译者)，来源于蒙古族中间流传的故事。摩诃提婆初创世界时，依次造出气、水、土、火四大原素。依照摩诃提婆的旨意，这团火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莲子，伊什瓦拉即从金莲子中出生。

3  为阿修罗的通称。

4 所有腾格里的别称。

5 霍尔穆斯塔（古波斯宗教光明万善之神。——译者）的别称。据说他骑巨象，在云彩中遨游天下。

6 为  这一别称的直译。在其他关于创世和神谱的著作中，这个神大概还称作  ；但是这一别称究竟属于哪一个神，我却不知道。

7 “无身躯者们的君王”——希姆努斯(魔鬼。——译者)的首领的别称。蒙古人通常依照藏语称他为嘎拉布旺楚克。“无身躯者”这一名称本为梵天所有腾格里的总称，嘎拉布旺楚克因被认为是他们的首领，故被称为“无身躯者们的君王”。在古代，摩诃提婆和戈利女神隐于冈底斯山中习静修行。腾格里们对他是否真地和戈利在修炼产生了怀疑，就派了伽摩提婆(爱神。——译者)去察看。他向那两个修炼者射了五箭。对于第一箭和第二箭，修炼者毫无感觉，第三箭和第四箭只是使他们稍为苏醒。第五箭射来后，摩诃提婆就问是谁打扰了他的习静，及至他发现了伽摩提婆之所为，他就从自己的三只眼睛里喷出火焰，把梵天的腾格里都烧了。后来他使他们万念俱寂，并且不能投胎，也就是使他们成了“无身躯者”。“鬼怪的首领”也因此而被称为“无身躯者们的君王”。

8 “有白莲眼睛者”——毗湿奴的别称。据传说，毗湿奴有一次用一千个白莲做了一个替身像奉献给楼陀罗。楼陀罗使其中一个白莲成为看不见的，于是替身像看上去就像有一个凹窝。毗湿奴见到这个缺陷，就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睛，把它掺在凹窝里，他由此得到“白莲眼睛”的别称。

"我向有俊美的容貌者的脚下稽首。他仪态万方，足可与朝
390 霞的壮观比美；他以六十种各各不同的像龙所发出的声音，传播悦耳的音乐，使乾闼婆①的歌声相形见绌；他无所不知，明察一切，他手中托着神奇的水，和欣欣向荣的万物融洽无间；他背负着起死回生的仙水，一切愚昧和苦难只要被他一听到，就能消除净尽；他的名字叫做曼殊师利，具有尽善尽美的容貌。

"娑罗室伐底女神②，你躬身跌坐在群蜂缭绕的莲心之中，在圆满的月亮[1]中，你具有十六岁少年般的精力充沛的体态和神情，你的一绺秀发垂在肩上，你的额发上戴着一顶明月般的冠冕，你红润的面颊如花朵一般地美丽，你的双眸以蜜蜂的快乐吸引着神灵，你的玉如意闪烁着美妙的光彩，你的双手灵巧地抚奏着乾闼婆的竖琴，你拥有法力和慈悲的宝库，恳请你传授和发扬辩才的奥妙。

① 佛教"天龙八部"之一，善歌舞。——译者
② 辩才天女。——译者

1 ᠨᠠᠭᠰᠢᠲᠤᠷ 梵文 nakchatra 星座的转写；ᠨᠠᠭᠰᠢᠲᠤᠷ ᠤᠨ ᠡᠵᠡᠨ 按字面直译为"克纳沙特拉之主"，系月亮的别称。

“我以对三门①的异常恭敬的礼仪，向我至高无上的喇嘛跪拜。他的法力无边，甚至他的脚扬起的尘埃也可以作为许多智者前额上的装饰；他的业绩……增光，他的惊人的建树使那些最强大的智者陷于痛苦之境；他为众人巧妙地画出胜利者②的古老的金色图画……从事说法、辩论和撰述的活动，和所有的胜利者完全相似。愿他保佑今世的一切生灵！

“愿命运从长生天派遣下凡的岱明成吉思车臣汗君临所有的腾格里和一切生灵之上，他虔诚地祭祀和礼拜了尽善尽美的佛祖、圣教和主持圣教的高贵的呼瓦拉克们，特别是释教大喇嘛们的支柱、有凡人之身的曼殊师利。

“我向佛祖再三跪拜！由于灵验的圣水下降到他的思虑之境，
391
他平息了尘世的苦难之火。

“我合掌祈祷，向具有十大本领的能者撒上赞颂的花朵。他的脚趾甲作为珍宝装饰在一百个腾格里的冠冕上。

“因此，为了传播最纯洁的德行的精华和引起智者的欢悦，我以赞辞的花朵作最隆重的言词的献祭。

“他像对待独生子一样地钟爱所有合当出世者，钟爱众生，他们的智慧之目因愚昧而失明，他们因一心想要享乐而在对享乐的追求中变得如饥如渴，他们因对何者当取、何者当弃迷惑错乱，而始终只是谋求产生痛苦的钱财；（正是由于钟爱这样的

① “三门”指行为、语言和思想即身、口、意这三门学问和修养。——译者

② “胜利者”为古印度对教主和神灵的通称。——译者

人，他）顺从他人的意志，以不可动摇的意念立志求得至高无上的'菩提'的（神圣地位），他以极大的刻苦精神迅速获得了很多双重的（美德），并且显示了一尘不染的、性空的和具有真正的浑然一体的大智的法身。然后他在极乐的大智之身中超脱。他的身体永远不变，（它的存在）永远连续不断，他始终不停地在有如全世界尘埃那么多的十方菩萨中间转动着（救度的）大乘经义的宝轮。再后，由于他（即极乐之神）的慈悲，他在大千世界的诸王国中显示了不可名状的和至尊的化身的业绩。他是我国诸界和四大部洲千亿界释教信徒的总法师和君主，他在四大部洲的每一个世界里……各十二件功德。

"在名为《阿尔邦-卓赫雅勒-扎贡-呼里蒂-托嘎图依给-尼根-察克图尔-乌泽古勒呼-赫门'阿果依-依赫-岑格勒齐'》的经文里，在《齐达赫钦-卓里贡-齐莫克》经文里以及其他经籍里，都是这样宣讲的；第二位无所不知的伐苏畔度，伟大的圣人释迦-班第达以及其他众多的真正智者也都是这样教导的。他把大千世界，摩耶夫人的大千世界、萨婆颉他悉陀的大千世界、耶输陀罗王妃、儿子罗睺罗、阿难陀、提婆达多和其他的……正如上面所说的，
392 他们以净饭王为首，把他和他的诞生……被采入名为《摩诃-瑜迦音-坦特拉音-查尔里克-格根-朱拉……》的经文中……说雍容华贵的女神（即乌亨腾格里）就是耶输陀罗；缚日罗萨坦缚就是罗睺罗；克服一切业障的是舍利弗多罗……腾格里们的主宰霍尔穆斯塔是提婆达多的弟子；而伟大的毗卢阐那是如来佛、庄严的释迦牟尼——这就是所宣讲的……他在明心见性之后，发现了顿悟之境 他对根底浅的信徒传授寡欲之道；对根底厚的信徒传授

六度修行之法；而对深思笃信的信徒则传授愿望的修行之法。他根据（这三条）原则在分别为（这三个等级的）每一个等级转动佛法的宝轮时，为了消除那些相信永恒的信徒对永恒的观念，就想在拘尸城显示涅槃的状态。后来他，释教徒的教主，为了使我们徒众实行两次集会并破除两个障碍，就显示了如来佛的三种法相。其中的极乐身和化身将在以后专门叙述，而在此处，我们在解释法身的佛像时，将根据《依赫-浩托-曼荼罗》咒文，介绍圣僧龙树所著的《塔论》一书中的下述学说。

“如来（佛）的法身有三种形相，这三种家喻户晓的形相是：（甲）像一只倒置的钵盂；（乙）像祈祷时合十的双手①；（丙）像一个胜利的象征。如果把‘像一个胜利的象征’这一众所周知的名称作一解释，则共有八座‘善终者’宝塔……在迦毗罗城，‘选配盛开的莲花堆积的睦来者宝塔’；当他彻悟成佛后，兴建‘摩诃菩提（即大智）塔’；当他转动佛法宝轮时，在波罗奈城建‘多门塔’；当他显示神通时，在室罗伏悉底城建‘神变塔’；……在迦尸城建‘天降塔’；当他完成统一大业时，在王舍城建‘合离塔’；……当他活了……，在吠舍离城建‘尊胜塔’；当他涅槃时，在拘尸城建‘涅槃塔’。在八个伟大城市建造的这八座‘大雄’宝塔，充满了虔诚……成为……作为获得美德的基础。我 393
谨向善终者的八座宝塔跪拜！

“善终者的上述八座宝塔（就是如此）。此外，（有一次）当我佛在室罗伐悉底城里信步而行时，两个洪福齐天的孩童看见了他。其中一个孩童满满抓了一把沙子，想奉献给佛。我佛放低

① 按藏文碑文应为“像两层重叠的台阁”。——译者

了钵盂，那孩童还是够不着，他就叫同伴弯下腰，他爬上去献上了沙子。我佛命阿难陀数沙子，阿难陀数了以后回复佛说，共有一百万粒沙子。佛陀说：'这个孩儿将来要成为法王，名叫阿育王。他将在一昼夜里造起一百万座宝塔，塔里将安放"如来"的舍利。另一个孩儿将成为开路王摩诃罗陀，帮助兴建宝塔。'这一预言得到了应验，这位国王在天下诸国建立了无数佛像……解脱了苦难的……后来阿育法王向各宝塔祭祀了七十年，最后成了佛。在这以后，土耳其的法王在北方各国建造了八万一千座宝塔，活了三百年以后成了佛。还有很多故事讲述普达王什罗在西方腊塔的乌仗那国里奉祀许多寺院和宝塔的事迹，以及有德的君王们在诸圣所居的印度四方的所有国家里一一扶持圣教的情形。在西藏雪国也是如此。作为众佛以及三宗信奉的众神的真正转世者的法王，即始祖及后裔等人，把胜利者的宗教向四面八方传播……成为一切真正美好的、有益的和快乐的事物的基础。在这个北方的国家里也同样如此，赖有长生天的神助，蒙古成吉思汗德高威重，英名远扬。到他的第三十六代，诞生了大转佛法宝轮的菩萨的呼毕勒罕，即岱明车臣成吉思汗[1]。

1 此处藏文 ཆེན་པོ་ 及蒙文 ᠴᠠᠭᠠᠨ 不能不认为是译自梵文的"bala"一词，这个词成为察哈尔林丹汗的称号中的一部分。在《甘珠尔经》译出后，据蒙古历史的记载，他曾有过以下诸称号：林丹呼图克图，苏图成吉思岱明车臣，朱格乌第·特音·博格特·依拉古克齐，巴拉·恰克拉瓦尔蒂，岱·岱松，腾格林·腾格里，德来黑·达欣尼·翟尔穆斯塔，阿勒坦·呼尔东尼·奥尔齐古鲁赫齐·诺们汗。至于对世系的计算，蒙古人一般认为从成吉思汗到妥懽帖睦尔有十六代汗王，从妥懽帖睦尔到林丹汗有二十代汗王。

"他统治着许多异族国家，首先是汉族和唐古特族的国家，394
他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而主要的是，由于早就定下的天意，他以自己的信仰和虔诚为这个国家请来了天之瑰宝——受到古代君主、法王尊崇的喇嘛，在知识、慈悲和力量方面具有一千道毫光的曼殊师利的呼毕勒罕，即普遍被称为阿难陀师利波陀罗的教主夏尔巴。他们以喇嘛和施主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基础，把不信教的愚昧一扫而光，使它成为一种陈迹……创造了身体、语言和精神的崇拜对象[1]，重新发展了僧团，把宗教的花坛培育得欣欣向荣。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种种都记载在'三界众生全胜宫'的一块碑上，一览便知。这里自古以来有一座'敬经塔'。专一地信奉胜利者（诸）教的至尊法王显示曼殊师利的技艺，发出慈悲的阳光，随着国势日强，二蕴的各部充满了他的纯洁精神，他也想按照古时印度和西藏的菩萨圣王的神圣榜样，扶植佛教。他对于北方诸国芸芸众生的利益和幸福的源泉——佛教至为诚敬并视若瑰宝，因此将已遭破坏的旧日的一切加以复兴和整顿。特别是，为了纪念高贵的教主们的功绩，并把曾祖图们札萨克图汗的遗体举行火化，他建成了法身崇拜的对象——'大神变塔'，又为了实现他母后的愿望，建造了'天降塔'。他按照典籍中所载的经义，用395
奇珍异宝建起了这两座蔚为壮观的崇拜对象以及其他许多法身崇拜对象以后，就使（这个国家）充满了光辉，把天下照耀得辉煌壮丽。岱松皇帝御妹索拉斯瓦蒂遵照汗的吩咐，监督一切事宜，

1　身体的崇拜对象是寺院和佛像；语言的崇拜对象在此处大概是指林丹汗朝所译成的《甘珠尔经》；精神的崇拜对象是宝塔。

如美丽的构造，宏伟的建筑形式，并在（这一切的）周围布满了祥云等等，最后在我佛升天以后的三千七百五十九年的丙寅年沙拉邦月①初三完成了（这一事业）。

“由于这一令人极为惊叹的盛举对于未受过教化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妙法莲华经》在解释（此一盛举）最后所产生的益处时写道：所有用金银或者水晶……碧玉来兴建多座宝塔的人，所有用最好的天青石，以及用祖母绿，用珍珠，或者用‘格格鲁’[1]来建造宝塔的人，都将成佛。所有用石头来造宝塔的人，所有用芦荟、檀香木来造宝塔的人，所有用木头，或者用别的东西来造宝塔的人，所有用粘土，或者用砖头，快乐地建造胜利者宝塔的人，以及所有在广阔的草原上，或者在荒凉的沙漠上，用土块造塔的人，……孩童嬉戏的……他们都将……所有垒起土堆为胜利者建造宝塔的人，都将成佛。在《格尔-达布呼察古鲁赫散》经文中说：建造……者的赏赐不可胜数……佛像……因缘……一寸大的宝塔……祭祀者的赏赐……这些宝塔（？）……和其他的（东西？）。在《散-达尔玛-朋达里卡》这本书中说：在宝塔前合掌祈祷的人，完全……如果他略一躬身，或者略一稽首，或者他只是一跪，如果……法力……并且以宽厚的心来礼拜……所说的。在《维勒依基-盖古鲁赫齐》经中……建造宝塔者的十八件赏赐……由于美丽……将受人称道；他将得到腾格

① 即七月。——译者

1 ᠭᠡᠭᠡᠭᠦ（格格鲁），想必是一种宝石，但究竟是什么宝石，我在几部藏文词典里都未曾查到。（译者按：此为“绿色宝珠”。）

里们和人们的眷爱，拥有财富，享受转轮王的荣华富贵；他将和金刚一样地长寿；他将具有（天神的）品性和特点，投生于高贵 396
的门第，并且会很快地得道……成佛。上述一切和其他种种……在《……》经中详细地说到：凡在胜利者前面及胜利者宝塔前面供奉长明灯者，他的眼睛将得到涤净，目光将变得明澈；凡在胜利者前面及胜利者宝塔前面献奏音乐者，他的耳朵将得到涤净，充满光明；凡在胜利者前面及胜利者宝塔前面烧香者，他的嗅觉将得到涤净，变得敏锐；凡在胜利者前面和胜利者宝塔前面画美丽的图画并对宝塔进行装饰者，他的身体将得到涤净，他将遍体生辉，等等。对于热心此类德行者，护法诸汗的威灵和功业，……所有这一切，同时，愿汗的长寿、仁德、声威和鸿运，托三宝之福，如恒河之水畅流无阻；种种障碍……战胜了……顺利地、永远地集种种完美吉祥的机缘之大成……现世的和前世的……愿他们成为统治四大部洲的转轮王和信奉佛法的乐善好施的君王。更愿人畜的种种疫病在今日之人间绝迹，……所有凶恶的敌人；愿甘霖及时而降，愿人寿年丰，六畜兴旺，（愿他们）有如（世界）的繁荣时期……在涅槃的三个时期……为了成佛……是所至祷。”①

下面是不论在原文中还是在译文中都应用大写字母书写的近

① 以上汉译碑文据俄文译文译出后，蒙通晓蒙文和藏文的同志根据本书俄文原版所附的藏、蒙文对一些地方作了校订。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由于原碑损蚀过甚，碑文残缺不全，他不能保证他所恢复的藏、蒙文是绝对正确的。他的俄译文主要是为不懂藏、蒙文的读者提供一个大致的面貌；对于有兴趣的研究者，复制的藏、蒙碑文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材料。——译者

二十个参加树碑人的名字，他们多数被冠以塔布囊①和赫亚②的尊称，即主持立碑事宜的那位旗王的女婿和侍从们。不过由于这些人名对我们没有价值，所以没有逐一转载于此。

我们几乎认为不需要说明，我们是如何热心地对这块碑文进行拓印和分析的，希望在碑文中找到某种历史证明以准确地确定
397 察罕苏布尔嘎的所在地并判定该地在古时是何地点。不过正如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的，这些希望没有能实现。我们所研究的碑文显然是近代物品，它谈的是察哈尔林丹汗及其妹索拉斯瓦蒂于佛祖示寂后三千七百五十九年（丙寅年），即公历1626年所建造的两座塔。目前，这两座塔已毫无踪迹。

至于建造于古时并且保存至今的察罕苏布尔嘎以及现已变成废墟并且也以察罕苏布尔嘎为名的古城遗址，那么这一切无疑是辽国(契丹)的五都城之一——临潢府的遗迹。普提亚塔上校于1891年访问这带地方以后，不知根据什么理由认为这个废墟是原来的大宁府。不过只要读一读中国人写的《蒙古游牧记》，特别是读一读其中所记富郑公行录，就足以明白，察罕苏布尔嘎就是临潢府。[1]

---

①“塔布囊”，蒙语，意为“额驸”，“皇室女婿”。——译者

②“赫亚”，亦作“虾”，意为“副官”，“随员”，“护卫”。——译者

1 在我的日记里，接下去是引自《蒙古游牧记》中富郑公行录的摘录和译文，但由于这部著作已由П．С．波波夫于1895年在我国翻译出版，所以我现将自己的这段笔记删去。我还要补充一点，即去年（1891年）爱·沙文先生发表了他主要根据《契丹国志》对察罕苏布尔嘎城所作的详细研究，当然也得出了关于辽都临潢府位于此处的相同结论。不过，沙文先生的材料与波波夫先生的译著比较起来，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

6月8日　星期二

6时＋12°；9时＋15°；12时＋15°；3时＋17°；6时＋19°
9时＋13°。

我们于早晨7时30分启程，一直往北走。一走出察罕苏布尔嘎城，就是巴林人的耕地。这些耕地分成一块一块，几乎布满了我们刚刚离开的契丹古城的郊区。在这些耕地中间，到处可以看见巴林人的住宅。就性格来说，这里的巴林人比住在克什克腾边境上的他们的南边同乡更接近喀尔喀人。这一点既表现在他们的住 398
所和家中的摆设上，也表现在居民的脸型上。这里巴林人的住所全是喀尔喀人通常居住的那种帐篷，其天窗、椽子和木架构造的特点也完全相同；帐篷里面放的用具同样也完全是喀尔喀蒙古人的用具。巴林人穿的长袍是介乎喀尔喀人穿的特尔利克① 与巴尔虎人穿的特尔利克之间的衣服：长袍的上摆也像巴尔虎人穿的衣服那样把胸口遮住一大片，但又像喀尔喀人穿的衣服那样没有任何镶边。妇女多着蓝色特尔利克，式样与男人穿的相同，只不过女式的特尔利克的袖子宽肥，并且有红色镶边。巴林人的帽子像汉人戴的制帽，所不同的是帽边上的切口直接开在耳朵的上方处。妇女们把头发分作两半，在鬓边编成两根辫子，放到耳后去。年青妇女除梳成这种发式，还在头上装饰银环，银环上系着坠到额前的发网和坠到耳上、由珍珠和珊瑚制做的完整缨络。本地巴林人

① “特尔利克”，蒙语，意为“蒙古袍”。——译者



巴林旗蒙古人

在谈话中向我证实，在小巴林旗根本没有汉族农民，这里甚至连常住的汉族商人也没有，只有汉人货郎偶尔从乌珠穆沁旗来到这里。在整个小巴林旗，只有四家汉人牲口贩子是常住户，他们在
899 这里为自己的畜群抓膘。由于禁止汉人经商，巴林人只好到经棚和乌兰哈达购买消费品，而且常去乌珠穆沁旗购货。从前，巴林人还常在张家口购货，他们经过那里是为了运俄国茶叶，现在这样的旅行中断了，因为整个巴林旗连续四年牛大批倒毙。牛疫所造成的贫困达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致许多牧主原来有十头牛，现在仅剩下两头牛，甚至一头牛。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巴林人就从事农业，在本旗各地种田，正如我们在察罕苏布尔嘎那

里所见到的。不过，这样的栽培区在我们的道路两旁延伸没有超过四俄里。到8时30分，我们环顾四周，发现我们虽然仍在察罕木伦河谷地，但这里人烟已很稀少，尽管这里的牧场异常肥沃。在北面，谷地尽头处的鹘海乌拉山在我们面前崛起。越接近这座山，谷地土壤就越来越明显地沙化。9时许，迄今为止几乎直接从西北流来的察罕木伦河的的河床偏向东方，而我们的道路则绕过位于河流弯曲处的丘冈，由此取西北方向，更正确些说是取西北偏北方向。10时，我们发现在谷地里有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类似大堤的东西。我们没有打听到大堤的名称，也没有收集到有关大堤起源的资料，因为这带地方根本没有居民。直到中午12时，我们才遇到两辆装载羊皮的牛车，由三个汉人押送。这些人能对我谈的只是：他们来自乌珠穆沁旗，现在到乌兰哈达去收回过去售货的欠款。从这里向前走了二十五分钟，我们又遇到一个汉人车队，他们正停下来休息，走的是相反的方向：由关东庙去乌珠穆沁旗。12时55分，我们登上了丘鲁图①达坂山岭，这是一个相当陡而多石的山岭。不过这里的石头细小，因此，甚至乘车登山也没有任何困难。我们从这个山岭上下来走不多远，就停下来休息。现在，天空晴朗，阳光灿烂，大地温暖。我们4时20分继续上路，4时45分登上了另一座小得多的山岭，它的特点是西北坡 400
很平缓，易于上下。我们晚6时整到达山脚下，在距山脚约一俄里处遇到巴林人的最后几顶帐篷。这些巴林人是在巴林左翼旗与乌珠穆沁旗的边境上守卫的。有一条叫做布尔嘎苏台的小溪从山

① “丘鲁图”，蒙语，意为有石头的。——译者

岭倾泻而下，这条小溪的流量平常很小，它流过距上述帐篷不远的地方，到达乌兰和硕山岬，只有在融雪期间小溪才流到更远的地方，在夏天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只有一条很宽的河床，名叫呼赖郭勒，现在它的两岸长着茂密的青草和鲜花。7时50分，我们抵达乌珠穆沁旗的第一个游牧地阿鲁塔宾，这个游牧地附近有大群的各种牲畜（骆驼除外）在放牧。又往前走十五分钟，我们从塔宾苏默旁边驶过。这已是一个定居的村落，有一座不大的寺院和近三十处供呼瓦拉克居住的土房子。这个寺院坐落在一座宽广而干燥的小丘上，可是周围地区的沼泽却很多，甚至还有两三座小湖，每座湖方圆不超过三百或四百俄丈。我们由此沿长满青草而且人烟稠密的谷地前进，于9时抵贺尔洪河地区，就在这里停下来过宿。

6月9日　　星期三

6时＋8°；9时＋16°；12时＋21°；3时＋26°；6时＋23°；9时＋16。

我们5时35分启程。当我们走到6时25分时，环绕贺尔洪河谷地的群山开始收缩。不久，我们的道路已不是沿河谷而可说是沿名叫浩勒图阿玛的山口向前延伸了。贺尔洪河沿这个山口蜿蜒流着，流量越来越小。周围山峦以及山峦之间的谷地，在这里以及在前面可以看得见的地方，有着均匀的轮廓，长着茂密的青草，而蚊子多则证明这里的土壤普遍湿润。我们走到9时30分，贺尔洪河完全潜流入地下。10时5分，我们走出浩勒图阿玛，进入另一个谷地，这个谷地与前面提到的贺尔洪河谷地成横走向，也许因此它与流经它上面的一条小河统称珲都伦。12时，我们在这里

停下来休息，3时10分又继续前进。周围山峰开始逐渐下降，谷地里到处都有孤零零的榆树。4时，我们从扎吉斯台湖旁边驶过，401
这座湖畔有一小块游牧地，共有四顶帐篷。这是我们今天一整天所见到的唯一的居民点。扎吉斯台湖方圆不超过一百俄丈。道路从这里起大约有二十俄里是非常之好，青草茂盛。7时40分，我们来到乌尔古苏台河，在河岸上发现有乌珠穆沁人的六十辆车组成的营幕，他们是到北方去运盐的。8时35分，我们自己也在那块谷地停下来过宿。

促使我选择这块地方过宿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在这里，在草原中央，我看见了一座在蒙古极为罕见的帐篷。这座帐篷是四角形，很象我国士兵住的营地帐篷，所不同的是它的顶上有一镀金的甘吉尔。这个圣地标志的存在就直接告诉我：这座帐篷或者是寺院，或者是某一位圣僧的住所。我卸下驮载并且安顿好住处以后，就到那座帐篷里去，在那里遇见三位西藏喇嘛。据他们讲，他们是三年前从拉萨出发来募集布施的。他们走遍了蒙古的整个西北部，今冬到过俄国布里亚特草原，现在经蒙古东南部返回西藏。他们的蒙古话都讲得非常好，而且据他们说，他们在西藏时就已学会了蒙语。他们已经四次经库伦把募集到的布施寄回西藏，而施舍给他们的牲畜、茶叶、纺织品、各种畜产品以及其他物品，他们每次都卖掉，换成银子，将其寄给自己的寺院。三位喇嘛中地位最高的是离西藏噶勒丹寺不远的噶勒丹锡埒图寺的尼尔巴（司库）。这位尼尔巴对我说，他们的寺院是五十年前建立的，现在已经破旧，因此当地喇嘛会议想着手修缮，决定派自己的司库带两名随员去蒙古募集布施。这三个人没有任何身份证明

文件，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噶勒丹锡埒图喇嘛请求施主布施的呼吁书。我颇感兴趣地问了问蒙古人对布施是否热心。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听到的回答是尼尔巴的诉苦。他说："我们不像喇嘛，也不像为佛募集布施的人，倒像商人和买卖人。目下，无代
402 价的善行你是找不到的。不但如此，你不付出什么东西，就募集不到大的施舍物，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寺院在派遣人员去募集布施时，一定给他们各种货物。"的确，这几位喇嘛住的帐篷里几乎堆满一捆一捆的东西，主要是西藏喇嘛们专用的物品。这里面有圣草古沙（梵语Kuca）和孔雀尾巴上的羽毛（佛教徒用作洒圣水的工具），西藏呢绒，各种念珠，哈达和特制的防毒茶碗。这种碗既有瓷做的，也有木制的。蒙古人把瓷碗叫做"沙赞呼拉"，把木碗叫做"莫顿呼拉"。从外表看，这种碗与普通碗一样，不过蒙古人相信，如果往这种碗里注入某种毒物，毒物马上就会沸腾或蒙上一层泡沫。此外，在帐篷里还有整捆的绸布，绸布印有佛塔、拉萨、布达拉宫、色拉寺等图形。不过，这些都是很次要的圣物，喇嘛们把这些东西和其他物品一样地大量卖给蒙古人。而他们向蒙古人提供的最主要的祭祀物品是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的遗骸和文书。噶勒丹寺喇嘛为使他们的事业获得更大的成功而为自己的化缘人提供的这件圣物使我极感兴趣。这些圣物现在保存在喇嘛的一个镀金的木箱里。这个木箱漆成红色，与佛像一起放在帐篷里。同喇嘛们进一步熟识后，我请他们让我看看这些圣物。遗骸在我看来平淡无奇。这是一些普通的小的塔状物，是用萨玛迪巴克希的呼毕勒罕之一阿王占巴勒楚勒奇姆的骨灰拌以粘土做成的。不过我在浏览文书时却发现，这些文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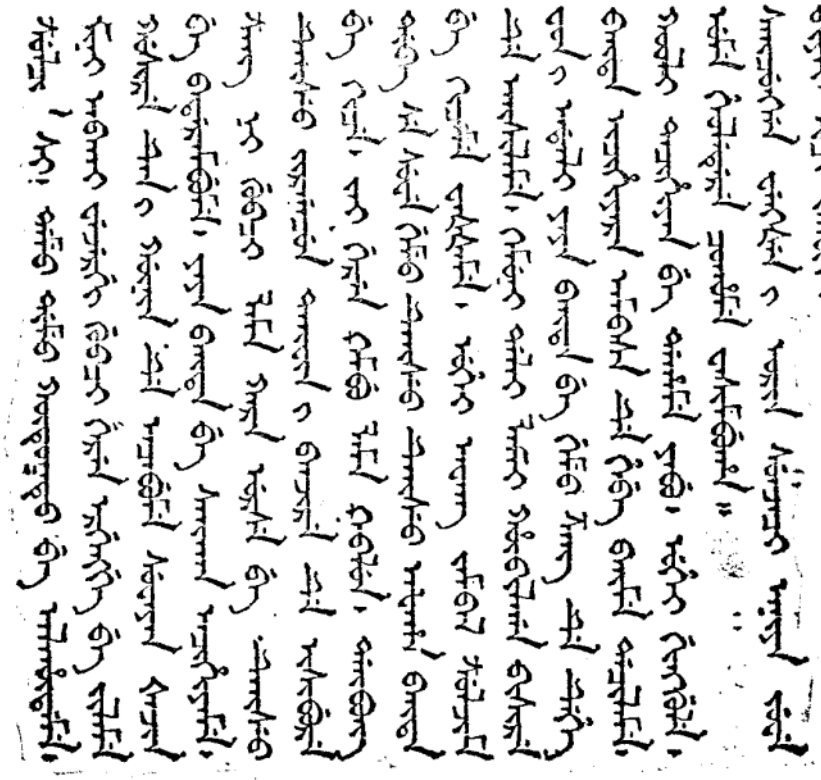
方面很能说明中国皇帝们对西藏喇嘛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历史价值。这些文书都是中国皇帝们在不同时期寄给阿王占巴勒楚勒奇姆的文件。这些诏书是写在结实的金线织的花绸布上，形状像长方形的手卷，宽七俄寸，长四俄尺十四俄寸，有时用汉、满、 403
藏三种文字书写，有时用满、藏文或蒙、藏文两种文字书写。由于这些文书的藏文本全是用我所不懂的藏文草书体（沙拉比契克）写的，因此我根本无法读它，而第二种文本，即满文本或蒙文本，我不仅读了，而且把它们抄下来了，因而也就能把这些文书的样本提供在这里。

这里所有的文卷之中的第一份同时也是（据喇嘛告诉我）最重要的文卷，是嘉庆皇帝的一份诏书，署名日期为嘉庆二十五年阴历二月，即公历1820年。这份诏书是用满文和藏文写的。诏书的满文原本如下：（见478页，479页）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奉天承运皇帝诏告噶勒丹锡埒图萨玛迪巴克希之呼毕勒罕阿王占巴勒楚勒奇姆暨各寺之堪布喇嘛，四加布隆，所有台朋、第巴等人：

值前达赖喇嘛更换法衣（仙逝）之际，朕曾召见迪木呼图克图，委以管理达赖喇嘛金库之最高监督权。现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尚未降世，而迪木呼图克图亦更换法衣（仙逝）。管理藏省事务大臣衙门奏称，为卫省与藏省全体僧俗居民之利益起见，在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降世之前，宜将裁决事务之最高权力授予一杰出之高级喇嘛。又言：汝阿王占巴勒楚勒奇姆为人精明，通晓佛学，如委汝以管理藏省事务之最高权力，则藏省所有僧俗居民均



404

皆满意。朕甚喜，为示特殊恩典，今授汝以"额尔德蒙格诺们汗"之称号（蒙文为：ᠡᠷᠳᠡᠮᠡᠨᠣᠮᠤᠨ ᠬᠠᠨ，即大智法王），命汝掌印鉴并裁决藏省喇嘛事务。阿王占巴勒楚勒奇姆，汝应努力效法迪木呼图克图，恰当裁决一切事务，促进黄教之传布，于各方面符合朕最终之意愿，造福普天下众生，俾藏省僧俗咸能度安逸之生活。又汝等堪布喇嘛，加布隆，台朋及第巴，应克尽汝等所负之职责，同心协助阿王占巴勒楚勒奇姆，各司其事，一如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在世之时，凡事均须征求藏省事务大臣之意见，（凡事）应打听明白，（凡事）应遵奉法律与旨令。勉之！勿怠！钦特谕。

405

嘉庆二十五年二月八日

剌嘛给我看的第二个文卷比第一个文卷早几个月，用藏文和蒙文书写。蒙文本如下：

406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奉天承运皇帝诏告噶勒丹锡埒图萨玛迪巴克希阿王占巴勒楚勒奇姆札木卓：

朕治理天下，诚欲普天众生均能度安裕之生活。朕今获悉，汝萨玛迪巴克希，以达赖喇嘛金库副总裁之身份，恭遣自己之代表巴雅尔堪布并呈上奏摺，恭献朕丹苏克，以庆贺朕六十寿辰。朕甚嘉许，深感欣慰。萨玛迪巴克希，汝应竭力实现朕之意愿，弘布佛教，正确裁决达赖喇嘛金库之事务，勤奋于佛教及佛事。勉之！勿怠！现值汝之代表巴雅尔堪布返回之际，朕依颁布诏书之规定，经由巴雅尔堪布赐汝罗布桑巴里朱尔等人以：重三十两银制道姆博①一，各种大匹绸布十二匹，大小哈达七条，此外再赐予碧玉制如意一，坠铃及金刚杵一，念珠一串，玛瑙制祭器一具，珐琅制茶碗一对，水晶碟一对，水晶碗一对，织龙绸布一

① “道姆博”，藏语，一种无嘴茶壶。——译者

匹，道尔旦绸布两匹，大钱包一对，小钱包两对。运到后受之。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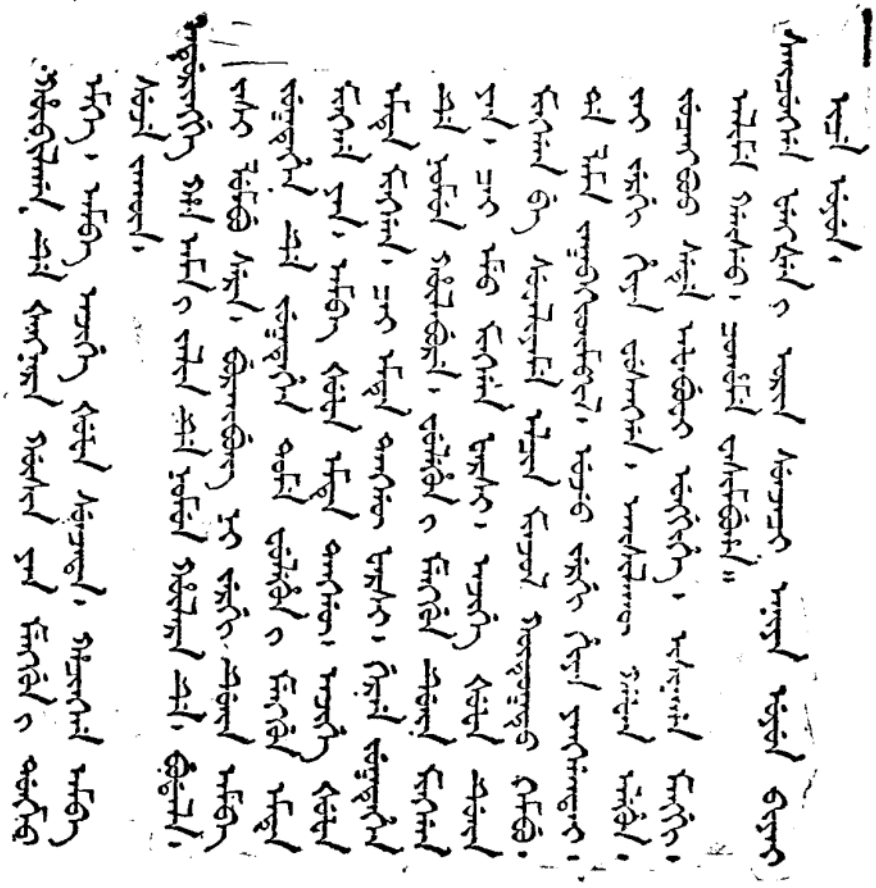
第三个文卷是用满、汉、藏文书写的，它已是道光皇帝即位
407 十二天后颁发的。下面是这个文卷的确切的满文本：（见483等页）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409 奉天承运皇帝诏告呼毕勒罕噶勒丹锡埒图萨玛迪巴克希：

鉴于以前转世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早从太宗皇帝时起即已行事以诚，常遣使者恭询圣安，贡献方物，故太宗皇帝广为布施，弘布黄教，恩加全体西藏子民，如是一百有余年矣，至朕已历七世。朕父皇励精图治，使天下臣民浑为一统，夙兴夜寐，
410 兢兢业业，锐意治理，劝善矫恶，内外不分，一体同仁。父皇录取善行勋功，教导诱掖以臻教化，甚至海上之民亦加绥抚。自父皇即位以来，善法良治已成为后代万世之模楷。父皇骤然弃万民，登遐极，授朕以治理宇内臣民之大业。朕日夕思虑，如何能成古人之业，继父皇之志，俾伟大统治传之万世。朕一向遵父皇之规，从不加以变更。汝等亦应尽力按旧章办事。为朕神圣父皇作法事（追荐），朕特遣钦差，使其为法事作准备，并嘱其祈祷。代达赖喇嘛裁决事务之呼毕勒罕噶勒丹锡埒图萨玛迪巴克希！汝等众多寺院之大小喇嘛受朕父皇之恩，度安裕之生活。彼等应虔诚回顾殊善大恩，在三宝前祈祷，为朕神圣之父皇向佛求恕。全体僧众应怀虔诚之心，努力颂佛，以求民治长久及全体子民与一切众生之福。彼等唯有努力传布圣典佛学，使信教趋于普及，始能言彼等已酬答朕神圣之父皇，朕本人对彼等将予以嘉

408



赏。按颁发诏书之规定，赐予代达赖喇嘛裁决事务之呼毕勒罕噶勒丹锡埒图萨玛迪巴克希：重三十两银制道姆博一，大小哈达各五条，各种大匹绸布八匹。值此为神圣父皇诵经之际，赐予布达拉、扎什伦布、色拉、哲蚌四大寺中之每一寺院以下述布施：银一千两，大哈达一百条，小哈达一百条，砖茶一百块。因诵经而

赐予所有（其余小）寺院以下述布施：银四千两，砖茶一千块，小哈达四千条。上述各物朕均托钦差送达。钦差为明珠勒呼图克
411 图堪布，达喇嘛扎克巴乔依姆佩勒，一等赫亚杨加台，二等赫亚博桑加，侍郎额来珲与朱昌宝。送到后受之。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九日特颁（此诏书）。

我所浏览并誊抄的其他文书，这里我就不提供了，因为它们的格式和内容全都一样。从分析这些文书中可以清楚了解的只是下述历史事实，即当道光二年找到达赖喇嘛的新呼毕勒罕时，皇帝让噶勒丹锡埒图仍旧管理藏省事务直到呼毕勒罕成年，而且当年冬天就赐予噶勒丹锡埒图以“信教弘布者”的尊号以酬其功。我们在十月二十四的诏书中发现，同一个噶勒丹锡埒图还被赐予“操心佛学者”的尊号。这一赏赐是他教授达赖喇嘛佛学结业的结果。从这时起，阿王占巴勒楚勒奇姆显然不再管理达赖喇嘛的事务了，不过皇帝仍然赐给他诏书和赏物。赐给他的最后一份诏书日期注明为道光二十年一月二十日，仅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皇帝在这份诏书中诏告皇后逝世，要噶勒丹锡埒图为逝者祈祷安息，并赐给噶勒丹锡埒图通常的赏物。

6月16日　　星期四

6时＋14°；9时＋19°；12时＋25°；3时＋29°；6时＋25°；9时＋17°。

我们于早晨5时30分动身，直趋西北方向。在我们面前是广阔的呼勒罕塔拉草原，唯一的一座小山呼勒罕乌拉山犹如很高的

灯塔在草原上升起。整个草原在北面明显地普遍隆起。我们于6时40分进入草原时遇到了一口井，叫塔拉呼都克。这口井的西面是直达乌兰喀尔喀苏默的道路，那座寺院据说离这里约有十俄里。如果把乌兰喀尔喀寺院的位置的各种说法与我们的行进速度相对照，那就必须认定，这座寺院在我们的地图上画得不正确，至少应向西北移约五十俄里。从塔拉呼都克到呼勒罕乌拉山约二十俄里的距离内没有水，草原只有冬天才能住人。8时10分，我们翻过了不高的垄岗莫尔察克。这座垄岗老远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可是在它上面行走却几乎不易察觉出来。10时50分，我们进抵呼 412
勒罕山南麓，这座山的两侧有乌珠穆沁系的蒙古人扎下十二座帐篷在游牧，他们放牧许多牲口。在这座山附近的草原上，有一处沙土凹地，凹地里有三口井。再往前去，随着这块凹地上升，又是那单调的戈壁平原，只不过这里的戈壁平原稍有起伏而已。进入戈壁后，我们在12时10分停下来吃午饭。3时15分，我们继续上路，一小时后从有两座帐篷的一块游牧地旁边经过，这块游牧地因附近有一口名叫呼和呼都克的水井也称做呼和呼都克。6时5分，我们进入一座不高的由东北（偏北）向西南（偏南）延伸的垄岗乌尼盖图诺尔的峡谷中。过了这座垄岗再向前走，7时50分来到阿萨雷博罗托洛果伊山。在这里，我们遇见一些乌珠穆沁人，他们用三十辆牛车运盐到乌兰哈达去卖。阿萨雷博罗托洛果伊山的山跟前有一口井，我们就在这口井附近停下来过宿。

6月11日 星期五

6时+14°；9时+18°；12+24°；3时+29°；6时+24°；9时+16°。

我们5时20分启程，第一次发现我们道路附近地带越来越具有纯戈壁的性质。在我们的面前是广阔的草原。土壤是硬沙的石砾土壤，布满了细小的圆石。道路两旁代替从前绚丽多彩的花草而出现了黄色的芨芨草，这种草丛布满了目力所及的地方。8时50分，我们走过了塔奔托洛果伊① 地区。不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这里任何丘陵都没有。10时55分，我们进入鄂隆呼都克凹地，不过第一口井里的水很不好，而且水面上大概还漂浮着一只淹死的羊羔。在这块凹地骑骆驼整整要走一小时十五分钟。我们走完了这段时间，在凹地的另一端即北端一连遇到三口井，这个地方也正因此而叫做鄂隆呼都克②。我们在这里吃午饭，下午3时20分动身，3时40分开始登上所谓的达布苏达坂③。这座山岭由四座微斜的、不大的、但一座比一座高的垄岗所组成，而要攀登其中每一座垄岗，只有从前面那座垄岗下来才行。最后那座垄岗的山顶同时也就是该山岭之顶。我们5时5分登上了
413 山岭之巅。达布苏达坂的下坡路也不陡，是一条平缓的斜坡。从半山坡起，我们就看见达布苏湖在谷地里泛着白光。5时50分，我们已经走下了山岭，不过在这以后我们在山前地带又走了一小

① “塔奔托洛果伊”，蒙语，意为“五个山头”。——译者

② “鄂隆呼都克”，蒙语，意为“许多水井”。——译者

③ “达布苏达坂”，蒙语，意为“盐岭”。——译者

时十五分钟，直到7时5分才终于进入盐湖谷地。我们于晚9时在达布苏苏默停下来过宿。这座寺院住有近五十名喇嘛，他们每天举行吉撒。这座寺院所管辖的喇嘛共近三百名。庙宇不太大，是木建筑，附设有近六十处土房子，是本寺呼瓦拉克的住处。

6月12日　　星期六

6时+14°；9时+19°；12时+26°；3时+27°；6时+23°。

我们早晨6时上路，向湖岸行进，7时5分抵湖的东隅，从这里起先是沿南岸走，然后又沿西岸走。这座盐湖当地人称做达布苏诺尔，也称额吉达布苏诺尔。它的形状是东西长，据我看方圆不超过五俄里。据说，额吉达布苏诺尔的盐在全蒙古是最好的，比叶伦达布苏诺尔的盐好得多。蒙古人把叶伦达布苏诺尔的盐叫做白盐（察罕达布苏，即我国的黑盐），而额吉诺尔产的是青盐（呼和达布苏，即我国的白盐）。湖的位置正好在浩齐特左翼旗游牧地与乌珠穆沁旗游牧地的交界处，因此它在同等程度上既属于浩齐特额尔德尼王，也属于乌珠穆沁王。这两个旗的旗衙门都派出自己的达玛勒① 去征收盐的出口税。关于出售盐的规则，我打听到下述情况。乌珠穆沁王和浩齐特王的旗民由于是湖的主人，所以在湖里采盐和往外运盐都不缴纳任何税。对小乌珠穆沁人也不征任何税，因为他们被看做好象是大乌珠穆沁人的“兄弟”。总之，只向异族人和外旗人征税。税额也不同。最奇怪的是决定税额的不是购盐的数量，而是看买主是哪一旗的人。

① “达玛勒”，蒙语，意为官员。——译者

拉一车盐（每车盐的数量大致相同，因为所有的大车都套一头
414 牛），向巴林左旗人和巴林右旗人征收四钱银子，向克什克腾旗人征收三钱银子，向四个阿巴嘎旗[1]人征收两钱银子。这取决于在不同时期与某个旗订立的条件。喀尔喀济札萨克旗人尽管他们的游牧地离湖很近，却根本无法从湖里运出盐。关于运出的盐的总数，当地达玛勒说，每年运出湖盐的纳税车辆达二十二万辆，而免税车辆的数目没人注意，因此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如果在采盐和运盐方面不发生困难的话，运出的盐很可能会更多一些。问题在于有很多蒙古人，特别是初次来弄盐的蒙古人，自己不会从湖中采盐，而不得不雇本地居民采盐。这些当地居民既熟悉湖的一切特征，也掌握敲打盐层的技巧。在湖边居住的这样的工人通常有五十人至六十人，偶尔达八十人，但从未达到一百人。由于人手太少，装盐速度很慢。装车没有任何顺序，如果盐商在湖上没有熟人，他有时要等很久很久才能把他的车装上盐。因此每一个运盐的人首先要设法在挖盐工人中间结识一些人，除规定的工钱外还给他们送礼。至于工钱，那也有很大区别。盐工替本旗人（乌珠穆沁人和浩齐特人）装一车盐通常收大布一庹，替外旗人装一车盐收八分到一钱银子。据说一个好的盐工不太吃力一天可以装八车盐，因此一天可挣约合两个银卢布的钱。尽管工钱

1 在这里我第一次了解到，在蒙古人的俗语中显然根本不用阿巴哈纳尔这个名称。如所周知，蒙古阿巴嘎族在臣服大清后被满人分为四个旗，其中居长的两个旗称做阿巴嘎，其他两个旗正式名称是阿巴哈纳尔。在一般蒙古人的概念中，这个官方规定的区别是不存在的，本地老百姓只知道被分为四个旗的阿巴嘎宗族，因此这四个旗也就称做四个阿巴嘎。

不少，可是干挖盐活计的人却很少，因此盐商往往要滞留十天，十五天，甚至一个月，才能把自己的车辆装上盐。从湖里采盐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用斧头把盐层砍开，然后用锹往车上装，有时就用手往车上装。盐层厚度大多不超过两俄寸，不过有时也有达 415
五俄寸的。碎盐径直装在大车上的篮子里。冬天，雨季和大旱天，在额吉达布苏诺尔不采盐。

道路离开湖岸后仍然取西北方向，直指五台山。额吉达布苏诺尔谷地几乎是不毛之地：近湖处的土壤是碱化的，在接近山区处，土壤就变成石砾土壤和硬沙土壤。差不多就在这两种土壤的交界处，我们于10时15分走过了浩罗克地区，该地区居民属浩齐特左翼旗。由此开始是五台山的微缓的上坡道。五台山的名声现在已传到很远的地方，因为据附近的蒙古人说，不久前这里出现了一个奇迹。他们说，在五台山中已有好多年听到一种不寻常的响声，这种响声终于引起当地喇嘛的注意。喇嘛召来熟悉当地情况的一些人，这些人首先发现这座山与著名的五台山有相似之处，然后他们断定：这个地方总的来说是块圣地，上面必有神迹。喇嘛们更加细心地观察了这座山，果然在这里的岩石上发现了非人手绘制的阿尤希佛像和几个同样非人手书写的藏文字母。这几个藏文字母是一个咒语的题词。这件事是近三年前发生的。从那时起，就有一些喇嘛移居这座山跟前，打算在这儿盖一所寺院。现在他们在这里有一座毡制的佛堂，旁边有呼瓦拉克住的四顶帐篷。人们向我指示这尊佛像和文字的所在地是在五台山的一块绝壁的顶端。正午12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对面停下来吃午饭。饭后我登上山，想看看这个神奇的圣物。可是我发现，现在

要看它已是不可能了。在据说画有佛像和写有藏文的那块绝壁上，喇嘛添建了三堵土墙，于是就形成了一座奔罕，高不过二俄尺半，上有一扇高不过六俄寸的小窗户。很明显，这个奔罕里几乎是一片漆黑，尤其是当你往六俄寸的小窗户里探望时，你自己的脑袋就遮住了光线。在奔罕的中央放着一盏灯，它的微弱的光也许能让人们看见岩石上画的东西，可是就在这尊佛像前面，喇
416 嘛们挂上几条哈达作为供物，哈达使观者甚至连岩石也完全看不见了。陪同我的一位喇嘛把这些悬挂着的祭品中间的一把小宝剑指给我看，并解释说，这是一位传布萨满教的索伦古尔通人献的祭品。毫无疑问，他这样说，是为了使我相信出现的奇迹是确实可靠的。我们4时30分离开停留地，不久就走出山地，进入广阔而极其单调的诺音塔拉草原。我们在这块草原上一直走到晚上9时15分停下来过宿为止。

6月13日　　星期日

6时+14°；9时+22°；12时+26°；3时+29°；6时+24°；9时+17°。

我们5时40分启程。道路仍然在诺音塔拉草原上通过。草原的土壤是石砾土，不过草相当多。7时30分，我们进入不高的乌里雅苏台山岭，开始横跨这座山岭，沿着不高的垄岗和垄岗之间的谷地逐渐往上攀登。10时，我们在山中遇到一口井，也叫乌里雅苏台呼都克。井很大，能满足两千头牲口的需要。11时5分，我们抵达一座通常成为山顶之冠的鄂博。从这里下来，走了四十五分钟，我们在叫做翁果错因呼都克的一口水井旁停下来吃

午饭。这里有一块不大的谷地为群山所环抱，这些山峦为这口井挡住从沙漠吹来的风。空气几乎一点也不流动，因此在列氏二十六度时就显得很热。当我走到井跟前，发现井里还有整块的冰，我感到十分惊奇。这个现象很能说明蒙古的气候。

我们3时5分动身，继续从乌里雅苏台山上往下走，4时25分走到南蒙古与喀尔喀蒙古的分界处，这是喀尔喀车臣汗部额札萨克旗的一个边境哨兵指给我们看的。我的车夫们进入故土喀尔喀就欢腾起来。说真的，就连我在北蒙古人中间也似乎感到快乐一些，因为我对北蒙古人要习惯得多。我立刻走进担任守卫的领催的帐篷，我命令车队继续前进，自己则留在这里谈天。领催告诉我，他们旗的土地延伸得不太远，人也不太多，只须派出两个半苏木的披甲兵。关于旗的名称，领催叹息地告诉我，现在旗的 417
名称人们完全不知道，有的人叫它的旧名——济札萨克旗，有的人叫它的新名——额札萨克旗，而实际上这两个名称都不能叫，其根本原因与目前全旗所处的不幸境遇有密切关系。这个旗正在为它的执政王族内部所发生的纠纷而苦恼。据领催说，这场内讧的原因如下。七年前，他们旗由一位名叫济札萨克的高龄王爷治理。这位王爷还在年青时就同他治下的一位少女诺蒙结了婚，生下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可是，这位王爷尽管年岁已大，有一次看见了也是他治下的一位妙龄少女阳吉勒赫拉玛，而且对她如此迷恋，竟与老妻离婚，而同这位阳吉勒赫拉玛结了婚。在离婚时济札萨克将自己的牲口整整分给老妻一半，给她搭了三座帐篷，把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给了她，而把大儿子额仁钦多尔济留在身边，作为自己将来的继承人，让他继承王的称号和旗的治理

权。年青的阳吉勒赫拉玛在自己的有统治权的丈夫家里住下之后，很快就对丈夫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以致王爷对她百依百顺。阳吉勒赫拉玛在当王妃的七年中间生了两个女儿，可是这并没有使她得到多大安慰，因为她想要一个儿子，希望使自己的儿子以后成为旗的统治者——王爷，而剥夺掉嫡系继承人额仁钦多尔济的这些权利。她怀着上述目的，在出嫁后第四年就已使济札萨克遣开自己的继承人，把他送往他的生母那里。不过，阳吉勒赫拉玛的希望是注定实现不了的。当今的光绪十一年（1885年）秋，济札萨克去世了，而阳吉勒赫拉玛当时并没有儿子，不过贪图权位之心却促使她变得非常机警。在济札萨克去世前几天，阳吉勒赫拉玛请尧加查利呼图克图和旗里的地方官员到快死的王爷的帐篷里来听取自己执政者的遗嘱。济札萨克这时仿佛说过，阳吉勒赫拉玛业已怀孕，如生男，则他（札萨克）委托尧加查利喇嘛教育这个婴孩；然后他又嘱咐将旗的治理权交给这个婴孩。关于这样一项遗嘱的消息当时就已传遍全旗。可是，当济札萨克去世后，旗里和旗的当权者们却开始为已经存在的旗执政者合法继承人额
418 仁钦多尔济的旗执政者称号获得批准而奔走。事情迁延约半年之久，1887年初，皇帝降旨任命额仁钦多尔济为旗札萨克。随着这一任命，继承故王个人财产的一切权利也就转入额仁钦多尔济之手。至于阳吉勒赫拉玛，按照惯例，她应无可争辩地获得赏赐给她的东西，随后还可以依照自己的愿望或者随同自己的女儿留在王府居住，或者回到自己娘家去。不管怎样，在有男性嫡系继承人的情况下，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女儿，都没有任何权利获得死者任何财产。诺蒙对这一切感到高兴，她怀着向自己的对手复仇的

极其强烈的愿望，来到了王府，以便要求阳吉勒赫拉玛提出财产清单。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她发现阳吉勒赫拉玛正在病中，因为后者几天前生了一个儿子。两位妇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不得不把尧加查利喇嘛呼图克图召来。由于尧加查利呼图克图证明，济札萨克临死时确实说过，好象他使阳吉勒赫拉玛怀了孕，如果生的是男孩，他嘱咐让这个婴孩治理全旗。这样一来，阳吉勒赫拉玛扮演的角色就改变了。她公开对诺蒙说，她不但不把故王的财产交给诺蒙，而且还要设法使旗的治理权移交给济札萨克刚生下来的儿子，因为这是济札萨克的意愿。被激怒的诺蒙回到了家里，迫使她的儿子札萨克额仁钦多尔济向车臣汗部部长提出申诉，控告他的继母生下一个私生子，而且不想把他父亲的财产交给他——札萨克，而把这笔财产非法地留给她的私生子。阳吉勒赫拉玛打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向部长递了呈子，说明她是由济札萨克而怀孕的。关于这一点，济札萨克本人临终前曾向旗里官员和尧加查利呼图克图作了证明，而且表示他希望如果生的是男孩，就让这个孩子继承他对该旗的占有权。因此，阳吉勒赫拉玛请求：（一）将济札萨克生前在王府中的财产留给她和她的儿子，因为前妻及其孩子已被济札萨克在他生前就分出去了；（二）419
承认她刚生下的儿子有被授予旗札萨克称号的权利。同时阳吉勒赫拉玛补充说，她并不谋求现在就给自己的儿子弄到这一称号，因为张罗这件事一方面对现在已经变穷了的旗里是个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婴孩还小，在成年以前不能治理旗政，因此，这时由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来治理旗政会更好一些。部长在接到这两件反诉状子后，派出两位可尊敬的官员去调查这件事。这两位蒙古

官员的处境是很微妙的，因为他们一方面不能不估计到额札萨克的申诉是对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承认这一申诉是公正的，他们就不得不或是损害故王的声誉，或是把尧加查利喇嘛呼图克图的证词说成是假的，不管怎样都会使阳吉勒赫拉玛变成一个穷妇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设法首先去打动额札萨克的心。他们劝告额札萨克说，既然阳吉勒赫拉玛怀孕一事是由已故札萨克自己说出的，而且阳吉勒赫拉玛分娩的合法性由尧加查利呼图克图的宗教身份所证明，那么承认这种合法性（虽然这种合法性是人们难以理解的）就是必要的了；至于阳吉勒赫拉玛将来为自己的孩子谋求札萨克职位一事，那将是很久以后的事，其结果如何是谁也无法知道的，重要的是了结目前这个案件，而且最好是和平了结；为此，就不应该让阳吉勒赫拉玛变成一个穷妇人，因为她曾是他父亲的妻子，她的孩子是他的弟弟和妹妹，应该给阳吉勒赫拉玛一份应得的财产。部长的使者们如此说服了额仁钦多尔济之后，就去见阳吉勒赫拉玛，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为了她个人的利益，他们劝她和平了结此案。他们对她说：中国政府决不会承认丈夫死后一年半生下的婴儿是合法的，因此这个案件目前除了给她带来损害与屈辱之外，不会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如果她和平了结此案并获得合法的一部分财产，那么对她来说，这件事本身以后就将证明这个婴儿一开始就被承认是合法的。使者们的巧妙的规劝产生了效力：敌对双方决定和解，分了死去的济札萨克的财产，并且向部衙门具结，证明这场官司已圆满解决。然而过了三四年，阳吉勒赫拉玛前往库伦朝圣，在那里受中国官员唆使又打起官司。衙门的办事人怂恿她说，关于她的儿子将来会担任札

萨克一事是大有可疑的，如额仁钦札萨克生下儿子，那么他的儿 420
子当然比济札萨克的第二个妻子生的儿子有大得多的执政权，因此，应当设法现在就把额仁钦札萨克免职。阳吉勒赫拉玛在他们的唆使下，已经向清廷驻库伦大臣提出新的申诉。她在申诉中写道，她曾向车臣汗部提出过控告．要求正确分配她丈夫的财产和承认她的儿子有担任札萨克之权。车臣汗部派了两位官员，在对她有利的情况下解决了案件；不过，他们虽然满足了她对分配财产的要求，却没有对她说明她儿子的权利，而这一权利的确凿性已为呼毕勒罕尧加查利呼图克图所证明。由于她在分配财产之后立即提出关于这个疏忽的问题，当今的札萨克额仁钦多尔济就伙同他的母亲诺蒙以及自己的一个亲信喇嘛施展妖术，弄死了审理案件的两位官员，而这两位官员是唯一清楚这个案件的人，因为他们在审理案件时把已故的济札萨克的书信文件都收去了。因此，阳吉勒赫拉玛请求大臣调查这个案件并确定她儿子的权利。阳吉勒赫拉玛除提出申诉外，又附上相当一笔贿赂，于前年将其交给驻库伦大臣安德。这位受贿的大臣为了使案子变得对阳吉勒赫拉玛有利，不是从审理她儿子的权利来开始审讯，而是从阳吉勒赫拉玛对额仁钦札萨克及其母亲诺蒙提出的控告来开始审讯，即似乎他们用妖术弄死了审判人。去年，大臣亲自把札萨克、他的母亲和他们的那个亲信喇嘛叫到库伦，亲自审问他们。他的偏袒表现得无以复加。他干脆判处这三个人都有罪。他撤消了额札萨克的执政权，并呈请北京将其从王公中除名；他把额札萨克的母亲诺蒙拷打成残废；他不仅把那个喇嘛打成残废，而且把他关进监狱，把他折磨得快死。额札萨克从库伦回来后，把发生的事情

全部告诉车臣汗部，请求派遣特别请愿使者前往北京。为了这一活动，今冬向旗民征收了费用，并向汉商大盛魁钱庄老板共借了六千两银子。不过，从北京来的消息说，王爷将被免职，至于以后会怎么样，那根本无人知道。

我听完了旗里的这个悲惨的故事并赠给领催一把中国烟草之后，于5时55分上马去赶自己的车队。我现在正走在夏天全无居
421 民的名叫赫尔斯廷塔拉的草原上。这个草原平坦得有如铁路的路基，有着坚硬的石砾的戈壁土壤，好像是人工修建的一个跑马场。我策马疾驰一小时零五分钟，于正七点赶上了自己的车队，大概跑了十五六俄里路。这是塔尔衮赫呼地区，在这里，我们才见到额札萨克旗的纳税人的第一批帐篷。总的说来，这个地区的人口相当稠密，驻扎的帐篷不下三十个，但居民极其贫困，牲畜几乎没有，没有任何进项，也没有人拉脚。过了塔尔衮赫呼，在我们的前方，沿途可以清楚地看见青草覆盖着的一座座垄岗。我们7时50分抵达这些垄岗。这个地方叫哈达图。又往前走，晚9时在这些垄岗中间停下来过宿。

6月14日　星期一

6时+15°；9时+15°；12时+14°；3时+17°；6时+17°；9时+13°。

我们5时45分动身。早晨很暖，但天空布满了乌云。道路在非常单调的草原上延伸。草原上有许多垄岗和凹地，到处都是硬沙土和石砾土壤，植物是纯戈壁的。从7时起下起了当令时雨，雨又大又密，天空乌云密布，以致看不出有雨住的迹象。在这

样的天气行路感到无聊，坐在车子里连头也不能往外探。7时20分，我们遇到两辆牛车，有一个蒙古人坐在自己的车上返回游牧地，他是遵照自己许的愿把两车干粪送到尧加查利喇嘛寺院作为布施的。他告诉我们这个地区名叫吉朗，并解释说，它是因一条名叫吉朗郭勒的小河而得名。过了不久，我们自己也看见了这条小河，原来它宽不过一俄尺半，不过河两岸却驻扎着许多牧民的帐篷。居民全靠畜牧业为生，但牲畜却很少，而本地一户最有权势的富人家里养的绵羊全是奶羊。8时15分，我们抵达尧加查利喇嘛寺院，而且不得不在这里停下来，因为雨已经下得太大，根本无法继续前进。

尧加查利喇嘛寺院位于一处很高的丘陵南坡，这座丘陵的山麓是上述小河吉朗河与另一条小河朝诺河的汇合处。这座寺院有围墙，形状与一般的喀尔喀喇嘛庙相同。寺内庙宇共八座，其中 422
最主要的是却伊拉庙，在这里举行祈祷和研究参尼，有学问的喇



尧加查利呼图克图寺的三座主庙

嘛在这里获得嘎布珠和剌布札木巴学位。尧加查利喇嘛寺的全体喇嘛人数在七百人到八百人之间。从前，这座寺院算是很富的，现在据说是大大地穷了，这是因支出增加而引起的：起初是为欢迎新呼图克图花的费用，而后是为额札萨克案件花的费用。尧加查利喇嘛的呼毕勒罕本人目前还很年青，二十岁刚过一点。他是本旗（额札萨克旗）协理的儿子。在蒙古人的民间谈话中，尧加查利呼图克图不如他的另一个名字“哈塔吉尧古查尔喇嘛”更加出名，而且名字前面加上“哈塔吉”就是为了指出呼图克图的驻地，因为他的游牧地在哈塔吉河沿岸。在哈塔吉河住着三位呼毕勒罕喇嘛。在蒙古人的宗教观念中，他们在出身方面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哈塔吉三喇嘛）。他们是：住在北面离赫拉贝子旗不远的达木丁比希哼力图喇嘛；住在西面离车臣汗旗界很近的哈勒占席力图；最后一个是住在东面靠近郡王旗界的尧古查尔喇嘛。这几位呼图克图的寺院彼此相距不远，最远的哈勒占席力图
423 喇嘛的寺院与尧加查利的寺院相距不超过七站地，而达木丁比希哼力图的寺院比这还要近一些。这三位喇嘛由于相处得好，经常从一个寺院到另一个寺院去，而且在这个寺院或那个寺院举行呼拉尔似乎并不分开。他们一致尊奉赫拉摩神祇为自己本人以及自己寺院的保护神。他们有各自的沙比纳尔，并向自己的沙比纳尔征税，不过对所有这些沙比纳尔的管理权属于尧加查利呼图克图，因为他是地位高的呼图克图，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是经皇帝确认的呼图克图，因此他也就被赐予印鉴，有权裁决自己鄂拓克境内的事务。尧加查利喇嘛的沙比纳尔（亦称“丹萨台”，即登记入册者）计有一千人，不过据说他们的实际人数要大大超过这个

数目，而他们全部被认为比额札萨克旗的纳税人要富裕得不可比拟。由于尧加查利喇嘛寺的人多而且比较富裕，该寺院附近共开设有六家汉人店铺，其中一家叫三合源的铺子是来自经棚，有三家属于多伦诺尔的商号，有一家来自张家口，一家来自易州。这些汉人都抱怨生意不景气，唯有来自经棚的那家铺子除外，这家铺子博得当地蒙古人的好评，因为铺中的货物经常更换，同时在它那里不仅总可以找到新鲜货物，而且可以找到某些新奇的东西。这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三合源商号在从经棚往库伦派遣自己的商队时，总是让商队经过尧加查利喇嘛寺，这时，店伙计们就从这里的铺子中取走所有积存的东西带往库伦。据他们说，在库伦，任何滞销品在零售时，特别是批售时都很容易卖出去。带走这些滞销品，这里铺子里剩下来的就是新货。八天前，三合源商号从这里遣送了一支从经棚来的由三十辆车组成的商队前往库伦，从这里运走了酒、油、蔗糖和面粉。下午2时左右，天色开始放晴，雨住了。我们3时离开了尧加查利呼图克图寺。到4时，我们走出了朝诺谷地，登上一座垄冈，进入长着茂盛饲草的广阔平原巴彦乌尔衮。这里到处可以看见一些小丘和凹地，但明显地矗立在这块平原上空的只有路西很远地方的一座孤零零的博格多汗山，也有人称之为巴图汗山。我们在这个草原上走到晚9时，只遇见一座很大的岗阜，名叫巴彦杜兰。再往前走，也就在这个草原上，在离前往库伦朝拜活佛的巴林人的大营幕不远的地 424
方，我们停下来过宿。

6月15日 星期二

6时＋14°；9时＋15°。

一整夜和从早起都刮着可怕的西南风。我们5时55分动身。6时15分，我们进入长满茂密饲草的吉尔嘎朗图河谷地。吉尔嘎朗图河宽不过一俄丈，深仅四俄寸，可是我们在河上却遇见大群的水鸟，鹅，鸭，特别是海番鸭。从这里起又是一块大草原，名叫巴彦塔拉，向东北延伸，再往前去称做嘎松戈壁。总的说来，这块草原上的植物相当多，但人烟很稀。9时，我们经过乌兰洪郭尔地区，这个地区也非常荒凉。再往前走，直到10时我们才在路旁遇见三顶帐篷，驻扎在一口名叫巴彦杜兰布拉克的水井附近。这里是三块游牧地的边界：往南和东南是额札萨克游牧地，往东是岱青公游牧地，往北和西北是甘丹札萨克游牧地，现在我们就要从甘丹札萨克的土地上经过。对我们来说，这个旗的第一批代表当然是在阿鲁扎门哈沙图水井附近放牧的两家人组成的当地的查克达①。我们11时15分到达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停下来吃午饭，因为我想在同本地官员谈话中获得比较详尽的有关这个旗的资料。不过，我的好奇心这一次很少得到满足。甘丹札萨克（亦称阿海札萨克）旗拥有两个半苏木，但这个旗派出的披甲兵没有超过八十人，因为它负债多而极为贫困。最大的债主是大盛魁商号。此外，它也欠北京和库伦钱庄老板们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利息总额今年为五千两银子，每户摊到十三两稍多一些，约合

① “查克达”，蒙语，意为“巡边”。——译者

俄国二十三个银卢布。由于为满足日常需要而征收的税额太大而又非常紧迫，这个旗根本无力支付这笔利息，何况大盛魁又不要这里的牲畜，理由是它很难把牲口赶到呼和浩特，它声称在甘丹札萨克旗只要银子，还要狐皮和狼皮，狐皮每张一两银子，狼皮每张一两二钱银子。今年春天，旗里预料自己今年处境困难，于 425
是通知大盛魁驻乌里雅苏台办事处，请它不必忙于把收利息的人派到这里来，旗里自己将尽量征收税款并将其送往库伦。大盛魁表示同意。

我们2时55分从停留地动身，继续在上述人烟稀少的草原上行进。4时10分，我们从相当大的一口井察罕德雷苏旁边经过。5时45分，我们走过一座不大的垄岗，眼前又出现一块广阔的草原，名叫乌尔衮。这个草原往东北偏北方向普遍隆起，似乎在这个方向与地平线连成一片，并且延伸到地平线外面去了。在我们行进的方向，草原延伸不超过四俄里，接着又是一座新的垄岗。总的说来，我们今天一整天所见到的草原就好像是大海里的波浪。一整天几乎不停地下着小雨，傍晚雨下大了。为了躲雨，我们8时就停下来过宿。

6月16日　　星期三

6时＋14°；9时＋16°；12时＋19°；3时＋23°；6时＋18°；9时＋13°。

从夜里2时左右起雨住了，到早晨一切东西都干了，不过空气中仍感到有凉意。我们早晨6时10分启程，翻过敦诺尔锡拉绍罗图丘陵。过了丘陵，又是草原，这个草原大概没有总的名称，

而只是分为一些自然区，这些自然区由于没有居民而表现得很不明显。8时40分，我们走到乌奈图水井，由于这口井，整个附近地区也叫乌奈图，直到一座名叫察罕德力的丘陵在目力所及的地方将这个谷地截断为止。登上这座丘陵，我们看见在我们前面是一块谷地，上面布满一座座小山丘，这些小山丘在东北不远的地方仿佛连成一片，形成一些三四俄里长的垄岗，开始从四面八方把这块谷地包围起来。这个地区很像一座有土墙围住的很大的古城遗址，名叫恩吉里哈沙图。我们10时40分进入这个地区，11时20分走出这个地区，因此这个地区的长度是三俄里多一点。走出这个地区，我们来到了古尔奔呼都克地区，据说本地蒙古人只有在晚秋才在这个地区放牧。由此往前不远，翻过一座不大的垄
426 岗，一条又长又宽名叫巴彦郭勒的小谷向北延伸。在这个小谷中，我们12时零5分停下来吃午饭，从早晨起我们没有遇见一个人。

我们3时15分动身，起先继续在巴彦郭勒小谷中进行，我们走到4时，这条小谷就变成一块宽广的谷地，名叫曼哈图，它得名于这块谷地西端一座丘陵的名字。过了曼哈图丘陵，是另一块谷地图呼木，它的西面和西北面是图呼木什力垄岗。我们晚7时经过这座垄岗，来到伊克上都地区平原，在这里遇到人烟相当稠密的蒙古人游牧地。这里总共约有二十五座帐篷，互不相连地搭驻着。离开这里，翻过不高的丘陵，我们就进入巴彦蒙哥戈壁。我们8时30分在这里停下来过宿，离开了刚才经过的蒙古人游牧地，因为这里蒙古人有一种不太好的名声——头号小偷。不过，这种脱离并没有使我们免于——如我们的伊凡·费多罗维奇所说

的——“异族人的袭击”。我们的茶尚未煮好，就有一个上面提到的有偷盗作风的阿伊勒的蒙古人骑马到我们这里来。他很随便地同我们寒暄了一下，然后声称他刚刚从土谢图汗部索公旗境内鄂尔坤河岸附近回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同他的母系亲属相会。他对我们讲了许多有关他旅行的事，谈到索公旗比较穷，谈到该旗当权者的缺点，谈到他对库伦的访问（库伦是他必经之地），等等。这些谈话带有纯粹私人的性质，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兴趣，不过，我想弄明白，纳姆萨赖（这个蒙古人的名字）的父亲是如何从这样一个遥远的旗里娶他的母亲的。于是我请他对我讲清楚这一情况。纳姆萨赖在回答中不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而且他的感叹又引起了我的新问题。他感叹地说：“要不是我母亲，我就会被编入索公旗籍！”事情是这样的。纳姆萨赖的父亲衮古尔瓦在年青时就被派到库伦——乌里雅苏台小驿道上服役。他在索公旗的一个驿站当车倌，在那里与一个普通蒙古人的女儿阳吉嘎同居，这种同居关系的结果是我的这位交谈者——纳姆萨赖的出世。衮古尔瓦在自己的驿站度过了两个服役期，即六年，然后交班。可是他回家后不能忘情于自己心爱的阳吉嘎，因此在第二年夏天他又到索公旗去，向阳吉嘎求婚，付了彩礼，结了婚。新 427
婚夫妇已经准备动身远行，而当时的旗札萨克玛克苏尔扎布（他当然准许阳吉嘎自由离开本旗）却宣布：当时刚满四岁的小纳姆萨赖应留在他的旗，做他的纳税人，因为纳姆萨赖出生在他的旗，由他的一个纳税人蒙古女人生下的。孩子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愿同儿子分离，于是提出申诉。这个案件由于是阳吉嘎控告本旗主，应由土谢图汗衙门裁决。在审讯中，阳吉嘎当众证明，她

的私生子是她同衮古尔瓦姘居生下的，因此应算作衮古尔瓦的儿子。部里根据这个供词，判决将小纳姆萨赖按其父亲的住处拨归车臣汗部。我问他："如果你的母亲不说出你的父亲是衮古尔瓦，甚至她不知道这一点，这个案件会怎样判决呢？你会算是谁的纳税人？""不知道，"纳姆萨赖回答说。"按照我们的制度，婴孩，尤其是男孩，属于父亲，而不属于母亲。他的母亲和谁同居，由于谁而怀了孕，他也就是谁的孩子，就属于他的父亲所在的那个旗。现在库伦有一个名叫布德特的希巴甘察，她有八个孩子，这些孩子全被他们的父亲分别领走了，被编入不同的旗里。"我内心感到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蒙古人的这个习俗，因而在旅行期间没有能对它在蒙古人生活中的作用和流行程度作透彻的研究。

6月17日 星期四

6时+13°；9时+18°；12时+23°；3时+27°；6时+22°。

我们5时30分启程，继续在巴彦蒙哥戈壁上行进。7时30分，我们抵达孤立于戈壁中央由西向东绵亘的巴彦蒙哥乌拉山，这座山又叫达尔罕汗山。每年阴历五月二十日，甘丹札萨克旗全旗人都祭这座山。这座山西面有一座小湖，也是由西向东延伸，方圆不超过两俄里。湖水微咸。8时45分，我们走出巴彦蒙哥戈壁，开始攀登从西面和北面围住戈壁的木呼尔垄岗。翻过这座垄岗，我们于9时进入也叫木呼尔的地区，我们在这里发现哲布尊丹
428 巴呼图克图的沙比纳尔的四顶帐篷，这是我们已接近库伦的最初

信息，虽然离库伦至少还有四百俄里。从这里起，我们的道路在布有不大垄岗的草原上延伸，直到下一口水井博罗索克为止。这口井的水极浑浊，有臭味，微咸，可是因为已是12点30分了，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停下来吃午饭。

我们3时50分动身，继续在上述那个草原上行进。5时20分，我们遇到一口水井。叫哀呼都克，井水清凉，我们下到井的最深处，发现这里冬天结的冰尚未融化。从这里起，我们翻越一座微斜的长长的垄岗，于6时30分进入达尔奇克特塔拉草原，在草原上走到8时5分，然后登上另一座垄岗，从垄岗上下来后，进入沙巴尔吉尔嘎朗图凹地。在这里，我们的道路分叉了，有一条车辙往北去，据说，再往西走，这条车辙又与我们的道路重新汇合，这条车辙不过是我们行将通过的那个凹地的绕道而已。在春天雪化时和在秋天下雨时，这种绕道看来确实是必要的。在沙巴尔吉尔嘎朗图凹地中央，有一块土壤碱化的深洼地，洼地中央是一座不大的咸水湖。整个这块洼地宽约两俄里，水从周围地区汇集到这里，因此即使在干燥的夏天，这里也是一片泥泞，而伴随我旅行的蒙古人原来对绕道不屑一顾，现在却好不容易地从泥泞里把我的空车拖出来。小溪吉尔嘎朗图从西面流进这个凹地，在凹地里流着，注入上面提到的那个小湖。小溪宽不到一俄尺，深不到两俄寸，然而在它的两岸很远的地方却是一片泥泞，上面长着茂密的芦苇。我们晚9点25分走出这块潮湿的凹地之后，就停下来过宿。

6月18日 星期五

6时+14°；9时+29°；12时+25°； 3时+29°； 6时+26°；9时+18°。

我们5时30分动身，继续在如此单调的草原上行进。草原不断为垄岗所截断，由于没有人家而显得十分荒凉。这种单调终于使人厌烦：总是从一个垄岗登上另一个垄岗，而眼前所见的还是那个草原。土壤是淡黄色的硬沙土，上面布满星星点点的细石子，不过却长着相当茂密的青草。看了一下我的日记，我发现，
429 我已是第四天记载着同一内容，我的心不由得为我的未来读者抽紧了。这些篇幅对他们能有甚么意思呢？不过看一下我现在经过的地区的地图，我发现，从赫尔斯廷戈壁到克鲁伦河全程，即在约四百俄里的距离内，在我们的地图上简直是 Tabula rasa——空白，根据这个空白是不可能提供有关这些地方的任何情况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地方即使乘大车也是易于通行的，这里到处都有丰富的水草，甚至商队也可以在这里行进。11时30分，我们来到一口水井跟前，这口水井在巴力木乌拉山下，井水很多，但已发臭，长了青苔，根本不能喝。很显然，已经好久没有人从这口水井中打水了，水井附近不仅没有人家，甚至连驻扎帐篷的迹象都没有。我们从这里继续往前走，进入一处很大的平原，平原上有一座不大的湖，水苦咸，不过我们的牲口却可以借湖水解渴了。这座小湖叫呼道诺尔，由于它，整个平原也称做呼道诺尔塔拉。我们在快到1点钟时通过了这块平原，然后又翻越几座垄岗，走过几处小的平原，于2时30分开始攀登莫农浩达坂。这里是甘

丹札萨克旗与车臣汗部达赉贝子旗的交界处。我们平常停下来吃午饭的时间这时早已过了。不过由于我们已三天没有吃肉，吃的只是粥，因此我想走到帐篷那里去，也许那儿能卖给我们一只羊。于是，我们从莫农浩达坂下来后，又开始穿过垄岗和谷地，穿过的垄岗和谷地各三个。最后，到4点钟的时候，我们进入名叫云苏木布察罕诺尔的凹地，这块凹地因这里的一座咸水湖而得名，这座湖方圆不超过一俄里。在这座湖的谷地里，今天我遇见了第一批帐篷，共五顶。牧民们从这里的两口水井中取水。他们由于穷，连一只羊也不肯卖给我们，因为他们所有的羊都有羊羔，是奶羊。尽管买不到肉，我们还得在这里停留，以便让已经连续走了十一个小时的骆驼喘口气。我们从4时20分停留到7时25分，又继续前进，翻过三座垄岗，抵达宽广的凹地嘎伊哈姆希克。我们晚10时在这里停下来过宿。

6月19日　星期六　430

6时＋14°；　9时＋17°；　12时＋24°；　3时＋22°；　6时＋19°；　9时＋15°。

夜间和从早晨起都刮着可怕的大风，主要是东风，不过风向常变。我们5时30分动身，继续在垄岗中前进。7时35分，我们来到了一块宽广的谷地，这块谷地的东部叫呼吉尔图。整个谷地人烟很稠，在一些地方可以见到有十来个单独的居民点。我们10时25分抵达谷地的西端，这里称作浑都伦布拉克，因从这里流过的一股不大的泉水而得名。10时35分，我们登上一座垄岗，发现路北约二俄里处有一座颇大的寺院，叫温都尔迈达里。这所寺院

按照库伦迈达里庙样式建造，位于什奈布拉克泉附近。我们遇到的几个蒙古人告诉我们说，在这座寺院的库房里，我们可以极其方便地为自己卖到一只羊。于是我们就派随行的一个蒙古人到那里去买羊。我们则继续在草原上行进，12时抵达楚奇特浩布尔地区。在这里，被派去买羊的那个蒙古人赶上了我们，他用骆驼驮着一只极佳的三岁绵羊，是用一两五钱银子（约合三个银卢布）买来的。在饿了五天之后，这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节日。因此我们立即向楚奇特浩布尔水井进发，虽然我们为此不得不拐到旁边去，因为水井在路南至少一俄里的地方。吃完午饭后，我们3时25分仍在上述草原上行进。4时50分，我们从位于路北面的德力格尔鄂博山旁边经过，5时25分抵阿鲁呼都克地区，这个地区座落在一处非常明显地凹下去的凹地里，凹地里有一座叫木尔诺尔的小湖和许多水洼。水草丰满大概是这个地区的人烟总是很密（据蒙古人说）的主要原因，现在我发现这里有十四座帐篷。大批的牲畜正在这里的宽广的牧场上放牧。6时30分，我们走完了这块美妙的谷地，前面是不高的、但是靠得很紧的山岭，有六座突出的山峰，因此就叫做珠尔甘乌拉山①。我们在这些山中间弯弯曲曲地前进，7时40分遇到一口水井，名叫阿达格乌苏，水又好又清。过了一小时，我们在上述山中接连遇到三口水井，这三口水井名叫门杜赛汗。在西北方向可以见到一座高山——蒙哥汗山。9时10分，我们走出了山，在准呼都克水井附近停下来过宿。

① “珠尔甘乌拉”，蒙语，意为“六座山”。——译者

6月20日　星期日　431

6时＋13°；　9时＋15°；　12时　＋20°；　3时　＋22°；　6时　＋15°；　9时＋11°。

我们5时30分启程，在所谓的策力戈壁里继续前进。我们已习惯于把“戈壁”这个名称与有沙子的或多石的不毛沙漠的概念连系在一起。这里却相反，在我们的面前是一块富饶的地区，像是一块很好的草地，而不大像不毛的沙漠。我不止一次地对戈壁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感到兴趣，现在我向我的伙伴蒙古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不可能对我提供一个关于戈壁的确切的概念，但根据他们的解释可以得出结论，即戈壁首先是具有绝对低的高度的地方，而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土壤。一般说来，戈壁的土壤总是砾石土。土壤的多石性可能表现为矿层，也可能表现为砾石，但沙子和石头是戈壁的必要条件。戈壁并非总是不毛的，不毛并不是戈壁的特征。有的地方，戈壁的土壤大概是“绍罗伊”（尘土，黑土），这样的地方总是覆盖着青草，但如果在那里挖三四寸深（四五俄寸），就又出现沙子和砾石。很明显，蒙古人所说的戈壁就是那些在我们的科学中将被认为是从前覆盖蒙古的大海海底的地方。我们的道路起初是在一条很阔的山沟里，在一些很低的小山（倒不如说是丘陵）中间通过，后来就在宽广的草原上通过。这里的草是极好的，但居民并不特别多，总共有四五座帐篷。草原总的来说是向北倾斜。在它的西端有一座由东向西延伸的狭窄的湖泊，名叫策力诺尔。我们8时30分进抵该湖，沿湖北岸走了十分钟。离开这座湖，我们开始攀登三座相当大的垄

岗，这三座垄岗的尽头是阿鲁布拉克泉谷地。11时45分，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吃午饭。

我们3时20分动身，继续前进，开始登上像桌子似的高地彰什呼。这块高地从东南偏东方向陡然升起，而向西北方向不知不觉地降下去，它是一块广大的向西北方向逐渐降下去的草原。我们在这块草原上行进，5点钟时遭到一场可怕的大雷雨，这场雨一直下到晚上7点钟。7时20分，我们经过名叫嘎松郭勒的地区，不过这里没有河，而只有一条干涸的河床，河床里长着许多芦苇。过了这个地区，我们8时到了巴达尔浩伊地区，又走出这
432 个地区，我们8时30分进入吉尔嘎朗图谷地，谷地上面布满了一座座小的湖泊，湖边长着芦苇丛。这里是达赉贝子旗、车臣公旗和车臣汗旗三个旗的交界处。9时20分，我们在这个谷地停下来过宿。夜里很冷，又很潮湿。

6月21日　　星期一

6时＋9°；9时＋12°；12时＋17°；6时＋15°；9时＋13°。

我们5时15分启程。我们的道路仍然在吉尔嘎朗图谷地通过，只不过在这个谷地的西部，即进入车臣汗旗的地方，已经看不见湖泊了。在当地蒙古人看来，这甚至是一种标志："乌苏台嘎札尔——车臣公奈希；呼拉伊嘎札尔——车臣汗奈希"，即有水的地方是车臣公旗，干燥的地方是车臣汗旗。从这里起，道路一直在山岭中间延伸，比较突出的山岭是布彦图乌拉山（我们于8时35分通过）和塔尔衮哈沙图山（我们于10时30分通过）。过了塔尔衮哈沙图山岭，前面是到克鲁伦河谷地的最后一个山隘，这个

山隘很长，我们从中午12时到下午3时40分在这个山隘中停下来吃午饭。接着，我们继续沿这个山隘前进，同时不得不攀登一个不大的上坡道，因为这个山隘是通过两个突出部分向克鲁伦河下降的。最后，我们于5时15分来到了克鲁伦河。从山跟前直到克鲁伦河右岸的克鲁伦河谷地延伸约八俄里，谷地平坦，青草很多。克鲁伦河的河岸很低，起先在山跟前只能看见最开阔地方的河流，而河水由于被一座座垄岗遮住，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个光点。直到我们到达乌特浑得呼苏地区以后，我们才能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观看像一条带子似的克鲁伦河流。河水已涨满，水深现已超过一俄丈。当我们7时40分抵达河岸时（河对岸正好是车臣汗的营幕），我们看见骑马的蒙古人正在凫水渡河，不过只有那些体壮的马才敢凫水，因为它们能够抗住水流的力量，而那些骑体弱的马、牛和骆驼的人们则坐在河岸上，等候水退。顺便提一下，我们在这里遇见前往车臣汗寺院朝拜的一家蒙古人，他们在河岸上已经呆了十二天，还要再呆多久，他们谁也不知道。关于回家，他们谁也根本没有想过，虽然到他们的游牧地不过五十俄里。渡河的工具，如船或汽垫之类的东西，根本没有，因此，我们要带着车子和骆驼渡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在这里过宿，明天再向南走，沿着一条弯路绕过克鲁伦 433
河。

车臣汗的营幕位于相当陡峭的克鲁伦河左岸，离平常的河床一俄里，也许还略少于一俄里。营幕由两部分组成，南部是车臣汗宫殿及附属的宫殿建筑物，车臣汗的私人寺院和旗衙门；北部是车臣汗旗寺院。汗的宫殿是普通的中国式土房，不过有着粉红色的

砖墙。宫殿附属的公共建筑物和旗衙门建筑物共计六处，是小土房子。关于旗寺院，它的规模颇大，包括西藏建筑式样的四座庙宇和近两百处供住庙的呼瓦拉克使用的房舍。据说，在车臣汗寺院根本不存在按部（此处系指行政单位）划分呼瓦拉克的情况，本地喇嘛在这里是按扎仓即按学院①来划分的，说得更明白些，是按自己所研究的专门科目来划分的。人数最多的是却伊拉扎仓（神学院），曼巴扎仓（医学院），珠尔海扎仓（星相学院）和珠德扎仓（符咒学院）。人们普遍认为，车臣汗寺院的喇嘛以富有学识著称。该寺院的总管权交由僧侣团选举并经车臣汗亲自批准的绰尔济和达喇嘛负责。这座寺院没有自己的活佛或呼毕勒罕。不久前有一个所谓的扎伊克格根从塔尔寺来到这里，他不过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年青人。他在这座寺院住了下来，不过，他在这里是永远留下来还是住一段时期以及何时返回，这些谁也不知道。寺院没有围墙，寺院占地的界限唯有靠在四角建立的四座白塔来确定。此外，在寺院的北面即正面还建立了三座这样的白塔。寺院中常住喇嘛计达两千人。寺院北面矗立着两座山——大托戈斯汗乌拉山和小托戈斯汗乌拉山，它们是车臣汗家属的墓地。这里，在山中，开辟出一座面积很大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宏大的邸宅。邸宅有一很高的石墙围住，邸宅内部建有一个大墓穴，是一所石屋，类似庙宇。屋内除佛像及佛像前的祭坛外，别

① “扎仓”（或译成“大仓”），藏语，意为“僧学院”，“喇嘛庙”。为了区别这两种意思，本书将“僧学院”译成“扎仓”，将“喇嘛庙”译成“大仓”。——译者

无他物，在石板下面埋葬着已故的车臣汗们的遗体。在葬这些人时往墓里放了很多的金银财宝，所以在墓穴旁有旗里派来的四户蒙古人常住守卫。他们的任务是不让任何人进入墓穴，而且也确实没有任何人进到那里去。车臣汗自己也只是在新年的第一天来看望这座墓穴，并且把带来的祭品放在立在墓穴门口、上面刻有葬者名字的石碑前面，向石碑跪拜。不过，地方长官认为上述警卫还不够，因此，托戈斯汗乌拉山本身也成为（正如蒙古人所说的）“察克达台”①，即在山的四面住上由旗里特别指定的守卫者以保卫车臣汗们的墓。除上述建筑外，在车臣汗营幕附近还有四家来自库伦和张家口的汉族商人的常设店铺。这里与库伦和张家口的来往相当频繁，因此，据说这里总有相当好的商品，当然是适合蒙古人需要的商品。粮食主要来自库伦和经棚，大宗贸易靠交换牲畜进行。 434

6月22日　星期二

6时+12°；9时+16°；12时+19°；3时+27°；6时+24°；9时+15°。

我们7时启程，走的是弯道，以绕过克鲁伦河。道路在距河岸约三俄里的地方通过。周围的土壤是硬沙土，青草到处都长得很好，道路两边可以见到许多帐篷和大量牲畜。9时5分，我们从也是位于河左岸的一座寺院——呼尔察喇嘛苏默旁边经过。寺院不大，但其中有一所漂亮而宽广的西藏建筑式样的大仓。10时

① “察克达台”，蒙语，意为“守卫者”。——译者

15分，我们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河岸上的草原为一陡土的陡壁所截断，这个地方叫乌兰额尔吉，位于又高又大的乌兰额尔海图山的对面。从这里起，人烟要稀少得多，但放牧的牲畜仍然很多。中午12时，我们照例停下来吃午饭，3时10分继续上路。4时50分，我们从一口砌得极好的水井阿鲁呼都克里汲水带在身边。克鲁伦河在这里显然是偏向西面相当远的地方，所以当地所有的人都吃井水。6时，我们进抵哈雅浑杜塔拉谷地。这个谷地
435 的东北部有许多小湖，不过越往西南，谷地就变得越干燥，草原上的青草也越茂盛。这个谷地延伸约二十俄里，到赫列和硕山为止。赫列和硕山从北面——从克鲁伦河右岸向南延伸入戈壁。在我们的比例为四十俄里的地图上注明，这座山称做巴彦伊尔希图山，不过我在这里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名称，相反，所有的人都向我证明，这座山除赫列和硕这个名称外，没有别的名称，这座山无论是在本地人的称呼中还是在书籍中都叫这个名字。9时，我们停下来过宿，住在离这座山约六七俄里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偶然地结识了一位极其有趣的蒙古喇嘛。他是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走到我们跟前来的，并且按照惯例坐下来同我们一道喝茶。他在道出他是车臣汗部的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的索伊本①之后，对于我们向他提出的关于他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所有问题，都回答一个词——“柴尔台”，这就是说，他不能回答我提的这类问题。“柴尔台”是蒙古人的一个伟大的字眼。就字面意义而言，这个字眼的意思是“一个人承担不作某事的道德上的义务”，因

① “索伊本”为蒙语，意为“随从”、“侍者”。——译者

此，要求或请求违反此种义务，在蒙古人看来不仅是无礼，甚至是犯罪，因为这是对他的良心和天职施加直接的暴力。蒙古王公和官员们在不愿做某事、到某地去、接待某人等情况下常利用这个风习。“柴尔台”把一切都解决了，而且这是最委婉的拒绝托词。知道了这一点，我就不再问这位格根的索伊本的神秘旅行以及付托给他的任务了，而当我看出他是一个确实受过蒙古教育并且是一个务实的人之后，就从他那里收集有关车臣汗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的材料。据这位索伊本说，车臣汗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的土地坐落在赫拉贝子旗与呼伦博伊尔郡王旗之间。这位呼图克图被认为是喀尔喀的所有格根之中地位最高者，甚至比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地位高。他的第一个呼毕勒罕早在喀尔喀人归顺满洲人以前就来到了喀尔喀，正是他应车臣汗的格根硕洛伊向达赖喇嘛五世的请求于壬午年（1642年）来到了这里。这位呼毕勒罕名叫达什东多布，而按其地位来说，他曾是西藏色拉寺的居巴扎仓的额尔德尼绰尔济喇嘛。我的脑中不由得想到，他是否就是萨囊彻辰撰写的编年史① 中在庚午年项下所写的达赖喇嘛派 436
去谒见清太宗的那位使者——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很有可能，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正是在他前往满洲的时候才能够很方便地同车臣汗的硕洛伊相识，不过我的交谈者不能给我解答这个问题，他仅仅知道，在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到达喀尔喀之后，车臣汗托他为自己的儿子阿南达达赖朝伦进行专门剃度。达什东多布活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他究竟在哪一年去世，连这位索伊本也不知

① 即“宝史纲”，或译作“蒙古源流”。——译者

道。这位索伊本也不知道第二代呼毕勒罕诞生的时间，他仅仅知道这位呼毕勒罕名叫罗布桑岱钦，他生于额耶拜尔札萨克奇当政年代(1644——1661年)，死于纳伊拉图图巴执政的第二年，即中国雍政二年（1724年）。此后，名叫伊什普林赖巴勒楚尔札木卓的第三代呼毕勒罕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总共活了二十三年，于乾隆十二年（1748年）逝世。第四代呼毕勒罕的寿命也不长，他生于乾隆十三年（1749年），死于乾隆三十七年（1762年），他的名字叫罗布桑雅拉姆彼尔。第五代呼毕勒罕名叫罗布桑巴尔丹，生于次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63年），他是呼毕勒罕中第一个开始定期朝觐皇帝并且在皇宫供职的人。1793年，当根据理藩院奏章着手制订应到宫中供职的所有呼毕勒罕的名册时，额尔德尼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罗布桑巴尔丹被列入第二批。从那时起，他的历代呼毕勒罕都是第二批前往北京。罗布桑巴尔丹究竟轮值过多少次差，这一点不大清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他死于嘉庆二十四年，即公历1819年。第六代呼毕勒罕罗布桑巴尔丹吉格梅特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死于咸丰十年（1861年），享年四十岁。这位呼毕勒罕之后，为寻找他的转世者化了比较长的时间。第七代呼毕勒罕，即今天仍健在的格根额尔德尼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直到同治四年（1864年）才诞生。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拖延是否施加过某种影响，这当然很难说，不过据这位索伊本说，邀请这位格根登座在某种程度上与下面情况有关，即呼图克图的沙比纳尔为当时正实行改革的中国军队的需要向皇上金库捐了颇大一笔款子。不过，皇上对呼图克图也并不寡
437 恩，尽管呼图克图年岁很小，当时就赐他以“乃布泰尔黑车臣”

（明哲）的尊号。今上光绪五年(1880年)，当格根按蒙古人计算年满十八岁时，他获准不再称呼毕勒罕，而获得了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的所有称号以及管理沙比纳尔的权利。同一年，在1881年新年之前，他被召到北京，在那里举行预定的呼拉尔，并觐见皇上，但没有获得任何赏赐。使他的沙比纳尔更为难堪的是，六年之后，当皇上再一次召见第二批活佛时，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根本没有接到赴北京的邀请。明年(1894年)大概又要召见第二批活佛，不过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是否能被召见，据这位索伊本说，这还是个问题。我觉得，这位同我谈话的有才干的索伊本现在被派出来所要解决的恐怕正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他来说，谈到自己旅行的目的当然是“柴尔台”了。

6月23日　　星期三

6时＋13°；9时＋19°；12时＋24°；3时＋28°；6时＋21°。

我们6时启程，继续在草原上行进。我们7时25分走完了哈雅浑都塔拉草原，开始攀登赫列呼图力山岭。这里是车臣汗旗的边界，边境一带（萨巴努图克）是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沙比纳尔的游牧地。从这里再往西南是章札萨克（亦称赫拉公）旗的土地。道路从赫列呼图力山岭下来，几乎伸到克鲁伦河边。克鲁伦河在这里继续在很低的河岸下流着，河道仍然是弯弯曲曲的。河水呈蓝色。从山岭下来，我们进入人烟稠密的克鲁伦根希赖谷地。在这里，我们首次遇到库伦至车臣汗部衙门驿路上的一个驿站，名叫敦达沃尔托。9时，我们开始攀登阿鲁上都垄岗，克鲁伦河从这里又向右——向西偏去。翻越阿鲁上都垄岗要经过所谓

的阿布达尔① 呼图力，它得名于它的山顶上的形状像蒙古箱子的一块石头。从这里我们下到巴彦朝克图山下一块不大的凹地里。9时25分我们登上巴彦朝克图山，看见眼前是一片向西延伸的大草原。这片草原的东北部是盐土地带，而且正如所有的盐土地带
438 一样有许多土墩，不便于骑行。我们在这片草原上行进，10时10分在路旁见到一座苏林② 寺院，它的旁边建有三座宝塔。10时40分，我们来到了乌兰额尔吉阿达克地区，在位于克鲁伦河岸车臣汗驿路上的一位驿夫帐篷里停下来吃午饭。中午的炎热迫使我们寻找荫凉的地方，我们只好走进这位驿夫的蒙古包。

我们的主人是赫拉公旗人，相当富裕。他有近四百只羊，约八十匹马和六十头牛。他没有养骆驼，因为他说他不拉脚，骆驼对他没有用处。谈起附近居民的生活状况，我听说赫拉公旗总的来说要比车臣汗旗富裕得多。对于我提出的何以有此种差别的问题，这位驿夫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最主要的原因是车臣汗旗人总是被他们的执政者弄到破产的地步。诚然，车臣汗旗的土地比赫拉公旗的土地要贫瘠，然而面积较大，面积大本来完全能够弥补土地贫瘠的缺陷，因而车臣汗旗无疑能过上好日子。可是这位已经活了六十多岁的驿夫不仅本人记不得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车臣汗人缴纳得起自己摊到的一切赋税，总是别人替他们纳税，因为他们穷。我向这位驿夫提了几个问题以检查我所搜集的有关车臣汗阿尔塔西达以及他向本旗征收重税的资料是否确切(见《蒙古

① “阿布达尔”，蒙语，意为“大箱子”。——译者

② “苏林”，蒙语，意为“房屋、住宅”。——译者

及蒙古人》，俄文版第1卷，第542—545页）。我颇感惊讶地听他说，阿尔塔西达的确不好，不过在这方面他在其他车臣汗中间并不显得突出，还有比他更坏的汗，例如他的前任车臣汗桑宰多尔济就是，这个人由于自己的罪行干脆被废黜了。这位桑宰多尔济起先是通过给朝廷大臣一万三千两银子可说是在北京买得车臣汗这个称号的。这是嘉庆年间的事。大臣们由于得了这笔巨款，不仅让桑宰多尔济当上了车臣汗，而且还任命他为车臣汗部的部长。从那以后，桑宰多尔济在九年之内可说是使车臣汗部完全破产了。不过，他的罪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且从一个罪行中又合乎逻辑地产生另一个罪行。为获得车臣汗的称号而付出的金钱，桑宰多尔济是从旗里搜刮来的，他迫使本旗人向汉人以及向蒙古人借大笔的钱，而当后来旗里无钱应付日常的最低需要 439
时，桑宰多尔济已是以部长的名义，转而采取其他强暴行动，开始把他的旗应纳的赋税分摊到车臣汗部的其他旗的身上。此外，他还是一个爱慕虚荣和喜欢享受的人。看来，要满足他的纯粹孩子气的虚荣心对他来说也并不很难。他擅自在自己的帽子上插上有时是两眼、有时甚至是三眼的翎毛，就这样走遍整个车臣汗部。不过，阔绰的生活需要钱用，于是桑宰多尔济不由自主地要经常采取各种强制手段和征收非法捐税。例如，他每年有两次不是到库伦就是到多伦诺尔去，每次都强令部里在沿途设立近三十个驿站。这当然是徭役，他每次旅行的这笔徭役费不下三四千两银子。桑宰多尔济在拜访寺院时往往向呼图克图捐献曼荼罗[1]和

(1)　“曼荼罗”，此处指佛或菩萨的画像。——译者

赠送各种礼物。在城里，他购买大批不需要的东西，同汉人在一起大吃大喝，而这一切又促使他去贪污公款。最后，以亲王达尔马什里为首的六位札萨克向库伦大臣控告了桑宰多尔济，他们请求撤消他的部长职务。由此而引起的审讯表明，桑宰多尔济在九年执政期间从部里索取了两万五千多两银子，而且对近六千两银子桑宰多尔济已无法提出任何证明文件。皇上取消了桑宰多尔济的车臣汗称号，免去了他的部长职务，这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我的交谈者特别痛恨桑宰多尔济，因为共有六十名优秀人物由于他的案件而受害。和桑宰多尔济同时被撤职和被课以各种罚款的不仅有他的副部长以及将军（他们也许是参与盗用公款），而且还有曾应召到部衙门轮值当差的所有协理和管旗章京。他们的罪名是没有及时将桑宰多尔济的罪行上报。不过，按照同我谈话的那个蒙古人的观点，一个地位低微的协理能对王爷们的一部之长采取什么行动呢？而且这些官员们来轮值当差两个月，他们每一
440 个人在当差时想的并不是去控告车臣汗，而只求自己当完差并且平平安安地回去。

我们2时50分从乌兰伊尔根阿达克地区动身，沿着名为乌兰伊尔根（红色悬崖）的一块不大的谷地行进。乌兰伊尔根只不过是截断我们行将通过的草原的一座巨大垄岗的不大的一部分。其实，整个这块谷地是通往这座巨大垄岗的微缓的上坡与下坡。我们5时20分进抵垄岗之巅，7时前从垄岗上下来。因此，乌兰伊尔根谷地的长度至少有十七八俄里。一座很小的垄岗把它与下一块谷地——察罕诺尔谷地隔开。察罕诺尔谷地因一座小湖而得名，我们7时35分从这座小湖旁边经过。再稍往西去，这块谷地

换了名称，叫昌哈额里克，是借用一些不大的丘陵的名字，我们8时35分通过了这些丘陵。过了这些丘陵，我们来到了名叫迈罕的凹地。晚9时10分在这里停下来过宿。

6月24日　　星期四

6时＋14°；　9时＋20°；　12时＋25°；　3时＋27.5°；　6时＋16°；　9时＋13°。

我们6时启程，十五分钟后进入吉尔嘎朗图丘陵地带。9时20分，我们抵达阿鲁洪戈尔地区，这里也有由库伦通往车臣汗（克鲁伦比亚尔斯浩特）部驿道上的一座驿站。这里的驿站规定要有四顶帐篷供驿夫居住，而喂养的马的头数则不一定：从七十五头到四百头。这条驿道不是中国的官方设施，而纯粹是由车臣汗部各旗自己维持的蒙古部的公共设施。役差在多数情况下采取徭役的形式，不过也有由旗里供应马匹的，而一些路途遥远的旗则签订关于代服驿差的租约（阿朝克）。在阿鲁洪戈尔，这样的承租人只有当地赫拉公旗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为车臣汗部的巴图尔公旗服驿差，每年获得五十匹马作为报酬。直接管理各驿站的是两位达尔嘎（官员），而驿站的最高管理权则集中在驻库伦大臣手里。我们前面的道路经过一些垄岗，土地贫瘠，不但见不到一朵花，甚至草也长得很不好。草原景色极其单调，唯一值得一顾的是位于克鲁伦河右岸的拖诺山。我瞧着它那黑色的陡峭的光秃秃的山岭，不由得想到，大概七百年前，当张德辉瞧这座山时，它无疑也是这个样子。张德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河（肸朐河，即克鲁伦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汉言黑山也。自 441

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盖常有阴霭之气覆其上焉。”我本人由拖诺山所获得的印象也完全是如此。起初我也觉得这座山为森林所覆盖，只是用望远镜细瞧，我才看清楚，那里除了光秃秃的悬岩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对这位中国旅行家的日记进一步加以研讨，我脑中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想法，即如果拖诺山在当时称做窟速吾的话，那么何秋涛把这座山同扯克彻儿山混为一谈就未必是对的。据《元朝秘史》记载，铁木真的岳父特薛禅住在扯克彻儿山附近。众所周知，成吉思汗的青年时代是在离这儿很远的东方——在乌尔松河和喀尔喀河边度过的。我也想起了满洲人的胜利。满洲人曾在拖诺山附近庆祝对噶尔丹·博硕克图的胜利。大家知道，1696年，康熙皇帝在拖诺山麓甚至还立了一座石碑，在碑文中描述了他对准噶尔人的征讨。不过这座石碑现在是否存在，任何人也无法告诉我。如果克鲁伦河不泛滥，我也许会亲自去寻找这座石碑，不过障碍太大，无法克服。

我们从12时25分到3时25分午休，5时20分登上了相当高的垄岗札拉呼图力，从它的顶上，我们看见一片大草原和名为札拉布隆的广阔的克鲁伦谷地。札拉呼图力山顶是阿海公旗与赫拉公旗的分界。晚6时开始下雨，雨下得如此大，以致我们从离道路不过一俄里半的札拉布隆苏默旁边经过时勉强能看清楚这座庙宇。看来，它不过是几所类似草棚的土房子。8时45分，我们登上了一座垄岗，这座垄岗截断了札拉布隆谷地，从位于路左侧的高山巴彦额尔海图延伸到路右侧的几乎接近克鲁伦河岸的道洛图
442 山。我们在巴彦额尔海图山附近停下来过宿。这个谷地几乎没有

青草，我们的牲口这一夜只好挨饿了。

6月25日　　星期五

6时＋9°；9时＋14°；12时＋16°；3时＋22°；6时＋21°；9时＋16°。

整个早晨天色阴晦，空气很潮湿。我们6时启程，登上了巴彦额尔海图山的斜坡，同克鲁伦河告别了，它的广阔的谷地留在我们的后面，而且由于有雾也看不清楚了。只是在谷地的东端抬起两个巨人的头：在东北的是拖诺山，在东南的是达尔罕乌拉山。何秋涛证明，在拖诺山的西南，在遥远的地方可以看见图勒嘎山。达尔罕乌拉山从前是否叫这个名字呢？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另一座叫这个名字的山。我们的道路在含有淡红色硬砂土并且布满了细石子的垄岗上通过。7时30分，我们从位于路南的阿布达尔山旁边经过。8时45分，在登上一座垄岗之后，我们可以欣赏肯特山脉的美丽景色了。这条山脉之中形状特别突出的是所谓乌果木尔乌拉山，在它的山麓，我们再一次看见克鲁伦河像一条白色的带子在闪光。从这里起，我们进入布古杜尔哈拉乌苏湖谷地。在这个谷地上通过时，我们遇见了一位官员的车队，有三十五匹到四十匹马。这是从库伦返回达赉贝子旗的一位嘎兰达（管旗章京），他被派往库伦去解决本旗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沙比纳尔的案件。管旗章京本人乘车，他的随行人员乘马。车队走得很快；显然，管旗章京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小官了。

我们在布古杜尔哈拉乌苏谷地上行进，下午1时在谷地停下来吃午饭。前面就是诺姆图丘陵，它已属于车臣贝勒旗。我们于

4时5分继续前行，道路在诺姆图丘陵之间通过。7时15分，我们抵达吉尔嘎朗图地区，路南一条山沟也叫这个名字。这里的草到处都长得很好。有一条驿道通过吉尔嘎朗图，库伦的呼图克图都是经这条驿道向皇上进九白之贡，关于这件事我在去年就已收集了材料（见《蒙古及蒙古人》，俄文版，第1卷，第629页）。从吉尔嘎朗图到库伦有一条相当陡而高的上坡道，这个上坡道也叫吉尔嘎朗图。从这个上坡道上走下来，一座新的山岭立刻又呈现在面前，这座山岭名叫阿鲁上都。我们于晚9时抵达该山岭之
443 顶。在这里，我们遇见了汉人的牛车队，车上装的是皮货。车队是从库伦到多伦诺尔去的。我们从山岭上下来，在离孤零零地矗立在草原上的伊罗力山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过宿。到我们的住处来的当地蒙古人告诉我们说，在博力珠特驿站，从多伦诺尔来的汉人开设了几家铺子，那里出售各种各样的蒙古人日用品以换取牲畜。他们每年从朋贝子旗和从本地沙比纳尔那里赶走约一万只羊，近三千头马和四百头牛。他们运来特别多的东西是黍子，黍子按一百二十斤（约合四普特半）一袋子出售，每袋值三岁羊五只，而一只三岁羊值一两五钱银子。换言之，中国人在这里出售黍子按我国计算法为一俄磅黍子值七个半戈比。

6月26日　　星期六

6时+13°；9时+16°；12时+22°；3时+24°；6时+12°；9时+14°。

早晨天色阴晦，有雾。我们5时35分启程，一刻钟后从伊罗力山旁边经过。6时15分，我们开始攀登纳林乌哈高地。下山

后，进入衮嘎鲁台草原。7时，我们从路右侧约一百俄丈远的两股不大的泉水旁边过去。在这里，我们怀着极其惋惜的心情不得不与我们的一个旅伴告别。它是我由张家口东进时购得的一匹马。在从那时起过去的三个月内，它大概驮我走了不下两千俄里，现在它不仅完全不能干活，甚至连走动也不行了。我已经三天没有骑它了，把它拴在车后或是拴在骆驼尾巴上行走。蒙古人昨天就劝我把它随便留在哪一座蒙古包里，因为他们从马眼上看出，这匹马不能走了，但我仍然希望它能勉强走到库伦，在库伦，我就能保证它平安地活到死。今天，在一小时半以前，它照例被拴在骆驼尾巴上从宿营地出发，不过刚好走到泉水对面就停下了。前面不到一俄里的地方可以看见路旁有两座蒙古包，我于是决定把它交给蒙古包里的人，可是连这也办不到：牵着它也不走。当我摘下它的笼头并且最后一次拍一拍它的脖子和嘴巴时，它抬起暗淡的眼睛朝我瞧了瞧，然后低下了头。我们往前走了，它依旧搭拉下脑袋，在很窄的车迹中间站着，也不朝旁边挪动一步去啃青草。我走到蒙古包跟前，叫出主人——一位蒙古人，对 444
他说，要他收下这匹马，十天之后，如果马没有死，就把马领到库伦去找我，可以得到五两银子，因为十天过后，我就要离开库伦回俄国去了。那位蒙古人答应一切照办，只要马到时能够走动。不过老实说，我并没有指望这个诺言能够兑现。其实，有什么东西能妨碍那位蒙古人说我的马死了呢？因为我不会去验马的尸体的。他也可以说，我的马在十天之后不能走动。他也可以什么也不说，因为这个蒙古人我是初次见面，而且只不过进行了上面的谈话，他完全不了解我，我也完全不了解他。我在离开蒙

古包后，又用望远镜瞧了一下那匹马，它还是那个姿势站着[1]。10时20分，我们越过了衮嘎鲁台草原，进入一条跨越所谓博果勒图阿玛的很长的山沟。这条山沟为群山环抱，这些山的楔形部分突入山沟之中，每一面共有七个楔形部分。我们经过这些楔形部分，登上一座不高的垄岗，然后于下午1时在甘察呼都克地区停下来吃午饭。这里有车臣汗部大道上的一座驿站，我们走进驿站的一座帐篷，因为从那里传出异乎寻常的嘈杂声。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同人们交谈了一下，听一听出了什么事，了解到以下一些情况。在连接库伦与车臣汗部衙门的驿路沿线，连续三年草料歉收，各驿站的工作效率很差，因此库伦大臣派遣驿站总管的助手嘎兰瓦奇尔台吉去调查驿站的情况。嘎兰瓦奇尔出发了，他走遍所有的驿站，重新检查了所有的马匹，给那些作为驿马用而指给他看的马匹重新打上烙印。他把这一切草拟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与此同时，由于驿路沿线饲料不足，有些驿站请求他代为申请，准许他们将自己的游牧地移向离驿路稍远一些的地方——移到旗里的土地上；他们说，驿路的距离不会因此而有很大改变，可是驿站的牲口却会免于饥饿并且得到恢复。嘎兰瓦奇尔把自己的报告连同所有这些请愿书收拢起来，将其封存好，交给博力珠特驿站以便送到库伦去。这些公文从博力珠特驿站送到甘察呼都克驿站，交给这里的乌拉沁[①]达什多尔济。达什多尔济当时家里正有

445

1 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指出，后来，在7月12日，即在我动身回俄国的那一天，这匹马送来了，这当然是草原蒙古人诚实的最显著的范例之一。

① “乌拉沁”，蒙语，意为担任驿站差役的士卒，即“驿卒”或“驿夫”。——译者

客人，其中有一位是从位于库伦的朋贝子旗公署来的差人朋楚克，他是从库伦被派往旗里催办某些积压案件的。由于朋楚克办完事要回库伦，达什多尔济就把几包公文交给了他，请他送到衙门。朋楚克收下了公文，但他没有去库伦，而是回了家，在家中住了两天。就在这当间，他的几个孩子抓起了公文包，撕坏了封套，不过幸好他们的恶作剧被及时发现，公文本身被保存下来了。不过，朋楚克不敢把公文装在撕破的封套里递上去，而是把公文放进箱子里，存在家里。年底开始寻找这些公文，有关这些公文的书信往返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博力珠特驿站的车夫和达什多尔济都来找朋楚克，打听他把公文包放到何处以及他为什么没有把公文包送到。朋楚克对他们谈了以上的经过，并把旧的公文给他们看。这件事如何了结以及驿夫们后来怎样决定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吃了午饭就走了，而他们还在叫喊，而且大概已是第十次在听朋楚克讲那个故事的细节。我们3时45分动身，走出甘察呼都克谷地，穿过杭爱山的山前地带，开始攀登杭爱山，5时55分抵达山顶。从杭爱山下来，到了一块小谷地，这里有察罕楚鲁图泉水流过，在泉水旁也有一驿站。我们6时40分到达这个驿站。我们从驿站的蒙古包旁边经过，开始攀登微斜的比留图呼图力。从这里起，道路陡然转向北方，指向布鲁勒达坂山岭。5时45分，我们通过了浑都伦布鲁克，在它那青草茂密的谷地里，我们遇到近十座蒙古包。8时45分，道路又向比什呼力图达坂山岭。这座山岭比库伦地区所有其余的山岭要平缓得多，因此朝圣者和运输耐用品的车夫们通常乘坐牛车经过这座山岭，而其余的蒙古人则不走这座山岭，因为他们认为，这座山岭虽然

上下比较容易，但抵销不了前去库伦途中所绕行的路程。我们9时登上了布鲁勒达坂山岭。9时50分，在走下它的主要陡坡后，在岭下停下来过宿，距库伦大概有二十五俄里左右。夜间不太平静，因为大家都担心有小偷。

446 6月27日 星期日

6时+10°；9时+14°；12时+19°。

5点半出发。最初我们从达坂顺着一个缓坡继续赶路。顺坡而上是一块高高的空地。那里有一条名叫纳来哈（ᠨᠠᠷᠠᠭᠠ）的小河。这里设有出库伦的第一个驿站。总的来说，这片地方已经属于库伦，是放养马群的牧场，供库伦的昂邦衙门和部衙门放牧各自公用的马，即“乌雅阿克塔①（ᠤᠶᠠᠭᠠ ᠠᠭᠠᠯ）”及供库伦满蒙昂邦个人私用的良马（ᠬᠤᠪᠤᠭᠠᠨ ᠮᠣᠷᠢ）。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块地方放牧这些马群，根据什么理由和条件把两个部的负担落到朋贝子旗一家的头上，这些就不清楚了。只有一点是可信的，那就是“乌雅阿克塔”在这里放牧已近百年。当地牧民有这样的传说：到底应当在哪儿放牧马群，曾经有过争论，当时就决定，只要是库伦的地方就可以放牧，而不必拘泥这些地方究竟属于哪个旗。因没有指出这些地方的准确的名字，所以“乌雅阿克塔”按惯例就继续在纳来哈河边放牧。在不多几年以前，纳来哈河谷一带连续下了几年大雪，并有过可怕的暴风，因此在该地继续放牧就几乎不可能了。例如，1887年冬，仅车臣汗的马就死去近三百匹。牧马人根据上

① “乌雅阿克塔”，蒙语，意为“常备的骟马群”，即指上述公家的马群。——译者

述传说曾想迁往别处，另选一处周围环山的肥美之地，但无论是旗里的人还是沙比都坚决反对。他们说，公家的马群从来未在纳来哈河以外的地方放牧，为公家牧马的人所想去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住着的，他们已经习惯于在此地生活。从那以后，大概在1889年，由于遭灾，牧民们请求办事大臣允许他们带着畜群迁到库伦西南阿勒坦布拉克和乌兰呼吉尔一带去。但大臣们考虑问题周到得多。他们认为，鉴于“乌雅阿克塔”的设置为进行管理所必需，所以它不能设在离库伦很远的地方。大臣们议决允许这些马群在库伦周围自由放牧，只要不让畜群进入库伦两侧各两个驿站以外的地段就行。由于在上述地界内只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沙比纳尔和朋贝子以及曼达尔瓦公的旗民们放牧，因此办事大臣把此事转给呼图克图和王公们裁夺。当然这些人认为办事大臣的这一决定是合理的，但是他们并未具体指定公家畜群的放牧地，所以这些畜群到现在仍留在纳来哈河谷放牧。 447

沿着这条河谷我们在8点45分登上了所谓的桑都达坂。下山后，我们于上午11点在桑都河谷停下来吃午饭，尽管这使我十分懊恼。离库伦剩下不到十俄里了，所以我便让一个向导喝足了茶，独自和他乘车继续前行，而把其余的骆驼全队人马留下，让他们尽情放牧，只要晚上赶到库伦就成。我们是12点半出发的。整2点时我们驶近土拉河的俄国大桥。在这里的一座俄罗斯人毡篷里，我的妻子正在等着我。她从蒙古人那里获知俄国人离这儿不远了，所以前来迎接我。我的蒙古东南部之行就这样结束了。现在该返回祖国俄罗斯了。

第十章　从库伦到乌勒混卡伦

从库伦出发，沿纳来哈河谷地前进。旗札萨克去参加节日庆祝。又到戈壁边上。来到宗呼勒寺。宗呼勒寺建立的情形。寺院现在的外观和主要建筑。宗呼勒寺的管理。旗札萨克们向宗呼勒寺的征调。过克鲁伦河的方法。沿克鲁伦河兜圈子。巴彦乌拉山和山里黄晶的采集。渡过克鲁伦河。在古老的桑沽儿河边听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蒙古牲畜惨死的景象。呼亨呼图克图寺和布里亚特霍林人迁往俄罗斯的传说。对因牲畜大批倒毙而受灾的居民征税的特别措施。喀尔喀人吃瘟死的牲畜。沿辉屯郭勒河河谷前进。访达拉图苏默。有关呼亨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的情况。最后一次午休。来到敖嫩河。回到俄国境内。

7月12日　　星期一

我选定取库伦到乌勒混卡伦的道路回俄国，其原因有：一、从蒙古一侧到该卡伦的路比较好走；二、走这条路可以经过车臣汗部的大半个北部地区；三、从乌勒混再继续往东走就方便多了，因为那里有许多俄罗斯驿站和哥萨克村庄。为了去乌勒混我们租借了九匹可骑乘的马，用其中三匹套车。看来这些马从未拉过车，还不知道缰绳的滋味，但它们也不害怕马车，所以可以把它们单个地套在车上牵着走。到目前为止我们弄到两辆大车来拉

东西。第三辆同样的车则是从领事馆弄来的。我们有两个赶牲口 448
的人照看车队。我们和库伦呼图克图的沙比衙门① 签订了给这些牲畜、大车和人员给养的合同。在当地的衙门预付了钱，共八十三卢布。这些钱是用来让车夫把我送到目的地，然后再把从领事馆借的大车送回库伦的。

对于在当地有熟人的人来说，过早地离开库伦是困难的。特别是我，更是这样。早在前三天就听说当地的俄国人准备欢送我。除希什马廖夫领事外，其他人员将全部出席。早9点半，我们离开了领事馆大楼，坐上三匹马拉的四轮马车到了土拉河俄国大桥。这里支着帐篷，既有领事馆秘书、译员、邮政局长，又有在库伦的俄国商行代表及他们的全家老小。就象在离开北京时一样，热情的主人们给我们拿来蛋糕、馅饼、炸的和熏的野味、软果糕、蜜饯和其它甜食。午饭是在上午11点开始的。席间既有客套的话语和祝酒，又有哥萨克和车夫的歌声。这顿饭一直拖到下午3点半，4点钟我们才动身赶路。

离开大桥，我们沿着去年去北京的那条路走了三俄里，然后稍向东拐，又沿着去布鲁勒达坂的路走了四俄里，在晚上6点的时候，仍未到达通往桑都河的高坡的尽头。这段路迂回于不高的山丘之间，粘土质的路面布满碎石，看样子这条路还不错，但是坐在二轮车里颠簸得很厉害，我的可怜的妻子更是受不了。所以我们有时就以步当车。6点半，我们到达了第一个阿伊勒，名叫伊克摩道沁，也就是蒙古人所谓的伐木人居住的“大”村。这些

① “沙比衙门”为管理呼图克图牧奴的机关。——译者

伐木人是为库伦的官宦和公共机关取暖供应木材来服役的。从这里往西南走四俄里半便是一座摩道沁的小村庄（参看第1卷，第585页），这里路分两岔。我们拐向东北方。突然，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段又陡又长的坡路，一直通向纳来哈河高地。顺坡而下，我们在晚9点半在纳来哈小河边宿营。河水污浊并散发着臭气。夜间下了几次小雨。

449 7月13日 星期二

6时+9.5°；9时+13°；12时+18°；3时+19°；6时+16.5°；9时+13.5°

早晨6点钟动身，立即蹚过纳来哈小河。这里河宽不足一俄尺半，河深不足半俄尺。它的河谷宽约二百俄丈，里面长满野草，并向四面的草地延伸。走出河谷，我们登上一块不高的长丘。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条通往宗呼勒寺① 的平坦大路。这条路名叫朱鲁呼朱扎木。四周的草原东部稍高，蒙古人叫做甘丹阿玛草原。在他们看来这象是我们前面约五俄里的高起来的“甘丹”丘陵的前端。这里的路十分好走。天气放晴，暖和起来了。很快便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个小湖。它的左边可见土拉河河谷美丽的一角。河床长满一排排的树木。河谷里处处可见灌木丛。河谷的两边是又高又陡的峭壁。据说这是库伦呼图克图的乌隆部沙比纳尔游牧地。湖的右边可以清楚地看见库伦通往张家口的两条路，一条叫乌兰达坂扎木，另一条叫额列苏达坂扎木。继续往前走，

① “宗呼勒庙”，意为“东庙”。——译者

整8点时我们开始登上甘丹乌哈山口。顺坡而下便是土拉河谷。灌木丛，山树林和茂密的花草把河谷点缀得十分美丽。在这里我们开始碰见从满洲边境巴尔虎旗来的朝拜者们骑马或步行的大队人群。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去库伦朝拜呼图克图的，另一些人则正返回家去。9点钟我们开始登乌兰达坂，9点半涉过乌兰达坂郭勒小河，在土拉河的一个河岔旁停下来吃午饭。这里的水十分甘美，我们不仅能用它来准备美餐和饱喝浓茶，而且还能储备一些供今后在路上饮用。

自从库伦出发以来几乎没喂过马，所以我们不得不让它们多休息一会儿。2点35分我们从停留的地方起身。从这儿开始，土拉河离我们走的路远了起来。3点10分，当我们走到巴彦乌拉山的峭壁下的时候，土拉河从这里向北流去，而我们则继续东行。又走了二十五分钟，我们看到了车臣汗札萨克库布沁济农贝子去 450
库伦参加"七旗那达慕大会"的大队人马。这不平凡的景象使我们感到十分愉快。骆驼队由驮满王爷及随从们的财物和帐篷的一百一十二峰骆驼组成。王爷本人坐在一个有两扇小门和四面窗户的大型中国式双轮车里，由一峰大白骆驼拉车。驼峰完全被大块的镶着蓝布边的白色驼鞍褥盖住。跟在王爷后面的车辆虽然不大，但装饰十分考究。里面坐着王爷的部下及他们的妻儿老小。再往后面是王爷的卫队，他们后面是驮着弓箭、盔甲等军用物品的骆驼。大约二十名王爷的射手组成的骑兵队护送这大队人马。离王爷大队人马不远的地方，看来是单独地走着同一个库布沁济农贝子旗的台吉和他们的家眷。他们有的骑马，有的坐车，衣着十分漂亮。特别是台吉们的妻子们穿着缎子和绣金的短上衣更是耀

眼。丽日和风使他们的旅行好像游玩一般。大多数台吉的妻子都走下大车，骑上马，由两个骑马的女仆在旁伴随。一些人缓步而行，另一些人急驰向前。总的看来这一切呈现出一幅极美的、五彩缤纷的图画。4点10分我们来到一个又斜又长的叫朱隆呼朱的山口。这个山口分成两个主要台阶向上走去。爬第一个台阶我们用了大约一小时，晚上6点钟我们登上了第二个台阶的最高点。从朱隆呼朱向东的下坡路很短，而且不大陡。这说明东面的山谷比西面的山谷地面高得多。7点10分我们登上丘鲁图达坂。它是由风吹雨打变成光秃秃的石头而得名的。这些石头堆在山脊上好象毁坏了的佛塔。顺坡而下我们来到了丘鲁图郭勒河谷，但我们并没有发现有河流。晚上8点我们才看见这条河，它已象条半干的小溪了。从这里我们翻过一个小山口后进入一个叫做巴彦郭勒的沼泽地。晚9点我们在这里宿营。这里的水又脏又臭。既不能煮饭，也不能泡茶。幸好我们的瓶子里还有用土拉河水泡的茶。把这些茶煮开，喝罢便躺下睡觉了。睡了不一会儿，到11点45分时下起了大雨。我们用帐篷盖住大车避雨，可是这么蒙盖的结果
451 却使我们闷热得根本无法入睡。

7月14日　　星期三

6时+9°；9时+13.5°；12时+18°；13时+13.5°；6时+11。

5点半醒来。头痛。但我很高兴，因为知道我们中的一个蒙古人去找干净的水给我们泡茶。这种关照和殷勤的态度十分感人。很快他就带回一罐泉水，当然这只够泡茶而不能洗脸。7点

出发。从巴彦郭勒谷地登上了一个不大的陡坡。这陡坡是从我们这条路开始一直向北延伸了约十五俄里的呼辛嘎乌拉山的一个支脉。从这个陡坡，更准确地说是从呼辛嘎和硕山角而下，这条路一直通到呼察金郭勒河的宽阔的谷地。这道河谷从西到东约二十俄里。从北到南五十俄里，也许这是大约的数字。河谷北部的路被呼察金乌哈的一个不高的陡坡挡住了。8点半我们翻过山坡。这个山坡向南延伸了顶多不过五俄里，然后便逐渐变低和平原汇合了。据说，在偏东南的地方有一个碧绿的淡水湖。但从路上我们却看不见它。走进呼察金郭勒河谷地的东部，我们一直走到中午11点10分，随后便开始登又陡又长的舒海达坂，越过这个达坂便是舒海郭勒谷地。舒海郭勒河的河床像一条既不宽也不深的小溪，沿着河谷蜿蜒向前。由于酷热，河水早已干涸。但是看来炎热并未对周围的草原有所影响，因为草原上不但绿草茂盛，而且鲜花遍地。12点50分我们找到一处搞不清名字的水泉，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吃午饭。泉眼附近有几棵树。我们的向导告诉我，这些树木就是能够在北面生长的木本植物的最后边界了。的确，山谷里再往南就再也看不见任何树木了。3点开始下骤雨，我们只好停止前进。4点30分雨停，天空仍布满可怕的阴云。5点10分继续赶路，想赶到还剩下不到十五俄里的宗呼勒寺。蒙古人说，我们下一步的路不外乎是翻一些高高的山口了。总的说来，我们 452
前面的路可以用如下的特点描述：我们所有的路的北面，可以清楚地看见由西向东延伸的山脉，沿山是连绵起伏的高峰：金苏图乌拉（在这座山的对面我们停下来午休），仓图乌拉，板升图乌拉，托果斯乌拉。从上面后三座山的每个山顶都有一条小河流下，

河的名字都叫巴伊塔雷克，它们又都流向克鲁伦河，同时这些小河又都被陡坡分开。蒙古人就是这样向我们介绍了下一步的道路。我们实际上碰到的情况也大抵如此。6点钟我们从停留地启程，涉过西巴伊塔雷克小河，翻过同名的陡坡，后来在7点10分通过中巴伊塔雷克河谷。爬上同名的陡坡，接着便是多伦达坂。这块地方是由依次升起的七条波浪形式田垄状的长丘构成的。当我们翻过最后一座达坂时，我们被倾盆大雨截住了。但倾盆大雨很快减弱为大雨。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就这样一直走到宗呼勒寺。8点半，涉过东巴伊塔雷克，我们登上同名的长丘，离呼勒还剩下不到三俄里的路程。雨下得很大，一片漆黑，十步之内什么也看不见。以致于在晚上10点钟，当我们登上宗呼勒寺坐落的小丘时，我的车夫都掉到了山坡下，同时一辆货车也翻了。离寺院还有一俄里路，寺里的人也早已入睡，无处可以找人，所以只好自己动手。所有的人都得动手，甚至连我的妻子也须要拉马。晚上11点我们来到寺里。停到寺的金库跟前，值班喇嘛把我们带到厨房，夏天厨房设在一个板棚里。这里又脏又漏雨，所以也根本不能取暖、换去湿透的衣服和坐下来喝茶。因为惊动长老不大合适，所以我只给寺里的尼尔巴（司库）送去一张名片，请他予以接待。十分钟后他来了，领我们去金库衙门的一个较大的帐篷
453 里，并把它留给我用。当我们换衣服的时候，茶也准备好了。尼尔巴又来了，还拿来庙里的油煎饼、炸果子、奶皮子、奶食、杏干和其他甜食。我们用自己带的食品招待他。将近凌晨1点，我们才稍稍安顿下来。但我们又决定不在帐篷里睡觉了，因为发现里面有不少讨厌的昆虫。于是我们请人从仓库里找到帆布，用帆

布从上面把车盖好，我们便转移到车里去休息。

7月15日　星期四

6时＋9°；9时＋20°；12时＋14°；3时＋17°；6时＋15°；9时＋14°。

5点半钟，请喇嘛去作晨祷的木鱼声把我们吵醒。雨已经小了，但还下着。一直到7点钟才全停了。收拾完毕，我去主人尼尔巴那儿，和他谈谈关于宗呼勒寺的事。和司库谈事务是很有益的。他的确不但在口头上给我讲了许多东西，而且还用一些官方文件证实了自己的说法。我立刻请求作一些我所需要的摘录。9点半我们拜访了当地的绰尔济和格布辉，然后去参观寺院并进行拍照。这两件事情办得不大痛快，因为街上一片泥泞，无法行走，到处的积水象是一片汪洋。天气阴沉，黑压压的乌云有几处地方已在散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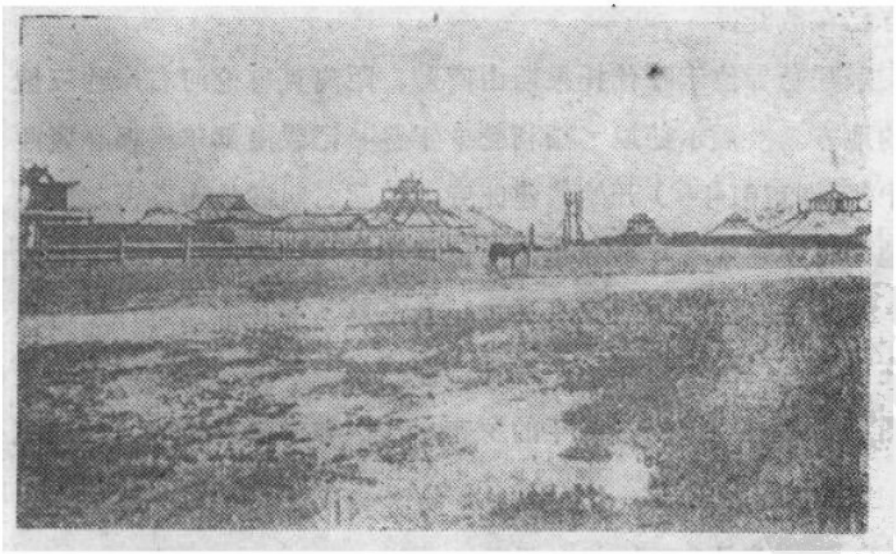
宗呼勒寺位于呼什托果斯山南麓，距离克鲁伦河右岸约三俄里的地方。《额尔德尼·额利赫》年鉴① 记载温都尔格根在康熙五十年(即1761年②) 开始修建此寺，并起名叫沙杜布乔考尔凌。当地的喇嘛则说宗呼勒寺建于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二世的时候，是这位呼图克图的父亲达尔罕亲王奠基的。上述这种矛盾只能在第三种说法中得到一些解释，即达尔罕亲王在这里建成的是呼图克图宫殿。据说，当年的罗布桑丹巴敦米被宣布成为呼图克

① 即《宝贝念珠》。——译者

② 应为1711年。——译者

图的呼毕勒罕的时候，他的父亲达尔罕亲王决定断绝呼图克图和
454 土谢图汗旗的亲近关系。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去古老而较有名的在土谢图汗王旗的两个呼图克图寺庙——额尔德尼召和巴伦呼勒寺，因此他决定把在他自己的达尔罕亲王旗的这座第三个呼图克图寺庙宗呼勒寺的地位加以提高。基于这种想法，达尔罕亲王在这儿建成了这座呼图克图宫殿，并用了相当大的一笔款子去装修整个寺庙。库伦历代呼图克图的历史足以向我们证明，达尔罕亲王的这些想法不能全部实现。但毫无疑问，从当时的亲王起直到他的现在的后代，不但把宗呼勒寺看作是自己家族的寺庙，而且把它看作是能供给他们所需的一切开销的世袭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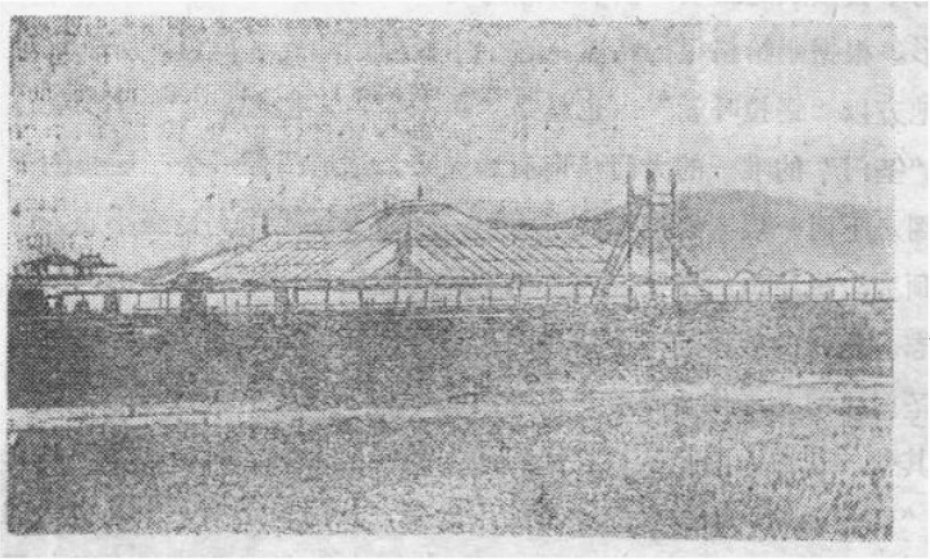
宗呼勒寺不太大，无论是规模，还是建筑都不及巴伦呼勒寺。但与后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它的方圆顶多不过二俄里。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寺里的喇嘛数字介于二千——二千五百人之间。根据规



宗呼勒的库伦呼图克图宫殿

划，宗呼勒是一个被两条多叉的街道割开的不太规则的方形，方形中间是一个放着庙里所有圣物的大广场。这里格根的宫殿是 455
人们崇拜的主要地方。这个宫殿很像库伦的殿堂。周围是用竖立的木板做成的围墙，围墙正好构成一个每边长十八俄丈的正方形。根据赐给格根的特权，这个木板围墙油成了黄色，所以这个地方以“锡拉呼勒”（也就是“黄围墙”）出名，有一个叫作“圣门”的唯一的大门从南面通进来，这道门像一个二层楼的亭阁。下面一层专为进入院子而用，上面一层实际上是座小庙，门顶完全像庙顶的样子，而且也有像其他庙顶一样的象征佛门的标志。圣门的外面是一个用小圆柱栏杆围起的宽阔的“朝拜广场”。圣门正门是专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通行用的。至于其他的普通人则是从设在正门两侧的便门进出“锡拉呼勒”。在“锡拉呼勒”墙的里面建筑物不太多，从门口起第一个是格根的镶着红边篷顶盖的大型白色毡帐篷。这个帐篷是供格根冬季起居用的。但是格根冬天一次也没到过宗呼勒寺。然而帐篷却是按年更新、修葺。由于没有一点用处，所以它自然变坏，为此甚至三次完全更新。离这个帐篷北面十至十二步远的地方，盖了一座木制的格根的小庙，这里多数情况下是为礼拜贡布古鲁神和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二世的。靠右边一点的地方有一个板棚，它一方面用来保存上述庙里的财物，另一方面是在庙里举行呼拉尔时作为准备祭品的厨房。在这些房子的后面，紧靠北墙盖了一个最简单的木制板升，专供呼图克图夏天居住。对喀尔喀人只有点历史和宗教意义、但装饰并不富丽、年代也不算太久远的在宗呼勒的呼图克图宫殿就是这个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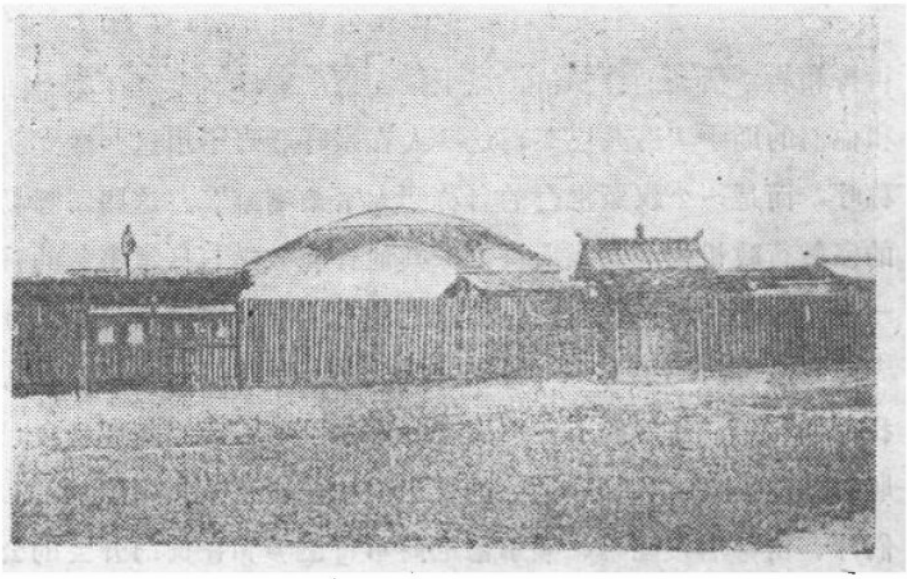
456 寺院广场的中间，有另一些宗呼勒寺的公用的小佛殿，如参尼苏默和朝克沁庙，后者的建筑对喀尔喀人来说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即它完全保持着温都尔格根为喀尔喀人的朝克沁庙设计的那



宗呼勒的朝克沁庙

些建筑形式。这些形式我们已在描述库伦朝克沁庙时谈过了（参看第1卷，第82页）。但据我们所知，现在库伦的朝克沁庙已经是据温都尔格根指示中的第二部分扩建过的了，因此乍看不能马上确定其原始的建筑样式。但在宗呼勒的朝克沁庙却按原始的样式丝毫未变地保存下来了，因此我们既能看到温都尔格根的建筑规划，也能确定库伦朝克沁庙在扩建前是个什么样子了。

除了该庙这些公用的佛殿外，宗呼勒所有的艾马克庙的大门也都朝着这个主要的广场。这些庙的外观与库伦的那些艾马克庙出奇地相似，它们简直是一模一样，在这种模仿中，无论是额尔德尼召、巴隆呼勒寺还是呼图克图的其他什么召庙都无法与宗呼勒寺



宗呼勒的艾马克庙

相比。在这里不仅也有用落叶松圆木围成的木栅，而且还有同样的进入庙院大门的正面；拍卖人们捐给庙里的东西的几座敞棚的位 457
置也一样；从大门到殿堂的通道、穿堂的样式、庙内篷顶盖上装饰着各种图案花边的帐篷都是同样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看过库伦的艾马克庙的人没有必要再看宗呼勒寺的庙殿，反之也是一样。

因为属于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庙，所以宗呼勒寺和库伦是在同一个共同的管辖之内的。两位绰尔济喇嘛是宗呼勒寺的行政长官，同时老绰尔济喇嘛的职务是特别受尊敬的。一般任命年纪最大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去担任，这些人由于年迈，一般不适于任何具体事务。为了协助老的绰尔济通常都有另一个绰尔济，这个人实际上担负一切行政事务，所以这里叫做，[illegible] 也就是完成各种

祈祷和教学活动的绰尔济。以下按递进的顺序又是："席力图"
458 和他们的助手"劳兹巴"，这些人在宗呼勒寺不用这些藏文头衔称呼，而是一个汉蒙混合的名称"大宰桑喇嘛"。这些宗呼勒寺的宗教行政机构的高级人员也像其他管理教学与日常事务的官员一样，由库伦的宗教最上层和旗的地方上层共同确定。在宗呼勒寺内我的房间的主人——召庙公产的财务总管罗布桑锡拉布告诉我，1881年，当他的前任"大吉萨尼尔巴"因病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提出辞呈时，宗呼勒寺的长老就把此事呈报给库伦的堪布诺们汗、岱德堪布喇嘛、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等和在衙门开会的公、达喇嘛以及旗里的长官们。在呈请批准这一辞呈时，长老们同时也征求了上述各人对任命罗布桑锡拉布接任有何不同意见，在他们全都表示同意以后，罗布桑锡拉布才被委派担任这一职务。这就是说宗呼勒寺所有的任职人员均为库伦的沙比衙门的最高层所了解。应当指出，他们这些人在库伦当政者的眼里比库伦城内的喇嘛还要显要得多。基于这一原因，在库伦的高级行政职务中，有了空缺的时候，宗呼勒寺的喇嘛被任命的较多，而在库伦执行低级职务的喇嘛被提拔的则较少。例如我们知道，库伦现在的第二个绰尔济喇嘛在被任命为绰尔济以前就是宗呼勒寺参尼扎仓的松列巴①。想要弄清这种观点存在的详细原因十分困难。不过根据喀尔喀人思维的一般习惯倾向可以推测，即在喀尔喀人的概念中，库伦有许多供喇嘛消遣的事，这自然会对喇嘛有腐蚀作用。尽管

① "松列巴"，藏语，意为"领诵经文者"。——译者

那里有许多圣物，但来到库伦的人就不能严守教规，并对违反教规的现象姑息容忍，看得很轻。他们经常出于纯粹的私欲与俗人同居，而后再百般抵赖。宗呼勒寺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那里既没有贸易，也没有喧闹的市场。喇嘛们安分守己，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钻研自己的经卷。的确，宗呼勒寺喇嘛的生活一点也不像库伦喇嘛的生活。几乎所有的喇嘛都听这里的参尼课，整天坐在那里读书。他们帐篷的外表也没有一点华丽和精巧的装饰。街 459
上几乎无人行走。看来除了去参加呼拉尔，喇嘛们是不上街的。在库伦，在额尔德尼召，在巴隆呼勒寺，在每个大门前你都可以看到供来往客人拴马的马桩。甚至还能看到供人们傍晚小坐的条凳。宗呼勒则情况不同：那里平日街上是死一般的寂静。

用现在朋贝子的前辈达尔罕亲王的资金盖成了宗呼勒寺之后，此寺就再也没有从自己旗里的执政者那里得到特殊的好处，然而后者却把这座寺看成自己的财产，只是偶而问问它的物质福利与收入。和我谈到这一点时，罗布桑锡拉布作为全庙财产的财务主管，能够拿出充分的证据。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忿怒，告诉我说，当地的执政者们只会搜刮他们，逐年从这里要走成千两的银子。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拿出一本为旗里亲王修理围墙的支出帐。这是一个从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一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的难得的材料。仔细研究一下是非常有趣的。但我没有时 460
间去弄清这些。所以我就请尼尔巴给我从这个帐本里抄点东西，哪怕是亲王从一两个旗的召庙里征收的物品数目也好。罗布桑尼尔巴立即让一个文书抄了两个旗的情况。下面就是这个摘录的准确译文：

亲王从宗呼勒寺的吉克吉特旗和德木楚克旗的召庙里征收的物品。

吉克吉特旗的吉萨送缴的物品如下：

同治元年阴历二月十七日，给王爷金库送缴白银…… 237 两
拉布坦哈番① 签收

同治五年（1866年）阴历十一月八日，送去白银…… 190 两

同年秋天送去…… 70 两

同治七年（1868年）阴历四月初一送去……183两5钱

同治十年（1871年）阴历九月二十日送去…… 403 两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送去……303两5钱
这些钱是苏楚克图特利衮② 收下用来给部队买燃料的

同治十三年（1874年）阴历五月九日送去…… 250 两
这些钱由扎木斯楞达喇嘛和多内宰桑签收
祭祀肯特山费用……9两6钱

光绪四年（1878年）阴历二月十四日根据王爷的命令，作为王爷的礼物，送给从前的绰尔济喇嘛扎木斯楞托音25两

同治七年代替等价的牛油解送马匹……75匹

同治十一年送缴牛油…… 212 斤

光绪元年（1875年）送缴牛油…… 295 斤

光绪三年（1877年）秋、冬、春不同的时间内送缴牛油450斤

① “哈番”，满语，意为“管家”。——译者

② “特利衮”，蒙语，意为“首领”。——译者

光绪四年（1878年）秋、冬二季送牛油……298斤

光绪五年（1879年）送牛油……250斤 461

光绪六年（1880年）送牛油……100斤

光绪七年（1881年）送牛油……505斤

光绪八年（1882年）送牛油……210斤

光绪九年（1883年）送牛油……296斤

从吉萨取出供王爷需用的物品：

古铜色缎子2匹

达什哈达[1]100块

山、绵羊皮67张

为了给王爷帐篷的里子镶花边，取出俄国花布（可能是印花布）3匹

地毯2块

光绪二年（1876年）支出15只绵羊供亲王食用

德木楚克旗吉萨支出的有：

同治元年二月拉布坦哈番来此，应收白银　250两

但只交付……150两

尚欠100两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十六日交由哈勒嘎其[2]策凌给王爷送白银……70两

同年十一月八日哈勒嘎其罗布桑给王爷送去白银……190两

① 即最小的哈达。——译者

② “哈勒嘎其”，蒙语，意为“看门人”。——译者

同治六年（1867年）因供应部队给养，征收绵羊用白银103两

同治七年（1868年）供王爷去北京费用送去白银…… 487 两

同治十年（1871年）因王爷去北京，从德木楚克旗索白银656两，但因要得很急，尚缺452两；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苏楚克图特利衮收去四个元宝，为204两白银，共合白银…… 407 两①

同治十二年（1874年）八月二十八日通过扎木斯楞达喇嘛给王爷带去白银…… 268 两

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十三日送白银……25两

牛油：

462 同治十三年冬奉命须给王爷316斤，其中有70斤用20条索诺木哈达②代替，实送牛油…… 246 斤

光绪二年（1876年）送去…… 100 斤

光绪三年（1877年）送去…… 150 斤

同年十月二十三日送去…… 191 斤

光绪四年（1878年）一月十七日送去…… 150 斤

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十一日送去…… 100 斤

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二十一日送去…… 150 斤

光绪五年（1879年）闰月送去……45斤

光绪五年（1379年）六月二十八日送去……83斤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七日送去……50斤

① 两次共付408两。此处原文计算有出入。——译者

② 即中等长的哈达。——译者

光绪六年（1880年）七月四日送去……33斤
同一天丹巴达尔喔送去……17斤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二十七日送去……50斤
光绪六年（1880年）十月二十日送去……109斤
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送去……150斤
闰月十五日送去……120斤
九月二十日送去……150斤
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送去……75斤
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送去……75斤
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十二日送去……100斤
光绪九年（1883年）一月五日送去……150斤
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送去……51斤
光绪九年（1883年）秋天送去……96斤
除此之外送去羊羔皮100张供王爷用。
给旗署送去山羊皮……15张
给王府送去山羊皮……15张
同治十三年给王府送去山羊皮……25张
光绪二年供王爷食用要去绵羊……15只

10点15分，天空稍稍放晴，我拿上照相机准备拍几张宗呼勒寺的照片。此时，庙内大小喇嘛的庄重又一次使我吃惊。他们七八十人围在一起，象观看从未见过的景象一样看着照相机，但一点也不妨碍我拍照。后来他们请我讲解照相机是怎么回事，我就

463 讲了二十来分钟。喇嘛们有坐着的，有站着听我讲的。讲解就在放着照相机的原地。因此我能够既方便又不引起他们注意地痛痛快快拍了几十张喇嘛的照片，否则换个条件，就很难集合这么多喇嘛。

照完相回来，我听妻子说我的车夫们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急着要继续赶路。于是我吩咐他们准备套车，同时把当地的绰尔济、格布辉和我的主人尼尔巴请来喝茶并小吃了一顿。我们闲聊了约半小时。我用果子露招待客人，而自己喝了些伏特加，客人们因为是喇嘛，都不喝酒。午饭时我们喝了羊肉汤。席间对我们这次愉快的认识和将来快乐的重逢（如果不是今生那么就是来世的相逢）说了些祝福的话，告别时每个喇嘛都给我献了一块哈达，然后我们就坐上车，于中午12点30分离开了宗呼勒寺。

从寺院坐落的山坡下来，1点30分我们驶近克鲁伦河。这个月来水位一直很高。现在由于河的上游下了很多雨，水位就更高了。住在渡口的蒙古人告诉我们，渡河虽然困难，但还是能渡的，因为还不至于到了马也得淹水过去的程度。只有一点不大方便，那就是如何把大车拉过河去。这些大车毫无疑问将被河水淹没，一切都将湿透。我答应如果能把车弄过河去而不湿的话，每辆车可给一两银子。我们的车队将付三两银子（或给六个银元）。蒙古人决定用横渡办事大臣的办法把我们运过河去。他们拉来两辆双轮大车，把它们拴在一起，构成一辆相当大的车，这样就无论是浪头还是急流，都弄不翻它。他们想把我们的大车放在这个人工装置的渡河大车上运过河去。他们说，用这种方法渡河没有一点危险。他们一直是用这种方法把办事大臣和年长的官员们横

渡过河的。他们还让我们也坐在自己大车的顶上。这样一来我们的座位离地面竟有五俄尺高。我们发现这种渡河的办法他们已习以为常，毫无担心的必要。因此我们就同意了这样过河。一切都准备就绪，大车就要出动了，这时从河岸传来一个蒙古人的喊 464
声。这一声喊使我们过河的设想全成泡影：原来水已涨到能把马头淹没，连马也得浮水才能过去。于是从宗呼勒附近的渡口过克鲁伦河是不行了；为此必须另找一处地方。看来最好是到上游



蒙古人渡克鲁伦河

去，但是向这个方向走的困难是得经过许多较浅的小河，而每条小河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据蒙古人讲，最危险的是宗呼勒东北不远的三条叫布尔归郭勒的河，即西布尔归、中布尔归和东布尔

归。基于这些情况，我们只好往下游走去。那样就得多走三天的路程才能到达第一个有船的渡口。下午3点20分我们朝这个方向出发了。

我们沿着长满丰盛水草的克鲁伦河谷前进。河谷是一个极好的牧场。4点的时候我们从离中巴伊塔雷克郭勒河河口不远的地方涉过了它。这正是昨天晚上我们通过的那条巴伊塔雷克河。从
465 我们昨天走过的那条路再往下走一些路便有三条小河：西巴伊塔雷克、中巴伊塔雷克和东巴伊塔雷克。他们汇流在一起叫做中巴伊塔雷克河，它向东南流去，大约十二俄里便汇入克鲁伦河。从这里我们开始爬额尔吉泰呼鲁克(ᠡᠷᠭᠡ ᠬᠤᠷᠤᠭ)乌哈坡。下坡后又沿着距河岸一俄里的河谷前进，一直走到它和中巴伊塔雷克郭勒河的汇合处。6点钟我们停下来喝茶。因为过夜时没水，所以我们准备了两瓶水，7点40分继续赶路。很快我们就登上了车策克努古因希呼，沿着它一直走到晚上9点。这是一个高而平缓的山谷，水草丰茂，鲜花盛开。9点时我们走近山谷明显往下降的一个斜坡，10点钟在山坡上停下来，在美丽的草原上过夜。这里虽然没水，但夜色很美，天空清朗，月光皎洁，周围空气清新而干燥，没有一点下雨的征兆。

7月16日　　星期五

6时+14°；9时+16°；12时+21°；3时+21°；6时+11°。

早晨6点钟出发，顺着那十分陡峭的沙纳嘎山谷继续前进。往车策克努古因希呼南面的斜坡就是叫这个名字，这里见不到任

何树木。等我们完全走过这块高地，8点15分时又开始登麦力采内山的一个缓坡。这个斜坡位于克鲁伦河的岸边，我们现在走的那条路的右侧。由于这个斜坡的阻挡，我们有时看不见河流。顺坡而下，我们在路的右边的山谷里看见一个名叫阿雅嘎贡诺尔的湖。8点40分来到湖边。湖被分成四个小湖，水不能喝，有股苦咸的味道。鸟类很多，特别是天鹅，每个湖里都有。我们开手枪打死一只。从湖边经过谷地有条小河蜿蜒流向克鲁伦河，而我们现在的这条路正好是沿着这条河的河床向前伸展着。走到克鲁伦河以后，我们本应登上一个屹立在河岸上的峭壁，但我们沿着河绕过了这座山，来到了克鲁伦河岸边停下来用午餐。我的车夫打算在这里安排渡河，并为此和当地的蒙古人进行了商谈，但后者没有一点诚意，因此没谈出任何结果。乍看去这条河确有许多地方能涉水过去：河床各处有许多浅滩和河洲，但再细看时却发现河水太深，根本过不去。下午2点我们离开中午休息的地方，六个小时以后才走到宿营地。这段时间里我们勉强走了六俄里。在 466
克鲁伦岸上有一座巴伊察山。我们应当越过它。这里河岸布满了沼地里那样的土墩和石头，我们走上百十来步便得停十到十五分钟，或者整理挽具，或者扶正车子和行李，或者给马帮忙。越过巴伊察山我们来到鄂罗音达坂前的克鲁伦河谷，就在这里停下过夜。谷地里紧靠河的陡岸上有三座突厥大坟墓。它们是由埋进地里的石板围着的那种普通的石头堆，最大的一座有些特点并较复杂：在它那石板围成的大圆圈的东面和西面，三个一排横着二十一个不大的石头圆圈。另一座小坟圈的东面有条石子路。但这种类型的东西我们已根据波塔宁的描述而知之甚多了。

7月17日 星期六

6时＋9°；9时＋19°；12时＋21°；3时＋23°；6时（缺）。

寒冷和潮湿使我们早晨4点就醒来。看看温度计，才零上四度半。草原上露水如盖。喝过茶后我们5点45分出发，6点开始登鄂罗音达坂。这个达坂陡峭而多石，因此翻越起来很困难。我们得把马一匹一匹地牵着走过，帮它们把车往山上拉去。7点45分才翻过达坂，继续沿着克鲁伦河的方向在山谷中前进。8点55分来到博吉音阿玛附近的克鲁伦河岸边。走近博吉音阿玛时已是9点40分了。从这儿起我们便进入克鲁伦河谷地带。眼前是伊克乌果木尔山。走过这条谷地时我们遇见许多所谓沼地金花鼠。这种白色的小动物背上有块褐斑，长长的尾巴，尾巴尖像个毛茸茸的刷子。11点我们在克鲁伦河左侧的巴彦乌拉山下停下歇晌。这些山山势雄伟，并在附近以丰饶而宜于放牧著称。当地的蒙古人称这些山为“明甘鄂博力兆特，明甘呼都克台”，意思是“有一
467 千个冬季营盘，一千口水井”。历史上，特别是在噶尔丹·博硕克图时代，当准噶尔人入侵蒙古的时候，这块地方曾起过显著的作用。当地的蒙古人到我们这儿给我们讲了好多巴彦乌拉英雄们的故事。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属于车臣汗部巴图尔公旗的。除了自己的光荣历史和旗里有极好的牧场外，他们这里还好在能找到“宝石”。而这一点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可是经过仔细询问后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些所谓宝石，其实不过是些水晶或黄晶罢了。蒙古人解释说，这些宝石是些大小不同的顶头尖尖的晶

石。常为他们收集到的一般有肘骨那么粗，四分之一到一又四分之一俄尺长。我发现类似的石头在我们阿敦丘鲁山上也可以见到。同我谈话的喇嘛告诉我，他也知道阿敦丘鲁山上的石头。这些石头同巴彦乌拉山的完全一样，只是后者在颜色上比前者暗得多。当地的蒙古人很早以前就开始寻找搜集这种石头，他们把这些石头交给过路的汉商换取茶叶、烟草或布匹。汉人告诉他们，这些石头要带到天津去，在那里人们用它们做中国式鼻烟壶、眼镜和各种小零碎。巴彦乌拉的石头从来没被正经加工过，可是近五年来用这些石头换得的东西使蒙古人兴趣大增，以至他们不仅开始采集，而且开始挖掘或砸碎石头去寻找。当这事儿传到巴图尔公耳里之后，他马上命令停止挖掘，并以严惩相威胁，禁止一切形式的采集和把巴彦乌拉石头卖给汉人。当地喇嘛向旗里的首领巴图尔公解释说，巴彦乌拉的保护者是一条凶狠异常的龙，如果这条龙住的山被挖掘或毁坏，它就要生气，就要制造疫病传染整个营地或草场以及巴图尔公。命令一下，巴图尔公的庶民们就停止了采集，甚至就是石头露出地面也不去拣起来。我们之后的地质学家来到这山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至少按蒙古人的说法，巴彦乌拉黄玉的质量甚至要高于阿敦丘鲁的。照我们行家的高度评 468
价，其质地应属第一流。休息过后，我们于3点45分继续经巴彦乌拉山赶路。晚上6点钟终于来到都希乌果木尔谷地。谷地里绿草丰茂。由此再翻过一些土岗，我们于晚9点进入布古都尔哈拉乌苏河谷停下来过夜。

7月18日 星期日

6时+12°；9时+17°；12时+21°；3时+24°；6时+23°；9时+17°。

早晨露水很大。6点起身，继续朝克鲁伦河前进。希古都尔哈拉乌苏河谷里经常有人摆渡过河，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因此，不论是我的蒙古向导，还是我自己，不断地走进每个蒙古包去打听，现在这个渡口究竟在哪儿。结果却是，当地的蒙古人不但不能告诉我们有关渡口的事，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渡口存在。连自己蒙古包周围八到十俄里以内的事都没兴趣去了解，真是令人惊异的近视民族！

7点20分我们沿着与高耸的乌尔匝图乌拉山并行的方向前进，9点来到克鲁伦河岸边，正好停在三个蒙古包组成的一个阿伊勒旁。我们得知正是这些蒙古包的主人从事摆渡。他们表示愿意摆渡我们，但同时又说，大约一周以前河水把他们的筏子冲到下游约三俄里的地方去了，现在必须把它们找回来。于是谈判开始了，一直谈了两个小时。由于还得把筏子拖回渡口来，管摆渡的蒙古人就和我们要求渡一辆车给十五块砖茶。三辆车共要四十五块。我们先给了他们九块，最后终于谈妥给十八块，并马上就与那盛情与良好的祝愿的表示——哈达一起给了他们。

木筏被弄来了。这是一只由三根直径约有十俄寸粗的还带着枝叶的圆木从横头用尖楔钉在一起的木筏。由于得一辆车一辆车地摆渡，因此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干到3点半。马是被涉水赶过去的，河水很急，尽管蒙古人使劲用木竿撑住河底，但我们的

筏子仍然像块木片一样被冲往下游。克鲁伦河的河床在这块地方不到二十五俄丈宽，但由于涨水，河身一般都变宽到五十俄丈。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到处是水的岸上停下，从筏子上把自己的马车 469
再拖进水里。不过这儿的水已深不过膝了。我们就地套上马，好不容易才把车赶到干处。

4点15分我们离开克鲁伦河，沿着它左岸的谷地，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向北走。这条谷地宽阔而且草异常多。5点50时我们开始爬布音乌尔匝达坂，为爬这个达坂整用了一个小时。达坂坡度很缓，道路是布满砾石的极好的硬质沙土地。在这里我们碰上了去库伦朝圣的车臣汗的女儿的车队。公主本人坐的是一辆普通的蒙古—中国式马车。她的行李则用十二峰骆驼给驮着。我们的车夫们估计公主得在克鲁伦河边停上十天左右。现在布音乌尔匝达坂的顶上，我们眼前是由半圆形的群山围着的一大片草原。我们在草原上一直走到7点50分才在毕力格呼都克附近停下来过夜。这里有三口井，井水非常清洁，很好喝。只是有一点泥土的味道才使水的质量受了点影响。

7月19日　　星期一

6时＋14°；9时＋20°；12时＋24°；3时＋28°；6时＋25°；9时＋14°。

3点45分起来，4点50分就出发了。草原上布满长丘，因此我们就像在波浪上一样，不知不觉地一会儿爬高一会儿下低。6点15分走过苏集呼都克，那里的蒙古包有十五个之多。从这儿又走过三个长丘，7点10分我们来到察罕诺尔湖畔。这个湖是在两

个盆地里，中间有一条像是堤坝上的道路把两个盆地连了起来。从这里我们上了从库伦通向车臣汗住地的驿道，一直走到早8点。今天的路上我们不断碰见大群的野鸟，现在已打到两只松鸡、一只鹑和两只小鸨。8点我们离开车臣汗的驿道，转向几乎是正北。9点10分来到托逊阿拉善诺尔湖畔停下歇晌。湖周将近有一俄里长，在一个茶碗似的圆圆的盆地里。据说离这儿不远住
470 着从多伦诺尔来的汉商。他们主要是来收购牲畜的，几乎把自己全部货物都用来换牲畜。

我们用当地的野味做的汤非常可口。但是肉，特别是松鸡肉，却有一股极浓的艾蒿味。2点20分继续赶路。在波浪般起伏的草原上来到僧库尔河边。这是一条有名的河流，在古籍里叫作桑沽儿，在巴伊察山下我们渡河的地方，河宽近八俄丈，深不及半俄尺。河水清澈如镜，河底布满砾石。周围有很多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经过这块荒凉的地方时，我听到不少关于这位光荣的蒙古征服者行猎的传奇故事。

据说，在我们渡过僧库尔河的地方上游不远，河谷里有两座圆柱形的山。一座紧靠岸边，叫郭勒音乔力特格力克山，在对面的草原上的一座叫呼多内乔力特格力克山。因为这两座山的形状像两根柱子，人民的想象就编出了一个传奇故事。说是成吉思汗来这里打猎，栽了这两根柱子，在它们中间拉上绳子，用来拴自己的行猎用马。后来这两根木头柱子变成了石头的，就成了这两座山。在围猎中，成吉思汗从乔力特格力克山来到乌得河边，在阿嘎赶出一头野兽，终于在斡难用箭射中了它。从此才有了上面这些地方的名字（乌得都乌得勒森、阿嘎都阿格纳散、斡难都斡

难散）。听着这些故事我记起了：在编年史记载的传说中，正是在这里，在桑沽儿，被泰亦赤兀惕俘虏后逃出的成吉思汗曾藏起来过。历史记载说他当时除了田鼠之外找不到任何食物。现在，我们在河边遇到赫拉济农公旗蒙古人的近十个蒙古包。我走进一个蒙古包里，见主人正在用打死的土拨鼠做晚饭。看来即使现在，本地的居民仍然和当年的成吉思汗差不多，仍然以田鼠为食。然而必须指出，他们吃田鼠未必是因为贫穷所致，因为我们在这里到处都看到大群大群的牲畜，他们的富裕是不容置疑的。从僧库尔河忽地刮起了北风，半小时内气温就下降了九度。于是我们不再在河边久留，照例装了两瓶河水，到一个远离任何泉水 471
或水井的地方去睡觉。这时是晚9点，草原上绿草如茵。

7月27日　　星期二

6时＋11°；9时＋13°；12时＋17°；3时＋17°。

早晨4点就起来了。虽然温度计指着七度，但我们却冻得直发抖。昨天的北风还在刮个不停，北面的天空布满乌云，东面则看得见在下雨。5点的时候我们这儿也下起蒙蒙细雨了。6点出发，继续向北赶路。沙石质的草原一片平坦。这里的草也很好，但不很高。由于缺水，因此没有一户居民。

7点10分我们来到一个叫希里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严寒冻死蒙古牲畜的可怕景象，这里有两圈羊，共约四百只，都已倒毙，其中一些已经完全干硬，好像还未被动过；另一些则让狗吃得只剩下一半。这幅图景可给我们的蒙古向导提供了好话题。他们说，这里的羊主要是在五月份冻死的。五月的草还很不好，

饲料也几乎没有了，经过一冬天饿得精瘦的牲畜失去了最后的气力。于是只要一有雪、雨或饥寒发生，它们就因无处藏身而成百头地死去。当地蒙古人建的所谓羊圈，原来不过就是一堵一俄尺
472 到一俄尺半高的土围墙，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如果再有一道同样高低的篱笆，那么羊靠在上面避风就更好些。

从一个坡度缓缓的长长的达坂翻过希里山，又在草原上走了约四俄里，我们进入了赫拉济农公和墨尔根札萨克放牧区的分界线乌兰呼都克塔拉谷地。上午10点，我们在这儿一个不大的庙会会址附近停下来休息。庙会现在荒无人迹，但它周围倒可以看到不少蒙古包。我们从一个蒙古包里用三块砖茶换了两只夏绵羊。两天来我们尽是吃野味，因此这些羊肉吃起来分外地香。下午3点又动身沿着一个叫做达希巴力朱尔鄂博的山沟（由从东面与北面围着它的一个极长的长丘而得名）向北前进。翻过这座长丘，4点10分进入了两个小湖间的一条谷地浩勒博诺尔。离开小湖，我们的路又转向北边，一直向北在山沟里延伸了约七到八俄里。6点正，我们来到一条叫东吉尔嘎朗图的小河边，并在一座叫德力格尔鄂博的小山附近过了河。7点钟，我们的山沟又转向北。这块地方叫做腾格利克布里都，这里是一片沼泽，腾格利克河就发源于此。我们在沼地上走到7点半，看见了呼亨呼图克图召。它在我们道路的西边（左面）约六俄里的地方，在一条山谷里的也流向腾格利克河的叫做巴彦郭勒的小河上。这里我们碰见了一位俄罗斯布里亚特霍林人。他是到呼亨呼图克图召去朝拜的，现在则正从一个蒙古熟人那里作客出来走回家去。人们知道，呼亨呼图克图在布里亚特霍林人中有特别的好感。现在的这位霍林

人也向我们证明，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喇嘛（乌里达奈喇嘛）。为了证实这点，他还给我讲了一个传说，精彩地描绘了布里亚特霍林人的起源及当时他们和呼亨呼图克图的关系：

古时候布里亚特人和索伦人一起在一个叫布贝贝勒的人的统治下生活。布贝贝勒能把大树连根拔起，能把顽石一脚踩碎，能从一般人刚能辨出黑白的远方把野山羊射死，而且，在有大约二十只羚羊的羊群中，他能把所有的羚羊全射死而只留他所 473
需要的一雄一雌两只小羚羊。勇士布贝贝勒真是又灵活又健壮。有一次他在草原上走着，在一股泉水的源头上拣到一个青铜印玺，他把它拿给呼亨呼图克图并把经过讲给他听。格根告诉他，这是龙王的印玺，它说明布贝贝勒应当成王。这个消息很快就在索伦人中间传开了，于是他们就决定让布贝贝勒做汗。布贝贝勒有个儿子叫岱浑台吉。布贝贝勒把白龙之王的女儿巴力吉娜给儿子娶为妻子。同时分了十一个氏族给儿子治理。这十一个氏族就是后来布里亚特霍林人的十一个氏族。儿子的婚礼后，大家出发去向呼亨呼图克图致谢。一路上他们不断打猎，打死不少飞禽走兽。他们来到呼亨呼图克图的庙前面，布贝贝勒扎下营盘，并在营盘前立了八面旗子，以示自己的尊贵。随从的兵士被安排住到帐篷里，他自己住到帐包里。安排进见呼图克图这天，从布贝贝勒汗的帐包到呼图克图的庙门口，铺上了绣着金线的锦缎，汗和妻子以及孩子们从上面走过，兵士们分立在道路的两边。在向呼亨呼图克图行礼以后，呼图克图问汗来时一路上是否顺利。汗就把自己极其顺利的打猎过程告诉他。呼亨呼图克图说，布里亚特人必须为自己如此大量杀生害命的罪过祈祷赎罪，建议他们

在庙里留下来忏悔三天。因为布里亚特人没有祈祷的习惯，所以尽管他们如数地忏悔了三天，但却都累垮了。回家的时候他们对呼亨呼图克图说，他们打算打到东方去，请求呼亨呼图克图给他们些护身符（萨库苏）。呼图克图吩咐自己的七个弟子给他们每人都画一个符。可是这些信念不坚的布里亚特人却又十分放肆地说，这些符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于是刚等画好头七张符，他们便离去了。回到家中，他们又想试试呼图克图符咒的力量：他们把这些符挂到七只山羊的脖子上开始射它们，结果一箭也没射中。这下可把他们惊呆了。于是他们决定把这些符剪成碎片，一人拿一块，可怜的布里亚特人哪里知道，他们这样一剪，这些宝贝就全完了！他们动身去远征，一直走了九个月。来到大海边，又坐
474 上小船继续前进。这时水中出现了一些长着半个人身的怪物。他们用石头向布里亚特人打来，小船被打坏了，许多人被打死了。八百人生还的只有四百人。后来，他们这儿来了一个呼毕勒罕喇嘛，喇嘛告诉他们说，这一切不幸都是由于布里亚特人毁了呼亨呼图克图的护身符的缘故。从此布里亚特人才知道了呼图克图的力量，并开始特别敬奉起他来。直到他们同布贝贝勒闹翻，离开他到西北方，到了现在俄罗斯的边界以后，仍然敬奉着呼亨呼图克图。

至于后来的呼亨呼图克图格根，这位布里亚特人也给我描绘成是一些法力无边的人。他们的教义与喀尔喀其它喇嘛格根都有所不同。由于自己所知有限，这位布里亚特人不能给我详细讲呼亨呼图克图信仰的这种教义的特点是什么。但据他讲，呼亨呼图克图外表的特点是不剃头，长长的周圈式垂发直披肩上。每日给帕德

玛·萨姆巴瓦① 供献祭品，尤其敬奉玛尔巴②。这些当然都证明呼亨呼图克图按其教义或是属于宁玛派③ 的一个古老的支派，这种教派的学说充满了咒语和形形色色的魔法与妖术；或是属于它的一个最新变种——噶举派④，这个教派崇尚隐居、冥想和各种各样的苦修苦练。这位布里亚特人关于前几个转生的呼亨呼图克图生平与活动的讲述相当程度地证实了我的推测。

他还给我讲了一个传说，说从前呼亨呼图克图的一位呼毕勒罕曾为向中国皇帝要统治沙比纳尔的大印而进行过活动，中国皇帝起初好像是拒绝了他的申请，于是这位暴怒的呼毕勒罕念起咒语，北京就发生了像地震一样的事，大半个北京变成一片瓦砾。这位格根的另一个呼毕勒罕则是一个苦行者，一辈子都是右侧躺卧，修身养性。现在的格根呼亨呼图克图还很年轻——不过十七八岁。但也已经披头散发、暴怒异常。他的召庙叫林沁-特克沁-凌，庙里有一千名喇嘛。附近的蒙古人对它热心朝奉一则是为去祈祷，同时还为治病。呼亨呼图克图召的西面有一个诺木图阿尔善，是一眼苦咸的泉水，泉里的冷水据说可治内科疾病。呼亨呼 475
图克图的沙比纳尔近千户，在庙周围进行游牧。除畜牧业外，他们还从召庙东南的昌达嘎塔拉平原上属于他们的盐湖上得到可观的收益。

① 即红教祖师莲华生。——译者
② 玛尔巴（1012—1097），噶举派创立人。——译者
③ 即红教。——译者
④ 即白教。——译者

同布里亚特人分手以后，我们继续沿着一条叫腾格利克果利洪的小河赶路。这条河弯曲异常，河床在很深的裂罅之中，因此坐车过河非常困难，只在有限的几处地方才能过去。腾格利克河流程约二十俄里，两岸尽是沼泽土墩。在腾格利克谷地里流入特尔格力吉郭勒河。这条谷地平坦多草，异常美丽，长约六十俄里，宽可达六俄里。两边的山不高，山顶长满森林。走过这条谷地，不由地使人想起古代的蒙古来。而现在这块土地则尽住着墨尔根札萨克的纳税人。晚9点我们来到特尔格力吉河边停下过夜。

7月21日　　星期三

6时+9°；9时+11°；12时+17°；3时+17°；6时+16°；9时+10.5°。

夜间寒冷而潮湿。早晨4点温度计才指着四度。5点半动身，立即走过特尔格力吉郭勒河。河宽一俄丈，两边的沼地和土墩地带一直延伸得很远很远。沿着同一条溪谷前进，8点10分来到总称叫作古尔奔乌楚尔的群山的西边，也就是巴伦乌楚尔山。这里该是库布沁济农贝子旗的边界了。从这里我们又沿溪谷折向北面，越过几座缓坡长丘，于11点10分来到巴彦郭勒泉边。从这个泉流出的一条小溪，宽不及一俄尺。我们在这儿停下来歇晌，直到2点50分，又继续在这一条溪谷里赶路。3点50分到达叫作古尔奔呼格讷的地方，溪谷在这儿又折向北。4点45分进入一处叫沙纳嘎的地方，那儿有一条小河。眼下这里居民很少，因为这块地方多数已划给旗里的居民做冬营盘了。有几处蒙古人垒的用

来冬季避风的草泥围墙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在一处围墙里边我 476
们甚至看见几座草泥平房。据蒙古人讲，这些平房不是用来住人的，而是当地的有钱人用来存放冬季必需品和零星什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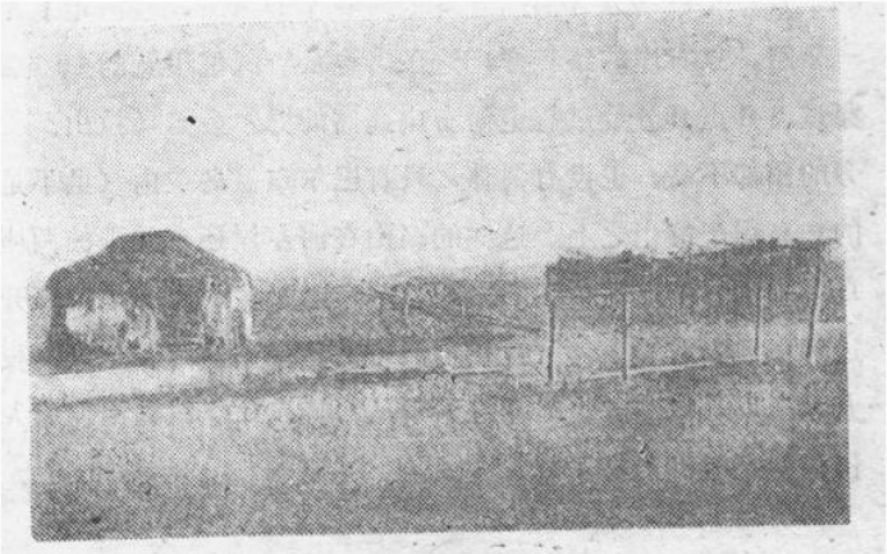
5点20分我们来到古尔奔吉尔嘎朗图。这是三条连在一起的细谷（西、中和东）的总称。走过最后一条细谷，我们进入宽阔的巴彦盆地。盆地中间是一处沼地。在东边较高的地方有许多蒙古包和一座苏林，这是一座有草泥墙围着的草泥垒的平房。出乎意料的是，这座苏林甚至远远望去也好像是住着人。于是我走近前去，想看看这不寻常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等走近跟前，我才看见离围墙不到半俄里还有一个蒙古包，里面住着苏木里的昆都。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们住在这儿是为征收特别税的。这种反常现象是因牲畜得疫病大批倒毙而引起的。这种牲畜大批倒毙的惨象昨天早晨我们已目睹了。昆都告诉我们，这种可怕的倒毙波及到车臣汗部的六个旗，大大影响了这些旗的收益。这些旗里现在没有留下一户殷实的人家。据一般估计，每户人家每十头牲畜里活下来的至多不过两头，有一些人家甚至只剩一头。这种灾难性的状况又引起了另一个新问题，即这些旗要交纳的贡赋的问题。

一个月前各旗的札萨克在盟长那里讨论了怎样减轻普通人家应交的赋税的问题。据说会上向札萨克宣布，他们旗里应交的税怎么也不能摊到其他旗头上。因此穷苦的纳税人应交的那分税就应当在他们中间解决。讨论了各种情况之后决定：1）让那些至今仍享有一定的优待，首先是旗里的高级武官也交税。从旗里的扎黑拉克齐到苏木的章京和昆都，所有的人都要象老百姓一样，

从自己牲畜的半数中交一定比例的税；2）所有这些老百姓中的在册人口（即哈木济勒嘎）都要根据自己牲畜收入的多少交纳公
477 共税，其比例的大小，完全要依旗里普通纳税阶层交纳这种税的比例而定；3）哈木济勒嘎还应交纳所有的各种官家捐税；4）世袭旗官的在册人口，即札萨克自己的百姓，不论札萨克级别多高，也均须交纳公共税。只是比例小些：将其牲畜分为三份，法定比例的税从他们牲畜的三分之一中出。据估计，这样的非常措施可减轻纳税阶层总负担的整一半，甚至还要多一些。

我问昆都，牲畜这样大批倒毙不会使人饥饿死亡吗？昆都微笑着回答说，正相反。蒙古人从来都不会象现在这样吃这么多的肉。“你瞧那边，每个蒙古包前的架子上有多少肉。现在每个穷人的牛肉和羊肉够吃上一年了！”我们确实在每个蒙古包旁都看见了这种为日后储备的肉。蒙古人一般是将肉割成细细的长条，然后把它们挂在自己蒙古包前的特制的架子上约五到七天，在夏天，有这么长时间肉就干缩了。最后把这样的肉存起来，就可慢
478 慢食用了。令人叫绝的是蒙古人若无其事地吃这些得疫病而死的动物的肉，但却从来不因此而生任何疾病！想来这是在晒干肉的时候由于空气和阳光的作用而变得无害了吧。但是他们也吃刚死了的动物的肉，甚至还吃得疫病而死并且因日久而分解腐烂的动物肉。在他们的通俗医书里居然认为这种肉对身体完全无害。

约近7点45分时我们在巴彦盆地里走上一条大车道。路上有从东北喀尔喀去库伦朝圣的人。晚9点，我们停下来在没水的情况下过夜。



储备死牲畜肉的方法（晒肉干）

7月22日　　星期四

6时＋10°；9时＋15°；12时＋19°；3时＋19°；6时＋15°；7时＋9°。

夜间寒冷，但早晨却变得甚至比前几天还暖和些。6点出发。道路多沼泽和土墩。7点涉过中巴彦河，河宽不过一俄丈，流向西北。从这儿经过一个不大平缓、但却很长的长丘后，于7点55分来到东巴彦湖所在的盆地。湖从西向东呈长长的椭圆形，周围约五俄里。湖水又苦又咸，难怪周围不见有人居住。我们用一 479
小时又一刻钟的时间走完这个湖所在的盆地，9点10分开始登东巴彦达坂，达坂虽不算很长，但却是很陡的沙路。从这里经过两个长丘才开始走进辉屯郭勒谷地。12点10分来到辉屯布里都。辉屯郭勒河发源于此并流入乌尔匝郭勒河。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歇

晌午餐。4点10分我们离开辉屯河右岸的道路，过河走上左岸的一条路。象右岸的路一样，这条路也从有五俄里宽的辉屯谷地穿过。6点45分经过辉屯河右岸高高的巴尔察盖乌拉山。谷地两旁的山都不高，也没有树林，只有巴尔察盖乌拉山（虽不是唯一的）高踞于群山之上。这样的高山在河左岸还有并排的两座，叫乌果木尔。7点50分我们来到这两座山下。8点40分又离开它们过辉屯河到右岸去停下过夜。河岸又是泥沼遍地。这天的夜晚惊人之黑。8点半时道路便难于辨认，待到休息时周围便象人们常说的伸手不见五指了。

7月23日　　星期五

6时＋11°；9时＋19°；12时＋23°；3时＋23°；6时＋21°；9时＋14°。

6点10分出发。走完辉屯郭勒谷地，开始登上它东北面的哈拉图乌拉山。辉屯郭勒河从这里直折向北，流入乌尔匝郭勒河。7点35分我们开始登上哈拉图山，8点45分走过它脚下的四座长丘。从最后一座长丘下来后便进入赛罕谷地。谷地的西北角有一条赛罕布拉克泉流出的小溪蜿蜒经过。之后，我们沿赛罕谷地而行，于11点越过一条最长的长丘布敦乌哈，又过半小时，我们在名叫布敦-乌哈金-阿鲁尚达的几个泉眼附近停下来歇晌。3点半又动身，便算离开了库布沁济农贝子旗的地盘。因为布敦乌哈是该旗与宰桑札萨克旗的交界线，因此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后者的土地上赶路了。4点25分遇见两个现已干涸了的盐湖的湖底。5点10分经过一口叫乌兰呼都克的水井。井旁是一家牲畜甚多的富户。

据说这个蒙古人有一万二千只绵羊。从我们中午歇晌的地方到这 480
里，都是盐碱地。6点半走近赫哼姆①。现在这是一堵高不及一俄尺，宽一俄丈多的土墙。土墙从东北伸向西南，上面长满野草。我们顺墙而行，走了三十五分钟，于7点15分来到乌尔匝额欣布里都。这是方圆约四十俄里的一块盆地，东南面有一大片沼泽。在谷地里走到9点15分，我们来到几个旗的分界点乌尔匝温都尔多博。它东面是达赖贝子旗，西南是库布沁济农贝子旗，南面是昂邦亲王旗。我们在这儿停下过夜，为找水就用了好半天工夫。尽管不少迹象显示这儿有水，但在漆黑的夜里还是连一个小泉、一口水井也没找到。于是没喝茶就躺下了。虽然这对我们早已是家常便饭，但今天却显得有些难熬。

7月24日　　星期六

6时＋11°；9时＋20°；12时＋23°；3时＋24°；6时＋21°；9时＋13°。

因为我们一个车夫生病耽搁，7点半才得以动身。当我们4点半醒来时，我们的车夫早已起来了，他们中间一个年纪最轻、名叫苏和的去找水，结果失踪了。大家等了他一个半小时还多，又派了一个自己的乌拉沁喇嘛去，但他给我们找来了水，却没找到苏和。在他们烧水备茶的时候，我到一个离我们不到一俄里的蒙古包里去拍照。在同从蒙古包里走出的人们谈话中，我听他们说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病人晕过去了，可能现在已经死了。我马

① “赫哼姆”，蒙语，意为“城墙，壁垒”。——译者

上想到这是我们的苏和，于是请他们陪我同去。但是他们都拒绝了。原因是怕万一那人真的死了，他们还得跟着吃官司。只是在我再三请求以后，才派了一个六岁的小女孩陪我去。恰如所料，这正是我们的苏和。他口吐白沫正在抽风。我们叫来一个乌拉沁，帮病人恢复知觉，又过了约摸一个小时，苏和便又在马背上了，好象根本没发过病一样。

离开宿营地继续在乌尔匝郭勒谷地走，9点过图希山北面的
481 山脚，象周围其他的山一样，图希山巉岩高踞乌尔匝谷地上空。10点50分到达达赖贝子旗的鄂隆布里都。11点半在木逊布里都的一个湖边停下来歇晌。下午3点从这儿出发，15分钟后走过乌兰和朔山旁一个小庙达拉图苏默。乌兰和朔山是达赖贝子旗的南界，萨班札萨克旗的北界。小庙南约五俄里是林木繁茂的敦汗山，山下便是萨班札萨克旗府所在。走进空荡荡的达拉图苏默庙，见不到一个人，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塔希勒齐①。老头告诉我，这里穷乡僻壤，人烟稀少，要不是有呼亨呼图克图的庇护，这座孤零零的小庙早就维持不住了。事实上也是，小庙穷得出奇：四壁之内勉强能容得下一百个喇嘛。阖庙之内没有一座铸就的佛像，当头供着一座泥塑的宗喀巴，高也不及半俄尺。四面墙壁上挂着呼亨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们的画像，虽然这里搜集到的这些画像已明显地远非全部了。这种情况使我有可能很好地研究一下蒙古人对呼图克图转世者的信仰。这个转世的过程，据我的向导讲是

① “塔希勒齐”，蒙语，意为庙里的“祭祀司仪”或“备祭者”。——译者

这样的：

1）释迦牟尼在世时呼亨呼图克图正是十六个弟子中最大的一个，扬拉克宗。他因积极劝善和对众生的功德而被认为是释迦牟尼最好的学生；2）以后他又在印度复活，起名叫伊鄂丹·努特，并且是弹奏维纳①的首领。接着，在呼毕勒罕的画里显然留下一个很大的空白，因为第三个转生者已是西藏松赞干布汗的一个大臣，采用印度“兰扎”②字母的形式制定了藏文字母、创造了藏文的那位有名的通米·萨姆包拉③了；4）按顺序下来的下一个转生者是珠特丹宁博——陪同自己的老师帕德玛·萨姆巴瓦到西藏的二十五名术士中的一位喇嘛（按照蒙古佛教徒的说法，这些术士是在“诺彦阿勒巴图”这一术语下联合起来的）；5）珠特丹宁博转生的似乎是珠·阿吉莎的有名弟子博多瓦·仁钦·萨勒。此人因对世俗生活极端蔑视，一辈子苦修习静而闻名；6）接下来的是著名的西藏学者彦博·吉赖喇嘛。以后无疑又给 482
漏掉了一些转生者。因为后面挂着的是：7）宗喀巴的同代人，佛家有名的学者、文学家都力沁·拉克巴·扎勒仓。他的“苏姆布姆”（作品集）至今仍被认为是经典著作；8）下面转生的是哲布尊巴勒桑喇嘛，他是宗喀巴教派的西藏寺院的一位住持；9）下面画的转生者是和前一个喇嘛衣着完全一样的有名的喇嘛达瓦·扎勒仓，但是关于他生平活动的时间，我的向导却什

① 印度用手弹的一种乐器。——译者
② 即印度文印刷体大写字母表。——译者
③ 即缴布喇。——译者

么也未能告诉我；10）再后面是伊翁丹·扎姆卓喇嘛。关于他留下一个传说，说他是呼亨呼图克图从西藏来到蒙古的呼毕勒罕中的第一位。并显然是住在蒙古南部的一些边境旗里；11）这位喇嘛之后的呼毕勒罕扎米彦·扎姆卓则是在蒙古转世，并且是第一个到蒙古东北的车臣汗部的呼毕勒罕；12）由他转生了罗布桑·丹沁·普林赖喇嘛。他的名声似乎并不大，但却是一个温和的学者，也是自己寺院中受人尊敬的住持。所有这些呼毕勒罕早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这里第一次转世之前就已在喀尔喀呆过；13）早在温都尔格根在世时，上述的罗布桑·丹沁就已转生成为这位蒙古佛教之首的大弟子，名叫扎姆巴勒·桑博。当扎姆巴勒·桑博去世以后，他的追随者们就向温都尔格根请求指示他们的喇嘛投生何处，后者当时指示了——14）土谢图汗部策凌旺楚克札萨克旗一个普通蒙古人家的孩子多尔济。在教这孩子出家誓言时给他起了名字叫罗布桑·巴力珠尔·桑博。与此同时温都尔格根吩咐车臣汗人举行应有的仪式把这位转世者请到圣坛上去，并给了他一个“呼亨呼图克图”的称号，从此开始，他以后的呼毕勒罕才都叫成呼亨呼图克图；15）后来，当这位呼毕勒罕去世以后，车臣汗人为了确定呼亨呼图克图的第二位呼毕勒罕，选了几个外貌特别漂亮的男孩子，把他们的名字写到文书里，由呼亨呼图克图的一
483 个沙比纳尔，喇嘛达尔罕格隆噶尔丹领着一个使团去了西藏，请西藏的卜卦者指示，升天的呼图克图的灵魂究竟附在哪个孩子身上。西藏的喇嘛说，他们要找的呼图克图已复活成了达尔罕浑台吉衮楚克的儿子，现在他已被喀尔喀人举上圣坛，并在宣誓献身成为喇嘛的时候得名罗布桑·策登·丹沁。据说升坛时仪式特别

隆重，举行仪式时，当时的大臣王爷和所有四个喀尔喀部的代表都到了。大家给新的呼毕勒罕呈上厚礼，同时又共同商定给他一个新的、更加富丽堂皇的封号："额尔德尼·呼亨·诺颜呼图克图"；16）这位呼毕勒罕死后，又用同样的方法寻找新的呼图克图：又选定几个男孩子，同样再把他们的名字写到一份文书上，派出与上次一样的一个使团。这次是由呼尔察·达克巴——呼图克图寺院里一个最老的喇嘛带领。不过，这次他们无须再去西藏，因为这时班禅活佛本人已来到多伦诺尔。于是使团就去离车臣汗部最近的这个城市去了。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呼亨呼图克图已在车臣汗部果姆博公旗台吉齐迈塔的儿子身上复活。新的呼毕勒罕在宣誓献身成为喇嘛的时候被授名为罗布桑·扎姆巴勒·达克巴。但这位新的呼毕勒罕选得可不怎么顺利：还在年青的时候他就患上了风湿病，此后双脚上又开了一些裂口，于是他多年来一直躺着不动。画上的他给画成一个消瘦不堪的驼背老头。这是庙里画的呼毕勒罕中的最后一位，他生活在乾隆时期。

离开达拉图苏默，5点我们走过道路右边的额尔赫乌拉山。6点55分，还是在道路的右侧，我们看到了低矮的额尔德尼托罗果依山。山岗旁有许多蒙古包。在这里，我们一直走着的平坦的道路不知怎的突然消失了。于是我们只好照着选定的东北方向涉地而行。总的讲我们当然是照着目标前进的，但一切情况表明我们是有点偏离了道路，因为直到夜晚来临，我们都没有碰到一眼水井，或是什么有迹象表明有人迹的地方。9点20分我们在草原上停下来过夜。虽然没有水，但这儿仍有大群大群的蚊子，弄得我们和我们的牲畜不得安宁。我们的车夫确定我们已离鄂尔托果绰不远

484 了。这样说来，我们离俄国边境只有两站的路程了。

7月25日 星期日

6时+11°；9时（缺）。

6点10分上路。路上泥沼不少，尽是土墩和石块。6点55分我们来到鄂尔托果绰。从旁看去，那里的蒙古包全分布在也叫果绰的一眼水泉旁。我们的马匹已一天一夜没有饮过，马背也都磨得不成样子，它们全都累得不可言状。现在我们每小时都走不过三俄里。10点5分走过圆圆的察罕诺尔湖。湖周有一俄里半。离开湖边我们开始登额凌达坂。要走过这些山的南面我们得翻七座



作者旅行中的午休

不高的达坂。这些达坂几乎没有树木，更没有一点活水。12点20

分我们才越过它们来到一条河边。这条河源于那条主要的达坂，水质极佳。但要过河却困难不小。原因是这条河从一条深深的裂
485 罅中流过，罅宽大概还不到二俄尺，但一俄丈的深度却使得我们根本无法通过。这样我们就得亲自动手共同努力在这儿搞条束柴路了。树枝树叶和石头都得从山顶用肩去扛。忙了近一个钟头，我们又把马匹卸下来，自己动手把车子弄过河。接着我们就在河边停下来休息。因为肉已吃光，于是就只好以茶和面包充饥。我们停歇的时间并不长，但这并未能影响我好心的同路人伊凡·费多罗维奇拍一张照片，来弥补在他看来是我们搜集的照片资料中的一个根本性的不足。考虑到今天是我们旅行的最后一天，现在是我们最后一次歇晌，他因此想拍一张我们平日歇晌的照片，作为给我们的新奇馈赠。

3点我们又上了路，立刻去攀那座主要达坂。4点35分我们登上坂顶。达坂两边，尤其是北坡，长满茂密的白桦林。从坂顶下来，我们走的是长满树木的山沟。下坡看去不比上坡长，但却出奇地难走：土墩、土坑、巨大的顽石满山都是，但又几乎看不清它们，因为不少地方草高盖过马肚。直到6点半，我们才走出这满是树木的山沟，进入敖嫩河谷。这里又是杳无人迹，令人称奇。过敖嫩河的渡口在哪里，我的车夫们都不知道。而且一条道儿也没有，连个问讯该往哪个方向走的人也没有。为了不至于再往回返，我们就向着东北偏东的方向沿河而下，我们在敖嫩河每逢春汛必被淹没的最好的草地上走着，直到晚9点。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们已决定停下来过夜，等明天再派个喇嘛去问通向渡口的路。忽然远处出现了火光，大家顿时精神大振。走近篝火时，我们听到有

人在讲俄语。这时我们的兴奋更是无法形容。这是些俄国哥萨克人。他们向当地在卡伦服役的蒙古人租下这片草场，已经在这儿割了一个多星期的草了。我们来到篝火旁，在与他们交谈中得知，他们正在割蒙古人的那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三垛留给自己，第四垛给蒙古人。这样的租法不算特别有利，至少是比较重的。但因为穷，所以才采取此法。比较富有的哥萨克一般是向蒙古人租一条山沟，付一匹最多不过值十五卢布的牡马。而在这条山沟里，
486 他们可以任意割草，只要不偷懒，便可轻易地拉上五百到六百车干草回去。

7月26日 星期一

6时+13°；9时+15.5°。

早晨6点半出发，7点10分我们已来到敖嫩河上一个蒙古的官渡口边。摆渡的人迅速地从卡伦跑来，把两只木筏并成一个六根圆木的大筏子。先把两辆车及东西摆渡过去，然后再摆渡我们。马匹被赶着泅过河。在敖嫩河左岸，我们又遇见几个俄国哥萨克。他们告诉我们说在乌勒混人们已等了我们一个多星期了。离开河岸登上一座不高的长丘、然后又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俄罗斯国界的标志。它们是两堆鄂博，中间立着一根不高的柱子。但这一左一右相距不过十五到二十俄丈的鄂博差别有多大呀！走近蒙古的鄂博，在紧靠蒙古的国境线上，我们看到了一些木头柱子，上面挂着笼子，笼子里是被处决的蒙古罪犯的头颅。他们正是1890年在乌勒混杀死俄罗斯一个七口之家的那帮歹徒。处决这些歹徒引起了库伦喇嘛很大的恐慌和不安（参看第1卷，

第74页）。走过二十俄丈，在俄罗斯的鄂博旁，奇迹般地站着一队乌勒混哥萨克，由他们的长官带着，三十个人全都穿着仪仗服在等着迎接我。我象我的同行者们一样激动，简直都无力同他们问好。我们看着这些俄罗斯人，看着眼前的俄罗斯土地，心潮汹涌，眼里充满着幸福和喜悦的热泪。

附录一：　俄汉地名对照表

〔此表为原书所附，汉文由译者所加。各条目所附数码为原文页码，参见正文边码，其中有“•”号者为音译。〕

A

Абдар　阿布达尔山　442

Абдар хутуль　阿布达尔呼图力（山地）　437

Ага　阿嘎河　470

Адун-чулу　阿敦丘鲁山　467

Алимату　阿力玛图（山沟）　136

Алтан-булук　阿勒坦布拉克（地区）　446

А-ляо-р　二梁（村）　173

Ань-хой　安徽　271

Ань-цзы-лин　鞍子岭（山口、村）　236

Аргунь　额尔古纳河　287

Ару-байшин　阿鲁板升　147

Ару-булук　阿鲁布拉克　431

Ару-табин　阿鲁塔宾　400

Ару-хонгор 阿鲁洪戈尔（地区） 440
Ару-худук 阿鲁呼都克（地区） 430
Ару-шанду 阿鲁上都（山口） 442
Ару-шанду 阿鲁上都（垄岗） 437
Аршан-даба 阿尔尚达坂（山口）356
Асарыйн-боро тологой 阿萨雷博罗托洛果伊山 412
Аяга-гун-нур 阿雅嘎贡诺尔湖 465

Б

Бага-нур 巴嘎诺尔 154，312
Бага-Тогос-хан ула 小托戈斯汗山 433
Бага-хонгор 巴嘎洪戈尔（谷）168
Ба-гоу 八沟（村，今平泉） 175
Бадархой 巴达尔浩伊（地区） 431
Баин 巴彦（盆地） 476，478
Баин-булук 巴彦布拉克（山谷）150，151
Баин-гол 巴彦郭勒（沼泽地） 450，451
Баин-гол 巴彦郭勒（泉） 475
Баин-гол 巴彦郭勒（凹地） 425，426
Баин-гол 巴彦郭勒（小溪） 472
Баин-гоу 巴彦沟（地区） 181—183
Баин-дулан 巴彦杜兰（山坡） 423
Баин-ирхиту 巴彦伊尔希图山 435
Баин-мункэ-гоби 巴彦蒙哥戈壁 426，427

Баин-мункэ-ула 巴彦蒙哥乌拉山（达尔罕汗山） 427
Баин-сумэ (Сюан-хуа-фу) 巴彦苏默（宣化府） 19
Баин-тала 巴彦塔拉（草原） 424
Баин-ула 巴彦乌拉（山） 449
Баин-улан 巴彦乌兰（山） 466—468
Баин-ургун 巴彦乌尔衮（草原） 423
Баин-хошу 巴彦和硕（山） 362
Баин-цокту 巴彦朝克图（山） 437
Баин-чжурухэ 巴彦朱尔克（山） 340
Баин-эрхэту 巴彦额尔海图（山） 441，442
Балимыйн ула 巴力木乌拉（山） 429
Бао-ань-чжоу 保安州 15，16
Бао-бай бадараху 巴敖拜巴达拉呼（山） 143
Бао-дин-фу 保定府 31，114，192，208
Барун байталык 西巴伊塔雷克（山） 452，465
Барун бургуйн гол 西布尔归郭勒（河） 464
Барун-нур 巴伦诺尔（湖） 154
Барун-усуту 巴伦乌素图（泉） 144
Барун-уцзур 巴伦乌楚尔（山） 475
Барун чжиргаланту 西吉尔嘎朗图（凹地） 476
Барцагай ула 巴尔察盖乌拉（山） 479
Батай-ин-цза 巴台营子 119
Ба-тоу 坝头（村） 174
Бату-хан 巴图汗山 423

Бау-тоу 包头 80，82，125，150

Баутоу-цаган-обо 包头察罕鄂博（地区） 128

Баянь-тугур шань 巴颜屯图古尔山 177

Ба-мяо-цэы-тан 白庙子滩（村） 168，169

Байталык 巴伊塔雷克（三条河） 452

Бай-та-р 白塔（村） 122

Бай-хонгор-обо 白浑格尔鄂博（地区） 126，128

Бай-хэ 白河 178

Байца 巴伊察山 466，470

Бай-цэ-чжи 白岔子（地方） 346

Байшинту 板申图（山岗，村） 169

Байшинту-ула 板升图乌拉（山峰） 152

Бенарес 波罗奈城（贝拿勒斯） 392

Би-ли-гоу 比里沟（峡谷） 356

Би-ли-гоу хэ 比里沟河 356

Би-ли-гоу шань 比里沟山 356

Билюту хутуль 比留图呼图力（山地） 445

Биру-хото 毕鲁浩特（经棚） 276—434

Би-цао-шо 北草场 56

Биширэльтуйн даба 比什哷力图达坂 445

Богдо-хан 博格多汗山 423

Богийн ама 博吉音阿玛（地区） 466

Боголтуйн ама 博果勒图阿玛（山沟） 444

Больчжут 博力珠特（驿站） 443—445

Боро-нур 波罗诺尔湖 241
Боро-нур 波罗诺梁（村）201，242
Боро-хото 波罗浩特 365
Боро-хундуй 博罗珲堆（山沟） 361
Боро-хучжирту 博罗呼吉尔图（山谷） 317
Боро-цэчжи 玻璃采（村） 162—169
Боцзар 把栅（村） 52
Бугудур-хара-усу 布古杜尔哈拉乌苏（湖） 442
Бугудур-хара-усу 布古杜尔哈拉乌苏（山谷） 468
Будала 布达拉宫 217，402
Будун-уха 布敦乌哈（垄岗） 479
Бундун-ухагийн ару шанда 布敦乌哈金阿鲁尚达(水泉) 479
Бунн-улцзэй-даба 布音乌尔匝达坂 469
Бумба 布木巴（村） 136
Бургасутай 布尔噶苏台（地区） 139
Бургасутай 布尔噶苏台（河） 162
Бургасутайн гол 布尔嘎苏台郭勒（小溪） 400
Бурул-даба 布鲁勒达坂 445，448
Бу-юй-рхай 捕鱼儿海 327，330
Буянту ула 布彦图乌拉山 432
Бэй-дянь 北店村 177
Бэй-пин 北平 309
Бэй-цзя ин-цза 白家营子 33

Бэй-шань-чэн 北沙城 26，37

В

Ван-дин-мяо 旺丁庙村 28

Ван-инь-дянь 王营店村 365

Ван-цзинь 万金（宣化府旧称） 19

Ван-цзя-ин 王家营村 201，234，235

Ван-цзя-коу 王家沟村 239

Ван-цзя-чжуан 王家庄 3

Вань-цюань-сянь 万全县 23，24，27

Вань-шоу-шань 万寿山 2，4

Ва-фан-дянь 瓦房店 252，365

Вайсали 吠舍离城 392

Ву-чжоу 武州 19

Вэнь-цюань 温泉 182—189，190

Вэнь-чжоу 温州 329

Вэй-лу 威虏 303

Вэй-цза-юй 苇子峪村 233

Г

Галдасутайн аршан 噶勒达苏台阿尔山矿泉 357

Галдасутай гол 噶勒达苏台河 356—360

Галдасутай долон-хошу 噶勒达苏台多伦和硕（草原） 360

Ганг 恒河 396

Ганданай ама 甘丹阿玛（草原） 449
Гандан 甘丹（山岗） 449
Гадан уха 甘丹乌哈（山口） 449
Гандес 冈底斯山 389
Ганса-дянь 岗沙店 365
Ганца худук 甘察呼都克村 155
Ганца-худук 甘察呼都克（地区） 444
Гань-су 甘肃（省） 55，75，123，310
Гарудп 嘎鲁弟（土默特卡伦） 127
Гашуп гоби 嘎松戈壁 424
Гашун гол 嘎松郭勒（地区） 431
Гайхамшик 嘎伊哈姆希克（凹地） 429
Гоби 戈壁 294，412，431
Голыйн цзольтэглик 郭勒音乔力特格力克山 470
Гонконг 香港 241
Горихон-гол 贺尔洪河 400
Горихон гол 贺尔洪河谷地 400
Гоу-мынь-цза 沟门子 176，178
Гоу-мынь-цза 沟门子村 176—347
Гоу-хэ 豹河 178
Го-цзя-тунь 郭家屯 177—274
Гочо 果绰（驿站，泉） 484
Гуан-дун 广东（省） 79—300
Гуан-дун 广东 122，123

Гуан-жэн-лин 广仁岭 228，229
Гуан-гоу 关沟 5
Гуан-гоуский проход 关沟峡谷 5，6，11
Гуань-ди 官地村 183，184，273
Гуан-ши 贯市 4
Гу-бэй-коу 古北口 163—365
Гумбум 塔尔寺 63，433
Гун-ба-мяо 弓坝庙（村） 43
Гун-Галутай 衮嘎鲁台（草原） 443，444
Гунга-нур 岗更诺尔（岗爱泊） 339，340
Гунгор-гол 公姑尔河 340，347
Гунгор-шара голын тала 公姑尔塔拉 339
Гунгорын-тала 公姑尔塔拉 340
Гунгорын шара гол 公姑尔河 339，347
Гун-дао-цзор * 公道庄 37
Гун-дэ-лин 功德林 329
Гун-и-фу 公爷府 365
Гун-нур 贡诺尔 155
Гурбун-уцзур 古尔奔乌楚尔山 475
Гурбун-хугэнэ 古尔奔呼格讷（地区） 475
Гурбун-худук 古尔奔呼都克（地区） 425
Гурбун чжиргалату 古尔奔吉尔嘎朗图（三个细谷） 476
Гурбун шили 古尔奔什力（地区） 360，361
Гу-чэн 古城 74—78，112

Гуй-хуа 归化 114
Гуй-хуа хотонь 归化浩特 87
Гуй-хуа-чэн(Хуху-хото) 归化城（呼和浩特） 23—44，52—88，105—119，286
Гуй-чжоу 贵州 123
Гэгэтэй банр 格格台巴伊尔（村） 162
Гэдэн-гу * 客店沟 161
Гэнтэйские горы 肯特山 442
Гэй-хо-ва 艾蒿洼 38

Д

Даба-му-чжань 达巴木站 365
Дабасунай даба 达布苏达坂 412，413
Дабасу нур 达布苏诺尔 413
Да-бэй-ба 大北坝（山口） 193
Да-бэй-гоу мынь-цза 大北沟门（村） 194
Да-гоу-р 大阁儿 201
Да-дуй-шань 大对山 177
Далай-нур 达里诺尔 319—340
Да-лин-ба 大岭坝 242
Да-лоу-ши 大楼市 87
Да-луань-хэ(Луань-хэ) 大滦河（滦河） 191
Да-ляо-ди 大梁棣（村，山岗）169

Дал-нур(Далай-нур) 达里诺尔 334

Дангна усу 登努素台山 62

Да-нин-фу 大宁府 397

Да-нян-сы 大凉水村 365

Дао-ди 道地村 242

Да-пин 大宁 19

Дари-ханга 达哩罕噶（商业点） 176

Дархан-хан 达尔罕汗山 427

Дархан-ула 达尔罕乌拉山 319—361，442

Дарчиктыйн тала 达尔奇克特塔拉（草原） 428

Да-си-хэ 大西河 66—243

Да-Ту-му(Ту-му-чэн) 大土木（土木城） 13

Да-тун 大同 14—110，303

Да-хэ(Лин-хэ)* 大河（灵河） 38，42

Да-хэ 大河 175

Да-ци* 大碛 168

Да-цин-шань(Ци-лянь-шан) 大青山（祁连山） 118，136—139

Да-цунь 大村 47

Да-чжуан-цза 大障子（地区） 254

Даши-бальчжур обо 达希巴力朱尔鄂博 472

Да-юй-шу 大榆树村 49，125

Дайга 岱嘎（地区） 148

Дайгыйн-тала 岱根塔拉 45，47

Дай-тун 大同 26，31，56
Дай-хай 岱海村 44
Дай-хай-та 岱海滩 44，45
Дай-хэй-хэ 岱海河 51
Дай-чжу-ю-цза 代州窑子 50
Ди-цзы-эрл-хао 地字二号（村） 174，175
Доголон• 道高隆 52
Долон-гэрь 多伦格尔 365
Долон-даба 多伦达坂 452
Долон-нур 多伦诺尔 14，140—196，204—273，300—360，423—469
Долоту 道洛图山 441
Доннур-шара-шороту 敦诺尔锡拉绍罗图（丘陵） 425
Дорчжи-хуа 多尔济花（地区） 162
Дунгу 东固山 143
Дунгу-шара хада 东固锡拉哈达山 143
Дунда-орто 敦达沃尔托（驿站） 437
Дунда-чжиргаланту 中吉尔嘎朗图（谷） 476
Дунда-бургуйн гол 中布尔归河 464
Дунду-баин 中巴彦河 478
Дунду-байталык 中巴伊塔雷克河 452，464，465
Дун-ба 东坝 200
Дун-да-хэ 东大河 207
Дун-жи-мынь 东直门 200

Дун-па-ли 东八里（村） 15
Дун-коу(Калган) 东口（张家口） 114，346
Дун-коу 东沟 346
Дун-хан 东汗山 481
Дун-хоу-цянь 东壕堑（村，湖） 168
Дун-чэн-цза 东城子 281
Дун-ян-хэ 东洋河村 28
Дун-ян-хэ 东洋河 26—28
Дурбэльчжин-ула 杜尔贝里金山 332
Ду-ши-коу 独石口 177，201，290，303
Души-угомур 都希乌果木尔（山谷） 468
Дэбсэн гол 德布森郭勒（地区） 149
Дэльгэр обо 德力格尔鄂博（山） 430
Дэльгэр обо 德力格尔鄂博（山岗） 472
Дэнчжи 岱沁村 160
Дэн усутай 登乌苏台（村） 172
Дэочин-цаган-хошу-баин-обо 岱沁察罕和朔鄂博（地区） 126，128
Дэ-чжоу 德州 19
Дэ-шэн-коу 得胜口 30，41，114
Дянь-цза 店子村 31
Дянь-чэн 甸城 53—55

Е

Е-бо-шоу 叶柏寿 252

Ерэн-дабасу-нур 叶伦达布苏诺尔 413

Ё

Ё-цзя-тун 姚家屯 26

Ж

Жао-ян сянь 饶阳县 192

Желтая река 黄河 106

Жэ-хэ 热河（小河） 178，207，213

Жэ-хэ(Чэн-дэ-фу) 热河（承德府） 163，175—366

Жэ-шуй-гоу 热水沟 182—189

З

Зан-ширэ 彰什呼（山地） 431

Зара-булун 扎拉布隆（河谷） 441

Зара-хутуль 扎拉呼图力（垄岗） 441

И

Или 伊犁 110

Или 伊犁河 218

Имату ула 伊玛图山 262

Имату хэ 伊玛图河 178
Ин-ван 银瓮（山口） 55
Ин-пань 营盘（村） 242
Ин-фо 营房（军屯） 239—241
Ин-чан 应昌 276，319—335
Инь-чан 应昌（古城） 309
Ин-чан-лу 应昌路 334
Ин-чан-фу 应昌府 334
Ин-шань 阴山 24，150，170
Инь-дао-гоу* 樱桃沟 194
Ироль 伊罗力（山） 443
Ирен-дабасу-нур 伊林达布苏诺尔 40，153
Ирен-хошунай элэсу 斑岬沙漠 340
Исунь-хэ 伊逊河 178
И-чжоу 毅州 19
И-чжоу 易州 114，423

Й

Йэхэ-нур 大湖 154
Йэхэ Тогос-хан-ула 大托戈斯汗山 433
Йэхэ-угомур 伊克乌果木尔山 466
Йэхэ-шанду 大上都地区 426

К

Кабалик 迦毗罗城 392
Калган 张家口 1，10—25，27—459
Каракорум 喀拉和林 4
Карачин 哈喇沁（土默特卡伦） 127
Кашика 迦尸城 392
Кай-пин-вэй 开平卫 19
Кай пин-фу 开平府 19，300—312
Кай-пин-чэн 开平城 177
Кобдо 科布多 78，99，110，113，278
Кобу 科布（地区，河） 365
Коша-(ди) 拘尸城 392
Куку-нур 青海 282
Куку-хото 库库和屯（呼和浩特）88
Кукэ-хото 库克和屯 114
Кукэ-хотонь 库克和屯 87，88
Ку-лунь-дянь 窟窿店 29
Ку-лу-цзо 郭磊庄 25
Ку-лэн-шань 窟窿山 184，185
Кундуй 孔堆（谷地） 150
Курцилэ-хэ 库尔奇勒河 182
Кусу 窟速山 441
Куэнту 孔岱村 150

Куэнту 孔岱沟 150

Куйтун 奎腾（村） 161

Куйтун орто 库通沃尔托 355

Кэрулэн 克鲁伦

Кэрэку 克哷库（土默特卡伦） 127

Кэ-чу 克轴山 126

Кяхта 恰克图 81，110，276—289

Л

Лама-дун 喇嘛洞 225

Лама-шань 喇嘛山 174

Лань-цзюй-сюй-шань 狼居胥山 62

Лань-цзя ин-цза 蓝家营子（村） 196

Лань-цзя-ко-р 蓝家口（村） 196

Лань-чжоу 兰州 75，77，113

Лао-лун-бэй 老龙背 18，38

Лао-ню-хэ 老牛河 178

Лоа-ху-коу 老河口 335

Лао-хэ 老河 227

Лао-е-шань 老爷山 5

Ла-су-дай-гэн 海拉苏台栅 182

Лин-ди-ся 岭（梁）底下（村） 193，229，233，242

Лин-чжоу 灵州 53

Линь-хуан-фу 临潢府 397

Лису 力苏村 145
Ло-то-шань 骆驼山 327，328
Ло-ян 洛阳（应为辽阳） 303
Лу 鲁王 327，328
Луан-пин-сянь 滦平县 175—365
Луань-хэ 滦河 176—241
Луань-шуй 滦水 302
Лун-син-хото(Лун-шэн-чжуан) 隆兴浩特(隆盛庄) 36，287
Лун-ху-тай 龙虎台（村） 5
Лун-чан 龙昌 302
Лун-шэн-цзо-р 隆盛庄 36，287
Лун-шэн-чжуан 隆盛庄 34—36
Лу-цзюй 胪朐河 441
Лю-ды-гоу мынь-р 六道沟门（村） 183
Лю-тяо-гоу 柳条沟 177
Лю-хэ 柳河 178
Лю-хэ-чуань 柳河川（村） 20
Лю-цза-шань 炉子山 174
Лю-цзя-ин-цза 刘家营子 243
Лю-цзя-ин-цза 刘家营子 347，359，360
Лю-цзян-ю 刘家峪 180
Лю-шуй-гоу-цзы 流水沟子 207，210，212
Лян-тин 凉亭 303

Лян-ци-ди-ин-фо* 两尺地营房 191
Ляо 辽河 328
Лю-ши-хо-рл 六十号村 35
Лю-ши-эрл-хо 六十二号村 35

M

Ма-ван-мяо 马王庙 43
Ма-лянь-цуй 马连渠 162
Манхату 曼哈图（山谷，小山） 426
Мань-тоу-шань 曼陀山 327—329
Мао-цзя-во-пу 毛家窝铺 253
Ма-чо-ле 马厂梁（村） 43
Майдари 美岱村 122
Май-и-дя-р 美岱村 51，122，123
Майхан 迈罕（凹地） 440
Май-ху-ту 麦胡图（村） 45
Ми-ли-цзинь гоу 米里清沟 356
Ми-ли-цзинь хэ 米里清河 356
Ми-мяо* 弥庙（村） 52
Минганъ-и 明安驿 310
Мин-анъ 明安（站） 303
Ми-хэ-да* 米和达（村） 18
Ми-юн-сянь 密云县 192
Могойту 穆盖图河 150

Мононхойн даба 莫农浩达坂 300
Моргочак 莫尔果察克 411
Морин-даба 莫林达坂 300
Морхочин 毛忽庆（村） 154
Мотай 毛台（地区）134
Мойлин орто 莫林沃尔托（驿站） 355
Мункэ-хан 蒙哥汗山 430
Мурыйн нур 木尔诺尔 430
Мусун буриду 木逊布里都（地区） 481
Мухур 木呼尔（垄岗） 427
Мухур 木呼尔（地区） 427
Му-хэрэм 穆赫来姆 332
Мынь-цзы-сяо 门子哨 178
Мэльцзэнэ 麦力采内山 465
Мэй-юнь-сянь 密云县 365
Мяо-гуй-мынь 庙沟门（村） 50，125

Н

Налайху 纳来哈河 446—449
Налайхайн уха 纳来哈河高地 448
Нань-би-хэ• 南碧河（今隆庄河） 35
Нань-коу 南口 2，4，5
Нань-шань 南山 207
Нарасутай 那拉苏台（山） 144

Нарин-гол 纳林河 154

Нарин-уха 纳林乌哈高地 443

На-хо-цянь 南壕堑（村，河） 155—158，244

Нга-цзя-тун 鞍匠屯 238，239

Нин-ся 宁夏 53，112，310

Нин-юань-сянь 宁远县 44，126，128

Ни-хэ 泥河（应为沈河） 303

Но-бо-шань 脑包山 35

Ноин-тала 诺音塔拉 416

Номохон-асут 诺莫洪阿苏特（村） 136

Номту 诺木图（山岗） 442

Нурга 努尔嘎（地区） 365

Ню-лань-шань 牛栏山 192，212，365

Ню-чжуань 牛庄 204

Ню-чжуань-цза 牛庄子 194

Нюй-ин-цза 牛营子 237

О

Огит 鄂奇特（土默特卡伦） 127

Окит 鄂奇特（山沟） 142

Олоин-даба 鄂罗音达坂 466

Олон-буриду 鄂隆布里都（地区） 481

Олон-худук 鄂隆呼都克（凹地） 412

Омоподайгыйн нур 岱海敖莫诺谷地 46

Онгон 鞠滚（土默特卡伦） 127，133
Онгон-дабан 翁公达坂（村） 136
Онгорхой хада-ула 翁果尔霍哈达乌拉 180，184
Онон 敖嫩河 287，470，485
Ордос 鄂尔多斯 52，62，126，158
Ортонгыйн-гол 额尔腾河 278
Орхон 鄂尔坤河（今鄂尔浑）426
Орчок-ула 奥尔乔克乌拉山 363

П

Па-гоу 八沟（今平泉） 175—226，349，360
Па-да-лин 八达岭 10
Па-ди 坝底（村） 274
Па-ли-ин-цза 八里营子 243
Па-ли-чжуан 八里庄 20
Па-ли-чжуань 八里庄 233
Пань-бянь-шань 半边山 182，184
Пань-цуй-шань 棒槌山 221—230
Пань-чуй-фын 棒槌峰 221，222
Пекин 北京 1—474
Печили 北直隶 222
Пин-цюань-чжоу 平泉州 176—125
По-ло-но 波罗诺 242
По-цуй-ла-цза-гоу-мынь-р 破嘴砬子沟门 83

P

Рачжагриха 王舍城 392

C

Салор 沙梁儿（村） 119

Сань-да-гоу 三道沟（村）46，47

Сань-да-гоу 三道沟（地区） 47

Сань-дао-гоу 三道沟（村） 236

Сань-дао-ин-цза 三道营子 190

Сань-дао-лян 三道梁 365

Сань-до-гоу 三道沟（小村） 33

Сань-ды-гоу-мынь-р 三道沟门（小村）183

Сань-дянь 三店（村） 356

Сань-хо 三号村 37

Сань-хэ-юй-чжуань 三河峪庄 234

Сань-ца-ко-р 三岔口 201

Сань-цза-гол• 三岔河 179

Сань-цза-коу 三岔口（村） 161

Сань-цзо-та 三座塔 176

Сань-цзю-и-р• 三九营（村） 174

Сань-цзя-цзы 三家子（小村） 246—255

Сань-шань-цза 三山子（村） 275

Са-то-цза 沙陀子（村） 275

Сайхан 赛罕（谷地） 479
Сайхан булук 赛罕布拉克（泉） 479
Сай-фын 赛峰（站） 303
Си-бай-та-р 西白塔 125
Си-вань-ин-цза 西湾营子 158
Си-гоу 西沟（小村） 196
Си-гоу-мынь 西沟门 44
Си-ин-цза 西营子 237
Си-коу 西口（呼和浩特） 31，114
Си-ма-ли 洗马林村 25
Син-ань-лин 兴安岭 182，183
Син-бао-ань 新保安 15
Син-ло 兴和 19
Син-лун-тай 兴隆台 169
Син-лун-чжуань 兴隆庄 178，365
Син-хо-чэн 兴和城 167，168，309
Син-хэ 兴和 303
Син-чжоу-хэ 兴州河 240—242
Синь-чжоу 兴州 31，45，47，201
Синь-чжу 兴州（村） 241
Си-пин-коу 新平口 29，30
Си-синь-эр* 西新 201
Си-хо-ма* 西河马（村） 2
Си-хэ 西河 278

Си-цзя-тун 四家屯 28

Си-ян-бу 西洋堡 28

Си-ян-хэ 西洋河 27, 28

Со-гу-чэн 双古城 43

Со-та-шань 双塔山 230, 231

Сульчжа 苏勒哲（土默特卡伦） 127

Сумэру 须弥山 328

Сунь-хэ 孙河 365

Сучжийн гол 苏集河 151

Сучжийн тала 苏集塔拉 151, 153

Сучжи 搜吉 161

Су-ши-тин 四旗厅 175, 176

Суй-моу 水磨 50, 125

Суй-чуань-цза 水泉子（小村） 155

Суй-юань 绥远 109, 110

Сы-дао-го-лян 四道沟梁 365

Сы-дао-лян 四道梁 236

Сы-цунь-ди 四村地（村） 155

Сы-чуань 四川（省） 123

Сэнкур 桑沽儿河 470

Сэнчжийн даба 僧机达坂 164, 167

Сэнчжиту 僧机图（村） 177, 179

Сэнчжиту-синь 僧机图村 177

Сюань-дэ 宣德（宣化府） 19, 303

Сюань-хуа-фу 宣化府 6，18—33，280—347
Сюань-пинь-бу 宣平堡 24
Ся-бан-чэн 下板城 212
Ся-во-пу 下窝铺 242
Ся-ин-цза 下营子 178
Сянь-шуй-пу 响水堡 18
Сяо-ба 小坝（村） 43
Сяо-ба-цза 小坝子 47
Сяо-булунь 小不浪 49
Сяо-ва-цза 小洼子村 184
Сяо-дао-гоу-мынь 小道沟门 239
Сяо-кулор 小库列（村） 119
Сяо-луань-хэ 小滦河 177—191
Сяо-са-го-р• 小沙沟 193
Сяо-сюй• 小水村 174
Сяо-хэ 小河（村，河） 161，162
Сяо-хэ-цза 小河子 42，43
Сяо-хэ-цза 小河子 179
Сяо-хэ-цза 小河子 234
Сяо-цзя-дянь 肖家店 233
Сяо-цзянь-тань• 小碱滩 172
Сяо-чжай-р 小寨（村） 243
Сяо-чэн-цза 小城子 241
Сяо-шуй-го 小水沟 193

Ся-пань-чэн 下板城 178

Ся-хо-ди 香火地 44

Ся-чжан-гао 下长皋 254

T

Табин обо 塔宾鄂博 363

Табин сумэ 塔宾苏默 400

Табис 太仆寺 162, 297

Табун тологой 塔奔托洛果伊（地区） 412

Тамагайн гол 塔马嘎河 154

Тан-сан-ин 唐三营 184

Тан-цюань-гоу 汤泉沟 186—190

Тань-цинь 弹琴山 9, 10

Таргун-хашату 塔尔衮哈沙图（山口） 432

Таргун-хэрэ 塔尔衮赫呼（地区） 421

Тарим 塔里木河 147

Та-цзы-гоу-тин 塔子沟厅 175, 176, 211

Тай-пин-чжуан 太平庄 14

Тай-пу-цзэ• 台铺子 18

Тай-хан 太行山 10, 11, 12

Тай-фу-сы 太仆寺 162, 172

Тай-юань-фу 太原府 31, 101, 338, 359

Тогос-ула 托戈斯乌拉（山） 452

Тогос-хан-ула 托戈斯汗乌拉山 433, 434

Токто-хото 托克托城 93，133，147

Тола 土拉河 447—450

Толи 托力（驿站） 141

Толи булук 托力布拉克 141

То-ли-цзо 桃李庄 25

Тологойту хутуль 托洛归图呼图力（山地） 150

Том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托木斯克省 75

Тоно 拖诺山 440—442

Торо-хай-цзы 答尔海子 330，334

Тосун-аршань-нур 托逊阿尔善诺尔 469

Тоу-дао-ин-цза 头道营子 194

Ту-тао-хэ 头道河 174

Ту-дин-цза 土井子 163，166

Ту-до-гоу 头道沟 33

Ту-до-ин-цза 头道营子 31

Тулга 图勒嘎山 442

Ту-му-коу-цза 土木口子 14

Ту-му-чэн 土木城 13，14

Тунчжа булук 屯扎布拉克（山谷） 313

Тун-пяо-рл 团瓢儿（村） 230，231

Тун-чжоу 通州 31，192，200

Ту-хо 图和（盆地） 174

Тухум 图呼木（山谷） 426

Тухумын шили 图呼木什力 426

Ту-цзя-дянь 杜家店 229
Ту-чэн-цза 土城子 183，189，190，347
Ту-чэн-цза 土城子（今丰宁） 197，242
Туши 图希（山） 480
Тэмэнь-хуцзу 特门库珠（土默特卡伦） 127
Тэнгэлик 腾格利克（河） 472
Тэгэлик буриду 腾格利克布里都 472
Тэнгэлик горихон 腾格利克果里洪（小河） 475
Тэргэльчжийн гол 特尔格力吉郭勒（河） 475
Тянь-мэй-р 添密滩 122
Тянь-мэй-тэ 添密滩 51
Тянь-пин 天平 55
Тянь-ся ди и гуань 天下第一关
Тянь-тай 天台（山） 329
Тянь-цзин 天津 31—467
Тянь-чжэн 天成村 43，44

У

Угомур 乌果木尔山 479
Угомур ула 乌果木尔乌拉山 442
Уда 乌达（土默特卡伦） 127
У-да-чэн 乌丹城 249
У-дун 五墩（村） 24
Удэ 乌德（谷地） 148

Удэ 乌得河 470
У-котоль 乌科托力（山口） 311
Улан балгасу 乌兰巴尔嘎苏（小城） 310，311
Улан-бутун 乌兰布通（地区） 61
Улан-даба 乌兰达坂 449
Улан-дабанай гол 乌兰达坂郭勒（河） 449
Улан-обо 乌兰鄂博（山） 312
Улан-хада 乌兰哈达（赤峰县） 175—412
Улан-хада 乌兰哈达（草原） 365
Улан-хонгор 乌兰洪郭尔 424
Улан-хошу 乌兰和硕 400
Улан-хошу 乌兰和朔（山） 481
Улан-худугийн тала 乌兰呼都克塔拉 472
Улан-хучжир 乌兰呼吉尔（地区） 446
Улан-цаб 乌兰察布 145，146
Улан-шань 乌兰山 175
Улан-эргийн адак 乌兰额尔吉阿达克 438，440
Улан-эрги 乌兰伊尔根 440
Улан-эрги 乌兰伊尔根 434
Улан-эрхэту 乌兰额尔海图山 434
У-ли-па 五里坝 47，149
Ульхун 乌勒混（卡伦） 447，485，486
Ульцзэй гол 乌尔匝郭勒河 479，480
Ульцзэйн ундур добо 乌尔匝温都尔多博 480

Улцзэйту ула 乌尔匝图乌拉山 468
Ульцзэй эхин буриду 乌尔匝额亨布里都 480
У-ле-хэ 武烈河 207—223
Улясутай 乌里雅苏台（土默特卡伦） 127
Улясутай 乌里雅苏台（城） 78—425
Улясутай гол 乌里雅苏台河 360
Улясутай ула 乌里雅苏台山 416
Унигэту нуру 乌尼盖图诺尔 412
Унэту 乌奈图 425
Урга 库伦（今乌兰巴托） 4，39—478
Ургун 乌尔衮（草原） 425
Ургусутай-гол 乌尔古苏台河 401
Урту-гол 乌尔图山 153
Уршунь 乌尔松河 441
Усун-турунская падь 乌苏图龙河谷地 341
Усунь-турун 乌苏图龙河 341—356
Усун-турун 乌苏图龙（地区） 347
Усун-турунэй ула 乌苏图龙山 340
Усуту-гол 乌素图河 143，144
Усу турун 乌素图隆河 175
Усуту-шара 乌素图西拉河 145，146
У-сян-цзо-р* 五乡庄 168
У-тала 乌塔拉（平原） 316
У-тай 五台（山） 415

Утай-шань 五台山 36，415
У-тологой 乌托洛归（地区） 153
Утугай 五犊垓（平原） 150
Утхун-дэрэсу 乌特浑得哷苏（地区）
У-фын 五峰（山） 177
Уха-оботу 乌哈鄂博图（牧场） 315
У-чан-фу 武昌府 266，267
Уй 卫省 404

Ф

Фань-цзя-коу 樊家沟 178
Фань-цзя-хуре 樊家圐圙 43
Фын-кай-лу* 分开路（村） 42
Фын-нин-сянь 丰宁县 175—243
Фын-тян-чжоу 奉圣州 303
Фын-цзы-хо 冯字号（村） 34
Фын-чжэн 丰镇 2—45，287
Фын-чжоу-фу 汾州府 208
Фэн-чжоу 丰州 53—87，104

Х

Хабчил 哈布奇勒（沙山） 313
Хагай 哈盖（简便驿道） 161
Хагай 哈盖（村） 161

Хадамал-ула 哈达玛勒乌拉山 128

Хадан-хошу 哈丹和朔 155

Хадату 哈达图 421

Хаирчак орто 哈伊尔察克沃尔托 363

Хак-нур 哈克诺尔 161

Халагайту 哈拉盖图（山谷） 150

Халха 喀尔喀河 441

Халютай 哈柳台（驿站） 162

Халютай 哈柳台（山谷） 136

Хамар 哈玛尔（山谷） 136

Хангай-даба 杭爱山 445

Хангай-ула 翰海乌拉山 399

Ханькоу 汉口 41—271

Хань-нур-тай 汉淖台 161

Хань-хай-цза 旱海子（湖） 36

Хань-хай-цзы 旱海子（村） 161

Хань-хэ 旱河 206，207，212

Хань-чин-ба 韩庆坝 44

Хара-балгасун 哈剌巴勒嘎苏 162

Хара-бута 黑兰不塔（村） 119

Харату-ула 哈拉图山 479

Хара-усу 哈拉乌苏（小河） 360

Хара-ухэрту 哈剌乌海尔图（山谷） 136

Хара-хотон тин 哈剌河屯厅 175，176

Харгиль 哈尔吉力（山谷） 136
Харчинь 哈拉沁（河） 146
Хатагийн гол 哈塔吉河 422
Хашату 哈沙图（村） 122
Хашату 哈沙图（湖） 365
Хаяхундуйн-тала 哈雅浑杜塔拉（山谷） 434，437
Хайлар 海拉尔 313
Хинганский хребет 兴安岭 365
Хирэйн-нур 黑林诺尔 153，154
Хласса 拉萨 401，402
Хоир-нурыйн-тала 霍伊尔诺尔塔拉 154
Холбо-нур 浩勒博诺尔 472
Хо-ло-р 合老儿（村） 50
Холтуйн ама 浩勒图阿玛（山谷） 400
Хон-ту-ку-цза 黄土窟子 33
Хорин-гацзарыйн обо 二十里脑包 172
Хорин-гэр 和林格尔（土默特驿站） 127
Хотуба 韩努坝（村） 168
Хо-ту-лин 虎头岭 234
Хохо-худук 呼和呼都克（牧场） 412
Хой-цзе 回子河 33
Хой-янь 怀安（县） 27
Хрстийн тала 赫尔斯廷塔拉 421，429
Хуан-ту-кань 黄土坎 36

Хуан-хуа-чуань 黄花川（河） 178
Хуан-хэ 黄河 51—135
Хуан-цзя-дянь 黄家店 233
Хуан-чжоу 桓州（站） 302，303
Хуан-яй 黄崖（站） 303
Хуа-цзя-ин 花家营 241
Хуай-жоу-сянь 怀柔县 192
Хуай-лань-сянь 怀来县 12—15
Ху-бэй 湖北（省） 123，271
Ху-дао 后道（村） 37
Ху-до-жо 后道窑（村） 37
Худо-нур 呼道诺尔 429
Худо-нурын тала 呼道诺尔塔拉
Худонэй цзольтэглик 呼多内乔力特格力克山 470
Хулусутай 呼鲁苏台（山谷） 151
Хулусутай 呼鲁苏台（地区） 315
Хулусутайн обо 呼鲁苏台鄂博 151
Хулуту 呼鲁图（村） 136
Хулханай тала 呼勒罕塔拉 411
Хулханай ула 呼勒罕山 411，412
Ху-ляо-гоу 葫芦沟 194
Ху-нань 湖南（省） 270—272
Хундулэн 珲都伦（河，谷） 400
Хундулэн-булук 珲都伦布拉克 430

Хун-мо-ин-цза 黄茂营村 155
Хун-мяо-шань 红庙山 212
Хун-обо 红鄂博 160
Хун-саба 红沙坝 49
Хун-ци-ин-цза 红旗营子 347
Хун-чжу-ла 红石峦 234
Хунь-хэ 浑河 16, 17
Хун-юань-чжоу 浑源州 114
Хурай-гол 呼赖郭勒（河） 400
Хуре 圈圄（村） 50, 125
Хутан-хошу 哈坦和硕（地区） 134, 135
Хуху-хото 呼和浩特（归化城） 51—424
Хуху-хотонь 库库和屯 87, 88
Хуху-эрги 克克伊尔根（今武川） 64—153
Хуцагыйн голская долина 呼察金郭勒谷地 451
Хуцагыйн уха 呼察金乌哈 451
Ху-цза-ю-цза 胡家窑子（村） 125
Хуцзэй 呼泽伊（村） 148
Хучжирту 呼吉尔图（谷地） 317
Хучжир-тохой 呼吉尔托辉（村） 136
Хушинга хошу 呼辛嘎和硕 451
Хушинга ула 呼辛嘎乌拉（山） 451
Хуши-тогос 呼什托果斯（山） 453
Хуякту-обо 呼雅克图鄂博 124, 135

Хуйтунэй буриду 辉屯布里都 478，479

Хуйтун-гол 辉屯郭勒 478，479

Хэ-ку 河口（镇） 51

Хэ-нань 河南（省） 79，183

Хэрулугийн-хирай 克鲁伦根希赖（谷地） 437

Хэрулун 克鲁伦河 61—469

Хэре-хошу 赫列和硕 435

Хэре-хутуль 赫列呼图力（山岭） 437

Хэрэм 赫呼木（山口） 480

Хэ-ту-ба 黑土凹（小村） 172

Хэй-хэ 黑河 105，109，110

Хэй-фын-коу 黑风口 17

Хэй-чэн-цза 黑城子 253

Ц

Цаган-балгасу 察罕巴尔嘎苏 168

Цаган-байшин 察罕板升（村） 119

Цаган-булук 察罕布拉克（广不浪） 48—149

Цаган-булук 察罕布拉克（小河） 48，49

Цаган-дэль 察罕德力（小山） 425

Цаган-ин-цза 察罕营子 160

Цаган-мурэнь 察罕木伦河 361—399

Цаган-нур 察罕诺尔（湖，河谷） 440

Цаган-нур 察罕诺尔（湖） 469

Цаган-нур 察罕泊 481
Цаган-обо 察罕鄂博（土默特卡伦） 127
Цаган-обо 察罕鄂博（地区） 34，153
Цаган-субурга 察罕苏布尔嘎城 276—399
Цаган-усу 察罕乌苏（河） 365
Цаган-хурень 察罕圈图（地区） 45
Цаган-чулуту 察罕楚鲁图（泉） 445
Цанту-ула 仓图乌拉（山） 452
Цанха эрик 昌哈额里克（小山，山谷） 440
Цан 藏（省） 404—411
Ца-пын 茶棚（村） 274
Ца-фын-коу 沙蓬口（村） 154
Ца-фын-коу 沙蓬口（峡谷） 154
Цай-гэ-бу 柴沟堡 26—29
Цай-сы-ко-р* 柴市口 238
Цзагасутай 扎嘎苏台（湖） 313
Цзагасутай 扎嘎苏台（河） 365
Цзи-мин-и 鸡鸣驿 15—16
Цзи-мин-шань 鸡鸣山 15—17，303
Цзинь-дао-тун 金沟屯 241
Цзинь-лун-коу 青龙沟 24
Цзинь-пын-чэн 经棚城 345
Цзинь-цзя-гоу 靳家沟 234，235
Цзинь-цзя-гоу-мынь-эр 靳家沟门（村） 236

Цзи-чжоу 冀州 18

Цзольтэглик 乔力特格力克（山） 470

Цзо-хо-ху 皂火口（村、河） 165

Цзо-цзя-цзо-р 赵家庄 24，25

Цзуань-цзя-цзо-р 阮家庄 38

Цзун-баин 东巴彦湖 478

Цзун-баинай-даба 东巴彦达坂 479

Цзун-байталык 东巴伊塔雷克河 452

Цзун-бургуйн гол 东布尔衮郭勒 464

Цзун-модон 昭木多 62

Цзун-нур 淮诺尔 154

Цзун-чжиргаланту 东吉尔嘎朗图（凹地） 476

Цзун-чжиргаланту 东吉尔嘎朗图（河） 472

Цзурган-ула 朱尔甘乌拉山 430

Цзуру·хуцзу 朱隆呼朱 450

Цзу-ян 沮阳城 6

Цзэрдэ-цаган-хурень 哲尔德察罕呼凌 128

Цзю-дао-гоу 九道沟（村） 35

Цзю-шэнь-мяо 九神庙（村） 175，176

Цзю-юань-юнь 九源云 54

Цзюй-хэ 车河 178

Цзюй-юн 居庸界 6

Цзян-су 江苏（省） 271

Цзян-си 江西（省） 271

Цзянь-чан-сянь 建昌县 176—255
Цзя-сан-цзо 贾贤庄 25
Ци-лянь-шань 祁连山 55，118
Цин-бай-хэ 前白河 178
Цин-лун-хэ 青龙河 207
Цин-хэ 清河 2
Цин-хэские погран。ворота 清河边门 253
Цин-чуй-фын 磬锤峰 222
Цин-шань 大青山 127，129
Цин-ши-ла 青石砬 180
Цин-шуй-хо 清水河 136
Ци-ся• 栖霞村 154
Цок 朝克（山） 363
Цо-ло-гоу 泽洛沟 38
Цэлийн гоби 策力戈壁 431
Цэлийн-нур 策力诺尔 431
Цэнгир 僧库尔河 470
Цэцэк нугуйн ширэ 车策克努古因希呼 465
Цюань-цзю-чжо 泉九庄 85
Цян-ань-сянь 迁安县 178
Цянь-фу-сы 千佛寺 196

Ч

Чага-булун 厂不浪 47—49
Ча-дао 岔道 10—12，15

Ча-дао-ко-р 岔道口 238

Чандага-тала 昌达嘎塔拉 475

Чан-бо-уан 张博湾 178

Чан-нин 常宁州 327

Чан-сан-юй 常山峪（村） 237

Чан-бо-шань 长白山 110

Чао-бэй-ин-цза 朝北营子 253

Чао-лян-гоу 朝梁沟 242

Чао-ян-дун 朝阳洞 237

Чао-ян-сянь 朝阳县 176—255

Ча-пын 茶棚（村） 231

Чарилтыйн тала 察里勒特塔拉 316，317

Чжангор 张皋 33—35，153

Чжан-ма-цзинь 张麻井 172

Чжан-пин-ин-цза 张平营子 176

Чжан-цзя-коу 张家口 26，114，150

Чжан-чжа-пу 张家堡 13

Чжао-сюй-цзы-гоу 赵水子沟 253

Чжао-шу-гоу 赵树沟 253

Чжинсуту ула 金苏图乌拉 452

Чжиран 吉朗（地区） 421

Чжирангийн гол 吉朗郭勒 421

Чжиргаланту 吉尔嘎朗图（谷地） 432

Чжиргаланту 吉尔嘎朗图（地区） 442

Чжиргаланту 吉尔嘎朗图（小河） 428
Чжиргаланту 吉尔嘎朗图（河） 424
Чжиргаланту 吉尔嘎朗图（小山） 440
Чжиргаланту 吉尔嘎朗图（山）146
Чжиргаланту ула 吉尔嘎朗图乌拉 361
Чжигистэй нур 扎吉斯台湖 400，401
Чжи-цзо-цза 鸡毗子（树） 183
Чжоу-сы-р гоу 周石沟 356
Чжун-найман-сумэ 兆奈曼苏默 276—312
Чжу-цзя-вань 朱家洼（村） 50，125
Чжу-цзя-хэ 周家河（村） 26
Чжу-цзя-цзо-р 邹家庄 25
Чжэ-цзян 浙江（省） 329
Чигэтэй 七盖台（村） 155
Чи-ли-ча-фан 七里茶坊（村） 21
Чин-луань-цзо-р 庆乐庄 43
Чи-фын-сянь 赤峰县 176—365
Чи-шань 赫山 241
Чоко-тан-цза• 巧靠塘子 181
Чоной гол 朝诺河 421，422
Чулун-онгоцо 丘伦翁果卓（马连渠） 162
Чулуту-даба 丘鲁图达坂 399
Чулуту-даба 丘鲁图达坂 450
Чулутыйн гол 丘鲁图郭勒 450

Чучитыйн-хобур 楚奇特浩布尔 430

Чуэ-цзя-го-у 蕨菜沟（村） 236

Чэкчэр 扯克彻儿山 441

Чэкэрэмтэй 策克呼木台（地区） 139

Чэн-дэ-фу 承德府（热河） 115—270

Чэн-ло 盛乐 52

Ш

Шабакту 沙巴克图（村） 365

Шабартай 十八台 150；什巴尔台 169

Шабартай 沙巴尔台 313，314

Шабар чжиргаланту 沙巴尔吉尔嘎朗图 428

Шанага 沙纳嘎（谷地） 465

Шанага 沙纳嘎（卡伦） 171，172

Шанага 沙纳嘎（山谷） 475

Шандайн гол 闪电河 173

Шанду-гол 上都河 278—311

Шанду гол 桑都河 447，448

Шанду-даба 桑都达坂 447

Шанду-дянь 上都店 177

Шанду-хэ 上都河 177，179

Шанхаин даба 尚哈音达坂 47，149

Шанхай гуань 山海关 204

Шанхай 上海 79，82，266

Шан-го-р-ин-цза 上沟营子 196
Шан-гуань 上关 9
Шан-гу 上谷 19
Шан-гу-цзюнь 上谷郡 18
Шан-ду 上都 19，300—304
Шан-пань-чэн 上板城 178
Шан-тао-хото* 三道和屯 253
Шан-хуа-юань 上花园 17
Шань-дун 山东（省） 174—260
Шань-лянь 闪电（谷地） 173，174
Шань-дянь-хэ 闪电河（村） 173
Шань-си 山西（省） 10—359
Шань-ши-гоу 上石沟 365
Шара-мурэнь 西喇木伦河 146—365
Шара-тала 锡喇塔拉（河） 241
Шара-тала 锡喇塔拉（草原） 365
Шарху 沙尔呼山 241
Ша-чэн 沙城 14，15
Ша-хо-ин-цза 哨虎营子（村） 242
Ша-ху-коу 杀虎口 111，126，128
Ши-ван-цзы* 石旺子（村） 13
Ши-жэнь-вань 石人湾（村） 50—125
Ши-лян-дай 西兰台（村） 119
Ши-мынь-цза 石门子 178

Ши-нин 隰宁（站） 303
Шинэ-булук 什奈布拉克（泉） 430
Шинэ-сумэ 希奈苏默 356
Ши-па-пань-ляо 十八盘梁 207
Ши-па-хао 十八号村 174
Шира-ордос 失剌斡耳朵 303
Ширь 希里 471
Ши-сань-ли-мяо 十三里庙（村） 21
Ши-ся 石匣 365
Ши-фо-сы 石佛寺（村） 10
Ши-хо-цза 石河子（村） 20
Ши-цзо-р 石庄 24
Шраваста 室罗伐悉底城 392
Шуй-чжуан-цза 水泉子（地区） 347
Шуй-чжуань-цза 水泉子（村） 274
Шухайн гол 舒海郭勒 451
Шухайн даба 舒海达坂 451
Шурха-гол 苏尔哈河 335
Шэн-цзо-р 沈庄 194
Шэнь-вань-цза 沈湾子 341
Шэнь-си 陕西（省） 123

Э

Энгирь-хашату 恩吉哩哈沙图（地区） 425

Эргитэй хурук уха 额尔吉泰呼鲁克乌哈 465
Эрл-дао-ин-цза 二道营子 190
Эрл-дао-ин-цза 二道营子 195
Эрл-до-ва 二道洼 170
Эрл-до-ва 二道洼 171
Эрдова 二道洼 149
Эрл-до-го-цза 二道沟 42
Эрл-до-ин-цза 二道营子 31
Эрл-до-хэ 二道河 154
Эрл-тай-чо-цза 二道墙子 42
Эрл-тай-цза 二台子 14
Эрл-ши-у-хао 二十五号村 174
Эрл-ши-цзя-цза 二十家子 252
Эрдэми дагагахсан фу 额尔德米-达噶噶克森府 202
Эрдэни тологой 额尔德尼托罗归 481
Эрлян-нур 二连诺尔 40
Эрхэ-ула 额尔赫乌拉 481
Эрэн-даба 额凌达坂 481
Эрен орто 额林沃尔托（驿站） 355
Эчжийн нур 额吉诺尔 315
Эчжи-дабасу-нур 额吉达布苏诺尔 413

Ю

Юань-бао-шань 元宝山 229

Юлдус 裕勒都斯（今尤都斯） 147
Юн-пин-фу 永平府 178
Юн-хун-пу 永丰堡 23
Юн-хун-пу-гоу 永丰堡沟 23，24
Юн-чан 应昌路 327
Юнь-чжоу 云州 303
Юньшумбуйн-цаган-нур 云苏木布察罕诺尔 429
Юй-линь 榆林 13，20
Юй-су-лин 榆树林 67
Юй-цзя-лё 於家梁 25
Юй-чжоу 尉州 27，303
Юй-шан-чжуан 永善庄 38
Юй-янь 渔阳 55
Ю-су-ди 榆树地（村） 194

Я

Ядайн гол 雅岱河 162
Я-ма-гоу-мынь-р° 亚麻沟门 193
Ямынь-коу 衙门口 41
Ян-бао-шань 元宝山 2
Ян-гэ-чжуань 杨各庄 192
Ян-гэй-ба 羊盖板 44
Ян-са-гоу 羊草沟 235
Ян-хэ 洋河 17—31

Ян-цзинь-цза* 洋井子 201
Ян-цзы 长江 114, 235, 271
Ян-цзы-ва 燕子窎 181, 182
Ян-цзы-ва-ба 燕子窎坝 181
Ян-чжоу 扬州 260
Янь-дан 雁荡山 329
Янь-цинь-чжоу 延庆州 2
Янь-цзы-гоу-мынь-р 燕子沟门 184
Янь-шань 燕山 189
Яо-по-ло 阳坡窑 44
Яо-р-лян 鹞儿梁 18
Яо-цзя-цзо 姚家庄 21

附录二：　俄汉人名和其他名称对照表

〔此表为原书所附，汉文由译者所加。各条目所附数码为原文页码，参见正文边码，其中有“·”号者为音译。〕

A

Абага　阿巴嘎旗　41,280—414

Абаганар　阿巴哈纳尔旗　280—414

Абида бурхану сумэ　阿毕达-布尔罕努苏默　70

Авалокитэшвара　观音像　328,329

Аван-дампил　阿旺·丹木佩勒（喇嘛）　145

Аваң-чжамбал-цулчим　阿王占巴勒楚勒奇姆　402—406

Агой йэхэ онолоту сумэ　阿归-伊克-鄂诺勒图苏默　148

Адагыйн усу　阿达格乌苏井　430

Адун-чулуские топазы　阿敦丘鲁黄晶　467

Акшоби бурхану сумэ　阿克硕毕—布尔罕努苏默　70

Алашаньского вана хошун　阿拉善王旗　83

Алиха-амбань　阿里哈昂邦　96,97

Sir R. Alcock　阿礼国爵士　258,259

Алтан хан　阿勒坦汗　53—54,56

Алтайский тракт 阿尔泰路军台 141,162
Амбан-да-цинъ-ван хошун 昂邦亲王旗 480
Амогасиддийн сумэ 阿摩果西德-拖音苏默 70
Амур-баясхуланту 阿穆尔-巴雅斯呼朗图寺(庆宁寺) 298
Ананда 阿难陀(欢喜佛) 391,393
Ананда-шри-бадра 阿难陀师利波陀罗 394
Англий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647 г. 1647年英国探险队 256
Ань-дин-мынь 安定门 1
Ань-дэ 安德 420
Ань-юань мяо 安远庙 218
Аохани 敖汉人 227-351
Арбиньсань 阿尔彬桑 170
Аргал 干粪堆 318,337,421
Ария-бало 阿里雅宝洛佛(即正观音) 119,122,308
Артасида 萨婆頞他悉陀(释佛乳名) 391
Арудай 阿鲁台 310
Ару-хорчин 阿鲁科尔沁旗 290,350
Ару-цзамыйн-хашату 阿鲁扎门哈沙图井 424
Аруйн-худук 阿鲁呼都克 434
Арха-гэгэн 阿尔哈格根 295
Archer “弓弩手号”舰 267
Аршан 阿尔善寺 357
Аршан 阿尔善矿泉 357,358
Ахай-гуна хошун 阿海公旗 441

Ахай-цзасака хошун 阿海札萨克旗 424

Арюн-цзун-сумэ 阿伦宗苏默 216

Ахун 阿訇 191

Ацок 阿朝克（租约） 440

Ачжа-гэгэн 阿嘉格根 295

Ашюка 阿育王 393

Аюши 阿尤希（长寿佛） 57,64,225

Аюши-тун-цзян 阿尤希铜匠铺 282

Аймак 部；盟；旗；部族；艾马克 295,433—460

Б

Бабкин 巴布金 288

Бага-баринь 小巴林旗（巴林右旗） 360—398

Бага-учжумуцинь 小乌珠穆沁旗 280,413

Бага-чжу 巴噶召（小召） 56—71

Баин-дулан-булук 巴彦杜兰布拉克 424

Баин улаские топазы 巴彦乌拉黄晶 467

Баинтай тун-цзян 巴彦台铜匠铺 283

Балчин сумэ 巴勒沁苏默 363

Бандита гэгэнэй чжу 班第达格根召 56

Бандиты хит 班第达寺 289

Бан-гу 班固 21

Бань-шэнь 板升（房子） 53

Баньчэнь эрдэни 班禅·额尔德尼 143,409

Бао 宝（印玺） 473
Баргу-хошуны 巴尔虎旗 449
Баргуты 巴尔虎人 308
Барини 巴林人 397—400,424
Баринь 巴林旗276—413
Барун-Абага 阿巴嘎右翼旗 280
Барун-Абаганар 阿巴哈纳尔右翼旗 360,361,364
Барун-Баринь 巴林右翼旗 360,361,364
Барун-Онют 翁牛特右翼旗 365
Барун-Сунит 苏尼特右翼旗 2,,40,41,153,280
Барун-усуту-сумэ 巴伦乌素图苏默 144
Барун-хуре 巴伦呼勒寺 454.456,459
Барун-хучит 浩齐特右翼旗 280
Барун-чжу 巴隆召（西召） 69
Басов и Коковин 巴索夫和科科文商行 354
Басубханду 伐苏畔度（世亲） 391
Батуев, М.Д. 巴图耶夫 22,276
Батур-гуна хош. 巴图尔公旗 440,467
Ба-цзун 把总 240
Баян-тэмур 伯颜帖木儿 14
Баясхулан 巴雅斯呼朗（格隆） 145
Баясхулан барилдулга сумэ 巴雅斯呼朗-巴里勒杜勒嘎苏默 144
Баяр-камбо 巴雅尔堪布 406

Бай-бяо-бу 白漂布 199
Бай-лян 百两(木墩茶) 755
Баин сумэ 巴彦苏默 317
Бай-та-р 白塔 51,120—367
Бай цзян-цзюн 白将军 67
Байшин 拜申(房子) 53
Бай-ян-бяо-бу 白洋漂布 76
Monseigneur de Bax 德·巴克斯主教 157,158,159
Биган 比干 190
Бильгих-худук 毕力格呼都克 469
Би-ма-шэн-мяо 北马神庙 212
Бирозана бурхану сумэ 毗卢遮那-布尔罕努苏默 70
Биширэльту байсэ хошун 比什呼力图贝子旗 300
Blue Book 《蓝皮书》 259
Бобо 饽饽 338
Бадова-Ринчэн-сал 博多瓦·仁钦·萨勒 481
Болосон-буда 博罗松布达(熟米) 288
Бо-лян 白莲教 269
Бао-чу-фан* 包楚帆 127
Боро-куцзу* 博罗库助 119
Борон-торго 古铜色缎子 461
Боро-сок 博罗索克井 428
Бортого 博尔托果 287
Бортогон-ця 博尔托果茶 287,353

Брама 梵王 328,389

Брайбун 哲蚌寺 410

Бубэй-бэйлэ 布拜贝勒 472—474

Буда 糜子 443

Будала 布达拉 216

Будала 布达拉宫 410

Будалай сумэ 布达拉苏默 216

Будылина 布迪莉娜 244

Будэт 布德特（尼姑） 427

Булигар 布里嘎尔 288

Бунхан 奔罕（小教堂） 301,415

Бургасу 布尔嘎苏（柳） 174,313

Бурундук 金花鼠 466

Бурханай орго 布尔罕乃鄂尔果 57,314,315

Бутины Братья 布金兄弟 278

Бухуни номогатхахчи сумэ 布呼尼-诺莫哈特嘎克齐苏默 142,144

Буяни дэльгэрэгулухчи сумэ 布雅尼-德勒格日古鲁克齐苏默 145

Буяни дэльгэрэгулухчи сумэ 布雅尼-德勒格日古鲁克齐苏默 63

Буяни илэтхэхчи сумэ 布雅尼-伊勒特格克齐苏默 148

Буяни мандагулухчи сумэ 布雅尼-满达古鲁赫齐苏默142

Буяни ундурхахчи сумэ 布雅尼-温都尔哈克齐苏默 59
Белоголовый 别洛戈洛维 240
Бэ 贝 162
Бэгийн сурук 贝金苏鲁克 161
Бэй-вэй 北魏 233
Бэй-цзян-син* 北江兴 200
Бянь-э 匾额 96,97

В

Вангийн сурук 王金苏鲁克 171
Ван-бо-шэн 王伯胜 202
Ван-мо-хуа 王茂华 77
Ван-тин-чжао 王廷照 253
Ван-цян 王嫱 109
Ван-чжао-цзюн 王昭君 107,110
Ван-чжао-цзюн 王昭君墓 104,111
Ван-ли 万历 142,144
Ван-лин-гуан 万灵官（火神） 209
Ван-сян 文祥 262
Ван-фу-сы 万富寺 227
Ван-юан-лоу 望远楼 26
Ванчжра-дара 伐折罗陀罗（金刚持） 388
Вачир-дарайн сумэ 瓦齐尔-达拉苏默 70
Вачир-сатва 缚日罗萨坦缚（金刚萨埵） 392

Вайрочана 毗卢遮那 392
Ведель 威德尔 256
Великая стена 长城 9—199,238—365
Вишну 毗湿奴 389
Влангали 弗兰加里（倭良嘎里） 261
Monseigneur de-Vos 德·沃斯主教 158
Возстание в Кантоне 1884 г 1884年的广州暴乱 265
Возстание прот. христ. 91—92 г 1891—1892年反基督教暴乱 244—255,267
Волосатов,И.М. 沃洛萨托夫 76,112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东土耳其斯坦 74—113
Ву-чанская башня 武昌塔 214
Вэнь-бу-нянь 文卜年 248,255
Вэнь-сян 闻香教 269
Вэнь-чан-мяо 文昌庙 197
Вэй-лао-дао 卫老道 249,252
Вэй-син 尾星 18
Вэй-сяо-цзин-цзе 威锁境界 30
Вэй-цин 卫青 107

Г

Габэ 加贝 56,278
Габчжу 嘎布珠（喇嘛学位） 337,422
Габшихянь 加布什盖（前锋） 90,130
Галай-да 嘎兰达 85,88,442

Галан-вачир 嘎兰瓦奇尔 444

Галданский мон 噶勒丹寺 401

Галдан-бошокту 噶尔丹·博硕克图 59—67,355—467

Галдан-ширету-хутухту 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 400—411

Галдан-ширетуйн хит 噶勒丹锡埒图寺 401

Галдан-цэрэн 噶尔丹·策凌 218

Гангайн-сумэ 甘嘎苏默 361

Гандан-цзасака хош. 甘丹札萨克旗 424—429

Ганчжир 甘吉尔 (寺顶的装饰物) 365,401

Ганчжир-гэгэн 甘吉尔格根 295

Ганчжорва мэргэн номун хан 甘珠尔巴·莫尔根诺们汗 136,138,177

Ганчжур 甘珠尔经 (大藏经108部) 394

Гао-ли 高丽 332

Гао-лян 高粱 27,169

Гараб-ванчук 嘎拉布旺楚克 389

Гарту 喀尔图 54

Гар-чжуд-ба 噶举派 474

Гар-дабхуцагулухсан 《嘎尔-达布呼察古鲁赫散》经文 395

Гацзарыйн эцзэн 土地神像 302

Гобийн туше гуна хошун 戈壁土谢公旗 83

Го-инь-ву 郭承务 55

Голфунга 果勒丰阿 140
Гонбо-гуру 贡布古鲁（凶神） 119,455
Гоу-ми 挂面 359
Гори 戈利（女神） 389
Го-чжун-шу 郭忠恕 223
Гуа-ди 瓜地（温泉） 190
Гуа-ми 挂面 41
Гуан-сюй 光绪 174—462
Гуан-тай-дянь 广泰店 287
Гуан-тянь-ди-жи 光天地日牌楼 205
Гуан-фу-сы 广福寺 56
Гуан-фын-лун* 广丰隆 349
Гуан-хэ-у* 广和伍 349
Гуан-шэн-дян 广盛店 39
Гуан-юань-сы 广缘寺 218
Гуань-ди 关帝 10—252
Гуань-ди-мяо 关帝庙 33
Гуань-ди-мяо 关帝庙 189
Гуань-лао-е 关老爷 54
Гуань-сянь-шэн 关先生 303
Гу-бэй-коуская дорога 古北口大道 240
Гули-улан （察哈尔）正红旗 150
Гули-хуху （察哈尔）正蓝旗 312—317
Гули-цаган （察哈尔）正白旗 186

Гули-шара （察哈尔）正黄旗 151—171

Гульчжа-дуган 固勒扎都纲（伊犁固勒扎庙） 218

Гунгурва 衮古尔瓦 426,427

Гун-мынь-коу 宫门口 210

Гун-худук 衮呼都克 428

Гун-цзянь 贡尖茶 74

Гурбан цагун бурхану сумэ 古尔班-察衮-布尔罕努苏默（五塔寺内） 69

Гурундава гэгэн 格隆达瓦格根 152

Гусай амбань 固山昂邦（都统） 91

Гусай ямунь 固山衙门 80—92

Гусун туг 剩餐 220

Гучжир 天然碱 28—480

Гуша 圣草 402

Гуй-жэнь 贵人 109

Гуй-фэй 贵妃 109

Гуй-хуа-чэно-Чжан-цзя-коуский тракт 归化城至张家口的大道 36, 149,162

Гуй-цзы-му 鬼子母 238

Гуй-цзяо-гай-сы 《鬼叫（教）该死》 272

Гэбкуй 格布辉 57,453,463

Гэгэру 格格鲁（宝石） 395

Гэсэр 格萨尔（关帝） 209,212

Гэсэр-сумэ 格萨尔苏默 197
Гюк 丘克 56,70,270,282

Д

Дабасунай сумэ 达巴苏苏默 413
Дабу 大布 31—192
Дава-дорчжи 达瓦·多尔济 353
Дава чжалцан 达瓦·扎勒仓 482
Davis 德庇时 257
Да-ди-чуан· 大吉全商号 233
Да-ди-шэн· 大吉盛 233
Да-лама 达喇嘛 57—218
Далату-сумэ 达拉图苏默 481,483
Далай-бэйсэ хош. 达赉贝子旗 429—481
Далай-лама 达赖喇嘛 53—485
Далай-дорчжи-лама 达赖绰尔济喇嘛 68
Далай-чжонон-бэйсэ хошун 达赖济农贝子旗 65
Далянбу 搭连布（斜纹布） 31,84—359
Далян-цзянь 搭连绢 211
Далинь 褡裢 196
Дамал 达玛勒 413,414
Дамба 丹木把 62
Дамба 丹巴 462
Дамдин-биширэльту лама 达木丁·比希哷力图喇嘛

422,423

Да-мяо 大庙 177

Да-нань-цзе 大南街 350

Да-нань-цзе 大南街 73—95

Дансук 丹苏克 406,483

Дан-пу 当铺 348

Дан-пу-цзе 当铺街 348,350

Дань цзинь 丹钦 99

Дао-гуан 道光 34—411

Дао-сы 道士 50—269

Даосские кумирни 道观 50—212

Дао-тай 道台

Дарасун 达拉松 288

Дара эхэ 达拉额赫（救度母） 70

Дара эхэйн сумэ 达拉额赫苏默 62

Дардань 绸缎 406

Дарма-шири 达尔巴什里 439

Дархан бэйлэ 达尔罕贝勒旗 64,126—128

Дархан гэлун Галдан 达尔罕格隆噶尔丹 483

Дархан улайн сумэ 达尔罕乌拉苏默 299—339

Дархан-цинь-ван 达尔罕亲王 453—459

Дархан-цорчжи-лама 达尔罕绰尔济喇嘛 68

Да-сы-ту 大司徒 306

Да-тани 鞑靼 310

Дацан 大仓（庙）；扎仓（僧学院） 433—458
Да-цзайсан-лама 大宰桑喇嘛 458
Да-цин-чан 大庆昌 79
Да-чжу 大召 56
Да-чжу-цзе 大召街 73
Даши-дава 达什达瓦 218
Даши-дондоб 达什东多布 435
Даши-дорчжи 达什多尔济 445
Даши-хадак 达什哈达 461
Даши-хлумбо 扎什伦布 217,220
Да-ши-цяо 大石桥 212
Да-шэн-дян 大盛店 287
Да-шэн-куй 大盛魁 78,420,424,425
Да шэн-юн* 大盛永 233
Даянчи лама 达彦齐喇嘛 319,323,324
Дайгайн чжу 岱嘎召 148
Дай-сэцэн 特薛禅 441
Дай-хун-тайчжи 岱浑台吉 473
Дайчин-гуна хошун 岱青公旗 424
Дайчин-тайчжи 大成台吉 148
Death Blow 《死亡的打击》 262
Диму-хутухту 迪木呼图克图 404,405
Дин-ань 定安 251
Дин-бянь-цзо-фу цзянь-цзюнь 定边左副将军 109

Дин-куай 丁宽 77

Ди-фан 地方 23

Ди-ши 帝师 320

Докшиты 凶神 57

Долон-хошунай-надам 七旗那达慕大会 450

Доной 多内 460

Дорчжи 多尔济 88

Дорчжи 多尔济 353,354

Дорчжи чжотба 《多尔济朝特巴》经卷 320

Дуган 都纲 415

Дугун 殿,庙 456

Дугуйн сумэ 都古因苏默 147

Дунгане 东干人 75

Дунганское возстание 东干人暴动 72,119

Дун-жи-мынь 东直门 200

Дун-цзе 佟杰 249

Дун-цза 砘子 50

Дун-цин-шу 冬青树 209

Дун-шэн-дянь 东升店 112

Дун-шэн-цзе 东盛街 281,283

Дун-тай 墩台 12

Дурбэн-хухэт 杜尔本厚和特旗（四子王旗） 64—153

Дурбэн-хухэты 杜尔本厚和特旗人 151—153

Дурбэты 杜尔伯特人 151

Дурбэты 准噶尔的杜尔伯特人 219
Ду-сы 都司（三品武官） 19
Ду-тун 都统（固山昂邦） 52—118
Дуйнгэр пандита хутукту 东果尔班第达呼图克图 148
Дэвадата 提婆达多 391,392
Дэгэду ном цаган линхоа 《德格杜-诺姆-察罕莲花》经文 395
Дэд-ханбо-лама 岱德堪布喇嘛 458
Дэ-ин-мынь 德汇门 210
Дэльхэнь 德力亨（顷） 131,132,140
Дэмчи лама 德木齐喇嘛 228
Дэмчок 德木楚克 57
Дэмчок 德木楚克旗 460,461
Дэмчок сумэ 德木楚克苏默 219
Дэн-пин-цзе 登平街 350
Дэ-шэн-мынь 德胜门 1
Дэ-шэн-чан 德盛长 81
Дяни 店（栈） 286—288

Е

Е 叶（志超） 248
Е-су 也速 309
Есянь 也先 14
Е-чжи-чжао 叶志超 254,255

Ж

Жэ-хэские богд. монастыри 热河诸敕建庙 216—220
Жэ-хэский дворец 热河行宫 214,223
Жэ-хэ чжи (ляо) 《热河志（略）》 177—222
Жэ-шуй 热水 185—190

З

Зара-булун-сумэ 扎拉布隆苏默 441

И

Илагухсан хутухту 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 67
Илагухсан-хутухту 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 435—437
Илийский округ 伊犁地区 75,113
Имари 伊玛里（亩） 131,132,140
Индра 帝释 328
Ин-цза 营子 31
Ин-цзун 英宗（明帝） 14
Иругэли бадарагулухчи сумэ 广缘寺 218
И-син-куй 义兴魁 81
И-тун-чжи 《一统志》 104
И-хо-дун 义和敦 79
И-шань-тан 一善堂 79
Ишвара 伊什瓦拉(莲华生) 389

И-янь 亦苍（彦德） 109

Й

Йогацзари ламайн хуре 尧加查利喇嘛寺 421—432
Йогацзари-хутухту 尧加查利呼图克图 417—423
Йогацзар-лама 尧加查利喇嘛 422
Йэхэ-барин 大巴林旗（巴旗左旗） 361
Йэхэ-модочины 伊克摩道沁（大村） 448
Йэхэ нигулэсухчийн сумэ 伊克-尼古勒苏赫齐苏默 69
Йэхэ учжумуцинь 大乌珠穆沁旗 380,413
Йэхэ-чжу 伊克召 56—59,63,68

К

Кадан 合丹 327
Калганско-Гуй-хуа чэнский тракт 张家口——归化城大道 35
Калганско-Додон-нурский дороги 张家口——多伦诺尔大道 169
Кама-дэва 伽摩提婆（爱神） 389
Канси 康熙 16—91,131—147,203—293,441,453
Канси-цзы-дянь 《康熙字典》 223
Кан 炕 32
Као-пын 考棚 205
Гр. Кассини 卡西尼 1

Кашгарский округ 喀什噶尔 75

Кай-юань 开元 13

Кидани 契丹人 397

Кидан-го-чжи 《契丹国志》 397

Киданьское письмо 契丹文字 369

Кирпичный чай 砖茶 74—338

Ковалевский 科瓦列夫斯基 10

Конфуций 孔夫子 95—286

Красный толк 红教 228

Кульчжинская кумирня 固勒扎庙 218

Куй-и-юн* 魁义永 211

К›-тоу 磕头 264

Кэшиктэн 克什克腾旗 276—360

Кэшиктэны 克什克腾人 287—414

Л

Лама-мяо 喇嘛庙 277

Ланцза 兰扎（印度文印刷体大写字母表） 481

Лань 澜（珠澜） 110

Лао-бин 烙饼 283

Лао-ши-я-мын 老师衙门 205

Лао-е-мяо 老爷庙 212

Лао-е-мяо 老爷庙 234

Лата 腊塔国(即乌仗那国) 393
Лацабы 劳兹巴 (即大宰桑喇嘛) 457
Ли-бай-сы 礼拜寺 286
Ли-вэнь-хуань 李文焕 55
Ли-вэй 力微 (鲜卑拓跋部首领) 52
Ли-го-чжэнь 李国珍 252
Ликдан хань чахарский 察哈尔林丹汗 394
Ли-ло 李洛道 253
Ли-сы-фу 理事府 163
Ли-фань-юан 理藩院 109—355
Ли-хун-чжан 李鸿章 5—354
Ли-цзин 厘金税 41,46
Ли-чжэн-мынь 丽正门 210,213
Лин 林教士 247
Лин-коу 怜口 330
Лин-чжу-сы 灵照寺 148
Линь-чи 凌迟 260
Лобсан 罗布桑 461
Лрбсан-бальчжур сэнбо 罗布桑·巴力珠尔·桑博 482
Лобсан-дамба-донми 罗布桑·丹巴·敦米 453
Лобсан-даньцзинь-принлай 罗布桑·丹津·普林赖 482
Лобсан-шараб-лама 罗布桑·锡拉布喇嘛 458—460
Ло-хань-тан 罗汉堂 216

Ло-цзя-р “老家儿” 23
Лубцзан-бальчжур 鲁布藏·巴里珠尔 406
Лугоры 老倌 39,40
Лу-ин 绿营（诺贡图克） 30—347
Лун-ван 龙王 43,210
Лун-ван-мяо 龙王庙 34
Лун-син-сы 龙兴寺 327,328
Лун-чжун-юн 伦忠勇 55
Лу-дза-мяо 楼子庙 154
Лу-чэн 禄成将军 91
Ле-го 列国时期 18
Ле-чжуань 《列传》 310
Лю-бэй 刘备 228
Лю-хо-та 六合塔 214,866
Лю-цзинь-тан 刘锦棠 271
Лян-ло-да 梁老大 253
Лян-суй-тай* 良顺泰 349
Лян-цзы 营 347
Лян-ши-цзе 粮市街 206,212
Ляоская династия 辽代 17,19
Ляоские столицы 辽国（契丹）的五都城 397

M

Ма-ван 马王 43

Ма-ван-мяо 马王庙 43

Магометане 回民 4—347

Макартнэй лорд 马嘎尔尼勋爵 221,225

Максур-чжаб 马克苏尔扎布 427

Ман-ба 曼巴扎仓 433

Мандарва гуна хош. 曼达尔瓦公旗 447

Мани 《玛尼》经言 10

Манлай-батур 曼赖巴图尔 311,312

Манрамба Дорчжи лобсан-ванчжал 玛哈兰巴·绰尔济·罗布桑·旺扎勒 144, 145

Ман-цянь 满钱 71,103,

Маньчжушри 曼殊师利（佛） 119,314,390,394

Маньчжуширийн сумэ 曼殊师利苏默（殊象寺） 216

Мао-дань 毛毡，马衣 81,208,285

Мао-янь-шоу 毛延寿 109

Марва 玛尔巴 474

Марко-поло 马可·波罗 302,328

Марс 火星 14

Матусовский 马图索夫斯基 314,317

Махадэва 摩诃提婆（大天） 389

Махамая 摩耶夫人（释迦牟尼之母） 391

Махаму 马哈木 310

Махарата 摩诃罗陀(开路王) 393

Мачжинь• 马祯 148

Ма-ши-цзе 马市街 281—283

Ма-ю 麻油 290—349

Майдари 迈达里（弥勒佛） 148,225,316,361

Майдарийн-сумэ 迈达里苏默（美岱召） 147

Майхан 麦罕（帐篷） 39—40

Memorandum on Persecutions in China 《关于在华迫害事件的备忘录》 266

Мэргэн-цзасака хошун 莫尔根札萨克旗 472,475

Middle Kingdom соч. Williams'a 卫三畏：《中国总论》 262

Ми-ла-фо 弥勒佛 10

Миндал-гэгэн 明达勒格根 316

Миндал-гэгэна хуре 明达勒格根寺 312

Минская династия 明朝 1—87,124—147,220—309

Минские кладбища 明陵 5

Минская история 明史 13—14,53,309—310

Минчжул-хутухту камбо 明珠勒呼图克图堪布 410

Мин-фэй 明妃 106,107—110

Модон-хула 莫顿呼拉（木碗） 402

Модочины 村庄 448

Молчанов 莫勒恰诺夫 75

Морды 鱼篓 331

Морозов 莫罗佐夫 288
Му 亩 106,153
Му-минганский хошун 茂明安旗 64,126—129
Мусульмане 回民
Му-ху-лу-цза 木葫芦子 285—287
Мэнду-сайхан 门都赛汗 430
Мэн-гу-ю-му-цзи 《蒙古游牧记》 330,334,397
Мэргэн-вана хошун 墨尔根王旗 83,152
Мэйрэни-цзангин 梅伦章京（副都统） 91,92
Мэй-ю 美油（美国煤油） 240

Н

Наван-чоймпил 纳旺·确伊木佩勒 143
Наганчжуна 龙树 392
Намсарай 纳姆萨赖 426—427
Намчжал 纳姆扎勒 353,354
Намчжал-тойн 纳木查尔拖音 62
Нанкинская башня 南京塔 214,215
Нань-доу 南斗星座 14
Насуда асаралту сумэ 纳苏达-阿萨拉勒图苏默 141,142
Нин-нин-хутухту 宁宁呼图克图 67
Нин-ху 宁胡（阚氏） 109

Нин-чоу 宁绸 84

Нин-юань-цзе 宁远街 286

Нирба 尼尔巴（司库） 72,463

Нируй чжангин 牛录章京 136

Ногон-тук 诺贡图克（绿营） 280

Ноин-аба 诺彦阿巴（克什克腾旗札萨克） 353

Номту дэбэль 诺姆图德贝里（经服） 337

Номун 诺蒙 417,420

Номун-хан 诺们汗 218

Номтуин аршан 诺木图阿尔善 475

Ноянь 乃颜 327,328

Нэбтэрхэй-цэцэн 乃布泰尔黑车臣 437

Нэн-нэн-тайху 娘娘太后（林丹汗之母） 394

Нэйчжи-тойн-хутукту 内齐托音呼图克图 57—61

Ню-ши-цзе 牛市街 281,282

Нян-нян-мяо 娘娘庙 238

Нянь-дэ 年德 91

Ньин-ма-ва 宁玛派（红教） 474

О

Обо 鄂博 43—483

Оготоно 奥果特诺（田鼠） 119

Олбок 奥勒博克（坐垫） 72

Олоты 厄鲁特人 61,294

Олочэнь 斡罗陈 334
Омбо хун-тайчжи 俄木布珲台吉（温布黄台吉） 54,56
О-ми 阿弥（察哈尔达彦齐呼图克图） 144
Омский округ 鄂木斯克地区 75
Онгоцойн худук 翁果错因呼都克（井） 416
Опюты 翁牛特人 227,365
Опиум 鸦片烟 122,191,
Baron d'Ohsson 多桑 328
Отчигинь 斡赤斤（成吉思汗之弟） 328
Очир-вани 奥奇尔瓦尼（凶神金刚持） 57
Ойраты 卫拉特人 217

П

Па-бяо-тун-фын 八表同风（牌楼） 209
Па-гуа 八卦图 96
Пакба-лама 八思巴喇嘛 302
Падма-самбава 帕德玛·萨姆巴瓦（莲华生） 474,481
О. Палладий 帕拉第神父 167
Пандита гэгэнэй дацан 班第达格根大仓 337
Пандита сумэ 班第达苏默 316
Пандитайн чжу 班第达召 146
Пань-пин-цзе 半平街 210
Пань-цза 贩子 80

Пай-лу-цзе 牌楼街 209,210
Пещерные жилища 窑洞 49,180
Пин-ла-гоу-мынь-р 半拉沟门 185
Пин-си-вань 平西王 249,253
Пин-чжан 平章 309
Пи-цзин-мынь 平则门 2
По-ло 桦罗树 211
Поленчатый чай 木墩茶 74,75
Попов, П.С. 柏林（波波夫） 324.397
Потанин 波塔宁 106—135,466
Пу-лё-сы 普乐寺 217,220
Пуна 普纳 327
Пу-нин-сы 普宁寺 217,220
Пунсук-цзе 朋苏克街 73,85
Пунсук-чжу 朋苏克召 56
Пунцук 朋楚克 146
Пунцук 朋楚克 445
Пун-бэйсэ хошун 朋贝子旗 297,443,445—447,449
Путята 普提亚塔 397
Пу-ю-сы 普佑寺 218
Пэн-юй-лин 彭玉麟 265—272
Пяо 票 41
Пясецкий 皮谢茨基 10

Р

Рабтан 拉布坦 460,401

Рабчжамба 剌布扎木巴（喇嘛学位） 337,422

Рабчжи-чжу 拉布济召 56,57

Ратна-самбава бурханус умэ 剌特纳-萨姆巴瓦-布尔罕勞苏默 70

Рахули 罗睺罗（释佛之子） 391,392

Report to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致英国长老会传教团的报告书》 262

Ринчин-тэкчин-лин 林沁特克沁凌 474

Рудра 楼陀罗 389

С

Саба-нутук 萨巴努图克 437

Сабан-цзасак хошун 萨班札萨克旗 481

Сакусун 萨库逊（守护神） 58, 64, 455—474

Сакья-пандита 释迦班第达 391

Сакья-муни 释迦牟尼 388, 392

Сакьясцы 释迦子 390—392

Самади-бакши 萨玛迪巴克希 402—410

Санан-сэцэн 萨囊彻辰 435

Сангэ-була 桑哥不剌 327

Сандуй 桑都伊（集密金刚） 57

Сансарыйн-хурдэ “六道轮回”图 64

Сан 金库 181, 308, 462

Санцзай-дорчжи 桑宰多尔济 438, 439

Сань-гуань-мяо 三官庙 212, 253

Сан-дарма-пундарика 《散-达尔玛-朋达里克》（佛经） 395

Сань-гуань-мяо 三官庙 283, 284, 286

Сань-хо-чэн 三合成 80

Сань-хэ-юань 三合元 79, 423

Сао 萧后 17

Сарасвати 娑罗室伐底（辩才天女） 390

Сайни эрхилэхчи сумэ 塞尼-额尔黑勒克齐苏默 147

Сайн-барилдулга сумэ 塞音-巴利尔杜尔噶苏默 62

Сайн-ноиновский аймак 三音诺彦汗部 83, 296

Си-да-цзе 西大街 206—209

Силин голский сейм 锡林郭勒盟 280, 335, 336

Син-гун 行宫 176

Син-лун-вэй 兴隆瑞 282

Син-лун-гуань 兴隆馆 284

Син-лун-цзе 兴隆街 283

Син-чжао 兴肇将军 138

Синь-чэн 新城 52, 115—118

Си-цзы 席子 27

Си-ян-бу 细洋布 76, 192, 199
Со-гуна хошун 索公旗 427, 426
Со-ге-ло 逢娑竭罗 329
Солонгуты 索伦人 472, 473
Сономбо 索诺木博 66
Сорасвати-тайсун-хуанди 索拉斯瓦蒂 395, 397
Со-син-дэ 双兴德 77
Сойбун 索伊本（随从，侍者） 435, 457
Ставир 弟子 481
Субурган 苏布尔嘎（塔） 2, 68—243, 392—438
Субургану онол 《塔论》 392
Субдуйн сумэ 苏布杜苏默 360
Судай 苏岱 343
Судодани 净饭王 391
Сукавати 极乐世界 329
Сумэр улцзэйту сумэ 须弥福寿之庙 217
Сунит 苏尼特旗 280, 289, 335
Суниты 苏尼特人 275, 287, 350
Сунская династия 宋朝 53, 55, 120, 243
Сун-ин 宋瑛 14
Сун-сё-чжи 宋学智 253
Сун-тун-цзян 《续通鉴》 16, 17, 302
Сун-чун 宋椿 100, 139
Сун-е-шан 宋益盛 287

Су-о• 素奥 288

Сурин 苏林（房屋） 438，476

Сухэ 苏和 480

Суцзукту 苏楚克图 460，461

Суй-юань-чэн 绥远城 116

Сучжи 苏集 469

Сы-тан 祠堂 3，67

Сы-хэ-юань• 四合元

Сы-е 师爷 197

Се-ли-хуский золотой прииск 色力虎金矿 254

Се-тай 协台 280，281

Сэнгэ-дурэн хан 僧格杜陵汗 54

Сэнтур 势都儿 327

Сэра 色拉寺 402，410，435

Сэцэн-хановский аймак 车臣汗部

Сэцэн-цин-ван 策臣亲王 280

Сюн-ну 匈奴 109

Сюнь-цзянь 巡检 33，191，280，281，346

Сюй-вэй-гун-цзю 九功惟叙（牌楼） 206

Сюй-да 徐达 309

Сюй-дэ 徐德 77

Сюй-жун 徐荣 246，247

Сюй-ми-фу-шоу-чжи-мяо 须弥福寿之庙 217

Сюй-цай 徐财 77

Сян-дян 享殿 106

Сян-чэн-юй-мо 象城羽毛（布） 76

Сян-шуй 响水（玉瀑） 227

Сянь-пянь 香片 195, 200, 233

Сянь-сюн-хэ* 咸顺和

Сянь-фын 咸丰 38, 72, 203

Ся-пу 下堡 22

Ся-хо-и 夏和义 80

Ся-шэн-хо 夏盛和 80

Т

Табун-субурганай-чжу 塔奔-苏布尔嘎召（五塔寺） 56, 69, 71, 148

Тала-худук 塔拉呼都克 411

Тамага 塔玛嘎（旗署） 353

Тамагайн сумэ 塔玛嘎苏默 154

Тангуты 唐古特人 64

Танская династия 唐朝 13, 16, 19, 53, 81, 117

Тантризм 咒语 474

Таорл 野桃树 190, 194

Тарбаганы 土拨鼠 470

Тарбагатайский округ 塔尔巴哈台地区 113

Татагата 如来佛 328, 329

Татария 鞑靼 70

Ташкентский округ 塔什干地区 75

Тай-дин 泰定 329, 330

Тай-и 太乙 4

Тай-хо-юй-лин 太和羽绫 76

Тай-цзу 太祖 23

Тай-цзун 太宗 293, 409

The Book of Sir Marco Polo 《马可·波罗行纪》 328

The Cause of t'e Riots in the Yangtse Valley 《长江流域暴动之原因》 217

Thin 锡恩 262

Tientsin Massacre соч. Thin'a 《天津大屠杀》 262

Тин-чжу 鼎住 309

Тобо 拓跋氏 52 53

Тобо-даянчи-лама Принлай-чжамцо 托博达彦齐喇嘛普林赖扎木卓 143

Тогон-тэмур 妥懽帖睦尔（顺帝） 309, 334

Тонми самбола 通米·萨姆包拉（缄布喇） 481

То-то 脱脱 16

Тоу-чэн-цзе 头城街 281, 283

Ту-дак 鸭 469

Ту-дан* 图丹 288

Ту-ди 土地爷 167

Ту-ди-сы 土地祠 213

Туманский 图曼斯基 10
Тумэн-улцзэй 图门乌勒哲 343
Тумэн-цзасакту хан 图门札萨克图汗 394
Тумэты 土默特人 53—93, 101—287
Тун-а 屯阿 96
Тун-сун-дян' 同顺店 112
Тун-цзян 铜匠 282
Тун-цзянь-ган-му 《通鉴纲目》 109
Тун-чжи 屯治 97
Тун-чжи 同治 284, 345—462
Тун-чжи 同知 274, 346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й край 土耳其斯坦 113
Туркестанцы 土耳其斯坦人 74
Туруйн бэйлэ 多罗贝勒旗 280
Туруйн дурэн цзюнь ван 多罗都楞郡王旗 280
Туруйн цорикту цзюнь ван 多罗绰尔格图郡王旗 280
Туруйн цзюнь ван 多罗郡王旗 280
Туруйн эрдэни цзюнь ван 多罗额尔德尼郡王旗 280
Туресун учжусы 图列松乌租税 355
Тусалахчи 图萨拉克齐（协理台吉） 342—344, 353, 439
Тусанга 图桑阿 139
Тухэй буда 托黑布达 288
Тушету хан хошун 土谢图汗旗 454
Тушету хановский аймак 土谢图汗部 83, 296, 426

Туй-шорон 珊瑚树 57

Тэмучин 铁木真 441

Тэригун 特利衮（首领） 460

Тэн-пай 藤牌 280

Мистер Тэйлор 戴德生（中印传教团团长） 260

Тюкюэские могилы 突厥墓 466

Тюляев 丘利亚耶夫 288

Тянь-и-дэ 天义德 78

Тянь-нин-сы 天宁寺 52

Тянь-син-хэн 天兴恒 77

Тянь-тай-юнь 天泰永 39

Тянь-хо-дэ 天和德 80

Тянь-хо-шэн 天和胜 39, 41

Тянь-цзиньский трактат 58 г. 1858年天津条约 257—259

Тянь-цзюй-дэ 天聚德 77

Тянь-ци 天启 56

Тянь-юй-дэ 天裕德 79

У

У-гуан-шэн 吴广生 253

У-гуй-тоу 五桂头庙 10

Угэдэй-хан 窝阔台汗 5, 149

Удджайя 乌仗那国（腊塔国） 393

У-ди 武帝 109

У-ин 武殷 223
Williams 卫三畏 263
Мистер Williamson 英国教士威廉逊 260
Уксара 乌克萨拉（串） 287
Улан-дабанай-цзам 乌兰达坂扎木 449
Улан-халгайн сумэ 乌兰喀尔喀苏默 411
Улан-худук 乌兰呼都克 479
Улачины 乌拉沁（驿卒，驿夫） 445，480
Улцзэйги бадарагулухчи сумэ 乌勒泽伊吉-巴达拉古鲁克齐苏默 145
Улпзэйги эрхин болгахчи сумэ 乌勒泽吉-额尔合木-博勒噶赫奇苏默 69
Улясутайский округ 乌里雅苏台地区 75
Улясутай худук 乌里雅苏台呼都克 416
У-мяо 武庙 209
Ундур Майдари 温都尔迈达里 430
Ундур-гэгэн 温都尔格根 453，456，482
Унидэ баясхуланту сумэ 乌尼德-巴雅斯呼朗图苏默 66
Унидэ буянту сумэ 乌尼德-布延图苏默 147
Унцугуйн номту 翁楚克诺姆图 283
Унцук тун-цзянь 翁楚克铜匠铺 283
Унэту 乌奈图水井 425
Уратский хошун 乌拉特旗 126，128，148
Ургинско-Калганский тракт 库伦——张家口大道 162，

332

Ургинско-Улясутайский почт. тракт 库伦——乌里雅苏台驿道 436

Урду табин сумэ 乌尔都塔宾苏默 363

Уриду абагаскаго вана хошун 阿巴嘎王前旗 332

Урмэ 奶皮 453

Урту насун 乌尔图纳逊 139

Урушиен абурахчи сумэ 乌鲁什延-阿布拉克齐苏默 141

Усуту сумэ 乌素图苏默 145

У-та-сы 五塔寺 56, 69, 115

Ухань 敖汉旗 287

Учжумуцинь 乌珠穆沁旗 61, 276—414

Учи 乌奇（整羊） 353, 355

Sir Wade 威妥玛爵士（英国汉学家） 259

Уйлэсы гэйгулухчи 《维勒依基-盖古鲁赫齐》经文 395

Уй-шэн-дянь 维盛店 287

Ф

Фань 樊 43

Pere Favier 樊国梁神父 227, 244

Федоров И.Ф. 费多罗夫 164, 342—426

Фо-е-мяо 佛爷庙 197

Фу-жэнь-сы 溥仁寺 220, 228

Фу-ду-тун 副都统 90—130
Фу-е 府爷 30
Фу-лян 付良 136
Фу-син-юн 福兴永 39
Фу-хо-чэн 复合成 39—41
Фу-хо-юн 复合永 39
Фу-хун-юнь* 福宏永
Фу-чжэнь 富郑公 397
Фу-шань-сы 溥善寺 219
Фу-шэн-цзе 福盛街 285
Фу-шэн-юн 富盛永 77
Фу-юань-дянь 复元店
Фу-ямунь 府衙门 205, 206
Фын-нин-сяньский тракт 丰宁县大道 238
Фын-шуй 风水 264
Фыньдэ бошоку 分得拨什库 136
Фэй 妃 109

Х

Хаинкирва 哈音基尔瓦（凶神） 57
Халгачи 哈勒嘎其（看门人） 461
Халха 喀尔喀 63, 83, 130—447
Халхасы 喀尔喀人 61, 64, 283—458
Халцзан-ширету 哈勒占席力图 422

Хамбо 汉博茶 285，287，315—359

Хамийский округ 哈密地区 75

Хамчжилга 哈木济勒噶（随丁） 152，476，477

Ханбо-лама 堪布喇嘛 217，404，405

Ханбо-номун-хан 堪布诺门汗 458

Хань-Мин-фэй-чжун 汉明妃冢 107

Ханьская династия 汉朝 18，106—110

Хань-хэ-тоу-цзе 旱河头街 206，212，213

Хара-бута 黑兰不塔 119

Харачинский хошун 喀喇沁旗 297，365

Харачины 喀喇沁人 54，59

Хасар 哈撒儿（成吉思汗之弟） 165

Хатагийн-йогузар-лама 哈达吉尧古查尔喇嘛 422

Хафань 哈番（管家） 460

Хашига 哈什哈 62

Хайду 海都（忽必烈汗之侄） 327，338

Хайласу 榆树（兴山树） 313

Хайсандай 海桑岱 282

Хла-бэйсэ хошун 赫拉贝子旗 315，422，435

Хла-гуна хошун 赫拉公旗 437—441

Хла-чжонон-гунэй хошун 赫拉济农公旗 470，472

Хлама 十世喇嘛的佛像 351

Хламо 赫拉摩（守护神） 423

Хо-ли-цзинь* 合利鑫 300

Хоринские буряты 霍林布里亚特人 472，473
Хормуста 霍尔穆斯塔 389，392
Хорон 围墙 309，471
Хорчинские хошуны 科尔沁旗 221
Хорчины 喀喇沁人 202—287
Хото-мандал 浩托曼荼罗 64，219
Хохо-дабасу 呼和达布苏 413
Хохо-сумэ 呼和苏默 275—299
Хохо-сумэ 呼和苏默 219
Хохо-сумэ 呼和苏默 304
Хо-цин-ван 和亲王 171，172
Хошуни-чжу 和硕乃召 56，68
Хошуну бэйсэ 和硕贝子旗 280
Хо-шэнь-мяо 和尚庙 209
Хо-шэнь-мяо-цзе 和尚庙街 209，210
Хуан-гу-тун 皇姑屯 201
Хуан-гуй-фэй 皇贵妃 109
Хуан-хоу 皇后 411
Хуан-чао-цзин-ши-вэн 《皇朝经世文编》 272
Хуа-нянь-цзин 华严经 52
Хуа-цзи 化柱 77
Хуа-ци-жэнь-тоу-цу-ян-бу 花旗人头粗洋布 76 199
Хуа-ци-фэй-лун-си-вэнь-бу 花旗飞龙斜纹布 76，199
Хуа-янь-сы 华严寺 302

Хубилган 呼毕勒罕 59—72, 143—148, 220—220—484
Хуботу улан (察哈尔) 镶红旗 47, 150
Хуботу хохо (察哈尔) 镶蓝旗 47
Хуботу шара (察哈尔) 镶黄旗 171, 172
Хубо-шара ухурчины 镶黄乌呼尔沁旗 161
Хубчин-чжонон-бэйсэ хош. 库布沁济农贝子旗 450—480
Хулунь боирского чжун-вана (хош.) 呼伦博伊尔郡王旗 435
Хулэ 库里 102, 220
Хундуй 昆都 134, 476, 477
Хунны 胡人 110
Хун-ву 洪武 20
Хун-мо-си-се-вэнь-бу 红毛细斜纹布 76
Хун-мо-цу 红毛粗布 76
Хун-мяо 红庙 212
Хун-цяо 虹桥 207, 209, 210
Ху-пай-би-цзи 虎牌哗叽 76
Хурал 呼拉尔 (法会) 57—68, 141—459
Хурай-буда 呼赖布达 (炒米) 288
Хурай-хошу 呼赖和硕 342
Хурулыйн сумэ 呼鲁伦苏默 (法轮殿) 57, 314, 315
Хурца-ламайн сумэ 呼尔察喇嘛苏默 434
Хуталайги энхэчжигулухчи сумэ 普宁寺 217

Хуталайги ибэгэхчи сумэ 普佑寺 218
Хутала нигулэсухчи сумэ 锡拉木伦召 146
Хутала чжиргаланту сумэ 岱嘎召 148
Хутала чжиргаланту сумэ 普乐寺 218
Хухэн-хутухту 呼亨呼图克图 472—474, 480—484
Хучин номту 呼钦诺姆图（经卷铺） 283
Хучитские хошуны 浩齐特旗 280, 315, 335, 413, 414
Хуй-хуй 回回 117
Хуй-хуй-сы 回回寺 302
Хуй-цзун-сы 汇宗寺 290
Хуй-юй-гуань 白玉观 286
Хэ-нань-дянь* 河南店 274
Хэн-цин-дянь 恒庆店 39
Хэн-юй-дэ 恒裕德 348
Хэрулэн-бярс-хотоский сейм 克鲁伦比亚尔斯浩特部 440
Хэ-цю-тао 何秋涛 441, 442
Хэ-чин-ван 和亲王 162
Хэ-шаны 和尚 181, 302
Хэ(-шу-пин) 霍去病 109
Хэ-шэн-юй* 合盛裕 349

Ц

Цаган-дабасу 察罕达布苏 413

Цаган-даянчн-хутухту 察罕达彦齐呼图克图 141—143

Цаган-дэрэсу 察罕德雷苏（井） 425

Цаган лама Раши чжамцо 察罕喇嘛拉什扎木卓 142—143

Цаган ламайн чжу 察罕喇嘛召 56

Цаган сара 察罕萨拉（正月） 59，361

Цаган-субурган 察罕苏布尔嘎（白塔） 364—387

Цаган-хадайн-чжу 察罕哈达召 145

Цаглаши угэй сумэ 察格拉什-乌盖苏默（大召） 57

Цамначин 跳鬼者 218

Цам 禅木（跳鬼） 218

Цанба 仓巴 144

Цанидыйн сумэ 参尼苏默 456

Цанит 参尼 63，216，458

Цань-цзань-да-чэнь 参赞大臣 109

Цай-шэнь 财神 190，210

Цай-шэнь мяо 财神庙 190

Цзамьян-чжамцо 扎米彦·扎姆卓 482

Цзангин 章京 88

Цзандан-цзу 旃檀佛祖像 151

Цзанкан 藏康庙 57，64

Цзасакту хан 札萨克图汗 146

Цзасак 札萨克 353—355

Цзасак-да-лама 札萨克达喇嘛 57
Цзасак-лама 札萨克喇嘛 57，64—67
Цза-сян-мынь 币祥门 30
Цзахиракчи 扎黑拉克齐（管旗章京） 129—476
Цзая-пандита хутухту 扎牙班第达呼图克图 146，147
Цзай-ли 在礼教 249
Цзайсан цзасака хошун 宰桑札萨克旗 479
Цзин-фань-тянь 净梵天 329，330
Цзинь-дань-дао 金丹道 246，255
Цзиньская династия 金代 19，52，54
Цзинь-сян-юй 金香玉 81
Цзинь-тянь-чань-юань 近天禅院 210
Цзинь-фоу-ду 金浮屠 320
Цзинь-чоу 茧绸 211
Цзинь-чэн-юн 金成永 210，211
Цзонхава 宗喀巴 57，225，482
Цзонхавинский толк 宗喀巴教派（黄教） 190，220
Цзо-цзун-тан 左宗棠 75，272
Цзу 佛祖 57，314
Цзула-сара 朱拉萨拉（六月） 361
Цзун-Абага 阿巴嘎左翼旗 280
Цзун-Абаганар 阿巴哈纳尔左翼旗 280
Цзун-ли-ямунь 总理衙门 271
Цзун-худук 准呼都克 430

Цзун-хуре 宗呼勒寺 449—464

Цзун Сунит 苏尼特左翼旗 41，280

Цзун-Хучит 浩齐特左翼旗 280，315

Цзун-шэн-сы 崇善寺 216

Цзун-е 总爷 280，281

Цзуру-хуцзунэй цзам 朱鲁呼朱乃扎木 449

Цзурхай 珠尔海扎仓（星相学院） 433

Цзут-дан-нин-бо 朱特丹宁博 481

Цзы-сунь нян-нян 子孙娘娘 238

Цзы-цзун 子聪和尚 302

Цзе-ду-ши 节度使 54

Цзе-ле 杰烈 55

Цзе-тай 戒台 216

Цзэн-го-фань 曾国藩 259，260，272

Цзюнь-сюань 筠轩 305，306

Цзю-цай-лян 韭菜粱 177

Цзю-чэн 旧城 85—101，106

Цзю-шэнь-мяо 九神庙 197

Цзюй-жэнь 举人 109

Цзюй юн-гуань 居庸关 1，5—9，20

Цзя-и-да-фу 谏议大夫 330

Цзянь дуань 绢缎 211

Цзянь-цзюнь 将军 108

Цзя-цин 嘉庆 31—109，132—174，354—438

Цзя-цин 嘉靖 53
Ци-ло-дао 齐洛道 254
Цин-дэ-чжин* 庆德正 349
Цин-чжун 青冢 104
Цин-чжун-чан 庆中长 79
Цокчин 朝克沁庙 339, 456
Цорчжи-лама 绰尔济（坐禅）喇嘛 68, 433—463
Цорчжи-мяо 绰尔济庙 155
Цорчжи-хутухту 绰尔济呼图克图 66
Цорчжи-чжу 绰尔济召 56, 65, 66
Цянь лун 乾隆 63—98, 100—196, 203—217
Цянь-лян 千两（木墩茶） 74
Цянь-мынь 前门 1
Цянь-цзун 千总 197
Цэ-цзасака хошун 策札萨克旗 297
Цэрэн 策凌 461
Цэцэн-гуна хошун 车臣公旗 432
Цэцэн-хана ставка 车臣汗的营幕 432—434, 469
Цэцэн-хана хошун 车臣汗旗 432—438
Цэцэн-ханов ский аймак 车臣汗部 276—300, 315—476
Цэцэн-хан 车臣汗 432—469

Ч

Чан-кай-пин 常开平 20

Чанту-цзянь-цзюнь 缠头将军 119

Чан-тай-дянь 昌泰店 112

Чан-шэн-цзе 长盛街 282, 283, 285

Чан-юй-чун 常遇春 309

Чахарские кочевья 察哈尔游牧区 36—45, 148—295

Чахар-даянчи-хутухту 察哈尔达彦齐呼图克图 144

Чахар-лама(й)-чжу 察哈尔喇嘛召 56, 144, 145

Чахары 察哈尔人 34—54, 126—216, 287—318

Чех 铜钱 31—71, 103—350

Чжаик-гэгэн 扎伊克格根 3

Чжалани орго 札兰乌尔果（札兰的公馆，官邸） 154

Чжалани цзанги 札兰章京 63, 134—137

Чжалан 札兰（参领） 128, 129

Чжамбал-сэнбо 扎姆巴勒·桑博 482

Чжамсаран 扎木斯楞 460—461

Чжанрайсэк 章来赛克（观音菩萨） 57

Чжанчжа-хутухту 章嘉呼图克图 56, 63, 147—352

Чжан 张 330

Чжан 丈 106

Чжан-дэ-хуй 张德辉 441

Чжан-лао-е 张老爷 228

Чжан-пын-гэ 张鹏翮 20, 51—55, 104—121

Чжан-тай-тай 张太太 63

Чжан-цзасака хош. 章札萨克旗 437

Чжан-цзя-коуская дорога 张家口大道 311
Чжан-чжи-дун 张之洞 271, 272
Чжао-гун-мин 赵公明 190
Чжао-ши-янь 赵世延 327
Чжао-цзюнь 昭君 104—106
Чжао-цзюнь-чу-сай 《昭君出塞》 109
Чжао-ян 昭阳宫 109
Чжао-ян 昭阳 186
Чжао-янь 赵巖
Чжаш-лумбо 扎什伦布寺 410
Чжай-баский дацан 居巴扎仓 435
Чжи* 智 131
Чжибхуланту-чжу 吉布呼朗图召 148
Чжикчжит 吉克吉特 460
Чжи-ли До-лунь но-р фу-мин тун-чжи 直隶多伦诺尔抚民同知 279
Чжи-са 吉萨（金库） 337, 460, 461
Чжиса 吉撒 367, 413
Чжи-сянь 知县 23, 179—198, 235—279
Чжитку сумэ 吉特库苏默 146
Чжи-фу 知府 106, 260
Чжи-цзасак 济札萨克 414—420
Чжи-фу 积福 139
Чжи-хуй-ши 指挥使 6

Чжи-юань 至元 327—334

Чжоу-хань 周汉 272

Чжо-цзюнь-фын 昭君坟 104—106

Чжу-адиша 珠阿吉莎 481

Чжуань-(цзы) 篆字 121, 125, 305, 320

Чжуд 珠德 351

Чжуд 珠德扎仓（符咒学院） 433

Чжу-(лань) 珠澜 110

Чжунгария 准噶尔 282

Чжунгары 准噶尔人 139, 147, 218, 441

Чжун-ван-цин 宗王庆 309

Чжун-лу-хо-цзе 钟楼后街 282, 283

Чжун-барин 巴林左翼旗 361, 400

Чжун-онют 翁牛特左翼旗 365

Чжун-хучит 浩齐特左翼旗 413, 415

Чжун-ухурчинов хошун 东乌呼尔沁旗 161

Чжу-удаский сейм 昭乌达盟 343, 349

Чжу-чан-бао 朱昌宝 411

Чжучай 租差 355

Чжэбцзун-балсан 哲布尊巴勒桑 482

Чжэбцзун-дамба-хутухту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427—457

Чжэбэ 哲别 20

Чжэн-бин 正兵 347

Чжэн-го-шуай 陈国瑞 261

Чжэн-тун 正统 13

Чидахчийн цзоригун чимэк 《齐达赫钦-卓里贡-齐莫克》（经文） 391

Чингис-хан 成吉思汗 2，5，106，165，328—470

Чин 顷 153

Чин-цорчжи-лама 钦绰尔济喇嘛 145

Чи-цюй-чу 曲绸 84，192，211

Чой-ра 却伊拉庙 337，422

Чой-ра 却伊拉扎仓 433

Чой-Чжаб даянчи лама 吹萨嘎巴达彦齐喇嘛 143，144

Чун-хоу 崇厚 261

Чунь-дэ 崇德 57

Чунь-хо-тай 崇和泰 39

Чунь-хо-хо 崇和合 39

Чэн-вань-ень 陈万银 77

Чэн-гуань-мяо 城隍庙 205

Чэн-сань 陈二 56

Чэн-ши-лан 承事郎 327

Ш

Шабартай сумэ 沙巴尔台苏默 299，314，315

Шабинары 沙比纳尔（庙奴） 63—68，128—152，295—

312，423—475

Шабиньское ведомство 沙比衙门 458

Шаброн-ламайн хубилган 沙布伦喇嘛呼毕勒罕 357

Шакья-муни 释迦牟尼 225

Шамба 桑伯 353

Шан-пу 上堡 22，23

Шан-хэ-чэн* 尚合成 349

Шан-юань 上元节 4

Шань-гуй-фань 沈桂芬 262

Шао-цзю 烧酒 288

Шарабан 沙拉邦（七月） 395

Шара-бичик 沙拉比契克（藏文草书） 403

Шараб 锡拉布 69

Шара-мурэнгийн гэгэн 西拉木伦格根 152

Шара-мурэнь чжу 西拉木伦召 146

Шара-сумэ 锡拉苏默 141，286—301

Шара-сумэ 锡拉苏默 220，228

Шара-хуре 锡拉呼列 455

Шара-цай 沙拉采 83

Шарба 莎尔巴 394

Шарипутра 舍利弗多罗 392

Шатдуб-чой-кор-лин 沙杜布乔考尔凌 453

Шацзан-хула 瓷碗 402

Шачжини бадарагулухсан 沙信尼·巴达拉古鲁克齐 411
Шачжин бадарагулухчи сумэ 沙信·巴达拉古鲁克齐苏默 147
Шачжин баясхуланту сумэ 沙信·巴雅斯呼朗图苏默 145
Шибаганца 希巴甘察（尼姑） 119，427
Шибэ сумэ 什贝苏默 299，315，316
Ши-жень 石人 50，124，125
Ши-ла 什罗（普达王） 393
Ши-лан 侍郎 109—110
Ширету 席力图 457
Ширету-гэгэн 席力图格根 63—65，145—295，344—354
Ширету ламайн чжу 席力图喇嘛召 56
Ширету-цорчжи 席力图绰尔济 56
Ширету-цзе 席力图街 73，85
Ширету-чжу 席力图召 56—66，145
Шишмарев 希什马廖夫 448
Ши-цза 狮子 209
Ши-цзун 世宗 52
Ши-ян-цзин 十样锦 81
Шо-вэнь 《说文》 223
Шо-жэнь 黍人 45，46
Шолой 硕洛伊 435

Шонлиб 松列巴（领诵经文者） 458
Шорой 绍罗伊（黑土） 431
Шо-цзун 邵宗 77
Шунь 舜 9，18，55
Шунь-ди 顺帝 16，334
Шунь-и-ван 顺义王 53，148
Шунь-чжи 顺治 3，69，141—143
Шу-сян-сы 殊像寺 216
Шуй-цзин 《水经注》 6
Шуй-цзин-чжу 《水经注》 223
Шуй-цзянь 巡检 346
Шуй-юнь-дун 水云洞 329，330，
Шэн-ву-цзи 《圣武记》 290
Шэн-юй гуан-сюнь 《圣谕广训》 269
Шэнь-нун-хуань-ди 神农皇帝 99

Э

Эгуритэ энкэ болгахчи сумэ 鄂古里德-恩克-包勒嘎克齐苏默 145
Элбэк-цин-ван 和硕裕亲王 61
Элэсу дабанай цзам 额列苏达坂扎木 449
Элэхунь 额来珲 411
Эмчи-лама 额木齐喇嘛 295
Эмчи-чжу 额木齐召 56，68

Эмэкту 额麦克图 343
Энхэ-амугулан 恩和·阿木古朗（康熙） 293，294
Эрдэмунгэ номунь хань 额尔德蒙格诺们汗 405
Эрдэнийн эрихэ 《额尔德尼·额利赫》（《宝贝念珠》）453
Эрдэни бэйлэ 额尔德尼贝勒 280
Эрдэни-ван 额尔德尼王 413
Эрдэни-даянчи-хутухту 额尔德尼达彦齐呼图克图 142，143
Эрдэни-ламайи чжу 额尔德尼喇嘛召 56
Эрдэни-цорчжи лама 额尔德尼绰尔济喇嘛 435
Эрдэни-цзу 额尔德尼召 311，454—459
Эрдэни-шанцзотба 额尔德尼商卓特巴 458
Эринчинь дорчжи 额仁钦多尔济 417—420
Эрл-сянь-цзюй 二仙居 206，212，213
Эрл-фу 二府 85，88，173，279—282
Эрл-чэн-цзе 二城街 283
Эстампаж 拓印 8，320—322
Э-цзасака хошун 额札萨克旗 416—424

Ю

Юань-ди 元帝 109，110
Юань-дэ-куй 元德魁 77
Юаньская династия 元朝 19，53，118—334

Юаньская история 《元史》 16, 327—334
Юань-хэ-чжи 《元和志》 53
Юань-чао-ми-ши 《元朝秘史》 441
Юань-шэн-дэ 元盛德 78
Юань-шэн-тай* 元盛泰 349
Юань-шэн-юн 元升永 79
Юн-(бо) 永琨 139
Юн-дэ-куй 永德魁 79
Юн-кун 永琨 139
Юн-ло 永乐 12, 16, 19
Юн-тун-цяо 永通桥 21, 22
Юн-хо-гун 雍和宫 355
Юн-цзю-лун 永聚隆 210
Юн-цюань-сы 涌泉寺 189
Юн-ци-юй 云骑尉 109
Юн-чан-чэн 永长成 81
Юн-чжэн 雍正 65, 90—100, 131—145, 200—290
Юн-шэн-чан 永盛长 81
Юн-ю-сы 永佑寺 214
Юй-бао 玉瀑 227
Юй-ван 禹王 18, 55
Юй-во-лун* 余卧龙 45
Юй-ган 于刚 253
Юй-мя 莜麦 169

Юй-чжан 裕斋 55

Я

Я-и 衙役 197, 198
Ямунь 衙门
Янгатай 杨加台 410
Яндар 大红台 217
Янчарчжи 雅克察尔济 69, 73, 148
Янчжига 阳吉嘎 426, 427
Янчжиль-хлама 阳吉勒赫拉玛 417—420
Ян-бу 洋布 192
Ян-юэ-чунь 杨悦春 255
Янь 燕国 18
Янь-дэ 彦德 109
Янь-цзы 颜子 96
Янь-чжоу 洋绉 84
Янь-ю 延祐 55
Яо 尧 9, 18, 55
Ясодхара 耶输陀罗（释迦牟尼之妻） 391, 392

附录三：　蒙语辞汇表

阿格塔（Агта）骟马
阿伊勒（Аил）村落，居民点
艾马克（Аймак）部；盟；旗；部族
阿勒巴（Алба）赋役
阿勒巴图（Албату）牧奴，贡民
阿里哈昂邦（Алиха-амбань）尚书（满语）
阿勒坦（Алтан）金
昂邦（Амбань）大臣；大官；都统（满语）
阿拉特（Арат）农牧民
阿尔嘎勒（Аргал）干粪堆
阿尔善（Аршан）温泉；圣水
阿鲁（Ару）后
阿朝克（Ацок）租约
巴嘎（Бага）小的
巴彦（Баин）富，富饶
板升（拜申）（Байшин）房子，土房
巴克希（Бакши）教师，导师
巴勒嘎苏（Балгасу）镇，城堡；废墟，遗址
班第达（Бандита）博士，学者（藏语）
博克多（Богдо）圣贤；崇高
博克多格根（Богдо-гэгэн）蒙古革命前喇嘛教首领的称号
博克多汗（Богдо-хан）皇帝

巴隆（巴伦，巴润）（Барун）西；右
巴特尔（Батр）英雄
巴图（Бату）结实
巴雅尔（Баяр）喜，高兴
布德特（Будэт）尼姑（藏语）
奔罕（Бунхан）佛龛
布尔嘎苏（Бургасу）柳
布拉克（Бурук）泉，水泉
布尔罕（Бурхан）佛，神
贝勒（Бэйлэ）清朝爵名（满语）
贝子（Бэйсэ）清朝爵名（满语）
嘎布什盏（Габшихянь）前锋
嘎兰达（Галай-да）翼长（满语）
甘吉尔（Ганчжир）塔顶，塔尖
甘珠尔（Ганьчжур）经名（藏语）
戈壁（Гоби）戈壁，荒漠
郭勒（Гол）河
古尔班（Гурбан）三
固山（Гусай）旗（满语）
固山昂邦（Гусай амбань）都统（满语）
格布辉（Гэбкуй）掌堂师，纠察僧众者
格根（Гэгэн）聪明；活佛
格隆（Гэлун）受戒喇嘛（藏语）
格尔（Гэр）蒙古包，家
达坂（达巴）（Даба）岭
达布苏（Дабасу）盐
达喇嘛（Да-лама）达喇嘛（藏语）
达赖（Дарай）大海
达尔嘎（Дарга）官，头头
达尔罕（Дархан）禁猎区；神圣；工匠

大仓（Дацан）庙（藏语）
扎仓（Дацан）僧学院（藏语）
达彦齐（Даянчи）坐禅者
吉萨（Джиса）金库（藏语）
吉撒（Джиса）呼拉尔的一种形式（藏语）
多伦（Долон）七
多尔济（Дорчжи）喇嘛称号（藏语）
敦达（Дунда）中
都纲（Дуган）经堂，大殿（藏语）
杜尔本（Дурбэн）四
珠尔甘（Зурган）六
伊克（Йэхэ）大的
喇嘛（Лама）僧侣（藏语）
明珠师利（Маньчжушри）文殊菩萨（梵语）
曼干（Минган）一千
摩道沁（Модочин）伐木人
穆（Му）坏
木伦（Мурэн）江
墨尔根（Мэргэн）英明的，明智的
那达慕（Надам）那达慕大会
奈曼（乃曼）（Найман）八
尼尔巴（Нирба）庙里的管家（藏语）
诺彦（Нойон）领主
诺尔（Нур）湖
鄂博（Обо）山；拜神处
鄂隆（敖伦）（Олон）多
奥勒博克（Олбок）座垫
沃尔托（Орто）驿站
奥齐尔（瓦齐尔）（Очир，Вачир）金刚；金刚杵（藏语）
赛罕（Сайхан）美丽

苏木（佐）（Сом）区一级行政单位
苏布尔嘎（Субурга）塔
苏默（Сумэ）庙，寺
苏鲁克（Сурук）畜群
苏集（Сучжий）山腰
塔宾（Табин）五十
塔奔（Табун）五
塔布囊（Табунан）额驸（满语）
台吉（Тайджи）贵族（满语）
塔拉（Тала）草原，滩地
塔玛嘎（Тамага）旗衙门；官印
达玛勒（Тамал）官员
托洛果伊（Тологой）头；山头
图门（Тумэн）万
特利衮（Тэригун）首领，头头
特尔利克（Тэрлик）蒙古袍
乌拉（Ула）山
乌兰（Улан）红色的
乌拉沁（Улачин）驿夫，驿卒
温都尔（Ундур）高
乌尔图（Урту）长
乌苏（Усу）水
乌达（Ута）柳（树）
乌哈（Уха）高地，丘陵
哈达（Хада）峰，岩石
哈勒嘎其（Халгачи）看门人
哈木济勒嘎（Хамджилга）牧奴，随丁
汗（Хан）可汗，皇帝
堪布（Ханбо）大寺院的扎仓和中小寺院的最高主持人（藏语）
哈拉（Хара）黑色的

哈商（Хашан）畜圈．院子
浩特（Хото）城市，城
和硕（Хошун）旗
呼毕勒罕（Хубилган）转世者，化身
呼瓦拉克（Хуварак）僧侣（维吾尔语）
呼都克（Худук）井
呼拉尔（Хурал）会；法会
呼图力（Хутуль）山坡，岗阜
呼图克图（Хутухта）喇嘛封号
呼勒（Хуре）寺，庙院
哱喘（Хуре）院
呼和（Хухэ，хохо）青色的；蓝色的
呼钦（Хучин）旧的，老的
赫亚（Хя）副官，随员，待从
察罕（Цаган）白色的
柴达木（Цайдам）盐碱地
察克达台（Цакдатай）守卫者
禅木（Цам）跳鬼（藏语）
掌京（Цзангин）清代官名（满语）
札萨克（Цзасак）旗长，领主
准（宗）（Цзун）东；左
绰尔济（Цорчжи）喇嘛职称，法王（藏语）
吉尔嘎朗图（Чжиргаланту）幸福的
召（Чжу）召庙，寺院
丘鲁（Чулу）石头
兆（Чжун）一百
锡拉（沙拉，西拉）（Шара）黄色的
沙比纳尔（Шабинар）徒弟；庙丁
沙比衙门（Шабинское ведомство）管理牧奴的机构
商卓特巴（Шандзотба）寺院财产和牧奴的管理人

希巴甘察 (Шибаганца) 尼姑
席力图 (Ширету) 喇嘛封号（藏语）
绍罗伊 (Шорой) 黑土，尘土

附录四：俄汉度量衡对照表

俄寸 (Вершок) =4.4厘米
俄尺 (Аршин) =0.71米
俄丈 (Сажень) =2.134米
俄里 (Верста) =1.06公里

俄磅 (Фунт) =409.51克
俄担（普特） (Пуд) =16.38公斤
维德罗 (Ведро) =12.3升

说明：①书中度量单位凡未加“俄”或“公”等字样的，均为中国单位。
②本书所使用的温度计为列氏（R）温表，列氏温标一度等于摄氏温标1.25°。
③本书公历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农历一律用中国数字表示。
④本书使用货币单位：俄国单位为卢布 (Рубль) 约合一银元，戈比 (Копейка) 为卢布的百分之一。中国单位为文 (Чех)，吊 (Связка) （合一千文）及白银等。

附　　记

《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是俄国蒙古学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1851—1920）于1892—1893年在外蒙古和内蒙古旅行期间所写的日记。这个译本是根据俄国皇家科学院出版社俄文版本（1898年，彼得堡）翻译的，第一卷拟将继续翻译出版。参加本卷翻译的有：

张梦玲（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

刘汉明（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附录一—四）；

卢　龙（第六章、第九章370—396页）；

郑德林（第八章、第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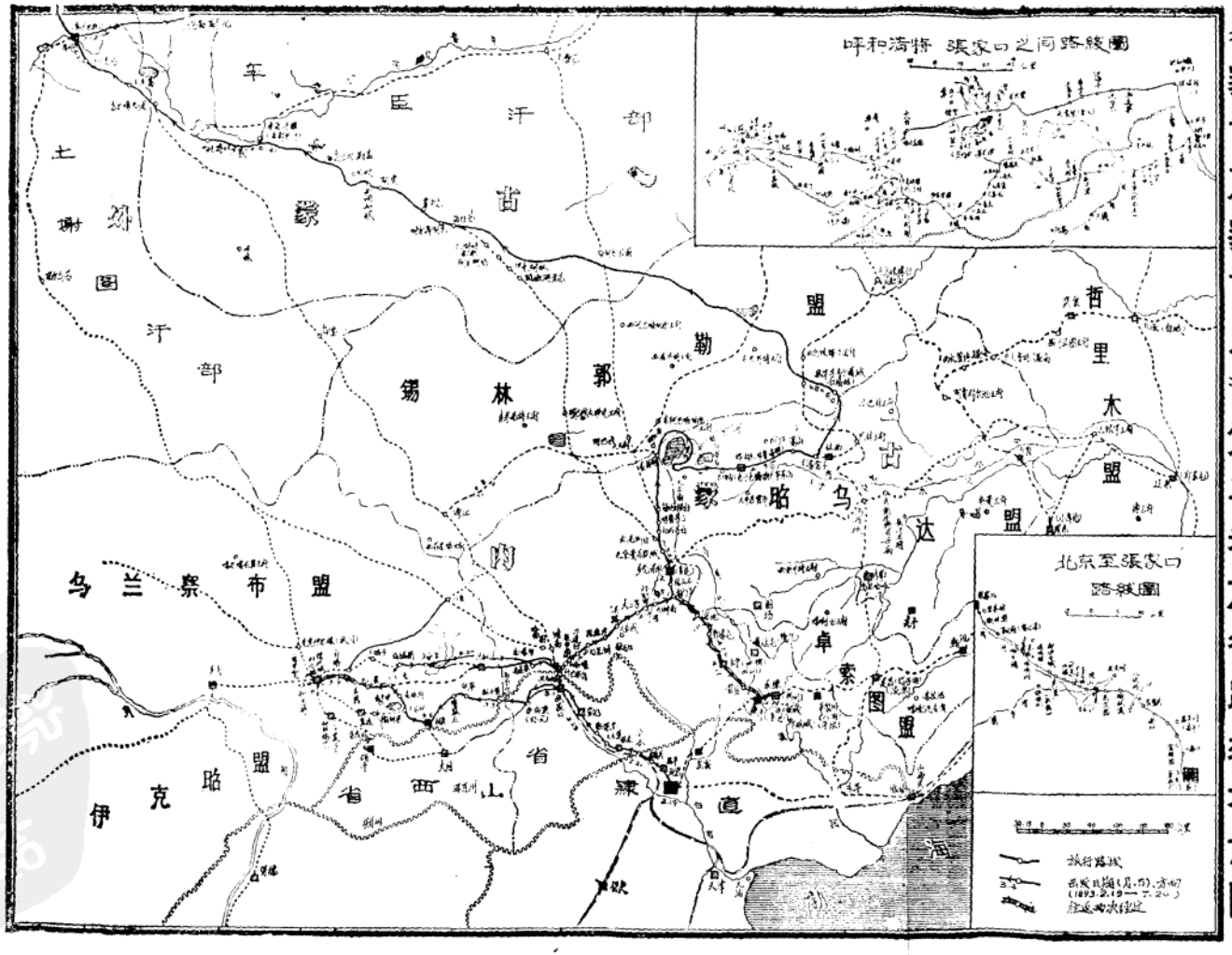
孟苏荣（第十章）。

《旅行路线示意图》是由译者设计，请哈斯同志绘制的。

本书除参加翻译的同志互相校对外，由刘汉明、王挺栋同志负责总校、注释和定稿工作。

在翻译过程中，承多方面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谨此致谢。由于本书内容涉及面较广，译者知识有限，译文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旅行路线示意图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蒙古及蒙古人　第二卷
作者=（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
页数=688
出版社=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05
SS号=10305659
DX号=000004120588
URL=http://book.szd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4120588&d=C20FBD1B98420C00C50E2009AFA94D17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汉译本序言
第一章 从北京到张家口
第二章 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
第三章 归化城
第四章 从归化城经张家口到承德府
第五章 承德府(热河)
第六章 从承德府到多伦诺尔
第七章 多伦诺尔
第八章 从多伦诺尔到经棚
第九章 从经棚到库伦
第十章 从库伦到乌勒混卡伦
附录
俄汉地名对照表
俄汉人名和其他名称对照表
蒙语辞汇表
俄汉度量衡对照表